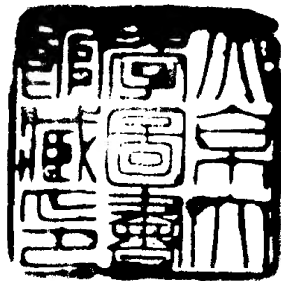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三)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較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

〔清〕應搢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五三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三)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輯傳

辨疑無卷數》提要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一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昭公

杜氏曰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

李曰齊歸蓋昭公之嫡母也說詳十一年夫人歸氏

下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

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渝關李氏曰公名稠敬歸之姊所生蓋其生母亦歸氏也

以周景王四年即位元年歲在庚申公齡二十歲矣夫人

孟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一

昭公元年

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

渝關李氏曰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

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

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按此說不然子野之

命未知其有無但此時季氏專魯新君之立由季氏故穆

叔曰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蓋季氏利

稠之昏狂而便己故不聽穆叔之言而以己意立之非

適子野之命而不敢違也其書即位自是繼正之義先子

以正終嗣君以正受故書即位以正其始原非係于受命

之謂也若必內有所承而始書即位使子野未及命視將

不書昭公之即位矣豈不疑于子野之卒亦同子般之見殺者乎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傳曰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擇聽命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慙諸侯使莫不恨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二

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重臺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彭山季氏曰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鄭敖之叔父也國弱佐之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為氏者也公子招即司徒招哀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子以王父字子罕為氏者也皆國卿號杜氏以為鄭地蓋即東號也。號之會鄭為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

通好也同主諸夏而交見其從皆循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敵血耳趙武所謂以信為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為人下之辭也豈真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益橫而莫能制趙武不能辭其責矣

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汪氏曰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于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號而役楚屈建公子圍亞于晉趙武而序于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三

杜氏曰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敵血經所以不書盟

家氏曰夫夷夏有常分楚雖崛強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于夷者斯也非其常也向戌持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媮目前之安首秦常經倒置冠履俾中國諸侯咸非面于夷楚之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威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有左社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為烈所謂請弭書不敵血者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七年于宋之盟左傳曰晉楚爭先彼

之會盟本一地若會時果先楚人及其歃血而為盟也何須與之爭乎于盟時而曰爭先可知會之未嘗先楚也今號之盟恐晉先歃請讀舊書亦以會之未嘗先楚故趙武居首公子圓次之與會宋之次屈建者無以異皆實錄也。杜氏曰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胡傳曰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抑主諸侯則懼宋之先也故圓請讀舊書加于姓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怯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按此說非也合晉楚之成亂中外之分而晉人之所失甚大矣豈以區區小信而先趙武乎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抑驕夷而存中國也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七年圍宋文十年次厥貉宣元年侵陳十一年盟辰陵並皆先楚子未嘗抑之以存中國也豈獨于宋號之會乃為中外之分特先趙武而抑楚卿乎注氏曰春秋抑夷狄而尊中國有中國伯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伯則實錄而貶諸侯也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一年于孟之會宋公以伯主自居本在楚子上非春秋有意推之而使屬之中國也然則春秋之序君大夫蓋皆據實而書之豈為有伯無伯之別乃有實錄不實錄之殊哉且哀十三年黃池之

會有伯主兵經乃以晉侯及吳子而特殊其辭未嘗如會宋會號之次序諸卿而分先後也又安可謂此例之可通乎或曰黃池無晉吳之屬國故可書及以別之今晉楚之從成在若果會亦先楚當何以書若亦書及則必于晉楚之從分而書之曰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國弱宋向戌云云及楚公子圍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云云此固不可即或書曰叔孫豹會晉趙武及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云云尤為不可矣然則春秋于此不欲先楚而後晉注氏所謂抑夷狄而尊中國是也但以兩從之故不可以書及安得不列序諸卿而與黃池之書及不同哉按此說亦不然其春秋輯傳纂要 卷三 昭公九年

在宋也會盟其時盟時始爭失而宋公棄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是會時本未先楚也此會亦然故皆據實而書之使當日楚本居先春秋欲抑夷狄而尊中國豈不可書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國弱宋云云及楚公子圍于號乎經乃不然可知其為實錄原非變其事跡而特為之先晉後楚也黃池則爭先歃而後會會時已先吳故其書法如彼而且諱其盟耳況春秋殊會異者不一不獨此事為然也抑豈為其兩伯無屬國而乃書及以別之哉若謂宋號之會以有屬國而不可以書及是不知陳蔡許本皆中國也此即與中國同列而獨殊楚圍未為不可未可謂其屬國之

難分而乃如此書也已。衛大夫會宋書石惡今于會就
書都惡是二人也其會宋也蔡公孫師生在衛石惡陳孔
與上今于會就則在衛蔡惡陳公子招下蓋以卿位之有
尊卑故也說詳桓五年從王伐鄭下公羊經文亦作石是又二會皆
一人矣若果如此則以一人而前後異序意一時之彼此
相爭又或彼此相讓故其上下無常俱未可知杜氏曰衛
在陳蔡上先至于會然不然既得同列于會豈以所至之
先後為先後乎況蔡人之事楚甚恭而去就甚近未必急
于行而至在衛陳後也鄭罕虎又在歸生下號為鄭地安
有在其境中而罕虎更後于諸國者乎。此會尋宋之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六

則其盟也何以不書以不敵血而讀舊書無異辭故略之
耳齊桓公葵丘之會亦止東牲載書而不敵血經則書盟
者以有五命之辭故也况彼為美而此為惡安得不詳略
之各殊乎

三月收郵

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
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
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幣焉弗與樂其踵曰貨以藩身
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

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
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
小足以為盟主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
可無亢也去煩有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
許之乃免叔孫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
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令尹為王必求諸
侯晉少怯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

渝關李氏曰鄆莒邑也孰取之季武子取之也何以知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七

武子取之也叔孫穆子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此實武子
之所為也明矣不書伐莒者龍鄆而取之未伐其國也不
書將與師者武子未親行而使微者潛師以往故但書取
而已此時莒亂未定武子欲襲其邑則其機必密而軍形
亦不彰著雖其告君與否未可知大抵不出于公命而為
武子之擅權則無疑耳夫莒有弑君之禍武子不思討賊
反乘其亂而強取其邑又潰齊盟而得罪于大國不義甚
矣然則是役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並不知有害若非穆
子之畏威敬命而不避難將不免于魯楚之討矣魯其始
哉豈及乎且公方新立武子不由公命而即擅取鄆邑無

君之狀不亦大著哉經書取鄆雖不見其主名而季孫之罪惡固已不能掩矣。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按此事經不書伐自是未嘗伐耳左氏但見鄆為莒邑故以伐莒為言若果伐莒安得不書。胡傳曰不曰伐莒取鄆者莒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按取者不義之辭既不諱取何獨諱伐且凡伐國而取邑者均為王法所不容何必有乘亂不乘亂之別乎廬陵李氏曰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按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不以其救江而不書伐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以其受賂助賊而不書伐今若書伐而賊不見討反取其邑豈嫌于以討賊乎然則實未伐莒故不書伐以乘莒亂而襲取其邑故但書取未可惑于傳說而必曲為之解以求通也。或曰取重于伐故不書伐而止書取按取國者固可書重而不言伐然取邑與取國不同伐在國而取在邑安得略其伐國之事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繆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凡若此者安得不伐取並

書乎今止書取而不書伐自是未嘗伐莒非只書重之謂也。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按此說謂非公命而專取邑故其書法與歸父之有公命者不同非公命而專取邑無君甚矣彼雖無君亦當直書其人與事與有公命者無以異所以存君體而正臣子之防此尤大義之所係也觀于襄昭在晉而邾莒來奔昭公在乾侯而季仲出會此皆無公命者經亦必詳誌之今武子之取鄆若果親將伐莒雖無公命是亦在所當書者况當所見之世又安得顯斥其非沒其迹而不見乎且叔弓之疆邾田猶書其將與師茲于取鄆之將師不書而並伐莒亦不書可知武子非親將而亦未嘗伐莒矣原不為公命之有無辨也又春秋止書取者不一皆非以無公命故若獨以此為專取何以別于他取之非專者乎由是言之則此說之不足據也審矣。經書取邑而不繫之國者二此年取鄆四年取邾是也邾與鄆非莒本封地故不繫之于莒所以明王制也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係之曹成二年取汶陽田不係之我同義蓋取邾取鄆雖上無伐國之文而其取之于莒也固亦可考而知况前此之入鄆滅鄆已見為莒邑又何疑于不繫之國乎。或曰邾與鄆不繫之莒者明莒之不能有也按此說非也莒有弑君之變而

賊不討彼且不有其君豈責彼之不保其邑乎且鄭本故國非莒所得有也非莒所得有必不為其不能保有而為彼罪也明矣。季彭山謂鄭在沂水東即今沂水縣也詳見諸及鄭下據此說則鄭近于費季孫之取鄭也是必利其地而為己開疆矣晉楚之會盟方以弭兵為約季孫于此乃棄莒亂而徑取其邑既不畏晉又不畏楚何其沒于利而無復忌憚若此乎。季武子之取鄭也楚人欲戕其使以叔孫之不避難趙文子為之固請而得免叔孫幸矣曾亦幸矣文子有德于魯矣但晉為中國之主盟文子于此乃必固請于楚惟楚人之聲息是聽不幾以楚為主而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十

晉為輔乎且文子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此等議論不知王制為何物與孟子所論魯人欲取南陽之事大相懸殊是季孫之行為暴行趙孟之說為邪說皆先王之罪人也況莒人弑君乃天下之大變今無一言及此徒云莒魯爭郕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然則不討莒亂或亦謂其無大害于社稷是以漠然不以為意耶嗚呼謬亦甚矣。彭山季氏曰左氏載莒訴魯取鄭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號原未為盟焉得云尋盟未退而魯伐莒且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莒方弑君又未嘗預會何敢突然遠往訴魯而楚反欲為

莒執魯卿耶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按此說不然諸大夫之會號也本為尋宋之盟雖雖不書盟固已用牲讀舊書矣此即云尋盟未退亦何不可信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等于淮十七年夏滅項彼歷三時之久會猶未退而魯滅人國且如此今則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尚未踰時安可謂其事不相及哉莒國亂而不預會是必晉楚所原諒者至于郕邑之被取抑豈不敢使人至會而訴魯此時楚圖方張方欲主中國之事則欲為莒執魯卿亦必有之矣安見傳說之不足信也惟據經無伐莒之文傳乃謂為伐莒則未免失實耳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十一

左傳曰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費而欲贏而惡踴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遷癸卯鍼適晉其車于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馬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之四 昭公元年

十一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彭山季氏曰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為后子奔者以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秦在文宣成襄之世與晉相讎至襄十四年為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內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于罪而逼逐出奔使適讎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為能正其家者乎幸而晉平無為否則鮮不為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公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遇昭公嗣立遂為所奉以弑其君然則畏鄰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讎乎書秦伯之弟鍼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孔氏曰傳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戒其弟不能早為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

胡傳曰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羞以禮是禍之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哀况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之五 昭公元年

十二

渝關季氏曰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按此說信傳而疑經殆不然也經既明書出奔是必迫之而去矣使秦伯無欲選鍼之意而其母蚤為之慮亦可謂知幾之哲何為聽其寵于桓致如二君子景素不為之裁抑乎至于秦伯之欲選鍼也必已形于辭色而其母將發鍼乃不得已而去之鍼謂秦伯無道夫以無道之君安能容二君之逼而終欲保全之者哉然則鍼之出奔不可謂秦伯無意逐之也蓋鍼之有寵于桓雖桓公私愛之過猶在后子幼穉之時則然及秦景享國于今三十六年而后子已長矣景公于彼不知愛之以德喻之以義裁之以禮使安其分而全其恩乃徇父母之私愛致其權寵如二君焉一旦欲選其罪其母亦不能保鍼而鍼竟出奔則是不能教之于先而又不能容之于後其失兄道甚矣此秦伯之所以可罪也若后子但與母計議緩步而出既不可以言奔又不可以罪秦伯豈于經義有當乎。滄起朱氏曰鍼之出奔母所遣也鍼亦無怨心而安然去之其賢勝于叔段母子而秦景亦不追雖曰不能容其母弟方之鄭莊猶賢矣按

鍼之權寵如二君雖未至如叔段之將襲鄭然使秦伯不欲逐鍼則其母亦必寵鍼如故而將來亦未可知矣夫寵其愛子者三四十甚至子並君而敵國及不得已而後遣之去未見其果賢于鄭母也鍼之奔必非安然去之者復謂秦伯無道未必無怨心也徒以此而謂其賢于段焉可乎哉若夫鍼以千乘適晉秦伯不肯追亦不肯奪視鄭莊之克段固為差賢于彼然段之逆迹著而后子則無間焉是鍼猶可教猶可容也春秋于此正望秦伯以全恩盡倫之大德不至令其同胞而後可故其書法如此雖不追不奪未至于已甚何如不使弟奔之為愈乎秦伯夫兄道故春秋輯傳難疑 卷三 昭公四年 十四

書弟以罪之鍼不自檢而恃寵以致出奔故不書逐之者而以自奔為文交責之義也。
彭山季氏曰竊謂左傳之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而其正卿始得百乘耳后子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哉且人臣見逐于君雖欲竊嘗懼有追奪故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為之送郊及其器用財賄見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按此說之駁左傳似矣而亦不然古者大國千乘其卿百乘此王制也秦自穆公伯西戎開地千里必已數倍于千乘矣至桓公寵鍼過甚使如二君于景則其食邑出賦亦必數倍于常

卿者未可仍以百乘律之也現此車原非是兵車所謂自雍及絳云云不過私家之所備用至于富盛有如此耳此時桓夫人尚在景公懼傷其母心止令鍼之出奔足矣故姑聽其車東財賄之去而不肯追奪亦必有之安得謂傳說之不足信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渝關季氏曰邾悼公在位十五年卒莊公穿立穿為悼公之子若弟則不可考矣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圉

左傳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春秋輯傳難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五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驍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杜氏曰大國太原晉陽縣

胡傳曰大國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辭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

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注氏曰如魏之爭以變詐相高日趨
苟簡皆此等敗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
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終諫曰獲戎失華母乃不
可悼公卒復有事于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
則晉益衰矣按此說非也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未
嘗非晉卿而稱人者猶是恆辭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
剛當必是微者蓋自文公以來大夫強而氏名乃見文三
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其有不書將師而止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元年

七

書人者除敗辭而外是皆為微辭矣今稱荀吳帥師亦書
將師之常例蓋卿將不始于此而凡書某帥師者非因國
衰而然也何獨于敗狄而有異說乎彭山李氏曰左氏
以狄為無終羣狄而杜氏謂大南為太原晉陽縣皆非也
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
至此而爾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南地當
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
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以為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
強悍而又有赤狄為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
于箕為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圍狄

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
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南
猶交剛之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矣然不
見于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
恆不書按此說亦不然無終雖山戎僭謂無終及羣狄未
嘗專言無終也若狄人借兵于無終而無終兵少附屬于
狄經之書敗何不可以獨稱狄乎且無終之去太原雖有
二千里許亦非必不能至者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齊于
山戎蓋亦二千里許也齊人可至山戎狄謂無終不可至
太原乎若夫大南之為太原既見于左傳亦非杜氏之臆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元年

七

說也南者地不生物之謂固不可以言原然而太原之以
原名未嘗無阨險之處也其地不必皆平原安見其無南
地乎且凡地名之稱亦有傳聞殊而字偶異者未嘗定以
地形為稱也若但以地雜斥鹵者即認為大南之實則亦
固矣然則宣公以來狄勢雖漸衰而既安者數十年則以
貪暴之性一旦殺焉啟疆未必無此事也此可知交剛大
南皆晉地晉皆敗之于境內耳說詳敗狄交剛時
晉厲之二年也厲公之伯不足稱其有狄難無足異者今
晉平之伯業亦替矣又何疑于狄人之來寇乎幸而敗之
于昔者復敗之于今晉力猶能制狄也自此以後狄之來

附與否固未可知但其不敢犯晉而亦不敢犯列國者自是秋勢之愈衰而非中國之漸盛也安可以揣摹無據之論而謂傳註之失實也哉。據左傳則此役之為詐敗甚明然成十二年穀梁傳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此義甚正即使彼此成陳而果與狄戰經亦未必不如此書然則凡書敗狄者豈皆以其詐焉故哉說詳僖本年敗狄于箕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曰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秋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八

彭山季氏曰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弑而去疾奔齊至

是因齊力以入國也

胡傳曰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

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

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

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

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

陳乞弑其君則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

辭以事春秋教也

渝關季氏曰或曰凡爭國而不繫之國皆其不當立者受

不繫之鄭糾不繫之齊亦不繫之曹捷莒不繫之邾是也

今去疾則繫之莒或亦謂其當立乎曰非也按左傳邾比

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蓋去疾兄也展與弟

也展與雖立為世子而已被廢則去疾固當立者但去疾

之于父在時未嘗受命于其父未可自以為當立而與弟

爭國也觀春秋不稱公子方責其自謂先公之子而爭國

故去公子以示貶豈又謂其當立而特書國以明之乎然

則繫之國者自是春秋之常例莊九年小白之繫齊亦猶

是也但視不繫之國者猶為此勝于彼耳說詳桓十一年

突歸于鄭下。胡傳曰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先

書齊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

齊則糾不稱公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

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

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按此說亦非也鄭忽

已嗣位忽繫之鄭而突不稱國以是為國無二君猶可也

若齊小白猶未得國糾之不稱公子必非為以二君之嫌

故且小白亦不稱公子固已夷彼于糾矣則其繫之齊者

亦非以君道與小白也今乃以二事律此而謂去疾之以

國氏者與其討有罪也不亦謬乎夫去疾入而展與出討

有罪者當不但令其出而已況去疾之入本以爭國曷嘗

為討罪春秋于此方罪其爭國而不稱公子豈以不能討罪之爭國者反與其討罪而稱國乎然則小白不為討罪故而書齊此亦不為討罪故而書莒也明矣可知小白去疾之以國氏者皆常例也。胡傳曰書入者難詞也按此說是以去疾繫莒為與之故專以入為難詞而不兼逆詞論亦非也夫羣公子雖召之齊人雖納之而展與與國人則拒之固不可謂之難矣然去疾為人子而不能討父之賊子為人臣而不能誅君之亂臣但利其國而與展與爭義亦不可受也故兼逆詞言之未當不可觀其不稱公子非春秋之所與者則不書歸而書入豈僅難詞之謂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元年

十

去疾奔出也當其奔齊時使能請于齊而討莒元凶克殄展與就戮乃請天王伯主之命而即位則一舉而國家正矣不知出此徒恃齊援而為爭國之謀雖為長兄當立而苟且冒昧如此抑豈義之所得為者乎。去疾立是為著丘公十四年經書莒子去疾卒蓋有齊人助之故得君莒終其身也然則齊固有德于其甥抑知立君之事未可徇私而擅為乎

呂展與出奔吳

彭山季氏曰展與密州之次子也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

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莒亂也按展與從賊弑君而為賊所立則是展與亦賊也春秋方責他人之不討展與抑豈責展與之不討賊乎且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翬出奔陳彼皆無賊之可討而忽已嗣世不書子翬已即位不書伯可知展與之不稱爵者非為其不討賊也去疾入而欲殺展與展與潛匿而竊逃焉彼蓋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元年

主

以君道出故不稱爵以明之鄭忽曹翬之止書名亦猶是也說詳忽奔至以展與以國氏為罪諸侯之與其立卒廢陵謂此意似晦誠有然者蓋諸侯大夫不能討賊已不待貶而罪惡見豈罪諸侯而于展與見義乎且展與未嘗稱爵固不見其為君矣何以明諸侯與立之罪乎然則展與之以國氏亦春秋之常例耳不然無以別于魯人之出奔矣况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以討賊書而亦以國氏可知展與之以國氏者必非以之罪諸侯也。林氏曰展與乃弑君之賊故立雖踰年猶不成君按展與從賊弑君固亦賊矣彼為君已歷半載餘何得謂之不成君且奪羣公子

秋今已行于國中矣以取鄆之故使人折魯于會今已通于諸侯之大夫矣如此而謂之不成君未可信也若謂春秋不使之成君則凡首惡之為君者皆據實書之而不奪其爵何獨于此不然乎然則展與之不書爵者是不以君道出也夫去疾不以賊討而但致其潛匿而竊逃則是去疾之爭國與鄭突會亦無以異故展與出奔亦與忽奔羈奔之文一施之但忽羈宜立而展與不宜立春秋于此則其所以責去疾者或亦異于責突與赤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曰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實者胡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公九年

主

公子滅明以大虎與常儀靡奔齊

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范氏曰為之竟界

杜氏曰春秋取鄆今正其封疆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當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夫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劉氏曰公羊傳曰易為帥師而往是莒也非也鄆本屬莒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

汪氏曰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邑又恃其師衆而疆其田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重訓戒也

渝關李氏曰取鄆不書某帥師而疆鄆田書將帥者彼以微者潛師往此以貴卿明統其衆而行也與襲取其邑不同經故據實以書之。去疾本亦出齊為其出而納之私也今又受其奔大夫而取二邑抑又私也始為其出者繼又不顧其出觀于左傳之所記而齊人之情狀可見矣

葬悼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公九年

主

高氏曰入春秋來邦始書葬蓋邦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渝關李氏曰襄十七年邦人伐我南鄙十九年晉人執邦子以其伐我故是邦悼與魯亦有嫌矣然其君臣屬國會盟必已釋怨而相好故于此往會悼公之葬也若非魯勢之衰安能于小國有備禮乎。邦歷春秋凡九君克瑣之諡文定宣悼莊隱革是也自克至莊無不書卒其書葬者惟悼與莊而已隱則出奔革在春秋後故其卒葬皆不見

附左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五

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以國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臺駘，亦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灌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州，沈如。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元年

五

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違遠末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愒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趙孟曰：「何謂？」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滄起米氏曰：晉平公有疾，醫和知為蠱，惑與前醫縱言，景公責貢同，二子殆醫諫與而舍醫論政，漫及良臣，非衛言也。字索曰：衛言也。夫二聖六疾，豈獨身病國亦有之，或問扁鵲子之兄弟，孰為善醫？對曰：臣之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下。長兄治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鵲者，鑒血脈投毒。

藥副肌膚聞而名聞于諸侯知是說也可以攝生可以保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曰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歸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今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臨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殿尹子哲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尹子邲謂之鄭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復之辭焉對曰寡大夫伍舉更之曰其未秋輒傳難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主

王之子圍為長

杜氏曰長應推己酉十二月六日

孔氏曰傳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鄭教之卒經傳皆十一月己酉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日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為己酉為誤也

彭山季氏曰黃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繼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今按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弑君大惡

也豈以偽訃而得免乎圍果弑君春秋必無諱而書卒之理後儒誤信左氏不得不由為之解不亦費詞說乎

渝關季氏曰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據此說則圍實弑君經乃書曰楚子麇卒何也杜氏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按公子圍弑王于邲謂之鄭教明不以君為君矣若君實被弑彼縱不言己弑當亦歸獄于他人而以弑赴也今並不言弑安有欲彰其君之惡而願沒其被弑之故乎且凡弑君而自立者必不實以自弑赴春秋必核其實而曰某弑君使無所逃其罪于天下後世此亂臣春秋輒傳難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主

賊子所為懼也若圍弑君而以瘡疾赴春秋亦因而書卒則是赴者偽而魯史與聖經皆為彼所欺矣不亦使亂臣賊子得免于罪並可欺天下後世也哉杜氏之說非也胡傳曰初圍之未動于惡入預夏豎緄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諸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費則書費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于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費或不費或卒或不

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固裁自聖心以達王
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削實
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
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有三國其
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
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
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非獨不必致討又可
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
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
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文

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按春秋之于魯史筆削周革
固有裁自聖心而不與舊策同者至于弑君之大故自當
核其實而正其罪安有魯史本從赴經亦從赴而不革者
乎如晉趙盾鄭歸生皆非主弑之人而以弑君歸之若此
類者以為非聖人莫能修可也若彼實弑君而顧為之變
亂其事迹別為說以立義此在中材之士且不為而謂
仲尼為之且以是為仲尼之所獨也可乎哉夫以變亂其
弑之人而主中國固為天下之大變然春秋之作所以誅
亂臣刺惡黨欲天下後世以是為戒耳非欲其為法也既
非欲其為法何事慮天下後世之人以亂賊為不必討又

可從之而無惡也耶若圖果弑君則直書其罪且深貶諸
侯之從會者使人知亂賊之不可不討更不可從之而奉
為主盟也其重戒也乃為深切而著明矣即欲存天下之
防或不書弑並不書卒而盡沒其迹可耳何為仍其偽赴
以欺後世至縱亂賊而紊大法如此乎夫縱亂賊而紊大
法不惟弑君者得免于誅將使諸侯之黨惡從夷者皆得
便其私圖而自幸無罪也人欲愈肆天理愈絕中國胥淪
于禽獸而莫之底矣胡氏之說亦非也行山金氏曰春秋
之筆微顯闡幽弑其君而以薨赴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
則以弑書之若夫圖之弑天下知之久矣號之會諸侯大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文

夫皆料其篡于未弑之前未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皆笑
其徇于己弑之後則天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
偽赴之不可誣矣此或者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
一概論也按春秋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為萬世存
實錄明大法豈以一時皆知其弑不妨承偽以著其誣乎
惟彼以偽赴或以實書天下後世方知偽赴之不可誣耳
若因偽赴而終成其偽人將以聖筆為信然而其誣也不
尤甚乎金氏之說亦非也陳氏曰圍弑其君晏然赴于他
國如恒辭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
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

也國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拘于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聚眾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按圍若弑君而以偽赴楚人雖聽其所為莫不欲以為君則必明正其弑而于後來之書楚子自可見其臣子之罪矣何為仍其偽赴以明之若仍其偽赴而書卒則將信為非弑而圍罪已不可見至于楚之臣子又何誅焉且他國之從賊而聽其所為者不一未嘗書卒而不書弑也何獨于從圍者顧乃為之變例而失實乎惟襄七年

春秋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三

年鄭僖之卒是為疑獄而不明者自當別論尤未可以此從彼例矣又春秋因魯史而以筆削見法故皆直書其事而心亦著焉若謂書事者在史而論心者在經是判心迹而二之也況楚慶之書卒亦事也焉有欲著楚人之心而特變其君父之事反使心迹之皆不明者乎陳氏之說亦非也王氏箋義曰歸生憚若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圍弑君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慶之後數行無道盡滅中國其罪尤甚蓋賊臣弑君一國之惡也夷狄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之也若先書圍弑其後訪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絕之按春秋就事

論事弑自書弑自當正其弑君之罪矣豈為更有甚于此者姑且有此而誅彼乎且天下之變更有何事重于弑君者故雖殺蔡侯滅陳蔡禍在天下未必重于弑君之為滅倫也是為一國之惡而不知為天下之大變至欲宥其必不可赦之罪而又變其事實以為他罪留餘地焉則其悖謬尤甚矣王氏之說亦非也張氏曰隱公弑而書葬為魯諱也楚慶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按隱公弑而書葬為尊者諱臣子之大義當如是耳襄七年鄭僖之書卒疑獄也哀十年齊悼之書卒以疾終也此二

春秋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主

君並非諱弑而書卒者若楚圍果弑君何得過為之諱乎且使諱圍之弑君是為夷狄諱非為中國諱也夫中國之弑君者且不為之諱奈何反為鄭夷諱乎若為中國之不能討賊而從夷者諱是為中國隱惡計及縱夷狄之元惡而不問也有是理乎張氏之說亦非也大抵先儒信傳不信經遂皆驅經從傳而強為之解其穿鑿也實甚今按經既書卒自當以經為正無可疑者蓋圍有行逆之心人人知之特因君之偶卒而殺其二子以自立人即加之弑君耳聖人以天地為心善惡必核其實是以據實而書曰楚子麇卒所謂眾惡之必察焉是也若論楚圍之罪君雖

自卒其殺二子而篡立即已為大惡諸侯皆當討之矣豈獨弑君而後可誅也哉。或曰楚圖之謀逆也楚子亦知之及楚子有疾聞圖之猝至而驚懼而死猶得以禮終焉經故以卒書也按此說亦不然若果驚懼而死則其死也縱非逼繼于圖是亦圖之所致矣寧不可謂之弑君乎春秋既書楚子麇卒自是以正終者凡人風症痰症之類一日數日而暴卒者固多有之安見楚子之不如是也。楚圖之為令尹也列國大夫皆知其有弑篡之事者楚子不即卒必不能保其首領矣然則楚子得以正命終者蓋亦幸耳乃見其身而不能免其子于是二子見殺而圖竟自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公九年 主

立其罪不容誅矣殺二子不書者不告故也。圖既非弑君何為弑王于邲謂之邲教而反著其無君之迹乎楚人謂未成君為敖蓋圖當有恨于其君謂夫君實無道故不以君禮葬之且不稱諡而稱教所以明己之當立耳春秋書曰楚子麇卒則正名分于既倒扶綱常于既墜者豈以變夷而或殊也哉。楚邲教在位四年卒共王之庶子圖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改名度是為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

彭山季氏曰楚公子比字子干共王之子靈王之弟也長為康王次即靈王次即比又次則黑肱是為子皙又次則

棄疾是為平王此左氏所序長少之次也
高氏曰楚圖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此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

渝關季氏曰楚子卒而比即出奔必有故焉而後不敢安其位者視于此而圖之乘喪作亂可知矣此為右尹不能衛儲貳防權奸使嗣子得以君楚而定國家至于大亂既作徒以懼禍出奔僥倖而苟免比亦安能辭其咎哉況後來殺度而書弑其君比蓋以度為君不復知為篡逆之賊矣是以遲之十三載而不能討賊竟不免于弑君之罪比之愚而且妄又何如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公九年 主

附錄左傳曰楚靈王即位遂罷為令尹遂啟疆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辭邲教且聘立君

潯關季氏曰楚圖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此天下之大變也晉受子干之奔而不以討賊為事鄭華邲教聘立君而反以事賊為禮悖已甚矣夫徇弭兵之說至使討賊之兵亦弭之是此春于號之會圖亦借此而得保其奸焉此尤中國之大愚者也雖然自襄二十七年會宋盟宋後以從楚之蔡從晉之莒皆有弑君之禍而不問又何論荆蠻之強大而與晉敵者哉嗚呼孔子為此懼春秋為此作殆有大不得已于此者矣

鍾左傳曰十二月晉既承李曰晉之承當在十二月前魏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燕于溫
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汾陽朱氏曰趙文子稱隨武子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
國無隱情又曰利其君不忘其身兼仁知而有之推尊之
至矣當故二子生平功識量略相同而獨惜無輔伯
主盟之大業夫自趙盾不在諸侯隨會佐之而晉之伯業
始衰鄭之戰也中行桓子猶欲爭之爭之不得而知難養
晦之說乃始藉為口實而明棄諸夏以長楚氣則隨會之
謀居多焉而謂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豈其然歟甲氏留吁
春秋傳傳韓嚴 卷五 昭公元年 吉

之役區區殘狄其何捷之侈而大傳是崇敵冕是錫有醜
殊榮不懼為楚人笑乎未幾屠帷怒客卻克逞忿弗知禁
也而私告其子諄諄退避所謂于國無隱情者如是耶而
變用敬承亦遂終身不敢抗楚至鄢陵之戰惴惴外軍之
是憂而歸而祈死夫非先子之遺訓乎哉趙武繼盾猶變
之繼會也于是聽弭兵之說為交見之舉讓楚尸盟而南
北之勢始一分而不可復合矣故曰夫二子者晉國之善
人君子也若責以輔伯主盟之大業則謀身之知較重于
利君之仁焉隨武子亦稱范武子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曰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杜氏曰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彭山季氏曰韓起厥之子也是為宣子晉自趙武與楚神
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
故親來聘魯亦可謂有志于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
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于亦威平丘耳

王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凡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
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伯漸衰而欲
春秋傳傳韓嚴 卷五 昭公元年 吉
以嘉好結魯也

渝關李氏曰以上卿之執政者行聘既未合于邦交之正
典且告為政而來見又幾疑于諸侯之初立而來見者矣
左氏以是為禮是固不知禮者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宣子見所未見而即歎服其美如
此亦可謂有明敏之識者矣但易得孔子之所贊而其旨
愈暢春秋經孔子之所修而其義愈精使宣子得見此書
其欣悅又當何如哉然則生于孔子之後者未必為不幸
惜乎宣子未及見此也

夏叔弓如晉

左傳曰叔弓聘于晉報子宣也晉侯使郄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郄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弓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

渝關李氏曰叔弓如晉通新君且報宣子之聘也夫郄勞致館亦伯國敬客之常禮耳弓皆辭之而不受是以縣鄙自待也辱國甚矣以彼之辱國如此而叔弓反以為知禮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年

志

若叔向者抑豈可謂知禮者哉。昭公即位雖已年餘此時猶在喪中也在喪不可行朝禮抑豈可以行聘禮乎但魯未聘晉而晉先聘魯魯亦不敢不使卿行矣故韓起春來叔弓即夏往報禮之速有如此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曰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鄭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更數之曰伯有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黃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

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

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

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諸師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櫬加木焉

彭山季氏曰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騂之子公孫夏之弟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公孫黑好在人上專肆憤心啟

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誠足以害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

不過羣族之構言耳罪狀未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產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年

志

殺之不亦過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黑貴戚之

卿也子產不以親親保全之孰謂其為政專尚寬哉按此

說不然公孫黑有三大罪觀其驕橫不法如此可知作亂

之事亦未必無此謀也所謂作亂者蓋欲伐游氏亦如前

此之伐伯有耳夫伯有為執政之上卿黑竟以駟氏之甲

伐而焚之此與盜賊何以異盜賊既可殺況又有爭室矯

位之惡乎彼時以大國之事未加討黑即當悔過而自新

矣今乃亂心無厭又欲去游氏而伐其位其為國患也實

深雖其事猶未發罪狀猶未明而已有勃然欲動之勢此

駟氏與諸大夫皆欲殺之而不敢留者也子產于此尚得

待其既葬而圖之乎彼雖未敢犯君未至如良霄之亂然而既有三罪又欲作亂較之游楚之五罪殆有甚焉當不僅放之而已也由是言之子產之殺黑自不為過至于不歸司寇而但適之以自縊是于國典猶從寬本當不全親之誼矣。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于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卧子產使更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爲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胡傳曰按左氏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按此說亦不然凡稱國以殺者皆君與大臣殺之之辭大夫不可以專殺除殺亂賊之外無論有罪無罪春秋並無予其殺者何論其幸勝不幸勝哉假使殺之不政即能速討其罪雖不至于幸勝而不請于王亦難免于春秋之所譏矣豈曰黑有可殺之罪鄭亦得殺特以幸勝之故而罪累乎上乃書國殺以譏之乎。鄭之族大寵多怙侈驕恣漸不可制黑尤不奉國法者子產能數其罪而誅之不

勞餘力尸諸周氏之衢而加木焉網紀于是而肅然貴戚莫不斂衽矣然則子產之殺黑固當其罪但以王法律之未免有專殺之嫌是亦春秋所不許也故稱國以殺而又書其大夫所以責鄭人者深矣

父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諸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杜氏曰公如晉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汪氏曰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

爲非禮而況于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于趙文子卒

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見元年則不唯弔其

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

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廬陵李氏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

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

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十八二十年

九年也此年如晉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

止罪公之輕動耳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爲適乎又聞

義不從而強爲非禮之行亦非也謂氏曰禮雖自卑而尊

昭公既不能據歸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樹適變無

禮者明微正十未動之前可也己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貴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飾好乃欲而不細夫何哉若曰微邑編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字見執于中都謂少姜之數于守適信也則是不適實處跋扈山川來修吊事今若不獲進見前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士就從遠聽人國之令也若非仇讎齊人請陳無字之罪何以今之也詩有二命入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期平昭公習儀以垂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于河乃後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固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此之迹不待敗絕而皆見矣

渝關李氏曰此終喪入見天子之時也不如京師而如晉己大不可況為少姜之喪而往乎魯于王后之喪弔葬之禮皆闕焉即天子之喪亦未聞其君之親往者今于晉平之嬖妾而往弔焉孰重孰輕孰可孰否悖謬至此君子寧之嬖妾而往弔焉孰重孰輕孰可孰否悖謬至此君子寧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年

四

不為之大感也哉。胡傳責昭公無故輕復之說李廩陵非之極是安有人不自以為仇讎我必證之為仇讎而強欲入弔乎且公之往也既為失禮而妄動若不受晉人之辭而強欲入弔是不惟成少姜之為適亦以成己之失禮而益重其過矣蓋晉不敢當而辭之宜也公受其辭而不往亦宜也是則見辭于晉不為辱至河而返不為恥何謂無故而輕復哉且晉之辭公亦何禁于入弔而必詳諱若此乎天不問其事之可否必欲進見以行弔以是而為從權適變之義吾恐遭變而知權者當不若此其謬也

季孫宿如晉

杜氏曰宿如晉致少姜之襚服也

渝關李氏曰公既不行又使上卿致襚其視常禮亦過厚矣蓋晉君晉夫人之喪若使卿弔亦不可況非仇讎乎今以執政之上卿而親襚其嬖寵此固從來所未有者使當日晉不辭公而公竟入弔則其取辱又何如哉口平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襄王于成風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秦人亦歸其襚焉夫仲子成風皆以庶妾偕嫡故王人與秦人莫不以禮及之然猶曰仲子為隱公之母成風為文公之祖母故王朝皆以重臣來而秦亦不辭其遠耳今少姜之歸晉明非仇讎之可比甫數月而即卒未當立以為夫人又非晉平之祖母與母也季孫于此乃為之親致其襚以視加禮于仲子成風者又不俾矣嗚呼堂堂千乘之大國不能自強于政治而惟晉人之憂喜是徇至于卑屈之甚竟如此魯國尚有人也哉。少姜之卒在十一月則季孫此行當在十一月之間又或是十二月也明年正月鄭游吉如晉送葬而魯無聞焉意者季孫于此必待送葬而後歸亦未可知。晉人執陳無字責其不以夫人之禮送之也今昭公欲弔其喪晉人以非仇讎辭焉是不目之為夫人矣然則前後之輕重不同得無以少姜之生死有異情耶曰非也彼以私愛之故過責于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年

五

惟欲齊臣有隆禮耳今魯君親來弔喪實出望外彼亦自覺其不安是以不敢當也觀季孫之致禭而魯受之又陳無宇之被執已久亦念少姜之辭而釋之是平公之待少姜猶未薄也所可恨者彼既明知非伉儷則禮數之視正嫡必相懸矣乃以非卿送女責無宇吾恐無以解齊人又受季孫之致禭是于嫡禮且有過焉亦恐無以解魯人矣甚矣晉平之妄也

附左傳曰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渝關李氏曰叔向諫陳無宇之執亦可謂之切直矣使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年

星

其被執時或先少姜言之或繼少姜言之庶幾君過不成

乃無愧于畜君之道奈之何至此而方諫也蓋叔向知其

君重溺于私愛當時言之必不聽故雖少姜有辭而亦執

之如故也至于今而少姜已卒則其所求于齊者情亦淡

矣故于是焉而後言之而即從也然則為人君者一溺

于私而不可解至使忠賢之輩雖欲直言而不敢驟言豈

不深可畏也哉無宇之歸當不在十月以此時少姜猶未

卒也

附左傳曰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渝關李氏曰此時子產執鄭政而弔葬少姜者皆使國卿

往無惑乎季孫之親禭之也魯鄭如此其在他國又可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年

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渝關李氏曰隱七年滕侯卒宣九年滕子卒不日亦不名
自成十六年文公卒始書日後此無不日此年成公卒始
書名後此無不名矣然文公以前諡不可考世與年亦不
可知至文公之卒諡見于左傳成悼頃隱之葬諡亦俱見
于經于是世次與年數亦皆可得而詳矣說見宣九年滕
子卒下曰滕成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子寧立是為悼公
附左傳曰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
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
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留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
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
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
寵而死亦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
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晉將失諸侯諸
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乎

渝關李氏曰三十年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據此說則文襄之使大夫弔卿共葬事已為過
制況以卿共嬖寵之葬乎且夫人薨士弔大夫送葬是文

襄之制竟以古之君禮待夫人矣夫以古之君禮待夫人
猶未使卿送葬也游吉為鄭卿而今來葬少姜又竟以文
襄之君禮待嬖寵焉世愈降而禮愈愆其弊可勝言哉然
則游吉知其非而不得已不能輔其君以自強而趨知其
過而無如何不能匡其君以自檢徒為是私言何益乎

附左傳曰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
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
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
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于
大公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三年

留

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嬖
嬖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
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縑經之中是以未敢請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
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庸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
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
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
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帛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來其

力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踐躅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車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藥卻皆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護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昭公三年

吳

之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躅不可以居請更諸奧壇者辭曰君之先臣容馬臣不足以嗣之子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族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故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繫于刑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有子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則使宅人反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高氏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淪闕李氏曰滕君書葬自此始。以魯卿而葬滕君非禮也然孟子為卿于齊出弔于滕蓋大夫王驪為輔行孟子于此得無亦非禮歟曰以先王之制言之即使卿葬鄭君且不可況以卿行弔事乎但自古制既失小國之君常奔大國之喪而又送其葬故大國之加禮于小國者亦有卿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三年

吳

行弔葬之事沿習已久殆不可更若欲更小國之奔喪送葬勢必不能而欲使大國獨薄于小國亦非其情矣然則君子之事君也必先正其本必先規其大至于一事一禮之常固不得一一強貼之也如定公夾谷之會孔子相之彼會非王事亦非侯度所宜為者孔子不惟不肯諫而且為之相是何為者此可見聖賢之作用每權時勢而不肯驟更故姑從之而但秉正于其際而已又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則以獵較為之兆而其用意為甚深矣要之論典禮之正當以春秋之義為斷使孔孟得志行道若此類者寧不為之復古而大易夫未流之所為乎

綱左傳曰晉韓起如齊逆女。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宥寡君在楚何害修米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宥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渝關李氏曰晉侯使韓起逆女視逆少姜又加厚榮齊人之送女者亦必是上卿傳雖不言自可知然則齊晉于此皆以夫人之禮行事故鄭罕虎亦來賀夫人也夫平夫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三年 哭

人尚在如夫人既卒而又娶一夫人則其悖禮滅倫之咎于是乎不可勝言矣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勝二邾實不忘我好故以逆之猶懼其貳入卑一睦焉逆辱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渝關李氏曰襄七年小邾子來朝至今再見皆穆公也今

魯人待之加敬故十七年穆公又來朝耳

八月大雩

左傳曰八月大雩旱也

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雩昭公昏怯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時可歎哉

渝關李氏曰魯君之歷年雖多寡不同而書大雩者莫多于昭公陰陽之失和甚矣昭德不足以格天而旱皆不至于饑則是斯民猶有幸焉耳

冬大雨雹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三年 哭

杜氏曰記災

何氏曰為季氏

渝關李氏曰經書大雨雹者三僖公二十九年僅一見昭公則于此年冬明年春正月此時書之其為災異亦甚矣蓋雨雹常也大雨雹非常也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僖二十九年書秋大雨雹此年書冬大雨雹皆有時而無月蓋此失其月耳未必應秋冬之三月皆然也或以為三月之間大雨雹不一故以時書則非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八懼奔燕書曰北燕伯款出奔燕罪之也

彭山季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與周之支族食邑于召武王滅殷封召公于北燕見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奔北燕下

胡傳曰按左氏云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陷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三年

季

辱也否則忍其陷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晉重而弑于麗氏事見成公十七年十八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于趙村詳見五衛獻公滅豕室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事見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尊階貳而與賤臣固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重戒遠矣

渝關季氏曰北燕之距齊魯亦遠矣魯人之邦交于彼不相及遠故也未知齊人曾與彼交否乃齊高止奔北燕齊子推放盧蒲癸于此燕今北燕伯又來奔齊豈以齊為大

國北燕亦當事齊故其奔放皆不忌耶夫北燕受高止之奔齊今不以為嫌而亦受燕伯之奔猶厚道也高止奔而不復則以齊人息止之源而北燕亦無敢請耳六年齊侯伐北燕受賂而還其為燕伯者固不力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但入其邑而不能使之復國亦可見齊力不足以制遠矣魯與齊鄰故燕伯之奔來告但未知為齊人告之歟抑燕人告之歟然雖告之而不能為之謀魯亦何益于此燕哉

附左傳曰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夏之賦吉日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三年

季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四年

左傳曰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回

江南許男與馬使椒舉如魯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二 公四年

一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載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間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夫其守守若何虞難亦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

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許之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曰大雨雹委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二 公四年

二

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七月之辛章藏冰之道也

杜氏曰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

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魯公專制之象也

高氏曰去年冬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靈電戾氣也陰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制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

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

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不有端言其

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偏亦古者本未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霜霜雷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過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雷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于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劉氏曰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于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雷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其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于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渝關李氏曰數月之中兩書大雨雷其為災也甚矣今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四年

三

當雷而雷則是不獨為災而且為異也夫天之示人甚顯而昭公不悟季孫不知即在廷諸臣亦未聞其直言而匡諫者徒有妄誕之申豐歸咎于藏冰之非道是何說哉嗚呼明明天變之非常漠然不以為意無惑乎昭公之客死而國無君者且數年也良可悲也夫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曰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會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四年

四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氏曰為十三年楚執其君傳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內胡在漢汝陰縣西北今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言召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二人所有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中伯舊封國時已屬楚今南陽府南陽縣也

孔氏曰宋之盟邾滕為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令諸侯常列于會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

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慙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四年

五

家氏曰宋之盟號之會皆楚同之猶以秦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度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于夷會者辱也

高氏曰楚子會諸侯尋宋之盟圖伯也謀吳也蓋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莊公遇弒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以衰政在六

卿楚子始求合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稍有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于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楚子諸侯淮夷會于申者夷狄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不終與也是以知夷狄必不能主中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四年

七

汾陽朱氏曰申之會楚子侈甚矣忘其夷又忘其為賊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鄆諸侯莫校而幸有慶封之一言也討賊者在賊乎陳蔡小國也為其所滅而不敢救者之天道亦已怪矣晉世為盟主不敢與爭是畏夷也畏賊也汪氏曰楚度窳國僭王滑夏靡彼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未敢遂擬古聖王之事猶盜賊之不敢比君子也

淪關李氏曰胡傳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度弑麇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鄆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

將棄蔡以雍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滑于蔡
梁身竄于棘里而繼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
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
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
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于
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
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
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
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
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于夷

春秋傳解疑 卷五 昭公四年

七

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
國至變于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而守
宙在其手者也故楚慶書卒不革其偽赴于前諸侯會中
與淮夷數于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重訓
之義大矣按此說不然楚慶本未弑君未可與衛州吁陳
佗並論而殺君之二子以自立與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
公者不同亦未可與宣公例言之也夫慶為篡逆之賊亦
在所當討諸侯不以為賊反推為盟主而聽順其所為即
謂諸侯之皆狄未為不可但可以不殊淮夷為讓在會者之

皆狄未免失經旨矣蓋襄五年于戚之會有吳人吳人是
微者故序于諸侯之下鄭人之上非若他會之殊吳者是
為君與卿也微者聽命于會與諸侯之列會者等何必又
殊言之今淮夷之會申雖是君長來而淮夷之勢未至于
強橫其遜吳也實多則于此會不過聽命唯謹亦如吳人
之與會而已故序諸侯之下而累數之固其宜也抑豈本
當殊會而特為之變例以狄諸侯乎且于戚之會列序吳
人不謂諸侯之皆狄也何獨于此而云然雖楚慶有罪非
晉悼之可比而此會之為從夷從賊以是深罪諸侯則可
矣但不可以列序淮夷是為欲狄諸侯之意耳況以楚子

春秋傳解疑

卷五 昭公四年

八

主諸侯已為天下之大變而又以為賊其蔑倫也甚矣
不此是責而徒區區為一淮夷辨是舍其大而問其細又
何輕重之失宜哉又此秋伐吳明年再伐吳並無從晉之
諸侯而前伐有淮夷後伐有越人亦皆列序于諸侯下彼
兩伐之諸侯皆素從楚者固不待列序夷越而乃見其為
狄也今此會之不殊淮夷亦猶是矣然則楚子慶書卒經
本為實錄若從其偽赴而不革以是為以恕待人將誰恕
乎夫大惡必不可恕若其不討賊者而並隱其賊謀已甚
矣抑知楚慶非弑賊而但為篡賊耳篡賊不加討反皆奉
之以主會是在會之諸侯皆可責也豈獨責備賢者而已

哉。王氏曰晉嘗與吳為會而殊會之者不使中國變于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處晉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為夷狄之行也按此說但以殊會吳者與此對言而不以列會吳人者與此同論亦不然也天謂殊會吳者不便中國變于夷狄似矣然晉悼之為戚會而不殊吳人豈又使中國之變于夷狄乎且此會也秦楚度為主會即無淮夷而諸侯亦在所當刺今累數淮夷猶是序事之常例必非變殊吳之例而欲以此刺諸侯况楚度為驪夷以驪夷主中國之諸侯未嘗為之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七

會焉又何必以不殊淮夷為疑乎然則諸侯雖為夷狄之行當不以累數淮夷乃見其為徧刺之也。是會也徐賴胡沈與焉此皆屬楚之國也于宋之盟約皆兩從交相見乃會宋會號之大夫從楚者止有蔡陳許而已今則楚子主會乃合徐賴胡沈而大會之何也蓋晉楚之所必爭者止在蔡陳許以其本為中國之所屬也楚人既與晉平故但率彼而相會于宋號耳徐于齊桓之世初被伐而後被救彼雖服齊未嘗一與桓會也迨晉文時亦未與文會而亦未必不服晉者至後來並無一見蓋已屬楚而晉人久棄之矣若夫賴胡沈未知曾服桓文否但已久屬于楚亦

非晉人所敢望者是以宋號之會皆無與焉今楚子大合諸侯欲以震中國而懾強吳安得不率數國而同會乎至晉昭公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止有從晉之數國並無一二從楚者雖陳蔡已滅于楚使其未滅或亦未必能致之也此時諸侯皆有二心是從晉之數國晉且不能保又安望其久屬于楚者哉然則中國既大衰若非楚度被弑未知其為禍于中國者又當若何矣昭公即位之時年已二十矣至今又歷四年未有不娶夫人者昭夫人為吳孟子則與吳通也明矣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未知在何時令或亦與吳通蓋有之齊魯且通吳安見曹衛之不然乎子產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十

謂曹畏宋邾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是其所以不來者又不僅為通吳之故也楚雖強大而較遠安能必數國之皆從哉。左傳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按二子以公禮待楚子其視王禮固大別然而楚本子爵又夷國也彼實非公而以公禮尊之焉乎可雖不得已而獻此禮其為非義亦甚矣今不以為非而反以為善為此言者而得為君子乎

楚人執徐子

杜氏曰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不

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申之會准夷預焉專為斷吳通上國之道也准夷必以通道之咎歸徐故楚人執之蓋徐服楚已久此則謂其不能閉道為貳已耳觀史記載季札事云札初使非過徐使還徐君已死解劍懸之家樹而去可以見吳通上國必由徐道矣至十六年齊侯伐徐繫盂在此按左傳謂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其故甚明何所據而為不能閉道之說乎夫吳通上國道常由徐固有然者然楚雖欲斷其道恐亦非數國所能斷者使淮夷等果為之斷焉吳亦豈肯姑聽之今未聞數國之被吳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上

兵可知其無此事矣若夫十六年齊侯伐徐以為繫盂由此是必徐子被執之後果能閉道而不使之通也然十五年吳子夷昧卒既來告魯亦必告齊則吳人之討喪于齊魯與齊魯之弔喪者將又何由而通往來乎觀于此而知吳道未嘗斷齊侯之伐徐也繫盂必不由乎此大抵斷道之說迂而且鑿正當以傳說為據可耳。陳氏曰以夷狄執夷狄如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楚于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按

外夷之事雖可略然亦以不告故不書耳楚虔之執徐子疑其貳于吳而加討焉本不專為威中國春秋于此豈為中國危之而後書哉但楚子威令既如此而在會之諸侯皆可危此蓋因事而可見者也。此秋之伐吳也執齊慶封殺之不復書楚人今于此會執徐子又必書楚人者專罪楚人之暴而于諸侯不足責也僖二十一年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以其分惡于諸侯而不書楚人執今乃不書諸侯何也楚子虔者夷君也又篡賊也諸侯忘其夷並忘其夷並忘其賊而奉之為主會已為諸侯之大罪矣此時襄微更加甚又安望其救正此執不肯聽順其所為乎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上

不分惡于諸侯而獨書楚人非為諸侯寬也以為諸侯不足責而其所以責之者愈深矣若夫執齊慶封殺之又責諸侯成楚之討賊而不書楚人是又一義抑豈分美之謂哉。觀此秋之伐吳無徐子可知伐吳時徐子猶未釋也明年冬又伐吳徐子與焉徐子必已見釋矣但徐子不親行而使大夫從役則未知其何故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曰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杜氏曰因申會以伐吳時晉之屬國皆歸經所以更敘諸

侯也

喻嗣季氏曰左傳曰宋太子鄭伯先歸杜氏曰鄭伯久于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傳又曰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杜氏曰從伐吳以答見慰按杜註之說皆不然宋鄭二國皆有人焉從伐吳傳故獨以二國言也其實先歸者不獨鄭伯宋太子而鄭伯宋太子所以先歸者亦必不如彼說故使如彼說之故滕子小邾子並未久于楚並未不得時見將為何故而亦遣之歸耶大抵先歸者是皆屬魯之國楚子不能煩其屬晉者猶是南北之分役耳若夫宋人鄭人之從役蓋二國私欲悅楚而以將卑兵少往此雖不春秋輯疑卷五昭公四年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曰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免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杜氏曰八月將戮慶封叔梁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在此其宜從于戮乎播于諸侯馬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杜氏曰齊崔杼弑君慶封其責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莊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

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彭山季氏曰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人讓魯而又奔吳吳雖予之朱方而使居之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也穀梁傳曰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杜氏曰穢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聚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與楚討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昭公四年

孟

滄起朱氏曰齊之賊逃于吳而楚討之猶繫之齊者反其本惡也不再書楚子歸于諸侯者不與其飾惡也以賊討賊益張其暴耳

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不使楚度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此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渝關季氏曰襄二十八年左傳曰慶封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曰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據此說是居慶封于朱方未嘗以其地封之也公羊傳曰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夫防與朱方不同蓋必有誤而所謂封之者亦未可信蓋非上大夫不得有采邑而有采邑者亦非封之使居此地也若為邑宰則當居其地矣然以齊國之上卿今雖失位恐無便為邑宰之理可知左傳之說為實錄但使居此邑而以客禮待之耳然則慶封既絕于齊而仍繫之齊者猶以齊之罪人治之也慶封繫之齊非彭山謂未仕吳殺梁子謂為齊討朱滄起謂反其本惡三說皆

通可並存之。執徐子再書楚人者所以罪其暴而執殺慶封不再書楚人者所以治其當義且見也。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于諸侯也按移善之說若再就殺慶封言則此殺似亦為善抑思主伐者為何人主執主殺者又何人而諸侯與之同事可乎哉經書楚子于先列諸侯于後則其同伐吳也明是為黨惡恐不得以此殺之似善而分美之矣惟合上文觀之而後見諸侯之罪皆不能辭故其書法有如此然則黨惡從賊者即相與為善事猶為春秋所不許何況他事之非義者乎若以此為移其善于諸侯是必

遂滅賴

楚子之討為善乃可以此分與之彼既曰不書楚討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而又云然是于楚子為譏于諸侯為褒以一事而褒譏不同未可為通論也。慶封之居朱方也左傳謂富于其舊今楚人圍朱方而殺慶封不過以討罪為名實利其富而欲盡取之耳且齊為大國而申會不至或以是為服齊之計亦未可知要之皆私心也椒舉知楚子之有瑕不可以戮人顧乃甘于臣賊又為之謀而欲護其短則亦何足論者哉

左傳曰遂以諸侯滅賴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闕奔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彭山季氏曰賴即漢汝南郡袁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東非。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自立者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所以威與國也其暴橫甚矣

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強橫劫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

高氏曰夷狄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于向戌弭兵之謀也

渝關李氏曰賴近于楚蓋亦屬楚之國也近楚而屬楚必不敢貳于吳此必為其他事之獲罪也故滅之然或為吳所逼而偶有私焉則疑其貳于吳而滅之亦未可知夫伐吳已還不令諸侯歸國又與之移師于賴以滅其國諸侯之師既為遠役而猶不得休勞亦甚矣且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以盛暑之時驅遠役之兵相與為此不仁不義之事是誠何心哉經以遂辭書之見其窮兵之無已而不專言楚子滅其亦分惡于諸侯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上

義歟。經書滅左傳亦言滅吳傳又謂賴子而縛銜壁云云是降之也楚子既受其降何以言滅意者既降之後楚又滅之而遷其人民于鄢耳啖氏曰左氏云賴子而縛銜壁楚子焚槐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今按啖氏不信傳說未必然也公羊傳謂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原不足據說詳莊十二年啖氏乃從此例而見經但言滅固以為死位蓋亦誤矣反謂左傳之為誤乎然則賴子初降楚後以國滅而奔亦必有之未可以其不書奔遂認為死位固以降而舍之謂非此年事也

九月取鄢

左傳曰九月取鄢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鄢鄢叛而來故曰取凡邑不用師徒曰取

杜氏曰鄢莒邑

渝關李氏曰孫氏曰蓋莒滅鄢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按襄公六年莒人滅鄢固已殄其祀而宗社不復存矣何附庸之有若既滅之後又立為附庸則以莒人之貪暴疆鄢田而屢伐魯未必能悔過而復存其祀也然則不書莒者正之以王制而明其非本封耳若必以是為附庸如傳公取濟西田不繫之曹成公取汶陽田不繫之齊豈亦可以濟西汶陽為附庸乎。杜氏曰鄢不書奔者潰散而來按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上

此說亦未必然若是潰散而來總不書來亦當書潰而經不然安知非來請納邑者數人而眾民猶未散乎彼原非奔故不書奔當不為其潰散故也。鄢與魯為姻鄰之國蓋當事魯唯謹者襄六年莒人滅鄢左傳曰鄢恃賂也杜氏曰鄢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由是觀之當其滅也魯徒受人之路而不為之致力以救援亦已過矣今又幸莒之亂乘機而收奪之雖與肆暴強取者不同而取其所以宜有是亦盜竊之流耳使魯人于鄢念姻鄰之舊好而深憫其滅亡將必因邑人之來附即為之請于天王告于盟主求鄢國之後而封之以復其國此誠千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 4 —

九

八將石之

數哩。楚之閭尤富其原。止當重。古今不應廢古法。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卒

作丘賦良民必不肯諂之若非子產持諱甚堅必不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主

言之所動將國賦之不平未知其何底矣安能扶弱而應晉楚之求也哉。丘賦若是為重斂即云權時救急必不得已而為之其不利于民也亦甚矣猶以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是岐民與社稷二視之也而又何善何度之有觀子產之所言可知其為均賦之事均賦者利于社稷未嘗不利于良民以其財力均而無偏累之苦故可為善為度毅然行之而不改也不然子產為當時之良國人依之為母孔子稱之為惠人何至于蕞尾毒民遽加其賦而為是亡國之謀哉然則渾罕譏之不為不正或亦不明于古制不審于時弊而遽見其變法遂有此論未可據此而以

為實也今當因其人而論其事焉則可耳

左傳曰冬吳伐楚入棘檿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遂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堅子國氏生孟丙仲壬魯天壓之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主

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邱猶遂遇疾馬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其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宵至聞鐘聲牛曰孟有非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宵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為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今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滄起朱氏曰叔孫之卒豎牛之禍也而杜洩不能脫主于

難然夢牛不祥真為妖夢也叔孫初生室之亦有牛兆與夢合矣

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軍兵以是知豹之有

力于公室所謂刺之無咎者歟

渝關李氏曰叔孫豹自襄二年始見于經二年如宋三年盟陳袁倫四年如晉五年又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伐秦十五年城成郕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曰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又如京師二十七年會盟于宋昭元年會于號至此年卒其在位也久其行事也多矣為卿之初尚有季孫行父仲孫蔑二賢在焉自襄五年行父卒十九年蔑卒後而季氏愈專豹與宿並執國政不過順聽于其間未見其有強國榮君之事也彼亦何濟于社稷哉惟昭元年季孫取鄆豹于號會不肯以賂免猶有君子之風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四年

主

馬大抵豹之為卿亦不足稱但視前此叔孫僑如與今季孫宿則猶庶幾為賢且若夫寵豎牛而殃及其身並殘其二子以彼之不仁不智而釀成家禍如此又安望其國政之能平也哉即此一事觀之而其人之大略可觀矣。豎牛讒奸詭險真小人之尤者也其獲寵于叔孫也雖因妖蕪之所致亦必有小才小智小信小忠厚結于其主是以叔孫為彼所惑好而莫知其惡也夫叔孫輕于信讒殺孟而遂伸既使二子無以自明至于疾急時飢渴難堪乃授杜洩以戈而使殺之蓋亦晚矣葬事畢而杜洩行仲至自齊而又見殺禍孰慘于此者哉然則小人之蒙蔽既深雖

親如三子賢如杜洩猶不能辨白而開喻之何況僚友戚

族之在外與夫妻妾諸人之在內者乎嗚呼禍不虛生此必叔孫氏世有隱惡天故遺之以牛而以夢兆成之耳莊叔之望約豈不聞若知讒賊之名牛而猶信夢不信占必有物焉塞其心矣于豎牛乎何尤但自豎牛論之牛既獲寵之深而叔孫氏之父子兄弟皆死于其手彼雖授首于孟仲之子亦豈能盡其罪哉甚矣私暱之禍至于如此此有國家者所當深以為戒而自省也夫。豎牛豈虛命徹令叔孫不食而卒是叔孫之死其為豎牛殺之明矣春秋于此不書盜殺叔孫豹而以卒書何也當時人不及知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四年

畜

不以豹為正終矣觀昭子既立而欲殺牛但數其殺適立庶之罪而不及于父讎是昭子猶且不知何論他人至于牛既被殺後雖或知之亦未嘗聲言其故而以殺主之惡追論之也是以史氏但書卒經亦仍之而不能更耳大抵內事多微辭內卿之明白見殺者固不可從諱君之例其有殺之不甚明者史既不書殺亦不得不以疑事存之也且非正終而以卒書又可見亞卿之遇害當時不究其實而大惡之罪不彰亦豈非魯人之過也哉由是言之而春秋之罪魯人亦深矣。叔孫穆子卒庶子舍嗣位舍在傳作此是為昭子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宮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日子因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諸五父之衢皆在夏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蒯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蒯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蒯昭子即位朝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北公五年 主

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杜氏曰昭子不知豎牛餓孔氏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豎牛加孫氏不應直以殺適立庶為大罪也若昭子知豎牛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己為功也豎牛見昭子之不善豎牛餓殺其父他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十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也作三軍

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于公室彌益卑矣。季氏固叔孫家禍退之使同于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胡傳曰按左氏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分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令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魯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見左傳陽虎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北公五年

主

季斯因見左傳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張氏曰季孫宿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方踰月而改更前制廢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豎牛之已成也

汪氏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棄叔孫姑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

而強己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此事以觀而罪自見矣

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篡弑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于乾侯之出也

渝關季氏曰孔氏曰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增立中軍時上下二軍雖改為之亦可止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五年

主

新軍而曰作中軍何也中軍之舍獨主中軍言則其作也寧不可主中軍言乎經乃不然可知義係于三軍所以明其為踰制也今舍中軍則以中軍分屬于二軍未可謂二軍之不動也且季氏擇二于中擇取其善者則二軍之不能不動也明矣然則二軍既動既與舊制不同即主二軍言之亦無不可經乃不然可知義係于中軍所以明季氏之獨毀也夫中軍者三軍之中軍也書舍中軍而其仍用二軍自可知若書復二軍卻似復古為得禮而季氏之罪無以見矣故主季氏之中軍而言舍其意甚微豈為二軍不動之故哉。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

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孔氏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

晉作三軍為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

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

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

而莧萊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按此說卻似季

孟有二軍而叔孫別為一軍也恐不然夫既四分公室上

下二軍分為四分則季氏擇二當獨有一軍二子各一當

共為一軍也哀十一年孟孺子泄所帥之右師或只一半

而叔孫退而莧萊蓋亦莧其半軍耳何必有異說乎且據

彼傳則魯之二軍是號左右而不號上下矣雖在作三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五年

主

時亦即以中左右為稱亦未可知未可以晉之軍名例言之也。汪氏曰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伐莧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苟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于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按汪氏不取公穀之說是矣但其意又似中軍雖舍而後來未嘗無三軍是泥于三卿並將而云然也亦必不然蓋卿數不視軍數為增減魯雖復二軍卿固不止于二亦已不僅于三矣且三卿並將而所統只二軍故將有主副兵有多寡特以三卿並出故

並志之原非一卿帥一軍也若一卿帥一軍成二年于卒之戰四卿並將豈亦有四軍乎公羊以為復古殺諸以為復正是但據夫舍中軍之辭而善之未嘗察其意而考其實也察其意而考其實則知中軍之舍更甚于作三軍而季孫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季孫之作三軍猶是三分取一也至于舍中軍則四分取二而國民蓋有其半矣當其作三軍時不過欲獨占一軍不得不以二軍分叔仲其實志猶不僅止此也蓋作三軍而獨占一軍便為舍中軍而亦獨占一軍也此叔孫氏雖聽其作猶慮其變易而過取之故為盟詛以要之及穆子卒而中軍即舍非其心事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五年

无

之可先見者哉不然三軍之將作也穆子曾言其不可季孫雖不從若終變易而復舊此正穆子所深願者乃必盟詛而不欲其變又何為者耶由是觀之可知季孫之巧于取魯今日之四分公室而獨有其二計已定于昔日之作三軍時矣。三家四分公室盡征其賦但以已所得者貢之于公此時公已無民矣昭公已無民至定哀之世更可知乃哀公于孔子猶以服民之道為問而有若之勸哀公行徹猶以百姓之足不足為言然則君既無民于誰治之于誰服之即百姓之足與不足亦皆何預于君乎曰非也君雖無民亦安得不屬公公若出一令行一事未必全

無奉行若如三家雖無君而君臣之體自不廢故君使臣臣事君定公以此問孔子又何疑于哀公之問服民者乎若夫有若之勸哀公行徹是尤正本之論也當時公室之用皆貢于三家而三家實取之民民既貧無以與三家三家遂以民貧為藉口而其所貢亦減矣蓋君民之皆貧皆由三家以致之若徹法一行而君卿之祿各均民亦止輸正供而已三家于此無復有剝民攘君之弊而百姓與君安有不足則俱足者乎或曰此時權在三家若君欲行徹彼不肯減其所有而從之將若之何曰若此者惟視君之為與不為耳君雖素失權苟一旦毅然復古當無必不可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五年

三

為之事是必裁強臣以禮服強臣以道自有所以正彼者況三桓之子孫漸微尤可因其機勢而善處之如公山弗擾之召孔子孔子欲往且以為東周自許若哀公能用有若而行其言又何慮徹法之不行乎此可知有若之意良深未可以君之無民而謂此等皆妄談也

楚殺其大夫屈中

左傳曰楚子以屈中為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

曰生屈建子

彭山季氏曰屈中楚卿蓋屈建之後

渝關季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中今又以屈

中為貳于吳乃殺之若楚虔者德不足以服吳風不足以制吳又無恩禮及人使之不忍貳于吳此即果有貳焉亦無足怪况夫事迹之未著者乎余之何徒以仇吳之故疑忌于他人而加之罪吾恐無以懾屬國無以警羣臣亦祇自彰其暴耳經于徐子特書楚人執于屈申又書楚殺其大夫所以罪楚虔者深矣若夫滅賴之事未知亦疑其貳否若疑其貳而滅其國罪尤甚焉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自郤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郤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五年 主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駒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誣言善子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杜氏曰時晉侯亦失知禮叔侯以此諷諫

杜氏曰公如晉即位而往見也

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及河而不至者五至晉而見止者一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苦人之想幾不免于辱蓋昭公

習于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于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游關李氏曰諸侯之朝天子禮莫大于此者今昭公習儀以亟止行于伯國而不行于王朝其失禮也尤甚叔侯明于禮儀之辨獨無一言論及此是亦習于流俗之常而莫知其非也抑豈可謂知禮者哉

左傳曰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閭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五年 主

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游關李氏曰晉與夷賊為昏諺已甚矣且君親送之于邢丘又使上卿上大夫送之于其國厚其女以媚楚者如此晉伯之不競何如哉原其失蓋由于宋之盟二國交好是以流弊至此極也趙武不能辭其咎矣夫以齊景之女吳猶不免于涕出以自悼乃晉君臣于此怡然尊奉而為之

已失伯體而取辱矣豈必則韓起而宮羊舌肸乃為晉人之恥哉然則二子之免于刑戮亦幸耳雖得厚禮而還當亦自反而增愧者吾恐晉人不知愧而反以為榮也良可鄙也夫

夏莒莒夷以年婁及防蒺來奔

左傳曰夏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蒺來奔莒人報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憤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乃歸公

彭山季氏曰年夷莒卿也年婁本紀邑為莒所取詳見隱四年莒人取年婁下防蒺二邑名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五年

主

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蒺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四十五里年婁則在防蒺之間而南界于莒今皆隸青州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蒺以大及小也

胡傳曰書來奔是授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書三叛人都原其莒也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

襄陵許氏曰卿會號方盟而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年婁及防蒺莒季氏之再也

家氏曰庶其年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年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遷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韓宣子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于陷阱害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遂君之謀實兆于宿矣

汪氏曰書以書奔敗年夷書來奔魯。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五年

主

主

水流湮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渝關季氏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今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蒺來奔左傳曰年夷非卿而書尊地也按此說不然庶其年夷非卿安得書之于策特小國之卿不比大國之卿故于會盟侵伐皆書人惟于授我則書名而亦不書氏也故以小國之卿為賤則可若以非卿為賤則不可然則庶其年夷之書名自是授我之常例豈為重地尊地故哉夫土地為諸侯之寶而以世守之義言之誠不可輕若非其所有者則彼以之來為盜我受其地亦盜矣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

于我如浮雲以此推之可知不義之土地方以為盜物而深鄙之又何尊重之有哉今不問其當否但以其地尊之重之遂于不可書名者而書名謬亦甚矣。范氏曰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按此說亦不然竊地之罪固重使其來者非卿豈亦可書名乎且襄二十三年邾邾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邾來奔未嘗以地來也而亦書名若以此說例之則更有所難通矣。胡傳于庶其來奔傳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數姓氏皆當作名此蓋不取重地之說矣于此傳曰邾邾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年表書大夫易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此又取重地之說不幾與前說相悖乎竊意前說是而此說非但以事接我則書名乃一經之通例直書其事而其不義自可見原不為其事之不義特書其名以謹之而欲以此示戒也前傳又曰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此傳又曰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此皆以書名為譏辭豈知經義不在此乎。季彭山謂年氏是名莒卿也夫莒卿之說良是但以年為氏而長為名則不然年表二字之名亦如邾庶其異我黑肱之類觀莒慶

挈邾快之見經者皆止書名可知此亦書名而無氏矣況君無稱氏之例莒君之名庶其密州展與去疾度與者皆以二字為名安見莒卿之不如是乎。公羊傳曰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其邑累公邑也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按胡傳亦從此說殊未可據臣之邑亦君之邑也彼既竊地以附邾叛君之罪大矣無論公私總之為叛君何須過為之辯而其視之乎穀梁傳以大及小之說則近之詳見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及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下。襄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昭公如晉

莒年夷以地來奔公皆不在而私納叛人季孫之專擅何如哉然此二事蓋亦適遇公出且使公在國季孫未必不納之觀于取鄆取郕公皆在而止往奪其邑安有叛人攜地以來乃以公在而不敢受乎但此時公方在晉季孫自納其叛是不顧晉人之罪公甘棄其君而莫之恤也若此者偶一為之已大不可今乃習以為常而堅冰之勢愈盛矣使宿不即死乾侯之變豈待意如而始然哉。公在晉而年夷以地來奔納叛之罪于公何預晉侯聽莒人之期而欲止公謀矣為晉侯者但當聲季孫之惡令反其地而執年夷以歸晉晉戮年夷以告諸侯如此則伯權正而諸

侯之悅服者當不獨在苦也奈何舍季孫而不問徒欲加罪于其君若非范獻子之諫公其能免乎惜也獻子于此止知朝而執之誘以成之之不可而不知強臣有罪獨罪失政之屬君尤大不可也況不令其反地而執年夷豈亦何賴有晉而晉又何以為盟主乎明年季孫宿如晉拜莒田晉侯享之有加遵不惟不以為罪反以厚禮加寵焉觀于此而晉之為晉可知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渝關李氏曰書至危之也因強臣之納叛幾不免于晉人之執辱固不比于尋常之書至者也。元年會于號叔孫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五年

七

豹在會而季孫取鄆豹幾被執及其歸也季孫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所以示其恨也今公在晉季孫納莒年夷而受其地公亦幾被執焉此時至國未知季孫之見公將何如而公亦恨彼否也但襄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而季孫受之及公至國未聞有異辭焉襄公如楚而季孫又取于公聞其故至于不敢入國尚敢明示其恨乎今季孫之惡又如此意其君臣相見時蓋皆習以為常而夷然共安之矣由是言之是昭公之不敢恨季孫猶不如叔孫之敢不出也良可悲也夫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曰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氏曰蚡泉魯地

司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張氏曰受年夷敗莒師不顧伯討君辱書此而罪大夫之罪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蚡泉魯地也莒師至蚡泉蓋以伐魯也莒人期于晉而晉不為之討遂以忿激故而自為此役不書伐者未及致伐而魯人即敗之也此雖叔弓之所為而其帥師迎敵實出季孫之命夫公方幸免于執而至國季孫于此不思引罪以謝莒人乃使叔弓敗其師而益重其怨不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五年

夫

復慮伯國之來討也是始焉不顧其君今又不恤其國何其悖妄之至此乎卒之晉人不加討而季孫如晉有加遵則其所以媚晉者是必過厚于前矣晉人悅其媚已置此事而竟若罔聞無憾乎伯業之愈衰也。季孫取鄆叔弓為之強邾田季孫納莒年夷邑叔弓為之敗莒師叔弓黨季孫而樂為之用豈亦非魯國之罪人哉

秦伯卒

渝關李氏曰文十八年秦伯榮卒宣四年秦伯稻卒始猶書名也後則無復書名者矣。秦景公在位四十年卒子某立是為哀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賴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曰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麻之役役在四年遂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書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君若驪馬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使臣獲繫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棠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堯

山遂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孔氏曰譜云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自號于越于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勾踐滅吳伯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為楚所破遂微弱吳外傳曰羊姓歸越楚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彭山李氏曰越子爵國今紹興府古越州也。蔡陳許頓

沈徐在吳非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為吳患楚子合此七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吳欲非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然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養銳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難父之兵漸奮起馬至于柏舉則一戰及郢吳然則以兵侮人者豈非自侮之道耶

陳氏曰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

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

越定五年書于越入吳十四年書于越敗吳于槁李袁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四

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勾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于越入吳至哀二十二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汾陽朱氏曰凡行使者必先犯難之勢而後全身之哲吳蹇由侃侃申說于鼎組之間卒元強敵而成君命解揚之流也

渝關李氏曰越為夏少康之後封于會稽未知在何侯若在夏時至允常已歷千五百年當不止二十餘世也意者會稽之封乃在周初所謂二十餘世至于允常者蓋自周初計之而其先世則不可考矣。胡傳曰越始見經而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年

里

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戒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此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于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劉殿以為其實不同吳泰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年 里

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達引之可求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按此說不然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其舊固為崇惡然楚度忘己之為賊而殺慶封不過假討罪之名快其所欲為而已春秋不書楚人殺齊慶封為當予以討罪之辭吳人不服而伐楚入棘櫟麻楚子又帥諸侯伐之大抵皆彼此報怨之師耳安見夫楚善于吳乎若以篡逆之事論之則楚有罪而吳無罪以有罪之逆賊而屢伐無罪之國是何名也故謂其比吳為惡則可今不以為惡而反以為善因是而進從伐之徐越焉諫亦甚矣夫天越始見經而稱人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年

里

僖三年徐始見經而稱人者無異彼既服中國故以中國之辭書原非取其取舒而進之此為從擊夷從逆賊為楚報怨遂其私願可以稱人為進之乎且襄五年于戚之會已以吳人列序之矣諸侯書爵不為褒貶則吳之書人與鄭同其非進而褒之也明矣今越之書人與徐同猶是大夫之恒辭春秋未嘗不識之蓋春秋雖有一字褒貶之例亦未嘗事事皆然故凡直書其人與事而是非可見者甚多如會中之書徐子亦以稱爵志其實耳使越子亦與于此役亦必稱爵如徐子矣凡若此者不以稱爵為褒辭又安可以大夫之稱人為進之乎若夫吳楚徐越之為夷國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年 里

有時止以號舉者因其夷而夷之必不為其僭王故其實不同于夷狄故有時稱爵稱人與中國無異辭皆因其事而以實書焉然則徐人之稱固非以詞為主抑豈引而進之使來也哉。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按此說亦非也若以此為驟強以後並以號舉豈未幾而又不強乎且吳已甚強而于會戚始稱人未可以吳為驟強也由是觀之可知越之稱人亦不為其驟強故矣。經書伐吳與去年之書伐吳同必入吳境而致伐矣惟其已入吳境是以有蹶由犒師之事左傳謂楚子次于棠山遂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杜氏

懷汝清 吳不可入云云據此說則是未入吳境而即還也
皆楚界 恐未可信或者南懷汝清皆吳地故于南懷亦云入所謂
吳不可入者特以其有備而未可深入云爾
附左傳曰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杜氏曰終五稔之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年

聖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弔如同盟禮也杜氏曰魯怨杞因魯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按襄二十九年傳謂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此事本不足信況杞子來盟既與之相好又何怨杞之有或者杞勢衰微魯不以其事己之薄而廢喪紀故左傳以是為禮耳。杞文公在位十四年卒弟郁釐立是為平公

葬秦景公

渝關李氏曰秦始書葬經凡葬秦者三此年景公定九年

哀公哀四年惠公是也魯于秦非同方獄之國弔葬宜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年

當

不及以其交相好故彼來訃喪而此往弔葬之然而非古禮矣左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是徒知大夫送葬之為禮豈知非同方獄而送葬者之為非禮乎

附左傳曰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做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以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

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剕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據制刑矣而叔向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氏注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人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其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今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于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于大惡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

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今鄭鑄之于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為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今情有可恕不敢由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遺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于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于民懼其如此制為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為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又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于法故民皆不畏上又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

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縣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時吏不及古民偽于昔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不同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亦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今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怯弱則為嚴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都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遺求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室流血丹野鄧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金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眾以今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于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于所用觀民設教遭時制宜謂此道也按此說解叔向之言似是其實尚言亦未當未可曲徇其意而以是為正則也虞書舜典曰象以典刑蔡氏曰象如天之

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周禮大司寇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瀦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欽之凡若此者曷嘗不豫設以法明示下民使其知所趨避哉且乎刑之屬至于三千則其條目為其詳不僅舉其大綱已也故惟刑象素明而後為吏者不敢任意為重輕民亦信服于其際相與忘上而不敢爭也焉有法不豫設賢馬國民愚眾而欲示以不測之威哉夫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必非聖王之所為今乃以此為畏民之術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聖

其不足訓也明矣至謂古之有國家者皆知愛民故不須豫設以法後世不然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是亦非通論蓋愛民殘民當不為封建郡縣之殊封建之世未嘗無殘民者郡縣之世亦自有愛民者愛與殘既不以此分又安見刑法之設宜行于後世而古則不須如是乎但先王雖立法本不恃法以為治以德禮為之本而于用刑之際又必欽恤以體之明允以成之自與後世之專任法者不同易曰雷厲聲威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明之勅之者定制于平時而畫一以示嚴赦之宥之者原情于既犯而酌量以從寬此仁義兼施恩威並用

之道也又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

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

刑亂國用重典由此觀之則是因勢制宜未有用重之法

今鄭國之驕淫怙侈習俗已久不可謂非亂國也子產之

鑄刑書以救世亦如孔明之治蜀尚嚴者然蓋于周禮皆

有合矣故孔子稱其使民義而又以惠人評之可知子產

之為政雖不專于寬而總成其受則其用意為深遠也若

刑書之鑄為殘民又何義惠之可言哉若夫趙鞅之鑄刑

鼎孔子譏其為失度

見三十
年左傳

是以范宣子之亂政為法恐

未可與子產之法比事而例論之也已○子產曰吾以救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聖

世也孔氏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今之所以救當世由是言之則子產之因時而定之制實非殘民以逞者也叔向詒書以規之章雖厚而論亦偏子產不從自是有定見豈其悞諫而不能改過乎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

滄起朱氏曰昭公固莒人納叛之愆幾為晉執宿于是借

聘以自結晉為享之加籩是季氏之借晉晉縱成之也晉

所以怙季氏者皆晉諸臣從諛其間比私交而不顧公義

也

渝關李氏曰昭公在晉而季孫受莒田無君之罪甚明晉聽莒人之愬而欲止公公亦危矣及季孫如晉不惟不加討反以厚禮寵遇之晉平之諤何如哉苛暴主而怙強臣不可示一國不可示天下宜乎晉伯衰而三卿平分晉也

葬杞文公

渝關李氏曰襄六年始葬杞桓公今杞為晉平之母家魯人媚晉尤不能不會文公之葬矣自此至終春秋皆于杞葬無闕焉蓋皆沿此為常禮也。葬杞君者凡五桓文平悼僖是也

春秋傳集解 卷六 昭公六年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杜氏曰亡人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十七年春陳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彭山季氏曰華合比華臣之族宋之右師也其出奔必以有罪而見逐也如左傳所言寺人柳譖逐合比則合比為無罪矣豈其然哉

杜氏曰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

胡傳曰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復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陰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信伊柳戾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春秋傳集解 卷六 昭公六年

畢

渝關李氏曰左傳所記寺人柳坎用牲埋書之事與伊戾之所為相同伊戾之譖宋公既知其情而烹之今柳亦以此譖合比豈能使君信之而復蹈前轍如此耶且伊戾之姦已經敗露柳亦不應再用此術或者柳誣合比以知伊戾之謀謂與伊戾同害前世子左傳誤記為兩事又或柳誣合比以將納亡人之族別作詐謀華亥從為之微左傳誤記如前事俱未可知但殺世子逐右師皆以寺人之譖故是宋公之寵姦信譖不可為人父不可為人君卒得保其首領以沒而國家不至于喪亡者蓋亦幸耳。此宋公聽寺人之譖而逐之也經以自奔為文者是亦合比有咎

焉非獨君與寺人之罪也。合比身為首相，不能格君心之非，使寺人柳得寵于君，已失大臣匡弼之義。特以求媚于太子而欲殺之，是徇私情而欲除其所忌，未必能以公法治之也。況機事不密，使柳聞知而行陷害之事，是彼之見逐于君，不能自安其位者，乃其所自取耳。春秋之書法如此，所以責大臣正己以正君，不得輕舉徇私而致敗亡之禍也。其意深矣。成十五年，宋共公甫薨，而華元即奔晉。宋平公猶未即位也。襄六年，華弱來奔。十七年，華臣奔陳。此年華合比奔衛，平公在位已四十年，他臣不奔而奔華氏者，三皆華氏之怙勢營私，見惡于人而自取禍也。至昭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六年

五

秋九月大雩

楚遣罷帥師伐吳

左傳曰：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蓬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蓬洩而殺之。

彭山季氏曰：蓬罷字子蕩，時為令尹。楚虔至是三伐吳。

矣。制吳將以得志于中國也，使無乾谿之弑，其禍豈但已乎？

滄起朱氏曰：敗于吳者，蓬罷也。歸罪于蓬洩而殺之，楚之用刑若此，何以服遠哉？

渝關李氏曰：三年之中三書伐吳，著其黷武以修怨也。然終不能得志于吳，徒殘民耳。不仁者不有其君，而又有于民哉？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蓬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蓬罷伐吳以正之。按此說不然。經書楚遣罷帥師伐吳，著其用上卿動大眾而伐吳之役為甚強也。及其敗師于吳，罪在元帥而不得移罪于他人，但于言外可見耳。經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六年

五

豈為其妄殺蓬洩乃書蓬罷以正之哉？

冬叔弓如楚

左傳曰：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曾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蓬啟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左氏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按此說之駁，左傳似矣。但喪師之事人所難掩，楚雖諱敗不告叔弓，至楚聞其事于是因聘而

弔焉蓋有之未可謂其必不然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曰十一月齊侯如魯請伐北燕也魯侯許之十二月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

三年北燕
柏出齊齊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

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

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

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按此說不然諸侯失國若諸侯不

請于王而私納之亦非正也豈予其得正不與奉少奪長

者同故不書納乎若果如此則十二年齊高桓納北燕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六年 五

于陽猶是簡公也何獨于彼書納不嫌同于奉少奪長者

乎且晉人納捷菑于邾則以邾人拒之以義故云弗克納

今燕人行成殊無辭以自解而齊侯受賂而還何當屈于

義而弗克乎然則納而不書納焉何也蓋凡納而入國與

入邑者乃可書納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宣十一年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入國也昭十二年納北燕伯于陽哀

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入邑也則皆可以書納者不則

或屈于力如莊九年之納糾或屈于義如文十四年之納

捷菑雖不得入以下文可見其無成故亦書納于其先也

今則既無所入又無所屈安可但言納乎若夫受賂而退

非納燕君而為以強陵弱之舉觀于其事而自見當不為

此故而乃不書納矣。北燕伯之奔齊也君固有過而臣

亦不忠當時出一君而立一君燕人之罪莫大焉晉為盟

主不能請于天王以約與國相與往正其罪而復簡公至

于遲之既久但許齊侯之伐燕已獨安坐而觀望之盟主

之義安在哉且齊侯受燕賂私與之盟而即返是假納簡

公之名而為自利之計不惟無以謝簡公抑亦無以謝盟

主晉人于此既不責燕人之不受其君又不責齊人之徒

為其利此以知晉伯之無能為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六年 五



春秋輯傳輯疑卷六十三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劉氏曰左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杜氏云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號燕人行成若齊已與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號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魯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蒞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章灼不疑

廬陵李氏曰杜氏曰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問無異事故不重言燕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

春秋輯傳輯疑 卷六十三 七年

一

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婁蒞盟正與叔還蒞盟之事相類其為齊魯之平明矣。諸家皆以暨為己之不得已齊傳曰平者成也暨猶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曰陸氏曰國推云暨不日我所欲曰暨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則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想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無或以賄略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損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息于平而劉氏獨以為人之不得已齊以苦故與魯構怨魯挾吳楚之威強齊以平且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佗石彊之暨合

彭山李氏曰平有輸有暨有及輸者以彼求我之詞暨者

以此強彼之詞及者以此及彼之詞暨義與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同

齊氏曰彼欲而求成于我曰輸我欲而求平于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強于政治是魯求齊平也故曰暨襄公二十七年齊使慶封聘魯魯人不欲釋怨故久無報使至是始平

汪氏曰或疑春秋書及齊平及鄭平皆舉其國而不言君臣與衛人及狄盟書法不異若狄之者吁是不然凡會盟則目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納平于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微者納成于齊鄭故書及某國

春秋輯傳輯疑 卷六十三 七年

二

平若曰為平于某國耳今暨齊平亦猶是下書叔孫婁叔還蒞盟會于夾谷所以結成也苟以齊鄭舉號為貶則平莒及鄭邢衛許蔡之遷于某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之狄乎

渝關李氏曰杜氏以暨齊平為燕與齊平必不然若齊求于燕則燕人順其欲而即與之平可也何事獻賂以謝罪乎且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是燕已服齊猶慮齊侯之不釋燕故以此言勸之耳若齊反從燕求平則不須如此說矣此以知魯與齊平無疑也。左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此固不可謂齊求于燕抑豈可謂齊求于魯

乎然則暨齊平者自是魯之求平于齊而齊許之平也蓋襄公之世齊以甚故與魯構怨魯之被兵者屢矣齊景立而慶封來聘是于新君定亂之後意欲親魯而魯無一使報聘猶未肯釋然于齊也至昭公即位而後魯又取鄆取郕敗莒師莒之怨魯者深齊亦必怨魯而二國之交絕矣今晏子相齊其君漸顯齊侯又朝魯而奉伯令以伐燕魯于是有畏于齊而往求其平齊亦因魯睦于晉歸于吳聘于楚強援不一不得已而與之相好焉此二國之情狀也夫齊為東方之大國今其政治又異于前彼亦何懼于魯而必向魯求平乎或謂魯有吳楚之援而齊畏之又齊侯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七年 三

傳本無誤亦未可據左傳于下文言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敗卒杜氏曰在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又言齊師還自燕之月杜氏曰在此年二月月次既別是左傳本以暨齊平為燕事而所謂齊燕平者非指二月濡上之盟言也然則左傳本有誤抑豈誤在評杜乎況以魯事言亦非齊求于魯是齊求之也四字用之燕魯皆不可今當闕此傳說但于癸巳以下別作附錄庶燕魯二國之事乃不至于相混耳。前年冬齊侯伐非燕此時齊侯方在外而魯與之平何也或者齊侯未行二國已有此議至此始與之平亦未可知不則齊侯已行齊國自有處守者魯請于齊齊人達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七 七年 四

陳秉儔是也諸如此類為例不一又當隨事言之可矣。

通經之中書暨者二此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是也此二事者即書及馬亦無不可如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曷當不書及乎此不書及而書暨必其所以暨之者曾則懇懇以求齊辰則迫脅以強佗疆二事皆異于常故特書暨以明之耳

附左傳曰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盟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

瑤璧王櫛學耳不克而還

春秋傳傳釋疑 卷三 昭公七年

五

三月公如楚

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啟疆曰臣能得魯侯遽啟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高氏曰楚靈數會諸侯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駢馳

歲不遑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伯主獨有功于諸夏也

渝關季氏曰遽啟疆來召公矣然而不書者諱之也公如楚不諱何以諱召公召公者強迫于公而公辱莫甚焉故為之諱使若公自往耳。襄公之如楚也仲孫羯如晉告之謂為盟宋之故昭公之如楚也遽啟疆來魯召之又以

盟蜀為辭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此二盟者皆為不

義之信而又易可復也哉是以君子當慎于始也李曰蓋有子之說蓋為輕信而好復言者發故謂以義相信乃可復之不則不可復也或者以為信近于義則言必能復然不肯復言者又安論其義與不義哉可字之解不明而有子之意隱矣是不可以不諱

叔孫舍如齊蒞盟

彭山季氏曰舍左氏經作姑以復經傳皆同豹之庶子也是為昭

子豹卒距此二十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蓋本于此

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孔氏曰叔孫姑非公命則不得書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

春秋傳傳釋疑 卷三 昭公七年

六

發後始去

渝關季氏曰叔孫昭子之名此與公羊並作舍左穀二傳並作姑未知孰是。穀梁傳曰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按此說以蒞為內前定是矣其以來為外前定則不然說詳傳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下。此時齊侯至自伐燕矣舍之蒞盟于齊也必與齊侯盟而非其大夫也齊侯與盟則失之替坐盟于其國則失之驕要皆不中禮者若夫魯暨齊平又使貴卿與歆以結之則其所求于齊者深矣能自強者豈若是乎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為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于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我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七年

七

于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教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子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文交則日月必食雖于歲之日食豫算而盡知寧復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為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于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畫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析射

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雷夫馳騁以告眾降物辟服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修德之法所以重大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福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者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按此說謂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誠是但謂日食有常不由人事特聖人假之神靈作為勸戒恐未知天人合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七年

八

一之旨也蓋天道人事本無二致故日食雖有常數而朱子亦有修德行政當食不食之說可知凡日之食不可諉為常數謂與人事無涉也胡傳謂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若以聖人敬天之實舉視為借此警人之事是其鼓析諸禮皆虛文已則明知其不然特以悚惕中下之主而已豈通論乎竊意文伯論魯衛之受災事雖應而不可信而論無政之取譴理雖幽而無可疑也易謂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于此而知天人之際本不相遠也明矣

附左傳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斯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渝關李氏曰按此傳所記殊未可信杞之距魯遠矣壤地不相接魯人雖侵其田亦不能守況入杞伐杞之事屢見于經並未聞其取邑與田也又何杞田之可治乎襄二十春秋傳疑 卷五 昭公七年 九

九年傳謂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已失其實今又謂晉人來治杞田亦何足據若夫成在魯非杞在魯西南中隔魯地甚多又未必無他國之地相間焉可知成非得之于杞者杞即取成于魯而勢亦有所不便也且二十六年公圍成猶孟氏之私邑矣又安見其為杞取成乎或者晉于他國治杞田左傳誤稱為魯事又或魯人別有病杞者曾得其人與物而置諸成晉昔治之而不盡歸今又來治左傳誤認為取成事耳實則未必然也。杜氏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孔氏曰下云君之在楚于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

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無辭可以禁之故內懷恨而治其田按晉使之為杞而宋或亦有之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蓋趙武倡為弭兵之說實非誠心以示公也且襄公如楚必使仲孫羯告晉而後行不敢專也今交相見之禮漸廢昭公猶欲朝楚又不告晉以行晉能無恨于此乎然雖恨之而不伐魯者有于宋之盟在先晉固無辭于魯且亦畏楚之強不敢即討其與國也惟以杞事為由從之則其忿少洩不從則與師伐魯彼亦得以藉口矣此以知杜孔之說亦得晉人之情但不可謂其治杞田耳

春秋傳疑傳 卷五 昭公七年

十

附左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歸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子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于子駒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杜氏曰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之子也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

于神明五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為淫厲
況良實我先君穆公之曾子良之孫子且之子敬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義國而三世執其政柄
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兵而強
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曰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
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于衛之
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

子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春秋傳傳葬葬 卷主 昭公七年

十一

殺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
子也 范氏曰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
子也 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于
王父王父年則聽王父之命名之曰山李氏
曰據此傳則古之所諱者只是不直稱君名耳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七年宋之會書衛石惡猶在獻公時
也昭元年號之會書衛齊惡則在襄公時矣此年書衛侯
惡卒惡之名本不為美何為臣與臣同名而君名亦與臣
同乎原命名之意或云以是為戒也然戒以惡不必單名
一惡字竊意形本醜惡故指其形言而名惡孟子所謂雖
有惡人是也如黑臂黑背之類亦皆以其形言耳至于君

臣同名而不改誠如殺梁之說若此者是猶古道之所存
也夫二十六年在傳謂孫林父以戚如晉既不可信可

知晉大夫所謂取其地者亦不足信也蓋戚地在今開州
衛都帝丘今屬清縣地也戚在衛都東百數十里此時晉
界未交于衛安能取衛東都地乎然則林父之叛經書入
于戚蓋據戚邑而求援于晉晉實未嘗取之也至于襄
公卒傳謂晉使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或今戚之田邑
歸諸衛而不仍援孫氏以為之主耳不則既未取田而又
何反之有哉。衛襄公在位九年卒子元立是為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春秋傳傳葬葬 卷主 昭公七年

十一

渝關李氏曰如楚即可危況七越月而後反乎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氏曰季孫宿之子武子也武子卒子紇嗣是為悼
子

孔氏曰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
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渝關李氏曰據汪氏說是悼子已為卿也若不為卿則必
無諡紀諡曰悼意必已嗣位矣然而不見于經又不書卒
未可謂汪說之必然也據孔氏說是悼子未為卿而卒于
武子之前也雖未為卿若平子私于其父而追諡之不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七年

主

嗣位而卒在武子後然後得有謚矣然武嗣位不久而即卒以其當喪猶未踰年則其卒也亦不得書卒有之又未可謂孔說之必然也但九年郎園之案傳言季平子欲其速成十年伐莒之師經書季孫意如為首帥觀平子之用事可知悼子之早卒無疑矣惟其早卒故謚為悼至于或立或不立或卒在武子之前與後則皆無自而定焉姑存二說以待考。孔氏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朱子曰此章專論專事疑定公時語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前章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矣按朱子此說以五世主君言以四世主季氏言似覺未當竊意五世四世云者皆以魯君之世計之也蓋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政專在遂遂既卒公孫歸父又專之宣公薨歸父被逐于是乎政及于三家而其專政更甚于仲遂之父季矣故祿自宣公始去公室政自成公始逮三家祿為君之祿可主君言而計五世者政亦君之政亦可主君言而計四世也況子孫之微明以三桓言何得專主季氏而計其世乎且以季氏計之而悼子早卒未見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七年

主

為政焉又何足數此以知朱註之未必然也。祿即邑與田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專祿以周旋戮也是指戚邑言此年子產曰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是指州田言季氏之費賜自僭元年孟氏之戚叔氏之郕未知賜在何公與何年但其初賜時猶繫于公三家不得而專有也至宣公之世彼乃各專其土而私有之故曰去公室自宣至定則五世矣宣公篡立而寵仲遂亦可謂之政逮於大夫至歸父奔齊而其後不顯故政逮於大夫止主三桓言而自成至定則四世也一說祿去公室自文公始政逮大夫自宣公始自文至昭為五世自宣至昭為四世不數定公之現世而云然也蓋文公始弱遂聽私家之專祿宣公篡立遂致大夫之專政而所謂政逮於大夫者本不專指三家言時以仲遂之後已不顯故就三家而特論其微耳此說亦通可並存之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懿孟懿之足不良弱行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渝關季氏曰葬諸侯書日者止此自此終春秋葬王者一葬諸侯者三十六無復書日者矣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丁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胡傳曰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令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遂君之惡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八年 十五

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加厚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于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于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片君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于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魯獻嬖奚齊卓子而殺中生宋平嬖佐而殺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

然中生座之誅權在于魯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于亡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弑其國本且以憂煩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于魯獻宋平者歟故中生與嬖皆同君以殺惟偃師之殺日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于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隱七年胡傳曰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今按此書殺世子而稱弟亦罪其寵任之私彭山季氏曰世子偃師是為悼太子繫之陳者恒辭不繫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八年 十六

之陳則偃師若招之世子矣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按元年號之會稱陳公子招此年冬楚執而放之亦稱陳公子招獨此變文而稱陳侯之弟招其責陳侯之意深矣不然殺世子而仍稱公子招未嘗不見其罪也何為變文稱弟特異於前後之所稱者乎陳侯屬其嬖子留于弟招非欲害其世子而立留也觀殺世子而立留陳侯以憂恚自殺豈其有是心也哉必其所以愛留者甚于世子恐後來世子忌留而不能

容故屬諸招而今其保護無患耳嗚呼陳侯計亦左矣不
思端本正家使子若弟各得其平相與篤恩義而安宗社
乃以偏溺之故私有所屬遂致奸人乘間以濟其私而有
殺嫡立庶之禍伊誰之咎哉至于身繼留奔國亦隨滅得
禍之慘莫甚于此而楚方放招于越使罪人得免于誅若
陳侯者雖未嘗欲害其世子而寵弟過隆其亂本實有自
矣。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
偃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于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
討又推過為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為從
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
永水踵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八年 七

尼知其實狀以招為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傳見楚殺是仲尼新書以招為惡首也按
此說亦未必然陳哀公以其嬖子留同屬諸招與過則有
之至于殺世子者招實自為之而過無與焉若過亦從招
而同與謀是過亦有罪又何歸罪之可言哉觀殺過之書
大夫可知過非從惡明矣招之歸罪于過也特以公子留
既奔而招適當國乃欲誣過以謝楚耳彼陳人者或亦招
之黨而為招殺之此時招之權勢方隆即有公憤欲殺招
者乃亦不能原非為彼所欺而不以為罪也及楚師滅陳
殺孔與而不殺招或招之所以悅楚者必別有術而與亦

有罪故特殺之以示討罪之名而已抑豈楚人受彼之欺
而不知招罪之實哉况陳侯卒後公子勝趙之于楚楚人
必已知招罪矣然則招殺世子陳人楚人既知其實安見
魯史不如此書而乃謂為仲尼之所更者哉今但因其辭
而論義焉可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曰夏四月辛亥哀公繼杜氏曰夏

孔氏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長歷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

十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繼春秋謂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八年 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八年 八

八

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繼不書留弑君
何也此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繼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
之死由此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繼
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
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按此說不
然蓋凡有所逼而繼死者則書弑無所逼而繼死者則書
卒陳哀公既以公子留屬諸招與過則招殺世子而立留
亦以厚君之所寵而欲以是悅君耳豈敢逼君以自盡哉
未敢逼君而君自盡故與楚靈之弑不同而書卒也若夫
屬留于招等屬當命之以為君即哀公有廢疾而其位猶

存招殺世子而立留不過立為世子而已抑豈君在而即立留為君乎然則君實非逼而死故不書弑若以廢疾之故謂其不可以君國遂寬亂賊而不以弑書則是君父有疾子即可以嗣位而君父自殺亦非人之罪也不亦傷教之甚耶陳哀公在位三十五年卒庶子留立即奔鄭是年冬楚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偃師之子吳于陳是為惠公

叔弓如晉

左傳曰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十九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襄陵許氏曰財賄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締構雕琢輸其之功德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于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眾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國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樂乎公可謂志卑矣

高氏曰前年楚成章卒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虎祁之宮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宜哉渝關李氏曰卿也君往落楚臺今也卿往賀晉宮魯人之事大國無論中外而皆盡其禮如此至于王室久衰未聞

君往朝而卿往聘焉何其輕重之失倫乎嗚呼觀魯國而諸侯可知此春秋所以為大感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曰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五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范氏曰干姓徵師名

杜氏曰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十九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陳人畏楚而不敢專故使干徵師討喪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為亂國將欲滅之惡其言立君且徵師詞不屈故楚人殺之則殺非其罪也故干徵師得稱行人按此說不然陳雖屬楚其立君也亦必由陳人時于既立後使往告之而已豈其不敢專立而方請命于楚哉楚因陳亂欲滅陳而殺徵師之故當不為其言立君也徵師之稱行人以明殺之非其罪耳若以詞之不屈而得稱行人卻似徵師得使臣之道而書官以嘉之矣然則公子過之見殺書大夫豈亦可謂得大夫之道乎干徵師不知留立之不義為之告立君不可謂無罪但偃師

之殺不由徵師而其所以立留者亦非徵師所得而主也
今因其來使而執殺之是豈殺其所當殺者乎經書行人
以明非其罪而楚人之惡暴彰矣。公子勝既想于楚楚
人必知罪在招矣以招猶在國而徵師適來故于徵師加
討而執殺之至于公子留奔鄭公子過見殺于陳人而楚
猶伐陳雖利其國未必不欲殺招者然而招止被放竟以
殺計而得免楚之不能討賊勝其如招何而亦如楚何哉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八年

三

渝嗣李氏曰留為招所立未成君宜稱子然而不書子
者嗣子之位未定也或以為非君命故不書子然則竊立
之稱爵者豈必有君命哉。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
子別嫡庶也按前書世子偃師此若書子留何嫌于嫡庶
之不辨如申生稱世子奚齊稱君之子豈亦非嫡庶哉春
秋之不稱子留也位未定也位未定者類以屬稱仍其常
故楚比被殺稱公子在二十二年周猛卒稱王子在二十二年朝奔楚
亦稱王子在二十二年蓋位既未定王子不可以稱王公子不
可以稱子則仍以恆稱稱之而已。楚人既殺徵師留懼
其討不敢居嗣子之位而逃奔鄭則是本以公子出故不

書子而書公子耳然為殺世子者所立不能討賊而已亦
不能安其位留之罪不亦于斯而可見乎

秋蒐于紅

左傳曰秋大蒐于紅自根年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杜氏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

孔氏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
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

大蒐此不云大知經文闕也

彭山李氏曰紅在魯北境後漢志泰山郡奉高註云紅亭
在縣西北蓋今泰安州地也然奉高西北汶水非陸也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八年

三

時汶陽田方屬于齊魯安得往蒐于此杜氏以為沛國蕭
縣西有紅亭疑在宋之東鄙而去魯益遠矣魯蒐又安得
至此耶要之魯北境者為是意者其在汶南龜蒙間多山
之地歟。何氏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
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見桓六年大閱公羊傳注如此說則四時因
田講武之常法似為未備而大閱之事猶待他年也今數
昭定時大蒐年次皆不合五年之數又蒐田事也閱武事
也義各有所係矣又焉得混而為一哉。凡蒐公皆預焉
特擁虛器耳劉原父以為公不與蒐故不言公非也觀定
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與于蒐可知矣

其不言公者事以國舉亦猶大閱之類若觀魚于棠狩于
郎書公者則公自為遊觀耳

胡傳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遣天時有常所兵其于紅則
易地利三家專行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
事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
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
其所昧于履霜之戒甚矣

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况當旱歲乎

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舍中軍四分公室

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八年

五

以耀武焉爾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按傳紅亦大蒐而不言大者以無君

故微之首一見也按此說或不然經書大閱僅一見而書

大書二十一未有一書者且于大書之始亦未嘗不書

大如常也今雖初書蒐而不言大抑豈去一大字以示義

乎若以為三家強而公甚微不得不異辭以見之則以國

事之故既不書公又何微公之可言若為三家微之此非

三家之私事尤不得于此加裁抑矣况蒐與大蒐有別止

言蒐而不言大將疑于本非大蒐者不幾變其事迹而失

實哉且此時公室四分兵非公所有今非公所出即書大

蒐而三家之罪自可見又何須微之而抑之也然則傳言
大蒐經止言蒐其為經文之闕可知今當以杜氏孔氏之

說為正未可強為異說以求通也○彭山季氏曰左傳曰

自根牟至于商衛雖大蒐亦不至此况經文止言蒐于紅

乎止言蒐于紅意其為禮亦畧非必君大夫親行之事也

故前此蒐未有書者昭公之世權在三家專用其民以聘

田獵故以國事舉蒐遂同常狩自後合眾而行率用大蒐

而無復限節矣按此說是謂此役本非大蒐亦不然若以

蒐禮畧而不言大則他公之常蒐何以不悉書若君與大

夫不親行則是微者之事法又不必書今書蒐于經自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八年

五

國事而君大夫皆與焉以其為蒐特異于常故書之其為

大蒐可知矣左傳謂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地既廣

而車又多非大蒐而何左傳之說恐未必誤○經書蒐于

紅明有其地矣傳言自根牟至于商衛或在紅地左右爾

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則其地

亦廣矣據此說則自東界至西界幾徧魚竟經何以獨書

紅地乎且革車雖千乘亦未必延及東西界也宣九年取

根牟季彭山謂根牟在魯東北界意者商衛亦魯地非指

宋衛言而商衛之去根牟蓋亦不甚遠者歟○彭山季氏

曰蒐之為義左氏以為春事公穀以為秋事故釋左氏者

則曰擇取不孕釋公穀者則曰蒐索取肥今以春秋考之
凡書蒐者五或以秋或以夏或以春則四時皆可通行非
有含孕取肥之義者矣蓋蒐索也索取害物之獸也蒐非
常狩惟獸害物則蒐故無常時亦無常地但主于除害而
已蒐禮猶畧若大蒐則大合車徒盡物蒐取是為示侈而
淫獵矣按此說亦未必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見于
周禮又見于爾雅不獨左傳云然也公穀以蒐為秋事自
不足據左傳之所記既與周禮爾雅合此或古制之定名
歟若夫春秋書蒐者三時不同俱名為蒐蓋以蒐禮行事
而不循古制之常故其名亦不易耳如桓公年春正月燕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八年 五

夏五月又燕十四年以周正之秋八月而嘗燕嘗皆非其
時抑豈秋嘗冬燕之非定制而四時亦可通行哉且以索
取害物之獸為蒐義亦覺難通若果如此則前此諸公並
不書蒐豈皆無害物之獸而莊十七年之多虞未必不害
稼者何獨不行蒐也要之蒐亦有常制不必有害物之獸
而後行特至後世行之乃無常時而並無常地未可據後
世之非禮反以為古制之當然矣說詳桓四年公狩于郎
下。桓六年大閱公羊傳曰簡車徒也此年蒐于紅亦曰
簡車徒也二事同解是混武事田事而一視之也然則大
閱止以簡車徒此行田事以講武豈亦可專言武事乎。

蒐必大蒐而後書此國事之大舉也若公狩為田獵之樂
則不必大而亦書矣故桓莊之兩狩不言大而皆書公以
譏之。廬陵李氏曰蒐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按此
說亦不然周禮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言蒐田未嘗言
大蒐也在王國無大蒐之名而振旅之法又通行于侯國
安見大蒐之為王禮乎況魯止二軍之制既異于天子則
田事之旗鼓諸法亦必與天子大不侔矣春秋所謂大蒐
者蓋以地廣車多而見其大如嘗用威樂之為大者然但
大雲為額天之祭以是為儗可耳大蒐之與大閱雖皆以
大書要未可與儗禮者同日語也 說詳桓六年大閱下 不然十八年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八年 五

左傳謂鄭子產簡兵大蒐豈以子產之賢亦有儗禮之
哉。前此不書蒐獨于昭定書蒐者兵權盡歸于三家彼
蓋自侈其威而假田事以觀兵特奉公以為名而已嗚呼
三家不知其非徒陷公以非禮而不能不從公其如彼何
哉觀于此而知魯衰為益甚此春秋之所深懼者也。左
傳于此下有七月意蒐紅之役蓋在初秋時也是役也未
必為祭而舉此時不稼盈疇車馬不便于馳驅何用此大
舉以厲民乎況國家無事未嘗有外侮之可虞而大為蒐
田如此其以示侈而為淫獵也明矣後竟習以為常而屢
見于經此豈盛世所宜有者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曰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彭山季氏曰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子過亦陳哀公之弟而與招同與國政者也

茅堂胡氏曰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真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爾過不欲為招于是歸罪于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于前又書楚師殺陳孔真于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

渝關李氏曰里克弑君之賊也晉殺里克而書大夫明其不以賊討也今陳人之殺公子過亦書大夫或過亦與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八年

左

世子而不以賊討故其書法如此乎曰非也觀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是蓋目之為賊而以賊討矣當時既以賊討使過亦與殺世子是彼亦有罪不得言歸罪而又何得書大夫哉然則殺過書大夫不與公子招之故孔真之殺同辭其為無罪也明矣此時招實當國過之殺本出于招不書招殺而書陳人者是又深治其黨之意治招之黨招罪亦自可見抑豈寬夫主使之入哉然則孔真亦招之黨殺過時與亦未必不與刀書陳人而與在其中矣

大雪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真葬

陳哀公

左傳曰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秦孫吳圍陳宋戴意命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杜氏曰壬午十月十日與壁竟克殺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八年

左

馬也楚人將殺之請其之既又請私于帷加經于賴而逃使穿封成為陳公

茅堂胡氏曰楚滅陳易以稱師見挾眾恃強肆行暴虐真之較也覆人邦國為至不仁有人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各鐵加人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所執所殺所葬皆繫于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汪氏曰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陳及棄疾立又封吳于陳則知放招殺真蓋討其殺偃師也杜氏曰招復稱公子兄已卒孔真招之黨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真招之黨也執而殺

之楚子滅人之國而又誅首惡此不待貶貶而惡見者也

賈服曰葬哀公之文在殺孔與之下楚葬之也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所據魯豈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與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家氏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辭重之複聞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驪夷得以行詐而

春秋傳解題 卷五 昭公八年

三

墟人之國也

高氏曰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也

廬陵李氏曰楚之討罪四殺微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諸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渝關李氏曰楚惡陳人之殺適立庶而討之及已入陳乃不為之別立君而竟滅之是何義哉假討亂之名祇以自濟其貪則其不仁亦甚矣春秋沒其將而止書楚師所以深罪之也。陳蔡從楚而皆滅于楚可為背華即夷之明鑑矣于宋之盟欲以弭兵而楚兵愈肆至于假討亂之名

而滅同盟之國晉人若罔聞知而得為盟主乎襄二十七

年于宋之命是陳孔與與之執政已久矣殺世子者招為

首與為從罪雖有重輕要其為賊則一也故招止書族與

止書氏並不書大夫蓋皆有罪之辭而當時皆以賊討也

但楚人寬于首惡故于招書執放以見其過輕而以首惡

加與為失其實故與雖當殺亦不似殺夏微舒之特書楚

人云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微舒丁亥楚子入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

甲父于衛書大夫者無罪之辭也今楚師執陳公子放之

于越不書大夫者有罪之辭也。葬陳哀公杜氏曰廢人

哀公葬之魯往會故書孔氏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

春秋傳解題 卷五 昭公八年

三

孔與之下以為楚葬哀公杜謂哀公葬之者案傳克欲殺

馬毀玉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為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

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且諸言

葬某公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為

之事而已故云魯往會故書也案傳袁克之葬乃是私竊

葬之而魯得會者諸侯之卒告卒不告葬但葬有常期如

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按賈服之說本是而杜

孔之說則非也傳謂與廢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

之請寘之此必楚人將葬陳哀公克欲殺馬毀玉以為禮

楚人惡其如此而欲殺之及其請寘馬玉而即釋克矣蓋

其葬事仍楚人為之克特與有功焉耳不則楚不欲葬而克葬之是楚人之將殺克者乃惡其葬何為仍聽其卒事但真馬玉而遂已乎且經既書葬書論是以成禮葬之兵若謂表克私竊葬之彼以嬖人之微何能于國滅之時急辦葬其而以成禮葬其君乎況陳已滅彼既不告葬而又何能知其葬期而往會之可知魯人未必會葬經亦非指魯人會葬言也此自是楚人之葬之以其蒙上楚師文亦與執招殺與為一例故不必再言楚人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齊侯者不同明年陳災公羊傳曰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此以數事連類而言其為春秋傳傳葬疑 卷三 昭公八年 主

楚葬甚明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曰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燮會楚子于陳

杜氏曰以事往非行會禮。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孔氏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行也既滅陳以為縣楚子自往巡行鎮撫之魯宋鄭衛聞其在陳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已使不復總書諸國也

春秋傳傳葬疑

卷三

昭公九年

主

襄陵評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子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高氏曰中國諸侯為夷狄所滅中國亦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渝關季氏曰經既書會杜氏以為非行會禮者非行徵會相見之禮也此蓋以聘賀之禮相見雖云會而與他會不同故左傳有四國而經止書叔弓以他國之聘賀不志故也。一說此四國之大夫旅見于楚子也止書叔弓而略

其餘蓋為中國存體也按諸大夫各奉君命以會楚子自不可以旅見之存體之說固正若諸大夫先後至又同至而不同會未可仍主此說矣姑存以備考可也。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在宋楚未平之先此年叔弓會楚子于陳在陳國既滅之後復為甥楚子此為賀楚子二事微不同要其為薦賄則一也然彼以楚子親圍宋故宋楚未平而即往使滅陳之事亦是楚子親行豈待陳國既滅而後會之哉夫楚師滅陳諸侯坐視而莫之恤已大不義乃楚子在陳魯卿會之與宋鄭衛不約而同是列國皆震于兵威而事楚之恭如此又安望其救陳而復陳也嗚呼中國之衰微莫此為甚良可悲也夫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九年

圭

許遷于夷

左傳曰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非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彭山季氏曰夷即城父杜氏曰城父縣屬譙郡按城父本陳地在淮北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五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為方城外故欲兼有其地故遷至夷耳

茅堂胡氏曰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葉十六年許男請

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于楚楚為之伐鄭而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為政四鄰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于夷以避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

杜氏曰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孔氏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于楚常與鄭為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為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豫人遷陽

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九年

圭

渝關季氏曰左傳曰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氏曰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為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有以實新城父之地新改為夷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名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名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遷于夷傳云許遷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耶氏是也按孔氏此說謂

夫與重段皆為已改之名是矣其以白羽夾谷為未改者則不然夫經書白羽與夾谷是必已改此名也如僖二十五年傳謂秦人過析襄二十六年傳謂晉人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既為舊名若非已改為白羽經文于此何不仍舉舊名乃必從其後來所改者而豫言之乎然則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公會齊侯于祝其左傳蓋據他書而云然故以經之白羽夾谷實之未可以白羽夾谷認為未改之名也

附左傳曰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越率陰伐代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九年 主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并髮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構杭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我焉取之或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謀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于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問曰與趙及賴俘王亦使賓清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淪關李氏曰以一田之故而率陰成以伐賴晉人之無王莫甚于此假使王辭不直田其可以不歸周乎叔向號為賢大夫區區以王辭直為解抑亦陋矣晉于是吊嫁姻喪致田反俘雖能悔過以示恭特末節耳王亦執甘大夫以說于晉豈所謂能正冠冕之體者哉嗚呼

夏四月陳災

左傳曰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九年 主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杜氏曰為十二年陳侯共歸于陳傳 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左傳襄十七年楚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李曰公穀細傳字之 並作火蓋皆災

胡傳曰楚已滅陳矣亡國之災魯史書之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絕世以竟齊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甄秦罷罷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殺梁以為存陳得其言矣

春秋輯傳疑 卷三 昭公九年

七

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爵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威德之復見前于夷特著其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邠鄘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邠鄘鄘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登漢大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魯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吳雖彼不來告此春秋輯傳疑 卷三 昭公九年 七

春秋輯傳疑 卷三 昭公九年

七

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同在六月之中則國叔鞅親見之言而書亂蓋有之未可據彼以例此矣。書陳災以存陳非徒存其名也陳雖已滅聖人于此猶有恢復之望今又遭天譴而見災廟社成灰民物殆盡若果恢復何以為國春秋望之者毀則傷之者至不以其已滅而不書所以寄興滅之思而特存之也其旨深矣。公羊傳曰存陳備兵何氏曰陳為天所存悲之天以為天之所存而不知為春秋之意旨豈其天欲存之而反災之乎裨適曰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或者天意存陳之說蓋本于此

春秋輯傳疑 卷三 昭公九年 七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曰孟僖子如齊股聘孔氏曰股威也聘禮云小聘曰延凡不郊勞然則春秋經傳之所言聘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此年以聘三年以大聘鄭氏云小聘使人大夫聘使卿既是大聘使卿聘又或于大聘或當享禮之物多矣

彭山季氏曰仲孫貜錫之子也是為孟僖子

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威聘以無怠舊好

高氏曰此既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渝關李氏曰古者諸侯之邦交本無卿聘之禮今使孟僖

子聘齊亦已過矣況于殷聘而禮數更異于常乎左傳以是為禮也蓋亦不知禮者也○襄二十年叔老如齊聘齊莊公也齊未報聘于魯二十七年是為齊景公之二年齊使慶封來聘魯亦未報聘于齊無而二國猶相睦也至昭公易世而又與齊怨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准盟非聘事也至此乃聘齊景公而且以殷禮厚之得非晏子以其君顯尊遂過于恭焉如此耶○孟僖子殷聘于齊禮甚恭矣而齊無報聘之使豈以明年魯受驪施之奔而又伐莒是以與魯疎耶然自此以後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聘哀五年叔還如齊葬齊景公止見魯卿之如齊並未聞齊卿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九年 文

冬築郎園

左傳曰冬築郎園季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馬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園猶可無民其可乎

襄陵許氏曰公內制于強臣外輕于大國亂亡危殆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園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違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子此可不戒哉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

郎以為園非以為講武之處時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園之役其為季氏敗民乎渝關季氏曰此時三家專魯郎園之築或者非公意但興不可為之役而公不能止已失君國子民之道若亦快其遊田之所而樂成之是徇強臣之欲而且甘以自荒也乾侯之變能無及乎○築其不當築者雖得其時亦譏也左傳以為審時宜其然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九年

甲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藥施來奔

左傳曰齊思藥高氏皆者酒杜氏曰藥高氏皆者酒二族皆出魯信內多怨強

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遂伐藥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遂伐虎

門晏平仲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藥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舒率吉

請斷三尺馬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藥高敗諸莊國人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昭公十年

里

追之又敗諸虎門藥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

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

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蓋利生孽姑使無

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公與桓子莒

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彭山季氏曰藥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

高氏曰藥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

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彊非卿故也魯方通

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渝關季氏曰藥施與高彊以陳鮑攻己之故伐公門而與

公徒戰其罪大矣戰敗而奔魯魯不執之以歸齊已為非

義况受其奔而為彼逋逃主乎此時季孫專政彼本無君

故不罪鄰國之無君者公亦聽之而莫之違此乾侯之禍

所以不能免也○齊勢雖強而莊公在慶之亂相繼而作

今又有藥高二氏為陳鮑而伐公門且與公徒逆戰于國

中其無君也甚矣所以然者良由齊君臣不能為國以禮

而刑政不章故其禍亂相尋有如此晏子事景公不為不

得君至此聞亂而至亦且無如之何雖于四族俱無所助

抑未矣抑豈可謂能安社稷之臣哉且陳鮑授甲而先伐

藥高無君命而擅為之罪亦不可假者晏子不能問其罪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昭公十年

里

乃于陳鮑分室之際徒勸桓子致諸公馬以明讓德德義

之大經不如是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左傳曰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彭山季氏曰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武子宿之孫是為平

子

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

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

之也

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

高氏曰是時魯聞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

陳氏曰此叔孫姑居守也自是託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前已舍中軍兵易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雖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時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按此說謂季孫為主將二子為之副是矣但謂二子各帥一

春秋傳解經 卷十

宣

軍而三軍固在未必然也蓋中軍既舍魯只有二軍耳當時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家各一是季氏獨有一軍而二家共一軍也即車徒之額數或不減而軍制既減二家之所屬者何能猶仍其舊乎且蓋之戰四卿並將未嘗有四軍此亦非一卿有一軍也明矣况叔孫舍未出而叔弓為將未必即叔孫氏之兵復以叔弓為三家而于叔孫氏無別焉其亦考論之未詳者歟。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伐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推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按此說亦未必然中

軍既舍公室雖無兵而藏氏叔氏之兵未必盡歸于三家

若有征伐豈獨三家之兵可行乎今伐莒之師三家固有之而叔弓為卿亦必自有兵焉當不獨帥叔孫氏之兵也意者兵雖各有所屬及出師之日凡為卿者皆征其賦以往而以主帥盡統之左右二副又分帥之固不論其誰氏之兵兵安可謂季孫仲孫之自將其兵而叔孫不出遂以叔弓代將之乎觀于一卿之將必非獨用己兵可知三家之兵無不可以共將之也且此時三家雖專而叔弓亦常用事今必以叔弓為公臣謂叔孫舍之使叔弓將己兵而見其賢恐亦未可據。陳氏曰蓋之戰書季孫行父城孫

春秋傳解經 卷十

宣

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兵易為書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于仲孫獲之上而叔孫姑居守也按此說是謂季氏所擇之二分今皆盡出季孫將其一叔弓將其一叔弓之所將者亦季氏之兵故序于仲孫之上叔孫居守則其兵未出也亦未必然意三家之兵各有居者各有行者叔孫雖居守其兵未嘗不出季孫兵雖多未必皆令行也然則叔弓所將亦必有叔孫之兵故昭子雖不親伐及論功而得受三命見十二年左傳蓋其兵亦有勞焉豈獨嘉其居守之功哉若夫叔弓序在仲孫上或者命數實過之非以其將季氏之

兵故也。左傳謂平子伐莒取郕杜氏曰取郕不書公見討于平丘魯諱之據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著孫意如以歸以君臣之受辱且不諱何為諱其取郕乎且傳公見止于會經國諱之而罪在滅項則必書何不亦諱其滅也或曰取郕不書微其功也以叔孫之居守且受三命之榮可知平子之獲寵必異于他年賞功之典矣國故於功以邀賞故春秋微之而不書也據春秋凡書取者非以志其功正以著其罪也若不書取以微其功豈不反隱其罪而為季孫寬乎或曰自舍中軍以後尺土一民皆非公有即取外邑亦必入私家矣以其入于私家是以略之不書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宣公十年

聖

取按取邑雖入私家未嘗非曾有也哀二年伐郕取郕東田及沂西田不必歸公而亦書可知不書取者當不為其不歸公也陳氏曰內取邑悉書于是取郕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郕不書哀元年取魯棘蒲不書據內取邑皆詳誌之何獨以此為不足詳此既不足詳則東沂西之田何又足詳也且取郕是為晉取晉棘蒲是齊衛蓋皆不必書者尤不可舉彼以例此矣竊意取郕不書者晉未嘗取不則暫取而即失之也平丘之會晉人怨于魯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言伐而不言取邑何能信取郕之為必然乎。畢郎國欲其連成伐莒獻

俘用人于亳社平子嗣位無幾而殘暴如此蓋其本心既失故方得位而即肆行後來遂有之惡亦自此念馴致之耳甚矣其不仁也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曰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廬陵李氏曰平公在位二十六年有漢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魏之會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澶淵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曰國齊盟祝柯亦不足取但猶此若于後國孟子曰晉平公之于有月也弗與共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宣公十年 聖

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在修家賢者聖素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

渝關李氏曰晉平公卒鄭伯奔喪而晉人辭之伯國猶知禮也魯魏秉禮之國乃聽鄭子奔定公之喪亦獨何哉。

晉平公在位二十六年卒子夷立是為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曰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非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及將以幣行子產曰喪馬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杜氏曰三月而葬遠

渝關李氏曰晉自文公創伯而晉使微者葬之猶古禮也文六年公子遂如魯葬襄公則非禮矣夫卿共葬事魯葬之制也後則或過或不及多不循其制者靈公遇弑國不葬成公卒魯以事齊故而不葬魯公則公親送葬諸其葬而不書屬公亦過款不葬悼公之葬則使微者往而亦如葬文公矣蓋自公子遂葬襄公後凡九十年始見叔弓之葬平公其葬平公較厚于悼公者得非以晉人之驕抗視春秋葬傳葬疑 卷三 出公十年 案

不如前是以諸卿不敢不往乎十六年季孫意如如魯葬昭公是又踵此而行之也頃公卒魯昭在外而葬者亦微定公則卒在春秋後矣然則魯卿之葬晉君者三雖不似魯成之親葬景公已視大夫會葬之古禮不相合也春秋悉書之蓋子會者受者有同譏耳。據左傳襄二十九年楚原之葬也從晉之國送葬者魯侯與鄭伯此年晉平之葬也從楚之國會葬者止有許人而已以二事比觀之而晉楚之強弱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渝關李氏曰宋平公在位四十四年卒子佐立是為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渝關李氏曰春秋葬宋者者六穆公莊公皆五月文公則七月共公平公元公皆三月自共公三月而葬平公元公遂踵而行之要皆失之遠矣凡葬皆微者惟此年平公之葬使叔弓不亦過于禮乎雖然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其姬已失之過可無論夫又葬其君矣。叔弓之葬其姬猶云厚于內女而閔其賢也今于平公亦無未知其何故得非以季孫不執厚結鄰國以自固是以九年仲孫閱葬此年叔弓又葬宋者耶如此則禮雖恭而季孫之心不可問矣

春秋葬傳葬疑 卷三 出公十一年

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

左傳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侯將往蔡大夫曰王食而無信唯蔡于懷今幣重而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而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孔氏曰公子圍殺君取圖改名度

李曰圖蓋殺君之子

高氏曰蔡殺弑逆之罪雖重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賊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

汪氏曰襄三十年般弑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弑四

年同楚子諸侯會中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曹人請負芻于魯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度庸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微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

殺梁傳曰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楚子度何以名絕易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易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按此說不然諸侯無道莫慘于邾人之用鄆子而不名何獨于楚子之誘殺蔡侯而名之乎若以為懷惡

春秋傳傳疑 卷十一 年 光

而討不義則夫誘殺有罪猶愈于誘殺無罪者十六年楚子棄疾誘殺戎蠻子不名何獨名夫誘殺蔡侯者乎且此以好會誘之原非片其大惡而以賊討是亦不可以討言也殺梁傳曰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按此說亦不然夷狄之君誘殺中國之君即不書名亦見其罪況夷狄之滅中國更甚于誘殺其君滅陳滅蔡不名其臣何獨名誘殺蔡侯之君乎胡傳曰此討賊也雖誘殺之宜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

般于蔡討其弑父之罪謀于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事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紕

春秋傳傳疑 卷十一 年 手

魏將秦人是以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虐遠矣按此說即公羊之意而又深望其討賊不知般罪固可討而度非討般之人彼即不以誘殺不圖其國而殺之亦非春秋之所與者况蔡般弑君之時楚度尚未為君及其篡逆為君方冀天下之討度又安望楚度之討蔡般耶且般稱蔡侯其不以賊討也甚明此本不可以言討尤未可責其誘討如後世說謀誅亂之所為矣然則云如之何曰此聖人夷度于般之辭高氏所謂同片其名以見其罪同是也蓋蔡般者弑父與君之賊也楚度將弑君而君卒于是殺君之二子而自立是亦賊也均為亂臣賊子則其罪之當誅寧有異乎度與般君國者有年而俱免于討亦云幸矣度乃貪利懷姦又為此不仁不義之事是虎狼自相噬而尤暴無已時也春秋同片其名一則曰楚子度一則曰蔡侯般辭無軒輊所以明其以賊殺賊之實至于夷狄之君而欲圖其國度之惡又當別論經特書月書日而又書地意者為此

而謹之歟。或曰楚靈之罪微薄于蔡靈何皆名之而以
為同罪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楚靈為今尹時會于號蒲
宮有前設服離衛儼然一楚君矣當時列國之大夫無不
知其必弑君者君雖幸以疾卒使其少延且必不能免
此即以今將之法論之是亦在所當誅者特以君實非弑
故得免于弑君之名若論其罪自與弑君者同科況于殺
君之二子而自立又不以君禮葬其君則其悖逆又何如
春秋夷之于蔡般而楚度之罪始定矣。蔡靈公在位十
二年被殺是年冬楚滅蔡世子有十三年楚平王封有
之子廬于蔡是為平公

春秋傳傳蔡靈公卷十一

左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曰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
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
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於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
春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蔡克有繒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
而降之罰也

高氏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

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

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
夫子厥怒以謀救蔡而蔡卒滅于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
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于此焉病晉合八國
于厥怒而不能師甚矣

渝關李氏曰楚公子棄疾者共王之季子而靈王之季弟
也圍陳滅陳者棄疾圍蔡滅蔡者亦棄疾經于此焉特著
其名而助度為虐之人蓋亦無得而隱也已且書楚子度
誘殺蔡侯般于前即書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于後則其君
臣暴橫之迹不具見于聖筆之下乎。凡滅凡取皆不言
未載韓傳韓蔡卷十一

左

圍今楚師滅蔡而先書圍蔡亦如宋人取長葛而先書圍
長葛者然皆以著其圍之久而深罪之也宋人伐鄭圍
長葛在隱五年冬十一月取長葛在六年冬楚棄疾圍蔡
在此年夏四月滅蔡在此年冬十一月環而攻之者累月
經年而務求必得則其貪暴為己甚矣書以罪之不亦宜
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彭山季氏曰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
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姊非也自昭元年壬
辰十四年凡六十一再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

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嫡夫人明矣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襄三十二年左傳敬歸之婦齊歸則

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齊按此說不然詳

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下。夫人歸氏者襄公之妾而昭

公之嫡母也夫人之尊與君同是以書喪書葬亦與君喪

無以異若以齊歸為襄公之妾則襄夫人之喪葬

何獨不先見于經而反書僭嫡者之喪葬乎此可知齊歸

即襄妻昭公之妾母亦歸氏左傳誤認為齊歸耳叔向曰

國有大喪君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玩其語

意全是言止嫡者齊歸為昭公之妾母則僭嫡為非禮何

未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一年 重

無一言及此意大喪三年之喪目之乎又禮記曾子問篇

曰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

欲喪之有司不可公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

始也據此說則昭公之生母已早卒又可知昭公必非齊

歸之所生而齊歸之非妾母益明矣。齊歸者胡女也襄

王曾以狄女懷氏為后襄公亦以胡女歸氏為夫人皆非

類也襄公取齊歸不書道諱之也亦猶昭公娶吳女為同

姓經亦諱之而不書

大蒐于比蒲
左傳曰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比蒲魯地近邾故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
邾子來會公

家氏曰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一月之內也

胡傳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忘君也

三綱軍政之本也君執此以取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

之大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

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

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

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

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一年 重

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

者矣禮記曾子問篇晉王克用堯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

五代史周太祖親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五代史

唐紀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

惟審于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

哭并經帶從金革之事焉有小君之喪未葬不廢講武而

大蒐者乎

高氏曰大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

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問君喪也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按此說不然大蒐未必僭天子桓六年大閱不為僭豈可以大蒐為僭乎且八年蒐于紅經不書大蓋闕文耳。仲夏而蒐非時也大喪而蒐非禮也是役也公方有喪公必不出三家者晏然為之不為大喪而有恤也無君之心益著矣或曰公亦與焉于是乎書然叔向謂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若公亦與焉何獨責其臣之不足君乎蓋公雖不與未嘗不與聞焉聞之而不能禁安可謂公獨無咎也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祫祥

春秋傳傳疑 卷十一 年 奎

左傳曰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祫祥修好也

杜氏曰祫祥地闕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

從會盟魯之臣子于君親盡矣

汪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藉晉伯之力洪梁祝柯而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界我之奔邾受城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祫祥以修好也高氏曰始也盟蒐盟趙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纁會盟自是何忌邾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

夫與邾君會邾邾之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

渝關李氏曰此仲孫纁自比蒲往會之也魯卿在比蒲邾子不敢自安而求與之盟亦如定十四年大蒐比蒲邾子來會公者然但此蒐公不與故邾子不來而仲孫往會之祫祥未知是何地大抵近于比蒲者也。大蒐比蒲李孫為主將也此必邾子請會于季孫而季孫則使僖子往會耳或謂主將是僖子而季孫未出恐未必然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軍虎曹

人杞人于厥慙

春秋傳傳疑 卷十一 年 奎

左傳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

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

楚弗許

彭山李氏曰華亥合比之弟也非宮佗遺之子而括之孫

也

杜氏曰厥慙地闕不書救蔡不果救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蓋魯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汪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慙于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惠之義雖微傳其事者吳又恃強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慙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虐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敗絕以見罪惡

渝關李氏曰厥慙未知是何地據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威意厥慙去威不遠或亦是衛地也夫蔡在南而衛在北欲謀救蔡不適近蔡之國乃迂其途而至衛地得非不敢近楚師姑為是遠會以塞責耶觀其遠會于衛地便可知其無能為矣是以兵不向蔡而但請蔡于楚宜乎楚人之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一 年 垂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一 年 垂

弗許也。胡傳曰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李曰澶淵之非諱之也說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見彼會下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必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

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按此說以此會為無惡而春秋恕之殆不然也以不討賊論之盟是會澶淵彼罪

國重于此然而楚度亦賊也不待殺般圍蔡是亦在所當討者况蔡為王室兄弟之國楚本不以賊討般至于殺般而又圍其國不啻兄弟之被誅殺而家室又被攻者然救之烏容不力乎今厥慙之會特以謀救為名本無意于救故但請蔡于楚楚人弗許而即不敢前則是以蔡于楚甘聽其滅亡而不恤也若以為無惡而恕之則凡鄰國之被兵者雖甚危急皆可諉為心欲救而力弗加焉將所謂親親之仁救惠之義豈真援夷之道何在乎觀上書楚公子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一 年 垂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一 年 垂

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滅蔡中書八國大夫會于厥慙而不見其救師之行也是諸大夫之徒為此會不待敗絕而惡已見矣安可謂其無惡也哉

附左傳曰單子會韓宣子于威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待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杜氏曰為二十五年公孫

傳于齊

杜氏曰齊諡

彭山季氏曰成公夫人諡齊姜矣今歸氏亦諡為齊蓋以歸姓別于姜耳

渝關李氏曰經書葬小君者六文姜辰姜登姜齊姜穆姜或過或不及皆不合五月而葬之期詳見襄二年惟齊歸葬齊姜下

則五月而葬是為得禮也成夫人諡齊襄夫人亦諡齊姑婦有同諡矣或以為古諡不嫌于同然古者婦人本無諡

又何不嫌于同之有雖男子之諡客有異代相同者在春秋中並未聞父子同諡者也今以婦人而有諡且姑婦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一年 七

同諡曰齊或為其異姓故不嫌于稱謂之無別要不免于失禮之中又失禮歟昭公于父喪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故哀固已不感其父矣今又不感其母大本既失何以君國而子民哉宜其不能有終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曰冬十有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中無字

曰不祥五姓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主必悔之孔氏曰世位以其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

彭山季氏曰滅而書罔見其罔凡八月而始滅也有者蔡

侯般之世子是為隱太子

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

胡傳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

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

民守國致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高氏曰楚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眾殲滅之也四月國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

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夷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一年 七

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夷狄何補于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渝關李氏曰蔡般既死世子有即當嗣位而稱子矣今不

稱子而稱世子者有蓋痛其父之死而不忍嗣位經故據

實而書世子也夫經書世子左傳又書隱太子其未嗣位

而稱子也明矣。胡傳曰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

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其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宰

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
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
于楚其喪未至不敵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
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
矣按此說不然既云不暇立位是本不可稱子矣不可稱
子其稱世子也自是當然乃又以為得世子之道而稱世
子使彼不得其道抑將何所稱乎且有之未嘗嗣位者不
肯也非不暇也蓋事有常變禮有經權若在窮迫危懼之
中而嗣位則其禮儀可從簡矣又何不暇之有經于先君
未葬而踰年稱爵者不一若已立乎其位豈以父喪未葬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宰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宰

之義惟以名分為定若已嗣位為君雖有禮未備不但可
稱子無不可稱爵者今不稱爵並不稱子可知其未嗣君
位且有乎國如鄭突者故于忽歸而稱世子以是為著世
嫡之正則可矣今無平國之嫌而亦稱世子安得謂為正
名之義哉。楚惟滅陳甚易是以又欲滅蔡耳蔡世子以
孤身抗楚知滅國之難是以不敢過蔡而覲他邦然則世
子有不惟盡節于其父而亦有功于中國矣蔡雖弑父而
有令于人豈可以類拘哉。齊桓之伐楚也侵蔡而蔡即
潰今蔡世子以窮蹙之勢力抗強楚者八越月而國人
叛必其恩義足以動人故人皆樂為之用耳但賊般孽深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宰

莫甚于此有其深可哀也夫

附錄左傳曰楚子城陳蔡不美使棄疾為蔡公

春秋輯傳疑卷六十四

渝關 李集鳳 翔升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非燕伯于陽

左傳曰春齊高偃納非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

杜氏曰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

縣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

于燕未得國都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陽即唐中山有唐縣今按唐縣屬直

隸保定府

高氏曰三年非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欵播

春秋輯傳疑 卷六十四

十二年

一

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于別

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

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

燕伯也

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

家氏曰燕伯以亂臣迫逐而出今因大國之力入于其邑

而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非燕左傳曰齊人

立敬仲之曾孫鄭敬仲即高偃也今杜氏以高偃為偃玄

孫則是偃為鄭之子矣據字書查註鄭為前切音煙偃於

顯切煙上聲是二字不同音以為父子可也乃杜氏之註

鄭字亦曰於顯反自是杜註之誤不然偃與鄭同音而異

字得非本是一人而鄭字為偃誤耶若是一人則此年之

高偃蓋即止奔時所立者不可謂為高偃之女孫矣。左

傳謂因其眾也據此說則齊人奉之陽人與之何以不書

歸蓋納者內不受也此不惟在國之人所不受即此陽人

亦必有黨于亂臣而不肯受者況言納止主本國所不受

者言又何論夫陽人之與之乎。非燕伯不名諸說不同

穀梁謂不以高偃挈燕伯張氏謂燕伯之罪未至如衛朔

鄭突家氏謂為亂臣正其分義皆可通故並錄之。張氏

春秋輯傳疑 卷六十四

十二年

二

謂燕伯之罪輕故于其納不書名然衛獻之罪亦輕于其

復歸而書名何也彼于出奔既以不名罪其臣故于復歸

則以書名罪其君義且見也。衛獻公出奔在襄十四年

伯之出奔既以書名罪其君故于納之則以不名罪其臣

義亦且見也要皆異于鄭突與衛朔也。家氏以燕伯不

名為正君臣之分然衛獻公亦為亂臣所逐于其復歸則

書名何獨不正其分乎曰齊納燕伯而燕人不受是以特

正其分而不書燕伯之名若衛人則為獻公弑殤公而迎

獻公以歸與拒而不受者不同故據獻公失位之實而書

名以譏之未可與燕伯例言之也。北燕伯之失位已久

猶稱故爵而不名者所以明其位未絕而君為燕之君國
乃伯之國也觀于此而燕人弗受之罪見矣然則位既未
絕燕人若迎簡公其如今君何曰此在齊人處之以道也
齊人若能請諸天王告諸方伯正燕人之罪黜去今君而
使故君復歸于其國豈曰不宜今乃擅興大衆使其臣強
納燕伯于一邑是以明明順正之事徒為恃強迫逼之謀
又不免于以臣弑君也可謂義乎由是言之可知齊人之
納燕伯與燕伯之為齊所納皆失其正而可譏也已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渝關李氏曰鄭簡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子寧立是為定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二年

五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曰夏宋華定來通嗣君也

杜氏曰定華椒孫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
聘也

渝關李氏曰宋聘四止于此

銚左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取鄭之役苦人期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
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

茅堂胡氏曰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朝晉非禮
也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
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
如晉輒為所卻豈晉人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
能以自伸歟

渝關李氏曰魯以病莒故得罪于晉雖因平公之喪而未
之治新君即位為大臣者即當諭之以文告使反侵地而
與莒好可也不則因其來朝而勸誠殷殷申以睦鄰恤小
之義可也教之不改然後聲罪而加討焉不知出此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二年

四

于公之初朝拒之中途而勿納褊狹之私于斯可見有以
知晉昭之無能為也。左傳曰公子愁遂如晉杜氏曰愁
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按此說
不然若不復命而奔則其奔也當不書由文七年晉先蔑
奔秦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奔齊是也今下文書公子愁出
奔齊知非不復命也何為不書如晉乎且文八年公孫敖
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彼亦未嘗復命也而書如京
師又何以說劉炫曰杜以愁還不復命于介而奔止可不
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說之駁杜註良是但又曰
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于策公歸告役

不告使慙故不書如晉者此說則亦不然君令臣共卿受君命是即可書豈必告廟始書于策且既有告廟之禮公之歸也何獨告復不告使慙乎竊意公子慙實未如晉故經不書使果如晉而于還時乃奔安有四月往而至十月方還耶此必晉人辭公使微者如晉以謝罪左傳誤以為慙往耳未可信也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潁川李氏曰葬鄭君者凡八惟僖公五月而葬厲公則八月而葬莊穆襄閔定獻皆三月而葬者三月而葬蓋亦春秋葬傳葬葬一書昭公十二年五

楚殺其大夫成熊

相習為常例耳詳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左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教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于楚

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懷寵也孔氏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杜氏曰成虎令尹子王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令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遂殺之

黃氏曰傳謂其為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于得臣為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遠矣楚之淫刑乃如此

家氏曰皮以猜忌信譖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

之

潁川李氏曰信譖而殺無罪之大夫夫人亦孰不自危哉乾谿之禍宜乎其不遠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左傳曰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春秋葬傳葬葬一書昭公十二年六

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釐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子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今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彭山季氏曰公子慙字子仲蓋襄公之弟已為卿者也潁川李氏曰左傳謂公子慙如晉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蓋未可信君慙果如晉經亦何為不書又安有四月往而十月方還者乎且經既明書出奔自與晉先蔑奔秦以未

復命而不言出者不同或者公子慙曾使于境中還及郊聞季氏之欲逐已而遂出奔左傳誤以為如晉耳若夫南蒯之以費叛意必在慙奔之後而慙之所以奔齊者當亦非聞費叛之故也使聞費叛而奔齊則南蒯之叛在此時而叔弓之圍費又何為遲之明年之春乎。公子慙聽南蒯之計與人之家臣圖其主已為不義况又利更其極而為之乎且慙曾以其謀告公則季氏之怨公必深矣不能張公室而反深季氏之怨公亦何貴有此謀哉然則公室不可張乎曰公室自可張也張之則有道而慙則非其人也慙與亂臣謀而且因之以為利其妄甚矣卒之已位不能保而事竟無成遂啟費叛之亂至二十五年而君位亦失是公子慙今日之奔齊抑豈非昭公他日孫齊之兆端乎然則季氏雖無君良以魯君臣無道以制彼故皆為彼所逼如此耳此奔齊與孫齊皆以自奔自孫為文所以明其為自取歟

楚子伐徐

左傳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嬖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翼尹于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墨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金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二年 七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二年 八

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泣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華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尊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剋圭以為鐵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力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竊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廬陵李氏曰傳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以乾谿援師告也按此說不然圍重于伐若果圍之何止告伐而不告圍且使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則楚子未嘗至徐地何得以親伐告而亦以親伐書乎然則經書楚子伐自是為實錄或者楚子將使大夫圍徐而徐即服罪已而楚子至乾谿左傳誤聞而有此說耳○傳十五年楚人伐徐惡其秦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二年 九

從齊而不從楚故也今徐已從楚四年會于申以徐子共出疑其貳而執之茲又欲以懼吳而伐之楚度之于徐亦甚矣若非乾谿之變恐其病徐無已時安知徐之不為陳蔡哉嗚呼以楚度之暴橫內無晉而外無吳方欲求周鼎而奪許田大為中國諸侯之所最不仁之人必不能聞諫以自克宜其不還國而即遇弑也

晉伐鮮虞

左傳曰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秋

彭山李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故國是也中山今為

定州其東南為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為鼓子國下曲陽

之西南為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二百餘里後漢下曲陽

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廩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

里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

狄區也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為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

為一種在今延綏蔚州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

同為一種耶然鮮虞不繫之狄恐亦本狄種而已別族狄

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翼燕皆先王封國而羣

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

者也狄雖為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為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二年 十

之為此不過關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為晉有矣狄

先見莊三十二年秋伐邢下白狄詳見宣八年晉師白狄

伐秦下

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左傳曰晉荀吳偽令齊師者假道鮮

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滅

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國可罪也而

狄之不亦過乎楚秦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

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

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

春秋難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二年 十一

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于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按此說是惡其詐而狄晉也晉人之行詐也久矣今以詐術伐鮮虞未必效楚之為現楚人以詐滅陳國以詐殺蔡侯未嘗狄之何為釋楚而專狄晉也此胡傳之未可據者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澤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按此說不言行詐事是惡其不救陳蔡也然書滅陳滅蔡晉人之罪不言可知厥愆之會未嘗貶而人之豈至于此乃追前愆而狄之耶又楚人之滅陳蔡皆稱師何獨于此狄晉而澤罪其不肯救陳蔡也此蘇說之未可據者也陳氏曰始伐鮮虞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于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于狄伐鮮虞後雖吳人鄢于越入吳晉獨圍鮮虞也于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按此說以狄秦狄鄭為言是不知彼本為闕文也其以此為狄

春秋難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二年 十一

晉是矣但謂其無復中國之志蓋亦指夫不救中國言耳夫無志于中國固失盟主之義亦不待狄晉而乃見其罪此陳說之未可據者也然則如之何曰此言伯降而夷故止以號舉所以深罪晉人之失道也蓋自襄十八年圍齊之後晉師不出者二十餘年其間弑君者郕也衛也蔡也莒也逐君者北燕也殺世子者陳也受郕莒叛臣者魯也滅陳滅蔡者楚也以及伐國取邑種種不一所當與師討討者多矣晉人漠然不問是全不知大義為何物也鮮虞狄之微者爾未聞其有大罪也假道于彼以滅肥又因肥役而逐伐之是誠何心哉忘匡倫撥亂之弘圖而徒恃強以逐微利是狄道也則亦狄之而為以狄伐狄而已嗚呼王降而伯伯降而夷至于夷而桓文之烈掃地盡矣尚望其復王道哉春秋至此蓋傷數十年之大亂而總結于此以見中國之不能為中國晉為之也豈為行詐辨抑豈為不救陳蔡與無中國之志而貶之哉○晉以號舉自是狄晉之義與秦鄭之闕文不同此一經之特筆也說詳傳三十二年敗秦于穀下經于列國但書國者四傳三十三年晉人及莒戎敗秦于穀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此年晉伐鮮虞是也凡若此者俱以為闕文固不可俱以為狄之亦不可故在秦鄭可以為闕文而此獨以為狄晉者

以其關于天下之故不僅為一事之不義敗也。邢人狄人伐衛齊人狄人盟于邢俱以人稱所以中國狄也是二國之罪也。晉伐鮮虞俱以號舉所以狄中國也是盟主之咎也。經書伐鮮虞此年十五年定四年庚六年圍鮮虞一定五年皆晉也。晉為伯國何恨于微狄而頻頻若此春秋皆詳志之所以譏其舍大問小而恃強陵弱非義也此年既狄晉自此以後則亦不待貶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三

十一

十有三年春秋弓師師圍費

左傳曰春秋弓師師圍費弗克敗馬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傳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云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者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馬入馬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杜氏曰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胡傳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季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而不忠于其君以所惡于上者報其下而不禮于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三

十一

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

汪氏曰經書師師圍內邑者五圍棘者復沒陽田而棘不服也圍費圍鄆兩圍邱者家臣強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機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機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渝關李氏曰南蒯以費叛或以為家臣微故不書然據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王

背叛其事非小南蒯即不得書豈不可書費叛乎或以為蒯欲張公室難言其叛然據邑以附外公雖令將圍之而亦不服可謂志在公室乎志不在公室何為徒以欲張之名而不目之為叛也或以為叛季氏非叛公故不書然季氏城費則書費叛季氏何必不書且費雖季氏之私邑亦君土也彼以君土附齊可謂無與君事而不書乎胡傳以為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然反求之義費季氏不能正已以致費叛其論固正但謂因此不書費叛則亦不然蓋他國之書叛者不一其書叛也豈皆歸罪于叛者不必反求諸已乎凡若此者並覺難通竊意不書費叛蓋以為內諱耳家臣背叛大傷國體季氏之恥亦君之恥也安可不為之諱然書圍費則亦不沒其實而季氏之不能正家以致亂國罪可知矣明年南蒯奔齊不書賤也齊人歸費不書齊未嘗取之也。費叛邱叛經皆不書其意微矣乃續經于哀十五年書成叛豈知春秋之旨者哉意費邱之叛史亦未嘗不書特自仲尼削之而其意旨有如此此以見聖經之最精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效尤而陵諸侯大夫陵諸侯則陪臣效尤而抗大夫此理勢之必然而不爽者春秋歷書圍費圍邱等事雖以著陪臣之橫逆亦以明諸侯大夫之積弊至于如此其極也故合通經

之前後觀之而其本末甚彰豈非有國有家者之明誠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

年及即位奪遷居田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襄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在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

會越大夫戮焉會王奪關韋廬田中壘又奪成然邑

而使為郕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蒍氏之族及遷居許圍

蔡消蔓成然因奪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

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起

死在襄二日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王

召子于子皙元年子于奔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
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
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道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
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義許葉之師
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鄧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
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

今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晉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茅尹無宇之子中亥求王過諸棘間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茅

尹申亥氏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上

彭山季氏曰乾谿杜氏以為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詳見九年許遷于夷蓋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于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注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

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馬爾

胡傳曰楚師伐徐楚子虔攻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王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背比而立今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縊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大

比歸而虔縊于棘園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于驪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不以為君則公子縛于衛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不墮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于驪盈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于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于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邾敫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舉之變也為此者宜乎致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曹叔矜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今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背于勢而忘其守懷于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蘇氏曰比之歸也楚虔猶在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

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比將為君非其謀也迫于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度死則弑君之名比尸之矣家氏曰度雖篡弑之賊然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篡弑之人矣始度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郢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篡者為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汪氏曰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弑舊君當時蓋亦以此為首惡矣

渝關李氏曰按左氏此傳多失其實李彭山據經為斷似乎書法有合但亦未可信為必然此或四族之徒乘機作春秋轉傳辨衆 卷五 昭公十三年 元

亂請比于晉晉人奉之而來彼有送而此有逆故書曰歸比既至國而立為王于是出師襲蔡而觀從亦為之助因逼棄疾而棄疾亦從之遂使觀從告度度乃自縊于乾谿故以比弑其君書。孔氏曰傳稱五月王縊于茅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弑其君度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為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弑君赴也按此說亦未可據彼于始難之時靈王未死事猶未定孰為之告諸侯即或告之當時未知死否何便以弑告也若至後來知其死而告之便已知其

日與地矣何為仍書四月與乾谿也然則經書四月自是在四月經書乾谿自是在乾谿惟信經馬可矣。據左傳是棄疾弑比之時靈王尚未死五月乙卯棄疾弑比丙辰棄疾即位于是殺囚人偽為王尸取而葬之以安衆至五月癸亥靈王方死此時亦未知其死亦未知其死在申亥家也至他年申亥始以王柩告而改葬之此皆未可信者經書弑君于殺比之前自當為實錄況子革之請度亡度既不肯則其自經之事當在此時此地無疑矣唯度已自經然後子革乃歸于楚安有王浴夏將欲入郢而至五月乃縊于茅尹申亥氏者乎然則王至衆至之時特假此駭春秋轉傳辨衆 卷五 昭公十三年 子

比之辭未必度果未死也故當據經為正可耳。子干之歸也叔向斷其無成而曰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是于方歸時人已知其必弑君矣由是知及郊而告之情之說未必然也觀從之助逆意必在子比既歸之後抑豈如左傳之所記者哉。始謀亂者非棄疾及其受楚人之脅棄疾于是乎有心矣惟棄疾不能無私欲因此而自以為利故從觀從共為此舉而棄疾之罪亦大矣但棄疾因亂以為亂若無公子比之事蓋亦未敢有是心也故春秋以首惡歸比至其弑比之時又夷其稱以明其同罪聖人之權度審矣。或曰棄疾以厭紐之兆關韋應屬

成然焉其聘于鄭也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子于之歸也叔向謂子干有五難棄疾有五利彼觀從者欲舉大事何不奉有五利如棄疾者顧乃舍近而求遠乎此或棄疾密與觀從謀又伴為不知以欺眾耳其必奉此以行事者蓋畏弑君之名今此當之而後取之于此此棄疾之情狀也按此說則棄為首謀欲此當其名己乃取之于此焉其心為更險矣且此怵于利暫為竊位而未成而棄疾巧于謀終以弋獲而克濟春秋于此何不歸獄于大奸之棄疾乃獨罪夫為人所愚之亡公子而以弑君書哉春秋之以弑君歸此也則棄疾本非首謀可知觀觀從勸此殺棄疾可

皆書化及弑君且不以煬帝為弑君父之賊而滅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按此說亦謂棄疾先有是心特以次序居末故脅比為君而已收功于其後若然則棄疾之罪視此為尤甚何為以首惡歸比也且隋煬被弑亦以司馬德戡等未有篡竊之志故邵子朱子皆言化及弑君耳若德戡等以化及為名而已終收其利先儒于此亦豈舍謀篡之大奸而獨于無識無能而且無成者特加之罪哉然則楚比之書弑其不可與隋化及同日而語也明矣。楚靈王在位十二年弑弟比立未成君弟棄疾殺比自立是為平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杜氏曰乙卯十八日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華子干于掌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杜氏曰子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使

為卜尹他年羊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
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家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諸神
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
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
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書龜屬成然焉且曰
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何難對曰無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七

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一人而無
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違者可謂無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憂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
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許遷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平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有民二也今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違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

無與焉將何以立

張氏曰棄疾殺比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也比貪
為君之利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請殺之
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

高氏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
而代之也

陳氏曰書弑其君比則比疑于齊舍書楚人弑比則棄疾
疑于石碯雍康不然是以公子殺公子耳春秋之修辭謹
矣

彭山季氏曰棄疾代度而立是為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七

名曰熊居此與公子圍即位而改名度者事同不知其為
何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既為君則不欲復用耶熊居
既立而即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修好邊疆志在
息兵不輕用武終居之世諸夏貼然雖當戡戰長岸
未免爭強然變性無常而易亂則非方利害之所關吳兵
無故而遠來則東境安危之所繫猶為靖國計耳視陵虐
中華暴蔑小國者異矣雖其用意本欲自私亦楚君之賢
者歟

渝關李氏曰經書弑君于此前是靈王固已死矣靈王已
死而猶以王入王至為亡君弑度之事比未親之是以假

言王尚在而特以是駭比也左傳于此遂以為王實未死而有殺囚衣王服流諸漢取而葬之之說則是棄疾比猶在靈王未死之先矣與經不合

胡傳曰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園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祥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當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其季弟也立比為君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本欲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按此說不然假棄疾之命而召比于晉者必非觀從之所為以觀從為亡國之微臣未必能襲蔡而脅棄疾也觀于比至書歸明是楚人逆之即其所與盟者或亦楚人為之特其龍蔡弗棄疾觀從亦與有力焉耳且比必已立為王而棄疾乃從之並非棄疾立比為王也胡傳從左傳說謂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又謂棄疾立比為王則失其實矣至謂棄疾君比

而又殺之不書弑其君比者比無人君之道不得為棄疾之君尤大非經旨蓋比雖擅立猶未成其為君也若已成君君臣之分既定豈問其能君而後書君哉杜氏曰楚僭君子于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據此說則比蓋暫稱為王實未行即位之正禮而其位猶未定也位猶未定則其殺之自不可以殺君書豈以非其君焉之故乎且國人以長幼之序立比恐無國人立之宜書楚人殺比之例今乃以此為難謂是變文而誅意也亦不足信然則比為大逆若從討賊之例當書楚人殺比而經不然而者棄疾未嘗以賊討故不以討賊之辭書耳况棄疾從比以弑君則棄疾亦賊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也以賊殺賊以亂易亂之道也春秋夷公子棄疾于公子比同其稱者同其罪謂大均之為亂臣也其旨不較然乎。楚人不堪于靈王之虐借君子于以弑之不書楚人弑君而歸獄于比者比利君位而為之自當以大惡歸之矣然此時比在外而棄疾在內楚人乃舍棄疾而召比者棄疾方為蔡公而其勢難動比久為羈于晉而序居長亦欲借晉力以為之援也故召比歸而立為君然後可以襲蔡而脅棄疾耳及棄疾從逆而弑靈王彼豈甘為比用而欲助其成哉姑順國人之意而因亂生心故靈王甫弑而即殺比以代之則是比弑其君所以為棄疾弑也甚矣比之

愚而棄疾之巧也經書公子弑君又書公子殺公子見其
以天屬之親而弑殺相仍如此楚于是乎無人道矣此春
秋所以深罪之也。春秋于君臣之分甚嚴然而君臣之
名亦不易定苟非實行即位之禮又克定乎其位者豈以
一時僭竊之偽名謂為大分之必不可移者哉如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以朝之僭號四年春秋仍稱曰王子可知僭竊一時者
不即目之為君也。共王之立嗣也聽命于神而有當璧
之兆鬬韋適知棄疾之將立而託其子則是崇信鬼神者
適為奸人所生心耳夫國家立嗣自有正典何待決于冥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五

冥不可知之數靈王之欲得天下也卜之不吉于是投龜
詬天而欲自取既不知畏天又安知恤民是以民不堪其
虐而從亂如歸罪為天心所棄至于不保其身由二事言
之一則聽命于神而生奸一則遺命于天而致亂有國家
者可以知所鑒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曰晉成虎祁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
故取鄭在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十年乃泣微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辛酉解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

杜氏曰劉子劉獻公王卿士

彭山季氏曰平丘杜氏以為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今開
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丘城。劉子亦與會者假
王臣以為重蓋仍成襄時尹子賈子會盟諸侯故事也
張氏曰晉平王盟內惑于寵嬖以女色惑其心外崇延宮
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王吞滅親
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幸楚亂欲立
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洽親睦本末倒置內外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五

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伯業也

廬陵李氏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
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為之機矣惜乎
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
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于此李曰晉合諸侯
定四年伐楚之役會召陵
盟皋鼈何當不合諸侯乎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晉平公時與楚並王夏盟自宋
驪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無忌憚晉之失
諸侯蓋已久矣豈為成虎祁之故哉昭公嗣位欲復伯圖
而人畏楚強不敢大合厥怒之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

何安不得已而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殺虔以除中國之患而昭公始得大合諸侯復同推晉以為盟主焉據左傳則會以取鄭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特服齊則恐未必然耳蓋魯之伐莒于經本無取鄭之書齊之伐與于傳徒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為平丘會盟之實哉按此說亦未必然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復無復諸侯之會盟者蓋晉乎驕怠自安而不肯出耳宋驕之會盟晉雖讓楚諸侯易當不從晉哉若謂晉失諸侯已久而諸侯之貳不為成虎祁故未可據也晉昭初立厥慙之會雖不能救蔡而大國之卿或在猶未敢公然背晉也晉之奉比以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无

歸不過因楚人之召比而借以亂楚而已抑豈慮虔在不敢合諸侯而特假手于比以殺之然後可以為此會哉若夫取鄭事止見于傳固不足信然而三卿之伐莒焉當不見于經觀去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此會公不與盟季孫被執明是為萬事未可謂左傳之失証也且去年投壺之戲齊侯謂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齊侯已有弱晉之意今于此會而不欲聯盟固亦有之及聞叔向之言懼而聽命是以齊侯亦與于同盟且然則平丘會盟之實安見其不如左傳之說哉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吳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无

諸侯畏之鄭人莒人期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李曰期于晉者未必有齊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用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諸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驪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事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不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憤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秦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都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者同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禮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以事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汪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書諸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也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書同盟

何氏曰不言劉子及諸侯者問無異事可知

胡傳曰書同盟者劉子與同盟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秉性不殺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于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齷齪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忿問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眾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親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家氏曰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媿墮苒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霸伯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十二年今楚虔罪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召諸侯如病非沈痼之人強自支柱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大陳戎馬而與之盟晉亦可鄙其矣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

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

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于此何所為哉雖然楚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為之少安亦由此盟也

淪闢李氏曰自會夷儀同盟重丘後晉侯不出會盟者二十餘年大夫愈專驕夷愈橫伯政幾不可追至此復會諸侯似乎能有為者然舍棄疾之亂賊不加討徒以兵威脅在會之諸侯而共為此盟春秋以是為大惡也故重書平丘以譏之○宋向戌晉趙武倡弭兵之說與楚為成諸侯從之意欲免楚患而圖一時之少安耳豈知賦幣益煩而楚人之殺滅愈慘于是諸侯皆懼楚而楚虔適戢故于此馬同盟同欲戴晉而外楚也叔向告子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曰求盟便見諸侯之同欲雖齊人不可終亦迫于

威而與盟固亦不害其為同也。晉人之微會也告于吳而不告于楚則此盟之為外楚從可知幸而水道不可而吳子辭還不則內吳而為外楚之計是乃前拒虎而後進狼也其失不尤甚乎。諸侯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微會是平丘之會本欲示威于諸侯也夫不以德威而以威脅晉人之計左矣齊不肯盟叔向之告齊者猶近于理至于受莒翹而為辭魯之言其鄙倍也齊甚向為晉國之名卿何其失言至此乎子產承承自日中以至于晉晉人乃許之尤可見其沒于利而從義之不果也公不與盟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胡傳曰臣子之于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喘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以威詐誑之具此五不趙者得不與焉幸也

杜氏曰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仁山金氏曰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今以鄭故辭公反以子仲南蒯之問魯魯又明年復以鄭故止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卒使季氏

復強而昭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其為此盟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饋于豚上其豈不死春秋之辭今未有是也戰國秦人之辭氣怙乎此矣

穆天熙曰鄭苦訴魯冀免晉貢蓋租于前訴之得行耳晉君不察遂以絕魯而叔向知者亦為強大劫制之辭至引南蒯子仲之辭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魯之罪而晉不之念反舉其事以為魯釁而欲棄之失盟主之義矣戴氏曰桓文之伯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伯最先治魯晉伯之失亦理勢然也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邾人苦人翹于晉竊意翹者獨苦人未必有邾人也蓋邾自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泲水至于今並無兩國侵伐之事且昭元年葬邾悼公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複祥兩國方相好何為翹晉而誣以朝夕伐我乎惟莒受魯害不一所以怨魯而翹于晉然晉人以是責魯豈真有抑強扶弱之意哉特以貢賦之不共而移咎于魯大抵為貨財計耳夫以小國之貨財而絕兄弟之好辭其君而執其臣又不免于再明年之止公晉人之會曩為何如哉。邾莒固皆是夷國左傳昭二年孫曰邾然子服惠伯謂君信驪夷之訴未必兼指邾人言又長也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魯人之虐莒固不法矣。晉昭初為此會，正當示人以寬，論魯以恤小安疆之義，姑免莒貢而釋魯怨使之改過自新，可也。魯若不悛而再違伯令，則興師加討亦無不可。不知出此乃于好會之間，聽小國之訐，辱魯君臣至再明年而怒猶未釋，適足見其令之暴而量之隘也。再書平丘而不嫌于繁，明書公不與盟而不避其恥，春秋之所以責晉者，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是盟也，齊人初不可夫以齊人所不欲者，公雖不與何傷乎？然晉人于齊必強之使盟而後安于魯，則辭之使不盟而不念兄弟之好何也？齊為大國強之使盟者，所以慮齊之不服魯為魯邦辭之使不盟者，所以輕魯之無能為也。然則晉為盟主，惟視國勢之強弱為進退抑亦何以服諸侯哉？平丘之盟，胡傳論其五不韙，獨不譏其不討楚賊事，亦云疎矣。夫上書楚亂下書會盟，此事以觀而春秋之情見矣。安可謂其無關于討賊徒就會盟之不韙以示譏哉？胡傳曰：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眾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嫌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重訓之用大矣。按此說以此盟之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主

公不與盟沙隨之不見公一視之，皆謂其自反而縮似無分別。夫沙隨以僑如之譖，事本無實，直因在公平丘以莒人之怨而伐莒之事實有公，豈無所曲乎？但此盟多不義，公又無大惡之當絕，故不以不盟為譚耳。今以公為直而許之太過，恐經意當不如是也。廬陵李氏曰：胡傳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辭，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盟自相對為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盟文意誠若小不同。胡傳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譚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魯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訐魯亦不能無責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按此說謂沙隨平丘之曲在晉而于曲之中又分曲直，誠是矣。但其不諱之故則以猶未被執耳。十五年公如晉而被執，猶是為平丘之會，經亦何嘗不諱之哉？黑壤之曲雖全在魯而其諱而不書者，亦以公之被執故至于不書盟事，乃為公有罪而深為之諱耳。要之不書執者乃是諱辱而非諱曲也。說詳宣七年會黑壤成十六年會沙隨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

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漱從

胡傳曰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于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都苦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邾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都苦之言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三年 夫

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汨于私欲但知以伯令威魯而不能以伯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逞其討由魯之諸卿專權而此強家故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謂此執非伯討原胡傳之意蓋周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而云然不知彼稱晉侯蓋以等夷之辭罪之原非予之為伯討也故凡稱人以執者皆恒辭雖或以為貶辭但不可與晉侯之執曹伯對言之而以稱爵為

伯討稱人為非伯討也各就其辭論之可矣。與天子之老同會盟而執意如歸其國晉人之不臣甚矣劉子于此並無一言及之蓋亦自夷于列國而惟晉是從也王人之不知有王又如此其如世道何哉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臨川吳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按沙隨之會不見公公蓋不得與于會也而亦書公至自會可知此以會致不必已與平丘之會乃可如此書矣。不與盟而公不免致其會而危之與沙隨之不見公而致會俱不比于尋常之書至若然公與季孫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三年 夫

偕往公已至而季孫猶未至以股肱之誼論之是固可憂若以腹心之疾言之則亦何足傷也惜也晉不深治其罪至明春而季孫亦至焉是又春秋之所深懼也夫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馬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彭山季氏曰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為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為惠公廬與吳稱歸而不稱復者以其世子之子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絕而復其本位日復新

立之君義在興滅不可以言復位矣蔡陳已滅而廬吳俱以侯歸則興滅可知此蓋棄疾懲楚度之惡而假義也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胡傳曰楚度遷六小國于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復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度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故書法如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完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亦非楚可復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楚封陳蔡復六國為禮又以廬吳二子之歸皆為禮其說誤矣夫封國復國固為仁義之事然楚平之假仁假義本出于公廬與吳受封于讎國亦非其正況以蠻夷制中國而二子皆為所制今乃以是為禮抑宜知禮者哉

者不與楚滅也按經書滅陳滅蔡不與楚滅之義其明何必至此又以失國之辭見義乎且春秋書法不必失國者而後可言歸以為使如失國之辭然又似聖人有意為之不如如此者故使之如此恐經義之所存未必如此其迂也廬陵李氏曰胡傳此條不稱復歸之例似與不書復絕之也之例不同夫既不與度之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絕何得反不書復乎按此說不取胡傳說是矣但謂不與楚度之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絕則不然彼實未嘗有國即欲明其未絕蓋亦不可書復況以滅國之公孫又何須為其未絕辨也○王氏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專封之權猶不沒其救患之美故書城楚丘城緣陵而不書城衛祀也楚度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既不予以擅權而專封亦不予其悔過而繼絕故止書蔡平陳惠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君之自能興復焉爾按此說不然城楚丘城緣陵雖不沒其美然亦未嘗言齊侯也此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雖不言自楚而亦不泯其實矣但春秋不與楚專封故第誌其歸國之事而不言其歸國之由今以為使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然恐春秋無此意也況春秋凡書歸者曷嘗謂其能自歸乎○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靈藉以發難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卑

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于己以說中國也按此說謂其暴靈之惡歸恩于己以說中國誠是也但謂以是報陳蔡之功則不然楚手之登難未必由陳蔡豈以復國為報其功若必以是為報功則夫復六遷國彼又何功之有乎棄疾師滅陳蔡及其得位而復封之其滅之也長君之惡也其封之也市己之德也以一人之身不數年而善惡易用如此要之皆私心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杜氏曰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陸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春秋釋傳輯錄 卷一百一十三 年

聖

茅堂胡氏曰葬自內錄我有往則書而靈公者則世子般也前葬其父今葬其身于此見恩義之施于般厚矣不以其有罪明矣

渝關李氏曰楚度之滅陳蔡其惡一也然滅陳猶思假義以為名故為之放招殺孔與而葬哀公滅蔡則肆暴而無厭故訪蔡侯用世子有而不為之葬靈公靈公至是乃得葬可見楚度之虐蔡者更甚于虐陳也二滅之所以不同也。前者葬蔡景公不以賊為可討而成其禮今也葬蔡靈公不以賊為可絕而加以恩春秋皆惡書之與尋常之書葬者無以異所以明諸侯不知蔡般之為賊而相與厚

遇之也此春秋所深為懼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臣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于河汪氏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乎丘之同盟而猶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

彭山季氏曰公之如晉請季孫也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

渝關李氏曰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猶辭少姜之帛而非春秋釋傳輯錄 卷一百一十三 年

聖

惡魯也去年與此年之如晉至河乃復則晉人之惡魯而拒公矣春秋皆詳誌之所以為公閔爾。季孫意如者昭公之所欲去者也今執于晉方冀其黜而殺之何為如晉而為之請乎蓋季孫之勢甚盛晉人又無必欲殺復之意若不親為之請恐為季孫之所恨故不得已而有此行耳晉人辭公固為其不好之故季彭山以此為索賂雖左傳未言及此要亦情理之可信者存其說以備考可也

吳滅州來

左傳曰吳滅州來今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及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

高氏曰成七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滅敗之吳人

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馬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州來楚邑非也州來蓋楚屬國爾昔

也吳入之今又滅之而并其地所以逼楚者愈切矣嗚呼

此豈獨楚人所當憂者哉州來屬楚之小國耳見滅于吳

何足書然仲尼以天地為心凡見于舊史者不以遠方小

國之見滅而略之也觀于此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楚平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聖

王愛惜民力不欲與吳爭州來可謂能守國者獨不慮州

來為屬國素既托庇于宇下寧可甘聽其滅亡而不為之

所乎若于未滅而急救之既滅而力復之則雖戰吳伐吳

亦不為過舉惜也止知守己而不知為人非其宜吳或乃

以是美楚乎抑豈春秋字小之仁與夫恤患之義也哉

附左傳曰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曹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

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實共罰否所

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諸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

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不意先之諸侯

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不聞是逃命也

何免之為請從君惠子會宣子惠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

孫乎對曰不能歸也他能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歸也

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杜氏曰蓋襄公二十一年坐微武子

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首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

子而不歸歸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

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三年 雷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傳曰按左氏晉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乏鄰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察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其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穀梁傳曰大夫執則致見君臣之禮也

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四年 墨

渝關李氏曰執大夫何以致君卿一體卿辱則君亦辱矣

故于其執則致之何以不書族一事再見者卒名之例之

正也詳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下亦有變例書族以示哀者二十

四年叔孫舍至自晉楚也

附左傳曰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聚國民之

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欲請送

子請期五日遂齊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

張公室也子朝皆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

祁慮聚眾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杜氏曰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再屬齊子遂蒯而復其

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侯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渝關李氏曰去年春秋引帥師圍費傳謂弗克敗焉蓋必因此而退師矣繼又以平丘之會季孫被執于晉而以之歸故不假于再伐之也至今春季孫方至國費人即逐南蒯而歸費若非聽區夫之謀季孫于此豈易復得費乎但晉為盟主知惡季孫之伐莒而不知惡南蒯之以費叛亦非所以服季孫也雖然季孫無君分魯之半而晉不問又安問其家臣之叛彼哉

三月曹伯滕卒

渝關李氏曰曹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卒子須立是為平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四年 墨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棄疾卒

左傳曰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

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

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周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

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杜氏曰為下冬殺意恢傳

胡傳曰卒自外鐸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

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

無不會其葬者汪氏曰六年春秋文公二十四年葬平公三十一年葬許獻公何獨于莒

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鄙取郕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怒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汪氏曰襄十八年同盟不以私故絕吉山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于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間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渝關李氏曰去疾書卒彼來討此亦往弔之也不會葬故不書葬所以不會葬者胡傳謂以季孫之修怨誠有然者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四年 哭

或謂成十四年莒子朱卒不書葬彼時意如無嫌不過就其衰弱而闕禮耳今也不葬去疾安知非藉口于前此之不葬者乎曰非也昭公之世滕薛杞皆不以其衰弱而必葬可知不葬去疾是必以其怨故矣然而猶往弔者姑答其訃而薄為之禮或亦難掩其深怨歟○莒著丘公在位十四年卒子郊公立是年齊齊著丘公之弟廩立是為共公二十三年廩與來奔而郊公又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曰冬十二月蒲餘侯蒞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鉏逆廩于齊齊隱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由

汪氏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彭山季氏曰按左氏稱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逆廩與于齊則與莊二十四年曹之霸亦事同何以不書郊公之奔廩與之歸耶見廩與得立乃在去疾始卒之時衆所同欲事出倉卒不自外入也郊公實未得立特以人微自避未嘗有事故不書奔耳意恢之殺距去疾卒已歷一時則以廩與既立必謂意恢當欲立立郊公慮其尚有異志故特疑而殺之觀稱國以殺則非廩與未定位時事也而左氏序郊公奔及逆廩與于殺意恢之後以春秋書歸出亦歸之例推之不相合矣然廩與始立而即殺意恢其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十四年 哭

虐可知而二十三年來奔之端不在此歟渝關李氏曰殺梁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又曰曹莒皆無大夫按此說非也諸侯上大夫卿曹莒國雖小而亦曷嘗無卿哉特以小國之卿止當大國之下大夫故于會盟侵伐不書名氏而止稱人微之也然有事係彼國之重則據彼國之辭而書大夫者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是也其不書大夫者逆盟獲齊等事原無書大夫之例也惟于殺者例皆書大夫故稱公子而又稱大夫者八其不稱大夫而但稱公子者惟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傳三十年衛殺其公子環此年莒殺其公子意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四年

哭

恢而已夫禦寇與瑕皆非卿則意恢之亦非卿可知非卿而得書者公子之重視大夫也蓋周道尊尊而親親春秋為書憲章文武故微者之姓名不登于史策尊尊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也由是言之豈必大夫而後可書哉若見其不書大夫遂以為其無大夫未免失其實矣。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殺之也此時郊公居喪而蒲餘侯當國故以國殺書意恢雖善于郊公未必其無罪蒲餘侯蓋假國法殺之故不書其人殺耳意恢不去族所以重殺者之罪也。郊公宜有書者也非若丘公之適子即其長庶子也以公子意恢視郊公則差輕矣即以度與視郊公亦未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四年

手

知其為同惡相濟者大臣殺意恢則郊公自不能以獨存何須更言出奔乎春秋此意所以為親小人者之明戒也若夫郊公以無道奔則度與之入非篡也度與亦以無道奔則郊公之入非爭也非篡非爭則其入也無甚是非之所繫是亦不必誌矣春秋此義不以篡爭之罪罪之所以甚失位者之無道也其意不亦深乎據此說未免于迂曲恐亦非聖人之意也此只是告則書不告則不書猶是春秋之常例耳。季彭山謂去疾卒弟度與嗣而去疾之子郊公不得立又謂度與既立而殺意恢或亦有之若果如此則郊公未立而即去不告奔可以不書奔度與在國而得立非外來自不可以書歸也意者若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即廢郊公而立度與矣後來度與奔魯則書而郊公入自齊不告則不書此亦說之可通者也據左傳說郊公善于意恢彼必不肯殺之矣蒲餘侯以其私殺之可書其人殺不宜書其殺春秋之書其殺也自是有與大臣殺之之辭由是言之左傳之說與經難通惟如彭山說則是度與殺其所忌庶乎與經合也今亦未定其果否姑並存之以備者可矣

鉅左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

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紂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泉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十有五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四年

聖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經作夷昧史記又作餘昧

仁山金氏曰左氏曰吳子夷末之立使屈狐庸聘于晉趙

文子問焉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不立若天所啟其

在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啟也

有吳國者此嗣君之子孫季子中節不立史記曰餘昧卒

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

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

之子僚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

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

記所言則餘昧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勢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五年

聖

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淪關李氏曰吳子夷末在位十七年卒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曰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淮事乎二月癸酉

禘叔弓淮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杜氏曰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

復立之

汪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

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

曰祠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耳

孔氏曰祭必有樂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于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蓬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胡傳曰有事于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五年

去

間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間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間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全隱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家氏曰祭者主于誠懇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間衛臣柳莊寢疾其君必使以告為之變其常也叔弓預于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沒于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

卑而廢重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其此與襄仲之卒去籥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證也

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泣事籥入而卒此豈殯鼎之變而已哉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于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按此說謂樂舞之入先文後武殆不然凡作樂者必先武舞後文舞武取戡亂之象文取致治之象先戡亂而後致治自然之序也。叔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去

子卒于輅嗣位

夏蔡朝具出奔鄭

左傳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前其翼也

彭山季氏曰朝氏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

朝而吳以王父字為氏朝吳國滅世子殺而不能死反而事讎至于蔡之復封則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為蔡之忠臣誤矣

胡傳曰朝吳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于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信則易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讎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辱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讎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讎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讎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五年 孟

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穆文熙曰無極初護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于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之忌護之來也其有漸哉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啖氏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吳

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微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試方假義以為名豈得有此言哉按此說亦未可據朝吳為楚平之所信而處吳于蔡雖為蔡卿猶非執政之正卿也此時蔡方新立而國無政則蔡人欲除其所忌而相與逐吳君亦如彼何哉況楚平聞吳之奔而責無極無極以翦蔡翼為對意蔡人逐吳時無極亦與謀焉而助之攻者惟有無極與謀而助之攻是以蔡人無所憚而君亦順從之耳且蔡人之逐吳也未有不加之以罪者吳知無極在楚無得白其譖焉故不敢以奔楚豈必別有得罪于蔡者因而得罪于楚子然後不敢奔楚而特奔從晉之鄭國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昭公十五年

孟

若夫楚子所謂微吳吾不及此或者楚人襲蔡之時吳果勸彼以從逆彼雖不親預弑而欲假義以為名要其感德之私心固有不能掩者又安可謂此言不必有而定傳說之失實哉。胡傳以朝吳為蔡之忠臣按棄疾滅蔡而朝吳事棄疾非甚甚矣若事棄疾以為復蔡計彼于此時安能預知棄疾之必封蔡而乃事之乎後來棄疾為王而封蔡自是意外之事其初事棄疾固不免于事讎也若必以事讎為不得已恐為詭隨失身者所藉口其不可以為訓也明矣但蔡國之復也朝吳未必無功棄疾以其忠于舊君而信之則亦楚子謂之忠耳抑豈果可為忠也哉。朝

吳者故蔡之舊臣也楚比歸楚而蔡蔡朝吳必與有力焉
彼時棄疾為蔡公而亦從此蓋亦朝吳之勸之而欲借此
以為復蔡計也至于蔡既復而吳隨新君以歸國吳亦可
謂有功于蔡矣乃蔡平之復國方三年即聽蔡人之妄舉
相與逐其有功之臣是豈所以立國之道哉蓋蔡君臣胥
溺于讒言而莫之知是以甘棄其功臣而莫之恤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
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或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五年

至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
欲城而適為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
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邑姑修而城軍吏曰
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救民急將焉用邑也賈怠不如完舊鼓人告
食竭乃盡而復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難歸
陳氏曰當狄晉兵則荀吳何以無敗于初伐敗餘實鋒而
已爾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
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氏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 注氏曰宣
十五年荀

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
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
鮮虞宣六年趙盾伐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
鮮虞皆稱將稱師師

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
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謹免于貶爾
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按此三例皆不然以稱人
者為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豈稱師者本無志于殄
滅雖或滅之而矜惻之意尚存乎夫既盡滅以罪其不仁
而又辨其無是心也且狄晉者非僅惡其詐而稱名氏者
又不得謂其皆以正用而不納叛臣也然則云何曰稱師
者著其暴稱人者貶之但稱國者貶之甚稱將稱師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五年 至

敗義已明直斥其名氏而惡自見也此在胡傳中亦曾以
此為例矣今又為此異說蓋見荀吳之不納叛而云然安
可以此而概他役之稱名氏者乎至于稱人稱國之例亦
皆以此較言之是尤必不可通者矣左傳謂克鼓而反
以鼓子戴難歸是取鼓矣取鼓國似重于伐鮮虞且其不
納叛不受降不戮一人在晉人方信為美談彼何為昔伐
鮮虞而不告取鼓經亦何為善此不書彼乎曰鼓本屬鮮
虞鼓之為國微乎其微矣觀穆子謂獲一邑而救民急將
焉用邑可知其甚微也通經之中並無書外取國者故隱
十一年鄭伯取許不書即僖三年徐人取舒或猶以取字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百一十五年

季

為伐字之誤也況夫鼓為微國止于一邑是尤可以不
書者矣蓋春秋時大國兼并之事甚多經書其侵伐以
志其亂至于取邑取國之紛紛安能一一詳悉之哉若夫
二十二年滅鼓不書則以不告故若果告焉當不以其國
微而略之此聖人闡滅之深仁無間于大小又與取鼓有
不同矣。穆子不納叛不受降曰吾以事君也似乎能知
義者然以不納叛不受降為義何如勸君以保寡恤小之
為義乎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于當道志于仁
而已穆子此舉猶近正乃十二年偽會齊師假道于鮮虞
而入昔陽十七年滅陸渾戎二十二年滅鼓實襲而滅之
以一人之身而前後之正誦異用有如此抑豈君子之所
為乎。穆子之圖鼓也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
其叛人而繕守備誠可謂好惡不愆者但又圖之三月鼓
人或請降見其民猶有食邑而再拒之則過矣夫攻城本
欲克城受其降而彼此之殺傷可免是故君子所樂為者
不則師老卒罷使鮮虞乘間來援而內外夾攻晉師必敗
彼穆子者何不慮及于此而徒為此迂闊之計必待其食
竭力盡而後取之乎觀于國語所記止有不受叛一事止
令軍吏呼城微將攻之未傳而鼓降而已若內傳所謂圍
鼓三月云云並皆無之意者內傳失實而外傳之說為正

也。風沙種兵死從君真不二心之臣也以翟臣而能如
此豈中國士大夫所能及也哉宜穆子敬服其賢而亟薦
之也

冬公如晉

左傳曰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
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莫大國不敢以辱為
恥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百一十五年

季

春秋輯傳疑卷六十五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十有六年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朝晉而晉人止之更甚于不與盟之辱矣

孔子曰知恥近乎勇若魯人者亦安見其能知恥乎

春秋傳伐徐

左傳曰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

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事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

春秋傳伐徐 卷六十五

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伯可也而區區

務事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家氏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伯楚成伐徐桓公躬率

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

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脾睨晉伯而不能

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

多矣

汪氏曰楚度之立徐屢從楚伐吳昭十二年以為貳于吳

而圖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伐蒲隧而遂與齊踰十

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也

廬陵李氏曰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也齊景

即位于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

政二惠及樂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

陳氏觀晏子之言知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

爭強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于

齊于是亦坐視而莫敢矣

渝關李氏曰六年齊侯伐非燕猶請于晉而為之也此年

齊侯伐徐二十二年齊侯伐莒則必不請于晉矣故卒廬

陵以此為爭伯之始事誠有然者然此三役皆景公之親

將又不同于十二年高偃之納非燕伯十九年高發之伐

春秋傳伐徐 卷六十五

莒猶使其臣往也蓋景公有志于爭伯故其勤兵親將有

如此豈知伯業之興自有其本圖固非區區兵威之所能

濟者乎○齊侯之伐非燕也燕人行成賂以瑤璽玉璽等

耳今之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皆貪兵也齊師敗

于莒而齊侯親伐之則貪兵也以貪以忿而伐人國安能

服諸侯而思大有為于天下乎嗚呼此齊伯之所以終不

復也

楚子誘戎驪子殺之

左傳曰楚子聞驪氏之亂也與驪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

戎驪子嘉穀之遂取驪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孔氏曰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時錯居中國杜氏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非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

彭山季氏曰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郛蓼舒庸舒鳩也鄭渾仲曰蠻氏在汝州西南近伊闕子爵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也戎蠻既稱子則酋長已封久居中國安于王化而服從晉伯者也特以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為其從晉乎

黃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地以夷狄害中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六年 三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皆不書夷狄相殘略之也

家氏曰楚大蠻小皆以子稱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于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伐況誘而殺之乎

渝關李氏曰誘殺蔡侯書月書日書地以詳中國誘殺戎蠻子皆不書之以略夷狄豈獨中國不可殺而殺夷狄猶可從來滅乎曰非也春秋之法詳內而略外其大致然也要其心未嘗不一視而同仁矣惟一視而同仁故誘殺者無論中國與夷狄而皆書。書殺必書誘既著其殘又著其詐深惡之之義也經書誘殺者二皆楚子誘夷之情亂

賊之心其不可測也如是漢陽諸國不思所以自強者徒欲托楚以為命豈不誤哉。戎蠻子未知果蕞晉否若亦事晉而被楚殺晉不責楚而執若罔聞彼亦何賴有伯國哉雖然此猶未嘗助楚為虐也至襄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助楚為虐而又視楚如京師晉伯之衰于是乎埽地盡矣然則戎蠻子雖外夷之微君而楚殺晉執則必書春秋之閔弱小而傷中國之無伯也不以夷夏而有問焉固如是夫

附左傳曰三月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二在鄭商宣

子揭諸鄭伯子產常與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六年 四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藂穢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自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子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頁公至自晉

左傳曰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

遂卑吳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國是以習習實為常能
無卑乎乎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曰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
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
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稱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
困曰困蒙吝者困窮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
微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莫少康稱
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
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
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服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五

汪氏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
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
至昭公去耳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于大國踰三時而
始返雖不書聘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渝關李氏曰五年公如晉晉欲止公以范獻子之諫而得
免彼猶未見止也今則見止者數月危更甚于五年之行
矣于其歸而書至所以為公幸者不益深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廬陵李氏曰晉昭立于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厭魅
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六

凌遲隱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
于亥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
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軍更
平秦亂城濮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
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
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
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
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
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
尊為邦君而授權于大夫此漢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
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損仇讎于無下而與之于權
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至頁盟而授權于夷狄
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
便者始于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于身
而害見乎身何其謀雖漢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
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復五年
藥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藥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
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昇楚是棄權以假
之也號之會再讀其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
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于昭

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處屏于軌
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屬志憤懣懣懣以率
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德而虎祁崇侈以啟貳列
國未聞信而鄭南威兵以示汰平兵雖曰同盟齊敢拒令
鄭敢爭承衛病翳莧之援魯困蹙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
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渝關李氏曰晉昭公在位六年卒子去疾立是為頃公

九月大雩

左傳曰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
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

春秋輯傳輯錄 卷三 昭公十六年

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渝關李氏曰昭篇之書大雩至此凡四見矣傳言鄭大旱
經則于魯不言旱者雩而得雨故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曰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子服氏有子哉季曰意如如晉經書在秋傳言在冬者傳據葬月言之也自當以經為正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臨川吳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渝關李氏曰經書內卿會葬者凡十文六年公子遂葬晉

襄公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宣十年公孫歸父葬惠公
襄三十年叔弓葬宋共姬昭三年叔弓葬滕成公十年叔
孫舍葬晉平公十一年叔弓葬宋平公此年季孫意如葬
晉昭公二十二年叔鞅葬襄王襄五年叔還葬齊景公是
也以諸卿論之如公子遂公孫歸父固皆為寵臣然惟季

孫意如之專魯為甚其勢更重于君矣今也不辭親往而
會晉昭之葬其媚晉也不亦恭乎嗚呼恭于晉而不肯恭

于君適足見其悖禮而已何足道也哉○意如被執于晉
固其所自取即公不與盟如晉而見拒如晉而見止執非

意如之惡累及于君者乎夫君憂臣辱君辱臣死此實至

春秋輯傳輯錄 卷三 昭公十六年

情之難已而分義之當然者意如致君于憂辱而莫之恤

又安望其為君辱而為君死也至于晉昭卒而視顏會葬
不惟忘己之見執忘君之見止反因其見執見止而不敢

不往焉可謂有人心者哉春秋書此所以譏意如者深矣

○魯卿之葬晉君者止此晉之宮室將遽卑子服回言之
允矣然而晉之所以失伯者端亦由此良以上失其道而

政出多門奢傲敗事故也是弊也蓋已非一日季平子至

此而後信何其所見之晚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注氏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于昭公也

渝關李氏曰小邾子來朝者凡五而穆公來朝者三

三年則其在位亦久矣世與年皆不可考此復不復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平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七年 九

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曆泰鼓番天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其志不君君矣

渝關李氏曰經書六月日食者五止于此左傳所論日食之禮宜以昭子之說為正昭子言伐鼓用幣不言在正月蓋凡日食之常禮也如太史所引夏書伐鼓之事本在春秋易書在正月雖正月日食古尤忌之然均為天變之大不應禮數異于他時也但其所以修省者視他食為尤甚耳說詳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下季平子不從太史之言

是于日食之禮廢而實不畏于天矣不畏于天又何有于君宜昭子知其有異志也

秋邾子來朝

左傳曰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以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鵲氏司徒也鵲氏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七年 十

氏司馬也鵲氏司空也與鵲氏司冠也鵲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王氏曰世亂禮廢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者有王者作皆可用為政也杜氏曰于是仲尼年二十八見于邾子而學之聖人無常師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鄭自襄七年朝魯久不來矣今以魯結婚于吳而取孟子焉鄭長吳故來求庇也據成七年吳伐鄭鄭與吳成明年即有晉魯齊鄭之師鄭亦必服晉矣襄七年鄭子來朝當不為其畏吳使特魯未婚吳尤非為其婚吳而乃朝之也何獨于此而云然乎且昭公即位年已二十則其娶于吳也當亦不遠鄭子不于彼時朝魯乃越十數年而後來朝又何為者意者此時晉伯已衰若吳若楚若齊俱有事伯之志而小國愈危故于姻鄰之邦加禮焉欲不失夫近援而已況魯曾取鄭伐苦鄭子率無震都之恐小邾子春已來朝彼繼此而修好焉蓋事大春秋輯傳釋疑 卷五 昭公十七年 士

之所當然者安見彭山之說為可據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宜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李曰經書此滅在八月傳言九月而于丁卯庚午之日悉記之或者傳說是而經誤耳

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為

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

汪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從戎卒至于神州陸沉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可哀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傳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于伊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滅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哀之有哉

彭山季氏曰荀吳之滅陸渾戎為楚之誘殺戎蠻子也陸渾服楚已久而戎蠻則服于晉者也何以知其然乎以宣三年楚伐陸渾未嘗再事而哀四年楚悔戎蠻蠻子赤投秦秦輯傳釋疑 卷五 昭公十七年 士

晉則知之矣晉人本有關土服遠之圖特以陸渾與楚而蠻未可挑耳適遇戎蠻之殺則仇楚有名此陸渾之所以滅也威雖懼楚而德不足以服人心矣

滄起朱氏曰晉因其貳楚而陰龍之幾為王室獻俘又言專以應夢其名似正而其行事實不義也

陳氏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獨舉其名氏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繼得無貶耳則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按此說以書名氏為無貶恐亦不然

陸渾居王室之側已歷百餘年未聞其有大罪也有王者
作可以變焉則變之不則制之使不為患不則驅之使還
故地而已今晉人妄徇要眇掩其不備而遂滅之可謂義
乎且稱兵于王室之側而不請命于天子乃偽以有事山
川諸馬無王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然則荀吳之稱名氏
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安可謂其無貶哉。荀吳
于襄二十六年來聘始見經昭元年敗狄于大鹵十五年
伐鮮虞此年滅陸渾之戎皆書荀吳帥師而十二年晉伐
鮮虞傳亦以為荀吳事且十二年入昔陽滅肥十五年克
鼓二十二年滅鼓見于傳者不一是除聘魯外無非有事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七年

十三

于戎狄彼蓋善戰之臣專以外事為務者抑豈非先王之
罪人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可知服遠之道惟在內
治而已荀吳不以內治輔其君惟以敗伐龍滅為事雖能
闢土開疆知仁義者不為也此春秋所以深譏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大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彗
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
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大作其四國當

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暎之虛也鄭祝融
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
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平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
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象玉璣
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杜氏曰為明年
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杜氏曰在大辰
也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曰于大辰者溫于大辰也

范氏曰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七年

十四

者謂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孔氏曰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
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
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
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
星也彗為帚也言其狀似掃帚光芒孛字然妖變之星非
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
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胡傳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
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母也後五年景王崩王

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
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
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漱于吳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
國將雖兵而降之罰也故氣稜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
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何氏曰大火心星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
之大辰辰時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為旁誓者邪亂
之氣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子兩主

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
布政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昭十七年

星

奔陳敗師獲惟鄭有令德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渝關李氏曰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蓋大辰為蒼龍宿不
止一心星也又曰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即心星則又專以
心星為大辰矣一書而二說不同何也大辰本兼房心尾
所謂大辰者蓋以心星而得名惟心體最明時候之所取
正所以大辰名之而合蒼龍宿遂以總名大辰焉今書星
孛于大辰亦不止在于心星故穀梁謂其孛于大辰是合
蒼龍宿而皆及之矣但其中心星為尤重故占象者皆取
大火以為斷耳。星孛大辰梓慎以為四國災之祥文定
以為王室亂之兆二說不同其事皆驗可知天象不爽不

可執一以求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哀十三年有
星孛于東方二字皆書月此字則止書時時更久于月矣
十五年六月日食此年六月又日食天象已明乃于久而
又有星孛之變蓋天心之仁愛無已是以譴告之者不一
而足也景王不悟卒不免于禍亂之相尋不亦昧于畏天
之義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曰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
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十七年

星

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
環而斬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眾
曰喪先王之乘舟宜惟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
之取餘皇以歸

杜氏曰吳楚兩敗故但書戰長岸楚地

張氏曰水戰也

胡傳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注氏曰楚先勝楚地五千
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

去繼賤貨使費無極以護勝囊凡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注氏曰如屈臣伍員之類故日以侵削至難父之師七國皆敗

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故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陳氏曰此楚令尹陽句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于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

渝關李氏曰以楚人及吳是楚人為志乎此戰也未及致伐而即與之戰故止書戰而不書伐經書楚戰六六抵中

國與楚戰者皆以中國及之僖二十二年戰泓二十八年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八年

十七

戰城濮宣十二年戰泓成十六年戰鄆陵是也若定四年

之柏舉則是蔡侯以吳子故雖吳子與戰亦以及楚言之惟此年戰長岸楚與吳本無內外之可分故以有志年戰者主戰此書楚人及吳獨與他戰不同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渝關李氏曰曹平公在位四年卒子午立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曰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魯

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庫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廩使祝史徙

主祐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

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

所煇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郕人

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曰祿祈于四鄆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

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劉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八年

十八

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胡傳曰按左氏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

者子產當國方有今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

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景陵鍾氏曰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子產曰宋衛陳

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瑩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常與次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

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

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強者觀其言曰天

道達人道適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憚人惜口不得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清淵國人請葬馬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語不是游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愚嘗謂子產內治亂國外禦強鄰其舉動議論庶幾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即以此數端定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八年

尤

渝關李氏曰宋災至此凡三見陳災至此凡再見何其遇災之頻也襄九年宋樂喜之救火甚詳今亦必踵而行之矣若鄭子產之所為不減于樂喜而衛亦如之俱可謂能修人事者獨陳人不知救火昏庸之至不可以為國安得而不先亡哉若夫許不弔災不仁甚矣宜其國亦不久也。四國同日而災異事也然其所以異者是必有故申須梓慎神龜皆于星孛豫知之而今果驗然則天道雖遠而亦無不可知孰謂占法可盡廢哉。申須梓慎之占火甚驗則其術亦精矣以孔子之好學于郊子而當學禮獨未聞其學占于此輩可知術數之學不足貴也周易一書以

道義配禍福是正孔子之所潛心者而又何以術數為

六月邾人入郕

左傳曰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遂入之盡俘以歸郕子

曰余無歸吳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杜氏曰為

明年宋

伐邾起

彭山季氏曰邾邾姓孔氏曰邾為郕子爵小國在邾東邾姓世本文也

詳見哀三年城啟陽下

渝關李氏曰晉伯既夏若齊若魯國當擅伐小國以逞其私矣今邾人亦有此舉彼縱不畏晉何亦不畏宋乎夫宋

為邾姻地又切近勢不能甘聽其入邾明年宋公為邾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八年

子

伐邾固其所自取也至于圍蟲取之則是邾人之惡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曰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

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

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

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敵也土不可易國不可

小許不可得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久楚子使王子

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彭山季氏曰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邾地今南陽府鄧州內

鄉縣也

杜氏曰十三年楚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遷居葉此自葉遷也夷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茅堂胡氏曰本所以存許非強之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案十三年傳云楚師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則許從夷遷向荆也平王復之當從荆卻向夷自夷向葉杜氏不言自荆還葉者蓋以許遷于夷見經故據以為言其實自荆遷也按此說恐未可據遷葉遷白羽皆見于經楚平復邑與夫葉在楚國云云亦見于傳中間惟從荆向夷從夷向葉事經傳皆無有也杜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八年 主

氏止謂自夷遷葉自葉遷白羽而不言其他誠有然者意者楚靈之遷許即是滅陳後許遷于夷事非于滅蔡後又使遷于荆也而傳謂滅蔡遷荆自是傳說之誤不然自九年至十八年從葉遷夷從夷遷荆又從荆還夷從夷遷葉今又從葉遷白羽十年之中移居凡五何其煩勞至此也且楚靈之遷而又遷即或有之至于楚平之復邑則即使之自荆還葉可矣乃必自荆還夷自夷還葉而多此一轉又何為者傳既不言尤不足信此杜說之所以為正歟○按葉即今南陽府裕州葉縣白羽即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也職方地圖曰裕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葉縣在

州城北二百二十里鄧州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內鄉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據此說則葉與白羽之相去約有三百里而葉在東北白羽在西南今也許遷于白羽則去鄭為愈遠矣鄭有令政而許遷國果其強也在許不能自強在楚不能庇屬國在鄭不能睦鄰而使之遠遁皆非也參譏之

十有九年

附左傳曰楚子之在蔡也鄧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

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九年

主

天人贏氏至自秦

春宋公伐鄭

左傳曰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

鄭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鄭俘

彭山季氏曰以國君親將而為臣報其女怨其自輕亦甚

矣

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興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公伐鄭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國與取何也初鄭人藉稻鄭人襲鄭盡俘之鄭子曰余

無歸矣從婦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邾取之盡歸邾得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按此說不然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自此以後凡外之圍邑取邑皆不書以為不勝書政略之無他義也惟哀三年圍戚則不在此例焉今書宋公伐邾明斥其爵以示譏其不書圍與取者自是隱公以後之常例耳且此年宋公為邾伐邾與僖二十二年公為須句伐邾何異此則取邾歸邾得彼則取須句反其君亦自相類胡傳于彼謂其不諱于王命而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八年 主

專為母家報怨謀動于戈于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于彼則譏之于此則善之何其自相矛盾乎況滅須句為重而入邾猶輕彼因滅須句而為母家報怨猶以為非禮乃此因入邾而為臣女復仇反以為善也如何可通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曰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孔氏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專以止為藥主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李曰不知藥理則當問醫不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得良醫則寧勿藥非謂君父有疾可棄藥物而不治也

殺梁傳曰止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李曰蓋即許男也也字疑誤哭泣歎辭喘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孔氏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于弑雖厚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

茅堂胡氏曰悼公不起飲非其藥而致卒是止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跣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

仁山金氏曰古今亂臣賊子弑其君多矣有以藥物弑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弑逆之心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諸醫藥不悞奉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崩侍醫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弑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立此法其諸以示萬世之防也歟

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

汪氏曰許悼公在位二十四年遇弑止奔晉弟斯立淪關李氏曰凡君之卒皆當書曰死弑君乎况以世子弑君乎然有不書曰者蓋皆不知其日者也故襄三十年祭

世子般弑君不知其日則闕之者又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君此年許世子止弑君皆知其日者既知其日安得不書日以謹之穀梁傳則以日弑不日弑為義例說既難通更無以解于他卒他弑之或日或不日者吳。胡傳曰按左氏評悼公癘代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當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故慎其身如此而于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九

五

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斷筋弑噬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當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聖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于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于三傳之說則誤矣注氏曰歐陽公辨三傳論止為真弑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要待于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闕之以為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

不在禹下未有議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當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按此說亦有可疑左傳謂許悼公癘飲大子止之藥卒公羊傳謂止進藥而藥弑也此二傳者並無不當藥之說唯穀梁傳云許世子不知當藥先儒從其說遂以不當藥為言竊意當藥粗節耳世子豈或不知且藥之可以殺人者不必其有毒也病非其藥固有平人嘗之無恙病人飲之立斃者豈可謂曾已嘗之便非臣子之罪也耶然則藥理不察誤用之則必殺人許世子蓋不察夫藥理而誤進耳未必不當之也夫世子進藥而君死是悼公之死由世子事跡昭然罪狀甚明故其自言曰我與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九

五

弑君者是亦據其事實非以其心也雖其心亦出于不慎然推本而論乃如此春秋之義豈專責其心而不以事論哉況止本無為惡之心其進藥而君死是誤也非故也春秋方原其心而薛悼公以赦止矣未可浮文而厚誅之也若夫墨氏無父楊氏無君孟子固當極論其害抑豈以楊墨為弑君父之人耶。世子止奔晉非畏罪也蓋不自安其位而遠避之也然其奔也即來告魯亦當不書何也不以逃賊之罪罪許人亦猶悼公書葬之意也穀梁傳謂止未踰年而死是必死在晉國矣

附左傳曰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杜氏曰

代都

渝關李氏曰此四國私盟之始也

己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過及于難悲夫

渝關李氏曰經書地震是據魯地言之也然地震之變廣狹不同春秋雖據魯地書而其所戒者遠矣

附左傳曰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嘗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

春秋輯傳輯錄

卷五

注

伯也適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杜氏曰為明年今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

也

景陸鍾氏曰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即晉處申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藏憂愈微而不覺矣

秋齊高發帥師代莒

左傳曰秋齊高發帥師代莒莒子奔紀鄆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彭山季氏曰高發種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度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與而歸郊公以為利故伐之此齊景親晉衰而為鄭陵卑伯之端也

汪氏曰齊景事伯之心不下于傳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于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久葬許悼公

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樂而樂殺也止進樂而樂殺則何為加弑焉爾饒子

春秋輯傳輯錄

卷五

注

道之不盡也其饒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李曰復損之兩脫然愈字必有誤安有復損之後仍與復加無異情止進樂而樂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實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家氏曰或問蔡般之弑景許止之弑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何以書葬殺梁傳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

春秋傳傳集解

卷之十九

文

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當舉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賢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天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廟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于微積善于早之意也按胡傳從穀梁說謂止不當舉及許君固為端木之論但謂因此書葬則是意在責悼公故得赦世子非經旨矣○論悼公之過不但不知教子即其飲藥之時已亦不達而妄用之是皆不能無咎矣但春秋重責臣子故加止以大惡而不容假至于此乃為之原其情而悼公得書葬焉蓋不以彼為真賊而急于必討是又法外之仁也公羊傳以為君子之赦止其義精矣豈為累及許君而云然乎○春秋雖為誅亂賊而作若是疑獄難以鄭僂公之被弑而亦書卒所謂罪疑惟輕是也若是誤殺難以許悼公之被弑而亦書葬所謂宥過無大是也不書許止之奔不罪許人之逸賊也不關悼公之葬不罪許人之不討賊也若許人奉止為君則大不可止既去而別立君何不可以葬悼公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

錄左傳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涓涓國人請為鬬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觀也龍鬬我獨何觀焉禘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春秋傳傳集解

卷之二十

文

錄左傳曰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被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遠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戰不可以莫之報也今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仕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

州子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馬而耕杜氏曰為二十七

汾陽朱氏曰楚子使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此與斬袪之寺人君命三宿而一宿至者已不啻淵實與奮揚使人執已以至聽奉初以還不忍後命之語真可動天地泣鬼神宜楚子直其辭而免之也

渝關李氏曰伍尚謂其弟員之言非義也為父而讎君惡在其為孝仁智勇乎定四年楚昭公奔鄭鄭公擊之者懷以平王殺父之怨將弑王章謂其弟曰君討臣誰敢讎之

春秋傳傳集 卷三 昭公二十年 主

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是言也誠為不易之論至其所謂非勇非仁非孝非知之說皆與尚說相反豈非見義之直者乎卒之員從尚言而復楚懷聽卒言而從王則是伍氏之兄弟與屬氏之兄弟亦不啻有淵實與若夫伍員至吳說吳伐楚不從乃為公子光求士而謀不軌又為吳國之罪人吳豈獨獲罪于楚而已哉然則春秋之義不明若伍氏兄弟者竟以非義為義而莫知其為大惡也良可悲也夫

夏費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高氏曰會子臧之子鄭子臧之采邑也

彭山季氏曰高氏曰會子臧之子蓋公羊之說而在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之時已五十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意必別一公孫耳

孔氏曰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應照實達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鄭叛又從鄭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鄭不繫宋者鄭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于宋此鄭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他石驪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春秋傳傳集 卷三 昭公二十年 主

渝關李氏曰高氏從公羊說以公孫會為子臧子李彭山謂不足信誠有然者由今論之不惟子臧之辭立其年已久未必會是其子即公羊傳所謂據時之說亦不足據況子臧據圖吳季札願附其義而不肯君吳其遺風之所感且如此豈以子臧之子賴至不肖而叛君乎或謂管叔監殷而以殷畔以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且如此安見子臧之子之不叛乎姑兩存之可矣○汪氏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鄭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按此說不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主

然自宋南里與自蕭皆據地而書自豈獨自鄭之非叛乎特以曹不告叛故不書叛今則以彼告奔而書奔又以鄭人奉之而書自鄭可知其為叛矣不必定書其叛而復為叛也若非叛焉會即偶至私邑猶是本國之地則亦但書出奔可矣何必又書所自而特舉私邑以為言哉。孫氏曰鄭公孫會之邑也書自鄭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按此說亦不然宋華向既書入宋南里以叛宋辰既書入蕭以叛則其奔楚與奔魯即不書自亦可知其非從國都去矣而必又書自馬當不為其非自國別也。胡傳曰奔宋有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特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珪則去邇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素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特放而後出奔臣子當禮見于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復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城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復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刑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按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謂待于本國之邊鄙耳豈有據其私邑以待放者況奔者思辭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書

既書出奔宋又何待放之有哉且曹國雖小為當無大夫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已書曰大夫而成二年戰于莘又書曹公子首也公子首不為其賢而得書安見此書公孫會之為賢乎若夫善善及子孫者亦謂恩賞延于後世耳若以先人之賢賢子孫將聖賢之復賢可以聖賢目之恐亦非通論矣李廬陵謂胡傳之說似鑿誠可謂之鑿也已。廬陵李氏曰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孫按叛不告故不書賈氏已言之無可疑者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公弟公子不以其叛而不書族又何疑于會叛之書公孫乎。左傳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而申殺公子寅公子榭戌公子朱公子圉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馬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驪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忌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杜氏曰為此來華向出奔傳秋遠殺衛侯之兄縶左傳曰衛侯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郭有役則反之無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重

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子公孟為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馬使祝龜實戈于車新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載寶以出如死焉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

于彭水之上

孔氏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殺繫在秋傳言殺繫在六月丙辰蓋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齊子高飭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是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惡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不義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

胡傳曰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難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此說見三十一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惡之驂乘也于法應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重

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于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惡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義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當養之盜孟惡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害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于以

齊豹之難彼自謂忠于熱信于豹而于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于聖人之意

穀梁傳曰盜賊也目衛侯衛侯累也范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道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

孫氏曰以衛侯之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

書以著其惡

張氏曰繫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于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于弟也靈公受國于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預于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繫以深罪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作執公殺並作執者靈公之兄名輒出公何又名輒乎輒字之誤無疑然殺梁謂其命名取于足疾或者兩足不能相過衛人本謂之執如詩所謂繫之維之蓋其足如有所繫而不能行耳七年左傳曰孟縶之足

春秋傳傳疑 卷一 昭公二十年 孟縶

不良弱行其亦謂此疾也夫。書衛侯之兄衛侯于兄必有不能盡弟道者孟縶既以天疾廢衛侯不能篤之以恩節之以禮乃使其怙勢行私得罪于諸大夫而至于見殺衛侯能免哉殺梁傳所謂衛侯累也然而又有一說孟縶自恃為君兄而恣行無禮是必不有其弟則書衛侯之兄或亦罪其不能盡兄道也衛侯不能盡弟道孟縶不能盡兄道春秋于此蓋文譏之。彭山李氏曰凡書盜殺者皆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耳如左傳所言則眾亂也眾亂以殺君兄而併將及君則為惡者非一人矣于法應書曰人以明國亂無政之意豈可歸惡于一微

春秋傳傳疑 卷一 昭公二十年 孟縶

者哉微者不能以一人專殺苟能專殺則必有謀主焉而治獄者亦宜推首惡安現不真與殺乎宗魯知齊豹之謀而欲周事之不以告其主誠為貪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者宜不同科說者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不誅而治不幸陷罪之人乎夫仲尼之言不可知其有無假使有之必宗魯真為齊豹所使刺殺孟縶者也如此則琴張必不弔矣而仲尼之言豈為此哉故左氏序此多失其真如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于七月之前公子朝褚師圖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宜姜以子弑母也皆事之大者而不見于經安可盡據以為實耶竊意孟縶必為靈公所寵而怙勢以陵虐臣故齊豹輩使人刺殺之非眾亂也若胡傳之說則過信左氏矣按此說似有然者竊嘗思之而亦覺其不然以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使知其名而彼非上大夫不可以書名又非至賤者抑豈可以書盜乎夫眾亂可稱人下大夫可稱人今眾人殺之而齊豹為亂首無不可以書人者經則獨以盜書必有深意存焉而非淺見所能測者矣觀孔子之言明以宗魯為盜賊或止就宗魯言之似非正論其主惡然而經既書盜殺自不謂豹等之有位者非指宗魯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末

而何哉蓋殺孟縶者雖豹等而孟縶之所以見殺者實由宗魯以成之使宗魯聞言而拒豹且告其主而使為之備縶亦未必至死今乃聽其行事止以背受其戈而已謂非宗魯成其殺乎夫宗魯為齊豹之私人感其私恩而欲成其事是宗魯之死乃為齊豹死非為孟縶死也何也豹為宗魯子縶又以殺縶告宗魯且雖魯也必深魯則不欲逃焉恐以僭齊豹且欲以死周事之則其為豹而死也明矣為豹而死豹由宗魯以成其事此與手刃殺之者何以異豈僅不學無術之咎而已乎況豹以公臣殺貴戚魯以家臣殺其主殺主之罪更重于殺貴戚春秋之大義欲為臣主明其分尤不得舍魯而真罪豹矣季彭山謂齊豹輩使人刺殺之若然經不罪其主使者而獨罪其為所使者未免失其平矣恐春秋不如是之頗也然則春秋之書道殺與孔子之論宗魯正相符自是無可疑者若夫公子駒等之奔未必告即或告焉而非卿則不得書宣姜之被殺不書亦必以其不告故未可以此而疑左傳之失真也惟左傳之言殺在六月與經不合且以盜指齊豹言未知豹本不甚賤此則失其真耳安見他事之皆誤也哉。宗魯不善公益之所為即當速去既不能去而奉之為主不可謂其不善當殺而聽人殺之且豹當有德于己今欲作亂而

春秋輯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甲

殺國君之兄尤不可順其所為而不為之救正也況縶又己之家主乎當其以殺縶告魯也魯當力爭于豹前爭之不可而以死繼之庶幾于義為兩全爾均一死也死之以周事豹而歸死于公孟不如死爭于豹前或者其事猶可止不則于己亦無愧也不知出此而欲徇死義之名既不能令縶又不能令豹己雖死而傷義實甚是宗魯者不但為縶之賊而亦為豹之賊春秋目之為盜不亦宜乎。弑晉靈公者趙盾經書趙盾弑鄭靈公者公子宋經書公子歸生弑蓋成君之弑者皆由盾歸生故以弑君之罪歸之也今則殺縶者齊豹等而由宗魯成其殺安得不以殺縶之罪歸魯乎且弑齊懿者郕與閔職經書齊人弑蓋蔽罪于左右之不救故不書盜而書人也今則宗魯不殺其主反欲成豹之事安得舍魯而罪豹等乎凡此書弑書殺者雖非其手力而大岳之名皆歸之彼而不能辭必如此而後大義可正大義可明禍亂自此而可息也非聖人孰能修之其此之謂也歟。琴張欲弑宗魯雖或有戚交或亦慕其死難而加之禮也夫以琴張之賢且不知宗魯之為盜若非孔子語之詳春秋斷之確天下後世又安知小信之害義有如此哉乃說春秋者猶欲舍宗魯而罪他人並疑孔子之言為無有將使大義又復晦焉良可歎

也夫

冬十月宋華亥向軍華定出奔陳

左傳曰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囂向宜向鄭建建卿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受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詞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軍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登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聖

彭山季氏曰華亥華合比之弟昭公二十年華向軍向戌之子

華定華弱之弟襄六年華向二族皆宋之強家也

汾陽朱氏曰與君爭而出資亂人也

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渝關季氏曰華亥已見昭十一年會厥怒華定已見襄二十九平城杞昭十二年來聘惟向寧初見于此○于是公

子城公孫忌等八子奔鄭不書非卿故也三卿同日出奔

其君亦與有責焉然三卿者在內足以為君憂在外足以

為國患其不臣甚矣故皆以自奔為文所以深罪之也

左傳謂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觀與華向交臂子而

殺華向之質可知其無信矣觀華向殺八子又有八子奔

鄭彼皆宋公之私人可知其多私矣公惡華向而華向作

亂可謂知所惡者但強宗本不易制而又以無道加之宜

其禍亂之無已也若夫華向之無君至于失位亡家負叛

逆之大惡而卒遠竄于鄭亦何利于此而為之哉○楚

太子建被讒奔宋今又不安于宋而奔鄭必有私媚于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年

聖

公而為華向所惡者由此觀之意其在楚城父時蓋亦不能無過是以無極得因而間之也今之奔鄭者果明于亂邦不居之義何至與諸子同往乎左傳于此以建與諸子並列而同曰出奔鄭其為諸子之黨也明矣

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渝關季氏曰蔡平公在位八年卒大子朱立明年朱奔楚

左傳曰蔡侯疥遂瘖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齊款享公曰吾弟鬼神也于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盡誅于祝史史以辭賓公說昔晏子晏子曰不可為

春秋傳集解 卷之二十一

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魚鰓守之農者新舊

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魚鰓守之農者新舊
侯守之海之鹽麋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其政備介之
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有常無微微無度宮
室日更淫樂不違肉寵之事肆齊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
鄙民人苦病夫婦皆祖祝有益也祖亦有損聊攝以東姑
尤以西其為人也多兵雖其善視豈能勝德地人之祖君
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
禁溝微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
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

不如守官杜氏曰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題之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止之孟子謂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二說不同所記孔子之言亦不
同左傳謂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此言似覺有弊蓋非其
招不往是即能守直道者未可歧道與官而二視之也孟
子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意者此
其為實錄而左傳猶失其真歟

鉅左傳曰亦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逆臺子猶馳而進馬公
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

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有所謂可而有所謂否焉臣獻其
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所謂可焉臣獻其可去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者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聚沙之為臺誰
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蕭姑氏因之而後大
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春秋傳集解 卷之二十一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視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病數月而卒
大赦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荏苒之澤大赦
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
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
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景陵鍾氏曰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
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
產曰寬難其旨深矣

渝關李氏曰論語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觀孔子此言所以嘉子產者深矣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城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也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按君子之道子產固有所未至然孔子之嘉之非不善之中求善也若必泥于有四之辭如孔子贊周易而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豈亦易有所未至也耶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曰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車大夫送葬春秋經傳釋義 卷二十一 年 聖

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已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姑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杜氏曰為蔡侯來聘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曰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餽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君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杜氏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已矣

汪氏曰二十三年晉執叔孫晉蓋原于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于荀庚而終于士鞅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伯者之臣所以修聘于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渝關李氏曰晉頃公即位五年吳魯君未嘗朝彼則先使士鞅來聘亦降志以親諸侯之意也襄二十九年晉平公曾使士鞅來聘魯人待賓之禮自有定數今季孫欲傾昭子乃卑士鞅而致其怒此昭子所以卒見執也季孫之惡何如哉。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經傳釋義 卷二十一 年 聖

左傳曰宋華亥華定華貜華多係華登驅為少司馬多係為卿士與驅相惡乃諸諸公曰豹將納亡人坐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係也吾有護子而弗能殺者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遺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及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係子及曰司馬若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及將見司馬

而行則過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怨遂與子皮曰
仕鄭廟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
心豐征華輕御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
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穀梁傳曰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

彭山季氏曰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內里
名也華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樂
諸族皆助公耳至是固陳而入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意
已明矣左氏乃謂華驅等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則與經
文不合天華族之在宋者為之內應或有之若驅等先叛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二年 里

以召亡人則三大夫非因陳而動而司馬亦大夫也何以
不列其名乎凡叛有入于戚蕭晉陽朝歌者皆不繫之國
戚見襄二十六年蕭見定十一年晉陽朝歌並見定十三年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
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故繫之宋亦可見叛臣逼脅其君
為已甚矣

胡傳曰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
以叛而宋城舊廊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
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
已甚之詞也

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

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
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
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
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
則未見其可也

渝關季氏曰戚蕭晉陽朝歌皆不繫之國者季彭山謂其
邑在郊外是矣胡傳謂以所食私邑故胡傳曰凡書叛有
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魯有入于戚者而不言則不然夫此等國私
邑當不為其私邑而乃繫之國襄元年圍彭城而亦言宋
邑當非私邑哉但彭城繫之宋者蓋以國統正之是又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二年 吳

義今南里在宋都城內不得不繫之宋則非私邑在外者
之可比矣汪氏曰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
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
遂賊使華向得道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按此說
亦不然圍彭城時晉伯方強合九國之兵以討叛人而不
聞其殺賊也止書圍宋彭城正可見其無能為矣况以五
大夫歸而實諸瓠丘尤甚于逸賊使他往也豈以討叛予
之乎此則晉齊衛曹之師救宋而至逸賊使春秋書曰某
某圍宋南里下又書曰華頃出奔楚正以明其不能討叛
也經乃何為不書耶然則救宋圍南里經既不書未知其

有無或以將微兵而略之又或救圍不來告故皆不見于經耳未可以其書與不書而分能討不能討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于是叔軫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軫卒

汪氏曰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自即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

春秋傳傳錄 卷五 昭公二十二年 光

告以過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為災使公急于修政遂致失國蓋黨于季氏而姑為諂諛以悅君也

渝關季氏曰十七年季平子不救日食可謂欺天自惑者矣梓慎于此乃謂分至之食不為災又謂他月之災常為水不亦謬乎叔軫之哭日食非禮也雖然彼亦有感于魯事之非將及于君故因日食痛哭之耳踰月而死不及乾侯之變似猶有辜焉昭子之說未為知子叔者也

八月乙亥叔軫卒

渝關季氏曰叔軫之子伯張也十五年叔弓卒而叔軫嗣在位日淺他事不見于經至此卒弟軫立

綱左傳曰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圍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而實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日獲其二帥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息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而戌與華氏戰于春秋傳傳錄 卷五 昭公二十二年 辛

諸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驅氏矣驅曰子無我這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雖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氏曰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曰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早

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極者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魯在君蔡無他矣

汾陽朱氏曰有累世之怨而不知報即楚亦難信之無論忘親事讎為罪之大恐亦非自全之道也

渝關李氏曰此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喝蔡人而使逐之也經以自奔為文者朱始即位而適車其怯弱無為可知矣抑必思德無以及國人故國人易為無極所惑而逐逐之然朱雖奔楚而怨于楚楚亦何足恃哉。蔡侯朱在位一年奔楚東國立是為悼公悼公者隱太子之子平侯廢之

春秋輯傳纂集 卷五 昭公二十二年 圭

弟而朱之叔父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汪氏曰晉之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庸各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于鮮虞蓋托辭以拒公耳

高氏曰魯衰而朝于齊晉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耳

渝關李氏曰以待使臣之稍簡至于拒公而不納其非所以懷諸侯也夫使卿來聘何其恭拒公往朝何其傲晉頃之不中禮如此又何怪乎諸侯之將散也哉

春秋輯傳纂集 卷五 昭公二十二年

圭

春秋經傳辨疑卷六十六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傳曰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師帥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遷如魯盟莒子如齊治盟盟于稷門之外莒子是乎大惡其君杜曰為明年莒子來齊傳

子來齊傳

渝關李氏曰十九年齊高發伐莒莒猶不服故北郭啟又伐之莒子與戰而敗其師是以齊侯親為此役馬大抵是春秋輯傳難疑 卷六十六 二十二年

貪忿之私耳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曰楚遣趙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者君患保敝邑無尤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殺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國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繼華

登皇奮傷道賊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

印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

輒為大司寇以靖國人杜氏曰縣杜預之

胡傳曰華向誘殺襄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

又求助于吳楚驕人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

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于救患國請遠賊而

宋又從之皆罪也故魯司馬遷何晏衛公子朝魯大夫

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

討出奔楚者不待賤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彭山李氏曰自宋南里者因南里之力以為助也華向叛

春秋經傳辨疑 卷六十六 二十二年

居南里幾及一年宋亦幸而不亡耳其後展他疆地之亂

相繼豈非效尤而為之哉

陳氏曰書奔機俠賊也書奔機可也書歸若晉趙鞅其兵

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師兵使楚得以竊

伯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為亂于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

人之難而欲代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

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渝關李氏曰或曰諸大夫之師不書不吉故耳非略之也

若以為略之則書其殺宋君其其國宋南里繼書華

向之奔楚豈不更彰其罪哉曰是不然春秋本有略而不

書之例如此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故王入成周晉人皆與力焉以其雖于有功而略之未必皆不告也。自是以後華氏不見于經哀六年十二年兩書向巢華氏已絕其世而向氏猶為之後耶夫華氏一族始子督之弑終于亥定之叛奔祖孫同惡其為害也遠矣文十五年經書司馬華孫深譏亂賊之後而以族稱其亦慮及此也哉

大蒐于昌間

彭山季氏曰昌間蓋魯近邾之地按地志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二十里有昌山鄒縣東非五十里有昌山邾魯之界也疑即其處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十二年

三

胡傳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于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本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見左傳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撤其軍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曰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劉敞公之庶子伯禽魯公惡賓孟之為人而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主有心疾乙丑崩于棠棣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食五月庚辰見王杜氏曰遂攻賓起殺之盟單子于單氏

渝關季氏曰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年十月卒母弟司立是為敬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左傳曰丁巳葬景王

彭山季氏曰叔鞅弓次子鞅之弟也鞅卒而鞅代之景王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十二年

四

之葬雖昭公不親往然特遣卿卿亦春秋不多見也

杜氏曰三月而葬亂故速

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渝關季氏曰十三年平丘之會劉子與馬令使叔鞅葬景王得無與王朝之與相好故耶然而公不親行又聞王室亂而莫之救其亦不知臣子之誼也已。經書葬王者五桓襄匡簡景是也日月而葬者獨有一襄王桓歷七年而

後葬太綏匡四月簡五月景則三月襄王書葬日餘皆不
書日者史闕略耳叔孫得臣葬襄王文九叔鞮葬景王餘
皆微者往故不書其人也○葬王者止此王猛卒不葬故
王崩在春秋後自叔鞮如京師後亦並無內卿之如京師
者矣

王室亂

左傳曰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
作亂帥郕要饒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
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嘗祭至單子出王
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難必來背盟
春秋傳傳辭卷三哀公二十三年

五

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
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勢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
奔于平時羣王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
齊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齊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鞮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
也閭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杜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王欲立子朝而奉定王崩單子
劉子以王子猛次正故立為王葬景王而朝作亂

彭山季氏曰王室即京師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何
也京師者通乎國之衆人而言者也王室者主乎王之私

家而言者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
由乎外者也

李氏瑾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驕宗社
之本故禍亂之原莫此為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亂之
景王自亂之也

陳氏曰昔者惠襄之世子頽亂鄭號討之子帶亂魯討之
猶有臣子焉耳于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
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
人紀矣

戴氏曰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首止而位定襄
春秋傳傳辭卷三昭公二十三年

六

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安微二伯王室之亂豈
滅敬王之時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
不復有也悲夫

淪關李氏曰胡傳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
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五政曰迪惟有夏乃有
室大親其作鵠鵠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
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按此說以京師為王室非也王室猶云王家耳此與
天下為家之義自別京師通乎上下若指京師言是亂在國

而非亂在家也。其然乎。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矣。乃先書亂乎。此何也。按左傳丁巳。蔡景王太子朝。因舊官工之喪。職執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云云。是王猛居里以前事。聚而多書之。不可勝書。故總括其辭。而曰王室亂。非指下事也。觀書執至自京師。即言王室亂。豈指居里等事而言。然則王子朝作亂。何不斥言以罪之。曰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書王猛亂于蔡景王之下。蓋著其輕嫡寵庶之禍。不能自定其室家。所以責君父也。責及君父。而子朝之惡于是乎不假言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昭公二十三年

七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里

左傳曰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國車次于皇

彭山季氏曰劉子名卷一名盼單子名旗皇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後漢志登有渚水注云在縣西北蓋渚即皇也

杜氏曰王子猛次正故劉單立之辟子朝難出居皇

孔氏曰杜說猛為次正蓋穆后姪之子

胡傳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傳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盼單旗臣也。易為能以王猛乎。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司皆其母弟。禮

無疑于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者。諸王子乎。故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稱居于里者。明其有上當得位之稱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其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昭公二十三年

八

劉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大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換君而以崇業者也。今劉單之為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復扶王猛居于里也。謂之劉子單子以王猛則專之。爾。

陳氏曰凡以非順辭也。號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子二子也。

汪氏曰春秋于猛直稱王而不書立。于朝則書立而稱王子。子則直稱天王。猛曰當立而朝不當立也。劉單當艱難之秋。擁悍立敬其功。亦不細矣。春秋所以責二子者。罪其太專無大臣之禮耳。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按後漢志鞏

九

有黃亭又有湟水蓋皇即湟水之湟而非黃也。○劉盼事
單穆公劉子摯卒單子立劉盼是單子之齒甚尊而權亦
重矣。○序劉子先單子或以位次在其上耶二子並書不
舉重者皆為王卿而同事者也。○先儒以猛與司為太子
費之母弟殊無他證按二十六年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
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總攝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
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國之夫謂王
后無適則擇立長若猛司皆費之母弟是亦適矣何為以
春秋傳傳葬葬 卷第 三十三 年

至于王不稱天當不為其未踰年也且既立為王自不可
稱子稱王子豈慮疑于魯之子與他王子相亂是以稱王
繫猛乎下文書王子猛卒義別有在則此之稱王繫猛亦
必有義自存焉矣。○胡傳曰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
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
以別乎諸王子也按此說亦不無未踰年而稱王蓋當時
已立為王故如是書耳非未當立經特成猛之為王以明
其當立也且稱王子于葬景王之後即不書名豈不見為嗣
君乎文十八年子卒雖未為君猶以先君既葬而不名況
先王已安葬新王已稱王豈得片言其名明其為嗣君乎
春秋傳傳葬葬 卷第 三十三 年

十

又下書王子猛無以異于諸王子然則此書王猛亦非為
別乎諸王子也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
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
子者也適當子朝事立之際猛雖止而位未定不可以不
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按此說亦不然王侯
之禮本不同曷可以魯事相較而謂猛當稱王子春秋于
此原非慮其嫌于不正而特稱王以別之也其謂猛雖正
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此則應得其解耳大抵稱王者已
立為王也王不稱天而繫以名者位未定而無其實也觀
顧命康王之誥不踰年而太子已稱王公即位下可知

猛之稱王禮當然也但篡爭者在側紛紛作亂猛雖有王之名其權與勢實無異于王子朝也且為二子所以則其式微更可見矣故于此馬王不稱天而繫以名于其卒也又言王子猛所以名其未定之實也非皆春秋之變例如此哉。稱王所以正名也稱猛所以核實也嗣位于初喪有其名矣子朝爭之而位未定無其實矣惟無其實故為二子所以惟有其名故適皇可以言居也觀于名實之間而當時之事勢見矣。胡傳曰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此說以其能專進止故書以是就制事之專言非就置君之專言也且此言以與師而曰以之以不同彼以弱假強春秋輯傳彙纂

但以君子之道律之彼亦不能無咎焉何也二子之事景王也不欲匡王以正令其早定儲位以杜亂源至于王崩立猛又不能申明大義以諭中外而靖人心顧乃樹黨立爭如為私主然于是提攜其主而進退有以自專抑豈人臣之禮也哉春秋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其亦不足于彼夫。陳氏曰書以非予二子也非予二子則曷為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罪也按二子雖不得已而兩書以王猛其罪固已見矣豈待貶絕而後見其罪哉然則直書其爵乃常例未可謂其無貶也不然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亦書爵彼又曷當非其罪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其以同其所以為以者不無順逆邪正之殊故劉單不稱氏而朝不稱王猛言居而朝言奔觀其書法則其是非具可見矣。此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後書尹氏立王子朝又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見王朝嗣子之事惟視大臣之強弱以為成敗故兩家並峙各據其主以相爭以其國本不素定名分不素明而禍亂之生勢必至此極也然則景王輕嫡寵庶之弊不可為後世之明戒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曰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肝伐皇天敗獲鄆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于王城杜氏曰冬十月經庚申單子劉盼以王師敗績于鄆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彭山季氏曰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苑內漢為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郊鄆處周公營此以為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十三

渥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

周之京師也

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陳氏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得京師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再書劉子單子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按劉單雖專未必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後世奸雄之所為所以再書于策者止以譏其太專耳蓋王猛之居皇也權在二子其入王城也權亦在二子彼借晉人

之力奉王以還都故歸其權于二子而詞繁不殺此亦未嘗非惡矣。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按弗受之說亦自可通蓋王城之中子朝之黨尚在豈無不欲其入而拒之者乎惟有人馬拒之故以難詞而書入敬王之入成周成周中亦有黨朝者也觀明年召伯與以成周人成尹可見不則皆可言歸而以順詞書矣經乃不然故知穀梁之未為非也。彭山季氏曰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者眾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內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十四

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于書入之義始合左氏序子朝奔京于次皇之前則王猛不應久居于外而逾時不入王城且子朝之私邑在郊而乃至鄭之京邑晉人何以不圍京而圍郊乎此必未得當時事實也按此說亦不然王城即京師也以為京師空不得言京師獨不思王城無王而又無眾亦不得言王城乎以王城為無主之辭則京師亦無主何以不言京師而王城之王初不在豈以無主言王城乎蓋京師者眾大之稱天下尊王城之辭不可承王言也不可承王言故言王城而不言京師春秋之立言審矣

若夫王子朝奔京朝之餘黨在王城而相與拒王王豈不可以書入若子朝猶據王城而未奔尹氏于此亦不應至明年而始立朝也惟王城之朝黨尚存而王不得入至此乃得入焉國不必猛入而朝始奔方于書入之義始合矣且郊雖子朝之私邑彼亦何妨于奔京傳謂尹氏伐京毀其西南未嘗不加兵于京也至于晉人圍郊又豈必朝在郊而始圍之乎由是言之可知左傳之所記未必非事實也○襄王居鄭誌出不聽入者告出不告入故也說見信年天王出居于此則皆告而皆書矣然于晉人納王之事皆闕焉或亦以其不告故在王朝固不暇告但晉文未伯則其春秋傳傳難疑 卷六 昭公二十二年 主

不告或有之今晉為盟主未必不以納王告諸侯者此蓋略之而不書也蓋晉侯不親行而藉談荀躒以伯國之強又不能伸大義以誅篡賊僅納王猛于王城而未除其害與叔帶之被殺者不同其功不足道也故略之特于明年書圍郊猶不盡沒其迹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杜氏曰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成喪也已丑故王即位館于子族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圍于陰于侯氏于潞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于任人閏月晉冀遺樂微右行說濟師取前城

軍其東南王師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杜氏曰王子猛卒故王即位故王王子猛母弟王子旬也周人諡猛曰悼王孔氏曰敬王名句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敬王 位定乃道諡猛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按既稱王豈未即位傳言已丑敬王即位可知猛未踰年亦即位也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按王子者繫父言之不可謂王指王猛加一子字又正嗣君之名也且未踰年即稱王蓋古制也未改元即知為嗣君何嫌于名之不正而正之乎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未秋傳傳難疑 卷六 昭公二十二年 主

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按王猛之王即指猛王子之王指景王何謂言王以明當嗣之人乎子乃子孫之子非諸侯未踰年稱子之子何謂言子以見未踰年之君乎且言王子猛固無異于王子虎王子朝矣何謂言猛以別羣王子乎安定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按既稱王非天子而何原王即位于既殯之後羣臣已曰敢敬告天子矣猛雖未踰年抑豈未成至尊之禮哉臨川吳氏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于諸侯未踰年之子也按此說是謂子為嗣君之子特

加王字以別之不知天子之嗣君本不稱子何須為之則且稱王子欲以別諸侯之嗣君又何以別天子之他子乎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按顧命康王之誥稱王稱天子未嘗謂之小子王也夫既謂之王便已有君道矣必無生名死名之禮劉氏見春秋之所書不察其旨而反以是為定制豈其然乎此數說者皆未當然則如之何曰猛雖已稱王其位固未定也即其生時已無異于王之他子而書名矣今南入王城而即卒必當時于禍亂倉皇之中仍以王子之禮治春秋輯傳疏疑

日者史氏之闕略也義與子卒之不日異者魚書必詳而不日故以不日為日之疑在王朝則有不能詳者未可此而同之矣。杜氏曰十五年天子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據此說是景王已立子猛為世子也若果已立為世子今于其卒何不書王世子而止曰王子乎胡傳以為久而未立良是也蓋景王牽于私愛而欲立朝誠有虛懸儲位而猛與諸子無殊者但猛實當立故景王崩而劉單立猛以為王至于猛卒仍以王子之禮治其喪以其本未為世子耳。史記曰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閼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政殺猛國人攻朝立句是為敬王按劉單擁猛以出擁猛以入子朝不能殺劉單安能殺王猛若子朝能殺劉單所奉之主劉單與國人安能更立敬王即立之安能卒有成乎且子朝既能殺王猛乃氏于此易不即立子朝而顧立子敬王既出之後乎抑春秋雖為尊者諱而亦不沒其實今上下並無異辭又左傳之子周事本未甚詳而亦未嘗言殺也則史記之未可信明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氏曰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滄陽李氏曰比年日食今又食在陽月天祿其矣王室之

事固應之然亦豈獨應在王室已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傳曰邾人城郕邾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杜氏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也

孔氏曰傳言武城人則是武城之大夫自專為此謀也既

取邾師邾始怨晉人來討乃今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

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邾人怨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始

如晉晉人執之

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為大夫

春秋傳得葬葬 朱云昭公二十三年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曰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

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周制也邾又

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曰在諸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

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

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

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聽諸宣子乃皆執

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且而二期焉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

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更人之與叔

孫居于箕者請其吹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杜氏曰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孔氏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

侯有罪盟主不得執其使人故譏之

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

春秋傳得葬葬 朱云昭公二十三年

聘以魯為卑已故也

景陵鍾氏曰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

之外故也魯取邾師邾人怨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婼韓

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

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有以死者為死之足畏也世

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晉吏人請其

吹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滄臺新蛟投璧之意

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

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家氏曰叔孫豹會于號莒人訴取邾將戮之樂王鮒求貨

于叔孫使請帶馬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姑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其國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于亡悲夫

渝關李氏曰魯取邾師信有罪矣晉人當責于魯使反邾俘而罪武城人可也責之必不可請于王而加之以兵亦無不可今叔孫舍如晉謝罪于叔孫乎何尤乃以他嫌而借此以舒忿晉人于是為非義矣故書執我行人以譏之士鞅之來聘也叔孫為政季孫欲與諸晉而卑士鞅今使叔孫如晉而果被執則季孫之計行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主

晉人圍郊

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閭庚戌還

杜氏曰討子朝也郊周邑

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于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數及于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胡傳曰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平陰云云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

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

茅堂胡氏曰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他褒異之辭意者王室危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大夫為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

陳氏曰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

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還師圍郊尚未察于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力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主

渝關李氏曰先儒皆以郊為子朝邑而子朝在焉故圍之未必然也安知郊非要地而為朝黨之所據朝本不在此乎傳謂郊潰而不言子朝之奔可知朝本不在郊也六月王子朝入于尹杜氏曰自京入尹氏之邑是王子朝本未離京安可謂其在郊然或郊潰而朝仍奔京左傳闕焉亦未可知十五年傳謂晉荀躒如周恭穆后籍談為介三十一年經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是荀躒本晉卿也籍談昔為介而今為首將亦必是晉卿二卿並圍郊其將尊矣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郊而書圍是必南大師其兵眾矣然而不書將與師胡傳謂以其事微之良

是但謂是時天子蒙塵云云似覺未安此時王猛已卒故
王新政元至秋而後居秋泉安可以他日之不奔問而責
今日之圖郊乎且王猛居皇而晉不奔問罪已在前至借
晉兵以入王城則略之而不書又不待微其事焉而後
見其罪也若謂王室亂已踰早至今始圖郊而且討亂之
不力以是微之而書人可矣。圖郊郊潰王使告問晉師
還此時子朝未戮王勢未大定何能無假于晉而使之還
乎此必晉人怠于勤王而有怨心又與朝使通而為王不
力天王知之故因稍勝以告問而晉師遂還晉師還而子
朝之勢復熾矣使晉人志在討亂因郊之潰務期誅朝而
春秋輶傳難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宣

後已何至有後日之難哉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彭山季氏曰東國以行貨得國者也其祖若父皆為楚所

害而往事之書卒于楚無志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蔡悼公在位三年卒弟申立是為昭侯

綱左傳曰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

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

子還己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

戊申鄆羅納諸莊實尹卒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
子尹卒取西閭丙寅攻薊薊潰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曰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苛鑄劍必試諸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為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為存執父而
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為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氏曰郊公著
上公之子十四

彭山季氏曰庚與之奔國人惡其虐而逐之也而齊人實

亦迫之自十四年魯弔去疾之喪庚與有奸于魯故以魯

春秋輶傳難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宣

為託而來奔

胡傳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

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于

魯章耳

渝關李氏曰莒共公在位九年奔著上公之子復立是為

郊公季彭山謂郊公初未得國而自避奔齊及庚與奔而

齊納郊公乃得立焉據此說是郊公為初立非復立也以

莒殺晝懷之事觀之或亦有然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徵舒

左傳曰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辛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鬬壯而頑損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吳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畢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書

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不言戰楚未陳也

杜氏曰傳言戊辰晦七月二十九日遣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父京國雖存君死曰滅

孔氏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君自將也頓序于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蓋自以小序耳案世本

陳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微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鬬鬬是微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

彭山李氏曰吳者王僚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遣其臣滅者身死之謂其國尚未滅也獲者擒人于戰之稱生得曰獲先儒以為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為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為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雞父楚地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吳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書

胡傳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鬬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

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渝關李氏曰十三年經書其滅州來此年傳謂吳人伐州來蓋州來為楚所復而吳與之事故又伐之經不書伐者敗六國更重于伐州來自是書重之義且吳未及伐而即敗六國則亦不得言伐矣。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總言師者狄之也曷狄之爾王室久亂不知併力勤王罪莫大焉今乃從夷狄以禦

春秋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主

夷狄是亦夷狄而已矣君傷而死于舍者書卒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定十四年吳子光是也君傷而死于陣者書滅此年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然則二君以自滅為文陳夏徵舒何不從此例獲者據我禽彼而言不可書某獲但曰獲某則其自取禽虜之罪亦可見矣。左傳曰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杜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傳曰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

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徵舒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于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按此說皆不然若大夫死亦曰獲而對君滅言之誠為別君臣矣今陳夏徵舒未必死安可謂為君臣之別乎且君死于位曰滅是固尊君之辭而生得曰獲當亦無異于大夫故國君之或書滅或書獲乃以別生死非以別君臣也若大夫之陣亡者皆不書而凡書獲者無論君與臣大抵皆生得者也傳謂吳人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賴曰吾君死矣觀其言二君死而不言陳大夫死可知

春秋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文

夏徵舒之非死得者矣凡書獲者皆生擒之辭若其人已死則以將軍死綴分固然耳又何足誌且使大夫死亦言獲則胡沈二君之死亦當言獲夫以晉侯大國尚書獲于其生而不嫌與大夫同豈以胡沈微君不可書獲于其死而必欲與大夫別乎今二君書滅不書獲可知滅為死而獲為生也但君可言滅而臣不可言滅且君滅可書而臣沒不必書也惟其生而就擒則以辱身辱國為恥故書大夫之獲耳詳見僖元年獲晉掣中

天王居于狄泉

杜氏曰敬王辟子朝也

孔氏曰傳稱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
彭山季氏曰天王者敬王也杜氏曰狄泉今洛陽城內
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孔氏曰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如此時在城北也今
安各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
自為一城而狄泉不一向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
故城內也至三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遠狄泉入城內耳
茅堂胡氏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為王猛之母弟得繼正
統也

高氏曰敬王稱天王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亂
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十三年

主

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
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渝關李氏曰敬王之避子朝傳言如劉在夏六月經言居
狄泉在秋七月蓋先後本兩地故其時月不同也傳不言
其居狄泉則闕文且狄泉即翟泉傳二十九年會王人等
盟于翟泉即此地也。狄泉之避不異于居皇彼言王猛
此言天王彼言劉子單子以此不言以者彼雖已稱王而
位猶未定也故誌其實而書名書以此雖勢不差強然已
踰年改元而位已定矣故舉天王之號而不書以所以正
君臣之分也且當時有東王西王之稱邪正幾疑于不辨

而春秋之書法如此不與王子朝有大別乎。薛氏曰狄
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按狄泉固在王畿內若在王畿
之外亦可不書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
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書出焉當不在王畿之
外乎然則自周無出乃大一統之義當不論其畿內與畿
外也瑕朝之奔不書出正以明其無所逃耳若夫傳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是又變例以
示譏亦非為在王畿外也敬王居正而亂不由王即使居
于晉鄭亦必不書出矣今居狄泉不書出安可拘于畿內
以為言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十三年

主

尹氏立王子朝

彭山季氏曰尹氏即尹子名圉周之卿士尹文公也尹本
尹吉甫采邑在畿內因以為氏春秋以其世卿族盛故以
氏稱之據左氏序王子朝入尹事當近成周鄭漁仲以為
汾州是其地非矣

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辭

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不言立敬王當立不言
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
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
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特以

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
與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
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
名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
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
乎

林氏曰此尹文公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
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

汾陽朱氏曰單劉尹召各植其黨以求勝然劉子單子乃
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將置敬王于何地乎

春秋傳集解

卷三

三

陸氏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為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
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訃喪武氏子求購
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
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茅堂胡氏曰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蓋衛人既討弒君之賊
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
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
氏立之則其為篡可知矣國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
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嬖之失耳

渝關李氏曰尹本畿內采邑地當在西周小雅謂尹氏太

師大雅謂王謂尹氏是在西周已有尹而即以尹為氏矣
今左傳言王子朝入于尹又有伐尹戍尹之說或自東遷
後又分采邑仍以舊名稱尹亦如鄭之仍稱為鄭耶尹為
子爵或十六年十七年兩會伐鄭經書尹子是也春秋
之書尹氏則以其世卿之專擅而將譏之故與伐鄭之書
尹子不同未可視為稱氏之常辭而已也。立者篡辭隱
四年衛人立晉之立則又是專辭州吁既殺而國無主公
子晉當立抑豈篡國者之可比哉今尹氏之立朝未嘗不
專而春秋之罪之則尤在篡當與立晉之義殊言之可也

春秋傳集解

卷三

三

○胡傳謂王猛敬王皆當立是矣但謂王猛當立而未能
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
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則不然也彼所謂能立不能立者是
言其能為君不能為君也夫二王之能否固不以居位之
常暫見之亦不以大臣之以與不以見之若以其能立而
書立則書衛人立晉抑豈晉能為君者哉且新君既立彼
即不能為君而亦稱君當不以嗣子之不能為君而不書
立矣然則經不書立蓋皆所當立者故王猛敬王之立不
見于經良有以也今乃以王猛為不能立而不言立又以
敬王為能立而亦不言立不亦說之自相矛盾乎若夫稱
大臣以之則以其勢危而位未定直稱居于狄泉則以其

改元位定而特正君臣之分耳必非為能立不能立之別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孔氏曰經書乙未地震謂魯國之地動也傳言丁酉南宮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為屋所壓甚弘謂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按地震者宜靜而動以臣干君之象子朝僭立季氏逐君此其應矣汪氏載于甚弘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三年

丰

說以為王城地震應在子朝之奔豈其然乎。甚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按此說謬甚王于朝雖據王城而僭立不得為正統自不當據周以為斷若南宮極以震而死是乃天之所以殛奸人也豈可以三川之震相較耶且王城震而狄泉亦豈不震雖王之大臣未有震而死者而君若臣之驚危亦自不免其應固不誣矣彼長和者昧于邪正之辨而以西王當周已為大悖于理況專主其大臣之震而言是又不明于地道之大變實有象于子朝之大惡也此術士所以不足齒也

左傳曰楚大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

申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遂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遂趙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繼于遂淫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穀梁傳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孔氏曰書有疾者在道而還客有他故他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為晉人辭公而還非為疾也故須書有疾以辨之楊士勛曰公之如晉四不得入今實有疾別于無疾而反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三年

去

公羊傳曰何言乎有疾乃復殺恥也汪氏曰殺猶滅也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昭公是行本以請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按託疾之說未知其果否若果懼晉而託疾蓋亦懼其至晉而被執耳豈但懼其不見納哉文十六年四不視朝則以託疾辭齊而不書疾此何以書曰明非晉人之拒已故以有疾書不必辨其真與偽矣若夫文之辭齊未有拒公之嫌而自廢其數故止書四不視朝而不書有疾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疾故也彼不書疾者臣之奉使雖有疾焉而不可復復則亦與無疾者同故沒其疾以罪之此則君有疾而得自復故特書疾以

殺恥而不責其中道而返也春秋書有疾者惟此而已。

叔孫舍見執公則如晉而欲為之請危道也公豈無見于此而猶行乎蓋季孫以公委晉而強其行公不得已而往而實慎焉故至于河託為有疾乃復耳觀于此而季孫之棄公與公之受制于季孫皆可見若非託疾而返公能免于晉人之執哉然使果是真疾公亦猶有幸焉但免于晉人之執而不免于季孫之逐良可悼也夫。十三年平丘之會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蓋為季孫往而晉人拒之也此亦為叔孫往而有疾自復馬所以復者雖不同而畏晉而託疾亦何愈於拒之而不納

春秋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三年

主

者哉使其實有疾則以如晉之故而致感傷弗豫至于往返之徒勞未始非公之愆亦未始非季孫之罪矣

州左傳曰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公其

是慎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傳十九年民棄其上亡何待若教蚺冒至

于武文士不過同憤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士數圻而郢是

城不亦難乎杜氏曰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二十有四年

州左傳曰春王正月戊午王子朝入于郢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汪氏曰孟僖子卒子何忌立為大夫是為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踵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媼至自晉

劉氏曰左穀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固其可

春秋傳輯疑 卷五 昭公二十四年

主

褒而褒之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胡傳曰大夫執而致則名據十四年意如此獨書其姓氏

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

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

心忍性強于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觀意如

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事見左傳其言可

見矣故舍至自晉時以姓氏書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渝關季氏曰左傳經文無叔孫字傳曰媼至自晉尊晉也

杜氏曰貜媼族所以尊晉按晉人執我行叔孫舍非禮

也遲之踰載而後使之歸即不見殺亦不為德又何可尊

之有且使經文果無叔孫字不過再見書名之常例耳當
不為尊晉故也況本稱族以賢舍固非意如常例之可比
乎然則左杜之為此說可謂誤而愈誤者矣

左傳曰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
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
必甚能無旱乎

渝關李氏曰自十五年至此十年之中日食者五天變乎

是極矣此時王室之亂猶未靖咎責之作又豈偶然何氏

春秋傳傳纂 卷三 昭公十四年

主

曰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其有條又滅徐據此說則

是咎徵在天下俱有關於君國之大故也梓慎與昭子徒

沾沾于水旱之應不亦本乎昭子以此食為旱而是秋

果大雩亦可見天道之大無所推而不合也然而梓慎言

水昭子言旱而言旱者果驗此豈非術數之占又不如論

理者之為得當乎惜乎不及夫大變均為不知天者矣

左傳曰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敗及否皆潰鄭伯如

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緒而憂宗

周之圖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靜之謦矣惟憂
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微
會于諸侯期以明年杜氏曰為明

秋八月大雩

年會黃父傳

渝關李氏曰昭篇之書大雩至此凡五見矣

丁酉杞伯郁釐卒

渝關李氏曰杞平公在位十八年卒子成立是為悼公

左傳曰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

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

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寧

春秋傳傳纂 卷三 昭公十四年

主

冬吳滅巢

左傳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遠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子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

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還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

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杜氏曰為定

彭山季氏曰巢註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州來及巢

皆楚東屬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況

襄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讎乎吳

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逼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害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于復怨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于王僚益勇于闕長岸難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恢楚境夷末所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略不下于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盡于此矣夫吳弱則楚強楚弱則吳強世變消長人事得失亦可以觀矣

胡傳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注氏曰文十二年楚人圍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屬于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

春秋傳傳疑卷六昭公二十二年尤

若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兵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吳滅巢能復諸樊門兵之仇矣按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必以巢為讎君子謂其不然也巢人無罪而被攻則以力禦而傷吳者是乃吳子之所自取于巢人乎何尤況已易世而事亦久安可以其前怨而必復之哉孔子曰以直報怨若以此事為怨而必報之是固

未得為直也然則經書吳滅巢止可與貪暴之惡例言之耳。天下之患常在楚自吳漸強而所患者又在吳故吳之滅入等事不絕書卒至有黃池之爭伯豈獨楚人之憂而已哉嗚呼此春秋所為深慎者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秋孫舍如宋

左傳曰春秋孫嬀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杜氏曰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春秋傳傳疑卷六昭公二十五年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五年

四

夫人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氏曰文子魯君喪政四世矣杜氏曰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烏得逞其志請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氏曰為下公

傳孫

汪氏曰公孫茲之如牟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違其妻也今意如適公室之正卿為己逆婦專娶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圖之今也娶己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

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渝關李氏曰意如娶妻而使卿逆其無忌憚亦甚矣然而經不書逆者大夫之私事不必書而惟非禮則書之但卿勝人婦猶可言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卿為卿逆而擬于君勝陳人之婦于卿不可言也擬于君而不書春秋之防權奸也嚴矣雖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泣盟左傳謂且為仲逆彼亦不書逆豈獨至此而始然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五年 聖

王栗其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奸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

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栗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十五年 聖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彭山季氏曰叔詣鞅之子也趙鞅成之子而武之孫也樂氏大心名樂祁黎之族兄也北宮喜他之子也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董之子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為氏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伯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

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通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于此著諸侯之繼伯也滄起朱氏曰聽鄭子太叔之言謀王室也諸侯而請王室其職也今使王顛沛至此而謀之晚矣何功之有故書法無美辭也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成以是知敬王得位之正矣

胡傳曰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舍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與南宮暴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王

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于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于亦何足效哉

汪氏曰晉頃承世伯之業昏庸怠惰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率三軍以造于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候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于魯而蔽于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疣而已尚果責哉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黃父先儒皆云晉地即黑壤獨孫明復以為黃父地闕蓋謂列國之謀王室不當在晉地也然則黃父其近周東境之地乎後漢志云鞏有黃父有

渚水蓋渚即猛居之皇也與黃相近必即黃父矣按此說似未可據宣七年會于黑壤左傳謂盟于黃父又謂黑壤之盟不書是黑壤即黃父矣文十七年傳謂晉侯蒐于黃父其為晉地可知若以黃父為近周東境地彼諸大夫已邇京師而納王為甚便又何待于明年之再來乎況黃父與黃有異未必黃即是黃父今亦仍從先儒說可也。二

十三年敬王改元晉人雖有圍郊之役其亂猶未定也及夫王避狄泉而方氏立王子朝邪正之辨甚明此又何待于問者二十四年晉侯使士伯問周故取決于大眾之言乃辭于朝而絕其使不亦晚乎且既知子朝之為曲不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王

書

之急約諸侯以納王至聽于太叔之言方于此特為此會又待明年而後納王且不能誅朝而致其奔楚晉與列國之罪何如哉夫以刻不容緩之事而若有意無意之間遲之數年而後為之助故除黃父之會外經于晉與列國之事皆闕如也其所以責之者深矣。胡傳曰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其人任亦何美之有免于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按此說不然使諸侯聞亂即奔命果能綏定王都春秋豈不美之如首止之盟重

書首止為大善不謂職分之當然而不加褒也且古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有功者焉得不賞臣亦焉得不受今晉人與列國微功不足以償罪自是無可善者雖乃不美之耳蓋天王居于狄泉晉為方伯既不能分官守省視器具又不躬率諸侯急討于朝以救君父之難至于今乃遣大夫為此會又約以明年將納王則此會之于王事為甚急矣此所謂直書而罪惡自見者何云克修厥職而免于譏貶乎

有鸛鵒來巢

左傳曰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

春秋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聖

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序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蹀躞公在乾侯徵褰與鸛鵒之巢建哉遙遙視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曰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胡傳曰傳曰鸛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鵒宜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宜臣順于眾而主祭于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劉氏向曰魯季氏將逐昭公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

汪氏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者甚微而著高宗則有雉雉之異謀于忠賢修德正事能獲其災宋有養生騷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穹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尚誰對哉

滄起朱氏曰季氏專恣已久昭公不忍一時之憤而欲逐之君無自固之道臣有干上之謀為之應矣漢景帝時白頭烏黑頭烏關而有七國之變昭帝時烏黑龍關而有燕王之變天人之應也然漢時臣謀君而臣不勝昭公君謀臣而君不勝者以大權久落故也

春秋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聖

於肅李氏曰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鸛鵒不踰濟而呈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社稷之馴至大亂則知鸛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按此說不然此鳥之應當只在魯而不在天下蓋鸛鵒濟北之鳥來巢于魯何云自南而北之驗哉且吳楚越之迭主夏盟皆以南人主北事與鸛鵒自北來巢之象亦無涉也觀童謡之辭明主公出言此實季氏逐君之兆不必推廣而

泛擬之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

啖氏曰季辛不言大雩者承上文可知也

胡傳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鵒來朝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者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于祖已克正厥事故春秋輯傳辨疑 卷下 昭公二十五年 旱

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臨降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因克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祭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曰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如與饗人榼通而懼乃使其妻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下 昭公二十五年 旱

東

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遂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難關季氏今其難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怨益甚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城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城氏而逃于季氏城氏執平子怒拘城氏老將掃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城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孔氏曰季氏和祭家廟與禘同季氏先使自及故于公言萬者有二人公若獻弓于公其眾萬于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怨 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城孫城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讒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免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代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春秋傳傳難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光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從者眾矣日入慙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庚言于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庚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旗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

啖氏曰陽州齊地

茅堂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陳氏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往也

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而有以自取

也

春秋傳傳難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光

胡傳曰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于其家半兵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兵季曰遂入鄆未必是孫宿救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然奔魯之君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于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免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莒有關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于背者幸而免爾

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有如兒戲
宜于季氏不能去而公反去國也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
屬公而季氏權勢已成令行中外公亦豈得遽有為哉況
叔孫孟孫二家皆當于季氏而為之用公特孤立于其上
耳以孤立之主而欲除不可拔之奸有以知其難矣雖季
氏無禮而逐公良亦公之所自取而不免于大貞之凶也
由是魯國無君者八年魯尚可以為國乎。公伐季氏季
氏登臺請命亦已危矣若非叔孫之家臣陷西北隅孟氏
殺卻昭伯以伐公徒則季氏未必不就戮而公位安矣然
春秋輶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十五年 主

陷西北隅者叔孫氏之司馬使當時昭子不如闕想其事
勢亦必不至此蓋公既孫齊昭子猶欲納公使其在國遇
變豈肯聽司馬之陷公圍而救季氏哉但在昭子素不能
以尊君之義率通其臣下故一旦遇變而司馬敢與于逐
公及昭子自闕歸又不聞其明正司馬罪也則昭子于此
或亦難免無君之惡矣。次于陽州猶未至齊都也未至
齊都而曰孫于齊者已入齊境也陽州之為齊地明矣

齊侯唁公子野井

左傳曰齊侯將唁公子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
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

陽州齊侯唁公子野井禮也齊侯曰自苦疆以西請致干
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
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
不如早之晉弗從

公羊傳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季曰弑當作殺下同告子家駒
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
終弑而敗馬走之齊齊侯唁公子野井高子執鬯食與四
腿脯國子執壺漿白吾寡君聞君在外餒寒未就敢致稷
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
春秋輶傳辨疑 卷三 昭公二十五年 主

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拜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
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守先君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
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
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
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嗟然
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醵以辟為席以鞞為几以

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李曰按孔子言但蓋其不足于彼者必多也

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彭山季氏曰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按祝阿在今禹城縣見襄十九年盟祝阿下李曰祝阿蓋二地皆為禹城縣

杜氏曰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

自野井逆之蓋為恭也

胡傳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

春秋輯傳纂要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重

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

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

末也昭公喪齊歸無威容而不顧見左傳娶孟子為夫人

而不命禮記雜記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注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政令在家而不

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

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

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

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以明其無納公之實

譏之也

汪氏曰昭公微弱季氏威強迫脅而出欲求齊援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宜其速若發機矣惜乎齊景不知為此野井之唁從修弔禮而已

家氏曰書齊侯唁公者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意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唁公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渝關李氏曰弔失國曰唁詩所謂歸唁衛侯是也然弔大夫之失位亦曰唁如弔死者之皆言弔蓋皆上下之通辭

春秋輯傳纂要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重

耳經書諸侯唁公者一此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夫

唁公者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晉侯

倭荀躒唁公于乾侯是也齊侯之唁公也自是齊侯之得

禮故孔子謂其禮與辭足觀未嘗不取其一節之美矣左

傳以唁公為禮是亦得禮之一節蓋齊侯雖納公此時公

方初至彼亦豈能遽為之謀先儒皆謂書唁者譏其無納

公之實特要其終而言之耳惟要其終而見唁禮之徒然

故譏之抑豈以此禮為不必行哉若夫高張荀躒之唁公

當與此異以其歷年已久而猶事虛文已不足取況齊人

以此誚公晉人以此為季氏者其實而二事之可譏尤甚

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曰昭子自闕歸見季子子孫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遂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季子曰苟使如意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饋歸季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殺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春秋傳傳錄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季

廬陵李氏曰昭公之禍原于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商庚之罪而誅之無亦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富貴遠矣

汪氏曰昭子卒子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恥為季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劉氏曰姑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甥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姑也按自殺之說本無所據若果自殺則亦自殺而已何必又使祝宗祈死哉梁丘據謂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見明年其非自殺甚明

。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曹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受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而為後世勸按叔孫舍之祈死與范文子之祈死不同彼無變而此有變也在無變者不忍見其變而祈死猶可也既有變焉當以死于君事為正何以祈死為夫國危君難而但祈一死愛君憂國之至者必不如是而已且二子雖禱而死皆得以善終尤不可謂之自裁春秋書日以卒舍亦維其常抑豈特表其節而為後世勸乎

春秋傳傳錄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曰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一統志云外黃城在杞縣東北漢置縣屬陳留郡按曲棘乃宋西適晉之道則元公至此本為魯事故也

公羊傳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夏商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曹

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知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滄起朱氏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夫

曰宋公有夢知其不能終而果于往以納昭公不恤己之死而恤人之亡好義也夫按此數說皆以宋公之卒書地為美辭似矣實亦未必然也宋公至曲棘本以如晉請納公也雖外如不書維其常而為納公而行法亦當書如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戌卒于鄭以鄭伯之如會且書何不可書宋公之如晉乎今于如晉則略之是必不足于此矣其書卒于曲棘者以其非為宋事行而不沒其實耳若必以是為予之則鄭伯之卒于鄭豈亦可謂美辭乎。宋元公如晉欲請納昭公可謂急于義矣但其所以請納公者是欲討季氏而納之耶抑豈公與季氏平而

納之耶觀宋公之妻意如也明知有今日之禍而必與之己不以亂臣為可絕矣況夫既為之婿彼豈肯明其罪而誅之專為昭公謀馬如此哉且昔也華向之亂宋公無如彼何而猶不能討今乃欲為鄰國討其賊或亦無此情也竊意宋公此行蓋欲假晉力而調停于其間不過如叔孫舍之謀納公而已殊不知其君臣已視如寇讎必無君入而能並立之勢與夫並全之理即使宋公如晉晉人果從其請亦理勢之必不可者況晉人未必肯從乎明年郭陵之盟又明年于盧之會皆以謀納公無論齊侯不終納即晉大夫而亦不果可知宋公此行之無益也然則宋公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夫

無益于此行未可以其死于途而即漂予之矣。公孫于齊而叔孫舍宋公位相繼而卒似亦皆有天焉此梁丘據所以援此而惑齊侯也但叔孫與宋公即使二人不死亦未必能納昭公而保無患以其不討季氏而公總不可復也如于扈之會謀納公雖晉大夫曾主其事而亦無益于謀又安見叔孫宋公之果能有濟乎經于二人之卒雖傷之未必以此而卜昭公之不返也。宋元公在位十五年卒于頭曼立是為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曰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汪氏曰不書齊侯伐國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鄆與外取田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仗義之功未矣

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伯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伯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己責勇于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其爵

淪關李氏曰齊侯為公取鄆討賊使公得居一隅而名位

猶在不可謂其無德于公者但乘魯國之遺業親統三軍

以壓魯境何難誅季氏而納公于魯哉今以強大之力僅

春秋傳傳錄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辛

為取鄆而止是雖有恤患之名而無其實亦可見其為善

之不誠赴義之不勇矣直書齊侯取鄆所以病齊侯而不

言其為公以取鄆居公之為惠已細也。胡傳曰鄆魯邑

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

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

不臣及齊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為不

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

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

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

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汪氏曰經書諸

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

公雖為季氏所逐而未見絕于國人故次止于齊魯之境

而謀獲國也又曰晉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

儀則書衛侯入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帥師納

北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于公至自

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

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于居矣按此說

皆不盡然經書公孫于齊便見昭公之不君季氏之不臣

矣豈待另文而後見也諸侯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

言次者自是略外詳內之意且陽州齊地也書次于陽州

春秋傳傳錄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壬

是在齊地為失所何由見公之未絕于魯耶至于齊侯取

鄆乃是齊侯之為公雖可見國內之皆叛亦非至此而始

見昭公之已絕于魯而不君也且衛侯入于夷儀是衛殤

公非衛獻公也以為衛獻公事則誤矣齊偃納北燕伯于

于陽不言齊取陽者外事略止書重也且取而納之是一

事故不必言取陽何可援衛燕之事以相較哉況北燕伯

之書納未嘗以燕人不叛故今以齊侯取鄆而見魯國內

之皆叛尤覺其迂疎而難通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曰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杜氏曰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于宋魯鄭魯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事魯與君無異矣

王氏曰昭公在魯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葬宋元公如先君則是槨柩所以藉幹之類皆從先君之度而不敢減矣然其葬期之速或亦欲如先君耶蓋自成十五年葬共公昭十一年葬平公皆三月而葬今葬元公亦然守其法之不善者斯亦不善守也已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室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曰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杜氏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穀梁傳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王氏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書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

家氏曰公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魯地故書在

謝氏曰齊侯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范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為重故可言至自齊孔氏曰往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去至自齊者得與齊侯相見故從齊境而來亦是自齊也按此說不然彼但見次陽州唁野井下並無公如齊之文而今書至自齊求其說而不得故于齊侯之見公曲解之不知經書至自齊本自齊都而來也蓋自唁于野井後齊侯已送公入都矣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室

特以先有公孫于齊之文公已在齊地不必再言如齊耳若非入齊都則唁公之禮不過一時之草具即繼此供奉有加亦非所以待公之地也齊侯于公豈肯聽其久居野井而不于國中授之以館耶然則公入齊都可無疑今也至鄆原其由來而曰自齊當與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無以異矣如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明是未至魯都之辭抑豈因晉侯之不見公故不書公至自晉哉范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耳按此說是以告廟故而書至亦未必然公既失國而在鄆苟安易嘗有廟之可告即或別立主而告之則其儀文

簡略豈有當于飲至策勳之禮哉。則凡君至者不為其告廟而乃書令雖不告廟未嘗不可書至矣。故止以為臣子喜君父得返之辭可耳。孫氏之說良是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昭公之孫子齊也，安知不有廟主之從？今得至鄆而告之，耶曰：『非也。』人君在國，因為宗廟之所托，至于失位而出，則國非其國，已棄宗廟而不保矣。又何取于廟主之必從乎？且出奔者，安危生死俱不可知，已既失位，乃使先君之主隨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則其取罪為滋甚。而又何禮之有？」昭公出奔太宰未必從，即使果有此禮而使他人代之，不惟不暇為，亦必

春秋釋傳輯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高

不敢背季氏而取羣主于廟中也。竊意太宰之取主以從，當是遷國之禮，非失位去國之禮，不則國滅君亡而廟主無依。太宰乃有此禮耳。今昭公雖去國，魯國之宗廟猶如故焉，得取廟主而隨公以奔哉？此以知至鄆不告廟而經書公至自齊，當不為其告廟故矣。胡傳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按胡氏之意是謂居者居其所自有也。鄆鄭狄泉皆非臣下所敢有，故屬者有而書居者果如此是必君不能有特以大義律之而云然以是為存一國之防與存天下之防則可耳。今齊侯為公取鄆鄭與狄泉又未嘗叛王而不禮是皆實有其土地人民矣。春秋書法本據其自有之實而書居豈于非所有者特書曰居而欲存一國天下之防哉？

夏公圍成

左傳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鑒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珎，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漸能貨子猶為高。」春秋釋傳輯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高

氏後粟五千，度高辭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辭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子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也。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孔氏曰：「齊地無曲棘，十棘馬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戰里亭，此即彼。』若可師有濟棘也，本無曲字，因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也。』

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胡傳曰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吉于齊侯云云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主有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

春秋輯傳補疑 卷五 昭公二十五年

聖

又以見昭公無德于國無恩于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政私色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

渝關李氏曰據經文公圍成則是公自圍之也蓋公于居鄆之後欲討季氏而先治其黨以為既得成邑乃可漸圖

彼故于成焉環而攻之也此固用鄆眾亦未必不借助于

齊但其將卑兵少故不書齊帥與齊師而但書公所以譏其暴妄而無謀耳夫公方暫棲一隅于彼從逆之輩不以德綏不以義喻而遽有事于成邑成其可以力服而季氏于此實不為之援彼哉此所以終不得成而徒圍無益也然則據經言之且當以公為主左傳以是為齊事若于昭公無與焉則與經文為相背矣但左傳之記此事甚詳其以為齊人為之者未必無影響要知非傳說本實錄而經止書公別有意旨之所存乎此即依傳以論經蓋亦無不可也○春秋以大義責齊故沒其迹而不書止書公圍

春秋輯傳補疑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聖

以罪公而已戰于炊鼻亦不書者則以季氏拒公故亦猶桓王伐鄭不書繻葛之戰皆所以存君臣之防也○昭公之出奔季氏為之也然不獨季氏為之而三家為之也又不獨三家為之而三家之臣為之也故叔孫之醜慶脂公圍季孫之中豐女賈貨梁丘據據孟孫之公孫朝受齊師彼家臣者豈皆忠于其主而不忠于國君哉有三家方能有家臣彼亦各為己謀利于存三家而叔孫孟孫之臣亦利于存季氏耳然三家賴其家臣以造逆卒亦受制于家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何樂有是臣哉○經書公圍成二此年定十二年是也于昭公圍成見家臣之黨亂馬于定

公圍成見家臣之逆命焉此不書公至而彼書至者汪氏之說得其解矣

附錄左傳曰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左傳曰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杜氏曰鄆陵地闕

彭山季氏曰鄆陵蓋即成六年魯取之鄆當在齊魯界上

公既居鄆必不能遠出會盟也

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亥

故齊侯特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

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費于乾侯蓋是時

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

裏故也

廬陵李氏曰鄆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

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

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鄆陵即成六年魯取之鄆似有然

者但曰鄆陵是必地近鄆而以陵為名非魯地矣觀圍成

不書公至而此會書公至可知鄆陵之非魯地甚明意者

是齊地而與魯接壤者乎○圍成之師既返而又為此謀

則與四國之君同會盟其勢亦盛矣夫陳恒弑其君孔子

告于君大夫請討之在魯衰之世猶欲以魯討齊豈以齊

景之力不能討魯逐君之賊乎且齊即一國猶可以討魯

況合數國而共謀納公無慮其事之不濟矣余之何從事

會盟而于伐魯之舉無聞焉未知其所謀者是何策也然

則齊景于此蓋假納公之名而為糾合之計意既不誠無

怪其不能納而于伯業亦不復興且直書其事則齊侯之

虛妄而不足以有為可見矣○陳氏曰此齊盟也參盟自

春秋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完

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

十六年齊侯徐子邾人莒人當盟于蒲隧十九年宋公邾

人邾人徐人當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人

矣于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再

盟矣按前此諸侯已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特以其告

則不書耳豈為晉猶主盟故乎今鄆陵之盟會公亦與焉

自所當書其不為晉不復主盟甚明況定四年公及諸侯

盟于泉隨晉亦未嘗不主盟也但自十三年平丘之盟後

諸侯之私盟者常有此實可見晉伯之衰矣未可以晉人

之主盟不主盟而論參盟之書與不書也

公至自會居于郢

殺梁傳曰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季氏彊悍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也耳按此說不然昭公之動靜國人皆聞之史官于此即書公至自會居于郢何至搜季氏之怒乎且當時史官未必無知義者何能必其皆黨季氏而不以實書也況聖人筆削春秋第據舊史之文而訂其義或亦不敢以己意增入之矣。屢書公至即屢書居于郢雖以明其非復國而惓惓于我公之失所者為益切此忠愛之極思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字

左傳曰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諸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齊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曰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子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彭山季氏曰居即楚平王本名棄疾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子弱母之非嫡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王改名軫是為昭王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令尹子常謂子西長而好善杜氏曰子西平王之長庶季彭山則從史記以子西為平王之庶弟不然也哀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季彭山曰杜氏以為申即子西昭王兄則昭王之母非嫡平王不當舍長而立幼以為太子史記以公子申別為一人而謂為昭王弟得之矣按此說亦不然十九年左傳曰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又曰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是當時已以羸氏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字

稱夫人而平王有二嫡矣及二十年太子建奔宋建母乃歸其家二十三年左傳所謂楚太子建之母在郢是也夫太子既廢其母又大歸平王于此焉有不以羸氏為正嫡者乎然則羸氏為正嫡生子曰王子西雖長平王必不肯舍王而立子西為太子今乃以子西之不立遂謂其非平王子則誤矣且子西為平王之長庶其為昭王之庶兄甚明子為羸氏所生故立為太子平王卒子常又謂太子子母非適者是援正理而云然子西謂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是據羸氏之僭嫡言而欲成先君之意也安可不察乎此而但執立長之常禮因謂伐陳之公子申別為一人而為

昭王之弟哉然左傳在前史記在後惟從傳說則可耳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曰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卒丑在郊遂次于戶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遂王子朝晉師克鞏召伯盈遂王子朝齊楚有召伯此

之奔楚耳下言召伯逆王于尸者蓋亦召伯之族也王子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周南宮鬻春周之與籍以奔

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圍

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

公般成周而還

孔氏曰三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

子決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

周遂以成周為都

東黎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

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者也

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

卜澠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

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徙都成周

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

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

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合依經正之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蓋謂敬王

為東王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

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吳三十二年書成城周蓋

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

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邾而叔孫豹賀城

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

于京師也

彭山季氏曰成周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漢為洛陽縣

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吳而始得入于成周者以子朝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二十六年

倚尹氏為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左傳稱王

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者難詞也

敬王入成周將于此別立基焉于是王子朝奔楚而王室

遂定特以威權久去勢已倒持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權謀

餘智而其後亦遂不振矣惜哉

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

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于時不能即

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邾而亟還坐視成

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實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

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變不忠不臣者勝矣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志

渝關李氏曰左傳言王入成周在王子朝奔楚之後誤矣
使子朝已奔則王城無主故王何不入王城而乃入成周
耶觀其入成周可知子朝猶未奔也惟成周已屬于王子
朝為其所逼而後乃出走耳此經文所以為實錄也。狄
泉在成周城外二十三年天王居狄泉而不居成周未知
其何故若成周未叛何不居成周若成周已叛何敢居城
外或曰成周末叛疑有子朝之黨而不敢入也或曰成周
已叛恃有狄泉之險而不畏其逼也二說皆可通然後說
于左傳有合傳于二十三年六月言王子朝入于尹召伯
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于二十四年冬十月言王子朝
奔狄泉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志

不必書矣人者難辭也成周已附于子朝王則蒙塵踰三
載假晉力而後能入可不謂難乎。觀成周言入可知成
周先不屬王觀王入成周而朝即奔可知成周為重地朝
亦恃之以為援也晉人納王先入于成周豈非欲奪其援
而使故王有可據之勢乎成周得而王勢定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志

左傳曰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劉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
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
宣晉為不道是猶是晉思肆其國極茲不穀震盪播越既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志

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其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

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書曰奔楚則楚受其賊之罪亦可見矣

胡傳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子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子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去

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定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轍主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渝關李氏曰成十六年十七年兩書尹子則尹氏乃子爵也今序尹氏于召伯毛伯之上者雖云王亂由尹氏亦以其官秩曾長于二伯耳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則其官秩誠尊矣未知此時之尹氏仍為大師否若其位在二伯上固不嫌于以子先伯也如列國之會盟多不

循五等之爵次在王臣何必不然。朝立已四年春秋黜其偽號而仍稱王子所以正名分而治亂賊之僭也劉氏曰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篡之君也是謂當時不以為王故不稱王也然則當時已有西王之稱曷嘗不以為王乎但在敬王之臣子不以為王春秋時以正義論之是以仍稱王子且子朝之事未成故可正名書王子便能分國為王而勢不敗或不終以王子書矣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豈非篡君之已成者哉雖有子儀之正君而突則屢書曰鄭伯所以著其逆迹之實是又一義也。汪氏曰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違天討無所出也故此于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昭公二十六年 去

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耳按此說不然侯國之亂賊不一奔皆言出豈皆罪輕于此而有所出耶且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奔不言出義各不同亦不可與此相比也然則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何當言出蓋自周無出乃大一統之義不惟晉屬于周雖楚亦周地也朝既得罪于王室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楚乃王臣而為王室之通逃主罪亦可見矣。王子朝使告諸侯之辭稱其甚矣彼蓋自以長而以猛司為少故謂單劉替私立少以間先王也抑知王后既無適而猛司為穆后嬖嬖之子其母較尊于朝母本不可以少長論之乎然則劉單之立猛立司自無

悖于古之制者彼反謂單劉亂天下晉為不道是攝是
替而欲諸侯深圖之謂之何哉故閔馬父謂子朝于景之
命而春秋始書其立終稱為王子有以正其篡逆之罪矣
附左傳曰齊有彗星彗侯使權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貽不貳其命者之何權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齊侯與
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公曰是可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七 天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七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渝關李氏曰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一團成而即返與公會
諸侯于鄆陵一結盟而即還齊侯之無意于納公可見矣
公又如齊求納焉則亦何益於此行哉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
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
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七 一

渝關李氏曰如齊求納而仍歸其所公實無益于此行矣
書曰公至自齊居于鄆雖與前年之辭意以異然而皆則
為初至今則為故居久于外而不能復國此春秋所以深
閔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其君僂

左傳曰癸亥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伋餘公子燭庸帥
師因潯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視諸侯楚
勞尹然工尹康帥師救潯左司馬沈尹成帥都君子與王
馬之屬以濟師與兵師遇于宵令尸子常以舟師反沙汭
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潯兵師不能退吳公子

先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轉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謂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轉設諸曰王可試也母老子的是無若我何先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先伏甲于城東而季子使甲士于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者欲體改服于門外執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先傷足疾入于城室轉設諸寢劬于魚中以進袖劬刺王鉞交于胸遂執王聞虜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吳蔓復位

而待與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莒楚師聞吳亂而還杜氏曰言問吳亂而還

茅堂胡氏曰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己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傷病之名

奉周正朔以治其國為萬邦之憲矣

幾季陳氏曰延陵季子是一渡世榮識時勢之人方其出使而歸其僚已為子先所執復命者乃受命者之大僚也顧曰社稷有君而已當時光義已成子胥輩為之輔季子自度不能討罪不如因而君之此與說晏子納政免難同一幾也當時晏子力亦不能制在氏遂從季子之策因桓

子以納政于金身智矣然蓋使在氏而成其執大義忠者之所為固如是乎使聖人處季子之勢在途聞變必不遲返命當有借力討罪之用焉處晏子之勢君能信用則必有以制在氏不信用則遠去之宜僅納政與邑苟求免難而養成篡弑已也晏子已矣季子迫于龍德而自為：人止于此然後知蠅蛭全身之易而達權盡義臣天下杭人網非大聖莫能任哉

渝間季氏曰胡傳曰此公子先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與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先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

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先者也僚為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先其稱國以弑者與大臣之罪也大任任大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魚問言此東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高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于群小間旁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時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按此說以弑而稱國為歸罪于大臣是矣但其所以罪大臣者謂不立先而立僚因其置君之未當而歸罪焉則不然夫諸大臣舍其當立者而立其不當立者以是而致弑君之禍其罪固不能

遠然罪其致弑君之禍則可若因此而以弑君加之或亦過矣蓋安立者啓亂之本也弑君者大逆之事也以大逆之事加之安立者之人則晉荀息何不加以弑君而反以死節予之師且推其亂本亦不獨在諸大臣焉事始之諸樊趙之季札成之蓋皆有罪焉特諸大臣者不能明世傳之正于夷牀之卒而即歸國于先耳在大臣之得國不弑因循立條固非其正然名分一定先與諸大臣北面而事之者十二年于茲矣條已為君先已為臣又安得討其執正執不正竟欲起而行逆也哉若先弑其君而歸獄于立條之大臣是先之弑條不為過而蓄忿之子皆可借口于春秋斷傳解題 卷五 昭公二十七年 四

遠慮制先以必不敢發乃皆阿順王條啓先以時而欲成其所欲為彼亦安能辭其罪乎專諸之言曰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由是觀之則臣皆阿順其君而有意辱先也亦可見矣○哀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嬰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焉馬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此年吳弑其君條季札曰苟先君而廢祀民人魚廢社稷有奉國家魚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主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按晏子之言聞人臣以不死辭之路季子之言齊人臣以不討賊之門是皆所謂邪說皆不明于君臣之義者也以晏嬰季札之賢而其議論如此使春秋不作誰復知君臣之義斯乎其不可苟也哉吳子條在位十二年弑諸樊之子先立是為閔廋

楚殺其大夫卻宛

左傳曰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時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諂無極譖卻宛為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患已甚吾無以

酬之若何魚氏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特為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刑之及魯日惟諸門左魚氏謂令尹曰吾欲禍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魚氏且此役也兵可以得志子惡取將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兵乘我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却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還令攻卻氏且熱之子惡聞之還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軒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短之盡滅卻氏之族實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等陳之族呼于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故也故也而山真氏曰魚氏之謂卻氏也豈不冤哉卻氏完未嘗欲殺子常子常未嘗欲就卻氏以飲也蔡室造端結怨梯禍既勸以甲兵就子常又從而誘之惟兵在門有實可發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魚氏而誅由魚氏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

渝聞李氏曰此蓋誣以取賂退師之故而假國法以殺之也是以稱楚殺令尹子常信終為暴安殺魚氏之大夫而君若國聞可謂國有政刑乎不數年而喪師破國社稷幾

亡楚君臣有以自取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曰秋會于扈令戌戌月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同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于是子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定魚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殺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中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滋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魚成季氏其得其民沮夷與之有十年之信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七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為准二子皆同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同魯成死之二子俱皆辭乃辭小國而以唯復

彭山李氏曰樂祁犁喜之于大心之族弟也扈鄭地見文七年盟扈下口扈之會令戌戌月也齊魯不至又會於鄭地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而始城或周可以見晉自威令之不嚴而諸侯勤王之急也左氏于戌戌之外附以謀納公之言則公本孫齊安有齊人不在而可以為謀納公乎况扈地近周其非為魯明矣豈士鞅與樂祁犁北宮喜相見之時私謀及此言耶

家氏曰商景為郕陵之盟而梁止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
虐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惘然無知以為魯之休
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藉禍于齊六卿伐憂于晉屠人積
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也

渝閭季氏曰季彭山疑此會之非謀納公誠有然者蓋明
年公方如晉次乾侯晉人于此豈肯即為公謀而思納之
乎若果謀納公何以公不在會而齊亦不來且相與為會
于鄆地乎豈者不為令成周宋衛二大夫有意于納公同
此會而固請于鞅以取賂而謂其難及其歸亦以此說
語晉侯焉未必晉侯之意蓋為此謀微到國也然于赴會

春秋辨傳輯要

卷五

昭公二十七年 八

之時或晉侯曾以納公之謀屬鞅亦未可知但非為謀納
公而為此會耳。王入成周而其微弱已甚矣此時王于
朝在楚而猶不自甘即王城之逆黨豈無伺隙而生心者
王正于此未免為可愛此必王人求成于晉乃為此會
以令之及誘侯成周而王室遂定是晉人之于敬王始終
為有功也春秋不以為功而于納王成周之事皆不書豈
非以大義責晉而不貴此區之微勞哉。案陵許氏曰
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魚貳辭者以令成周故也伯國不
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惡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亂
也按此說不然成周小善也受賂不討賊大惡也經必不

為小善而寬大惡也明矣且人之善惡本不相掩以為苟
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惡而存之將小人之營私滅公者皆
得假一小善以蓋其大惡其為害也滋深矣豈得為通論
哉大抵論此事者當分成周納公而別言之可知其不賂
者是為令成周而此會原不為納公則雖不納亦不必賂
此固經義之較然者但以六國之力若仲大義而討季氏
以納公當無不濟而于魯事竟與焉亦可于言外而見
其非耳

春秋辨傳輯要

卷五

昭公二十七年 九

錄左傳曰孟懿子陽虎伐郕：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
恤久矣使君亡者必此家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唯
使子家子如晉公使敗于且知
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郕公使敗于且知春秋不書晉所
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
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傷不足責仲孫何
忌當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極
乎嘻可歎也

渝閭季氏曰彭山季氏曰左傳謂孟懿子陽虎伐郕懿子
當受學于孔子宜宜至蔑君如此蓋傳誣耳按此說似有
然者但孔子之弟子未必盡能遵其教如冉求為孔子高

弟而為季氏眾敵至于賦乘倍他日又季氏之旅泰山不能救將伐顓臾不能辭其過凡此不仁不義之事未嘗不為安可謂其弟子與悖行乎又家語謂宰子仕齊為臨菑大夫與曰常為亂夫其三族孔子知之若此者是亦為弟之所為也況家語弟子解七十二人中並無孟懿子自是不足數者則其黨居而伐鄆也未必與之且史記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于是通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然則孔子既不在魯可知懿子之為此事尤非必不可信者此汪氏所以從傳說而深歎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昭公二十七年

左傳曰楚鄆之難國言未已進昨者莫不諱令尹沈尹成言于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諱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諱而弗國不亦異乎夫與極楚之諫人也民莫不知今人殺之不辜以與大諱幾及于矣子而不國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焉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懲彼其新有君疆場日鼓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諱以自安也今子愛諱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故不與國九月己未子常殺費與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諱言乃止

渝閭李氏曰費與信費與極之諫而殺費與之三良鄆將

師又矯其命以滅三族可謂慘矣楚魚政刑而殺滅之濫各行其私魚復忌憚有如此特亦何以為國乎瓦納成言而于費氏鄆氏亦以殺滅報之死亦不足償其罪矣至定四年瓦以戰敗而奔鄆則其得免于殺蓋猶幸耳

冬十月曹伯午卒

彭山李氏曰史記謂曹悼公朝于宋：因之曹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于宋非也經未有卒于他國而不言國者又謂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執聲公伐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執隱公伐立是為靖公亦非也祗違大事也經魚不書之理索隱曰雖周云春秋魚共事今檢系本春秋傳傳辨疑 卷七 昭公二十七年 上

春秋傳辨疑

及春秋悼公卒弟露之謀靖公魚聲公隱公蓋是彼大誤也此說得之矣

彭山李氏曰伏祁大夫名朱奔義與襄二十三年昇我朱奔同朱可比於以地叛也

高氏曰魯之強臣逐君而祁快來奔從其類也

渝閭李氏曰范氏曰自此以前祁得我虐其是來奔今祁快入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祁專鄰國而聚其通逃焉過之甚故惡書之以示讖也小國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家氏曰庶其早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祁快又來

幸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元不君其君人誘人之臣
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通延其罪可勝誅乎快却之賊者
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
十一年里肱以盟求復受之而不疑惟其無忌憚之心亦
何所不至春秋詳言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按此二說
皆以快為叛人或不然經無以地之文傳又不言其事何
所據而知為叛人且凡大夫之有罪來奔者不必皆叛人
也何獨于此而必以叛使與庶其里肱一視之乎但季氏
逐君快乃奔魯而附季氏或亦亂臣之各從其類也春秋
書却快來奔蓋交識之快但舉名而略其氏者小國之大
春秋詳傳弗舉卷七 昭公二十七年 上

夫也與庶其里肱同

公如齊

左傳曰冬公如齊：侯請饗之于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
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于仲之子曰
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于家子乃以君出
彭山季氏曰公如齊為求納也

渝閭季氏曰齊侯魚意于納公：又侯：于此行求彼者
愈勤而接公者愈疎至于受其卑辱而漫不知恥良可鄙
也夫：左傳曰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杜氏曰此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敬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

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如此則卑公之甚不
以君禮相待矣尚望其納我而復辟耶

公至自齊居于郕

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還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
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國助季氏安肯納公
渝閭季氏曰三書公至自齊居于郕辭不厭數而費公之
意為愈深矣

左傳曰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魯人辭以唯

渝閭季氏曰去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今歷一年餘而
後致成不亦晚乎然而此役未嘗無功春秋沒其功而不

春秋詳傳弗舉卷七 昭公二十七年 上

書所以責晉人者弘以遠矣。案五年成陳魯成之也諸
侯未嘗不成而不書列國微之也亦如僖二年但書城楚
正定五年但書歸粟于蔡者然今成周之役魯人辭以唯
故亦不書魯成也然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雖魯
師而亦書今也不然豈以沒其小善而略之乎。三十二
年城成周則書今成成周則不書者城猶救世之利而成
僅數年之勞也故城成周則誌其功而成成周則沒其事
此蓋輕重之有別者欲且夫據守而書城則其是非豈可
見亦非專以為美而特表之也。詩揚之水正以幾內之
民成列國今以列國之民成成周王室之衰微愈甚矣然

而成列國者見譏于風詩成成周者不錄于春秋要皆過當于義者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魯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曰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執殽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役于竟而後逆之杜氏曰齊侯卑公故通晉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界境內邑按斥

春秋傳傳葬葬 卷之二十八 市

北漢縣名今廣平府成安縣也其地在衛北春秋時為狄地蓋服于晉耳

趙氏曰晉之六卿即專之三家也故徒次乾侯而不得入江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于晉不得入而徒迫也而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亦不得迫其國也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也次于乾侯迫迫維谷則竊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喘息而已矣聖人沒：于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魯魚兄弟孔懷

同患相恤之義豈不重可歎哉

論閔季氏曰左傳謂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執殽之其造于竟弗聽觀此而知乾侯之地本不在晉境杜氏以為晉竟內邑非也：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則是公之不告于晉也不告于晉而晉人以此責公可知去年于危之會本非謀約公也且使公役于竟而後逆之明是拒公之辭夫以齊之不拒公者且不肯納入安望拒公者之納之手嗚呼公之客死于乾侯蓋已兆端于此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春秋傳傳葬葬 卷之二十八 市

論閔季氏曰鄭定公在位十六年卒于蕩立是為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

論閔季氏曰滕悼公在位二十五年卒于結立是為囂公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彭山季氏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在彼之境內境外不同而其為次則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齊：侯既先親唁于野升而又為公取鄆故公之居鄆言

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也若夫乾侯則未秋地之服晉者遠待晉命于此而向一使適焉公實不敢入晉則其至也不得以自晉言矣

論周李氏曰去年春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在乾侯而待命于晉者今已踰年而晉人不令之入國故不得已而仍返故居耳嗚呼公之窮晉之恥也晉為盟主不能匡惠事而急兄弟之難反待以魚禮有如此抑亦何以稱伯國哉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曰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車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齊公二十九年 其

孔氏曰詩毛傳曰吊失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可矣于此復唁公蓋公以齊不憂已棄而適晉望得晉人矜之齊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舉故遠唁公所以嘆笑公也公如晉不見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

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高氏曰唁于野并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 聖曰李彭山地之服晉者今在鄆乃為故但書來而已非晉地也

胡傳曰遠使來唁遠下也亦言于乾者澤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遠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人弗恤

黎之臣于初其君以歸而賦武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恤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饗而使宰獻遠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

之躬矣 李曰武微之詩曰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朱子傳曰微猶非也言我若非以君之故非以君之躬胡為而居于此哉今胡子之解微字是即武微之微與詩傳不令齊章疏義可也 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恤之正也齊之生世當宜憂難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專為鄆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齊公二十九年 七

逐君之罪而遠使唁公宜得禮乎 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威如齊齊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苟跡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識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吊其如晉不見受且比公于大夫適以恥公而已矣蓋哉

論周李氏曰昭公久次乾侯而晉不見受則去乾侯而仍居鄆將又變計而復求于齊耳此必有使至齊故齊侯又使高張來唁焉及其稱主君以卑公是齊之不肯為力者更甚于前故又變計而復求于晉矣然則公之反覆無常

實不得已此豈獨公不擇所求而自處之不善哉季孫有
婦于齊晉二國所以不助公也卒致公之狼狽魚所依而
賊臣晏然在其國良可悲也夫載馳之詩一則曰歸唁衛
侯一則曰控于大邦蓋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欲
告大邦以救之不徒咄也齊為大邦不能討意如之罪奉
昭公以復國唁而又唁徒虛文而已況來使之辭竟稱主
君以辱之孔氏謂齊侯違唁公所以嘆笑公也觀于此而
齊侯之情深為可鄙也已

公如晉次于乾侯

渝閭李氏曰前次乾侯晉人不禮于公而公歸鄆及為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二十九年

文

人所卑不得已而再潰晉又次乾侯以待命焉夫來之也
勤則求之也愈恭宿之也久則望之也愈切公誠可哀也
已卒之鄆潰而公魚所歸在此四年而楚于此晉人漠然
不以為意豈復有人心哉。公而如晉次乾侯亦皆齊人
之羞也齊與魯為比鄰甥舅之邦自公孫齊以來若景公
能討意如之罪而復其君則一舉而君臣之分定于是義
聲震天下而齊可以伯矣不知出此甘聽公之顛連環尾
如窮人魚所歸伊誰之咎也哉然則亡國者之困辱不足
道而齊人坐失其機會可謂愚也已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渝閭李氏曰叔詣蓋叔鞅之子也詣卒于還朝。世本曰
叔弓生定伯閭。生西卷敬叔。生成子還是還為叔弓
之曾孫也據春秋則言叔弓卒後歷言叔鞅叔詣之
卒詣後又有叔還焉鞅鞅為兄弟則詣為叔弓之孫而還
誠叔弓之曾孫矣但不知叔鞅即定伯叔詣即敬叔鞅以
敵弟而問立鞅抑亦鞅定伯而詣還鞅之後鞅又或世
本之說失實亦未可知闕疑焉可也。

叔梁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魚病而死謂叔梁此皆魚公

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氏曰言叔倪欲納公魚病而死

此皆天命使魯魚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按左傳梁丘據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二十九年

文

曰叔孫昭子求納其君魚病而死今叔梁傳亦謂季孫意
如曰叔倪魚病而死未必而叔之死皆同也或者意如之
言本謂叔孫舍叔梁誤記之耳然魚病而死蓋亦偶然意
如乃辭逐君之而以魚公歸之于天其欺天也不亦甚乎
。自昭公孫齊後經于叔孫舍叔詣兩言卒是以卿禮成
其喪也公方在外而季孫成禮于二卿亦不足以為榮矣
昭子忠于君則必不安于地下若叔詣者未知其亦不安
否也

左傳曰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
之

渝閭李氏曰趙車王子朝之餘也以召伯尹氏等之見殺據邑以叛則是悞罪而行逆罪又甚焉夫當王室既定之後而朝實猶敢如此使非有成周之成不又重可慮乎然則成兵在成周彼亦魚能為也已

補左傳曰平子每歲賣馬其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焉者責之乃不歸焉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為之積于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褰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

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 昭公二十九年 子

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魯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然之而以公衍為大子江氏曰意如歸焉于乾侯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于人而以手換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

渝閭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左氏序平子每歲賣馬歸之于乾侯與熟務人而以公衍為大子事案也意如則忍克悖必無歸焉之事是時昭公在外魚宗廟朝廷何暇易大子乎按此說不然士鞅謂季氏事君如在國則以小善而自掩其惡蓋有之矣且昭公之不度久矣今雖在難何能必

其喜怒之有常乎況易大子非甚煩難之事即不成禮于廟朝亦事之變人何不暇為之也未可謂傳說之皆妄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鄭潰 高氏曰昭公居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鄭潰見季氏之魚君但知畏季氏也

彭山季氏曰齊侯取鄆以居公：若能反躬修己節財養力以撫其家焉知鄆民不如大康之一旅哉今至于潰可知公德不足以孚民罪不專在季氏矣

胡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適于魯尺地一民皆

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 昭公二十九年 子

非其有矣

渝閭李氏曰凡言潰者皆被侵伐而力不能支是以潰耳僖四年諸侯侵蔡：潰文三年諸大夫伐沈：潰成九年楚嬰齊伐莒：潰是皆有所迫焉而然也今鄆之潰非亦以季氏之侵伐故乎二十七年孟懿子陽虎伐鄆不書此又使人伐鄆亦不書皆所以存君臣之防也書曰鄭潰一以見季氏之暴出其君又奪其居一以見昭公之魚德魚才魚以同一邑一以見齊侯之急于庇鄆不能救一以見鄆人之畏季氏而不為公守一以見鄆人之不服季氏而非以叛君也一言之中數義具焉豈僅為鄭書哉。胡傳

曰民逃其亡曰潰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其從者
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然則去宗
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新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
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按此說是謂昭公魚德民不堪命
而自潰也若然則常阪公而以鄆歸齊人或歸季氏何必
潰乎孔氏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
晉少留人守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果當是季
氏道之使然按此說是謂季氏逼之而使潰也若然則當
降季氏而以其邑歸之何至于潰乎

汪氏曰或謂意如問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九年 五

公之德澤足以團結其民而民心不忘則雖誘之使叛其
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
師破齊與楚漳堂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
一呼齊人皆袒石攻賊以季氏之強執與六國而魯人之
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
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于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按此說是謂鄆人見誘于季氏因見
公之魚德以結民而致民叛也若然則舍季氏之暴而專
罪公既失之頗乃又以潰為叛抑豈知潰者之非叛乎然
則經言鄆潰明是有所迫之而力不能支故不得已而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昭公二十九年 五

敬耳蓋公居鄆時猶不免于孟孫陽虎之伐今次乾侯又
久而知齊晉之不為公也季氏于此能魚國鄆之意耶伐
鄆而鄆潰經雖不書伐可于鄆潰見之但鄆潰雖由于季
氏亦不可謂公魚德也若夫季氏肆行無道逐其君而潰
其民使昭公魚人土之可依一民之可用澤又不假言矣
向齊侯取鄆以居公蓋其初意猶為公也至于公而如晉
次乾侯則全魚為公之意矣公當居鄆時而鄆邑之備未
必能修是必有城郭不堅兵甲不利糧餉不給者此又才
力之魚能為不德魚德以結民也況今在外而鄆又魚土
季氏乘間以伐之民亦安得不潰乎然而鄆不歸齊者齊
人不來救而勢不及也亦不降季氏者季氏之為暴而
不肯服也故相與逃散而避其鋒是豈鄆人之得已哉論
者徒罪昭公之魚德而不責季氏之窮此不知鄆人之不
為公守而不思鄆人之不肯服季氏也或亦覺其不備矣
齊侯取鄆以居公季氏伐鄆不慮為齊人之所忌者齊
君臣皆得賂焉故也齊人得賂而為季氏之援豈猶忌其
伐鄆哉季氏于此必欲奪公之君使公魚所休焉而後快
則其不肯容公也明矣公猶欲託晉以復國即使晉欲納
公而季氏不除必魚而立之勢也況晉人亦得季氏之賂
而又安肯為公乎公之客死于外宜矣鄆也者齊侯所

取以居公者也。齊侯急于為公，則其所以庇鄆者必不力。故公次乾侯，大鄆人迫于季氏之威而皆逃焉。亦知齊人不肯庇鄆故也。然此年書鄆潰，六年又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可知鄆雖潰，鄆猶屬齊，不屬魯矣。然則齊侯取鄆以居公者，卒乃收之以為己利耶。

三十年春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氏曰：中國猶周上也。

胡傳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春秋傳解義 卷五 昭公三十年 事

而澤臣子幾諸侯之害，其矣。唐武后廢唐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然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易為存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易為于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有魯也。公雖在魯，不可以為公。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留數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君，自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人潰散，公為所入，為旅他國，非其有也。書公在

以繫一國之事。昭公去國，以乾侯寄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于國，公之魚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中之制曰：龍戰于野，夫嫌于魚，陽而後稱龍，嫌于魚，君而後存公，豈可不察耶。

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魚外也。故襄王奔鄆，曰：出居于鄆。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稱在。

淪問：季氏曰：自鄆潰後，比年而書公在乾侯者三，以嫌于魯國。魚君故書公在，以存公。此因經義之較然者，若左傳之說，其大謬矣。非公微也。

春秋傳解義 卷五 昭公三十年 事

朱子通鑑綱目：然武氏之號，仍用中宗制聖之年，而書帝在均州者，一帝在房州者，十二帝在東宮者，六國得春秋存公之義矣。然其事跡亦微有別。蓋昭公之在乾侯，本非魯國之境，而中宗之在均房與東宮，即屬武氏所有之地也。但綱目存君之義，魚與于春秋，此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者也。○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魚君者，八年春秋于昭公末三年，每正月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問之？復繫嗣聖之年，然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

雖獲罪于君子而不亂也按是說也朱子綱目從之似亦當矣但唐昭雖失國而唐未立君則其紀年本用昭公之數故可仍書彼年也若武氏篡唐已改國號與年號而中宗已廢年安可仍用其年以紀事哉故史綱于用中書唐字而于其下分書武氏之年庶幾為實錄此雖不同于春秋而義亦得正豈非至當而不可易者乎○按山北氏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故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綱聖之年然武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于每歲中子下

大書嗣聖之年分注武氏年號于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元龜二日民龜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唐唐則唐帝矣同一號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之唐宗唐宗雖擁虛器武氏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為一矣況唐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故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

又改元先天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開月之禍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于用中書唐字而于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于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于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于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于後世云按此說極是蓋中宗既廢當時已不用其年安可仍書嗣聖之號故當熟周以存唐但書帝在以存中宗則可耳夫中宗受命于高宗武氏廢中宗而立睿宗廢非彼所得廢者立亦非彼所得立況睿宗居別殿政事不得預武氏則御正朝而尋改元乎故以武氏之革唐為周且可奪其國號與年號至于武氏所立之睿宗自當不計其所在矣若夫帝在書名蓋亦取法春秋之例春秋于昭二十二年曾書王猛居于皇王猛入于王城今于唐事何不可書曰帝顯以別中宗于睿宗哉若此者義誠得其正而且不沒其實難與綱目不同或亦朱子之所取者夫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淪閭李氏曰晉為盟主列國有亂皆得而正之況魯為同

宗至戚之邦尤在不容已者哉昭公失國屢求于晉而若
國聞晉頃于此可謂魚人心矣。自晉頃即位以來未嘗
一出而會諸侯雖云政在大夫蓋亦公之急于事而魚能
為焉故也夫以王室之亂且不出而問君何況于列國乎
而吳楚交爭不暇及中夏彼猶得以自安不則中夏之為
患方殷彼亦安能高枕而魚虞乎然則晉人之失伯難不
始于此而實重于此矣良可歎也。晉頃公在位十四年
卒于平立是為定公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曰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昭公三十一年

文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而弔子矯送葬今吾
子魚欲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恒其所魚以敬邑
君大國之問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宜忘其命先
王之制諸侯之喪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事三軍之事
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敬邑之問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
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即殷實往敬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恤所魚也今大夫曰女盍從焉有豐有者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
夫聞之晉人不能詰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
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彭山李氏曰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言卒
葬者李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楚矣

論閔李氏曰是時李孫據魯于列國之喪且使人往會其

葬況晉為盟主彼尤工于媚晉冀其外君而助己乎然而
不使卿行者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昭公三十一年

文

昭公 公在外而魯不寄故也意其弔喪之禮物必有加厚
于常者矣晉人不肯納公不肯討李氏魯亦思弔葬之來
晉者是果何人之所使也哉甘受其使而葬之問徒于鄭
人是詰焉亦大牀于輕重之倫也已

今十有二月葬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徐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于城父與胡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子而諫曰吳先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卒
若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遠強使柔服焉猶惧其至吾又

強其學以重怒之。魚乃不可乎。吳周之胃齋也。而素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子請華光。又甚。火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獲其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祿吳乎。其終不達矣。我盍結德吾鬼神。而害吾族姓。以待其歸。將馬周自擄。揚馬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子章左傳傳焉作焉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逆臣從之。遂奔楚。沈尹筮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

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
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故乘
肆以罪之多方以誤之既罪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彭山季氏曰徐在信公時為楚所虜尋已服于楚矣及楚既衰而徐為吳滅則季羽有奔楚而已

渝聞李氏曰常山劉氏曰麻坡譚楚滅狄滅溫君奔皆
不名者强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于天
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室可遠絕之哉章明既已服
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去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

絕也按此說不然宣十二年楚子圍鄆入自皇門鄆伯內
祀牽羊以逆經不書逆以識之況于滅國之逆哉書顧可
厚譏而名之乎且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麇以麇子歸麇子
受虜于楚而不名今徐子奔楚不終于降吳當不以是而
書名矣若夫興復之志宣必不降而後能有趙勾踐臣服
于吳卒能報怨而自強其國使當日吳必滅越在勾踐興
復之志亦必不派又安論其降興不降哉然則以其君歸
皆書名而麇子獨不名滅國君奔皆不名而徐子獨書名
何也名者其正例不名者不知其名又武氏之閭略故
也觀于諸侯之卒例當書名閭亦有不明者則可見矣。

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杜預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辭也。奔猶弗臣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于諱子。諱子，溫子矣。按此三例，亦覺疏通。蓋滅國而以君歸者，五釋二十六年楚人滅楚，以楚子歸。宣十五年，晉郤缺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定六年，鄭游氏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十四年，楚公子熊渠之孫陳公孫佗人歸，歸滅頓，以頓子釋二十六年楚祥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以君歸而殺之者，一釋二十六年楚國四年，蔡公孫姓歸，執世子以歸，而用之者，一釋二十六年楚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執世子以歸而用之者，一釋二十六年楚滅蔡，以蔡世子歸殺之。若以為臣之，而書名，蔡世子執而用之，必釋二十六年楚非臣之也。不臣而亦書名，或可以其非君故，然而愛子不

書名何獨不諱其臣之哉滅國而君奔者四宣十年齊師滅衛十年齊師滅宋十年齊師滅鄭十年齊師滅宋若以爲不臣而

年衛侯狄滅邢文四年楚人滅江五年楚人滅六十六年
楚人秦人邑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蔡十二年楚人滅舒
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十七年楚人滅舒
庸襄六年晉人滅鄆蔡侯滅麇十年公會齊侯萊之會齊
子桓遂滅潁陽二十五年楚威王建師滅舒鳩昭四年楚
子栗之伐齊信之類八年楚師滅陳十三年齊滅州來十
七年晉荀息帥師滅陸渾
之戎二十四年齊滅遂
若以為死之而不言歸若奔未
必死社稷者若此之多其有為亂兵所殺與逃匿而不知

春秋傳解疑

其所者又或降服而別處之亦不可言歸若奔安可當以
為死之哉然則滅國之辭必以三例斷之未免失其實矣
○徐人從楚已久今以楚故而見滅是非滅于吳也實滅
于楚耳楚師救徐弗及卒亦不能復其國則亦何益于從
楚哉觀時徐不從晉國不為徐謀然亦以其國有新患
而不暇于外事也但晉人既失伯即使徐果從晉而晉急
喪抑豈欲興師以禦吳哉夫徐在淮北而與中國接壤吳
既滅徐則中國之可憂實甚幸而楚楚為難猶不見其內
侵耳春秋于此蓋為中國深危之不獨譏吳之暴閔徐之
亡而已也○徐楚之與國也徐人不愛吳子之命不執公

子掩餘而使得奔楚同已得罪于吳楚子人加寵異于餘等以重兵子之怒而吳同滅徐大國相怒禍及小邦良可哀已子而諫楚子惟恐種其讎以重怒之同為憂國之遠謀獨不思吳先為篡弑之賊已負覆載不容之大惡使初楚子仲明大義携二公子而親集師于其郊格誅元兇而別立君則義聲洋溢四海而吳人聽命不違矣不是之同徒欲億吾鬼神害吾族姓以待其歸卒使弑君之餘虐波及魚罪之舊邦而且致有入邦之禍可獨于吳人走奔也哉雖然楚比棄疾之事其罪不異于吳而莫之討同已習為固然矣楚始又棄疾之子宜其不能討燕也嗚呼世界至

春春秋新傳辭彙卷之三

此倫常歸地春秋烏得而不作乎。昭四年楚子以諸侯
滅賴：子而縛衛璧士祖與觀從之。逮于中軍。楚子問諸
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傳六年許蔣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焚其觀。楚子從之。逮賴于郢。此蓋賴子之降楚者。而經
但言滅賴。可謂其能死之也。然雖已降而猶滅其國。楚重
之不仁甚矣。今吳滅徐：子斯與鬬。擄其夫人以逞。吳子
豈非亦降吳者哉。而吳竟滅之。闔廬之與楚重有同惡也。
式謂闔廬惡其奔楚。而後滅然。賴子不奔而亦見滅。今使
徐子不奔。楚抑豈能保其不滅乎。大抵不恤其降。而不計
其奔與不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杜氏曰公內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論間李氏曰嗚呼公在乾侯又給年矣烏免速速星霜迭
變念朝廟之徒懸望旅舍之如故此即計日計月而已難
安況夫計年而年又再乎雖為臣子誰為友邦甘聽其窮
蹙而無所依也良可悲也夫。昭公之篇有春歲月而不
書王者十二至于未三年每書公在少書春王正月者書
公在以存公而書王正亦以存王也蓋公在乾侯而臣子
不恤友邦不顧是惟魚王而乃然今必存王以正之天下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一 宣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一

宣

宣

季孫意如會晉荀孫于適歷

左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呂季孫而不來則
信不從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
必來我受其魚若季孫意如會晉荀孫于適歷荀孫曰寡
君使歸晉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則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踐行仗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
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因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
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

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同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彭山季氏曰荀孫盛之子而營之孫也杜氏曰適歷晉地
。按適歷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立
有胡伯之志觀城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公
之意不可謂魚也使非士鞅取貨而私于季氏則昭公豈
至于客死哉晉侯適其計中而反使荀孫出會何以為盟
止此伯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一

宣

宣

胡傳曰意如出君不事則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
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
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積于
賜富求君不令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謀要在
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手齊晉不能誅亂禁其悖
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反也陵濫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
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孫于適歷晉侯之為盟
立可見矣荀孫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服絕而罪惡見
者也得春秋所言之意矣
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却黑肱卒大夫會葬諸侯要
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知有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
書故文公在晉故會重隲襄公在晉宿會祁正皆伯令也
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

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後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魚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于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魚所恨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趙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鄆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而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

春秋傳解

卷三

昭公三十二年

季

以謀北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始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于意如則其互為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江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踐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偽以欺晉一定既惑于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隨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入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以：求

哀之情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極謝過以示憂戚則其誣諂之志不惟可以欺晉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渝閭李氏曰公于晉頃之世兩次乾侯者二載有餘而晉頃不禮于公毫魚憂公之意今定公新即位即欲以師納公似能蓋父之愆者惜乎惑于士鞅之言欲為此會以觀其來不及其來會徒藉以出君之故而不為之加討也不亦謀乎意如散會晉卿以有士鞅為之主也是雖聞召即來何能掩其不臣之罪練冠麻衣踐行外飾感容且以從君而歸情則其情已謫矣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

春秋傳解疑

卷三

昭公三十二年

季

夏四月丁巳薛伯救卒

渝閭李氏曰自魯隱公十一年薛侯來朝後至莊公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閭傳文宣之世薛于伯事亦未嘗預至成公二年易之盟僅使人一列于會及襄公時乃屢從事而奔走聽命之不遑矣故五年會成九年伐鄭十年會和伐鄭十一年而伐鄭十六年會渠梁十八年同盟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一年 五

又會夷儀書薛伯者十二年周宋彭城二年會戚十四年會向代秦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濮淵書薛人者六事莫煩于此矣昭公時惟十三年會平丘有薛伯二十五年會黃父三十二年城成周有薛人至定公四年召陵之會亦有薛伯從此則于凡事皆不見矣然自收篇一卒其君至此年方書薛伯殺卒蔡薛獻公至定十二年薛伯定卒蔡薛襄公十三年薛叔其君比哀十年薛伯表卒蔡薛惠公是見于經非復前此之多闕矣此薛國之大凡也○觀定元年宋仲與薛軍事役之辭可知薛之舊屬于宋矣然莊公之篇一書薛伯卒至昭公時薛伯殺之卒蔡皆

書曹彭山以為三家之所私厚理或然也蓋前此諸君若不書卒葬而至昭公去國乃備書豈非薛人親視于三家而三家亦為之加禮乎在三家不足重薛人于此曾不計季氏之為亂臣而與之為禮罪可見矣○薛君書卒者四莊篇之薛伯不名餘則無不名者矣前此之世次不可考即獻公在位之年數亦不可知自此以後乃得按經而悉之○薛獻公卒子定立是為襄公

晉侯使荀息唁公子乾侯

左傳曰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于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家曰在一言矣君必逆

春秋傳傳疑 卷五 昭公二十一年 五

之荀息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歸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祀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息掩葬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惡故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違而謂季孫君恐未忘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晉公不得歸杜氏曰將使意如迎公故荀息來唁陸氏曰不在魯地故不言來彭山季氏曰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沮則使唁之而已必使荀息者荀息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此亦士鞅之謀也

高氏曰荀息既會季孫于遠居復以晉侯之命唁公子乾侯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定其居陽唁其君空言魚實卒使六卿之權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潁間季氏曰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晉頃不惟不納公而唁禮亦不及焉二十九年公又如晉次于乾侯在乾侯者今已二年矣晉定新立于是遣使以唁公夫唁公禮也乾侯非晉地而晉侯不親唁亦不為過然晉侯之遣使

信公也不徒弔其失位蓋欲公與季孫偕歸也公與季孫偕歸可乎曰不可易言乎其不可也蓋當國是考之未嘗不深惡季孫之奸與夫晉人之妄不能處人君臣之間也季孫之罪不容誅晉人若欲納公誅季孫則不可蓋昭公以季孫為亂賊季孫亦視昭公為寇讎其勢不容並立安有逆君歷七載一旦與之同歸而肯北面俛首以節臣子之分者哉且昭公之于季孫不惟惡之亦實懼之如霍先穆乘漢宣尚有負芒之恐何況親被其逆而能晏然于季孫之上耶上下不相安吾恐魯國之禍不及旋踵而更甚于前矣不然季孫終不敢害公終不敢害季孫然君臣相對亦魚意味甚矣公亦何樂于此而與之同歸哉然則季孫之欲從君而歸特為詐偽之辭以之欺晉而免討焉晉人于此既欲賞奸而全私人之好又欲市德而博勳君之名遂將以昭公界季孫殊不計其分義之安否與從來之究竟何如耳不知子家子何所見而勸公歸而從者留公不行實見及于理勢之必不可者左氏乃曰之為魯公不得歸謂之何哉○季孫逐昭公昭公深惡季孫不肯同與之歸此亦人情之常處足異者荀繇聞公之言何至于掩耳而走乎蓋繇之意已私于季孫故公言一不合遂欺繇禮于公而且令季孫之歸祭也然則高張之來唁福

秋葵薛殿公

公為主君固已為卑公今苟繇之掩耳而走則其形狀之倨侮抑又甚焉觀其待公如此可知公于晉人魚望矣宜其客死于外而不得歸也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是季孫曾以魯師往矣夫卿行旅從何至于用師此蓋用師以送公而實假此以為自衛計耳若公果入魯師季孫縱不敢害公能魚恨于此乎然則子家子有料牧圉之忠而此時之勸公歸或亦以久歷艱辛而不能忍也不然何其昧于事理之正而苟且如此竟魚其于季孫知伯之所謀者哉

淪問季氏曰自公孫于齊後季孫專國而宋楚曹鄭滕薛諸君之卒皆來討視魯如有君矣除楚于不害蔡外餘則魚不獲者蓋季孫之結外如常禮故于弔蔡皆不闕焉春秋必詳志之所以識其悖也夫以逐君之賊諸國不加討則亦已矣又何為親魯而討哉且甘受其蔡使之來國乎然則亂賊之使會蔡不以為蒙實以為玷而諸國不知其非良可慨也若夫季孫逐君而蔡列國之君則其致恭于外適以彰其倒行之罪耳抑亦何禮之可言哉

左傳曰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成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于南國而還吳師用弦左弓馬成右司

馬韓師救陳及豫章與師還始用于晉之謀也

本黑賊以盜來奔

左傳曰冬郵黑賊以盜來奔

杜氏曰黑賊郵大夫不書郵闕文也盜來海陽處縣

彭山李氏曰杜氏謂盜來海陽處縣昌慮漢縣名在今

縣縣東南李氏實利之為通述主也

渝閭李氏曰左傳曰冬郵黑賊以盜來奔賊而書名重地

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加

其已以地叛雖賊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而不為義疾武求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一 年 星

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慙不義也齊約為衛司冠守嗣

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郵庶其書卒矣郵黑賊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辭而

去貪也若琅玕其自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能之士

將奔走之若竊色叛君以微大利而貪名貪目之民時寔

力焉是以春秋書齊約曰盜三叛人名以慙不義數惡而

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說而辨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按此說甚詳其

去經皆遠矣蓋黑賊亦郵之貴者貴則書名當不為其以

地故辨見郵庶其以且春秋寬賊之所繫宜以其求名欲

蓋而為晦顯之別哉今以衛齊約為求名而不得以郵庶

其書卒矣郵黑賊為欲蓋而名章蓋書實藝之辭而于大

義殊未當也若夫贊春秋而謂君子貴之恐未知其所以

可貴之實耳○文十八年書僕同國人以缺紀公以其實

玉來奔約諸室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夫文子之事君不敢止藏而賴茲

誠可謂賢矣今黑賊之于郵子雖魚賊逆之深而竊色以

來與竊實玉者不同以彼叛君之賊亦豈可以受之乎意

如于此不知效其先祖之所為而甘受之恃亦甚矣雖然

意如之遠君既已身負其大過至于公不在而約郵國之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一 年 星

叛臣是乃同惡相濟之常則亦何足怪也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

曰六年及此月也其入鄆乎終亦弗克入鄆必以庚辰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

渝閭李氏曰昭公之篇日食凡六在十二月食者二○十

二年與此年是也何氏曰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

紀中國國蔡也據此說則其所應已廣矣其實不見于經

者事變尤多當亦不止此也史墨僅謂此在與入鄆其言

雖發豈能見夫陰陽之大義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渝閭季氏曰信公二三年每時首月書不兩者三昭公未

三年每首月書公在乾侯者三彼為閭而實有閭于民

事之知此為憂公更有係于君父之大

取閭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閭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閭城按

須昌即今東平州取閭不言公蒙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

侯魚所仰給故取閭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

魯人以閭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實不得居其

春秋傳解義 卷三十一 公三十二年

後竟于乾侯喪返而始得葬于閭焉悲矣

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閭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閭公氏

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

謝氏曰閭魯微邑書取閭著其微弱也

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

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閭以見季氏據國公魚之失矣難得

魯邑猶取之于外云爾

家氏曰閭者魯群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

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深屢書特書

致討于季氏也

渝閭季氏曰取鄆者齊侯圍成者用齊師也今公在乾侯

而晉師不出何以能取閭乎曰此季孫歸閭于公而公取

之也季孫之會遠歷也顧得從公而歸而公不肯季孫有

以謝晉人矣公既不肯歸國而守宗廟故于此焉特奉閭

邑于公使公得土群公之墳墓蓋即歸焉其求廢之術欲

以掩其不臣之迹耳然而閭乃微邑蓋遜于鄆故鄆可居

而閭不可居夫居鄆而鄆潰鄆且不能守臣：閭邑豈何

與于存亡之數也哉經書取閭非以為公幸也適以見其

全國不復有而僅得一邑魚蓋也且考其故而季孫之奸

于此又可見矣得魯邑而亦書取夫國之辭也。杜氏曰

春秋傳解義 卷三十一 公三十二年

公別居乾侯遠人誘閭而取不用師徒按此說不然此時

強弱之勢甚明且鄆潰不能支又已事之較然者難復為

所誘而肯背強從弱乎雖忠義之在人心不可以強弱論

然在季孫羅網之中何能奉孤城而獨為公用者故以此

為季孫之歸公魚疑也季孫以閭歸公欲掩不臣之迹以

免諸侯之討耳公歿而使役如閭公氏特溝焉而悉狀事

露矣雖同榮繁露之言而止卒莫昭公于墓道而則其恃

逆為何如哉。彭山季氏曰按左氏定元年謂季孫使役

如閭葬昭公于墓道而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杜氏疑

此遂謂閭群公墓所在恐未必然他日果為孔子溝合則

亦當書改葬昭公以示微意而經何以沒其實耶要之止是昭公歸葬于閭耳按此說不信閭為群公墓之所在而謂孔子魚合墓之事以此而斷杜說之非似亦考核未常所謂孔子溝而合諸墓者亦僅溝而合之耳本末改葬經亦何得書觀季孫使役如閭公氏將溝焉若非群公墓所在何為欲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乎且葬昭公于墓道南其為先君之墓道南也明矣先君之墓在閭未可謂杜說之不然也但有一疑昭公之將奔也傳謂公與臧孫如墓謀杜氏曰辭先君且謀所奔據此說則是先君之墓近魯城矣閭邑之去魯城必遠何為又有此墓乎意者魯墓春秋葬傳辨疑 卷三 昭公三十二年 果

不一先君之墓亦有在閭者故葬昭公于此又或如墓之謀本在他人墓而非先君墓也亦未可知

夏吳伐越

左傳曰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後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害杜氏曰哀二十六年越滅吳於此三十八年

薛氏曰越自楚度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

趙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結結其心以離楚實今先伐越故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渝閭李氏曰薛氏曰吳狄相攻本不足道書吳伐越見吳

越之事始也按越雖僻處蠻夷然亦先王之所封也同在大造之中共屬一統之內何謂不足道乎聖人以天地為心以帝王為度正惡其相攻而必志矣且春秋紀事不見本末者甚多何獨于吳越之事欲見其始乃于不必書者而亦書之乎吳方有事于南而不暇及中國是猶中國之幸也然使聖王在上豈徒幸中國之無事而坐聽夫外夷之相攻哉春秋以至道治天下其書吳伐越亦不免于魚王之傷也夫

秋七月

左傳曰秋八月王使需車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春秋葬傳辨疑 卷三 昭公三十二年 果

杜杜氏曰子糾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中鄭國參魯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有邾人莒人莒有邾人

左傳曰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宋師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且士彌牟營成周計火救搖高卑度厚薄仰溝洫物土方議遠近量事期計徒庸虛材用需銀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大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彭山李氏曰仲孫何忌懼之子是為孟懿子韓不信貞子

之子而起之孫也仲幾卿氏名也世叔中保之孫也周參
子產之子也公數莒人下有邾人今從之左氏與此二字
蓋闕文也。成周之城非為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
故擴而大之如狄泉不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內矣若為圮
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也工役大興侯邦
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固不能協一如是亦以見王澤之
未竭而晉定之伯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後
遂謂之京師矣

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諸大夫城之書成周紀實也

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親天子之在著惟祭與號故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三十一 年 更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
從王命以安王室書城成周善之也

廣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圮城成周書法難若
魚然城圮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朝則私親之意已
著今書城成周于王入成周之下則難非成時之美事
終是情出于公亦家世之幸也

陸氏曰公為旅人何忘不能從季氏遷君何忘不能去罪
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魚補于過也此實觀文知深
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渝聞李氏曰定元年在傳晉女叔寬曰周襄王將不免甚

叔遠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杜氏曰天既廢周德莫如欲

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遠天據此說則是成周之遠出自莫

如之謀矣王雖避于朝之餘黨不敢居王城或亦惑于街

數之說而造新都以新延祚故令諸侯共為此役耳。王

入成周而定都非自王城遷于此也故不書遷不曰城京

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王都之通稱王城舊水號京師此

若書京師豈不疑于王城乎故言城成周所以別王城也

胡氏謂其與列國等恐未必然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

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用于朝據王城敬王居狄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三十一 年 更

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于朝棄王城奔楚王畏于

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

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

成周之後始微諸侯之戍按此說是謂成周圮惡故城之

若果圮惡則當晉人納王時王亦何為入此而據夫不可

為守之城哉即使會卒據此而已歷數年則動費民而漸

完舊亦自無難可魚煩于諸侯之重役矣今合諸侯之大

大興此役必非完舊之常且左傳所謂計大數揣高卑度

厚薄仍溝洫之說明是新造其城必視舊城為擴也故杜

氏謂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古使小而不言圮惡誠有然者

○經書而城隍城隍詳略各異詳則其善之也略則其讓之也及書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皆列序諸侯之大夫其皆善之乎曰未必然也春秋書法後來迎別以義例已見于前後則可以類推也至于所見之世尤不得類例而重斥之矣故襄昭定哀之篇未嘗載諸大夫而稱人除決梁之盟有君在子宋之盟前日後凡外亦無特書諸侯之大夫而不序者豈其事皆含義而不必加載哉良以直書其事而是非具存不必拘于一轍也故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經皆詳書而不略考其義而共得與夫樂可見焉城虎牢以逼從楚之鄭城杞以厚晉平之母家此二事者

本也按此說皆不察于時勢泛以意故築城之例相疑故以此城為所守之小不知敬王遭于朝之亂不得已而徙成周則以成周為新都即與此役亦不為過但其定亂與衛至于遷都以勞天下是則為可讓耳若謂天子守在四夷不必築京都是豈設險守國之義抑豈所以待末世哉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曰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于家子僕瑋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子僕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子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
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
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
而復國季四入夷儀者鄭公也非故公也昭公在外八
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
氏衛侯失國猶失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難失而復得
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
其臣皆季氏之手也其民皆季氏之腹也而昭公有一子

春秋傳傳事 卷五 昭公三十二年 章

宋約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
所同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有月必言公在乾
侯據意如也書齊侯取郕公圍成郭潰鮑昭公也為人臣
者觀每歲必言公所在必不敢萌叛意不臣之心為人君
者觀春秋所言國成郭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
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治起季氏曰出奔者內有人則復外有人則復鄭伯突之
復國傳取復之衛侯衎之復國其弟轉復之若昭公則何
恃哉臣嘗為季氏用有一子家駒而不能聽從也齊晉之
大逆又皆季氏之援終以客死悲哉

劉本曰昭公七年于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
諸侯之政柄各授于大夫實同伐其皆為季氏之所為其
君畏偏而不敢欺然意如攝祭而不敬義亦由內公患義
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江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定衛公子洩公
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發奔衛孫林父窮殖
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剌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
意如意如非惟不敢如曰和三晉之義立亦不敢別立君
者意如以事東周禮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慎公議之或
見討而未敢肆意忌憚也然史之書謂季氏忘君而君
春秋傳傳事 卷五 昭公三十二年 章

臣與當位專于責昭公而略意一語責意如與歸職之所
以論衛獻公者意如可以微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
也率天下之強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意如之且
慎器與名此可以責季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
廢陵季氏曰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君而四年客乾侯三年
乃魯國衰情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君意如藏器而父子
之親親要要以同姓而夫婦之倫重立國立身之本皆意
如季氏之禍難積習于成憲之世然不察而不能正始乎
矣而不能歸大害大為意如成廢見而不知警會中軍寬
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率之得深于伯主則五如晉而

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遠為輔車實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事則善矣母乃遠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淪閼李氏曰公難失國而在外猶吾君也子家子輩又以君禮治其喪是以稱薨如他君耳書公薨于乾侯既非其所而臣子之隱痛者深矣必書地者明其致于外也如桓公為殤所殺諱殺而不諱地且書公薨于齊況昭公之以疾終者乎○七年季孫宿卒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意如之詞卿位而事昭公者十有八年也自公孫以至公薨幾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二 宣

八年曾亦念其寵遠之久乎忘昔日之君恩而忽歷年之君罔至使君之客死而以喪聞彼將何以對魯人何以質列國又何以入成季之廟中哉書曰公薨于乾侯而意如之罪不容誅矣○列國之弑君者多矣而季孫不敢弑昭公得此善于彼乎昭子謂季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夫逐君以可傷季孫于此或亦慮成弑君之名以重其傷是以不敢弑昭也且列國之逐君而別立君者多矣而季孫不肯別立君豈猶待君之返乎苟孫謂季孫曰君怨未忘子姑歸祭夫歸祭者攝君事而專尊國一如君矣彼既如君而國人服之諸侯與之是

以不敢別立君也然則避弑君之名祇專國之利君雖尚在魯魯國之君位虛懸至于以臣代君者幾八年豈非春秋之僅見者乎○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弔彈也竊意此故亦自易明以其專政久而誘于內者深私黨多而媚于外者厚是以遭此大變內與外皆為季氏用而不恤公之既死且晉為諸侯之盟主晉猶與之行戮于諸侯晉人黨惡而不以為眾人何疑于棄之戎服也簡子不知自反而以是為問謬亦甚矣至于史墨之對又獨尊季孫而不咎季氏却似天實使之而季氏應商民之服彼為罔然君之客死亦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二 宣

罔然也且謂社稷與常奉君臣之位人謂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此者若對君言亦無不可今乃以是語簡子是為強臣解而導之使亂也殊不知社稷之專主不易違君臣之定分不可易此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正理稍一隕越而法在必誅彼于此義全不言而反以變為常諱言之有若此謂之何哉嗚呼季氏之行即暴行史墨之說即耶說此孔子之所為懼而春秋之所由作也

定公

孔氏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彭山季氏曰定夫人不見于經娶在末即位之前是在春秋絕筆之後也

元年春王三月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于先君即世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八

定公元年

一

之平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廟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元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于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公羊傳曰定何以無正月即位後也
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書正月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於六月第書元年

春王三月而不書正月

虞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而定獨不然者隱莊即位於正月定即位於六月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八

定公元年

一

渝關李氏曰元年者新君之元年也新君六月始即位即于春三月書元年者正其統也新君已立必至踰年而改元不嫌于遞新君未去即于歲首而紀元不嫌于攝皆有間于世緒之大不得意為先後者也。孔氏曰正月也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于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求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八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此說不盡然也定公未即位時元固不改未必仍用先君之年若仍用先君之年則史官書事即從實錄而以半年從前亦無不可今苟不然可知前此本歷其年故以新君之元統之年若夫漢魏以來秋冬改元者即于春夏稱元年自是史書之本當不得做此而謂有因也蓋去年昭公薨于外而國內魚君故于此年可如此書若先君尚存安可遞奪先君之年而用新君之改元乎故朱子綱目不從此例誠有補于君

臣父子之教矣。惟晉元帝建武元年朔日則即大書于春正月乃于定公之例有合蓋晉愍帝建興四年冬十一月漢劉曜隔長安帝出降漢廢帝為懷安侯次年三月張輔廢即晉王位改元建武不得不于春正月即書建武元年矣。以此為有同于古乃可耳。左傳謂夏叔孫成子通公之喪于乾侯喪及陵潰公子宋先入是正月之時定公猶從昭公之喪在于乾侯未入魯境而國內魚君與國內魚君故正月魚事可紀則不從謹始之例而但書正月也。然則書元年以正其統不書正月以明其魚君義各有在考其故而其實不可見乎。故據傳不書正月定公正也。

春秋傳集解 卷之五 定公元年

定之與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公正終故定或立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據此說似是而實不然。不言正月此時新君猶未立耳。未有新君則是魚始之可言矣。經亦何從而據之。若或正月有事則可言正月今既或事可見何得但書正月而欲謹其或可謹者乎。若謂定之始非正始故不言正月則是定公亦有始似以其非正而不書也。殊未審于時事之實矣。胡傳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魚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專于是順年魚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天子行及魯人而立公子宋。

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魚君定公與正主人習其諱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據此說謂魯國魚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誠有然者。但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則必不然。公子宋本非當立之人又此時在外勢不及立豈為權臣所制使定公之始事不得正乎。且定公與正之說若就其不書正月言未為不可。若謂定公之立不正故不書正月而以是為魚正蓋亦從較舉而非經旨也。使果如此定公受國于襄仲始亦不正何以書正月乎。且欲明定公之不正而不書正月是議定公之意更顯于宣公矣。習

春秋傳集解 卷之五 定公元年

其諱者又何不知己罪之有哉。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然強臣而存公室也。據此說亦非也。他公元年書正月非承正朔之謂也。季氏未敢為君何云不與其承正朔乎。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與主而正朔之與所承也。據此說亦非也。魯國之政聽命于強臣者非自此始。宣公昭公薨後乃見一國之與主乎。且于此春秋元年非是即予以有主之辭矣。其不書正月當不為正朔之與所承也。家氏曰子惡見殺宣公之立襄仲主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公薨定立季氏主之而不書正月

春秋傳集解 卷之六 定公元年

者正月者元正所以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
者也惡殺宣公是雖為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述
公子宋來立魯魚君也魯魚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于
廟如常禮春秋然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
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
而敵者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于外
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魚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魚正
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按此說亦非也他公元年書
正月亦非為其頒朔故且季氏未嘗自以為君昭公在外
季氏援祭蓋其頒朔已久矣何侯公竟而獲然之手易杜
春秋傳集解 卷之六 定公元年

春秋傳集解 卷之六 定公元年

懸也則于不書正月愈以彰季氏之罪而春秋之所以罪
之者愈深矣故太雖微而其實著左傳所謂春秋之稱微
而顯者此類是也何必有而說哉。定公之立不始于歲
首因不從謹始之例書正月若正月有事未必不書正月
而繫以事也如此則定公無始之義無以見矣或者正月
本有事而春秋並制之亦如極篇之去秋冬而是去其事
者乎曰非也定公無始之義不傳不書正月而乃見公于
六月書即位此即因事而書正月亦可知其無始矣何必
制之以見義乎然則不書正月者由是無事可書故不特
紀其月以謹之耳。此于三月有事因可書三月若三月
春秋傳集解 卷之六 定公元年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曰春正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歲宋仲幾不受

奉養轉傳辭義

卷八

定公九年

七

功曰滕薛鄭吾役也薛寧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我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我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我土固然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遠于邳仲延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傳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總于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于人宋微于鬼宋深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証我也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宋師城三句而畢乃歸

也

諸侯之成厥高張從不從諸侯李曰滕薛皆會城有為張今以為從為不從未可信

彭山季氏曰京師者成周也既定都而賦之則為京師矣晉人執宋卿于京師見天子之尊也

殺梁傅曰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

胡傳曰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既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房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

奉養轉傳辭義

卷八

定公九年

七

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難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就之前履霜之漸執而害其地謹之也每提于初而禍亂熄矣高邾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與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難執得其深不與其專也淪閻季氏曰除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外凡書執而不蒙上文者皆稱人晉厲稱爵不為襄凡稱人者亦非貶也然則貶于曰直書其事而貶義自可見其稱人者蓋其辭謂于君臣有同責也晉人執仲幾是必請于其君請于其執政恐非不信所執專也若不信專之則直書韓不信執其深為尤著抑室可謂伯討于先儒皆以稱人為貶辭蓋貶于晉厲稱爵之文而云然則非書法之常例矣但其論甚正而于貶義有合故並錄之江氏曰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與王之罪也按春秋書執三十一其書地者惟此而已此即不書其地亦可知其執在會所矣今必言曰于京師則其所以謹之者不亦深乎成周之役仲幾

不受功則其急于王事能伯令而虐小國固有罪矣然既從彌牟于姑受功之言而自為從經與列國與異辭也至于畢工之日獨不可論之以義而姑貸其罪乎乃晉人者必以仲幾為戮而執之彼既不請于王亦與如彼何是修天子之都城其功猶小而懷天子之法紀其罪實深春秋于此安得不厚譏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左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面告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數而吳叔孫請見子家子于家

春秋傳解義 卷六 定公九年 九

子辭而歸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焉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來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衛在焉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親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墜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墜及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注氏曰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于乾侯

七月喪始至己未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月日以誅季氏也

渝閭季氏曰魯國之去乾侯未遠也若聞訃即逆其喪約在正月內外可至耳今乃遲至六月而後喪至則是逆之緩而不恤其喪也觀于此而季氏不臣之罪彰矣昭公已立公衍為世子昭公薨于家子輩必以公衍為喪主矣至于渝年正月不奉公衍即位者在外不可以立君故姑聽之耳觀于家子之對叔孫豈未言及新君之已立公衍之奔他國亦不見于經可知其未嘗立之也若夫季孫逆喪之遲固不恤昭公乃既渝年而不立君豈其戀魯國春秋傳解義 卷六 定公九年 十

之利而不便于有君耶抑亦猶豫于所立者而不能即決耶今則君喪既至而立君有期是猶魯國之幸耳于季孫乎何誅昭公生不能復至此而以喪歸公如有知能不惘然于此乎子家子惟知有公而已不肯見叔孫又不肯入國雖季孫囑之以從政而不顧其賢于人也遠矣

戊辰公即位

杜氏曰諸侯薨五日而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公定公乃即位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以此日即位也公羊

殺張氏云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而極之間
即禮所謂是于堂者也喪大記云小歛卒男女各一衣于
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歛于死者俱三日此禮寢去發安五
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孝曰是于堂者喪陳
也此時尸方在堂猶未入棺可知正棺之說非也
言與但至五日而正棺則正棺于兩楹之間與與極相
耳雖記云諸侯行而死至于廟門進入適所殯鄭玄云適
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殯焉殯必
于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予室而自外來謂之于中不忍
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是謂
殯為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春秋傳集解

卷之九

公九年

范氏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居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既殯
而後即位

啖氏曰凡公即位皆不書日以其必朔日也惟定公以昭
公之喪六月乃至以明其既殯而即位故書日且以志非
常也

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
久也故定公即位書日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薨又不
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制而專立其弟宋不擇
所處許于偽誘于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
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計

意如之罪

家氏曰意如舍世子公而自立公子宋非正也宋能執子
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于義為盡今也受使于賊
臣曾不曰先君有世子在我不當立假然自以為己之所
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極寢之例夫宜與之
亦以誅之也

春秋傳集解

卷之九

公九年

意

彭山季氏曰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則為意
如之所忌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之弟雖亦從公
在外然于意如為忌于家獨所謂親而出者也故喪至壞
隙而宋先入意如乃立之夫意如得逐意如適豈可勝誅
之群臣無一人為得明大義以誅之雖仲孫叔孫亦以聲
勢相倚煥弱其實不能盡心一力以禁公室使定公卒為
意如所射而不得有為魯哀公是不復振將推歸哉
渝閭季氏曰意如不以其道終則新君不書其即位昭公
雖非然然被逐而客死于外亦可謂不以其道終矣此書
公即位者定公為逐君者所主受之而不討賊幸于禍而
忘其讎休于利而忘其辱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從極寢
之例則其實之者深矣。或曰兩楹之間而向明人君
禮治正坐之處按此說未必然也喪大記曰夫于堂何氏
曰夫于兩楹之間是兩楹之間即堂也孟子謂王坐于堂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赤城縣志

定公元年

五

程氏曰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渝閨李氏曰以公薨之月計之是為八月而葬則失之緩

以喪至之月計之是為踰月而葬則失之急矣式樣式意
惟出季孫之意故安計夫合禮不合禮乎葬于墓道而則
其悖逆為尤甚春秋不書僖為君諱焉耳○昭公失國亦

九月大霧

渝閩李氏曰定公之篇書大零者四此年七年十二年足

朱永清傳辭表

定公九年

此

也七年凡兩見

立煬宮

左傳曰昭公出故季子禘于煇公
孔氏曰既殷其廟而得禘者蓋就祀而禘

九月文煥宮

公羊傳曰賜字者何賜公之字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賜字非禮也

胡傳曰煇公伯禽之子其曰主者不宜主也喪事即達有

進而無違宮廟即達有殿而無堂

解福萬氏曰賜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魁兄而立蓋始
乎此公是皆以弟魁兄者若傳公則又以兄而魁弟矣

公之在魯也立公為：大子及其居鄰人然公為而立公
衍則國固有通嗣矣季孫舍通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
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己于是而立煇宮其意若曰煇
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
昭公則亦煇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
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

江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為非禮則煇公立昭公已二
十世廟毀已久而後立意如得澤于魯之先祖推賢不足
數而猶欲指煇宮以徵福吾知煇公之不享其祭也
汾陽朱氏曰欲絕昭公之墓地而立煇公之廟何其仇通

春秋傳解義

卷六

定公九年

而嫡遠也

渝閭李氏曰杜氏曰平子逐君悞而請禱于煇公昭公死
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孔氏曰季氏禱于煇公以求
昭公不介公死于外謂禱有義而更立其宮以塞之按此
說似猶未得其情若平子悞禱請禱何為獨禱于煇公或
者平子欲廢昭公而立其弟曾禱于煇公以求祚及定
公既卒乃為之主廟以塞之且示國人以兄終弟及之事
魯之舊制也然而煇公為以弟繼兄之始故獨于彼是崇
焉其禮既非其心則不可問矣

冬十月預霜殺菽

孔氏曰菽者大豆之苗

杜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預霜殺菽非常之災

渝閭李氏曰殺菽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
舉輕按此以殺對革言則謂菽為重革為輕是矣但以菽
菽為舉重見輕則可以不殺菽為舉輕見輕則不可說詳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預霜不殺菽下。江氏曰僖三十三年
預霜不殺菽但舉易殺者而言非謂殺他苗而不殺菽
也此年預霜殺菽則舉重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按
此說亦不然菽至亥月猶生亦不可謂易殺者但彼時他
苗已無獨耐生之草尚存故以菽言之非他苗皆不殺而

春秋傳解義

卷六

定公九年

共

特舉菽以例餘也菽之視革亦非唯殺之物但此時他菽
已收請所謂八月穀復是也而問有未及獲者蓋已成實
不復霜矣獨菽為晚成此時尚畏霜故其見殺為災而以
菽言之耳然菽重于菽與革謂舉菽而知菽革皆傷則可
若謂他苗亦傷可知恐此時他苗之畏霜者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而觀闕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東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
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

夏閏月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家親使萬民觀
治象鄭家曰象觀閭也劉熙釋名云閭在門而旁中夫閭
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觀之然高大謂之象觀
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觀閭一物而三名也觀與
雉門俱災則而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彭山李氏曰雉門象觀之門而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
子五門雉門當中外其外為庫門而象門在庫門之外其內
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庫有庫雉路三門故于天子
府禮閭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氏詳述
曰諸侯有庫門象門而觀魯有兩觀為中門故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之二 定公二年 雉

易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而觀傷天子也魯之僭
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而觀其僭久矣
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家氏曰定公受位于賊臣魯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
君者也天示之災災及雉門而觀諸侯所以臨准其臣民
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峻矣

秋楚人伐吳

左傳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伐
桐為我使之魚忘秋楚蒙氏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

克之復楚公子紫

陳氏曰此蒙氏也賁人之

渝閭李氏曰經書楚伐吳者七前此書君書大夫之氏名
獨此稱人者甚蒙氏之罪以著破國之由也蒙氏貪暴
厥伐吳圍蔡戰柏舉皆賁而稱人卒書蒙氏出奔鄭吳入
郢則氏之有以致此也明矣然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已賁陽句而稱人自此以後楚君臣不見經者十有
八年至定四年則書吳入郢又可見破國之禍已伏于陽
句之好戰至此而蒙氏又驅之楚之不至于亡者亦幸耳
夫春秋于大夫既強之日雖有不義每直書氏名以著其
春秋傳傳辨疑 卷之二 定公二年 雉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

胡傳曰言新作者據傷工制而不能筆也雉門象觀之門
其外為庫門而象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
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傳公嘗修泮宮復閭宮非不
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言必有不當為者
于家約以設而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

反正者必不請身。正者物必正。春秋于陽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舊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何氏曰：御康極宮，僖宮而宮新宮，毫社災世，毫屋壞皆不言，別革獨雉門而觀僂工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

渝閭季氏曰：作者始去之，辭新作者去其舊而更爲之，始耳。先儒以新作爲加其度，宜必加其度焉，而後爲新作哉。說詳僂二十年新作而門下，門觀既災而復爲之，此亦

春秋轉傳辭義 卷八 宣公二年 光

可勞而勞之事，書新作非譏其勞民也，讓其可以革而不革，撥亂反正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渝閭季氏曰：季孫意如止不請于天子，不告于方伯而主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後，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桑田。按此豈謂晉怒而公往朝是爲謝罪往也，恐未必然。新君有朝伯國之例，況定公篡立更欲稱晉而致恭，豈必因怒而後往乎。且季氏倚晉爲援，其立定公未有不告晉者，必非爲其不告而怒公也。費適曰：刺殺朝見辭，按此說亦不然。新君除喪始見天子，禮也。昭公之

薨而渝二年而公即朝，晉是以事天子者事伯國矣。何至責其緩乎。或者以其責賂于魯而不克如意耳。責賂于魯，必有以謝晉矣。但使從者往，故不書且非土地如濟而回，故亦不書。若魯人不謝晉，必更有譴責不徒拒之而已也。何以不聞其來討而至明年公猶得與于會盟哉。昭公之薨，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四書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者，一今于定公又書公如晉至河乃復，除昭公有疾乃復外，晉人之拒公者，習以爲常，魯亦不以爲異而忘其恥矣。雖然，晉不深公之篡而加討，公得中途而反，猶幸耳。若以魯深論之，而但如是而已哉。

春秋轉傳辭義 卷八 宣公二年 春

二月辛卯鄭子嘗卒

渝閭季氏曰：鄭莊公在位三十三年卒于蓋，主是爲隱公。

夏四月

秋葬鄭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鄭子盟于拔

左傳曰：冬盟于郭，修好也。

杜氏曰：拔地闕。

注氏曰：魯以大夫而盟，鄭君素君臣之分也。鄭隱公父夷，葬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宣二年取鄭東，而四州仇何忌，蓋書二卿及鄭子盟，以釋其地而二大夫

齊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渝閭李氏曰邾子之子非子爵也蓋未踰年而稱子與他年之書爵者不同○左傳曰盟于郕杜氏曰郕板也子釋經曰按地圖則是郕非郕國而別有一地名板又名郕矣○昭十一年仲孫閱會邾子盟于郕仲孫閱會邾子之頃此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郕邾子忘父之喪此皆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皆亦甚矣魯之屢盟邾子皆大夫二國之強弱從可知也○昭七年公如楚還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時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彼父子之學

春秋傳集解

卷六

定公三年

孟

禮是必能知禮者而皆不知喪紀之為重將所學者是何禮也雖然何忌之于季孫也視其逆君而止樂為之用則其無禮已甚矣又何論其忘人之喪也哉

左傳曰蔡侯侯焉而佩與而莊以如楚殷一佩一裘于

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書更焉子常欲之弗與亦三

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而辭

之為焉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因請而獻佩

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失也官不

共也明日禮不畢時死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焉而請代楚杜氏曰為明年金曰後數年

渝閭李氏曰蔡之于楚雖國也蔡嘗背夏而即夷義已不

可況忘其雖而以事楚為固然乎及昭侯如楚為一佩一

裘之故久被拘留于是從晉而請代楚是止知身辱之為

重而不知祖父之難為尤重也蓋以不堪其處遂因楚勢

之衰而欲承其機原非為其先雖而起念者後又從晉不

堅而轉從吳今雖納質于晉斯亦不足信也已雖然凡若

此者蓋皆為王魚伯之所致抑豈蔡人之得已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春秋傳集解

卷六

定公四年

孟

渝閭李氏曰陳惠公在位二十四年卒于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于晉侯宋公蔡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頃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曰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

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欲將

以襲獻不亦仇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

怨魚頃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

可以得志杜氏曰晉欲楚後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馬乃辭蔡侯晉人假

羽旄于鄭人與之明日戎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彭山李氏曰召陵蔡地詳見傳四年

永嘉呂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仇而失其機也夫蔡陳許頓胡蓋服從于楚者也而皆與于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此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不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與齊桓大夫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嘗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嘗曰會于召陵伐楚使漢事也晉致劉子合十七國之君與齊桓大夫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而復宗諸侯之望矣

趙氏曰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小有八國從之楚昭王庸而都不親諸侯疏之于內吳讓之于外故晉定一揮而

春秋傳解經 卷之四 定公四年

要

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一十八國之衆雖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求盟晉定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二倍于桓四倍于定終一役而還定公蓋劉子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于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于此

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歸幣而昭公不復責其志于佩衆使蔡侯自絕晉士執以昭公危之盟苟實求會沮召陵之謀故反勝于明時而昭公于宋世此等伯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于上國
林氏曰晉楚交兵止此

春秋傳解經

卷之四 定公四年

要

渝圖李氏曰左傳謂苟實求會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云：乃辭蔡侯夫經書侵楚是從蔡侯之請而已加兵于楚矣何云辭蔡侯乎李彭山謂是秋七月楚人圍蔡不救時事左氏誤言于此誠有然者今據苟實之言考之彼言諸侯方聚此時十有八國咸在不可云或左傳謂晉于是乎失諸侯是在此役之後可知方或之說不在此時也況合大衆而後宜可謂其將以整旅無且言水潦方降疾疢方起當亦不在夏正之五月若在秋七月是爲夏正之五月乃可如此言耳又其言曰中山不服觀于晉不救蔡而楚人圍蔡之下即書晉士執衛孔圉師伐解處是在彼時而從苟實之謀矣以是而觀彭山之說不較然乎。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正而止是役也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雖復辟于周而楚勦于朝于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威于此時者也以周之不乾而能合諸侯咸于五伯威而劉子卒君子蓋深德之也按此說亦不然若劉子特爲子朝伐楚室容楚十年而後勦諸侯乎使晉侯不欲勦劉子何能令諸侯且當于朝作亂時天子蒙塵救災晉侯不肯親討夫子朝室至此而肯從劉子之命親率諸侯以犯強楚之鋒子然則左傳所言蔡事考之于經未嘗不合未可別生異說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曰沈人不合于呂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曰沈人不合于呂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

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

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于前而

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

拘于邱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呂陵未

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豈能與公孫姓之反哉

家氏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呂陵之後盟衆如之前責蔡也

亦責晉也晉大令諸侯侵楚不能奉辭以救伐乃以沈子

春秋傳解疑 卷八 文公四年 宣

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為不道因而滅殺之慘矣

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項氏曰蔡桓侵蔡伐楚小者懷大者畏今此侵楚滅沈大

者不服而小者不懷矣

渝閻李氏曰沈雖從楚不從中國至于見滅亦必書日以

謀之聖人之情可見矣公孫姓未知是何公之孫哀四年

見殺稱大夫蔡國貴戚之卿也。三月諸侯侵楚四月公

孫姓即滅沈是借侵楚之勢為虐于沈國也若非出自晉

命蔡人豈敢如此乎夫沈子不與于會良以國通于楚而

楚猶強亦慮晉人不能制楚而且魚以庇己耳晉人量禍

而器械一沈不能容人欲假此以威他國恐招攜服遠之

道不如是也。呂陵之會楚之與國皆從晉者蔡人為之

招也獨沈不至晉人使蔡伐之猶不為過但伐之而後許

其服義可也其或不從原其不得已之情姑修德政以俟

其自至可也烏有一不與會遂至滅其國而殺其君竟

忘憚若此哉蔡從晉令而甘心于沈速其殘暴之行與昭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大藥相類是以

所惡于前者先之于後則其不怨不仁亦甚矣。楚蔡氏

欲蔡侯之佩襲帶與晉苛索求貨于蔡侯亦希與宣其自

守以正而不肯以利徇人哉蓋亦鄙吝之私不忍于小物

春秋傳解疑 卷八 文公四年 宣

而忘大謀耳蔡與沈相鄰是必滅其國而取其地者滅其

國而取其地則其貪暴更甚于宣氏矣至虐沈子而必殺

之不惟不可殺抑宣蔡之所得救者哉卒之為滅所殺因

其不仁不義之所自取亦足以見天道之好還也已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澨

左傳曰時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唯賁有煩言

莫之治也其使視能從及皋澨將長蔡于衛。侯使視能

視于蔡知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此則予此矣左傳之說耳。蔡知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高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為官室尚年哉茲加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鄭氏曰魯鄆鄭地城魯也

彭山季氏曰魯鄆鄭地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城魯亭襄城在今許州西南九十里非汜水縣之成魯也

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

陳氏曰自是諸侯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渝閭季氏曰以同會之諸侯相盟中間若無他事皆不再

春秋傳解義 卷三 定公四年

金

舉諸侯之文此亦中有他事是以言諸侯言諸侯則劉子在其中蓋劉子亦案內諸侯也故可以諸侯統言之耳陸氏証氏嘗謂劉子不與盟處陵季氏又謂劉子有疾不與盟觀衛與蔡爭長莒以祝佗之言告劉子可知其有疾矣況劉卷卒于七月公至之後此盟在五月安見其有疾而不能與乎。按祝佗尚德不尚年之說似亦有理但先王恩寵之隆固以其德意其位次之先後亦當以年也蓋親與賢並重豈以其賢而有德遂可易其至親長幼之序乎觀春秋所書大率是蔡先于衛非蔡強于衛也而當居先是必先王之舊次本如此未可以祝佗之說為正

也

杞伯成卒于會

彭山季氏曰杞悼公成卒于過嗣是為僖公史記謂過欲兄隱公乞而之無稽之言也

渝閭季氏曰杞悼公在位十二年卒經以會卒不言卒于

師者侵楚既還本在魯鄆之會而不在此師中也。何氏曰

不日與盟同日盟既不日何知卒在盟日乎高氏曰不言

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若已成伐而盟來鄆豈不可

言卒于會乎彭山季氏曰魯鄆之諸侯即命魯陵者也故

以會卒魯鄆雖不言會亦會事也豈為召陵之會而以會

春秋傳解義 卷三

定公四年

金

卒于

六月蔡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子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

不得已于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滿

渝閭季氏曰魯鄆與陳近陳子于五月盟而六月蔡陳君

不處其不及事也然或自侵楚後先歸營不與于魯鄆

之盟亦未可知若果先歸亦必使大夫與盟矣祝佗言諸侯

不復別言齊大夫則于陳大夫蓋亦不必致別也

許遽于容城

林氏曰容城地閭

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遠矣

渝閭李氏曰許男從晉侵楚其遠容城蓋避楚也王氏謂四遠皆受楚令則是此遠亦命于楚矣然五月盟衆知何至于六月即背盟而又從楚遠國乎○彭山李氏曰容城亦楚地當在白羽之南漢水之北伍公輔氏以爲華容縣非也夫華容尚在楚南觀六年鄭游遠滅許以許男斯歸豈敢深入楚境越其國都而處許男哉故知容城當在漢水之外鄭師可至之地也昔也遠葉遠夷遠白羽今復遠于容城楚人爲許謀遠而不能使之即安剪割葉宜靡有定居本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豈其所欲哉按此說謂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定公四年

季

容城非葉容以是爲鄭師可至之地極是但則容城亦是此地也遠亦出于楚意則不然此時許人背楚而從晉必爲楚人之所惡若若此遠果出于楚意是必迫遠而使之遠矣何者以許自遠焉夫子若楚人不爲許猶焉之謀遠以招損焉楚人與此大度而亦與此善懷也意者容城之地在于白羽之東北而與中國相近大抵爲避楚計耳此度時勢而知其如此當與楚人無預也○諸君子五月盟衆即于六月遠容城是必有畏于楚而晉人爲之謀遠也如葉十六年許男請遠于晉諸侯遠許大夫不可見葉十六年彼時尚欲依晉而諸侯欲去之遠況此時之位

楚盟衆知許晉與之同從同敵乎夫明年歸衆于蔡諸侯

猶能恤蔡之乏則于此焉慮許之迫逼于楚而盟遠當亦情之所必至者矣其哀二年蔡遠于州來是爲依吳而避楚人何疑于許人之此遠亦爲避楚而依中國哉六年鄭游遠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傳以爲同楚敗也意者許又從楚而見滅于鄭亦必有晉令焉鄭人乃敢如此耳至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蔡許元公許又屢見于經蓋其國又復而又聽命于楚矣然則許之轉徙無常而向背無定是豈小國之得已者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春秋傳解題

卷六

定公四年

季

劉奉卒

孔氏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立刻公即此是也

趙氏曰幾內諸侯不同到國故不言劉子奉卒亦謙來赴故書之

渝閭李氏曰雲內諸侯不卒此何以卒以其同從同盟而來也故卒之文三年王子虎卒以與僖公同盟而葬其喪則劉奉之來也亦以同盟故可知矣不然單驥之權不滅于劉奉何獨不見其卒乎彭山李氏曰奉卒何以不稱子蓋閭文也按此說似矣而亦未必然也隱三年少氏卒書氏而不書爵與名文三年王子虎卒書族書名而不

書爵則此年之劉春卒但書采邑與名而亦不書爵是必
有故未可以為闕文而略之竊以為史氏之所見不同故
其所書亦各據以尹氏世權之重則書氏以王子虎貴戚
之隆則書族以劉子有爵而國非外侯有國者之可比故
此以采邑書是必史文之舊本如此聖人亦因而筆之耳
若夫劉子之名春秋書劉春左傳前言劉宣後言劉休自
是左傳之誤但依經文可也

蔡杞悼公

渝閭季氏曰三月而襄連

楚人圍蔡

春秋傳解楚 卷之四 定公四年

左傳曰秋楚為沈故圍蔡

彭山季氏曰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為也
而又滅沈以剪楚與國楚安得而不怒哉夫蔡方從晉宜
必求救矣而晉師不出且伐解虞故苟實告范獻子辭蔡
之言竊謂正當在此救蔡之功所以卒歸于吳歟

虞改季氏曰國國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負後凡圍蔡書
案疾圍解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棄瓦折而書人
渝閭季氏曰棄瓦折而書人貶之也蔡人滅沈而殺其君
國有罪矣楚人不能救沈而徒逞忿于蔡蓋是也且彼
以魚遺失諸侯又舉兵而與中國爭蔡則是愈重其惡

也春秋貶而人之不亦宜乎然棄瓦之凡役皆貶不獨此
事為然故前乎此者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後乎
此者此年冬蔡侯以兵于及楚人戰于柏舉皆貶棄瓦而
書人者則其好兵暴橫之理可見矣至于喪師破國而瓦
得出奔蓋亦幸免于誅耳。左傳苟實求貨之事意必在
此時蓋蔡人請救于晉：人以不得貨而辭之蔡侯乃以
兵于與楚戰而苟實之言曰魚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
蔡侯視下文有晉伐解虞之事不聞其救蔡也而苟實之
計得行矣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解虞

春秋傳解楚 卷之四 定公四年

杜氏曰孔圉孔嘉孫

彭山季氏曰孔圉連之玄孫也即仲叔國是為文子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
書卿與師皆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渝閭季氏曰小國幸勝于大國是自求禍也去年秋解虞
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龍虎左傳謂恃其勇也夫以恃勇
之故至于師敗而身虜是難之咎哉晉人不知自反而連
衛卿共伐之此乃報怨之忿兵春秋所不許也故書以譏
之。昭十二年始書晉伐解虞春秋已秋晉矣至昭十五
年晉苟吳帥師伐解虞此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解虞

明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若此者皆書將師而不復貶以貶義已見于初也夫伯國不恤諸夏而屢勤兵于一狄豈猶待貶而後明哉

莫劉文公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有說

齊氏曰廢陵孝氏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若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內不廢內諸侯卒皆

春秋葬傳辨疑

卷六

莫文公

葬

證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恭葬稱劉文公皆聖人特誌嚴之筆也按此說不然五等諸侯非公而稱公者莊子尊其君父之辭他國葬之亦仍其稱而稱公所以志恭也天子卿大夫既有爵土稱子則其葬而稱公也固宜豈得謂之僭乎

冬十有一月庚午葬侯以兵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左傳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之殺卻宛也在昭二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孫為吳大宰以謀楚自昭王即位魚歲不有吳師葬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于吳冬葬侯兵子庚侯伐楚舍舟于沮洳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沮漢而與之上下我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棘門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則用革也不可以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沮洳城口而入是獨克其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可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渚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聞廢之弟夫熊王晨請于閭廬曰楚氏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春秋葬傳辨疑

卷六

莫文公

葬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經之以克弗許夫熊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虜五千先擊子常之宰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來廣死

胡傳曰閭廬子胥宰孫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詰會途其適非有憂也即從簡書楚中國之守也

杜氏曰柏舉楚地

江氏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中國而陵中國也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以夷狄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侯以兵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以失仗懷失狀而救中國也

孫氏曰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

淪閭李氏曰公羊傳曰于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曰為是興師而伐楚蓋吳子本為救蔡姓及蔡閭解而即國是以伐楚也然則圍蔡者袁氏戰柏舉者亦袁氏豈非蔡國已解而今又來戰乎或城黑史皇俱初袁氏以連戰而氏從之是主戰者在袁氏而輕以蔡侯吳子及之者蔡中國又二君也。袁氏之解蔡國是必還師而歸楚矣但未知其已至楚國否據左傳夫漢濟漢之說是袁氏在漢南吳師在漢北故司馬成之謀有如此若非楚師已還而袁氏何

春秋傳解疑 卷之六

文公四年

袁

以在漢南乎及其戰于柏舉則是濟漢而乃交兵非微國蔡之兵而來戰也。彭山李氏曰柏舉楚地漢汝南郡而平縣有柏亭古柏國為楚所併今房汝甯府是即此歟按袁氏奔自柏舉而書出柏舉之為楚地無疑但非西平之柏亭也左傳謂于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于常和不可欲奔是過漢而至漢北即與吳戰不利矣又謂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是柏舉之去二別當不遠豈在汝南而北之而平縣乎況吳師戰勝之後十日即入郢可知柏舉之去郢都當亦不甚遠矣不然自而平至郢都約有三千七八百里斯非十日可至者今但歸其地焉可

也。晉人不能救蔡而吳子能為蔡侯所以似猶近于義

者晉人合十八國之兵而猶于楚而吳子獨能敗其師而

入其國其強為何如哉春秋于此蓋傷中國之衰而使吳

失假義而辭強也自此而吳又不可制是拒一虎而進一

狼其患更亟已矣。公羊傳曰伍子胥父謀于楚挾弓而

去楚以干閭廬閭廬曰伍侯不為伍大夫與師且臣聞之事

君猶事父也。斯君之義復父之微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

公刺于楚有美襄焉袁氏求之昭公不與焉是拘昭公于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馬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而

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焉是與師使

春秋傳解疑 卷之六

袁

文公四年

袁

袁氏時而伐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魚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按穀梁傳與此略同皆未克于失實也蓋伍子胥奔吳在王除木秋之先于晉曾勸以伐楚而閭廬未為君時曾忌之矣及其為君而三師肆楚之計即出于子胥則楚之魚藏不有吳師者皆其謀也易學至此而乃伐楚乎且二傳之于蔡事皆不言其侵楚滅沈之故却似楚人聞其將解而即圍蔡：人不請于晉而即求救于吳也凡若此者不惟與左傳不合而且不合于經矣

楚袁氏出奔鄭

彭山李氏曰：秦氏即子常時為令尹公子貞之孫也。貞字子實，故氏以王父字為氏。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王，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城濮之戰，殺得臣，鄢陵之戰，殺公子側，殺大夫，雖非美德，然信賞必罰，不為姑息，猶足以強其國。柏舉之戰，秦氏得以逃誅，則不立矣。夫楚本非以德服人者，而承以急弛其哀宜哉。

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秦氏，賄貨無厭，殺人不能以內外離叛，莫有關心。由是有八郢之禍，國破君逃。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定公四年

楚

元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元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自免也。

廬陵李氏曰：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元子常之罪同，而楚之輕于任人，以至敗師亡家，前後一轍矣。

渝關李氏曰：楚昭之于秦氏，前既不能知其非，後又不能治其罪，蓋皆庸庸之所致耳。秦氏貪慕不仁，至于誤君誤國，即以其自誤其身，家則亦何利之有哉！此觀春秋之所書，可為後世君臣之明戒矣。

庚辰吳入郢 鄭公救 莊作見

左傳曰：吳從楚師，反清發，將擊之。夫蔡王曰：同歡猶闕，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莫之慮，有闕心矣。平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舍，吳人反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尹，我以出，涉雒，城尸，因與王同舟，王使執燭蒙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左司馬戌及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偏初司馬屈庸敗，為禽。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戰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己卯，卑布囊列而裹之，藏其身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定公四年

楚

以其首免。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尹以從。內于徐，蘇而從。鄭公卒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昭十四年夏平王殺成公卒曰：君討臣，誰敢儼之？君命元也。若死，天命將誰懼？則卒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口，周之子孫在隨，川者楚實害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實之。周室何譚？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曰：君實有之。楚子左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迺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通于

廬陵李氏曰叔梁紇曰日入易魚楚也范氏注曰易魚楚者若曰楚魚人也夫以赫楚國而決辰之間吳得以入

經 135—226

五年八月 楚 八邑書曰者一歲九年 蓋皆楚人

春秋傳解題 卷之八

日以護之非以明其易也今于戰書曰而人亦書曰按日計則楚速即以為易亦不可但教無楚之說是指殘暴以為言猶未當耳。教無傳曰人易無楚也易而楚者壞宗廟從陳器楚早王之墓何以謂之易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若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其敗人之結而源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傳曰及楚人戰則書其入郢則舉其號何也聖人雖毀譽教災恤鄰則進而書其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

春秋傳解題 卷之九

不舉號也何獨于此而有與說乎二傳以稱君為褒遂以舉號為貶謂以肆行淫暴而狄之恐于他處不能通矣。中已晉蓋亦有志于忠義而實不忠不義之人也彼既與伍員為友當伍員以復楚之言告彼即當勸以大義而力止之如鄭公卒之成其弟懷者然方可與愧于友而且魚預于君矣奈之何勉以必為而欲各行其志也哉未知包胥在楚為何官亦未知其曾補于國事否至于此而坐觀其變毫無長短于其間是伍員之所以復楚者未必非包胥有以成之也彼哭秦庭而以秦師與楚不可謂無功但急君難于國破之後何如止員謀于約古之時且當日秦人來其志而為之出師美亦幸耳使秦師少不出彼亦魚如何者則是不能踐言于其友而終貽禍于其君彼即以一死塞責不獲于君友而失之乎幸而事濟功亦不足償其罪反若既定而過賞不遇小廉小讓之節無足取者今以其事觀之其言出于意氣之私而未聞忠義之大道故其所為有如此抑宜非春秋之深人哉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杜氏曰國是也 終周馬父之也 濟閭李氏曰王子朝之罪大矣奔于楚而王人不能殺楚庇之也及共入楚而獲傅收之于是王室之患乃絕是與

人之為此舉未嘗不益于王也但王人之殺之未知吳亦曾有力否使兵于入楚時即取子期而加戮焉則雖先誅後聞亦可也不則舍而不問不能為大王明正其典刑使王人乘間而僅能殺柳宣非吳子之咎也哉

夏歸粟于蔡

左傳曰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祔無資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

高氏曰魯非濟其難而明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畏而略之

趙氏曰歸粟于蔡俱吳也

春秋傳辨義 卷末 定公五年

壹

茅堂胡氏曰公穀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解蔡圍破楚入即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廬俊李氏曰此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也

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二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畏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後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傳

二年城楚止襄五年伐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三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為美辭則諸侯且將亦可以為美乎

淪關李氏曰諸侯之不救蔡畏楚也至此而德之以粟其本心實出于憚吳則不得已而親蔡即此小惠亦不誠矣於越入吳

左傳曰越入吳吳在楚也

孔氏曰於發聲也越走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又官或正其

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吳其辭無義例

高氏曰吳入楚越乃乘吳之虛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

春秋傳辨義 卷末

定公五年

壹

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讎者嗟夫闔廬舉入楚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豈有所逆而憂有所忘矣

淪關李氏曰襄五年楚子伐吳有越人越之從楚已久矣昭三十二年吳伐越越甯無恨于吳乎此特吳既入楚或楚人有求於越亦未可知但越人乘吳之虛而攻其所不備大抵是貪忿之兵未必專為救楚計也至於蔡師至而屢敗吳雖云擊吳之輪急或亦得於越入吳有以亂其心而挫其氣故能收興楚之功耳由是知吳國之為越所破蓋亦楚人之厚幸也已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欲仲孫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

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孫懷仲孫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杜氏曰為下陽虎因桓子起

胡傳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肇走也仲孫枝惡及視罪與肇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注氏曰因明卿卒不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職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難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姑之見不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五年 置

當私勞事見昭五年左傳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

公室強矣今苟于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請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于肇何也肇之弑君也隨而意如之逐昭公也明春秋固有不得貶絕而罪惡

見者比之謂也

蜀杜氏曰于桓公之年書公子肇所以貶桓公也于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于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渝關季氏曰季平子卒于斯朝為大夫是為桓子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汪氏曰叔孫不敢舍之子成子也成子卒于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左傳曰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援會

之大敗夫蔡王于沂吳人獲遂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于期子蒲滅唐九月夫蔡

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杜氏曰傳吳師敗楚師于羅渚秦師入敗吳師吳師居集子期將焚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五年 異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馬不能收又焚之不可于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故舊祀豈憚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塔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闕與罷闕與罷請先逐逃歸

渝關季氏曰吳于去冬十一月入楚而師不還至今年夏於越入吳而猶不還師何置本國于膜外而久據于楚地

耶意者吳子必欲滅楚及聞秦師至而猶欲與之爭雖有於越之入吳知其不至于大害故姑置之而不顧耳由是屢敗于秦然後狼狽而歸國是所得者不償其所失究亦

何利之有哉

錄左傳曰己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能已也蓋桓子于榎門之內庚寅大
誼逐公父歎及秦邁皆奔齊

渝關季氏曰平子無君而逐昭公陽虎不臣而囚桓子則
是無禮于其君者後亦受制于其臣自然之應固如是其
不爽也夫

錄左傳曰楚子入于郢賞闕辛王孫田于王孫圉鍾建闕
梁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闕懷子西曰請合懷也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
何求遂逃實王時據季辛辛辭曰所以為女子遂丈夫

春秋傳解題 卷六 定公五年 還

也鍾建員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戶
杜氏曰楚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渝關季氏曰楚昭既定若以不與舟之罪殺藍尹璽以謀
弑之罪殺闕懷亦不為過然于璽也從于西之言而忘舊
怨于懷也不從于西之言而念大德蓋于喪亡之後以此
為收拾人心之具自與迷復而不悛者不同由是知楚昭
可與為善是以孔子去魯後既居他邦而乃適楚楚昭欲
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不猶愈于中國之君子惜也今戶子
西不可乃止然則于西之尼孔子是固天之大欲與楚而
楚昭為子西所惑至以孔子之大聖而不能困又大愧于

知人之舊矣宜于楚之不復振也

太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曰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渝關季氏曰三年左傳謂鮮虞獲晉觀虎四年晉士鞅已
與衛孔圉共伐之矣今也鞅又圍之而報觀虎之役豈以
觀虎猶未返乎夫窮兵逞忿一惟小醜之是爭即使力能
勝之而得其土亦非所謂長駕遠馭之道也然則晉人之
所急者抑未矣又安望其能安中國而制吳楚哉

春秋傳解題 卷六 定公五年 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曰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彭山李氏曰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

高氏曰四年許遷于容城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傳其君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

汪氏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

渝關李氏曰召陵之會有許男既同侵楚而盟秦帥許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九 定公六年

從晉不從楚矣左傳以為鄭滅許因楚敗也是必許又從

楚鄭伺楚敗而滅之耳蓋自侵楚盟秦帥後楚人圍蔡而晉不執許必震于楚之威又知晉之不足保弱小是以渝

盟而又從楚也今因楚敗而見滅于鄭楚又不足恃焉如是然則小國之處亂世而不能自立誠可哀也夫○廬陵

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

黨今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今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高不能屈節于鄭而甘心向楚其

亡國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刺世變亦可感也夫按此說以此為鄭叛伯之始是亦謂其無晉令也夫鄭

即叛伯未必在此役觀于晉不為此而加討可知有晉令

當與蔡人之滅沈同○許男斯在位十九年國滅弟或復

立是為元公

二月公侵鄭

左傳曰二月公侵鄭取匡杜氏曰匡鄭地取為晉討鄭之匡不書歸之晉

伐齊廢也孔氏曰齊廢周地下註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侵鄭取匡前而此獨云齊廢者此時須頤後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齊廢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或周發之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為次也往不做

道于衛及還陽虎使李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杜氏曰陽虎將逐三桓欲伐得舍于脈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筆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九 定公六年

之舒鼎成之昭北定之擊鏹苟可以納之擇用一馬公子

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奉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覽之君始待之若何乃止

汪氏曰定公親討鄭之黨亂人固有與王室之義然不能

聲罪致武而僅侵之又觀季孫獻俘于晉則實迫于伯令而非有將王室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

公也
汾陽朱氏曰三桓既傲陪臣專恣每托公以出師權似歸

上而愈趨于下矣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陽虎公山不狃侯犯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使鄭侵衛之師雖晉令而陽虎之徒蒙子勇晉于禍以逞其欲則亦輔伯之非其道也

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微魯于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

渝關李氏曰鄭黨王室之亂人而伐周六邑其罪大矣晉

春秋解傳辭賦

未完 定公六年

三

欲討鄭晉師不出乃使魯人獨往而遠為此役何也豈以昔曾拒公之朝今猶不悅于魯而遠勞之耶抑亦魯之事晉獨謹特以此役屬魯如其易為之用耶此時陽虎專魯亦欲徇魯周之名而從晉令因抑三桓而使公行已亦假是以張其威耳公蓋判于陪臣而乃親將非兵柄之能歸上者也觀于此而知魯衰愈甚矣至于不伐而侵又取匡邑而歸晉討罪之義安在哉據公叔文子筆而如公之言則衛靈之憂魯難者切矣然未見其果能納公而有濟于事也豈其初念本善後則惑于晉齊諸國之邪說而自止耶今文子舉是為言以諫進魯之師老成謀國念舊德而

釋小怨其所全者大矣衛侯即止其事亦有從善之美焉魯人之不困于衛者幸有此也夫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渝關李氏曰公之至是必在三月不書三月者闕文耳

左傳曰夏李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

夫人之幣魯人策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

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焉者有如先

春秋解傳辭賦

未完

定公六年

四

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費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也三世

矣至此而使二卿如晉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

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方復為之請于伯

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思之卒陽虎之盜

皆篡君亡國之禍觀于二卿並使知其禍之所起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

孫得臣及此年季孫斯仲孫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仲

辱之此實湯虎之罪乃懿子從其強使而終莫之違蓋亦不能辭其咎矣

附左傳曰四月己丑吳太子終棄敗楚舟師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遂郢于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論關李氏曰楚又屢敗于吳幾不可以為國矣子西喜其知懼而後可治是即生于憂患之意也至于遠都而改紀其政未知其所改者果當于義否但楚賴子西以安則亦猶足取者孔子以彼哉彼哉斥子西蓋以大義責之謂其功不足以償罪耳安可以孔子一時之言遂欲盡沒其功也哉

春秋傳解題 卷完 定公六年 七

錄左傳曰周倭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焉齊辟負黍狐人闕外杜氏曰鄭伐周六邑在魯使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六月晉陶漫伐周且城胥靡杜氏曰為下天武周起也王出居姑猶起渝關李氏曰鄭人黨亂而伐周六邑未知其何故豈以王朝常病鄭而鄭不堪是以為此舉耶然以侯國而敢犯周罪莫大焉若此者不惟無王而並無盟主矣魯侯于此使即大合諸侯相與討僭翩而轉伐鄭不亦大討可伸而伯業可復振哉不知出此乃獨遣魯侵鄭以取匡而于僭翩竟置之則難為之戎周城胥靡要無當于勤王之義者也

未幾天王處于姑猶以辟僭翩之亂魯于是乎不能辭其咎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曰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恨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淵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錄上獻楊橋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橋賈楊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趙鞅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春秋傳解題 卷完 定公六年 八

杜氏曰稱行人言非其罪胡傳曰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范趙方患其害曰晉晉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實禍也范獻子果怒言于晉侯乃執樂祁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與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感福之禍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發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俱討而遣使善送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清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人

之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絕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所載宋晉事或亦未得其全宋人獨事晉樂祁犁往聘之所以為恭于晉也此亦何嫌何疑而陳寅勸其請後且曰君以我為和難而行乎此必宋人別有得罪之事或即為元平仲幾故至今未往聘故祁犁請于公公即使之往而陳寅知其必有禍耳及祁犁至趙氏而獻楊楮陳寅又曰子元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使祁犁專為己罪而取禍則即元于晉國亦不足為害至于子孫之獲寵而能得志于宋哉由是言之可知晉人之恨宋也當必為他事今祁犁又有此過故范獻子請以飲酒而執春秋釋傳辨疑 卷完 宋公六年

之未必專為私飲酒亦未必專為獻楊楮也。樂祁犁既聘于晉宋人即有前愆亦當釋怨而與之好況飲酒之事特行人之小過耳奈何以行人之小過為鄰國之大體徒以逞列卿之私忿而不為來者勸哉經書行人以明其無罪所以責晉人者深矣稱人以執者蓋兼解不謂其非伯討而稱人也。范獻子諧樂祁犁以私飲酒謂其不敬二君而討之抑思飲之酒者何人不飲罪聞子而獨罪祁犁不亦頗乎然晉人雖不罪聞子而執其所與飲者彼必不能自安矣以二卿之相軋而又相忌此晉亂之所以無已諸侯之所以終散也

附左傳曰陽虎之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于五父之衢杜氏曰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渝關李氏曰去年已盟已大阻矣今又盟且阻去年止盟季桓子今則盟公及三桓而又盟國人也夫以家臣而盟大夫且不可況與公盟而要其君子上下之分于是乎地盡矣且有不信而求相信然後為盟阻凡陽虎之所為亂常為理者不一彼先不可信而欲求人信相與共誓于鬼神伊維欺哉甚矣虎之愚且妄也

冬城中城

穀梁傳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氏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六年

范氏曰三家修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眾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于俱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渝關李氏曰是時三家雖凌傲其勢猶可以制公故曰三家張公蓋惡意如之禍有防三家之心陽虎亦欲挾公以自固而預為之防故託于俱齊鄭而為此役大抵皆危亂之機也較之成九年之城中城其時勢又不侔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

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圖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

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圖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故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圖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于此役也

春秋傳傳解義 卷六 定公六年

士

彭山季氏曰陽虎主讓季孫親行何忌安得而獨辭哉國之不服而卒致齊兵至十年會夾谷後始來歸鄆左氏載齊人歸鄆于明年二月失之矣

渝關季氏曰鄆本魯邑齊侯取之以居昭公至于公次乾侯而鄆潰齊必收之為已有矣今則二卿圍鄆而欲取之鄆人不暇明年遂有圖夏之師此必陽虎為之欲使二卿構怨于齊耳然齊怨之言猶輕虎專之禍實重魯人之所憂者當不在外而在內矣

附左傳曰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僭弒之亂也杜氏明年筆削送王起

渝關季氏曰據左傳王處姑猶殆一年何以不見于經曰

此必王人不來告也王人不告春秋何以書不則事變不甚大為王諱之而不書也蓋居皇居秋泉子朝之亂欲傾悼敬而王位幾不保故皆書居以志其變此不過于朝之餘黨為寇耳王雖避處姑猶亂猶未如前也故為王諱而不書然則不書居姑猶明年齊鄭衛相盟又齊人伐魯而皆不恤王室之亂不幾無以見其罪歟曰居皇居秋泉未見諸侯之勤王也至此復不恤焉則亦何足責哉

七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曰春二月周倭翩入于儀栗以叛口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春秋傳傳解義 卷六 定公七年

主

渝關季氏曰左傳謂齊人歸鄆陽關而經不書此必左傳之誤杜氏曰齊歸二邑不書虎專之若果歸二邑虎雖專之則亦屬魯抑豈不當書耶且此時齊人不惧魯恐不于國鄆之後即歸鄆也李彭山以歸鄆為十年事而不信傳說誠有然者或謂此年歸鄆邑十年歸鄆曰此并陽虎以閔季氏也然則鄆田之歸必書豈歸鄆邑而不書乎況季氏之得罪于齊是即陽虎之所為齊人于此必不肯黨陽虎而私畀以二邑矣意者陽關魯邑而近于鄆齊人本未取陽關虎今居之以為政左氏誤為齊人歸二邑耳明年

傳謂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言謹不言鄭可知此亦未居鄭也

夏四月

附左傳曰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渝關李氏曰立王子朝者尹氏為之也昭二十九年京師既殺尹氏固今尹氏又復見焉未和王朝猶存其世否尹氏于此乃黨僭嗣而又為亂則其罪又可誅矣今雖敗之于窮谷惜其猶未得殺也然則尹氏之世濟其惡焉得仍存其世也哉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春秋傳辨疑

本堯

定公七年

主

彭山李氏曰鹹衛地註見僖十三年會鹹下

案陵許氏曰衛鄭之盟叛晉也伯道讓諸侯散離盟始後志蓋自是中國無較會矣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公伯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僭弼之難出居姑猶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渝關李氏曰鄭黨僭弼而伐周六邑魯奉晉命以侵之鄭為是怨晉而東與齊合使楚不敗于吳意必久從楚矣夫春秋之始鄭首叛王而敢與王戰春秋之末鄭亦首叛王而敢伐王邑且因是而背盟主無王又無伯中國之大亂皆鄭人始之也其罪可勝誅哉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曰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杜氏曰瑣即沙也

彭山李氏曰北宮結蓋結之孫或以為結子則不應在括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七年

而

孫北宮喜之後始見

汪氏曰齊人挾詐恃力夫豈圖伯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

渝關李氏曰霸者之術假仁義以濟其私猶為不可況為不仁不義之事以行其詐乎齊人于衛從其私言執其使以侵其國和仁義者不為也春秋書執行人又書以侵衛而齊人之罪已見若夫衛人陰為詐謀欲以結晉而脅齊臣是尤無足深論者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

彭山李氏曰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

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沙耳其地近沙虎在
齊衛之間詳見咸十二年會于瑣澤下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晉氏曰執其使使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于信哉
廬陵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
次渠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共越
之禍未至于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專事王
室輯甯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手奈何今日之會明
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
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春秋廢
春秋傳辨疑 卷突 定公七年 宣

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淪闕李氏曰沙衛地也○衛侯欲叛晉以諸大夫之不可
乃令齊人執結使衛以要盟內迫諸大夫以不敢不從之
勢外示晉人以必不得已之形所以脅晉臣而欺伯國也
齊侯不能以德服人果從其計而得于沙之盟相與以詐
相尚以衛此傾危之習而桓文之不屑為者也雖能得衛
而亦何足為榮哉

大略

齊國夏師帥伐我西部

左傳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飲處父御孟懿子

將齊軍齊師帥齊師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
必死若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怒乃
還不敗

彭山李氏曰國夏國佐之孫是為惠子

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郭
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棄晉之
衆不忍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
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
為之出偏師向魯鄭問意如之罪今乃與無名之師而加
春秋傳辨疑 卷末 定公七年 末

于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

矣春秋繼載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晉敗也

廬陵李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
兵不至晉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
敗無功于是而及齊平矣

淪闕李氏曰國夏之伐我陽虎之所致也虎驅二子以禦
敵將欲宵軍齊師呈洩其機而齊師隨伏以待若非陪臣
之自相制必以輕率取敗二子亦將不免矣虎還而國夏
亦還齊人不肯深入以肆其力或猶冀魯之善服耳

九月大略

薛氏曰一秋而兩大害旱甚也亦借漬之甚也

渝關李氏曰昭公之兩害在七月定公之兩害在八月是皆需雨之甚急者今于兩害之間中書齊師伐我則是兵患與天災並至民亦何以堪此哉

冬十月

左傳曰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泰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杜氏曰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重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顧高之春秋傳傳齊未克定公八年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顧高奪人弱弓籍世于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但中頰頰顧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忘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杜氏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關志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于公故也按此時陪臣執國命三家凌微而不能自主此蓋陽虎之專假公以樹威因欲奪李氏之權耳未必三家使之也

公至自侵齊

張氏曰魯陽虎用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至以危之

左傳曰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杜氏曰傳終王室之亂

渝關李氏曰昭二十五年王室亂至此十九年矣悼王居皇後敬王居狄泉已而王入成周雖亦借侯國之力而稍得富未聞諸侯之一至者至去年又有僭稱之亂雖未至如子朝之篡而王處姑猶歷一年而後復亦已危矣若非

內臣之能匡亂單劉二子相與戮力于其間王室其克定乎然則大王之出入二子之伐數邑皆不見經蓋以諸侯不知有王故于諸事皆不告耳諸侯不動王不可言也不

春秋傳傳齊未克定公八年

勳王而王人並不告至于史策亦不書尤不可言也

左傳曰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

事宋君是以止于子姑使淵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

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杜氏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

如晉張本

渝關李氏曰趙鞅請歸樂祁未和仍為其私否則其言則公論也但猶恨其不早言耳士鞅欲以樂祁子代之陳寅

不從及樂祁歸卒于大行又止其尸以求成蓋忿前怨而沮于其生又困于其死大抵皆私也晉人之待宋使如此安能禁其不終叛哉

二月公侵齊

左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衛或濡馬楊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杜氏曰未得志故

渝關李氏曰侵齊而還喘未及息而再為此役豈欲出其所不意耶黷武重怨莫比為甚此皆亂人之謀憑私任意而制公以不義之行也李氏于此蓋亦無如之何矣

春秋轉傳辨疑 未竟

定公八年

元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逾月之間再出侵齊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

曹伯露卒

渝關李氏曰曹忌春秋十三君不書卒葬者二君而已僖公于莊三十二年卒嘗有子般之禍故彼不葬而此亦不葬歸于哀八年為宋所虜而國即滅則其卒葬非君禮故皆不書而亦無諡也詳見成十三年葬曹宣公下

夏齊國夏帥伐我西部

左傳曰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部

杜氏曰報上二侵

渝關李氏曰魯兩侵而齊兩伐魯人未嘗問彼罪而齊則有辭于我耳春秋據事實書非以侵伐分曲直也然其曲直亦自可見但皆為私怨以相爭又何曲直之可言乎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曰晉士鞅趙鞅荀息救我師已未入克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

尚羔

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瓦衛地東鄙燕縣東北有瓦亭

春秋轉傳辨疑 未竟

定公八年

辛

彭山李氏曰瓦本南燕地在今衛輝府昨城縣其北近衛後蓋服屬于衛耳。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于瓦以會晉師之來救者比其會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

劉氏曰魯昭極遲乾侯之境固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賈是拘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為魯國社計也故春秋不以救與之

渝關李氏曰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葵林與此書法同而事與義各異彼奉伯令而從晉以伐人相會而合兵也此得伯援而恃晉以救己相會而勞師也然言會師則會主將可知彼以諸侯之眾而致役于伯國之

臣此以魯君之尊而為恭于伯國之將皆非禮也事義雖不同經皆沒其人而變文書師其為大分辨者則一會葬林稱師而趙盾為將于上文救陳見之會氏稱師而士鞅為將于下文伐鄭遂侵衛見之經雖不書將然此事以觀而其主將亦可考矣

公至自瓦

汪氏曰此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

渝關李氏曰晉人救我而公會書至晉人不足恃也故危之。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按此說是以此會非好會故不言至自會然則十年公至自夾谷十二年公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八年

主

至自黃柳豈非好會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渝關李氏曰陳懷公在位四年卒子超立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曰晉師將盟衛侯于專澤趙簡子曰辱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晉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賓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扣衛君其敵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惠諸大夫王孫賓使次子即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魯社稷其改卜嗣實

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意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辱臣之子敢不皆負焉以從將行王孫賓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惠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實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實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實焉何遜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廩丘報伊闕也杜氏曰六年鄭伐周關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八年

主

高氏曰鄭伯與齊為賊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

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使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

聲其罪故兩害使

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誠沙之盟諸侯已貳晉

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據服則失伯何日之有

趙氏曰泉馳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陳盟鄭

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濮之

盟不事晉也

陳氏曰此晉始伐與國也去年鄭衛遂叛晉于是侵鄭衛

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杜氏曰桓公

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按王人若無兵則以監帥不
書國有然者然或桓公未至鄭亦未可知夫鄭國是
小又近于晉鄭伐周邑而不畏晉魯君以晉命侵之猶不
服也乃竟叛晉而與齊侯盟于鹹晉于此時又假王命以
報伊闕則亦徒為侵暴而已晉既無德以感人至于小且
近者尚不能服又安能服東方之諸侯而令其堅于從已
哉○衛侯本欲叛晉以諸大夫之不可乃為詐謀以從齊
是以齊之伐而有于沙之盟也今晉師至瓦衛侯與盟
于鄆澤蓋制于諸大夫而猶不能不從晉耳晉人于此使
能遇之以禮結之以信猶可令其回心而不思叛矣余之
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齊而不畏晉人之病已哉良以晉人待之以不堪故甯事
齊而不顧伯國之舊好耳然則晉伯之失實自取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曰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汪氏曰成六年蔑侮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
傳亦曰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陵兄弟之邦非
出已意而迫于伯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以譏之
淪闕李氏曰六年公侵鄭左傳曰為晉討鄭之伐齊廢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晉以從齊至十年安甫之會齊侯衛侯鄭游遂三國同合而黨愈堅矣晉具如彼何哉

從祀先公

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鉅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史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氏曰辛卯十月二日祭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

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

孔氏曰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順僖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奎

公升僖于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

穀梁傳曰貴復正也

渝闕季氏曰按左傳之說殊多可疑經書從祀先公是以國事言也傳謂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則是陽虎之事非國事也即據陽虎言彼將順祀先公何獨于僖廟而亦何得言禘哉且陽虎為陪臣雖專國政恐亦未敢入宗廟而行禘祭也若欲以順祀取媚則退僖于下亦非取媚之術即或果有此事而以陪臣之私祈何得繫于公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奎

家之策乎由是言之可知左傳之不足信矣但先儒不從左傳而別為之解亦皆未見其當也劉氏曰從祀先公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為禘耶宜曰大事于太廟為禘耶宜曰禘于太廟為禘享耶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止言之者其事可醜出于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于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按此說是不以為祈而以為說也然逆祀雖不正未嘗有害于氏又其沿習已久本非季氏之所為者彼方欲去三桓何不取三桓之得罪于民者而正之乃獨假祀事以為悅民計乎況季氏專魯以來除意如逐君攝祭外未敢私祭于先公豈以陪臣而敢如此彼既不如比安得謂其事可醜故不正言禘又不正言大事與有事哉若謂事出陽虎而實公行尤未可以陽虎之私情過為君公醜矣觀于經書從祀而不諱當不以不書祀事為醜之也劉原父曰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按以臣陵君季氏之惡甚顯陽虎敢于因桓子豈不欺直諫其顯惡而但欲微諭以意乎

春秋辨傳

卷九

定公八年

七

且季氏之惡與公家之逆祀何涉若欲假此以明君臣之分恐季氏未必省悟而能改轍也況陽虎時作亂是亦以臣凌君之事已則不思自正而欲正人之不正有是情也哉今以從祀為論其意迂亦甚矣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竟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漢而今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時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定公八年 七

春秋辨傳

卷九

定公八年

七

為事出陽虎而略之乎高氏曰從順也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燬公在所當祧傳公閔公皆所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一公設也按此說是泥于先公之稱而兼數公言之也然惟傳公之稱乃為逆若武煬之當祧而不祧昭公之當祀而不祀不可謂之逆矣今即皆正其禮又何可禁言順乎且武公燬公皆為之立廟廟既不見毀此必非祧之又意如魯以君禮葬昭公抑豈昔年不祀而今乃祀之哉不知順祀先公惟閔傳而其不言閔傳者義固別有在也或曰滄起朱氏曰陽虎陪臣而從祀以大夫自處也其說是也蓋主祭者魯君助祭者列卿陪臣不與于列貴賤之別也陽虎勝託自魯國命在其掌握今乃儼然就班而從祀為其勢比于列卿而不可別矣故書從祀先公明其越典禮而干大分也下文書竊寶玉大弓蓋因從祀而竊之耳經乃明正其辭而曰盜其珠之者嚴矣然則不書從祀主名者微者姓名不登于史冊書從祀自知其為陪臣矣按此說亦以從為隨從之義但主陽虎言而謂陪臣之階禮也然春秋之法只為國書不為臣子之私事書以大夫之干越且不書陪臣乎若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在莊十年公子及如陳葬原仲在二十七年蓋皆案命于君而書祔事以明其祭國體書葬事以

春秋釋傳解義 卷充 定公八年 主

明其輕國與耳使陽虎亦從祀未必得君命而以陪臣僭大禮又豈法之所得書者哉故陽虎之叛不書雖諱其亂亦以賤者不可書也觀其不書叛可知書從祀者必非陽虎事矣且從祀先公不見陽虎之氏名既與國事無以別而不書從祀于太廟與某宮乃以先公為文又何為者夫陽虎之從祀雖非禮義固不繫于先公經言先公是豈無故而云然乎凡此數說蓋皆未當然則當如之何意惟左傳順祀之說為是但當主國事言而不必牽合陽虎事亦不必以順祀為祈耳况公羊亦以為順祀穀梁又以為復正皆與左傳之說同安可不從三傳而別為之解乎故惟春秋釋傳解義 卷充 定公八年 主

盜竊竇王夫弓

春秋釋傳解義 卷充 定公八年 主

子之言而正之此時孔子與諸賢皆在魯嘗有正論以匡時者如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若此類者豈無違于君相而從其言者乎然或陽虎從其言又或陽虎自見其不可而正之亦皆未可知大抵奸雄專國未必全無知識者安可以其所行皆不正而遂必其無一正舉哉但非陽虎欲作亂乃為順祀以祈之耳蓋公之順祀與陽虎之作亂是兩事因兩事並在一時左氏不察其實遂以順祀為陽虎之行祈則誤矣

左傳曰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成宰公飲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成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曰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廩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馬遠之微凡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遂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焉及衛而驂陽越射之不中築者圍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欲處父師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蔽而為食其徒曰逆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微元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欲陽在公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穀梁傳曰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公羊傳曰盜者執謂謂陽虎也

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使無政可知矣

春秋傳傳解

定公八年

去

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美之緊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李氏謹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此二事也問無他文

同辭而書之

汾陽朱氏曰蒲圖之變季孫若無孟氏林楚亦孤而不敢救也恃孟氏之聲援怒焉而聘有所歸矣季氏素強于孟氏藉孟氏以克益孟氏亦懼陽虎得季氏而相傷耳
渝蘭李氏曰杜氏曰家臣職名氏不見故曰盜竊氏曰寶

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謹陽關叛奔齊十年侯

紀以卻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

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也分器重于地者賤貨而貴

命也按此說皆不然家臣之叛不書為國諱恥耳非專為

其人賤說詳昭十三

命于先王雖有私取于人而非本封者要亦為君地也孟

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孰謂土地可輕視乎然

夫土地則諱失分器則不諱者竊猶性于叛竊可言也叛

不可言也四年衛祝佗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

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今盜竊

春秋傳傳解

定公八年

去

寶玉大弓是正魯公之所分者以魯公所分累世所守之

重器一旦竊之以出則是無公而並無先公其罪為何如

耶經雖不書叛而其叛亦可見矣○經書盜竊非為盜書

所以罪公之失守也孔子曰虎兇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

是誰之過歟今陽虎之惡不啻如虎兇分器之重更甚于

龜玉彼竟竊其分器以出豈非守國者之罪哉夫凡為盜

者必窺其無人而後敢竊陽虎明取于廟中而書竊則以

魯無人為故也明其為無人而所以罪公者深矣○季康

子惠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按

孔子此言是為端本清源之意今陽虎之為盜也抑誰使

之然哉蓋愚君之以貪欲而強取者不一是以三家效之
陪臣亦效之而乃有此禍又何怪夫國中之多盜乎孔子
以不欲為弭盜之方良有以也夫。昭公欲殺季平子而
反自孫陽虎欲殺季桓子而亦出奔一則君不能殺一則
臣不能殺而其父子皆得以幸免豈非命耶然使平子不
得叔孫之救桓子不得孟孫之援則必無以逃其死矣此
三家之所以比周為奸而魯患正無已也。林楚曰陽虎
為政魯國服焉意陽虎之所為必有小知以誘人小仁以
結眾者是以魯國服之而為其所用也觀陽虎之謂孔子
曰懷其實而違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彼以仁知誦孔子豈其不假仁知欺國人哉今以作亂
而致出奔則其不仁不知亦甚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定公八年

重

九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曰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遂樂祁之尸辭傷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遂子梁之尸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渝關李氏曰鄭獻公在位十三年卒于滕立是為釐公

得寶玉大弓

左傳曰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氏曰無益近用六月伐陽而秋為名故歸之

闕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將東

之陽虎歸東乃因諸西都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
歸之戰意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因于蕭又以意靈
逃奔宋遂奔晉過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傳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胡傳曰寶玉大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周敗失墜
以昭先祖之德存廟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
天球夷玉兇之戈和之弓重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真為美
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
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
其能固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定公九年 重

恭之大也

鄧陽萬氏曰先王公寶玉于伯叔之國宣世守勿失而定
公見竊于陪臣追夫陽虎以為無益于近國故以為名而
自歸之魯有四封而結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
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于此豈不重可憐耶噫納宮僕
之寶玉見文十八焉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
屈見昭七焉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始也貪人之所有今
不能保己之所有故春秋譏之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得寶玉大弓鼓數樂得其寶數
梁傳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蒙也若左氏以

春秋傳解題 卷九

定公九年

左

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
 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名哉蓋既奔而追者獲之
 耳按廬陵此說未必然代陽關時玉弓已歸魯矣季氏不
 為玉弓而討虎豈虎以玉弓而為解衆之計哉且其焚萊
 門也師驚犯之而出則此時逃凡之不違未必以其玉弓
 而解衆也然則陽虎雖惡彼書假名以行事今以此物無
 益于近用而祇益惡名乃歸之是亦理之可信者矣。據
 左傳是先得玉弓而後伐之也歸玉弓不書者盜歸不足
 書據其所收以書得而已伐陽關不書者季氏私伐之而
 不由君命故略之。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以陽虎時作亂
 春秋解題 卷九 定公九年 左

魯又不見用故耳及陽虎出奔季孫樂于公而用之孟子
 所謂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是也然而初仕為中都宰則
 亦微矣明年乃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司空
 孔子家語在為中都宰之二年亦未嘗舉國而委之以政焉又何怪乎求
 周之治不見乎。公山不狃以費畔左傳不載而見于論
 語史記謂在此年誠有然者十二年經書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賈蓋亦有懲于此也意者不狃畔而未幾即降
 季孫之伐賈與否未可知惟其既降故于墮賈時又有不
 狃之襲魯耳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曰秋齊侯伐魯夷儀晉車千乘在中年杜氏曰秋夷儀也今魯陽
 有中年雖迴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
 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中平人欲伐之衛
 褚師圍亡在中年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
 城而歸其帥又賤過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
 侯致驪媚杏于衛

彭山季氏曰五氏杜氏以為晉地蓋在今廣平府邯鄲縣
 本狄地為晉所有而近于衛疆者也杜氏曰邯鄲平縣
 氏即五也也

春秋傳解題 卷九

定公九年

左

杜氏曰齊侯在五氏衛侯佐之
 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
 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重葭又次于集陳李曰集
 也十五年鄭軍連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李曰集
 于集陳蓋謀殺宋而不果當與晉事無涉至哀元年而後
 伐其敵有所逞也久矣

廬陵季氏曰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
 侵尋犯其竟內不敢誦言伐之也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終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
 見何中國無伯也。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
 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今又齊衛次五氏明年

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之說中多可疑案二十五年衛侯入

于夷儀夷儀之為衛地甚明白是而後未聞晉人之取夷

儀何云伐晉夷儀乎哀十五年傳謂子轅曰晉人伐衛

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氏曰在定九年冠氏傷于館陶縣言冠氏

而不言夷儀二地不同又何為者且于此謂晉車千乘在

中年杜氏曰救夷儀也今景陽有中年縣明職方地圖曰

府城西夫中年在河南而近鄭晉師之救夷儀當不至此

即衛侯之如五氏亦必不過此也由是言之是傳說之夷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九年 垂

儀與中年蓋皆有誤焉又齊侯為衛討晉是必二國合謀

而動未必齊侯先往而後衛侯往助之據左傳說則是齊

侯既克夷儀而後衛侯如五氏也焉有大國為我復怨而

我反後至者乎況齊師克夷儀故已加兵于晉地矣縱不

書伐晉亦當書侵晉而經止以次書傳又與經不合未知

其何故闕疑焉可也。彭山李氏曰左氏載齊侯伐晉夷

儀之說則經文所無且夷儀本衛地在今邢臺縣西北于

經未見為晉所取何得屬之晉耶蓋自盟沙以來衛人叛

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

之次歟其曰晉車千乘在中年理或有之但謂齊侯在五

氏而衛侯過中年以往助則妄矣按此說亦未必然晉師

猶未出何至先為之備若欲備之當為之遣戍亦即戍于

衛地可耳此既非戍之可比又安有備晉而至晉地者乎

若夫晉師來救尤不過其途而至中年故謂晉車千乘或

有之必無遠在中年之理當不止衛侯之過中年為不足

信矣。一說此蓋齊侯自為伐晉往故先至晉地而即克

其城濮又以為衛復怨為名故衛侯往助之其實齊侯本

自為故悅衛助而致禍禍告于衛所以謝衛意也若果為

衛而討晉衛侯之如五氏乃其所當然何必與衛以三邑

乎春秋于此但據二君之同次書之特未詳誌其他耳然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九年 夫

則左傳之說亦自與經不背雖夷儀中年之地名或失其

實若謂齊侯自為而先往衛侯後至而助之蓋亦理之可

信者歟

泰伯卒

渝關李氏曰秦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孫某立是為惠公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渝關李氏曰齊氏曰兩相欲曰及以今時勢觀之誠有然

者蓋齊景圖伯既得衛鄭而又欲得魯此齊志也衛鄭既

與齊盟而衡二君又次五氏而欲伐魯魯亦不得不與齊
好矣此魯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賈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商夾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夏夏不亂華俘
不于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時盟齊人加于犂彌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犂彌
春秋傳解義 卷完 定公十年 竟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犂彌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動執事也且犂彌不出門犂彌不野合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犂彌也用犂彌若棄
禮名惡于魯國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齊人來歸郕諸龜陰之田

彭山李氏曰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左濟南府淄川
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盟之處是也按左氏祝其
賈夾谷故後漢志因之亦以東海郡祝其為夾谷地則祝
其故城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五里定公何得遽會齊侯

于此耶

杜氏曰會于夾谷平故也

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
莫大于理而強眾不與焉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左傳之說多未可信傳犂彌言于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按此時齊景公伯國已結鄭與衛矣今方以結魯為得
志既與之平而為此會其劫魯君意欲何為若齊人欲盟
而魯不肯或亦肯盟而不從其言以是而劫之以兵或有
之觀孔子所謂傳不于盟于神為不祥之說未嘗不詳其
春秋傳解義 卷完 定公十年 畢

盟亦未聞其為他故也何至有兵劫之事犂彌又謂將盟
齊人加于犂彌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丘使犂彌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按犂彌所言齊人之卑魯甚矣孔子于
此即或不能止其盟而初則斥其兵終則解其享皆有侃
侃正論以折之何獨無一言正其犂彌之非禮而徒責以
汶陽之田殆共命也此乃世俗利害相當之見意孔子必
不如此且據左傳歸田之事是孔子脅之而後得蓋亦得
之不以其正者矣及其歸田後魯果從以三百乘否耶然
則經不書盟未必其果盟也杜氏曰于是孔子以公退賤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十年

聖

者終其事要盟不濫故略不書不知策兵已退何得為要盟且襄十六年浞梁之會大夫盟猶以為非禮豈其孔子在此會而以國事之大可使微者相與盟乎由是言之可知傳說之不足信矣孔子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侮敢以兵亂之非裔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傳不十盟兵不傷春秋傳辨疑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十年

聖

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辱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失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按此說與左傳詳略不同而同者頗多亦未必然蓋君行師從有師自當有司馬何煩請具司馬而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耶且經文書會而不書遇自非以遇禮相見者又凡相禮者當在君側不當在階下即使在下趨登亦不應不盡一等而為言也至于俳優俳優之戲不過不恭之小節耳當時即有此事若以不恭之小節而遽行殘暴不顧其得罪于裔君也此豈君子之所為乎況俳優之戲不甚于萊兵之劫必不以此而加刑矣若果加刑裔侯于此何為不怒而且懼之哉此固左傳所不言尤不足信其謂歸魯四邑及汶陽之田又與經文不合要皆未免于失實也穀梁傳未言盟事而謂裔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恐既相會以修好必不至無端執之以失鄰國之望此在市井稍有知識者不肯為宣齊景之欲圖伯而肯如是耶至于齊侯謝過之辭家語記于歸國之後穀梁則記于在會之時俳優之戲家語記于未盟時而在二君之前穀梁則記于罷會後而在裔君之幕下果執為實而孰為妄耶其謂司馬行法而裔人來歸田是孔子輕齊之甚裔侯亦畏魯之甚也尤不足據史記孔子世

家說似本于家語而有詳略亦未必然此時孔子為司空猶未攝國政也齊人于此何遂虐其危齊耶夫既與之平即當為好會恐不為魯用孔子而有此舉也家語謂以萊兵劫公與加載書設享禮皆有孔子之言俱與左傳同史記俱不言而與穀梁同亦未知其孰是又謂此會有晏子晏子年已老何能從君子會乎凡若此者要皆未可信也左傳家語皆去孔子時不遠而孔子之生與其出處之始末左傳皆不言即家語所載亦多失實者況于他事他言彼豈一一能悉之耶若穀梁司馬氏皆漢人尤為傳聞之說而不足據夫當孟子之時尚有孔子于衛主癰疽于宋執鞭傳解疑 表突 定公十年 聖

齊主侍人癰疽之語則後世之以影響附會而妄為之說宜其不能免也學者于此不敢疑傳記而敢誣孔子至使大聖人之行事異于計利肆暴者之所為猶欲神其事而以為非聖人不能行也亦已過矣以經文考之齊侯嘗與鄭伯盟于鹹又與衛侯盟于沙明平魯及鄭平亦有叔還如鄭伯盟今及齊平而會夾谷何以獨不盟乎此或齊侯欲盟將約以齊師出竟魯以甲車三百來從之孔子相定公惟仲信義明典禮不肯為此盟故卑辭欲以萊兵劫之而求得志焉蓋求得其甲車從彼之志也孔子以公退而斥萊兵是必不與之盟矣若夫休儒之戲即或有之亦

但損以正辭而已及齊侯欲享公而孔子又辭之要之自始至終皆規于正是故盟之不可劫之不可戲之不可享之又不可齊侯于是愧悔之不遑而有歸田謝過之事蓋服魯人之義禮而亦欲以義禮結之也穀梁傳謂齊侯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史記謂齊侯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觀于此而知齊侯之所感者深矣在孔子至誠動物所謂古人君子之道原不徒以禮文爭彼亦安得而不服哉惜乎傳記之說未得其實今亦信其可信者可矣○昭七年在傳謂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可知公行朝會事其相禮者當使卿也孔子未為卿何得相此

春秋傳解疑 卷完

定公十年

聖

會于家語史記皆謂孔子攝相事蓋非職所當行而君命孔子代為之耳家語又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則又攝國政而不止一時之會禮矣此二相之不同此在先而彼在後也○孔子不欲齊人設享禮而謂攝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亦乃不果享則是語之以正者彼固未嘗不從正也若果有宮中之樂俳優俳倡戲于前亦以正禮折之可矣又何須加之以刑而為此駭異不情之事耶此在左傳所不言而他書皆言之將欲以文武之備足者過為孔子拂抑知聖人之至德自有過化存神神武不殺之妙豈如諸書之所稱者哉

公至自夾谷

家氏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強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至危之也

渝關李氏曰會非王事而魯又弱會當時即無萊夷之劫亦有可危之理況于未必無此事乎孔子雖不能禁其會而必書至以危之其以至正望君之意可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平以徒七十人門于衛

春秋轉傳辨疑 春突

定公十年

墨

西門戢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但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衛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國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以伯主而國與國者惟宋襄公會趙鞅圍衛而已

渝關李氏曰晉師圍衛而齊不救不待救而圍即解也蓋

晉人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及其殺涉佗奔成何

衛必與之成而彼去矣矣衛蓋暫為退兵計非果回心而從晉也故衛侯于是冬又與齊君鄭卿相為安南之會其黨愈親其叛晉也愈固晉亦如彼何哉然或齊救將至而晉師即退衛本未與之成亦未可知

齊人來歸鄆郕龜陰田

彭山李氏曰鄆在齊西詳見傳三十一取濟西田及成四年城鄆下謹在汶陽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按鄆在魯西謹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鄆郕龜陰

春秋轉傳辨疑 春突

定公十年

墨

田齊人所欲歸者也左氏載孔子使茲無還劫反汶陽田之語此伯者末流之事也愚得以亂聖人純王之學哉胡康侯以為自序其績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為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耶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

廬陵李氏曰此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也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

歸汶陽之語失之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

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賦于其人之大德

如于羽林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聚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繫禮巧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而威重于三軍利加于萬衆豈有他哉順于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于順而違于逆故齊雖強以其逆而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

家氏曰齊人以故種來歸非假兵力智謀而得之也聖人道化所感雖暴為之車心有美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十年 聖

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遺之對陋矣

陳氏曰齊人歸鄆瑕龜陰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按鄆諸國邑名龜陰未必是邑名如書濟西田汶陽田豈濟西汶陽亦邑名乎至以此為三邑之田尤不可蓋田屬于邑而邑重于田若歸三邑則言三邑不必又言田矣若專為田書抑豈齊人止歸其田而不歸其邑哉且此三地不皆在汶陽杜氏

謂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彼既知龜山在泰山博縣北而猶以汶陽為言是拘左傳之誤而亦誤言之耳彭山李氏曰齊歸三田以息爭按經書鄆瑕而不書濟西田汶陽田可知非以田言矣且哀二年取鄆來田及沂西田各以田書此亦何不各繫以田而但以龜陰田之田字總言之乎至子齊魯之不睦未必專為此田當不以歸田為息爭計也然則鄆瑕蓋二邑經無以田繫邑之例言二邑而田在其中矣龜陰田中亦未必無小邑特以邑小田多故不書邑而書田耳未可謂三者皆邑名亦未可謂三者皆言田也○或曰邑與田自當有別此不書及以別

春秋傳傳辨疑

卷完

定公十年

聖

之當是三者皆田也按哀八年齊人取讎及閭齊人歸讎及閭讎關是二邑可知鄆瑕亦二邑矣若以諸國言及例之則此鄆瑕二邑蓋亦當言及者而經不然可知二邑不嫌于無別又何嫌于邑田之無別乎且昭五年莒卒災以牟婁及防茲來命止一言及而不別言防與茲况邑田之別尤易明史氏于此偶從省文而經因之不必以不言及為疑也○鄆即昭二十九年鄆潰而屬于齊者也謹蓋去年陽虎以讎叛而歸齊者龜陰田或亦近年之所取特以齊人強取故為魯諱而不書耳今以二邑一田歸魯齊人之服義而謝過者未能有其實矣○胡傳曰齊人前此嘗

春秋傳解疑 卷完

定公十年

吳

歸濟西田矣後此當歸謹及聞矣而此獨言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高停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續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春秋傳解疑 卷完 定公十年 吳

文也天之永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按此說以歸為請而得之來歸為心服而歸之然則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八年齊人歸我及聞而當請之而後得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初抑豈心服而歸之乎蓋止書歸者以無專使之來也惟有專使至魯故書某來歸來歸之辭未見為心服但考其故而後知為心服耳若夫以書來為序續亦因來字而穿鑿之也孔子原不為自表其功而記此事其書曰來直據其使言之何為序續之辭乎況齊人雖歸地不過服義之一端而已孔子猶未攝國政即後來攝國政亦不可謂能用之此時來

用之志未伸二年有成之效未見則亦何續之可序乃欲以此而炫聖人之功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範園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托殺公若範其國人殺公若範以郕叛武叔歸于園郕弗克

彭山季氏曰郕叔孫氏邑也杜氏曰在東平無鹽縣東南任公輔鄭道元皆以為然或以為在沂州東非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

淪闕季氏曰以二卿之力圍郕而不克是必旋師以俟後

春秋傳解疑 卷完

定公十年

申

國矣夫私邑之叛可羞也討其叛而又無功而返尤可羞也觀叔孫武叔之殺仲尼可知其人之無良矣或子欲立之而公若以為不可蓋亦素知其無良而固諫之也及其既立而必欲殺公若非不仁者之蓄懷使然哉至于侯托之叛亦由武叔以激之已既無德以服人又何怪其圖之而弗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曰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亦謂侯托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來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托從之齊使至郕亦與郕人為之室

言于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違郕民衆光俱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齊人欲以此信魯必倍與于地且益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圖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杜氏曰為下武叔如齊傳而書之不待戰而賊著也

春秋傳解題 卷完 定公十年 奎
胡傳曰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當于策書圖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違亦可知矣夫子失道

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踵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踵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強而不知家錄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絕不奈何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人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

節度亦未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并謀去公室二章雖皆定公時語

汪氏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謀惑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駟亦多方為詐護之謀誘之出走是救過國之人皆為罔上之舉也夫政刑矣誕詭欺誑誣偽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春秋傳解題 卷完 定公十年 奎

洵闕季氏曰經文止書二子則是從也夫必有齊師左傳謂二子及齊師復國郕或曰國駟亦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之言誤以為有齊師耳不然既有齊師助之以圍國何為聽侯犯之求事而齊使至又何為從侯犯之請易而使有司觀侯犯且奔齊而甘受之乎由是言之則齊師之不足信也明矣○家語謂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蓋司空司寇蓋在于此年也夾谷之會蓋以司空攝相事其為司寇也未知在齊人歸地之後歟抑亦在郕叛二國之後歟但孔子之為司寇即使

攝國政亦未必得行其志故曰北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
去況此時之國卽是豈孔子所與聞者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杜氏曰傳在前年春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
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
亦直書以志其過

彭山季氏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
睽矣故聞于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
臣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天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十年

重

安保其不為亂哉書其出奔非之

渝關李氏曰據前年春左傳是子明忿右師不逆其父喪
而生嫌隙遂譖以將作亂而逐之也然大心之出奔遲至
此時而後見是必別有其故矣或者子明之怨大心始于
稱疾不適晉至于今又以他事行讒而追言彼事是以被
逐而出奔耳蓋其奔也固非專為不適晉亦非專為擊鍾
生子之相訐已也○曹受大心之奔明年大心自曹入于
蕭宋人之怨曹也蓋始于比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
歸國破而君虜曹亦不能辭其咎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曰宋公子地嬖嬖適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
與之地魋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聞門而泣之
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
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驅出奔陳

杜氏曰貪弄馬以距君命罪也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
秋以自奔為文

春秋傳辨疑 卷完

定公十年

重

彭山季氏曰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魋魋地
怒使其徒扶奪之夫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固為非
正然地以肯戚乘政處危疑之地者之而敢為扶奪不忘
于君則其驕亢已甚其見逐也不亦宜乎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
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
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指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
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
弟之文于是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
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何

耶竊疑公子地以單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按弟與辰彼此異稱以為兄弟誠有可疑然此說又謂地為景公弟而非同父之弟亦不然也景公之諸父未嘗為君安有諸父之子亦稱公子者乎或曰地與辰異兄弟也書公子者其恒稱義繫於弟故書弟如哀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倭大王子玁奔晉是以兄弟而有異辭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師滅陳陳公子招故之于趙是以一人而有異辭也夫以一人且有異辭何況兄弟之二人乎蓋地書公子猶王子玁辰書宋公之弟猶天王之弟倭大也按此說亦不然倭夫無罪而被殺故書其春秋稱傳辭疑 卷完 定公十年 重

弟以著天王之薄玁有罪而奔晉非天王之薄也故不必稱弟而從王子之恒稱陳招稱弟著招之過寵給恩而陳侯失兄道也其被執于楚義不繫于陳侯之弟故以恒辭而稱公子若夫地與辰其奔同其叛又同若果為兄弟何必有異辭乎竊意地者景公之諸父辰謂廷吾兄者是必左傳之誤耳如左氏見經書宋公之弟辰遂以辰為母弟母弟之說大傷教其不足信也明矣然則謂地為辰兄抑宜足據者乎哀十二年左傳曰平元之族自蕭來奔平族蓋指地可知地為平公之子而景公之諸父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渝關李氏曰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八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猶二國之各相盟也今今三國而共為此會則其勢愈一而情愈親矣此蓋八年晉士鞅伐鄭遂使衛北年晉趙鞅圍衛之所敵也魯亦預晉從齊而不與于此會豈以夏己會夾谷而不必再往又或以他故而辭會耶然此會下叔孫州仇如齊十一年及鄭平叔遂如鄭盟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平丘魯人之與三國未嘗不俱相好也晉子諸侯無如之何而齊亦不能復伯又何有大盟會之數數不已哉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曰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和焉屬與敗邑際故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謀勸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杜氏曰謝致邱也

渝關李氏曰夾谷之會歸我即護龜陰田必有謝使至齊矣後祀以邱奔齊齊人又致邱故使卿謝而因聘焉夫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准盟九年仲孫護如齊彼時未

有歸田致邑之事猶使卿往而行殷聘況此年之及齊平而公會夾谷又有田邑之惠我也能不使卿聘而修舊好耶然則叔孫此行是必重在于聘耳不然亦使微者以謝致即可矣何必使叔孫哉。○武叔對齊侯之言可謂義正而辭直矣齊侯不能殺侯杞猶于惠惠之道有未盡者其亦以是為諷耶君子于此當不以人廢言也。○除哀五年叔還如齊薛齊景公外內卿之聘齊者止于此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張出奔陳

杜氏曰佗仲幾子張繡師段子皆宋卿

彭山季氏曰暨及義見昭七年暨齊平下○辰與地同惠

春秋傳解題 卷完 定公十年

章

桓桓者也地奔而辰危且怒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辰之奔蓋亦有罪而見逐也仲佗石張本無去志但辰以桓桓之逼脅使去國而佗張亦與之同忿其言曰暨以見弟辰所欲而有強于佗張也先儒多以仲佗石張背辰為說則不當以辰為首惡矣

家氏曰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

李曰公子地嘗辰走景公之諸父

以地故而自絕于君兄佗張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敘也

淪闕季氏曰公子地既奔宋公于此必有致忌其弟之意故辰亦懼罪而奔耳季彭山以辰奔為見逐固未可知但

謂辰以桓桓之逼脅使去國而佗張亦與之同忿故併逐之併逐之說則不然矣若佗張亦見逐則其奔也是為君之所不容經又何以書暨謂是辰之所強者哉。○據左傳說是以四馬之故遂致四子出奔而至于叛竊意宋公之變桓桓必別有得罪于諸卿者恐不止為馬故也不然取馬奔馬之嫌亦小忘耳辰等雖怨君何至既奔之後相與入蕭以叛耶且辰不忍于逐公子地而忍于叛君兄亦甚

覺其不迫情也或者繫起于四馬而與譏謗忿積愈深觀明年之叛左傳曰寵向魋故也寵魋之事必不一其不止為公子地之馬可知矣。○地奔陳辰與佗張亦奔陳明

春秋傳解題 卷完

定公十年

夫

年又同入于蕭以叛可知四子之素相仇原非變君而愛向魋之被寵者觀地之執魋而奔之馬固已不有其君矣今辰以地奔故又率二卿以同奔叛其君而不恤焉又何待于入蕭以叛而後見四子之為有罪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七十

渝關 李集鳳 題升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碭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曰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碭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夫為宋志寵向魋故也

孔氏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
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
年楚子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彭山季氏曰暨者以此強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
彼之詞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十 定公十一年

以見仲佗石碭之叛及其所欲與弟辰俱致出奔舊情稍
異矣但以事皆辰所主謀故以辰為首惡耳稱自陳者固
其力也景公以寵魋之故致諸臣皆叛則至哀十四年魋
憑寵魋尤亦入于曹以叛則其大為宋志者又不止此

渝關李氏曰出奔而書宋公之弟者見宋公不能安其弟
而辰亦輕棄其君兄也入蕭以叛而書宋公之弟者見宋
公不能復其弟而辰亦敢抗其君兄也交讎之口地與辰
等不同奔陳而同入蕭以叛觀其相比為亂可知其在國
之有同惡矣使景公不寵向魋此數子者未必效忠于君
而能自處以正者況以寵魋之故而使之乎嗚呼惡君之

不君而因自重其不臣亂臣之所為往：如此：倫理所
以不明而叛逆者之前後不絕書也○宋景公以寵向魋
之故貴戚大臣胥怨之既相率而出奔又相比而作亂不
惟空其國而且抗其君私寵之害一至于此左傳謂大為
宋患宋其危矣哉後之為人君者亦可以此為鑒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
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
曹之罪亦著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十 定公十一年

二

渝關李氏曰大心與辰等奔非同國而入與同邑亂臣之
以類聚如此其黨愈增而其勢愈熾矣以五卿而相與抗
君從來亂臣之威未有甚于此者景公之終能保國亦幸
耳五卿俱叛君當察其故而誅向魋以安五卿之心可也
不則力討其亂五卿誅而後誅向魋亦可也今則向魋如
故君亦無如五卿何宋公之柔暗如此而亦何以為國乎
冬及鄭平
左傳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彭山季氏曰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
鄭睦于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
廣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于平

渝閩李氏曰薛君書葵者三昭三十一年葵薛獻公此年

彭山李氏曰公孟氏張名必公孟紱之孫故以王父字為

氏杜氏以強為繫于非也。此固事不從齊而伐之也。是時齊伯陽在位方好田獵而公孫驪為政又非善睦鄰者衛必有辭于伐矣。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言衛強伐魯者著中國之魚盟主也。

渝閭李氏曰孔氏曰杜氏云強孟繫于棲世族據云孟繫魚子重公以其子強為之役也為役則為其子故云孟繫于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繫字公孟故即以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強即以族告棲此說不然強若為孟繫之子則當稱公孫即或生得賜族亦當稱公孫而春秋傳傳辭疑 卷六 定公十二年 五

無生即稱族之例李彭山以強為孟繫之孫誠有然者至于賜族之例當賜以一字而亦不拘亦有叔仲氏衛以二字為氏者多有之如強氏公孟氏公叔及北宮括北宮佗北宮喜北宮結世叔儀世叔申世叔齊並見于經皆以二字為氏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師墮費

左傳曰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師士曰仲孫輒聞公山不狃以費攻魯孔子為中御車以備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事提九版在孔子方用季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堂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杜氏曰仲尼費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定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三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故墮師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

王氏曰墮師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于師故也渝閭李氏曰左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未嘗謂為孔子之謀也家語曰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逼削諸魯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此謂墮都之事孔子為定公謀矣公羊傳曰孔春秋傳傳辭疑 卷六 定公十二年 六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師師墮費此謂墮都之事孔子為季孫謀矣今論孔子之言或是語定公或是語季孫但以謀出孔子先便因是說而侈言聖人之功竊以理勢度之疑其未必然也蓋政有本末先治其本而後及其末且正己而物正則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成者此自然之序也三都之為患雖深然而根本未源之計當不在此若魯孔子得位行政其化暴格頑用自有道何必墮三都耶欲墮都亦當徐圖何必恃力而遽為之哉謂孔子以其踰制而急正之此為國以禮之一端也然魯國踰制之大者不止于

春秋傳辨疑 卷中 定公十二年 七

三都又何必舍彼而急此耶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然三家經變固有可墮其邑之機而隱臣強橫尚無可墮其邑之勢吾意聖人行事必謀出萬全而後動今將墮費遂激其變而公幾不免又今公將圍成而卒亦不克以圍成而今公將此罷錯危漢之術必非孔子之所為況欲墮費而不思其害豈孔子而孟浪至此哉且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于聖人者也若孔子欲墮都而毀我者能命于其先學我者抗命于其後此已不可信況墮費之役懿子與焉若為人墮邑而已邑乃不肯墮何以謝桓子雖懿子不肯墮其邑則亦不墮而已何必圍成又何以圍成而公親之此時孟孫亦事魯公不能違孟孫而必欲墮其邑也若意出孔子是孔子假公威以制孟孫而孔子之權勢尤在孟孫上也豈其然哉蓋此說本出于家語與公羊傳諸孔子言于定公公羊謂孔子告于季孫二說不同已不足據又家語謂使仲由墮三都不知墮邱墮費是三家而圍成是定公也與經不合失其實矣公羊于歸田之事亦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彼于夾谷之相禮且不知其謂墮都之謀出孔子也抑豈知其實者乎然則易為墮都也曰三家懸于南甌不狙侯犯之變而共謀墮之為除患耳非為輪制也亦自

春秋傳辨疑 卷中 定公十二年 八

謀耳非孔子意也侯犯新敗已奔齊故墮邱雖用大師而猶易費強于邱故至生變而以三卿帥師方僅能墮若夫成雖未經變孟孫亦懸于二家之禍而欲墮之此必成宰處父不肯墮故懿子奉公以圍成及處父以齊惠怖懿子懿子惑于其說故姑中止而不果墮耳至于中止而不果墮公亦無如彼何使孟孫本不欲墮公又何能違彼而必行孔子之謀哉觀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邱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分明有不足其墮圍之意則墮圍之不出孔子意也必矣武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孔子當言之學者用附會于此遂謂孔子欲墮之耳不知孔子之攝相事原非魯國而授之以政亦未嘗得行其所欲為而不違也故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曰不朝孔子行孟子所謂非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也況此時雖為司寇猶未攝相事又安專主夫三家而行墮都之謀哉學者欲崇聖人之功反誣聖人之實而率其率則亦弗之思焉而已矣孔子攝行相事未知在何年史記魯世家曰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子世家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開國政二說不同將孰從曰此當以魯世家之年為正家語謂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由司空為魯大

春秋傳解題 卷三

九

司寇夫陽虎之奔齊在九年夏孔子蓋于虎奔之後而乃仕魯家語所謂二年者即定公之十年也十年為司空共由司空為司寇也當在十年會夾谷齊人歸四之後而為司寇之曰頗長矣至于攝相事孔子世家謂在十四年雖不足據然其所序之事亦有然者彼謂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開國政三月猶羔豚者弗飾費男女行者別于塗不捨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惧于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八人皆衣衣衣而齊康樂文馬三十如遼東君陳女樂文馬千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春秋傳解題 卷三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十

孔子世家曰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據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丁巳則自定十三年計之至哀十一年正十四歲可知孔子之去魯在定十三年而攝相之在此年無疑也曰孔氏曰昭十三年而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十年僭犯以郕叛一年再圍而不克良由其城陰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為季氏宰迎計季孫防其後惠令盟三都以是故毀壞其城處其桓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達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師帥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使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為是故不禁也據此說以墮都之謀出于路蓋亦揣度之辭殊無所據夫以孔子而不能主桓子豈以子路而能用三家乎即使子路為此謀未必不訪于孔子孔子于此抑宜以墮之為是而不禁乎左傳謂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或此時子路亦從戎行而與其役未必出于子路之謀也呂氏張氏亦謂子路舉此議要寄說之未可信者矣孔子為司空又為大司寇下大夫也論語所記使攝執事之事蓋在此時然自夾谷會後數年之間經文不見來客惟有齊人歸田一事或共為指即此款不則別有他圖微使來又或附庸之君來朝而皆不見于經故若夫執圭而聘

春秋傳辨疑 卷下 定公十二年 十一

他國則以孔子非卿而為小聘故不書然其所聘何國亦不可考矣。此時子路為季氏宰未知冉有亦仕季氏否但明年孔子去魯由求亦與之同去矣故從孔子於陳蔡由與求並記政事之科焉孔子未歸季康子召冉有必在陳蔡之厄後季曰孔子世家記康子召冉有必在陳蔡之厄後子路亦歸季康子亦必復用子路矣論語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朱子曰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今以哀十四年左傳考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盟

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云：據此傳則知二子之仕季氏亦同時也故謂子路再仕季氏誠有然者但其再仕或亦有數年而惟仕衛則不久耳蓋季孫慈志于公伯寮當在小邾射來奔後于是子路去魯適衛為衛大夫至哀十五年遂死孔悝之難可知其不久于衛也若冉有則于小邾射來奔後不復見于傳矣。左傳于孔子出處始末皆不載即其所載之事亦多失實者今以先儒之論斷姑記于左以備考

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其考之于傳如載武

春秋傳辨疑 卷下 定公十二年 十二

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劉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題仕孔子仕于定公而言桓子何也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故桓子貽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少正卯之事見孔子家語與史記孔子世家當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難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較而猶不遺也乃獨苟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竊疑其言而遽釋以為決乎

幾亭陳氏曰孟子引証孔子行事皆論語及各書所未載不有孟子與魚所窺聖人作用矣如薄正祭器經世之義也膳內微罪去國之厚也微服過宋保身之哲也不立錫子造次之仁也靡固非規靡方非矩夫以孟述孔如此其至而不及諱少正卯之事左傳亦不載然則家語之言可盡信乎朱子新其為妄先得我心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為其夙昔奸雄素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種宜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為政之道耶。其以行權孔子一生止有兩事微服過宋周全自遠害之過魚可攷疑其餘三事各觀其會通方識大聖人所行其典禮見而子同重公待之以夫人則小君有

可見之禮魯人獵較因先有薄正祭器一着可使國人自悟其非而不請于祭禮諸人要盟必是當日有大事不得不適衛非可以不通而故適之以棄盟也

仁山金氏曰按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傳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然任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

春秋傳解義

卷十

定公十二年

十一

遂奔季氏之權以卑孔子季氏亦豈肯避己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于晉陽之于齊婦且盟且誚九年又特享桓子而殺之僕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不可支矣霜降冰潤返渙自見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為矯亂興業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欲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歸地于是推行相事魯國大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

氏權臣也桓子捨己權以聽孔子特以家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

桓子豈甘于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慮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惧于戒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唱此為隣國所親也使桓子而猶惟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愈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共心固亦已矣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為勝內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為女樂蓋子與史記蓋為勝內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為女樂蓋

春秋傳解義

卷十

定公十二年

古

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膳內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內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共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膳于大夫棄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過之家必有日矣惟孔子于父母之邦不若是忍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膳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膳也既而膳果不致夫使其致膳猶棄禮也而不致是驕然疎卻之也于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秋大雩

渝閭李氏曰此時孔子攝相事用而不用君臣之志猶隱也其過早也是即上下不交之象抑豈魚目而然耶若夫大雩之雩由來已久孔子固不能正而亦不必遽正之也經書大雩知為義之所不許者矣

久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彭山季氏曰黃齊地說見桓十七年盟黃下

渝閭李氏曰夾谷之會不盟何傷于信至此必為黃之盟者蓋魯用孔子而勢寔強齊人蓋有惧于魯而欲為盟以結之也三家專政孔子于此又安能止公而不行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二年 十一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左傳曰將墜成公欽處父謂孟孫墜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魚成是魚孟氏也子傷不知我將不墜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諸侯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墜邱費矣特墜成

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圍之經書三子墜邱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墜成也

朱子曰費邱之叛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墜之公欽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墜定矣

渝閭李氏曰此公欽處父之抗公非孟孫氏之抗公也孟孫欲墜成：人逆命于是奉公以圍之已而孟孫除與處父比而不果墜蓋以成未經墮處父在成方有功于孟孫彼所謂孟孫墜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云：者孟孫以為忠謀而信之故又欲留成以自固耳觀處父子傷不知我將不墜之說是亦除比孟孫而陽叛之也陽叛孟孫而與公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二年 十一

抗是叛孟孫之迹為假而叛公之意乃其實也處父固不足論孟孫奉公以墜已邑卒乃欺君而聽家諫之拒公其罪可勝誅哉然則圍成不克而公迫雖公力不足以制彼或亦惑于孟孫之飾辭而欲以成為魯蔽亦未可知

彭山季氏曰邱費已墜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孟懿子獨存成城也于是以圍成強公：惑焉而躬圍之當時三家惟孟氏為公臣如獻子莊子俱子以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雖以成為私邑而修職不闕公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為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墜歟書以見定公之輟動

也按此說不然三家之相比已久雖孟氏之較叔季猶賢于彼然趙子每為季氏用抑豈能為公臣乎蓋其欲墮三都本三家之共為謀即費墮而成人不肯則公之圍成亦出于三家不獨叔季二氏之私心也及處父以說辭而惑孟孫是以不克墮易當以圍之不當而孟孫有辭之故哉

公至自圍成

胡傳曰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

襄陵許氏曰竟內不致：圍成者專與之如列國矣

渝閭李氏曰昭公圍成而不致者內成也以公雖在外而

春秋傳傳辭疑 卷七下 定公十二年 七

成猶公之邑也定公圍成而致者外成也以成雖公之邑而拒公若敵國也通經之中在竟內而書至者惟此一事此一經之特筆也在竟內而亦書至公之危不愈見其切近而大可憂也哉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而意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終：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諸大夫之斬唯而意欲乘軒

林氏曰垂葭衛地一名鄭氏

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渝閭李氏曰凡伐人者必君臣合謀而後動今二君既次于垂葭而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意欲獨可之何為賜事而有與辭也至于魚功而返彼不告伐而經亦不書但書其次為二君之妄行妄止可見矣

夏蔡蛇淵圖

彭山李氏曰蛇淵圖在汝陽謹田之東界水經註曰濟北有蛇丘城：下有水泉圖也在今寧陽縣之北詳見成二年歸汝陽田下

春秋傳傳辭疑 卷下 定公十三年 六

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汪氏曰昭九年鄆圍之蔡雖當水崖亦正農隙之時且書于棠以示成況歲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魚圖猶可魚民可乎于以見魯之魚民蓋甚也

高氏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蔡鹿圃昭蔡鄆圍定蔡蛇淵圖何國之多也

渝閭李氏曰按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境內詳見

年會
卽下季彭山謂蛇淵圖在今甯陽縣之北蓋此圖與或不遠也去年十二月公方圖或不克乃于今夏而集此圖則與強臣相密通而甘為忘荒之樂抑亦何以為情乎
人寇于此蒲

高氏曰圖所以養禽獸許收獵也築圖蛇淵今乃寇于此蒲則圖何為哉昔既版晉而三桓日俱人之圖已故數寇焉

渝關李氏曰大寇之事雖云講武亦備曰獵以為樂者也昭十一年大寇于此蒲已非其地定君臣于此何又效尤而為之哉

春秋傳傳辭 卷三 定公十二年 元
衛公孟張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勤兵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有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平許諾曰秋十一年趙鞅國衛衛人相與上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冀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使齊而謀之乃和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平而因諸晉陽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所計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鞅涉賓以邯鄲版夏六月上軍司馬歸

秦國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國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氏甯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晉陽趙鞅邑按趙本封于趙今平陽府趙城縣也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也本晉始封之地後始為趙氏所有耳。按經書鞅叛鞅實叛也左氏但曰鞅奔晉陽則似為鞅曰護之辭耳蓋鞅本以衛貢之故殺邯鄲午荀范為午伐之而遂逐鞅必亦扶君令以行之不然

春秋傳傳辭 卷三 定公十二年 季

則于時韓趙魏三家勢力強盛鞅豈苟范所能逐哉然出也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則其扶君要君之志亦可見矣由是特韓魏為主于內而晉其君以逐寅吉射矣寅吉射不逐則為亂不已非叛而何

胡傳曰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救之罪

渝關李氏曰晉陽趙鞅邑也鞅邑不一而晉陽為大然趙之本封在趙城又以晉國本封之晉陽為趙氏邑則其或為改封或為增賜且或在何世俱未可知大抵趙氏拓地漸廣卽邯鄲亦並屬趙矣以晉國之一卿四邑至六七百里勢必尾大而不掉者公晉之端已兆于此蓋僅據土叛

春秋傳詳說

卷年

定公十三年

主

君而已哉。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違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胡傳曰趙鞅之人拒范中行氏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境間違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謂唐李先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拔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者而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春秋傳詳說 卷年 定公十三年 主

而禍亂至此極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曰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謀娶文嬖于和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伐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伐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凡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利己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杜氏曰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齊逐通晉唯伐君為不可氏弗與也我以春秋傳詳說 卷年 定公十三年 主

伐君在北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彭山季氏曰荀寅與之子是為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為范昭子荀氏本封于荀鄆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于范鄆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范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耶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地後屬于晉

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止朝歌後屬晉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三年

十一

胡傳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北而齊叛解請召陵而蔡叛盟于鹹而鄭叛盟于沙次于五氏而衛叛泣于鄭會于夾谷敵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致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楸也蔡侯從兵荀寅實也昭公弗納范鞅略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春秋辨傳辨疑

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家氏曰人臣不忘其君未有不終于為亂者也晉大夫不

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

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

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悟一聽其所為及

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廬陵李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

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此六卿也荀士二家自此

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執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

邑也按晉陽為鞅私邑觀于左傳可見矣若朝歌為公邑

則無所考安知非亦二子之私邑乎如趙鞅之邑至邯鄲

則范氏中行氏或亦遠至朝歌未可知也○王氏曰三人

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

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情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平

之故與兵有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

之按公邑固不可據而私邑亦不可據彼明據土以背君

蓋其罪在此矣豈為初罪而書叛乎○據左傳董安于聞

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請先備諸趙孟不可是始禍者非趙

氏矣乃荀躒謂三臣始禍明年又討安于以先發難何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三年

十一

意者安于私備二氏而戒兵在先二氏即代趙氏之官鞅

等遂與之戰故三臣者皆有始禍之罪歟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

公宮

胡傳曰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

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

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

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刑政耳先

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惡人公羊傳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使人主可得而奇後世賊臣稱兵向關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夫春秋之意矣

家氏曰春秋先書執叛繼書執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執無罪而歸于魯也

永嘉陳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也無異于善後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

陳氏曰樂盈魚石猶書入至執而復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伏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春秋傳解題 卷十 定公十二年 齊

汪氏曰春秋書趙盾弑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盾弑而後書趙盾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于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唐李輔國弑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執叛與歸之意矣

廬陵李氏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唯趙盾不言自李子書來元但書侵特筆也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三子既出晉侯謂趙盾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按晉侯許執之歸必不以執為叛矣彼實叛而不以為叛者是必韓魏之辭謂其違荀

范之難而非以叛君也韓魏請之君亦不得不從之此豈出于晉侯之意而云然乎○自外來者方可書歸晉陽晉地執自晉地而來何以書歸乎彼據晉陽與晉如敵國故以外來之辭而書歸如公至自國或即自竟內而返亦書至也故外晉陽而不以本國之色視之所以誅趙盾者深且嚴矣○趙盾歸于晉是晉侯之縱叛臣也後雖假罪安于而尸之朝能維數哉若夫趙盾入絳盟于公宮君與臣盟又以公宮為盟地其無禮也尤甚惡乎可

薛弑其君比

胡傳曰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春秋稱傳解題 卷十 定公十三年 齊

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平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弑者四皆弑庶其晉弑州蒲共弑條薛弑比也啖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胡傳本此渝關李氏曰魯桓弑隱魯人不知討賊而反以為君春秋不書師不書大夫凡臣弑之大夫皆不書卒未嘗不罪舉國之人也然使聖人用刑自惟誅首惡未必舉國之人皆誅之蓋不討賊而反君賊以是為舉國之無人焉則可若以弑君加舉國之人安有人人欲弑其君者又安可以大法禁及于衆乎○薛伯比在位一年弑于夏立是為惠公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曰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杜氏曰戌文子之子陽趙廢孫

彭山季氏曰公叔氏戌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蓋本

晉人而仕于衛者

胡傳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翹曰戌將為亂故公

叔戌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

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棉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

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

春秋傳辨疑 卷下 定公十四年 莊

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

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戌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

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

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渝關李氏曰衛無趙氏故李彭山謂趙陽本晉人然而衛

使趙陽為卿是衛國之卿佐猶用異國之人也如公叔文

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是以陪臣為卿者彌

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瑕以衛卿許孔子可知衛

之用人猶近古固不拘于本國與本宗者此蓋魯國之所

及哉孔子稱由賜求以可使從政而三子皆未為卿即以

孔子之大聖亦止于司寇魯之不公不明已甚矣

綱左傳曰梁嬰父惡蒯婁于謂知文子曰不殺蒯婁于使終

為此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

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難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

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殆既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趙孟孟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當趙氏定將為用生

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

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渝關李氏曰哀五年左傳謂晉國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春秋傳辨疑 卷下 定公十四年 莊

晉國未嘗殺二子矣今云二子既伏其罪者得非殺二子

之親臣如戮安于而亦云既伏其罪乎夫三卿之為主亂

者皆不能殺但殺其陪臣以塞責焉未可謂晉國之有法

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

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當與盟盟呂陵之會頓

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威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

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

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強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

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者罪重于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與復之志也

渝關李氏曰傳言楚滅頓經為楚陳共滅之亂所以分惡于陳也不別以歸何國者楚首兵歸楚自可知且陳屬于楚必不敢以頓子歸其國書曰以頓子將歸入所以內陳于楚而見楚陳之無復別也○四年會召後楚有頓子又曾與于秦融之盟頓子已從晉矣後必復事楚今則又欲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四年 光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是以楚陳共滅之耳此時諸侯皆叛晉晉之內難猶未平自顧且不暇而暇為頓謀乎嗚呼晉人失伯至使從己之小國不能以自存良可哀也已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曰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

高氏曰衛靈沈耳于閭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叔成奔晉而趙陽奔宋二子攜異主也今北宮結亦來奔晉則與成同主而勢相依倚其為氏黨益明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志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渚以戈擊閭廬閭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陸去檇李七里杜氏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子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林氏曰此越勾踐元年也史記吳閭廬聞越元常死與師伐越勾踐襲敗吳師射殺閭廬李氏曰此言射殺與左傳之書吳擊不同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四年 光

彭山李氏曰於越者勾踐也越子元常卒而子勾踐始立是為越王檇李公羊作解李吳地也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解李城今按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

襄陵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先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戰越又入吳惡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檇李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子則對曰唯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季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差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按哀元年吳子敗越不書安知非以不告故然吳子方欲戒中國未必敗越而不告者胡氏謂是仲尼之所削是固有之但以是為復讎且以為常事不書或亦未得其旨蓋君父被殺莫大之讎臣子復讎莫大之義然而亦有道焉未可徑行其意而妄報之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惟于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必有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者矣國廬伐越之喪以致越人來伐而又輕身赴敵敗傷而死夫亦自取禍耳未可專責越也且兵爭之元傷又非春秋輯傳辨疑

不復亦不欲其必復也春秋之于夫差意亦如此不然魯莊之志父讎深以為讎若夫差果能復父讎豈不可以深美之乎而經不書可知志可哀而義未當故沒其事以微之非以為常事而不必褒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杜氏上梁問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彭山李氏曰牽衛地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黎陽在今大名府濬縣西二里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季

家氏曰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伯明公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二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二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奇焉書會于牽敗之也

林氏曰鄭得罪于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之以抗晉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齊魯為會止此

淪關李氏曰是會也必范中行有求于三國而為之且衛之欲為此會居多蓋范中行入于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

也而期敢近在街而衛甯不與之結手謀救而不果救者
畏晉故也然晉人之圖期敢不危安知非以三國為之助
耶救之為不義又不若不救之為愈矣。不書救未嘗救
也故下文之書公至亦止言至自會耳然或三君在會而
遣人救之以其將微兵寡略之而不書亦未可知大抵此
會之為黨亂即其為彼相謀已大不義又安問其救與不
救乎

公至自會

淪關李氏曰謀助亂而為此會危道也故危公而致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文公十四年

重

彭山李氏曰洮曹地註見僖八年盟洮下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

不能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

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左傳以為范氏故非也

家氏曰自齊景圖伯鄭衛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忘絕晉

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

淪關李氏曰左傳曰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李廬陵

不信傳說而從謝氏說誠有然者辰等叛宋于今四年而

宋不能克宋公之惡彼深矣夫叛在己國則惡之叛在伯

國則助之無此人情且舍近災而離伯國宋公即欲獨齊

亦未必愚妄至此此以知傳說之失實也然則宋公于此
蓋援齊侯以謀辰等齊侯亦欲結宋而為之謀是以有此
會耳此年冬宋辰自蕭奔齊或亦懼齊而乃去蕭歟。○齊
故伯國也晉失伯則齊可以伯然欲挽晉則謀救叛欲結
宋則謀政叛好惡一拘于私而不能以大義服天下此齊
景所以不復伯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組實也脤曰脤

熟曰燔

穀梁傳曰脤者何也組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其辭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文公十四年

重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或以祭器

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劉氏曰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

汪氏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組實也今定公受

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十里

歸脤非緣助祭于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率咥歸

貺于仲子寵安腰而潰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脤于定公

輕宗社而廢五禮蓋夫掃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

故書以示譏焉然歸貺為禮之變故咥以貶宰而稱名歸

朕亦禮之夫石尚則以天子之士而書名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

盧陵李氏曰王使自成八年召伯賜命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機會也奈何孔子以牆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張之意何足以感颺當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于此哉敬王乃以朕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素

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

林氏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渝關李氏曰成十三年成子受張于社不敬劉子謂我有受張蓋就伐秦之祭社言之非謂戎事方祭社也今則王朝無戎事或亦祭社之常禮耳定公不在京師而王使來歸朕非所歸而歸焉不惟輕王典且未免于聚神惠矣曰僖九年葵丑之會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言昨而不言朕可知朕非宗廟之祭肉

也今胡茅堂李廬陵皆以宗廟之祭言歸朕或亦未詳于此耶然或昨朕二字可通言又未可知可物言歸不言錫與賜命言錫與賜不言歸歸者饋遺之恒辭錫與賜者以上界下之殊名也春秋重冊命故書錫者二莊元年錫桓公書賜者一成八年若夫錫與舍賜書歸者二僖元年仲子之歸文五則皆常物而已班張亦重無何不書錫與賜而書歸朕神惠也天子不以神惠為已恩故亦言歸周禮大行人曰歸朕以交諸侯之福可知朕以言歸為正宰孔所謂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者乃臣子尊王之辭耳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素

衛世子蒯聵出奔齊

左傳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東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賁歸吾父視太子羞之謂戲陽遠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逮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遠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亟驅出奔鄭自鄭奔齊
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于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復得全手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左

屠子蓋刺蒯瞶野人之歌其心惡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而志言夫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感于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北宮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瞶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瞶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瞶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卑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瞶欲殺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說婦之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左

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譖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公殺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中生蒯瞶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

世子

胡傳曰世子國本也靈公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蒯瞶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于與蒯瞶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四年

左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于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瞶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絕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于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于論語二章皆以蒯瞶欲殺母得罪于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瞶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按汪氏之說未必然凡書世子者皆衛君之恒辭若楚商臣蔡般之弑君皆書中主之見殺衛蒯瞶之出奔皆書曰世子是亦為恒辭而譏義即在其中但蒯瞶之無大惡猶不于此見之也觀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又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皆不書公子而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獨與彼異使蒯瞶果有欲弑其母之事則于其納豈得書世子耶雖蒯瞶忘父之喪忘子之親固為不孝不慈未可以彼事之終而遂斷其有欲弑母之大惡也朱子于論語正名章引胡氏說謂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蓋亦偶信左傳之過安可據以為定論乎且趙鞅納蒯瞶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者自是內不受而強致之辭法當不書歸非謂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四年 尤

蒯聵有大惡不可書歸而蓄納也二劉及張氏之說據經為合無可疑者蓋蒯聵本無欲弑其母之惡或者以其忿甚而色變夫人見其色而啼走遂誣以蒯聵將殺余耳戲陽遠之言若果有之安知非懼禍而從夫人亦因是而誣蒯聵耶左氏以誣為實至使讒婦之口得以欺靈公亦且得以欺後世不有春秋將終無以正其事而白其冤矣說春秋者不察于經旨必以左傳先入之言為是謂之何哉納蒯聵下又有張氏李氏說可與此參看。謝氏謂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蓋二人之讒誣世子者情狀皆同然而亦有不同焉驪姬有子南子無子驪姬欲殺世子而立其所生南子則無所為特惡世子之斥己以淫耳使南子亦有子安知南子之謀蒯聵者不如驪姬之謀申生者哉。申生之殺晉侯而蒯聵以自奔為文者設則甚矣故直書晉侯以甚之奔猶輕于殺也蒯聵不能無咎故但言蒯聵之出奔耳然而所以使之奔者在衛侯又豈以其不書而謂衛侯之無罪也哉。公叔成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怨之曰戎將為亂衛侯于是逐公叔成與趙陽又逐北宮結三臣既逐蒯聵于此即不聞宋人之欺即不見夫人而色變將亦不能免況以聞歌變色之故激之乎然則南子之將成者未可信其誣蒯聵者亦必不可信也惟于

不可信者而皆信焉此靈公所以為無道歟
衛公孟張出奔鄭

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命著靈公之無道也

渝關李氏曰靈公以一婦人之故奔其四臣與一子無道甚矣春秋詳書于策以著淫讒之婦為禍之深有如此衛之亡亦幸耳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來公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四年 卑

汪氏曰宋辰屢書弟者責宋景之寵嬖臣而棄兄弟之義也

彭山李氏曰自蕭者因其力也所以罪蕭也

渝關李氏曰屢書宋公之弟不獨罪宋公蓋亦罪辰也辰既為叛臣則于罪辰之意尤切焉五人同叛而獨書辰奔者宋奔于我故也辰為首惡書辰奔而諸子之奔亦可知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段不書弟今于宋辰每書弟何也不書弟者絕之也鄭伯待之不以弟而段亦不書也書弟者明其為至戚也辰以弟而忌背其君兄宋公亦棄其弟而迫之為亂臣也解雖有詳略而貶責之義可互見

如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書族屬而後則無不書者蓋其罪有重輕手段與長之或弟或不弟也亦然雖疎猶未叛而辰已叛若以君親無將之法律之殺罪亦與辰等皆不可赦者又安論其叛與不叛哉

大蒐于比蒲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

林氏曰書蒐止此

渝關李氏曰公實親蒐而不書公以是為國典也張氏曰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說未可信辨見昭八年蒐紅下口比年大蒐而皆在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中 定公十四年 聖

比蒲豈以比蒲之地有使于田事耶借講武之名而為從禽之樂魯君臣之志荒矣若欲倣此以威鄰尤失先王禮

德之義經故屢書以譏之

邾子來會公

彭山李氏曰此邾隱公也比蒲近邾魯故來會耳

廬陵李氏曰公及齊侯遇殺而邾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

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渝關李氏曰邾叔朝公不言來此言來會者較齊地而此

蒲魯地也

城莒父及霄

杜氏曰此年無冬史闕文李曰與昭十公殺晉助范氏故
年無冬同

汾陽朱氏曰助臣叛君而勞民以備敵其失甚矣

家氏曰機勞民城諸防城諸郭同創

謝氏曰方隨卻費又城莒霄而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

資而已

渝關李氏曰莒父霄皆魯邑也莒父見論語子夏為莒父

宰齊則無所見然皆不知其何在杜氏謂俱晉而城二邑

或二邑皆在魯西鄙耶

謝左傳曰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驂秦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中 定公十四年 聖

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傳曰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壽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為主其先亡乎杜氏曰為此年公薨宋

渝關李氏曰會朝兩事經兩書來蓋而來也邾子來會來

朝且來奔喪卑屈如此乃于朝時執玉高其容仰蓋其外

迫于勢不能不來而心實不平是以有輪懸耶然不能自強于政治而內外不相符舉錯又無度適足見其妄而已宜其有哀七年之過也。孔子之去魯也諸弟子多從之陳蔡之厄論語有子貢蓋子貢亦已去魯矣今左傳謂郭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豈于此時猶未行後乃從子于陳蔡耶

鰥鼠食郄牛牛死改卜牛

孔氏曰爾雅云鰥鼠色黑而小有毒

趙氏曰常怪鰥鼠食郄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幾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五年 量

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其所食指食漫也李曰漫者散也言所食非一處也

穀梁傳曰不敬莫大焉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定公不敬最大故天

災最甚

渝闕李氏曰穀梁所謂不敬莫大者蓋指凡事不敬言非

指養牛不敬言也鰥鼠不常有又非性喜食牛之物故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鰥鼠之傷郄牛者僅有三焉然則養郄

牛者何至日夜守視而防鰥鼠乎今鰥鼠食牛至于牛死

自是出于意外而為天變之大咎不在于養牛之不敬耳

○成七年鰥鼠食郄牛角改卜牛鰥鼠又食其角此年鰥

鼠食郄牛牛死改卜牛哀元年鰥鼠食郄牛改卜牛是也前于此者兩食牛角未至于死後于此者食牛與此同亦未至于死也今則被食而牛死其變大矣宣三年郄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彼猶以疾而自死此乃無疾而死于鼠豈非以小賊大之象乎是時三家專魯陪臣專三家未必非此應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曰吳之入楚也左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

月楚滅胡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定公十五年 署

滄起朱氏曰楚子親帥師故稱楚子非子之也

胡傳曰楚子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棄楚之約盡

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

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

思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

兵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

能報之于中國而吞啜小國以快其宿恨也

渝闕李氏曰胡子棄楚之危而以小害大楚之恨胡已深

矣况楚既定而胡子又不事楚乎滅胡而以胡子歸雖與

頓事同所不同者彼獨使卿而信陳人往此則君將而無他國之師其勢獨烈其力獨專耳頓胡無畏大之智楚無崇天之仁以孟子交鄰之道言之是皆大不可者也。○自楚平以來楚無猜夏之師而定四年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楚不能報以有兵人與之角故也蓋後楚之年吳即敗楚而入其國楚幾滅亡安能謀中國乎及定五年於越入兵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而吳亦為越所困吳楚于是子同共之因而去年滅頓今年滅胡亦僅踐其近楚之國耳哀元年國蔡九年伐陳十年伐陳吳救之十三年又伐陳其終不能北伐如前世者雖亦中國之幸然其勢獨足春秋傳辨疑 哀年 定公十五年 置

夏五月辛亥郊

彭山季氏曰以杜氏長歷推之此辛亥五月朔日也

公羊傳曰蜀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曰運轉也三卜不吉復轉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臘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于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四卜不從者則必書之以譏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當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

不致膳祖于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于經者多矣 李曰按史記魯世家則孔子去魯在定十二年魯郊不致膳亦在十二年孔子世家謂在十四年誤 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當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渝關季氏曰哀元年正月改卜牛郊在四月此亦正月改卜牛何以郊在五月乎蓋魯郊本在三月傳三十一年的卜在四月此以正月改卜牛三月成牲則四月內當有三卜至五月四卜而始見從也公羊傳曰三卜之運蓋亦謂三卜不吉而轉至四卜矣若四卜不吉而不郊則必書曰四卜不從以著其讀今四卜既從而得郊故但書五月郊春秋傳辨疑 哀年 定公十五年 與

以誌其過時之咎而已。○一說公羊傳謂三卜之運未見其必然也或者牛死在正月末旬既改卜牛至四月而後成牲則以初卜五月而郊原非三卜不吉而轉卜也哀元年四月郊者以牛傷改卜牛在于正月初旬故耳此說似勝然亦未見其必然姑並存之以備考

士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曰夏五月士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卒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李曰孔子已去魯此蓋在外聞之而云然也

彭山季氏曰諸侯有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在路寢之後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以其下有臺基

而制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為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為東宮世子居之右為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似當如此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寢在中而東宮西宮為小寢在後遂謂定公時高寢為變亂禮法而名其寢則僖公之薨于小寢何以不言東宮西宮乎此其說不足據也此與僖二十年西宮災當互考杜氏曰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

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于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于桓宣者無幾矣當其初年陪

春秋傳辨疑 卷七 定公十五年 聖

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特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雞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更實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及孔子相夾谷之會得致侵田之歸乃又悟于女樂政歸強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棠城宮霄無非助亂勢氏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渝闕李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然則諸侯當降于王其有三寢宜矣魯寢之見于經者有路寢有小寢有高寢蓋即三寢之制也除路寢在前外小寢高寢之前

後不可知要之二寢皆燕寢不似楚宮之非制耳但僖公薨于小寢定公薨于高寢俱不能于路寢之常清正而薨豈獨二公之過也哉○定公受國于季孫不能正其始薨于高寢不能正其終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北

杜氏曰罕達子番之子子皮之孫也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而罪惡見者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七 定公十五年 聖

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桓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廬陵李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宋皇瑋之侵九年雍北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宋于岳之師而後已為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渝闕李氏曰哀十二年在傳曰宋鄭之間有隙田焉曰彌作頃北王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蓋去年辰奔魯而地等奔鄭今鄭人伐宋為之城三色以處地等黨惡之罪

大矣。宋公子地平公子也。宋公之弟辰元公子也。哀十二年傳謂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又謂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蓋地為平族而元公之孫為元族也。夫辰為元公之子元公之孫即辰子矣。然則辰既奔魯或具子從地等奔鄭而宋人殺之耶。不然元公之孫或為辰之從子亦未可知。○鄭既背晉而親齊去年于洮之會齊與宋好今鄭人伐齊之與國日中亦無齊矣。無晉無齊而以恃道行之適以自取禍耳。自此以後宋以侵鄭三伐鄭兩取鄭師且鄭與晉戰而鄭師敗績則其所喪已多矣。今雖敗宋師于老丘而亦何益之有哉。○六年左傳曰周倭剽車王子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五年 兗

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焉。滑靡負秦狐人闕外是鄭黨天子之叛臣也。去年左傳曰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是鄭黨伯國之叛臣也。今又為宋之叛臣而伐宋鄭人之無道如此亦將何以為國乎。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左傳曰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林氏曰渠蔭宋地

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

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于救也

淪關李氏曰渠蔭即蘧挈也。杜氏無註李彭山謂地闕林氏則以為宋地蓋二君謀救宋而次于此其為宋地明矣。但不知其何所在耳。○王氏曰襄陵許氏曰五氏重葭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于此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按王氏不從許氏說誠有然者。去年于洮之會齊既與宋好今則鄭人伐宋日中已無齊矣。齊侯于此安能不救宋乎。其不果于救也鄭必有以媚齊者齊亦不肯失鄭而與之仇耳。然則渠蔭之次左傳明曰謀救宋而又何必有異說哉。或于次時惠亦謀及伐晉事故明年有伐晉之舉。宋可謂三次皆為晉也。○齊侯衛侯謀救宋而不果救猶聽鄭人之城三邑是二君之于叛臣蓋亦不能無私矣。然則救宋之謀徒有其名而亦何益于宋哉。善矣二君之妄也。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定公十五年 幸

邾子來奔畏

穀梁傳曰畏意故以奔言之

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

而邾滕反行于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淪關李氏曰自隱桓以來凡十公並無諸侯來奔喪者今邾子邾子而始見非禮甚矣。魯人受之而不解可乎哉。春秋

書此蓋交讎之。奔喪者臣子之事君父之禮也蓋自晉楚強橫諸侯嘗有奔喪者今邾子亦以此禮事魯則易士帛而為親奔喪紀之壞于是為已極矣嗚呼天下無王而流弊一至于此可勝歎哉。邾子不能自強于政治徒為是過恭以媚魯無益也魯受邾子之殊禮不惟不以為感未幾而加兵無厭卒至取其地破其國虜其君則其不仁為何如哉

秋七月壬申叔氏卒

穀梁傳曰妾婦也哀公之母也

彭山季氏曰妾母自成風敬嬴以後薨以夫人之禮而叔

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

定公十五年

卷

氏何以略之蓋傷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在尚未推尊故叔氏不稱夫人而亦不稱薨耳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其娶其薨何以不見于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叔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啖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階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于母故書卒不稱夫人也陳氏曰自成風訖于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

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為耳按此數說皆不然

此時哀公之嫡母尚存既使喪不在殯喪已踰年而為君亦未敢以妾母匹嫡而尊之為夫人也然則叔氏之不稱夫人者絀于嫡母猶未可以尊之耳抑豈為哀未踰年為君與夫喪方在殯之故哉。夫人則稱夫人某氏妾母之尊為夫人者亦然非夫人而擬于夫人者則以氏配字隱篇之仲子是也本夫人而降于夫人者亦以氏配字哀篇之孟子是也若庶妾則稱某氏不得以氏配字而不稱夫人自不嫌于夫人之稱某氏者矣觀叔氏之不稱夫人可知其為妾母且不以氏配字抑豈同于仲子與孟子乎但

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

定公十五年

卷

其書卒書葬而又書諡此乃變禮而失其正者故不免于春秋之所譏歟。庶妾不得書卒葬而亦不得稱諡今叔氏書卒書葬而並稱諡是雖未舉夫人之禮如成風敬嬴定姒見四年之例然視凡妾已過厚矣蓋哀公欲循前例以尊其母特以絀于嫡母而不可故于喪禮有加焉使不同于凡子之妾母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書日食止此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氏曰周襄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焉君薨奔會葬

之喪會葬之葬春秋不言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長會葬而曰會者非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渝關李氏曰滕成公會會葬公葬矣今滕頃公又會定公葬蓋效先世而為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葬乃克葬

左傳曰葬定公而不克葬事禮也杜氏曰

杜氏曰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者故以不克成事為禮

高氏曰葬敬贏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葬乃克葬日中則松于日下是矣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是日而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是

春秋傳傳辭嚴 本年 定公十五年

蓋此時按此說以庚為日而昨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是

針之謂也下是方是日而時若以庚為日而至于庚則日

將入矣蓋其然乎。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而止禮也

而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葬乃克葬乃急辭也不

足乎日之辭也茅堂胡氏曰葬速則不懷踰制而經月

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適將止以俟之是僭也高氏曰雨不

克葬無備之甚也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

所以留親也日下是則失虞之時矣按此說與左傳不

合按之情理皆不然夫葬既有日不為而止在小雨則可

耳若大雨則不可葬即或經月不止抑豈可以冒而葬事

乎然則國雨而踰期者變也非僭也未可以是以為讓也且

士庶人無備故可以速葬國君有備故可以不速葬以國

君之勢乃如士庶人之不為而止而汲汲于欲葬其親恐

非孝子仁人之所忍為者況魯國雖衰未必而具亦不備

使當時無為而止之禮即或不備則如士庶人之冒雨而

葬有何難事乃必停柩踰日越喪制而取慢親之咎耶然

則君父未及葬正為不忍離親者葬既晚虞祭亦可晚葬

重而虞輕豈可為虞祭而必速葬乎觀經書而不克葬戊

午日下葬乃克葬明是不得已之辭未必責其不速葬也

若責其不速葬則當書曰而不葬戊午日下葬乃葬矣經

春秋傳傳辭嚴 本年 定公十五年

乃不然可知左傳之說為是而諸說未可從也宜與宣八

年葬敬贏相參看。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非也凡緩

稱乃不得云急詳經意機臣子緩緩耳按穀梁以而為緩

辭故以乃為急辭穀梁之意亦不差蓋日中而葬猶寬舒

日下是乃葬則倉遽是謂事勢有緩急也趙氏以乃為緩

辭亦將以而為急辭矣此說與彼相及其意亦是蓋日中

而葬猶疾速日下是乃葬則遲滯是謂事勢有緩急也各

據所見言之未為不可但穀梁以是為不足乎日之辭不

知日雖下是猶是戊午之日有何不足之有趙氏謂其

緩緩又不知時勢之不得已非臣子故緩之也經言不克

葬乃克葬據二虎字何嘗有議緩之意乎大抵而解平乃
解難公羊傳曰而難也乃難乎而也豈八年葬夫以而為
難亦自可通其以乃為難乎而庶幾得正解矣

辛巳葬定妣

孔氏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
也更盈一周月有一大一小十月已卯朔三日得辛巳

彭山季氏曰以仲子之後所稱之例推之則妣當繫字和
孟仲之類是也而定則謚矣蓋文誤也且是時定公猶夫
人尚在妣氏妾也安有妾從夫謚之理乎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

春秋傳傳葬 來生 定公十五年 壹

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按此說是謂定妣本定公之夫
人特以未備夫人之禮故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先儒
已辨其非矣然定妣為定公之妾哀公之生母則其卒不
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者猶未尊之為夫人也猶未尊之為
夫人必果不赴不祔不成喪矣是雖書卒書葬書謚異于
凡妾之常禮而嫡母尚存又安敢特隆其稱亦與成風敬
贏衛歸等乎○公羊傳曰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按此說謂有子則廟固有之其謂廟
則書葬則不然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仲子曾有廟矣豈嘗
以其有廟而書葬乎今哀公之子定妣未必不別立廟但

春秋傳傳葬 來生 定公十五年 壹

不以其別有廟焉而乃書葬也。禮記曾子問曰並有喪
則如之何何先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
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註云周時有父母或祖父母喪葬則
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
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按此說蓋謂其可
以同日而並葬者耳何以知之虞葬日之祭也曰其虞也
先重而後輕故知為同日葬也註以父母祖父母言之故
可同日葬若夫妻母之卑賤恐不可以先輕後重之禮律
之矣今定公五月而葬定妣三月而葬雖皆在一月而定
妣葬在定公後且以另日別葬焉豈非屈于其分乎大抵
此事止當各其葬與謚異于妾母之常禮未可謂失先後
之序也。○先儒以定謚為字誤理或然也然或本未嘗誤
亦未可知夫居妾無稱謚之禮故仲子雖僭而不稱謚今
書定妣已與仲子不侔矣且婦人無謚從夫之謚為謚古
之制也自文姜有罪別作謚成風庶母亦別作謚後雖無
罪之正嫡亦皆效尤而不從夫謚焉至于他君之庶母尤
不敢從夫謚者矣今哀公欲尊其母乃以父妾從父謚謂
之何哉況襄公之母既稱為定妣今又以母謚同祖母之
謚又何其紊亂而無別也意者以未正小君之禮不可如
舊例別作謚故從父謚而姑稱之耶抑以嫡母若終例當

別作謚故不嫌于奪嫡之稱耶又古者謚法不嫌于同說
成十六年今去襄母之定姒時雖未遠以彼祔廟而此不
祔廟故不妨與祖母同稱耶然則嫡母尚在不敬尊之為
夫人乃使從父謚而如古者正嫡之稱悖禮甚矣此雖從
來所未有亦未必當時果無此事也說詳襄四年詳我小
君定姒下

冬城漆

杜氏曰漆郛庶其邑

張氏曰城漆謀伐郛也定公薨郛子來奔魯事魯謹矣哀
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二年取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定公十五年 是

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兵人乘間以伐其國商人聞罪而
譖聞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齊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
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一年郛庶其以漆間止來奔漆本郛
邑而歸魯今特城之蓋欲堅其城障以逼郛耳是役也是
必三家之為之此時先君雖薨嗣子猶未踰年三家于此
曾不思固本安民親鄰字小之道而為新君樹遠猷也乃
汲汲焉妄興此役以逼郛不亦謬乎直書其事而罪可見
矣

春秋傳辨疑卷七十一

哀公

渝關 李集鳳 翻

彭山李氏曰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

渝關李氏曰大全曰哀公四歲即位考之三傳與史記皆
不見未知其何所本也杜氏曰謚法恭仁短折曰哀若果
四歲即位則在位二十七年年僅三十信可為短折矣然
娶夫人不見于經未必如襄公之娶于胡昭公之娶于吳
皆以諱之而不書也至于春秋絕筆後其年愈長並未聞
有逆女事又何為者李彭山謂娶在先君之世理或然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元年 一

其謚為哀者或以客死之故而特傷之耳。昭公二十歲
即位任在位二十五年在外七年薨共計五十一歲也定公
為昭公之弟其即位也雖不知其年而在位十五年以年
計之亦必有五六十歲矣然則定公自當有後子李彭山
謂哀夫人娶在先君之世不信然乎。哀公元年歲在丁
未敬王二十六年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曰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在定蔡人男女以辨使鐘
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還于吳

孔氏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于楚，為楚私屬，從伐盟會，不齒于列。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于諸侯，故得見。經是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疑楚封之，當如蔡侯廬陳侯吳受封于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繇，則是楚封近公為許男也。

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捷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于強吳，而來中國，無伯樓二三小國以釋恨于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于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哀公元年

二

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于大國，是為禍也。故蔡昭之志，愧于勾踐矣。

廬陵李氏曰：楚蔡之交，兵止于此。

喻闕李氏曰：蔡人男女以辨是降也，曷為書圍不書降？春秋之初，猶書降後，或降或否，去就無常，不可以降書。故略之如宣十二年，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亦止書圍而不書降，又何疑于此乎？胡傳曰：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還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當以兵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矣。至是楚還復南。

帥師圍蔡，降其眾，還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故特書圍蔡，而稱前怨楚之罪。詞也。按此說，不然。自莊三十年，齊人降鄆，後無有書降者。此何必為此時方命之違，猶未還也。其不書還，亦宜矣。且楚讎不在于蔡，柏舉之役，蔡用吳力，弟欲自解其圍耳。而破國建墓之事，實為之，可不讎吳而讎蔡乎？況楚曾殺蔡之祖，若父，則蔡與楚正不共戴天之讎也。蔡備兵力以敗楚，以復讎之義論之，是乃復所當復者。若又許楚子之復讎，而不罪其圍蔡，不亦為推刃之道乎？夫圍其國，降其眾，而還之，速明是貪忿之私，未見其可恕也。且夫差報越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哀公元年

三

經猶割而不書，何獨許楚之復讎，而恕其賈夏虐小之罪耶？然則書圍蔡而稱前怨，自是目其人，直書其事，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以是為恕楚之罪，詞則過矣。王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為說。此來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鉅左傳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檣李在夫

十四年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杜氏曰為三十二月越及吳平

離亂食郊牛改卜牛

孔氏曰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離亂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此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淪關李氏曰哀公甫即位而離亂食郊牛是亦以小害大之象也定公之郊牛變于終哀公之郊牛變于始天之示人顯矣

夏四月辛巳郊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哀公元年

廢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

謝左傳曰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國五虎杜氏曰趙魏中行氏之實也。吳之入楚也使呂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曰無田從黨違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

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父殺

其民吳日猷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楚也禍之過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使陳修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魯

左傳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魯取棘蒲孔氏曰魯師不當非公命也鮮虞執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

汪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重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違倫師伐魯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

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魯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魯為文者著伯統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哀公元年

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伯圖也夫

范中行魯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患一也不命之臣實人人

之所同惡今乃棄君而助臣不亦僨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為伯主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魯受蒙伐伯

統亡矣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

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渝關李氏曰晉伯國也以諸侯而伐伯國已不可況為其
叛臣而伐之乎夫為叛臣而伐之未知其所奉者抑何辭
也嗚呼不仁不義之行莫比為甚而世變至此極矣

附左傳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貴在
國天有舊德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
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遠矣以民
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元年

六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為宿有北橋橫御為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親民如離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杜氏曰為二十二
年越滅吳起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意至矣去歲邾子來奔意今
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回不復知有禮義也
渝關李氏曰定三年仲孫何忌曾及邾子盟于拔矣今也
帥師伐邾者即何忌信義將安在哉

附左傳曰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

東田及沂西田

左傳曰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略以邾沂之田而
受盟

何氏曰邾沂皆水名

家氏曰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惡其主不得而制也
舊取邾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師氏曰前此當取邾田自邾水矣今取其邾東之田又取
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
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主伯強陵弱
之亂至于如此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二年

七

渝關李氏曰去冬已伐邾今春又伐之何其勤也然去冬
之伐止何忌今春之伐凡三卿勢愈重矣夫以三卿帥大
師伐一無罪之小國而取二田是其所以伐之者止為土
田故也列數三卿而書伐書取不亦深可鄙乎取邾東田
及沂西田蓋三家之所共分者也或謂邾東沂西近于季
氏之費邑是固季氏之所使者若叔孫之師在魯而邾仲
孫之滅在魯北邾則去邾田為遠而又何利其地乎且三
家中季氏最強或此田之獨歸季氏亦未可知曰是不然
邾與成雖去邾田為遠然邾田既皆屬魯叔孫仲孫于此
抑豈不能分其田而收其租乎三家聲勢相依倚季氏既

與同伐恐亦未敢獨專其利耳故以是為三家之所共分
理或然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曰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孔氏曰按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
杜氏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邾沂之田
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也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
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
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舊魯新邾之
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哀公二年

彭山李氏曰句繹繹山之曲也

何氏曰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汪氏曰內臣並使始于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
齊而本當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
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鞍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
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
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
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僭極于此特矣前此昭十
一年仲孫閱會邾子盟于祊祥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拔皆一卿獨盟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

卿人爵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歲與句繹為春
秋書盟之始終于此可以考世變矣
大全曰書盟止此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
按邾小國也既以其田賂魯雖後悔豈能與競此或慮
其怨魯而背之故要之歛血以相誓耳則乎此者屢與邾
盟猶未免于伐其國而取其田今又與盟于句繹則亦安
足恃乎四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又伐邾七年公伐
邾以邾子益來魯君臣不知信義為何物欺人而並欺神
又何貴此歛血為哉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哀公二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曰初衛侯遊于郊于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
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存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
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
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鄆
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渝關李氏曰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卒世子蒯聵之子輒
立是為出公或曰孝公。孟子謂孔子于衛孝公公義之
仕也來子曰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按出公
輒君衛時孔子又適衛于路所謂衛君倚子而為政是也

然則公養之仕當在此時豈非出公即孝公乎。靈公卒

孫輒立晉納世子蒯瞶于戚左傳曰哀十五年蒯瞶入衛

衛侯輒來奔春秋經書在十六年十七年冬十月晉人

伐衛衛人出莊公蒯瞶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十一月莊公

自鄆入般師出是月也衛人攻莊公入于戚州已氏已

氏殺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立靈公之子起齊就般師

以歸十八年衛人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二

十五年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平立悼公蒯瞶庶弟公子伋也輒遂卒

于越據此是輒在位十四年乃奔魯在外三年而復入又

在位七年奔宋而死于外前後為君共二十一年也史記

春秋傳傳集 卷三 哀公二年 十

曰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位四年後八立二十一年卒據

此是出公之奔止一次而後則卒于國也二說之事跡不

同年數亦異未知其孰是皆未見有孝公之稱焉然則五

子所謂孝公者蓋後來之定諡而傳記所謂出公者猶指

其出奔而稱之也觀孝公之稱意者輒本卒于國而非卒

于外故于廟中有定諡耶如是則史記是而在傳非要亦

難定其果否也。仁山金氏曰鄆辭國卒釀衛國之亂似

亦賢者之過當思之鄆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

也靈公欲立鄆不命于朝而言于野此鄆之所以辭也觀

其言曰君夫人云云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

即名正言順而亂源塞矣靈公不悟朝無明命及公沒夫

人立之又辭此尤見鄆之明也鄆若立即受制于南子而

事皆不可為矣況正犯蒯輒之所必爭乎此鄆之所以

為賢也按此說之賢鄆誠是矣但謂鄆之辭立為其不命

于朝而言于野則不然以鄆之賢即使靈公命之于朝彼

亦豈肯立哉所謂君夫人云云者甚言私命之不可耳未

必以是諷名而欲其命之于朝也然則南子之亂為難制

蒯輒之欲有必爭鄆豈不能早見而豫決之乎若荀子臧

季子之高風必不以得國為顧是尤無所顧慮而欲從其

所安矣又安問其命之在朝與在野哉

春秋傳傳集 卷三 哀公二年 土

滕子來朝 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諸侯之朝滕紀魯鄭小

邾居多紀之朝七而止于成十八年魯之朝五而止于襄

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于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

止于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于隱十一年而止于是年滕

與魯本皆信國而自隱至哀栢栢于兩觀之間蓋微弱甚

矣

大全曰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渝闕李氏曰滕邾皆近于魯事魯皆恭而邾常被兵滕獨

免焉豈以邾有風嫌而滕無他怨耶滕為宋屬不敢恃宋

而慢魯此尤魯人之所悅者是以兵事無聞耳若夫邦所恃者晉也齊也魯人叛晉而輕齊則亦何有于邦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曰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鮒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突而入遂居之

范氏曰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

張氏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稱之于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此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二年

主

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無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孫伋執報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

家氏曰為報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于先君無君國之理脫然于來而笑之順天理之正也李曰蒯聵雖無殺母之罪然擄掠出國弗居自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春

秋莫適與也

茅堂胡氏曰晉獻公之妻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笑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鞅因以為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

汾陽朱氏曰鞅之納蒯聵助父也衛報稱拒父子之謂何稱世子者見靈公未嘗絕其子報則自絕其父耳○靈公之命自立即耳即辭乃立報并不奉祖命也即有祖命子不可拒父况未嘗命耶人納其父而拒之罪在萬世矣

論關李氏曰胡傳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以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二年

主

君謂之儲則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愛也國人不愛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之罪遂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報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按此說不然凡以兵力將之者皆書納納者內弗受而強致之辭今報之以子拒父內弗受也蒯聵之以父逼子強致之也春秋于此據其事而道其實非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五

哀公二年

西

欲見蒯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而乃與文書納也且蒯瞶稱世子明其未絕于先君也在春秋方明其無罪宜以書納而欲見其無道哉然則蒯瞶之位未絕其稱世子者乃是正名之辭故于世子之稱可見衛人拒父之罪亦非欲見衛人之罪乃稱世子以明之也蓋蒯瞶本無罪而位又未絕故可稱世子使當時宋欲殺其母靈公雖未有廢命而于此事安可仍其世子之稱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邲弗克納捷菑而不稱公子可知蒯瞶有罪亦必不稱世子也經既稱曰世子未可以有罪之實論蒯瞶矣但蒯瞶雖有國亦必衛人還瞶必不得已而受國焉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五

哀公二年

西

納于戚者言其強致于一邑也子不迷父而拒之父不容子而爭之此人倫之大變而父子之罪俱見矣。春秋書衛事甚詳比年以來出奔者既多至此又有納世子圍戚事考其所由蓋皆原于寵南子以一婦人故而播禍無窮如此春秋書納世子與圍戚其亦結女寵之案以為後世戒也夫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五

哀公二年

東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郭師敗績左傳曰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杜氏曰子姚罕連子般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問于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父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鄭人擊簡子中肩甕子車中大子殺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栗千里

杜氏曰罕達字皮孫鐵北名在戚城南

渝闕李氏曰彭山李氏曰左氏謂鄭人為齊送栗于范氏非也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還致期致主衛以為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伯國爭雄且以黨

叛名其賊宜矣按此說亦不可據蓋齊人出東郭人送之一助糧而一助役互濟之事也此時衛方有喪又有蒯瞶之難而亦何能為之防護乎鄭既深為二逆自不解于越驪代送之勞故其送東而過魯兵未必無此事也若鄭人以兵助送不宜至威即魯人邀而擊之亦不宜至鐵使其特來而與魯戰則主戰者當在鄭亦不得以趙鞅主此戰矣然則送東之說無可疑何必有異說乎。謝氏曰罕達為衛討蒯瞶趙鞅為蒯瞶禦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按此說亦不然觀簡子之警辭與蒯瞶之禱語並無言及衛執事可知此役之不為蒯瞶也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二年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氏曰七月而葬蒯瞶之亂故也

渝關李氏曰衛歷春秋凡十四君桓宣惠懿平懿文成穆定獻陽襄出是也桓陽書賦不書葬葬年被殺不成君懿公遇狄難故其年葬宣不書若無故而不書葬並不書卒者惟惠成穆三君而已出公被出而又復入俱在春秋後餘則無不書卒是書葬矣宣也文也定也獻也襄也無非五月而葬者獨靈公以蒯瞶之亂至于七月而後得葬其亦不得已也夫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左傳曰吳伐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事人眾知之杜氏牛蔡請遷于吳中蔡侯告大夫穀公子以說杜氏曰元帥故曰聘蔡之

彭山李氏曰蔡始祖蔡仲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昭侯蓋自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為平侯徙居新蔡則于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廬歸于蔡則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審矣杜氏曰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

大舍曰書遷止此

渝關李氏曰昭十三年吳滅州來後為李札邑今蔡遷于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二年

北邈楚而倚吳也州來即下蔡一說也曰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蔡當楚而請遷于吳後雖中悔吳人欲襲之不得已而遷州來要其欲遷之意亦出于蔡非吳人無故而遷之也故以自遷為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胡傳曰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遣帥矣後得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遠國大事也盟庚五連利害甚明吳猶不聽有居之于丁富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皆楚強兵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殺公子駟

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公子駒其以請逮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讐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則先殺而後遽據經文則先遽而後殺自當以經文為主。春秋之世弱小之被害于強大者雖多未有如蔡之甚者也合通經言之則敗其師而以其君歸矣而與諸侯侵之而眾潰矣晉伐而入之其楚誘其君殺之矣吳敗其師矣楚又圍而滅之孰其世子用之矣至于復國而又被楚圍卒乃至于遠國而幾無以自存以蔡一國而諸禍備嘗如此亦何樂乎其為君哉嗚呼天下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哀公二年 宋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曰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彭山李氏曰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

高氏曰曼姑為子圖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國夏所以助報也

穀梁傳曰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廬陵李氏曰圍戚與圍宋彭城相對 國宋彭城 彭城書宋 在哀九年

者正彭城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刺父也

胡傳曰衛人立執以把蒯聵執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宋

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執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圖父以是合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而將有亂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哀公三年 宋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于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難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而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按此說謂報立未嘗有祖命是矣然使靈公果命報蒯聵來爭國豈可執王父之命以拒父哉古者孫從祖昭穆之序則然耳非謂事皆從祖不從父也若專以靈公無命謂其不可拒蒯聵或亦未思父子之正理矣朱澹起曰即有祖父子不可拒父況未嘗命耶豈是言也。子路曰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三年

子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美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朱子註曰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說者謂稱其祖者稱靈公為父也按稱雖大無過恐不至以祖為父蓋當時謂蒯聵得罪于先君以蒯聵為罪人而稱寇稱讎者則有之如是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故孔子急欲正之然則孔子以正名為先名若克正衛君子比安得不迎父歸國奉社稷以聽命乎使蒯聵底據必欲執之為君執始可安乎其位而凡為執臣者亦可奉執以為政矣不然蒯聵必欲爭執必不肯避父子之名雖正而內子外父嫌隙間生又何以為政于其國哉。援大國以春秋傳解疑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三年

子

夏四月甲午地震

可以為人亦必痛災奔走急迎其父之不違矣尚思據國以拒之耶若執與南子不悔悟名必不能正孔子終無仕衛之理也然則公養之仕不過一時饒幸之偶隆耳豈真委贄而為臣哉觀孔子必欲先正名可知孔子之仕衛不戒矣孔子明有正名之語明有不為衛君之意且春秋明有書世子之文乃公較二傳獨以尊王父為說且以齊國夏為伯討而石曼姑義可拒蒯聵嗚呼此正當時之邪說謬以為是而致拒父之大惡者也春秋既作而後經言不明說春秋者猶肆為邪說而末已其害可勝言哉

五月辛卯桓宮傳宮災

左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宮傳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危女而不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湯惟慕鬱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援助所不給有不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來車李桓子至御公立于蒙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時可為也命藏蒙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當父槐且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遺也于是乎去表之常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大曰其桓僖乎

胡傳曰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李氏者出于桓立于僖世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及歆也何以書記災也

趙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宜祧久矣

而不祧三家之意也李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不毀

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三年

主

人出御書于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李桓子至命臧穀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渝關李氏曰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

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

禮矣按此說之論世數不然也所謂諸侯五廟者蓋以昭

祖及高曾祖父之世言非以為君易代之世言也故計桓

公為哀公之八世祖僖公為哀公之六世祖是皆在所當

祧之中者豈可以桓為十世祖僖為七世祖而但主易代

言之乎○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

存之傳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于是乎知有

天道也按僖天子之說亦不然夫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太祖而七是昭穆之數有定而神主無定後者入而前者

遷矣今魯桓僖之宮是宜毀者不毀而于五廟之外常存

此二廟安其五廟猶如故也豈僖天子之制乎況桓宮僖

宮皆穆廟是二穆之外又有二穆天子七廟之制亦必不

如是也○胡傳曰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

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

禮也矣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

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按此說亦不然先王高賢賢

于親親之中以之崇德報功而因為勸焉未可謂其無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三年

主

此理朱子曰高之三宗周之世室見于經典皆有明文而

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據則秦

政之急于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程子晚年

嘗論宋朔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之非

定論也按朱子之說極是但魯自太廟世室外未聞別有

有德之宗蓋必有大美者始可言有德僖公雖亦春秋之

賢君未必有大美故知桓僖之廟不毀皆三家之私意也

一說僖公有魯頌列之尚周二頌之間較之他公誠優矣

則其廟之不毀或以其有德而存之亦未可知然而魯頌

之中未免有溢美之詞若僖公者豈真有德而可稱宗者

子曰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人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篡位無功德可言李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懲按此說謂他國皆有親盡不毀之廟誠有然者

春秋傳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三年

章

但所述家語孔子之說恐未可信若謂親盡不毀故天災及之然則武宮煬宮不當立而復立何以不過災而他國不毀之廟何未聞其皆有災也且先廟之災必其先人有顯惡又或有隱惡是以致天譴耳若云為其廟之不毀故則視天道亦甚淺矣豈以孔子而有此言乎又孔子嘗答陳司敗以昭公為知禮對陳之臣不忍斥昭公之過豈其對陳之君而謂桓僖之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耶且以一言一事而取驗于目前者皆小智也如邾子來朝子貢觀之曰二君皆有死亡焉及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仲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孔子不取子貢之多言蓋其自矜小智

如此乎又孔子之家曾庶幾使孔子而矜矜小智也何不預言其變而使家人預防之也由是言之左傳所謂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家語所謂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皆未必然而家語所記告陳侯者尤非孔子之言也夫欲侈言聖人之神照而奇其說不知反入于小智而于正理且不合矣○孔氏論昭穆之序曰魯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而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據此說則閔僖之廟當與桓廟相聯矣此時閔廟蓋已毀僖廟之去桓廟不遠是以火災並及之然而火災之變豈有超越數屋而不測者如此時火踰公宮而不災又未可謂桓宮僖宮之並災以其相近故也

春秋傳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三年

章

李孫斯叔孫州仇師城故陽

彭山李氏曰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汪氏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枋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郛國也李氏曰啓陽蓋郛之昭十八年邾人襲郛邾子從帶于郛其地在郛之東邾今沂州南也然枋之西北為費則近于費而李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邾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恨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李氏以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

實李孫得之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師為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夫而外健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純師代曹

彭山李氏曰樂氏號名樂善之為也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好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純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三年

宋

淪關李氏曰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曹十一年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曹已為宋所恨矣至十四年蕭邑之叛人皆出奔大心或仍奔曹故宋人之怨曹愈深而加兵無已也然則曹之奸宋固為罪而宋之病曹者不一抑豈義之所得為乎

附左傳曰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黃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黃弘杜氏曰終遠天之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曰秋季孫有疾命正當曰無死而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李曰正當之奔曹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當正當不反

淪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李氏魯之權臣不可一日無主桓子早則肥長自宜嗣立而南孺子之子尚未生何必倚其生而殺之手左氏之言殊可疑也然肥自比久不預政必其時年亦甚少豈遽能為逆謀哉肥即康子也按此說之疑左傳亦不為過但再思之而見傳說云云又未必無此事也蓋季氏世專魯政竟以上卿之位視為家傳之定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三年 宋

分而不可移故欲立其幼嫡而不慮有他變耳其立嫡也將以拘而孺子之愛而假正義以託其臣實非事理之所有但不知大夫不可以世及何必請諸子立嫡且國統或至于失常誰能守正于其家是桓子之欲立其嫡乃即所以殺其嫡也若此者自是桓子之無遠慮豈可疑傳說之不然哉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曰公子駒之黨

淪關李氏曰二年蔡殺公子駒胡傳曰放公孫獵當大夫而得人言國亂無政眾人擅放之也按放殺皆國典也但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三年

天

國亂而衆人殺人者恒有之若執大夫而置之于某所國雖亂衆人必不能蓋衆人之勢可以橫行于其國而不能行之于外也今公孫獵之被放或出于衆大夫之私意而執政者從之以非君與大臣之所公議故不獨稱蔡而稱蔡人放耳○穀駟稱國君與大臣共殺之也放獵稱國人執政者獨諸大夫之私而放之非其君之意也蓋獵欲從楚而魯再遷君意與之同故執政者放獵于吳以因之故獵于吳是即就蔡侯之漸也明年左傳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夫已從吳遷州來何為又再遷若蔡人不欲君之如吳而殺之公孫辰何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渝關李氏曰秦惠公在位九年卒于某立是為悼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邾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附左傳曰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俘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邾邾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曰春蔡昭侯將如吳

李曰或將諸大夫恐其又遷如楚蓋傳誤

也承杜氏曰承晉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孔氏曰言

將如吳已適吳矣翩在路逐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

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

而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皆執弓而先翩射之中

時猶逐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杜氏曰時即霍也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四年

光

生景侯國因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昭侯中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和孰誤穀梁傳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

杜氏曰不言弑其君賤盜也

蜀杜氏曰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

賤可知也

陳氏曰稱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

渝關李氏曰穀公殺作弑以襄二十九年閏秋吳子餘祭

例之可知作弑者為是張氏曰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

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于大國下無道于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翽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于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按此說曲解書殺之義不然也胡傳曰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遽也公孫翽逆而射之卒然則翽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于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按此說亦不然他君之春秋傳傳辭義 卷五 哀公四年 幸

時止有翽一人豈有公孫之貴者止以一人行逆哉此可知翽本賤者以其賤也故書盜而于其被殺亦不書或曰弑蔡侯者或是公孫翽之家人非即翽也或以公孫為氏而非先公之孫亦未可知如孟子弟子公孫丑說士公孫衍蜀書是某君之孫在春秋時亦有之七年左傳曰曹邴人公孫疆好弋云云既為邴人其非曹公之孫明矣公孫翽或亦如疆類皆以公孫為氏者也此亦未見其必然姑存此說以備考○蔡昭公在位二十八年弑于朝立是為成公

蔡公孫辰出奔吳

春秋傳傳辭義

卷五

哀公四年

幸

杜氏曰弑君賊之黨

渝闕李氏曰盜弑蔡侯乃賤者未知其家主為何人但君被弑而辰出奔辰蓋與盜相親信而為形迹之可疑者也然蔡人逐辰而但書辰奔何也辰以貴戚之卿謀國不臧致其君有見弑之殃而已亦不能安其位可謂辰無罪手故以自奔為文而所以罪之者深矣辰之出也不奔他國而奔吳可知辰與吳好願附吳而不願附楚者也盜之弑君正慮其附楚而又遽辰蓋與盜有同情焉且辰之奔吳又與政機于吳不同觀其奔與故而二子之向背可見矣

葬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渝關季氏曰執不害地執之于宋也蓋小邾子朝宋而宋人執之春秋之末列國相爭國君之被囚虜者多矣無王而又無伯故其大亂有如此

夏祭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杜氏曰皆弑君黨

彭山季氏曰祭成公討弑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書其大夫

渝關季氏曰二公孫蓋翻之黨蔡人既殺翻疑姓霍與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哀公四年

去

同謀故並殺之然姓與霍實未與聞于弑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殺無罪之辭也

晉人執成嬖子赤歸于楚

左傳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子員函致方城之外子歸關曰吳將浙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軍渚餘國蔡氏嬖氏潰嬖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舊君之顧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嘗安能惠于

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嬖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卜嬖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得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宋馬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曰文公執曹伯則曰昇宋人今此而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親至此春秋所惡

家氏曰成嬖雖通于楚亦當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來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成之叛之宜也于是自投歸晉晉人僅畏楚之威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通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哀公四年

去

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

城西郭

杜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渝關季氏曰去年城啓陽使在外也此年城西郭役在內也內外皆困于役而民生蹙矣此時為夏正之二三月農務方興有何必不得已而乃汲汲于此役乎要之非本計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其社因謂之亳社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大人君聽之而致戕

心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較都于
毫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
災毫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家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
社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
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
汪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傳曰以邾子
來獻于毫社則新作毫社之屋可知矣不舊新作毫社者
以其當作故不忘也

渝關李氏曰舊社之災似不足誌而春秋必誌之者以是
春秋傳傳異 卷三 哀公四年 書

為先王之誠社其所係者匪輕也今至于災則是為不知
誠而亦無所用誠焉故以大災警之警之故誌之近世以
來天災之變屢見于門閭宮社之間天之警者至矣而
為人者不悟宜其日衰而不能振也。書災止此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渝關李氏曰滕頃公在位二十三年卒于虞母立走為魯
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氏曰賊已討故書葬也

渝關李氏曰文之錯殺嗣則是賊已討矣雖以盜賊而不

書今于昭公書葬亦可見其賊已討非葬蔡景公之可比
也。高氏曰春秋于定哀之際錄蔡昭昭九詳者哀其不幸
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凌遲至于穉季
而昭公乃號然合中國以與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
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過魯德之不競而不能遽撫使之
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為之數見于經
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按此說謂蔡
昭不幸固為可哀但謂春秋哀之而特詳其事則未必然
蓋定哀之際蔡以楚人無適而晉又不親故不得已而事
吳魯亦附吳而為東方之望國是以每事來告欲親望國
春秋傳傳異 卷三 哀公四年 書

葬滕頃公

謝左傳曰秋七月齊陳乞強施衛甯跪範氏庚午圍五
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被
奔昭十二月弦施逆之遂隨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樂鄆逆
時陰人孟壺口拿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城此

孫氏曰此魯邑

杜氏曰備晉也

渝關李氏曰或曰去年城西郭杜氏以為備晉猶謂西郭為在郿城西也今于城西北以為備晉未可知也此在何方豈亦可謂備晉乎曰晉雖在西若來侵伐于晉不必晉之而郭方受兵杜氏皆以為備晉理或然也

御左傳曰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子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簡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拔我矣吾不可以偕之遂死于柏人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五年

宋

渝關李氏曰景陵鍾氏曰王生舉一讎而為其主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汾陽朱氏曰柳朔既身止死又命其子以從主其于父子之間亦得之按此二說似是而實不然范氏晉國之叛臣也身為叛臣死又命其子從叛臣可謂知義乎彼雖不負王生之舉要之皆私情也然則為柳朔者當如之何曰勸其主歸命于晉而以死爭之可也不則率其子而去之亦可也安有憾大夫之私恩而可助叛以抗國者乎故以大義論之彼亦晉國之罪人耳口荀寅士吉射自定十三年入于朝歌以叛至此已八年其間與師相構一切

不書至于力窮奔齊而亦不書者據昭二十二年書宋華出奔不告故也一說此未必不告以叛臣與叛臣爭事不足道則皆略之而已

夏齊侯伐宋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七年未有警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魯執小郭子恃強凌弱故因是討之以圖伯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魯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老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顛抑宋矣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五年

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曰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杜氏曰衛功盧後李氏曰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鄭盧書伐以討范氏之黨為名也謝氏以此年伐衛為前蹟未入故亦是一說

家氏曰鞅以子推父齊國夏為之圖威遂也則曠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叶齊國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僅欲修明伯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子召諸侯伐衛執無歸諸京師命公子邱而立之然後于義為允若私于蒯聩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

之故而納蒯瞶以為名乎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在氏言為范氏謝氏言為蒯瞶家氏則兼言之按兼言之說為是惟恐衛人助范氏故助蒯瞶以平國其致伐也或亦以二罪兼討之矣然使衛于此時即服晉則雖蒯瞶不能入執亦豈肯過求于其際哉此以知執之伐衛大抵為其私焉耳○范氏中行氏作亂者八年諸侯于此不惟不肯助晉以討逆反助叛人而謀晉國悖亦甚矣蓋因晉人失伯又以叛臣討叛臣名義不足以服人是以諸侯如此耳然晉人與二氏構兵八年僅能追之出奔而已晉國之衰可知矣二氏既奔內難即平彼趙春秋稱傳辨疑 卷三 哀公五年 六

秋九月癸酉齊侯杅曰卒

左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當以之子荼嬰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苗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某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

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弑國亂魯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尚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遠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滄起朱氏曰古今管晏主稱而晏實遠不及管孔子稱拒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述景之富曰民無德而稱焉此亦管晏之定評也

渝關李氏曰觀晏子一書景公之從諫如流是猶足用為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五年

七

善者惜其晚年失德之事甚多而且不能用孔子反問孔子之用于魯至使東周之治不見于春秋伊誰之罪也哉夫不肯與魯而甘從兵觀其涕出而女子兵則其無能為亦甚矣夫以洋洋大國使首領喪而深畏其強乃又背晉而欲爭強于列國不已未乎尤可恨者其于晉也為臣而伐君其于衛也為子而圍父是于君臣父子之大倫倒行逆施有如此未幾禍及其子而國移于臣晉景公有以自取之也悲夫○齊景公卒子荼立是為晏孺子

春秋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會葬也

渝關李氏曰魯卿之葬齊者惟宣十年公孫歸父葬惠公此年叔還葬景公而已魯卿如前止此自此以後亦並不見魯卿之如他國矣

閏月葬齊景公

彭山李氏曰按長曆是年閏十月嗣君葬以非次得立故速葬

穀梁傳曰不正其閏也

范氏曰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

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識其變常也

唐陳氏曰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廟號年葬皆宜書矣

春秋傳葬景公 哀公五年

獨斯也

渝關李氏曰文元年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歸餘于終是

于年終置閏凡閏皆在十二月矣齊景之葬若在閏十二

月則以閏月數之是亦五月而葬者李彭山按長曆以為

是年閏十月若葬在閏十月則又三月而葬者矣今亦未

知孰是但觀策人之歌所謂景公死乎不與埋者是在冬

十月葬公子分奔後知其葬期亦不遠也故因國亂而速

葬亦如孝公惠公之三月而葬則有之惟其欲速而不待

十一月故以閏月足三月耳姑依彭山說可也○經書閏

月者二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宣告而不告者也此年閏月

葬齊景公不宜葬而葬者也以其為月故有告朔之禮以其為閏故非葬期之常若文公之不告月齊人之葬景公則皆非禮之常矣故皆特書以識之

六年春城邾瑯

彭山李氏曰凡城內邑則目邑城郎城中止之類是也國服則目國城向是也瑯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

閔父註縣北有邾瑯城今考元父在濟甯州南六十里當

近泗水其東則漆閭止之地也邾瑯謂之瑯必與邾負瑯

連界而得名負瑯即瑯止蓋在今兗州府磁陽縣東南界

上而邾瑯在其南豈漢時割入元父耶城邾瑯者齊人築

春秋傳傳瑯 哀公六年

薛之計也

高氏曰瑯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

杜氏曰備晉也

林氏曰書城止此

渝關李氏曰邾瑯者邾之瑯也言瑯而繫之邾者如襄十

九年取邾田自潞水田必繫之邾者然又如莊元年齊師

遽紀邾部部襲元年諸大夫圍宋彭城十年伐鄭虎牢皆

以外邑而繫之國也邾邑而魯城之何也此必魯人又與

邾好而託言備他志是以往為之城而不煩師師其實以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六年

聖

為邲計耳傳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不繫之說哀三年李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不繫之邲者號邲不能也有也邲猶邲邑是以明繫之邲見為他國城邑而包藏禍心自不能掩宜真恤鄰助小之義舉乎夫以說計謀邲而不計其勞民此春秋之所深惡者也故書以譏之○此時魯國無他患杜氏以此為備晉理或然也蓋去年趙鞅伐衛而魯有震鄰之恐魯既不事晉甯不畏晉而豫為之防乎但為邲人城邲則其本意不在此特假備晉以為名使邲人不我拒而實所以陰圖之耳故必合邲言之而後可○汪氏曰邲如魯濟之類魯濟見莊有負瑕負瑕見哀七年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六年 聖

左傳稱邲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于經耳七年左傳曰晉人為杞取按此說不然邲瑕魯未嘗取若果成杜氏曰不書非公命取之何為不書書亦不必仍繫之邲矣若別負瑕而稱邲則瑕與負瑕不為無別如諸如防如鄆內邑之同外邑者皆不為之別可知此亦不為別負瑕矣若夫魯濟之言魯者濟水長近濟者不獨魯故言魯濟以別之瑕則本邲邑繫之于邲其非魯邑明矣故據彼國以為言而又何別之有杞成不見于經外取于我耳焉有內取之不書者乎○一說邲瑕蓋魯邑也魯有負瑕又有邲瑕本是二地之別名非以邲地言邲瑕也如衛有楚丘非楚地魯有苦父非

苦地可知邲瑕之非邲地而魯人城之是以自城其邑耳按此說似亦可通但鄆水田既繫之邲則瑕邑亦繫之邲猶彼類也蓋他邑之繫國者春秋之常例無可疑者況諸侯常為他國城其邑安見魯非為邲城其邑乎然則為邲城邑又即所以通邲魯人之計亦狡矣當時未必不如此依前說焉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曰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趙氏曰晉之伐鮮虞者四圍鮮虞者一未見鮮虞之疾晉也鮮虞逼于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加兵而卒不得則鮮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六年

聖

虞亦非弱國也

淪闕李氏曰鮮虞素為晉人之所忌四年乃受荀寅之奔且納荀寅于柏人則益得罪于晉矣然使晉人修明德政急正其本而論鮮虞以大義彼將服罪之不遑斯亦何事于兵乎不知出此而與兵加討其名雖正未免為修德踐武之師非春秋之所許也○范中行叛臣也鮮虞助叛而趙鞅伐之曾亦思已亦叛臣不可以討叛抑豈可討助叛之國乎當時皆昧于義而以私攻私大抵當亂道也○晉伐鮮虞止此晉伐亦止此自此以後惟三書侵而已

吳伐陳

左傳曰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杜氏曰元年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怒之元年侵陳見左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成

汾陽朱氏曰元年吳曾侵陳矣而今又伐陳勤兵于遠不如其備越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駢棄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逼我盍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國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六年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諸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束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要圍強施來奔

彭山李氏曰國夏即惠子高張即昭子皆齊景公所使立茶者立茶之謀不自陳乞則二子乃乞之所欲傾也二子既奔乞將別立君以希寵而茶位危矣

張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于辱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哀公十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哀公二十五年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茶並在此年聖人之垂誠深矣

渝蘭李氏曰陳氏之圖齊久矣景公以幼子茶託國高茶既立而權在二子則為奸人之所深忌也固宜但二子之謀國謀身殊非大臣之道是亦不能無罪焉蓋景公在日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六年

不能勸以早建儲君至于君將沒而受命立茶又不能開陳大義使之立長以定人心茶之立雖亦由君命抑豈合于國統之正者哉今無論二子之事新君果亦有特寵專恣之惡否但受陳乞之偽事而不加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正二子之謂矣二子于此是必有隙可乘而後陳乞聞之未可專責乞也及乞等之亂作又相與並驅鼠竄委君茶于賊手而莫之顧則是誤國而罔誤身二子之罪為何如哉春秋書其來奔不惟識二子亦以深為齊國惜也

叔還舍兵于祖

廬陵李氏曰叔還之會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春秋之末魯與吳會者三會吳伐齊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喻闕李氏曰昭公取于吳經因諱之而不書而亦不見二國之卿相往來至此而魯卿會吳者夫差強橫有圖北方之意故于其伐陳而魯懼之觀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可知此時兵師猶未還也蓋其居臣適在于祖叔還因會于此地耳然凡書會吳于某者又不必皆因吳荒在彼也說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下○以魯卿而會吳非其所會而會焉非禮也然前此之會吳者不一蓋已相視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哀公六年

果

為固然矣故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五年會吳于善道十四年會吳于向猶列國之卿大夫與之會也襄十年竟以十一國之諸侯與一世子會吳于祖其失中國之體又何如乎夫諸侯且與吳會可無論夫卿大夫之非禮也其在于魯鍾離之會叔孫僑如也善道之會仲孫蔑也向之會季孫宿叔老也而相之會則公也然則此君先大夫皆有會吳之事今也叔還之會吳無足怪者但襄公會于祖叔還亦會于祖魯君臣蓋兩至焉殆以祖為會吳之常所矣至于襄七年公又會吳于鄆十年十一年公兩會吳伐齊十二年公又會吳于橐皋十三年公又會魯侯及吳子

于黃池至會黃池而以兩伯終焉豈非事勢之漸積使然乎春秋謹華夷之辨特書屢書而不已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傷也夫○朱子曰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入陳之時按此說良是但論語又記孔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孟子亦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是不獨在陳有厄而在蔡亦有厄矣意者絕糧于陳又絕糧于蔡地非一地時亦非一時乎史記謂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于蔡以下即載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云云可知孔子之被圍絕糧止是蔡事而與陳之絕糧無涉也史記兼陳大夫以為言疑是史記之誤耳蓋此時陳方被吳兵何暇與蔡謀又何暇與蔡圍孔子況陳素從楚今方幸楚之來救必不敢拒楚命而圖其所聘之人而蔡已從吳又恃吳兵之在通則忌孔子而不使之行不應楚人之見責焉是皆事勢之可見者故以在蔡之絕糧與在陳之絕糧分別言之庶論語史記之說皆可合意當時未必不如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哀公六年

果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曰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雖亦不如死死一也其凡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哀公六年

則令公子啓五解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開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讎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

王與不肯移禍于令尹司馬皆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

子期子闔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

汾陽朱氏曰楚子將卒欲立庶几子西等皆辭之子西等

乃立昭王之子章夫春秋時讓國之公子曹子威吳季札

尚矣若宋之子魚衛之子南楚之子西子期子闔皆當讓

國讓終守臣節蓋亦庶幾乎子威季札之風其視來陳攝

會若鄭突楚圍者不霄淵哉或謂滅札之讓實為遠引不

與國事曰公之亂子西與辭焉是又不然當其能讓則吾

取其讓已耳仲尼彼哉之歎自與取節之義不相蒙也
淪闕李氏曰據左傳及列女傳所載則楚昭亦賢君也初
雖惑于禽讒之臣而致大禍反國之後蓋能悔罪遷善而
自新矣終能保其國而沒有令名以視迷復而不悛者不
亦大相逕庭也哉惜其聽子西之言不能用孔子未免為
千秋之遺恨云。楚昭王在位二十七年卒子章立是為
惠王

高陽生入于宮

左傳曰八月齊師意未奔陳傳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為

而見南郭且于曰當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萊故又獻此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哀公六年

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請外公子

曰事未可知反與士也處成之遂行遂夜至于齊國人知

之信于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

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

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

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饋去幣如

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子句實之止

彭山李氏曰陽生齊景公庶子茶之庶兄也

鄭康成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

胡傳曰陽生尚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

以有己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

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

子也不稱公子誅不予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八月齊師意茲來奔下即記陽生事

陽生之人未知即在八月否又謂冬十月丁卯立之陽生

之立當不在冬十月也蓋經書陽生入齊在秋七月楚子

軫卒下則其入也縱不在七月亦必猶在秋立與入時當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六年

幸

不遠觀陳乞弑君經即書在陽生入齊下而當在冬前可

知陳乞之立陽生當亦在秋而不在冬十月矣公羊傳謂

除景公之喪云云景公卒在去年九月意著期年除喪而

陽生之人與立及陳乞弑君事俱在九月或有之。廬陵

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

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按二人書法雖同

而事情不同則其不書公子之義當亦有所不同者蓋茶之

立先君之命也先君命之陽生入而奪之其為篡也明矣

小白之時國中無君先君被弑又無他命而小白居長入

而立焉猶近正者但以公子故求立未嘗請命于天王故

不書公子以絕之彼蓋與衛晉擅立不書公子同與陽生

篡國不書公子不同未可一例視之也。陽生夜至于齊

國人知之而要拒其歸為甚易經文何以書入乎蓋陽生

之來非諸大夫之所欲又以潛行竊至而匿陳氏之家非

明白公迎者之可比是固不可言歸矣况以非義而為不

順則其書入亦從逆解之例也

齊陳乞弑其君茶

左傳曰公使來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

茲不可以二茲二不遭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傳子不對

而注曰君舉不信辱臣乎以齊國之困國又有憂少君不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六年

幸

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辱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國其小可也使毛

遽孺子于船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之冒瀆

彭山李氏曰陳氏乞名齊卿陳文子之曾孫也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

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為

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人

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陳氏曰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乞為陽生弑

也茶之弑得國者陽生也苟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

于是肅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僂矣

家氏曰陽生之人與齊小白當入同然小白之人齊無君也陽生之人齊有君矣茶試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于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且試茶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耳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謂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不得已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舍當據此說是試茶者即陳乞經以弒君書乞是國罪之易見者也左傳謂陳乞召陽生而立之使安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六年

十一

孺子如賴公使朱毛以君不可二告陳子陳子不肯殺孺子毛復命使毛邊孺子于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據此說是邊孺子者陽生之命而殺孺子者未必非陽生之命也陽生朱毛殺孺子似與經書陳乞弒君不相合得非左傳之失實乎曰是不然齊已有君而陳乞又求諸外非陳乞陽生必不能立當乞立陽生之時孺子必無得全之理雖使孺子和賴乞已深忌之則大君不可二之說豈獨陽生有此慮哉特陳乞不欲居其名而聽陽生自為之是陽生朱毛之殺孺子即陳乞殺之也然則首惡之誅不歸陳乞而誰與歸故以首惡歸陳乞乃見春秋核實明微之大法

而使亂賊無所匿其奸矣若必陳乞之主使陳乞之操刀

而後可書其弒君將人人可以為春秋置獨聖人而能定

此大獄之案哉由是言之不必公羊是而左傳非也但依

左傳而深思其義則可耳○齊桓南沒而齊有喪師之危

齊景方終而齊有弒君之禍皆由君儲不定而庶孽交爭

遂至于此桓雖伯而景雖弱安能救夫身後之亂也哉有

國家者亦可以此為深戒矣○陳乞立陽生而弒君茶陽

生必以為得意而德陳乞矣至魯哀十四年陳恒弒簡公

恒即乞之子簡公即陽生之子也然則茶之弒本以為陽

生而陽生之子亦弒弒陽生之立本以侍陳乞而陳乞之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六年

十一

子亦弒陽生于而別立君在陳氏之世濟其惡不足論而陽生之以亂致亂將亦何利于此哉○安孺子在位一年弒兄陽生立是為悼公○書弒止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渝關李氏曰使移此師以伐齊名正而義尤齊雖強必畏之矣不致討于大逆之亂國乃屢虐夫無罪之存耶不已悖謬之甚乎經書伐邾于陳乞弒君之下不待駭絕而罪惡見者也此時孔子尚未歸魯若孔子在魯沐浴之請必不待陳恒之亂矣然使孔子于此得請則陳乞弒而陽生誅亦何至有陳恒之亂哉惜也魯無詰討之人魯君臣並

不知討至以親鄰之邦視此大變競若罔聞而反加兵于無罪之小國將伏亂臣賊子高枕無憂矣不視為尋常而不知其亂且無已也春秋安得而不作乎。仲孫何忌與季孫斯叔孫州仇同伐邾者一二年是也與叔孫州仇同圍邾者一三年是也獨將伐邾者二元年此年是也何忌之加兵于邾者凡四役然則魯是以病邾者豈非何忌之謀居多哉昭三十一仲孫何忌乃見經自是以來凡十三見而為邾事者六盟二伐三圍一此後不復見矣夫抵何忌之所為多未合于義者雖魯受學于孔子不亦負于聖人之教哉此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中未嘗列何忌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六年

書

宋向巢帥師伐曹

彭山李氏曰巢向成之曾孫也

高氏曰三年樂髡伐之猶未服也

渝關李氏曰伐曹孰小邾子而不免于齊侯之伐宋猶畏齊也齊景沒而宋人愈肆矣故自此至春秋終宋之用兵凡九見

春秋輯傳辨疑卷七十二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彭山李氏曰皇氏瑗名戴公子皇父之後

張氏曰老止之役

定十五年左傳鄭軍

宋鄭始圍陳地以

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九年宋取鄭師十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黃氏曰定十五年鄭軍遠伐宋宋知齊不敢為厚于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於是乎妄意圖伯故既伐曹而

又侵鄭報罕遠之師且以求諸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七年

十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彭山李氏曰魏氏曼多名魏絳之曾孫

渝關李氏曰衛執拒其父至今六年矣伐之侵之猶未納諸國也以晉之力不能勝一無道之衛又安望其伯業之克復哉且齊嘗助叛而伐晉又受叛臣之奔晉人不敢與之較猶畏其強也至齊景沒而暴戾之禍作晉苟於此興師討罪約昔日之與國而以大義諭天下則亦孰不從命何難取罪人而正天下之大法哉大法正而天下服伯業於是乎復振矣惜也其不能也舍齊國而不治其以臣弑

君之罪侵衛境而不究其以子拒父之非此即衛服而所獲者已小況於不肯服而不危於十三年之再侵乎觀於此而晉之為晉可知矣

夏公會吳于鄆

左傳曰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宰我焉不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在昭二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欬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宰亦惟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七年 主

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曰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適惠於後日也

穆文熙曰吳此時爭長中原修泰已甚其以百宰徵魯乃

其虐始方穢景伯之言宜其難入耳苟禮任情其來之為將亡也有據哉

淪關李氏曰汪氏曰鄆茅夷鴻稱盟于鄆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杜氏曰鄆衍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伐我不書盟恥吳夷按與吳盟不書固為諱之但其所以諱之者當不如此二說也蓋其修泰已甚於此盟時必有以非禮傲魯者萊門之盟在城下黃池之盟爭先歃是以皆諱之耳若謂諱其中國與夷盟且謂吳之禮儀不典故不錄然則桓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七年 主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經悉書之何不為中國諱抑宜以其能行典禮乎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馬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哀公七年

四

伐邾及莒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邾衆保于郚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員瑕員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來帛來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焉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晉夏盟于郚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達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來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來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杜氏曰為明年吳伐我傳

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

杜氏曰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內外之辭

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係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書滅也

喻蘭李氏曰左傳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氏謂孟孫怒魯大夫也如此則孟孫不欲伐邾意與景伯同矣然前此之三伐一圍皆孟孫恐未必於此違季氏也此或是景伯之言孟孫聞之怒其言之不合是以不樂而出耳由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哀公七年

五

是知惡賢而逆之之問是誘大夫使之言豈真賢景伯而欲使大夫不逆其言乎不則字句或闕誤如魯德二句不言其曰明是闕文疑此句之亦闕誤或有之○邾子雖無道未聞魯德之愈於邾也是宣魯之所可伐乎且邾已附吳魯伐邾吳必恨之危可知矣景伯之言甚確不是之從而聽諸大夫之邪說見其利而不見其害何其愚也○邾人屢被魯兵而猶不知備今魯君親將伐之及莒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其玩敵也甚矣茅夷鴻請告于吳欲其固守以待救也邾子不許且謂國內豈不足夷鴻知其不能保乃姑自保以圖復邾耳不數日而國破虜何其敗亡之速若此乎伐書時入與以來書月日邾子之罪亦於此見矣○邾子書名失國之常例也公羊傳曰邾婁子益何以名紀易為紀之獲也穀梁傳曰益之名惡也蓋皆謂其不死社稷而名之然則不死社稷豈待書名以見其罪而凡失位失國之書名者豈皆為其不死社稷故乎○胡傳曰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于員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

並在明年

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

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按此說不然春秋於魯君若有辱痛之事則諱之如君弑書葬戰敗不書公之類是也若於大義有悖者則書其事而亦沒公不書如同盟于幽盟于齊盟于翟泉之類是也若夫滅則書滅取則書取未嘗諱滅而言取也至於人耶虜邾君雖亦不義然則魯人方以為有功不必為之諱矣若謂後有改過之美故於此為不諱使明年不歸邾子則於此事為得不書且其惡不相掩當不為後日之改過而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七年

示

宋人圍曹

高氏曰曹伯杵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

亦已甚矣

渝關李氏曰稱人以圍其將微也大夫為將故微之然或卿將而不知其氏名則以闕之而稱人或曰稱人者貶之也貶必於其甚者屢伐不已而至於國可謂甚矣故貶之莫甚於入曹而以其君歸何不於明年貶之彼欲著宋公之惡故斥宋公以道其實不待貶矣且貶於此則彼可知

義互見也按此說似亦可通但不如微解闕解之直截耳從前說可也○書圍止此

冬鄭師救曹

左傳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
戒其子曰我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盡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邾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彊言伯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杵宋宋人伐
曹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七年 七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七年

七

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土據其大城鍾邦杜氏曰為

明年入曹傳

彭山李氏曰邾氏弘名公孫夏之曹孫

高氏曰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忘於義也欲報皇後之師也

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伐伐更相吞噬不禽不繫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之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他國之不能救也

陳氏曰自魯救晉不書救者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兵救陳諸夏幾

於亡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謂鄭之救曹為報皇瑗之師誠有然者但此役也自走為義舉春秋切於救患雖其心不無自為之私亦必以義與之聖人之情可見矣。曹小國也小國而欲求伯安焉矣公孫彊言伯說曹伯從之不惟不能伯而且自速其亡國良可哂也雖然此亦圖伯非具道耳使能師湯文則雖七十里百里而可以王又豈僅區區強伯而已哉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曰春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殺曹人始之不行師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八年

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

彭山李氏曰宋人國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執曹伯以歸也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以歸此言以歸而不書執者不肯服降而強囚之乃書執若已服降而甘受其囚但言以歸而已傳有司城強而經不書者以君為重也傳言殺之而經亦不書意者此時隔未敢殺胡傳曰宋故曹伯具不書殺者賤而略之

也按此說不然若為其賤而不書則是殺之者得免於罪

而獨罪夫被殺者有是理乎且蔡以沈子嘉歸殺之與此何異曹伯亦無大罪惡宋公恃強殺之何得有是辭哉故以為此時猶未敢殺庶幾可通又或宋嘗殺之而使自死左傳誤以為殺亦未可知。左傳公羊傳史記皆言宋滅曹經不書滅者宋嘗未滅曹曹之臣子自不能與故不書滅以罪宋然亦不從梁亡之例書曹亡者宋屢加兵于曹而破國虜君使曹人不能以自立又未可專罪曹也春秋於此蓋於曹家有交責焉公羊傳曰曹伯陽何以名絕焉為絕之滅也易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氏曰以屬上力能援按書名者邦子而不救曹故有之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八年

夫國之常例耳不為滅也不書滅者曹自滅非宋滅之也以為諱同姓之滅傷二十五年衛文公滅邢矣何以不諱以為力能救之而不救故為之諱當傷公之世魯勢未衰豈其力不能救而不責其不救乎且意難之義不必滅國始當殺也國破君虜即當速殺之者國破君虜而不殺即已為不義何不並為之諱乎且欲諱君之惡而縱失滅國者之罪惡春秋不如是之迂曲也杜氏曰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禱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按以入告之說似矣然而凡滅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八年

十

國者未必出於本志乃以滅告之即或告者失實為史臣者豈肯信告辭之誣而為彼所欺乎夫魯魯相去不遠此又非疑似難明之事何不考其滅國之實而斷止以入書也胡傳曰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言田弋之說大說之彊言伯說于曹伯固皆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殺曹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割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禍可以鑒矣按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說本公羊未必為通論豈可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八年 十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八年

十一

繫書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亡國多矣美強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執其君茶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矣與滅國繼絕世修廢官舉逸民蓋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按與滅繼絕王道也春秋固以王道望天下然必書滅以著其罪乃見國之不可以滅而與滅之義存焉若實滅而不書滅豈不疑於未嘗滅而反為滅國者寬乎春秋之不言滅豈必不如此故謂宋不滅曹而曹自滅是以不書宋滅所以責曹人之不能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八年 十一

吳伐我

左傳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召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達不通雖國未臣而有伐之命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

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魯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我水溢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繁室公賓庚公喜穀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圖宋易子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八年 主

而食析骸而餐在室十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鄰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汪氏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于鄆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人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伐伐必言四鄰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城下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

穆文熙曰吳人畏微虎之勇一夕三遷則我有勝道又吳師遠涉待之可老擊之可破以是而欲為城下之盟恥矣景伯之見良是何為不見從乎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鄆而書法無襄辭者春秋之責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於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於魯之城下受盟而返其後責報於鄆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猶如是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鄰獨此與十一年齊國書伐我為特筆

汾陽朱氏曰公山不狃叛入於吳者也聞叔孫輒執吳將伐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八年 主

魯之言懷懼以勿覆宗國為託亡不忘君視陽貨奔魯而請伐魯者何如哉及戰于夷吳獲叔子與析朱鉏王嘉其能謂國未可望則不倖必有與斃之言蓋信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氏之召蓋無意乎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鄆吳能為鄆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已自咎之意焉按此說亦是自反之義與彼所謂直抵城下之說又不同然則凡書某鄆者皆有伐我侵我之辭豈無反已自咎之意乎乃獨於不書某鄆者謂其有此意焉則亦固矣夫直抵城下而不

書某部本為據事而直書不必又有他說也。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兵為郭故伐我盟城下而這是魯服而吳始退師也夫恥盟城下之說蓋胡原侯國華元國佐之言而立義也竊謂此亦當以理之曲直為主如曲果在我則當服罪所謂維禍寬博吾不憚焉若若然以為恥辱而必求一勝則非悔已知過之義矣吳之來伐曲在我也魯人安可不自反乎按此說謂城下之盟理曲者不為恥亦未必然夫於理有曲己為可恥若自知其曲當於敵兵之方來即往服罪而使之返可矣何待於至國都乎不知自反而又守禦無方聽其蹂躪而至國都至於必不得已而屈服焉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八年

夏齊人取讎及闕

左傳曰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鮒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闕杜氏曰不言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闕在東平剛縣北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也魯為略齊

何氏曰括上無戰伐之文為以郭子益來也范氏曰宣元年穀梁傳曰內不言取言取獲之也是為略齊也此言取蓋亦略也魯前年伐郭以郭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略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八年

論闕季氏曰左公二傳其說不同左以為為季姬公羊以為為郭子竊嘗思之二說皆是也左得其情公羊得其理須合言之然後可蓋齊侯有季姬不歸之嫌特假郭子以為名故欲伐魯以舒其憤耳何以知之若齊侯不為季姬之不歸彼魯奔魯而娶於季孫宜肯為郭子小國而斷新相之大郭子若不假郭子以為名彼於去年即但送季姬季孫弗與何至今夏始欲伐魯乎由是言之則齊侯意在季姬而假郭子以為名也明矣但左傳謂齊鮒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闕是謂以兵取之也經不書伐既未可據且凡以兵取我邑者皆不書取今乃書取如取濟而回有以知此說之不然也。魯人若討齊賊是義舉也不肯討齊反致齊人取我二邑則是不能以義正之而竟以利悅之也不已謬乎然而入郭之事我實不義則失以邑賂齊乃我所自取經雖書取在齊人而魯罪亦可見矣魯人獲利於郭而因失利於齊所為之不義如此又安望其能討齊賊哉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曰齊侯使如兵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
道吳子使人宰子餘封之因諸樓臺稱之以棘使諸大夫
奉太子羊以為政

杜氏曰為十年
邾太子羊以為政

渝關李氏曰經於取二邑歸邾子二事聯書而皆在夏是

二事在一時也左傳謂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譚及

蘭於六月齊侯救胡姬下又曰齊侯使如兵請師將以伐

我乃歸邾子夫既伐之而取二邑又為何故而請吳師再

伐之且一月之內外何能於取邑之後遽請吳師而得命

遂致邾子歸國乎若謂齊使方去魯人聞之而即懼然則

春秋傳傳齊使方去魯人聞之而即懼然則

去年吳伐我至有城下之盟猶不歸邾子恐未必方去請

吳師而即歸之也此必已得吳命聲言將起師魯人乃懼

而令邾子歸斷非一月所能賂矣由是知齊侯使如兵請

師將以伐我者本是取邑以前事而請師之使即鮑牧左

傳誤以為兩事耳。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獨伐也

今欲伐我而請吳師齊力豈不足蓋以我與吳盟恐其伐

之而為吳所忌惟與吳親而乞其師則其不忌齊而且為

齊用尤易得志於魯耳魯於是略齊以二邑並許歸邾子

是魯人不獨畏齊而實畏吳也彼吳人者為邾伐魯及與

魯盟而喜於得魯不復計其近邾子既與魯盟及齊請師

而喜於得魯又不思夫援魯邦兵之陰義俱亡如此又何

怪於齊與魯平而又約魯以伐齊哉。凡虜君而復歸之

者皆不書不告故也內事不須告故歸邾子則書之夫以

邾子益來而使復歸似有改過遷善之美但魯人於此非

能自知其不義而悔罪也恃強大以虜其君又迫於強大

而不敢不復其君則其歸之出於不得已耳上書齊人取

譚及蘭下書歸邾子益于邾其為齊人之所逼也明矣何

氏曰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恐未必然。邾

子無道兵人討之因諸樓臺使大夫奉其世子以為改則

是歸邾邾也。春秋以來未聞有此事而夫差為之豈能

春秋傳傳齊使方去魯人聞之而即懼然則

以有道治無道哉恃其強大而敢恣行日中之無中國久

矣魯魯於此不思修德自強而相親而為魯與則吳計乃

齊則請吳伐魯魯則會吳伐齊以東方之大邦望國俱仰

吳夷之也魯魯而互相殘比黃池而伯之勢將成尤春秋

之所深懼者夫

秋七月

附左傳曰秋及齊平九月滅實如如齊盟盟齊閭北明來

淮盟且逆季姬以歸娶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渝關李氏曰杞僖公在位十九年卒子維立是為閔公

齊人歸讓及蘭

左傳曰冬十二月齊人歸讓及蘭李姬嫁故也

杜氏曰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程子曰不云我者既歸郭子亦歸其邑非以為惠也

渝關李氏曰我歸郭子齊歸我邑均復於無過之地似亦

足嘉者然魯人為齊所迫不得已而歸郭子非能自知其

過而改之也又以李姬之故復得其故邑考其情而亦可

醜齊侯娶李姬特假郭子之歸以為名而歸我二邑則是

以鄰國之土疆一任私情為取舍本非專為歸郭子亦非

知其所取之不義而返之也觀其所由蓋亦不能無咎焉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三 哀公八年 文

九年 附左傳曰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杜氏曰為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曰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違舍臺合鄭師哭于挑

殺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

郊張與鄭羅歸

杜氏曰雍丘縣屬陳留

廬陵李氏曰胡傳例悉虜而傳之曰取人代虜傳

之未特言取師者二句定十五年老壯之役以來宋鄭結

怨久矣故宋皇瑗取雍丘之師鄭罕達取邑之師此當與

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襄陵許氏曰志取人之師惡之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

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雍丘杞地界于宋鄭之間者左

氏以為國宋雍丘誤矣詳見經二年杞侯來朝下按此說

亦未可據杞之始封雖都雍丘至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而遷杞焉杞都已不在雍丘矣雍丘迫宋或復來為宋所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三 哀公九年 文

取而遂屬宋耳○廬陵李氏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

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必多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按

此說亦不然此時殺人之多固有之然鄭師未必盡死左

傳所謂以郊張與鄭羅歸誌其能者耳非止虜二人也若

止虜二人而其餘皆死則亦可以驚殲矣經不書殲有以

知其不如是也哀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先於

十二年書宋皇瑗帥師伐鄭此則止書宋皇瑗帥師取鄭

師不先書鄭人伐宋者鄭師圍雍丘但欲取其邑而實未

嘗伐宋也雍丘之圍不書者略之也雍丘宋地當取鄭師

于雍丘亦可見鄭師之入宋境矣○鄭人欲取宋邑而反

喪其師罪固不假言矣宋人恃強逞忿敗鄭師而悉俘之可謂義乎功不足而利不足多止以重鄭人之怨亦不免於後日之喪師則亦何益之有哉

夏楚人伐陳

左傳曰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汪氏曰陳之為國屢滅于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己攻之存數而不已陳之困于楚終春秋之世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虞陵李氏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

春秋傳辨義

卷三 哀公九年

十

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既卒楚惠君臣不念陳

之有德於楚也九年左傳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不從而亟伐之此春

秋所以以救于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

杜氏曰報雍北

渝閻李氏曰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已報之矣此年鄭人圍雍北宋皇瑗即取其師亦已有所獲矣宋公於此而又親將以伐之豈欲以入曹俘曹伯之事得志於鄭乎後且再伐三伐之不已而鄭罕達亦取其師祇以自取敗耳夫入曹伐鄭宋公皆親為

之求於外者如此其勤而不知向難之大杆怙寵於內而將亂也趙紀在十四年

左傳曰秋吳城邾溝通江淮

渝閻李氏曰杜氏曰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南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接吳人之通糧道非僅自給而已或亦利兵餉之饒輸欲以圖北方也果若此豈非中國之深憂乎

冬十月

左傳曰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杜氏曰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

春秋傳辨義

卷三 哀公九年

十

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曰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陳氏曰吳人討邾奉大于為政而後奔則其但當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高氏曰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孔氏曰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季曰自魯適他國若非魯人逐之亦不可言齊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八年歸郭子蓋于郭傳云郭子又無

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因諸權臺稱之以缺蓋時歸吳

而因之今言朱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按此說未免可

疑因郭子於權臺固非郭國之權臺若在吳國執而因之

當書吳人執郭子蓋和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十九

也若在郭國執而因之于吳地當書吳人執郭子蓋于郭

以歸如宣十八年郭人執郭子于郭將執而書于郭也

因即不必書亦當書執書以歸如傳二十八八年晉人執鄭

不書而書執書歸哀七年公入郭以郭若自吳逃而來

適魯當書郭子蓋自吳逃而來如宣十七年齊人執鄭慶

春齊師傳辨疑 卷三 宣公十年 重

也經皆不照止書郭子蓋來奔是必左傳之闕略故其事

實有未明耳意者郭子如吳吳人討之執而因諸權臺又

或討之于郭遂執郭子以歸而因之郭子東問而逃仍至

于郭其奔魯也本自郭國而來故不書自吳逃也如此然

後可通若夫郭子之因傳載於八年蓋即其歸郭而備言

之未必即在八年也傳既不言其年月則郭子被囚之久

暫今亦無得而考矣○八年左傳曰吳子使諸大夫奉大

子單以為政杜氏曰單郭大夫桓公也按此年郭隱公二

十二年也隱公既出奔吳必立單為君矣下文傳謂公會

吳子郭子郭子伐齊南部所謂郭子者即桓公也

公會吳伐齊

左傳曰公會吳子郭子郭子伐齊南部師于郭杜氏曰郭

并屬吳不

列於諸侯

孫氏曰齊中國吳夷狄會夷伐夏其惡可知

渝關李氏曰魯人既與齊平而又會吳伐齊何也迫於吳

命而不敢不從其長兵也甚矣不能休德禮以自強乃為

蠻夷所制同伐親鄰之國而欲怨於彼不亦悖乎使移此

師於五年相與討齊則義舉矣即至此年而討之猶未

為義舉今則伐齊而非以討賊奈何聯夷積夏而莫知

其非也○魯公入郭以其君來非義也齊侯以私怨故假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宣公十年 重

此以為名於是諸師于吳約蠻夷而伐與國則亦非義矣

及魯人懼禍賂齊以二邑而歸郭子郭子既得歸又將何

辭以伐魯乎齊侯以私昵故歸二邑而辭吳師其情雖不

可問然欲息兵修好各安於無事之大豈不為美乃吳人

欲遂前言以此恨齊反約魯君以伐之則是不裁於義而

惟注意為縱橫也夫差之無道何如哉魯人若解兵吳必

移師於魯故不得已而會伐焉結於勢而傳於理能自立

者不如是也○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魯志也此年

公會吳伐齊非魯志也二代之為主為從雖不同而與蠻

夷每中國其為不義則一也明年公又會吳伐齊兵愈動

而義更傷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曰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彭山李氏曰齊陽生卒書曰赴于軍也齊之赴蓋以國喪告而罷魯兵之師也公方在師親知其期故得書其日

淪蘭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斃

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譴及聞如吳請師討之也魯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年

書

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歸譴及聞

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

能將順上及其君比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春秋弑君大惡不待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

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

天理之意微矣按此說之論齊魯事猶未得其情至信左傳而以悼公為弑亦弗思耳此時齊人未大創悼公既卒

猶能收徐承之師何至懼吳而弑其君觀吳子三日哭于

軍門之外使有弑君之事彼豈毫無罪齊之辭而徒笑其

喪哉今信左傳而曲為之說以為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

國之君豈中國之民可加中國之君夷狄之民可加夷狄

之君子即使悼公果見弑而齊人弑之未嘗從吳何為徑

作夷狄論夫以齊人為夷狄謬矣又不忍以夷狄之民加

中國之君尤謬矣哀七年鄭伯斃頑卒于郕義亦不如此

未可舉以為例也且凡書弑者不為著其君之惡豈以其

無惡而不書弑況陽生篡弑大惡甚明今因一事之近正

遂以禮義許之謂為中國之君又謂其無不善之積何護

陽生之過深並不計其大惡之罪也且春秋之誅亂賊無

所不至除魯君書薨不地外未有實弑而不書弑者苟悼

公實弑而不書弑則凡夷兵壓境亂臣弑子皆可弑君說

敵而免大惡之誅其禍將無窮矣天理由是而愈亡人欲

由是而愈熾是春秋為誨亂之書非撥亂之書也經既書

卒又書葬其非弑也明矣何必噉噉哉○陽生篡弑之賊

也諸侯不加討使其得保首領以現是即諸侯之罪矣吳

子聞其喪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不恨其兄子誅而反傷其

死乎蓋當時不以篡弑為大惡竟視賊君如常君故以常

君之喪待之也即以常君言之與其盡哀於其沒何如修

好於其生乃生則與彼為讎沒則與彼為禮雖在常君亦

覺其不情況號泣於墓誠之誠可乎哉且陽生元而陳乞未死余之何不討陳乞而即還師也○齊悼公在位四年卒于壬立走為簡公十四年陳乞子陳恒弑簡公在春秋絕筆後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氏曰齊率諸侯以戴晉故趙鞅侵之然加兵于有喪之國異乎士句矣

臨川吳氏曰其猶遠齊畏而去之晉乃乘齊畏而使之曹

春秋傳傳辭最

吳之不若也

渝關李氏曰齊率諸侯以戴晉非齊之罪也晉德不修無

以令諸侯故諸侯相率而從齊耳齊人助范氏而伐晉又為范氏通逃主此固為非義然亦當內自治而不必責人

也況此等事皆景公之所為今已易世又安可追前怨而加以兵乎若夫陽生陳乞有大惡固不望趙鞅之叛臣以討逆然暴賊已死不及討而弑賊猶存是亦晉君臣之不可不討者也今晉君臣未嘗有此謀趙鞅於此時為私利計而乘齊人之喪以舉兵不義且不仁又將何以服齊人而欲收已叛之諸侯哉

而欲收已叛之諸侯哉

五月公至自伐齊

薛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高氏曰齊魯接壤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畏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遲遲則在兵故也

渝關李氏曰廢陵李氏曰公會與者五獨此役與齊池書

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按伐齊之危固甚于會鄆會素秦然明年伐齊而與之戰不更甚於此年之伐

齊乎蓋此年伐齊已危之明年伐齊而與戰事危不假言矣以二伐較之是乃舉輕以例重也鄆魯地故不書且素

春秋傳傳辭最

秦兵地也雖會吳地猶若常會則略之黃池之會成而伯

且以吳子先歿此天下之大變也故特書之以是為樂重略輕可耳

葬齊悼公

彭山李氏曰陽生卒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魯人往送故書葬恐不廢禮也

渝關李氏曰或曰觀陽生之諡悼可知其為弑也然則晉侯周之諡悼豈亦見弑者乎蔡邕謚法獨曰中身平折

衛公孟張自齊歸于衛

廬陵李氏曰：張刺瞽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衛而棄刺瞽矣。

渝關李氏曰：張本刺瞽之黨，定十四年奔鄭，未幾奔齊。今又自齊歸衛，李廬陵謂其從衛而棄刺瞽，誠是也。但其從衛不終，而于刺瞽未必無私焉。何也？哀十五年，冬，張復奔齊。十六年春，刺瞽入衛，其復奔齊也，左氏無傳，莫知其故。以意度之，或張又欲為刺瞽執疑忌之，是以畏誅而又出奔耶？若終從衛而棄刺瞽，則言奔在瞽入衛出之後，張乃奔于其先，是必為刺瞽而得罪于衛矣。然或為他事得罪而不為刺瞽，又或不為刺瞽而以刺瞽之黨見疑，亦皆未可知。○薛氏曰：孟能刺瞽之黨，拔齊歸衛，衛人納之。世子之歸衛，謂為世子入衛之自手。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十年

天

薛伯夷卒

渝關李氏曰：薛惠公在位十二年卒，後嗣無考。

秋葬薛惠公

左傳曰：秋，葬薛惠公。

杜氏曰：代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兵伐齊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左傳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趙氏曰：楚比歲伐陳，季子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大全曰：書救止此。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

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十年

完

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負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于矣。救而果善，何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衷也。陳者有虞之後，當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政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終方伯連帥之職，而無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衷也。子欲居九夷，夷梓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害吳救陳之意乎？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救者，未必皆善之。如子突救衛，則失王體處父救江，則不討賊，豈皆可善其救乎？即救衛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十年

辛

之罪諸侯救江之罪四鄰自於言外可見亦不必善此而後可以罪彼也且吳之稱人稱爵非進之止以號舉亦常例耳若以舉號為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義置書吳人救陳便不可見楚人之罪且亦不為中國傷乎然則傷十八年狄救齊狄救伯國而不稱人今則吳救魯國是尤不必稱人者矣若夫浮海居夷本非聖人之實意不可以此例視之而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者是為上下之分言非為華夷之辨言也陳人以華從夷吳為其私而以夷救華使聖人亦善其救華夷之辨安在哉。吳救陳先儒皆以為義而善之夫救國美事抑思吳之救陳何為乎與楚爭春秋亦善其解紛豈亦與陳國之役吳以為得所託哉不知陳國致楚之伐者端在于吳禍起自吳而今救之德亦不足以備罪矣未幾楚人滅陳吳亦無如之何此以知吳罪之甚深未可以一時之援而過許之也。左傳曰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杜氏曰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孔氏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

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孫氏之說良是以季札之賢知其在年九十餘猶肯為將以半陳哉此自是季札之子若孫觀其謂子期之言可知季子有世德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曰春齊為鄭故鄭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李

孫謂其率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

奇二子從公樂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后封疆之間季孫

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皆城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十一年

壬

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犀室聚于齊之兵車一室散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卻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孟之側後人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過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氏曰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略書四鄰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兵加國都也

杜氏曰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廬陵李氏曰世家季桓子卒遠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此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欲書傳記禮刑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渝關李氏曰杜氏謂不書戰不皆陳也是固然矣竊意當時即皆陳戰亦或不書何也四郛多壘卿大夫之奔也今齊師至近郊其奔可知乃三家不出而但使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則以微者禦齊兵何其懼敵之甚乎三家懼敵而不敢出其誤國也如此即二師與齊皆陳抑末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一年 重

耳經亦何必書戰乎且三家屢虐于邾而獨不敢拒齊陵小而長大尤非剛不吐而柔不茹之道也春秋之不書戰其亦可見此罪也夫○公子務人始於公若謀逐季氏慮淺而才疎遂致乾侯之禍及昭公薨而定公立務人必奔他國矣未知其反魯在何時今亦與于魯郛之戰而死焉必季氏不計其怨而優待之是以死事而不避也夫務人始禍不能為君父死難於彼時今為郛戰則死之未知其為哀公死乎抑為三家死乎即使為哀公死已不如為昭公死若為三家死則愈不足論矣獨異其妻僂汪錡亦與之俱死忠於國而拘於其主甯不為孔子之所嘉乎○冉

有帥左師能入齊軍而獲甲首八十於是齊人不能師而

宵遁此賢者之有益於國家也事功既彰而不使之從政謂之何哉且以孔門之弟子見效已如此若用孔子而我戰必克則其功用尤大矣雖然孔子為政豈獨用戰抑宜以戰顯哉惜其終不能用此魯之所以日愈衰也夫○家語弟子解曰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以其年計之在此時方二十二耳即能用命而與有功賢矣哉未知定公時孔子在魯而須已受學耶抑至此年冬孔子反魯然後受學於孔子耶但樊須從師之日無多即能列於七十二子之中則其英敏尤足嘉者惜乎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一年 重

夏陳轅頤出奔鄭

左傳曰夏陳轅頤出奔鄭初轅頤為司徒賦討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轅頤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家氏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討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渝關李氏曰以國人而逐大臣亂道也然致亂之由在轅頤故以自奔為文而深罪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

左傳曰為鄆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士申至于贏水嘉呂氏曰晉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閭門延道以來被髮文身之兵乃在於周公之子孫東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聖人望魯之意更是絕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為鄆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杜氏曰欲以報也按此役或不專為報鄆戰去年左傳曰秋吳子使來復敵師杜氏曰伐齊未得志故是兵人先有伐齊之命魯已不得已而許之矣今春又有鄆戰之怨正欲借此以舒憤耳其實兵人不專為魯與師也○戰不書伐吳之伐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一 哀公十一年 書

戰並書者公與伐也若此吳伐兵戰伐國可不書今則公與伐而戰不書公故書公會吳伐以明之

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兵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曰中軍從王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棠樣將下軍陳休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聞止明相屬也桑掩齊御園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殲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幾短束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強多以聚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園子敗齊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孫夏聞止明陳書束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十以獻于公公使大夫固歸園子之元

彭山李氏曰艾陵齊地蓋在贏博之北國書獲時未必已死例見傳元年獲苦累及昭二十三年獲陳夏諸下

廬陵李氏曰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收吳苟

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

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深罪國書也

春秋傳傳疑

卷三十一 哀公十一年 書

淪起朱氏曰陳書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國可方魯樂

誠矣

大全曰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止此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

之也按此說蓋從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之說見文二

及秦師戰謂其為志乎此戰者也竊意不然中國與楚戰

于彭衙下謂其為志乎此戰者也竊意不然中國與楚戰

者四皆以中國主之內中國而外蠻夷正華夷之大分也

說詳傳二十二年宋齊國書及吳戰亦然吳人猶夏中國

公及楚人戰于泓下梁之而與戰自不為過但齊人無制勝之道不知不戰之為愈也今乃輕與之戰以致喪師失將為中國之大辱而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十一年

宋

兵愈不可制以是為有咎耳然則書戰書敗書獲而國書之罪已見豈必辨其有志于北戰而後見其罪哉○吳人氣驕而力疲亦犯兵家之所忌但齊人伐魯之師未及息而制勝又無其道是以取敗如此觀齊臣之從軍者多無生望非欲奮勇而死敵也知其力不能敵而氣自餒也是尚可與戰哉若夫吳人微幸勝齊夫差自比愈以驕而楊亦不旋踵豈天欲盈其志而斃之耶抑亦其自取也○國書之伐我也魯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而宵遁則其不能為將明矣今及吳戰而齊師大敗主將裨將皆被獲又獲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何其喪失之多也○國殃民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十一年

宋

秋七月辛酉滕子廩母卒

杜氏曰為十三

年越入吳傳

渝關李氏曰滕隱公在位六年卒其後不可考矣
附左傳曰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商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齋出奔宋

左傳曰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于輦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遵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宣孔楮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莒之事則當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春秋傳解疑 卷五 哀公十一年 宋
駕而行曰為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適止之曰園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彭山李氏曰世叔齋即大叔疾悼子世叔儀之曾孫而申之子也

渝關李氏曰世叔齋以內事喪家非獨孔文子之罪也故以自奔為文舅為卿佐不正夫婦之倫徒取恥辱之玷其不能守其位也宜矣彭山李氏曰左氏載孔文子之事未可信文子嘗以敬而好學不恥下問為孔子所稱不宜歸倫敗禮如此世叔齋之奔或以得罪而與慶臣有不協焉則違棄君而逃耳高氏謂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尊始則

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連也此說得之按季彭山不信左傳而謂齊以他罪出奔或亦有之但衡風淫亂觀新臺桑中諸詩上下之賄倫收禮者不一或其遺俗猶存而文子亦妄為之未必無此事也因文子素行多疵故子貢有何以為文之問孔子但以好學下問節取之何暇論其所學所問之若何耶高氏之說乃泛論諸大夫之事非專指文子悼子言也二子之事依傳說焉可矣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

春秋傳解義

卷三

哀公十二年

是

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國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法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謂注曰制土則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以力適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運田也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運田十一賦里以入而達郊二十而土甸稍總都皆無過十二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廬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城也以八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

征園廬二十而一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指役以夫漆林二十而五議其老幼老幼以大家為數也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疎寡孤疾人議其疎寡孤疾而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徵疎寡孤疾之賦也已止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粟易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也則禮曰十六斗曰庚十庚曰東東一百六十斗也東曰苦十苦曰穰穰六百四十斛也○李曰按本易不可以斗斛計或謂東北也如大田詩彼有遠東之東而先王者或米之良器也校亦非指十苦言今未詳其所謂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舊矣周公之法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妨焉

何氏曰賦者徵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漢家徵民錢以田為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哀公外慕孫氏空盡

春秋傳解義

卷三

哀公十二年

是

國儲故復用田賦
孫氏曰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
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壤并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止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竭矣

渝蘭李氏曰昭四年左傳曰鄭子產作止賦今孔子謂止亦足矣是以止賦為止也止賦云者蓋指一止十六井中所徵之米粟財物言非指車甲言也故渾罕謂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禽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若以車甲言則雖多加于民而非用物不可以言貪孔子謂徵從其薄又謂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二年

卑

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云先王以為足此皆指其米粟財物與其力役言曷嘗論其車中之事哉然則春秋所書作北甲作三軍舍中軍者乃論其兵制而初稅畝者是稅其米粟用田賦者是賦其財物等也蓋一北之中車甲有定數成公作北甲則于每北加甲焉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中軍亦于軍制有變更矣且一北之中米粟財物等亦各有定數宣公初稅畝則又按畝而稅之米粟雖加而北賦猶如故也今至哀公用田賦則于財物等亦有加不以北計而以田計矣夫抵田賦之說當與北賦對言之田賦者計其田數若干使出一北之賦是初以十六井二猶不足之語孔子所謂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難以田賦將又不足非理勢之所必至者乎○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非也若是一井之田亦當云井賦而不言田賦矣今言田賦蓋合十餘井言之不備一北十六井之制不可以北計又不可以井計故止言田賦耳意其立賦之法亦視田之肥磽為多寡而井數亦無定矣若大地非井授者亦止計其田又不似前此鄉遂之貢法也○胡傳曰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二年

卑

而不復矣至是一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定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制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宋鑑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從仲淹不可曰茶鹽商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民恐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按此說不然續經于哀十四年書饑公所謂年饑用不足者蓋在使時其曰二吾猶不足者蓋用田賦為什二猶苦不足而詢有若非因二猶不足而又用田賦也若夫賦者征斂之通名用田賦是計田而出財物特改北賦之制耳非於北賦有加也古者兵出於農故亦謂兵為賦則是軍旅本以田賦也若以田賦為軍旅之征亦雖其常又何謂其犯法而苛賦哉且孔子所謂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乃是商賈之財賦商賈本不出軍今以賦里為出軍亦已誤矣乃又謂賦之商賈者變而賦之農民不亦誤而愈誤乎○廬陵李氏曰用田賦杜氏以為土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一足牛三頭今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二年

星

欲判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止出馬二足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止甲條內已曰今魯使止出甸賦是一止十六井已出馬四足牛十二頭矣安得後以為出馬一足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北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文定獨用國語說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粟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二年 星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二年

星

兵車之類有專指財貨言者國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韋氏註曰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常有無以為差也是三事皆謂之賦如孟子謂有布縵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亦三事皆謂之征也又周禮大宰之職曰以九賦徵財賄賄賄本可言賦曷嘗指兵賦言哉然則春秋書用田賦亦指財賄言國語謂賦里以入者又是里廛中所市之諸物而古者牛馬車乘之屬原不出于里廛也蓋古人務本者多逐末者少若農民止出人商賈出車乘則夫千乘萬乘之家安能取辦于里廛中乎大抵車甲皆出於農而車藏於邑甲藏於官及有事焉乃徵其車而搜之中耳定八年左傳謂陽虎戒都車杜註曰都邑之兵車也可知兵車在都邑是即出自都邑之農民必非農民止出其人矣○國語曰賦里以入里市廛也然里字在他處亦各有別古者三百步為里是指道塗言也二十五家為里是指鄉鄰言也漢食貨志曰在野曰廛在邑曰里是指城居言也各隨所指而解不同至於賦字之說又安可但執兵賦以為言哉○陳氏曰以止賦為米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商賈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止甲用田賦不書初按此說亦不然用

田賦原非指兵言以兵言之既失解又以為家一人焉則愈謬矣古者八家同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車一乘則是五百一十二家共出七十五人也若令受田之家皆出一人為兵所加者六倍於前安得若此之多乎且春秋主魯原記魯事之本末豈因他國之已行者而不書初蓋作者創為之義言作而初亦可見矣又凡書初者皆自後來追言之今乃現在事未知後日之常行否而可於此書初耶○廬陵李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按冉求聚斂之事在此時固未可知但彼為李氏行聚斂此不專為李氏加賦也何必附會於此乎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二年 案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曰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通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杜氏曰絕喪也孔子以小君禮往

杜氏曰魯人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以順時

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迫于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禮自防遂至流于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汪氏曰按傳襄二十三年魯嫁女于吳則同姓之婚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魯禮之衰歟

臨川吳氏曰不書夫人亮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況其夫人乎

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而季孫不絕孔子亦故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淪關李氏曰左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按此說不然子來姓也曰

孟子曷嘗不書姓且夫人之喪不止赴與反哭始為成禮而可備書孟子卒雖實不赴不反哭抑豈止為此故而卑

之略之如此哉○孟子昭公之夫人吳女也吳姬姓不書姬而書子何也昭公知娶同姓之非禮自避其姓使若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二年 案

女子姓者然春秋亦因其名而書之所以諱也夫人以

姓繫號殯亦稱薨後君殯亦書葬葬稱我小君而以姓繫

諡今以姓繫字不書夫人不書薨又不書葬我小君某諡何也季氏逐昭公而並黜其配不以小君之禮成喪故春

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所以忘簡也一書而二義具焉○季

康子季孫意如之孫也意如逐昭公而廢夫人已經兩世猶使夫人不得其所今又不成其喪可謂有人心者乎夫

康子不能蓋祖之愆哀公不能幹父之愆季子慈孫之道不如是也孔子以致仕之老臣獨以小君之禮往弔之魯君臣亦可自悟其非禮急為改正而成喪矣奈之何季氏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十二年

吳

不統猶如故孔子不得已而放經不欲直顯其惡姑從主人以為禮耳春秋書曰孟子卒而魯君臣之罪自見所以正彝典而篤倫常之意豈其微哉。胡傳曰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此說蓋從禮記雜記之說雜記謂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竊意孔子必無此言蓋春秋之世諸侯皆不命於天子況夫人乎記禮者特因春秋書孟子而不稱夫人故妄為此說其實不自昭公始也。說詳文五年若夫逆與至不書於策為娶吳女而諱之豈其不見於廟當其娶時已不成之為夫人哉。魯以東禮之國娶同姓之女為夫人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十二年 吳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曰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

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邊道縣東南張氏曰吳地是也今按邊道城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廬縣南三十里。吳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親之故公親至橐皋而與吳會秋會衛宋于鄆意正為此

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十二年

吳

伯欲合諸侯而以魯為之倡也公於是不能憚勢而違會之不書至者違會強夷危亦不待言矣。七年公與吳子盟于鄆今於此會吳請尋盟而公不欲豈憚于歆事之煩賈哉蓋彼盟鄆時必有加魯以難堪者故於此馬力却之耳觀于盟鄆不書而經為之諱則其辱魯可知矣若非子貢之善對公能免於再辱乎。子貢在此時未知是何官屢以應對見長此賢者之有益於國也然孔子謂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以子貢之賢蓋僅優於言語而已乎苟使之從政為大夫則其功效必大彰矣余之何竟以下條然也君子於此不獨為子貢惜而實為魯國惜也夫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左傳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挑而思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止也子木曰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惠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解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韜曰寡君顧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思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哀公十二年

吳

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墮黨崇讎而思諸侯或者難以伯乎大宰韜說乃令衛侯歸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馬而

又說其言從之國矣

杜氏曰出公報後卒死子越

王氏曰吳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讎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滑閻李氏曰左傳謂衛侯會吳于鄆而經不書未知其何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哀公十二年

吳

故意者吳子約會于鄆待衛侯不至而吳子即去及衛侯至而三國乃為此會又或吳子本未至鄆惡衛侯之後至不肯與之會是以三國自相會也其藩衛侯之舍蓋吳子在他處而使人如此故子貢請束錦以行以行云者是往就大宰於他處也此可見吳子與大宰皆不在鄆而衛侯會吳之說自是左傳之失實耳。傳謂公及衛侯宋皇瑗盟杜氏曰盟不書畏吳竊盟傳又謂卒解吳盟按此說皆未可信據經文此會無吳子三國若相盟不謂之竊盟經亦何為不書也然則經不書盟自是未嘗盟耳且吳子不在會彼無請盟者此尤無所用辭矣今但以經為正可也

南則今揚州府泰州也。以地圖考之，二地相去約有七八百里，不亦遠乎？然則公之二會，當不遠鄆地，必近于索界。而今不可考矣。雖楚地亦有鄆，昭王命鄆，是見左傳則此會也。必不在楚地。李彭山從杜注，亦姑存其說焉可也。

宋向巢帥師伐鄆

左傳曰：宋鄆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項。北玉暢，而錫於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鄆，在定十。鄆人為之城，而錫九月。宋向巢伐鄆，取錫於元公之孫，遂圖焉。十二月，鄆軍達郕，而中國宋師。

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 哀公十二年 辛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鄆師之後，書宋公家人伐鄆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豈欲殺平公之族而後已也？金師覆沒，亦殆前日鄆人之撤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趙氏曰：宋鄆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于鄆軍達，然六年之間，宋向伐鄆，明年鄆軍達，遂取宋師于岳，遂兵不戰亦可成哉。

冬十有二月 癸

左傳曰：冬十二月，癸亥，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發者，畢今火猶而流，司歷過也。

家氏曰：十二月，癸亥，燠也。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

呂氏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癸亥，又十二月，癸恐不為失閏。

春秋傳傳辭疑 卷五 哀公十二年 辛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廬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尚溫，故得有姦。按此說，未必然也。歷家置閏之法，非甚微渺而難稽者何？至於誤若誤失，為則節氣多不應當不俟十二月，而乃見矣。左傳所記仲尼之言，不足信，是必傳聞之失實耳。且使今年失閏，至於明年，豈亦不置閏，明年亦當十有二月？蓋杜氏曰：李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當十有二月，蓋杜氏曰：李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

十有三年 春 鄆軍達師，取宋師于岳

左傳曰：春，宋向巢敗其師鄆于騰，使狗曰得，杜勉者有賞，勉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獲鄆，延以六邑焉。虛。

孫氏曰：報雍土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家氏曰：先書宋取鄆師，責宋也。今書鄆取宋師，亦責鄆也。渝關李氏曰：岳，宋鄆之間隙地，鄆人城之以居。宋平元。

之族者夫鄭人侵陳地以寵叛臣至於與宋為讎而屢被兵今雖能取宋師亦安能償其所已失者哉宋人既喪師明年宋向趙入于魯以叛國內方有亂是以不能報鄭耳十五年鄭伯伐宋是其所以報宋者亦不止於取師而已也鄭與宋之逞忿勤兵不亦有同惡乎鄭人取宋師而以六邑為虛地則猶其地也徒取兩怨之交深而已

夏許男成卒

渝閻李氏曰許元公在位二十三年卒後則無可考矣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三年

奎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陳留封止縣南有黃亭近清水按封止今屬開封府黃池在縣南一十里蓋鄭衛間地

蜀杜氏曰書會晉侯及吳子者殊吳于晉也

汪氏曰戰紀戰後書會書及者主客之辨也黃池之會書

會書及者華夷之辨也

高氏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杜氏曰夫差欲伯中國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按此二說是皆謂吳實

稱子故書子使果如此則夫使札來聘戰于柏舉蓋亦自去僭號而後書子乎且據國語晉人以吳公為請夫差許諾是盟時實稱公而亦未嘗稱子也今猶未爭長何為遽稱子而甘居晉魯下乎然則春秋革其王號而誌其本爵胡傳所謂正名是也○公羊傳曰吳主會則為先言晉侯何氏曰括中之會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氏曰括鍾離之會兩伯之辭也按此說亦不盡然此會本出于吳子固可謂之主會者但晉為中國之伯主于其會時是必先晉而後吳矣至于盟時吳晉乃爭長若此時吳子即在先則敵亦當先又何可爭之有竊意吳雖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哀公十三年

奎

敵在彼時仍亦以晉為首如王臣未當主會盟而皆在上豈以中國之伯主而可抑之使居下乎然則先晉後吳本是當時之位次必非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乃以晉侯先之也其以晉侯吳子為兩伯良是子服景伯對吳使曰執事以伯召諸侯可知吳子以伯自居矣但以言及為會兩伯之辭恐亦非經旨古者內伯外伯皆不一使有兩伯相為會何必言及然則及吳子者乃是華夷之別蜀杜氏所謂殊吳于晉是也蓋書及以殊吳當與鍾離諸會之書會以殊吳者例觀之以其事跡不同是以書會書及有異辭要之殊吳之義則一也○胡傳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

人主會其先等紀常也以會兩伯之詞而書及者先其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祇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朱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子已為長蓋秦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十三年

會

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兵子者主在兵子也兵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兵子主焉不言公會兵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汪氏曰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今黃池之會兵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夷世之伯禮義公以東禮之望皆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薄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紊而強

弱之勢自見矣按此數說皆本於公羊其論亦正但兵子雖主會而會時未必先晉侯晉侯兵子雖兩伯而其言及亦未必為兩伯致別也○左傳於此會有單平公而經不書是必有故蓋夫差假王命以令諸侯故單子亦與於此會是以王臣而為蠻夷用其拂經也愈甚矣故齊晉之會王臣皆書而此則不書所以存王朝之大體也○齊桓晉文之伯曾假天子以令諸侯即晉國之嗣伯者亦常有之今以夫差之強威加海內猶必奉王命而為此會可見天子之聲靈猶未盡泯於天下也但兵子夷君而又無道王朝不知其不可而為之致諸侯王命已自棄矣諸侯深患

春秋傳解疑

卷三

哀公十三年

會

夫兵子而不皆至甯復知有王命乎於是王命愈輕徒為蠻夷所藉口竟得先歃而奪伯主之權良可悲也○自定四年會于召陵後晉侯之不出者至此二十四年矣凡諸侯之事漠然不與獨于夫差之求伯不憚屈已以會之直以天下之大權讓之王朝者付之蠻夷而不恤也其罪為何如哉蓋夫差的會時即欲脅晉為之長卒之果獲所願但無如諸國之不從何耳然則諸國不從吳既無如之何使晉侯亦不至而以大義諭諸侯相與同心以禦吳無不可者當時雖有天子之命又何不可匡王以正而勸其中止哉惜乎晉侯之不能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杜氏曰公子申即子西昭王兄

高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聚兵之出會而伐陳也

渝關李氏曰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子西亦公子而

名申豈以年遠而不嫌于同名耶○楚平王卒令尹子常

欲立申申不從昭王將卒命申為王申又不可兩次之讓

國如此可以為賢矣今乃帥師伐陳不能止君以仁義之

道而徒以力爭是豈君子之所為乎

於越入吳

左傳曰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乙酉戰而伐復戰大敗吳師

春秋傳傳辭義

未年

哀公十三年

素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彭山李氏曰此因吳子出會黃池來其無備而入之也與

成七年吳入州來意同

胡傳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

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重戒後世

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魯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

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

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

入其國都吳後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

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

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

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重戒後世不待駭絕而見深切

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渝關李氏曰薛氏曰吳子志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

外此越之所以伯諸侯乎按國廬雖為越人所傷而卒然

以直報怨之義傳之夫差於越未為不共戴天之讎也

說詳定十四年於越但忘越寇而求諸侯於外此實夫差

之至愚耳越於此年來機入吳至二十二年滅吳而伯諸

侯良有以也夫○自昭五年越人從楚子伐吳後三十二

春秋傳傳辭義

未年

哀公十三年

素

年吳始伐越於是吳越之兵不息矣定五年於越入吳十

四年吳伐越見左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哀元年吳

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見左傳國語古語越此年於越

又入吳二國之迭相報復者如此而吳獨兩被入焉則其

受禍為倍深矣蓋最毒者勾踐之陰謀而最愚者夫差之

好勝伍子胥獨能蚤見而豫決之使夫差不殺子胥而用

其言則於越不能再入吳又何至有二十二年之滅吳也

哉子胥殺一一如其所言使為千秋之遺恨而已悲夫

歸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闔閭我為

長晉人曰子姁姓我為伯越執呼司馬實曰日行矣大事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十三年

七

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魯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晉職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都以為屬於吳而如都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因景伯景伯曰何也立使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十三年

七

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事君身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屬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富備刑戮以存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獲也誅責也不責諸侯必說既而寄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傷疾也以安步王忘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古出火竈陳士卒昧明王乃東抱親執鳴鐘鼓丁甯鐺于振鐸勇憤盡應三軍皆詳知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奇師大駭不出周軍飭量乃令董福諸事四兩君偃兵棲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趙魏而造於敝邑之軍豈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祀姓之族也使邇來告孤日夜相繼旬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萬晉眾庶不貳諸戎置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役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迫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諸侯之外董福將還王稱左時曰攝少司馬蒯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詢則於客前以酬客董福既致命乃告諸趙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哀公十三年

七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十三年

卒

鞅曰臣觀兵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禍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趙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倖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諸晉乃令董福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禍復命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訊讓之言也今伯父有變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變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主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十三年 卒

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女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孔氏曰如左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如國語文則吳請先戰國史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襄陵許氏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文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虞陵李氏曰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哀公十三年

卒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趙鞅呼司馬寅曰建鼓整列二臣死之是晉人先欲戰也恐未必然此時晉勢衰微敢以爭長之故先思力戰以求勝乎此必吳先欲戰晉人亦為之備是以有北謀耳其謂盟先晉人亦不然觀春秋諱盟不書可知其先吳使吳先晉何煩為之諱乎又謂吳人將以公見晉侯亦未可信夫公既與晉侯吳子會盟吳人於此何又以公見晉侯乎若欲以屬禮見晉侯則景伯辭之亦不為過何又悔之而因景伯子或者景伯之因別有他故而傳說則失實也○國語謂吳王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又謂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是以會盟為一事也恐未必然會在夏而盟在秋豈於盟時乃相會乎其謂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或亦有之然使罪人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與左傳所謂吳王自剄七人於幕下為惡聞其告敗者不同未可定其孰是也且謂命主有命國曰吳伯亦不然吳本于晉而天子稱吳為伯父豈得以稱解為定焉乎至其告勞于周之辭則于楚吳皆稱王楚與吳雖皆僭王號恐在天子之前未敢以僭號言之是必僭述者之誤耳○汪氏曰吳語謂趙鞅使董福復命晉其僭王而夫差降辭稱公夫以齊桓之威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

衰弱而反能使兵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按此說不然吳子謂天子有命云云特假天子以脅晉耳吳人既假天子以脅晉晉人亦假天子以難吳其令夫差去其尊號者蓋知其國危難待不能多求故不徒許以先而以此屈之夫差志在先歟得其所欲故亦姑去王號以從晉諸皆非實心尊周而知君臣之大義者也然則齊桓雖威其不責楚以僭王自是齊桓之疎安可援彼為例而繫後世之假尊王命者皆不足信哉

秋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竟以天下之伯權予魯其可危者春秋辨傳詳見 卷五 哀公十三年 空

又不止於會吳之常矣況景伯被囚而公幸先是尤危事之切迫者乎故前此之兩會不書至此獨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彭山李氏曰此與七年魏曼多侵衛同晉師數出僅能侵之益玩而暢矣此王伯道盡之時

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諸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諸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于悼公沒衰于平昭而遂廢于頃夷夫晉以衰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夷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發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盡之必

其中先齊壞戰而後盡生為害原尋事之顛末而察其

所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却

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眾不能振旅至于成樂之執晉使為事變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

陳伐齊晉不能誰何這平黃池之會吳步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

之強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齊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于

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柳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

攘臂以從商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郭大夫坐而失

春秋辨傳詳見 卷五 哀公十三年 空

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貽衛而失衛荀寅辭祭而失蔡假羽毛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

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南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

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難也曰晉國苟治諸

侯安得肯乎其源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討

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宋國自趙鞅取衛而五百家動魯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而南淮政敵于位以命太宰而趙盾魏斯韓康為諸侯之萌已成

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禮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厭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楸而宋卿賈褐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興或索十一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定公自昭三十一一年即位至是凡三十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渝關李氏曰納蒯聵者趙鞅前使三代皆趙鞅而兩侵晉春秋辨傳詳矣 哀公十三年

魏曼多可知曼多之與鞅比大抵皆利於服衛衛既服然後有以服列國也不知無父之國不可但求其服而徒以兵力服之抑豈服人之道也哉鞅與曼多於是乎不能辭其咎矣

薛許元公

九月姦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又非冬十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彗于東方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氏曰

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杜氏曰平旦眾星皆沒而字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按此說不然若日方出時眾星皆沒李星豈能獨見且東方為日出之鄉若此時星字東方尤近於日何能與日同昭也即使以旦見為異經亦當書旦安如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夜與夜中所書甚明今既不書旦則與北斗大辰之以夜見者何異乎。胡傳謂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此說是矣蓋主兩宿之間不可以宿言故以東方縣言之李彭山謂其日久偏居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或亦有然。星字東方此東方悖亂之象也近將滅吳田氏將

春秋辨傳詳矣 哀公十三年

章

代齊北已見於此矣然二年之間一書彗三書災災厲臻而麟出亦猶襄公之世日食不絕書而聖人生也聖人生而大道著麟獸出而春秋成亂極將治孰謂天運有終窮哉

盜殺陳夏區夫

彭山李氏曰夏區夫陳御蓋夏留之後

高氏曰區夫微舒之後微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為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論關李氏曰高氏以區夫為微舒之後似未可信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既明正其大逆之罪陳人於此豈仍使其子孫為卿子或者以徵舒之族屬使承夏氏之宗而不絕其世也昭二十三年吳復陳夏徵舒之族世本謂徵舒是徵舒曾孫若徵舒之曾孫則區夫亦即徵舒之後矣蓋徵舒非陳人之所殺安知陳人不又立其後耶然則區夫與區夫亂賊之後同華孫而不同於華孫之書族者義例已見於彼此可從同同耳

十有二月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周田則書天災至於二年三食見其重災害民傷和致異民力以當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論關李氏曰九月合十二月又益則此處者是必使益之適禮也在九月猶為災在十二月則無被災之物矣蓋氣燠不足以殺蟲而比年如此天之所以微魯君臣皆於斯為倍切安可幸其無所災焉而不深加之惕也哉

鉅左傳曰冬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曰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鉅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子曰子鉅商採薪于大野李曰經與仲尼之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謂孔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殺予何氏曰而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

春秋傳傳解

卷之十四

案

吳君子為為春秋撰亂世反諸正其意謂春秋杜氏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故仲尼傷之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彭山李氏曰狩有常地則不書地魯之戴曰大野大野即今鉅野縣在魯之西故曰西狩

守漢王氏曰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固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鄭眾實

遠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篇詁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鵠退飛鶴鵠來巢多巢有城火不絕書斯時也麟為至哉不書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聖人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惑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春秋傳得辨義 卷三 哀公十四年 庚

是感麟作大經出非其時被人說了是不祥朱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故怪無日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渝闕李氏曰孔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郎莊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處人賤官自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按此說以郎莊二狩之書公卿之因謂此狩之不書名氏為處人之修常職也恐未可據郎莊二狩之書公卿為私樂

故耳大闕大蒐易嘗無公卿然而不書者以其為國典也今觀左傳家語之所記則此時者未見有公卿之說知非公卿之出狩矣故以為處人之修常職可也蓋處人賤官不可書名氏自不與大闕大蒐之不書公卿者同例伏必泥于郎莊之例豈大闕大蒐之不書公卿時亦可謂處人之修常職乎○問孔子所以作春秋孟子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謂王者之達德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蓋言其故矣未嘗言感麟而作也左傳家語公羊穀梁傳皆言獲麟事亦未言感麟作春秋獨杜氏謂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惑而作因所以為終也其信然乎曰是不然孔子傷當時之亂為萬世立法戒而作春秋不為麟也麟不至春秋豈得不作若謂麟出被獲知吾道之窮而作春秋然則孔子之知道窮非一日矣故書數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於是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其為後世計者不一何嘗因有所惑而後從事哉或曰此聖人傷嘉瑞之無應故作春秋以實之是又不然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大文炳炳豈不足當嘉瑞之應乃必另作一書以符其祥也有是理哉程子曰春秋不言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

春秋傳得辨義 卷三 哀公十四年 庚

春秋傳辨是

卷三

哀公十四年

年

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圖見河圖果無河圖八卦亦須作按此說謂解不出春秋亦必作是矣然既謂此意有素何必又待於發端伏羲畫八卦以天地之象數具備於河圖於是則之而作易孔子未嘗則解作春秋何得以彼例此也大抵春秋之作雖在獲麟後必不為獲麟起也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其憂世之心無已以詩書禮樂周易為不足又作春秋以寓王法豈必因麟而乃發哉然則以獲麟終何也曰所以明天道之將反也則極則復生否極則泰來不易之理也春秋之亂至定哀之世已極矣亂極當治必有明王出而轉亂以為治矣今無明王而嘉瑞適至此雖為其事抑豈無故而然哉聖人生而見國亦和仁數至而見傷者然則夫刪述六經以開萬世之太平者於是乎在豈非固於數而不固於理者乎故聖人作麟之不幸而涕泗沾襟固以發吾道之窮而筆之於經以為終亦以見文教之隆為有應也義蓋並行而不悖歟○汪氏曰學公穀者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絕筆於哀十三年十二月魯哀公無意義時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此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按此說雖是但麟

春秋傳辨是

卷三

哀公十四年

年

不出春秋亦必作作之亦必有終若果如此春秋之絕筆當別有他義未必定在哀十三年十二月魯也豈也之祥麟既至以是成春秋之善終而意義尤妙豈非理數之適相符者乎○史記世家曰孔子在衛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我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故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繫彖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李曰此一放出論語集注序說乃朱子節錄史記之文也與史記本文不同者按孔子年老而歸魯其教書則齊子子孫在哀十二三兩年之中蓋亦日不暇給矣豈必魯既歲又欲取近世之事而論定之偶有獲麟之異適當其實於是重有感焉而作春秋是春秋之舉筆在於獲麟後非因獲麟乃舉筆也蓋前乎此者孔子獨不暇為至此時而又不容不為豈必感麟而始為之乎惟至獲麟而天道有轉泰之理故以是終焉春秋成而孔子之事功亦畢矣○周衷道廢邪說泰行交作孔子本欲得位行道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素志然也至於微環既老而終不過達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歎於是返魯而為刪述計其所刪述諸書已足重教於後世矣然而憂世之心猶未已又欲取當世之事述實著

其是非以定禮義之大宗則其筆削國史之意蓋亦非一日矣但此書不可以早出而前此又不暇為故於獲麟之後始成其意而作春秋非至此時然後動此意也不然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所用心則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繁矣難以天縱之聰明抑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迨春秋既作撥亂反正之功不行於上而行於下不見於治而見於書其亦聖道之變局也夫○春秋之書獲麟記異也而其終於獲麟書不止於記異也孔子以鳳至圖出為聖王之瑞今雖無聖王而麟見為當無所應而有此瑞乎夫以斯文在焉之身則孔子之生本不偶春秋傳緯是 太玄 哀公十四年 筆

故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傷於人一見夫子即曰天將以大子為木鐸知其不終窮也而天生德於予夫之未長斯文也孔子又以過惠之故自次於天謂為天心之所繫屬也今於祥麟之至而見路泣之歎之固以重傷其窮而特以是終春秋非以明天道之將復而撥亂反正之功應有在焉者乎然則春秋一書其以拯世變者為甚哉正人心者為倍切孟子謂為天下之一治誠有見於此而云然也況夫刪述之盛所以昭古今之理而紹聖賢之緒者無不周詳而明備焉又不獨春秋可以成治功矣故論獲麟之異者當合聖德與他經而言其應然後其義乃全乎○據魯

世家自哀十六年孔子卒至平公元年共計一百六十二年而自哀至平中歷悼元穆共康景凡六君也魯平公曾欲見孟子是與孟子同時也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所云百餘歲者豈至有一百六十餘年之久乎孟子又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註曰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矣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按魯平公謂孟子後喪踰前喪而孟子之葬母在為客卿於齊時至於適魯而平公欲見之是必在此後矣以其年計之又似果有一百六十餘年者但通鑑前編謂悼公在位二十五年與史記所謂三十七年卒者不合史記于悼公之一二既多十二年可知諸君之年亦有不足信者據悼公三十五年論之則自孔子卒時至平公元年大約為一百五十餘年耳

春秋輯傳辨疑

無卷數
直隸
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颺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註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稿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並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叅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較補春
秋集解緒餘一卷

〔清〕應搗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解
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
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提
要

春秋集解序

予曰我欲觀之密旨不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
於之所陳者言也春秋之所紀者事也又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知我者知其行天道以正
王法罪我者罪其以匹夫而收天子也則以安國曰春秋
以本自處者哉予惟其以天自處故上秉天命之中下
無人之議以是非見萬世之公則王有時而不稱天以
紀之予亦曰雖微必序諸侯之上諸侯見
亦書人四裔雖大皆曰子然其爵命所仍皆稟時王非有
所謂賞罰之事也而後儒或謂春秋擅削王爵是以聖人
為妄人也又其傳世久遠如日月日蝕顯見謬誤其他闕
簡豈能一字無訛而先儒拘于一辭莫贊之言過為穿鑿
附會支離不知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時遠矣況於
百世以後每事推求不亦難乎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魯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雖曰春秋聖人之刊書然其筆削所存宜原

忠恕雖義所在必當審閱書日不書日書至不書至為永
 舊史專文聖人不能暗滅狄秦代晉之類或一二為史
 脫落後人未可臆推取其大義之至服如日星略其微文
 之誤以杜妄濫其亦可也胡氏辭嚴意暢折中三傳十傳
 六七主于就逆大事謂聖人諱中國而不書一王時莊
 聖人以夏時冠周歷此則大義悉奉不容無辨蔡景繁
 獨刺諸侯宣大有年亦稱紀異此則立法過苛未為平允
 陽成風陽信公之或風盜為齊豹之盜此則叙諸侯之教
 乃反指晉女未嫁違會諸侯晉人進甥逐稱戚鄭此則
 信無稽夫夏近誣諸單伯為晉晉命大夫何以相去八十
 年而仍是一人謂命大夫側稱字何以二百四十年而止
 有三人勝侯未朝以重惡而降為子薛侯亦未朝何以單
 桓而但降為伯魯信代都為母家報怨而書取須句宗兄
 亦代都何以無罪而不書取嘉他如春秋為夫刑殺夫
 人為立甘尹氏之責聖朝有無右之卿桓侯之莫辱聖家
 不虞之譽凡所難通未易悉數用是詳考前說務使經

庶几至聖之情後昭千載之下蓋不敢不情也既錄為獨
 謹序

春秋四傳姓氏

左邱氏

公羊高

穀梁赤

胡安國

援引諸說姓氏

董子仲舒

賈氏逵

公彦

何氏休

即公

劉氏向

杜氏預

元凱

范氏舉

武子

孔氏穎達

啖氏助

叔佐

趙氏匡

伯循

陸氏淳

陳氏岳

李氏瑾

何氏濟川

孫氏復

劉氏敞

今是清江孫氏覺

莘老

高郵

程子頤

正叔伊川許氏翰

襄陵

劉氏綸

曾夫堂山蒨氏賦

子瞻

東坡

蒨氏徽

子由穎濱朱子熹

元晦

新安

程氏迥

可久沙隨高氏閌

柳崇

息齋

陳氏傅良

君舉止齋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王氏葆

彥允薛氏李宜

士龍

永嘉

項氏安世

平甫江陵呂氏大圭

樸卿

永嘉

胡氏寧

和仲茅堂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蜀杜氏諤

孫氏炎

李氏克俞

家氏鉉

一翁

剛堂

吳氏淑

天清臨川萬氏孝恭

德甫

新陽

馬氏端臨

青真番陽汪氏克寬

新安

李氏愿

行簡廬陵

補遺

謝氏

趙氏本訓

劉氏永之

鄧氏元錫

王氏樵

春秋總論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公羊高曰春秋何以拉于隱祖之所選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諱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者其

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

集賦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

之所記必年月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

名也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

韓子曰春秋謹言

即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義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子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子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于此乃窮理之要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凡書

又曰春秋傳為按紐為斷

胡氏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朱子曰只是被孔子罵

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以權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

去其爵與其賞賞其功罰其罪豈不足謬也其爵之有

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攝謙按孔子如此記載褒貶其功其罪天地不違鬼

神無疑也

人讀聖人之書大率不以人情窺聖人故不見聖人之意如夫定書春秋傳開春謂以夏時冠周月謂周只是冬王正月而孔子改冬為春譬如今世稱冬十一月而有人言國史定書春十一月豈不可駭以此推之凡聖人之書只以人情乎看自然可曉

凌嘉印補錄論例三則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也學者皆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

天本無度也歷者皆因天之數以為度

茅堂胡氏曰經之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概以例觀則盡革造化工不相干涉

朱子曰看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覆涵泳令句次開闢義理通貫方有意味

春秋集解卷之一

錢塘應鵠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敦補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既可使一言一動皆為世所儀法而又使諸侯之國皆有史官以紀國事如晉之欒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是也人君欲有所為懼史且畏之後世從而譏之則不敢有所惡又況冬月嚴霜墜人

同巷相從夜讀曾女相與各言其傷以春羣居者特叔太史採風於民間上之太師王者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乃比之音律以奏於天子則凡一時風俗之善敗朝野之是非皆形矣刺天子因是而為賞罰四方因是以為褒貶詩之興又相為表裏以正人心而警亂賊者也自世之衰也如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而一家之死者三人列國于是乎無信史王者巡狩之迹熄太師不進陳風列國于是乎無詩自株株以後無詩

可考非無詩也閻卷之作不能自達于四方故詩遂亡爾

如是則天下之亂臣賊子何所畏乎孔子於是刪詩筆削魯史詩與史皆存于學士大夫之家藏于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始不可禁禦而後亂臣賊子始有所畏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人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春秋作于蘧蒢之時是時變風皆亡爾先儒乃謂春秋作于平王四十九年為雅亡則詩與史不復相關而夫子作春秋之義隱矣夫子刪詩存變風之義亦隱

矣遂有詆淫風非刪詩之舊本者不蓋誤乎

隱公林氏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得主國事

諡法不尸其位曰隱魯都今兗州府曲阜縣自山東南接鄒泗之境皆魯分也曲阜舊為少皞之墟

春秋何以始于隱公也從東周之所始也東周始于平王何不始于平王元年此魯史也故始于隱公元年隱公元年則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蓋周之一代有三變焉西周之世君臣春秋不必作也至戰國院區河洛之間王室益卑侯晉僭王離款分冠履不可得也獨此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君臣之實華而猶存其名上下之辨微而當正其義聖人加筆削焉為萬世之準繩不亦

宜乎

胡雙湖曰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為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以來弱不可支執幸五伯扶天子以全諸侯尚寄空名于天下然綱常倒懸已為

戰國之漸

溫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

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

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綿然久而不

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

左傳惠公元托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

我生桓公而惠公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己周平王四元年齊侯公孫父九年晉郭侯都二年
未十九年元年齊侯公孫父九年晉郭侯都二年
恭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齊侯公孫父九年晉郭侯都二年
終生三十五年齊侯公孫父九年晉郭侯都二年
宋穆公和七年齊侯公孫父九年晉郭侯都二年

元年始大善也人君即位之始貴乎大善故稱元年
春王正月

周人以子丑寅三月為春子月為正春秋因之上書隱

公之元年故下書王之正月列國與元示各有其君列

國全正示天無二日王通緒春秋上書宗年號下書帝

正月謬矣

公冒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

諸侯無二適惠公款立仲子非正也仲子非適則桓與

隱均也而隱為長國其所宜有也惠雖貴桓以長故立

隱正也隱乃故殺桓以成父之適不書即位隱不自以

為正也故不正其始以見不正其終有所自也隱既不

自以為正則是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請命于天子如

禮之所謂攝主耳其定仲子非適故春秋正其為公也

三月公及郭侯父盟于茂父今河南林氏此私盟之始也

為鄭伯克段于鄆音同下縣南有

胡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

不革者也我所欲曰父和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釋王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

盟者刑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主盟者執

牛耳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歃血者各以血塗口讀

書抵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使背盟者如此牛也周禮

有司盟歃周未所增非文武成康之舊盟者舊俗也元

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及之自我伐之自

我受盟之禍必矣謹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音德鄭都新鄭今開封府屬

北有故鄭城其始封邑也鄭即今鄭陵縣

左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訊失教也

不言出奔出奔其輕也經書君弟出奔惡其失親也

此克之笑出奔其輕也謹

胡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

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具

稱焉而專曰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

克段于鄭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鄭據之為

己感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

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曷為重釋叔段移于莊

公舉法君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

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于內段以寵弟多才

居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執己為後患也故

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執

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藉當統

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以惡奉天倫因以

窮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呼阮反

公羊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以馬以乘馬束帛

傳上占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虞創制立

名繫王三王為萬世法其成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

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士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
 位六卿之長而右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妻爾以天王之
 尊下賄諸侯之妻是加冠于僂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
 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倚諸朝廷之
 上則與聞其謀領紀法而行謂邦國之聞則專掌其事
 而承命以順諸侯之妻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
 重嫡妻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僂
 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妻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
 其葬也王使呂伯來會葬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
 前贈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惠公仲子之昭昭惠公而及其妻也觀周之來贈知惠
 公以手文之故重立夫人隱公不自以為正而欲立桓
 左傳之說無疑矣不然仲子非隱母桓又未立聞王
 肯來贈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宿都今河南歸德府高郵縣東至南
 城即宿州

無音類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
 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悉
 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有共
 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
 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悉之可乎曰盟以結信
 非先王所歆而不禁連德下眾歆禁之而不克也春秋
 之時會而歆以共載果掌于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
 私相要誓慢見神祀刑政以威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
 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和凡書盟者悉
 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私交之始。今開封府鄭州
 東北十五里有祭城
 來者來朝也其勿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
 命不得出會諸侯不禁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餼矢
 不出竟場來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職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
 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八臣最無私交大夫非

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居而有
貳心者之明戒也經于內臣朝聘告赴皆取而不與正
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仇其黨之患哉

未朝不曰朝何也天子蒙而諸侯不朝諸侯是二天子
也外諸侯相朝可也諸侯入天子之境不得私朝公卿
公卿出天子之境亦不得私朝侯伯

公子並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

子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
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責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
以為遠然公子驅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忍
然公子牙手除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忍也左氏以為
公不與小歛然公孫教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
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歛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
其見恩教之有厚薄歟
此呂氏大主之說以為皆疑誤而難通孰謂春秋必以

日月為表則必為諸侯必求其說蓋不知天子吾猶
及史闕文之故

庚午年五二年齊魯十晉即三衛桓十四恭宣二十九鄭
三十字修八本文

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

春秋首時過難無事必書而有不書正者舊史失其月

也如下文會潛舊史不載月若上書正月則疑會潛為

正月之事也故不書正穀梁以為十年無正隱不自

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夫王正天下之公也隱之正

與不正一國之事也以一諸侯之故廢王正果春秋之

法乎况各公多有春而無王正者乎

公會我于潛此外交之始也杜預曰陳留濟陽縣界

城招地志即春秋我于已氏邑也

我秋舉蹠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

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我秋乎曰中國

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者王德之歸內

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貴而明于取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

識之也先王不使戎與朝會朝于明堂則坐之門外以不知禮

義故外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附氏此入國之始。莒今青州府莒州

龍亢龍亢南龍亢今南

直隸連縣也

北日入

得而不居也

無駭率師入極極未詳或曰在宋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還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

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字未賜族也其書師師用大

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都違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

擅與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

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附氏此盟戎之始。唐魯地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孟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

東鄙者也與戎戰血以約盟非義矣前此盟于蔑則不

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

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

桓四年亦盟于唐則不日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亦

日此等恐不可考不必深求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附氏今青州府壽光縣

各十月伯姬歸于杞

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禮

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

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

豈有妾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唯諸侯卿

大夫以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為逆人偏之變也或謂後書叔姬歸于紀伯姬之歸

也不先書伯姬將疑

叔姬為紀夫人矣

記

子伯莒子盟于密密書邑今開封府高州密縣

經子伯莒子盟于密密書邑今開封府高州密縣

傳凡關文有所以大義削之而非關者有本據舊史而

之而不能並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

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英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居卒

不書葬之類皆所以大義削之而非關也甲戌己丑夏

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固之而不

能並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固觀而

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鑒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子手氏薨

傳按報梁子曰夫人子氏若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史

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即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

書薨以明葬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周道合葬故夫人先卒則不書葬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之始衛初都朝歌今北

名開州以西至河南衛縣又十里衛縣美自北直次

懷慶府之流皆衛分也

傳按左氏鄭氏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人為之弒鄭

取康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同

伐諸師掠境曰侵而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

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說道而

勝之曰敗危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

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

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

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修怨乎不書戰者經

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于伐而不書

戰皆可通矣

戰皆可通矣

此段胡氏有內兵書戰曰戰書滅

曰取今則去解見第三卷後

齊平王五十二年齊侯十一晉郭四衛桓十五秦宣三十

年武三十一宋穆九年春

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莫有斷此

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

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日月水火也其交也宜相遠不宜相近故易曰水火不相親相遠者東西同道也不相親者南北不同道也相近則水必侵火陰必侵陽小人必傷君子君子必乘其夫此陰陽交而相害也故君子于日食之辰必防災害至月食則必在望凡月之遠日至望而極無不受日光之照者蓋其行常避日道而出其左右故地不足以間之惟陰不避陽而與日道對行則闇于地而反失其明此月不望日陰陽不交之害也其時必有風背其君妾婦背其夫小人背君子者故日食備德所以

春陽也月食修刑所以制陰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杜氏平王崩桓王立

志蓋者五王皆非魯公親會其且桓王簡景皆非依七月而望之礼

惟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

志蓋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忘蓋者赴告難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莫皆不忘者王室不告

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新象禮當以所聞先致而

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屬應諫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

王之喪不得赴境以奔而修服于國卿供吊送之禮訖莫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單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冉季趨出王

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于國而可奉

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也諸侯歲時或朝覲于

京師或會同于方歲或從其軍征討之事起境踰境不
以為難何獨難于齊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殁之義哉夫
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高口崩 魯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
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從左傳

君氏卒 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祫
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莫不書性為公故曰君氏

聲子 聲子隱公之母也不曰于氏仲子者子嫌在朝
也君氏猶言君母氏云爾抑或有國文故

世卿之訊當在尹氏立子朝內凡稱卒者必有其人豈
有書氏不書名之禮故知公數非是

秋武氏子來求賻 非武氏之始

曰武氏子訊世官而使知也

武氏子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訊何賻
爾父卒子奉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
求賻何以書訊何訊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乎

下
周雖不求魯 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求之為言不得不求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附武公

外諸侯 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冒為

弗削古者諸侯之邦交開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

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

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

為王制總麻華夫掌邦之弔事或令與共哭墓財用是

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隣國信

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于載

書聘問則名于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

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同舊史而不第

者也

公室 公室後傳云未通而名者有所証矣然則書載
公室公未嘗會盟而年書在要者大國之君其名者蓋
抑抑未同盟而會盟聘問舊史大書聘故

冬

東平州平陰縣

癸未冀宗穆公

區橋

胡傳

或全

三十二字與篆元年
秦文四十七是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即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在魯東北其故地已入于宋

宋莊即即今杞縣牟婁杞邑在今山東諸城縣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不稱公子賊也此特相遇之語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遇之語

清邑清北東阿縣有清亭

遇者違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違次亦有

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

欲簡其禮耳簡者慢易無人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

內之遇者四而皆遇及者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

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

者思于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思其無人君

相見之禮也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此諸侯會伐

鄭以東南至南直毫州之西境皆陳分陳都宛即鄭

明封府陳州蔡都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後者皆謀在衛而以宋主失

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

也而鄭境諸侯開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聲罪赴討

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

吁而從其邪說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

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

秋擊率師此大夫

擊左氏諸侯謀代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譖

以師會之公弗許其辭而勿許義也擊以不義強其屬

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

者其植根膠固難御于異姓之卿况擊已使主兵而亦

命乎隱公不能辦之于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師師也是

以及鍾巫之禍春秋于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國合黨革後會師同代無罪之邦故定弑君之賊

惡之極也

按左氏夏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後伐鄭使

不存序宋陳蔡衛去知四國之中不有拜會而不伐也

伐者乎永之制氏所

謂二事則異書是也

春衛弑其君夏公及宋公過宋與陳蔡衛伐鄭公不與

為知黨惡之罪自宋非自魯也秋西國沒代鄭而鞏固

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濮水名姜氏曰濮在衛地實遠以為陳地者非

殺州吁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醜泄之變文稱人則是

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云

人者何討賊之詞也

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桓公

桓公立

桓公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

先君上不容命于天子宋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

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

其公子所以明事有其國之非以吐重法而父子君臣

之義明矣事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

石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者在又常詢于外朝與庶

民共之然後告于天子見于宗廟或立嫡長或立賢若

是其所也子何若晉者而之之乎書曰衛人立晉立無

道之君公自害爾矣不書公子見非當立

癸桓王五年三月十三日晉鄭公齊衛公晉元年蔡宣三

北武回十三日晉鄭公齊衛公晉元年蔡宣三

春公觀魚于棠棠今兗州府魚臺縣地武唐亭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

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視之非正也

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

政遠步遠遊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礼也

夏四月葵衛桓公

石碯討州吁立宣公而後葵故護。此本魯史故稱公

外臣之詞也若周史則稱侯矣

秋衛人入鄭鄭小國今東平州

師者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半師衆稱師將半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半師言其重者也

傳稱師者記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稱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郭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季疾主兵而口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子即以侯陳蔡及齊國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篡亂之波不施德政國卒恤民而魯衆臨戎入人之國夫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妻為夫人隱公欲以無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義于人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而止名之曰仲子之廟因其考宮而止名之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辭辭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

姓以姓繫號後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後不稱謚卑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夫禮則不書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禮也戴記稱妾祐于妾祖姑乃公子為大夫士之禮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隱啟後世進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夫禮之始

初獻六羽

禮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僖天子之礼果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

邦人鄭人代宗

敵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隄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

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

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衡州吁告于字以伐鄭寧

與此同而聖人以宗為主者何凡誅亂臣討賊子必踪

絶其黨

螟

胡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節曰賊食根曰螽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書春秋書螟記

哭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杜氏魯大夫也書平不書葬
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胡傳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

忘其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

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

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葵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

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之而不

能用至于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代鄭圃長葛

此書園之始。長葛

固其環其域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照之微城守不

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

罪乎書圖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
子三年三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

三十四
宋陽三秦文
四十九
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渝平渝字從左傳。輸手從公穀書非

鄭人未渝平更成也。杜氏渝變也。公之為公子也。子孫為卿所執。逃歸。怨鄭人。

何家公欲救家之使失拜公怒而止意家則然季期之
因以而來宋子羔魯先與家好鄰人却來騎手謂交禮

舊盟也

書來鄭所欲也稱人何貶也何貶乎以前則故鄭魯子
宋以後則遂以初易許惟利而已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

山阜氏曰今
沂州西魯地

胡氏言盟唐書日誌之也盟艾何謹乎凡以類或日或

不日或舊史失之聖亦不得而增字繫日者聖人亦不
之削不必為之鑿說矣

秋九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

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難無事首時過順

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

月王月上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禮合也

有時書時紀事不書月舊史失之也

齊人取長葛

齊人恃強國邑久後大衆取非所有以王法言不可

勝謀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于魯魯侯

其子馮出居于鄭陽公既立忌馮而欲鄭必滅之

乎春秋序宋主兵以陽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滅宋

鄭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國

邑肆行暴虐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

類皆直書于策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

乙桓王七年齊信十五晉哀二由汰武公稱元年衛宣四

二十四年武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

齊文五十五楚武二十五齊陽四

不與攝俱行非禮之常所以書也蘇轍謂齊之也叔姬

不歸宗國而歸于鄭以全婦道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活

也

在禮夫人之歸攝姬之不及年者皆與俱歸後遂得年

于國長而後往今伯姬以二年歸叔姬以七年歸非禮

也

滕侯卒滕今山東兗
州府滕縣

傳左 不書名表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

傳胡 滕侯書卒何以不莫急于禮弱其君而不與者滕侯

宿男之類是已古者印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

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于

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此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英勝鄭

境也宿同盟也計告辭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據

褊小乎急于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圖天

文此魯史之囂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圖其美矣

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莫自內錄不莫非內也

夏城中邱 **林氏** 此書城之始。杜註中邱在臨沂縣東北

傳南 為邾則而逾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通言之邑也

傳胡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由

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

也春秋凡用民必當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

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凡書城者况舊也書

者創始也城中邱使民不以時非人居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林氏** 此齊聘之始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稱弟何也稱弟則公子見稱

公子則弟不見年其名也 **傳** 諸侯之弟書名

秋公伐邾 **林氏** 此伐 **杜氏** 公拒邾而與邾平今邾復齊

傳胡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字討也邾人先取

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

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而經之書伐非主兵者

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數加之罪何

患無詞魯為宗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數加之罪

者也而不知渝蔑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林氏** 此周

傳南 見南季 **傳胡**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林氏** 此戎患之始。今釋與東南

東六十里廢衛南與 **杜氏** 此戎患之始。今釋與東南

五文公時遷都于此 **傳胡**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邱舊地

以歸易詞也于楚邱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

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其以
告候人為導司徒其徒司寇詰姦倖人積薪火師盡擄
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孟度至于王吏則以官
正滋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我得伐之以
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邱錄于國風見衛
不能脩方伯之職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見衛不救王
臣之患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丙桓王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年衛置四鄭
宣五年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滅三十

六宋陽五泰亭公
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亭氏曰曹地今曹縣東北有垂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庚寅我入祔杜氏曰在琅邪費縣東南平氏言在今沂

瑯琊

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祔易許田前叶來平者以言請之

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祔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
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
邑諸侯于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
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書天
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
之祔田為湯沐之邑也皆有焉蓋泰山之旁不足為其
邑矣祔近于魯許隣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
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久邇
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言我入祔者祔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
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杜氏宣公年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傳天王奔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竟以名赴而自別于

太王祀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
于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于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嘗
執事春秋之時遵用叶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赴不以

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耳
注宿男禮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
元年同盟禮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

于大工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注此參盟之始
瓦屋杜曰周地

或曰即定八年瓦亭
注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

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

伯或謂陸二年盟唐書曰胡傳云謹之也應子以為此

不可考不為深求矣今較梁之孰何以錄錄乎蓋齊

曰註而書曰者問亦有之但求可執為通例耳王云舊

史亦失日者聖人不待而增信然

傳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

有詰誓也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

亂然後有交質子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謹參盟

善齊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

下為公之世

八月癸亥宣公

杜三月而葵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注此好莒之始魯君特
來紀邑東莞縣和鄉西有公來山卓氏

以為莒地公來山即在莒川西三十里

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

明非大夫之罪也

注初輕者書之以其久也輕者不勝書其重者耳不然

豈非公之後也百年皆無煩耶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注卒而後賜
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

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

族而自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使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

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

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

與侯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

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

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

實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使

而不易豈禮也哉

如丁桓王九年齊信于七晉襄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

十六年宋陽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傳王制大

傳按周禮行人王官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翰

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于天

子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

可以若是怨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

而史冊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

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

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

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

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昭英者四則問

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

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

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

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

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後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

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夫其度人為感之也

扶卒杜氏扶魯大夫未賜發者

夏城即趙氏曰即今之單父魚臺卓氏曰今魚臺縣有都鄆亭孟連字之地

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後有時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域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墜

焉則趙禮而非制矣凡土功能見而戒事大見而效用

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邱城郕而皆以

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後不違時又當分財

用平秋幹稱備築程土物議遠通略基址揣厚薄何璫

治其銀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

況失其時制要與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

重見文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山防山在鄒縣

侯以謀此天下之不義也則國何由有此名凡書會皆

師期也

戊桓王十年齊信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中邱見前

夏革季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胡革不三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

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

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

成則中外難計制之其時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滅其

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曰菅宋地魯氏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杜氏言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

防為宋北鄙通魯非會防之防

據傳此伐宋王命也據經則未見為王命也何也伐宋

者齊侯鄭伯也而稱人貶也書敗詐也書取利也許戰

取邑冒不隱國惡乎曰地歸于我必有所受郕防非所

受于先王也今在版籍焉得隱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陽蔡人桓衛人宣伐戴鄭伯伐取之林氏戴小國口

考城

構怨之師交讎之

王程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

其殘民也甚矣盧陵李氏此說為當胡氏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見前

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鄭人不會

齊鄭入師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
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
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挑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當
入笑入者不順之詞也

莊自隱元年鄭莊以三師觀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

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弔號公政矣六年鄭伯始朝
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
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豈非兩朝之微

周復用之而鄭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
功非有大輔之誠也卒之收宋入鄭入許納馮之後處
得意滿而有驕葛之戰矣諸傳推程氏之左氏得其

事而不究其情

己桓王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晉哀六年衛宣七年蔡桓三年鄭莊

三十九年齊僖八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見之

胡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嚴親

聘世相朝也然謂之嚴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
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即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
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
其禮或宴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終聘世朝之制矣且
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
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勝薛
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僭然
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杜氏時來鄭也魯陽縣東有聲城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今開封府有許州東

胡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

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葵致使武氏子來求聘

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鄭

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

下傳之先祖而取却及乃入訪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

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避者人臣之大惡而
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
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
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
善惡之迹設施于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于後以天道
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不忌言也

胡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
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謬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
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辭之弗早辦也其
及也宜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
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寄之忠

東破隱氏以兵擬人之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隱之
人必殺之矣以為不殺之盜必并殺已也隱公之智勇
不若是望之
人也良哉

隱左不書葬不戒喪也

辨

春王正月文定以為周十一月非春也夫子志在
行夏之時故以春字冠于周正之上謂之夏時冠周月
今謂周以冬為春則春正月之中氣可言冬至乎曰據
左氏則周言日南至不言冬至也冬至之名當起于秦
漢之歷宋子言周改冬為春夫子正為他不順故欲行
夏之時今反謂夫子改之果便不敢信

據隱元年胡氏傳稱字之例有四王朝大夫例稱字列
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
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終春秋之世儀父蕭叔而已
天子大夫例稱字隱九年南季桓八年十五年家父莊
元年崇叔文元年叔服五年崇叔此二例無庸議列國
命大夫例稱字莊元年十四年單伯文十四年單伯桓
十一年鄭祭仲莊二十五年陳女叔皆口命大夫也先
儒言齊晉強大專命無命大夫故終春秋惟三人然二
百四十年無三命大夫之理即以魯言之以三家之強
豈皆不屑王命而獨命單伯公子遂叔孫得臣仲孫蔑

叔孫豹皆如京師而叔孫豹王嘉其有禮賜之大夫路豈其不命而不獲稱字汪氏謂齊國高稱天子之二守而高後高固高無咎高亭高止高偃高發高張國歸父國佐國弱國夏國書皆名而不字晉樂書受王室之施惠成六年八年九年皆稱樂書何也由吐言之命大夫不稱字多矣單伯逆王姬左傳作送杜註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諸侯于鄆左傳言諸侯伐宋齊諸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虜于宋而送冬會于鄆宋叔也至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人執單伯齊人執于叔姬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十一月齊人來歸于叔姬此單伯距送王姬時已八十一年當亦百餘歲矣其非一人可知左傳稱子叔姬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六

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則此單伯非前人之子即其孫左傳之言非鑿空杜撰者比若從胡氏則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是一人豈有百餘歲之人可以出使者乎是伯之為齊信矣宋人執鄭祭仲杜氏范氏皆謂祭仲名獨公羊以為不名賢其知權也此大謬不通之說胡氏知其不通而變其說以為命大夫而不名大祭仲之罪以責之終為欠理莊十四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此三陽則命大夫稱字之例非也天子大夫例稱字列國命大夫例稱字是尊卑不別也而可乎胡氏又謂諸侯兄弟例稱字如蔡季許叔紀季之類其稱名若齊年鄭語秦鍼宗辰衛黑背帥師之類貶也夫鍼辰之貶猶可言也諸侯使其弟來聘而罪其有寵愛之私然則公弟必不可使出聘乎僖之寵弟衣服禮秩如適非也使之出聘未嘗非也以僖平日之寵而貶及年以年之貶而例及鄭語及黑背法之濫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嘉之也紀季以

御入于齊許叔入于許免其罪也非常法也諸侯兄弟
常法則書名進之則稱字今不與本國大夫同例而與
天子大夫同例可乎然則諸侯兄弟稱字之例亦非也
則按左傳魯國大夫單氏者絕少左氏二單伯是魯
之命大夫豈無一後裔乎
問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外諸侯皆
書卒文定言不與其為諸侯也然歟曰否驚世駭俗之
事聖人不為使當世外諸侯無書卒之理而始自聖人
則諸侯聞者莫不從而惡之矣烏乎可
隱公之薨不書葬左氏曰不成喪也公羊曰君弑賊不
討以為無臣子也穀梁曰以罪下也胡氏曰賊不討魯
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其
義可謂精矣然以推于全經鄭僂之卒三傳皆曰弑也
齊悼之卒左氏亦曰弑也何以皆書葬宋援之弑也傳
以為賊討矣閔公之弑也傳亦云賊討何皆不書葬是
其例已自相矛盾矣然鄭僂齊悼經皆書卒宋萬慶父
經皆書奔孰可概經以正傳也至許悼公之葬經已可

疑矣三傳皆曰非實弑也猶可言也至蔡景公之葬則
無得而言矣前書蔡世子般弑其君國後書楚子虔歸
蔡侯般殺之于申則葬之時弑之未討明矣又何以書
葬余蓋反覆觀之而知左氏之說無疑也終春秋之世
凡討賊而葬者五衛宣公晉齊桓公小白陳成公于簒
平侯廬廬即按楚度諸般蔡般又度用世子有蔡宋
而之討蔡成侯是也成侯不見于春秋事跡不見于經傳
衛齊有石碣鮑叔之賢而陳成蔡平當護國之義其葬
之成禮宜也其餘吳楚之君雖見弑無論若中國之君
不討賊不書葬者大都為弑君者所立非先君之先即
其弟生者處危而不及哀死皆不成喪也若齊商人弑
立又傳稱晉州蒲之弑也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齊光之弑也葬于士孫之里四墓不葬下車七乘諸
弑君者類此必多其國既不成喪當時諸侯豈往會之
故宋萬慶父弑討矣不書葬為賊葬其桓公宋僖公
不之改也春秋以為無臣子也宋萬慶父之討不見于

所殺者可勝道哉

英為類乎

又按文定治其罪而不莫大全小註胡氏曰宋桓公觀
公成公三世不書莫者論其罪也批莊二十五年助饒
朔卒不書莫何氏云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莫又江氏謂
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莫所報莊甚

春秋集解卷之一

錢塘應樞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桓公林氏公名執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弑兄

桓公自立史記一名允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齊僖二十三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
九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桓三十四年

紀武四十年宋陽九年
秦平五年楚武三十年

傳胡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而

人君記事之例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

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後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

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

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並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注桓無王其四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

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殺百姓不能去以為

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謹故

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

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忠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
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
不以其道終三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胡許田所以易祫也鄭說歸祫矣叙如璧者祫薄于許

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祫為隣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

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為惡獨何故曰故

利必至奪攘而後欲正其義則推之天下而可行春秋

思易許田後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

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

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

矣其不口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

有歸道焉

注公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言假之何為恭也

司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

夏四月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杜註越近

傳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
人故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款結鄭好以
自安是以為越之盟人弑逆之人而鄭與之盟以定其
位無俟于敗絕而自見矣

秋大水

大水者陰淫也陰陽妄交而人心之淫氣干天地之正
氣也大旱者陽亢也陰陽不交而人心之亢氣害民阻
之和氣也故水曰淫雨旱曰亢旱淫則敗稼亢亦殺稼
天下之患莫大于淫殺治淫雨奈何曰君子齋戒辨內
外別男女助火德治旱奈何曰君子達民情止鬬爭道

昏姻恤鰥寡

冬十月

辛桓王二年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二
宋十年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

宋陽十弑秦寧

春王正月六楚武三十一中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無王而元年有王有望于天討之行也桓無王而二

年有王以是年正月宋督又弑其君又有望于天討之
行也至三年天討不舉而無望于王矣

傳宋督攻孔氏殺孔氏公怒督懼遂弑陽公君子以督
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傳君弑死于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著其節而
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

以禮文則先弑君而及孔父以三傳則先孔父而及其

君要之與君同難孔父之與仇牧一也豈曰父者字也
則不然死生之際未有不名者也諸侯卒而書名况大

夫乎

滕子來朝

按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此
儒謂為時王所黜也蓋隣有弑逆不能討而往朝之說
直書其事而罪已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傳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

傳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却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

然失帝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斯獄矣臣弑君凡在

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

濟其室而瀕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

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幣賂以立華氏使相宋

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以成宋亂

禮記檀弓篇陳澧集說曰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

也天下之惡無大乎此者人皆得以誅之

據左氏凡成皆即平也經不曰平而曰成是不以為

而以為成其亂也

傳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成中納于大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

公為弗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真于大廟以

明示百官足教之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

誅焉查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

秋七月紀侯來朝

傳凡紀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侯也

當是時齊欲滅紀侯求魯為主非為桓立而朝

蔡侯鄭伯會于鄆

傳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鄆亦與焉楚自西周

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

稱王號陵江漢北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

威鄧膚蔡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後終春秋之世

人孟傷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強于信義循天理博

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則以

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

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折揚之旨

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氏七月紀侯來朝九月入杞計不敵也蓋不知紀為

紀之誤汪氏以為目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

遂帥師入杞而傳

會其說云尔

公及我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此書

傳左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會

爵策勳焉禮也吉廟飲至也

壬桓王十三年齊信二十二年齊哀九衛宣十恭桓六鄭莊
申一年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北武

十、宗莊公馮元年
泰寧七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

惟元年二年十年春王正月餘止書春正月故數梁

子以為桓無王傳左亦有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者

傳左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昭公

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

歷明矣之有以為此闕文也者得由公之內凡十四年

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

至于今三年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

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踐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

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魯曾莫之知

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則

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

也

公會齊侯于贏此註氣齊邑今泰山贏縣
春秋口在今泰安州界內

傳左會于贏成昏于齊也

傳左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此註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車氏曰長垣縣今屬大名府

傳左胥命者何相命也相命近正也

傳左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

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

乎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傳左按齊侯衛侯者齊侯衛侯也未知相命何事據十

年來戰于郎非義齊也豈于此時預期之乎胥命善矣

後吐盟于惡曹又何為者乎曰善胥命謂賢于凡會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此註郕魯邑今屬兗州

公手

傳 為變大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 翬于隱世不稱公子于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公子翬桓所倚以弑君者也而即使以逆弑己之女又

日有食之既而即于是月逆女卒以得姜氏淫弑之禍

天人之應皆昭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杜註魯地濟北宛即縣西有下謹

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公公子亦

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

大夫送之

公 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

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隣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謹

齊侯自送非禮公往會之即親迎于境未為失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傳 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

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隱七年傳

臨川 齊侯親送女至魯境歸未幾又使貴介弟欽之見

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以女與弑兄之賊可謂愛之乎

有年

傳 五穀皆熟為有年

公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

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

有年為百姓志喜也自賈遠以為志異而程子胡氏因

之其君是思其民何罪是說也吾不思

癸桓王十四年齊侯二十三年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春

七年武四十三年莊二

春正月公狩于郎郎魯地冬獵于郕魯地之春夏之冬也田狩

胡 何以書訊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

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中秋教涖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桑園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闢車馬之音廢額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于微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 宰家宰也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于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殺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據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凌王使祭叔

來錫命矣祭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夫以示其義隆矣夫咺昭仲于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並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三封乎

渠伯如召伯凡伯爵之類渠來地非氏也

甲桓王十五年齊侯二十四晉公子二衛公子二蔡桓八

武四年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 再赴也於是陳亂之公子佗殺太子鮑而公疾

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傳 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夏齊侯鄭伯如紀

傳 齊鄭朝紀欲以龍長之紀人知之

傳 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天下朝乎小紀之為紀微

乎微者也齊在東州鄭在西方伯鄭亦大國也莊桓而朝

紀乃懷詐讓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
憚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未告其事魯史
承告故脩書于策夫子修經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于與威繼絕之義矣故存
而弗削以著齊滅紀之罪則紀大去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左 仍叔之子弱也

公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胡 春秋書武氏仍武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
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

莫陳桓公

城祝邱草氏曰今沂川西有邱城

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從從王伐鄭

胡 非天討也故王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
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
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

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乎三國以兵會伐言從王者
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繡葛而不
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大防也

大雩林氏書大雩之始

公 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
雩不見

胡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

再魯諸侯而鄭禘大雩歟意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魯
祭則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鄭禘亦因事而書而義自
見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
他人祖禘祭于己之寢禮也

冬州公如曹

州今荊州府監利縣又山東萊州府高縣縣
有廢淳于縣即古州國曹今兗州府曹州定
陶縣都陶邱。別州監利縣與萊州高縣縣甚遠可廢

左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胡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流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

經 135—390

傳 仇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職討也書蔡人以善蔡稱人討賊之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疑 疑故志之

子同生辨微也文姜淫亂開于天下後世或有疑莊公非周公之裔矣然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無夫人如齊此明微也文定以滿嫡長必書然他公無書皆矣

冬紀侯來朝

左 會于郕諸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或于齊告不能

注 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故上告于天子則不能故下告于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懷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魯猶之國或可資其助耳

丙桓王十七年齊信二十六年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莊十

十六字莊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咸邱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注 咸邱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鈞而不網戈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邱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來朝鄧侯舍離來朝舍離今湖廣襄陽府有穀城縣

注 古者隣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

而君之好不相及也而臣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其甚者也

朝桓者滕子近而弱紀侯有難而求紓穀鄧何求而朝祇君之賊乎賤之故名言其自賤爾矣

首時過則書今無秋冬二時何也脫簡也若如胡氏之說倘或冢冢下聘穀鄧來朝之年而秋冬有事將亦不書乎

丁桓王十八年齊信二十七晉侯終元年衛宣十五蔡莊

四十八卷第六卷
十二卷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燕

傳周逸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

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燕享猶曰夏焉然則周

焉中冬教大明獻禽以享燕所謂自夏而魯之燕祭在

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春秋非以不時志也

為再燕見噴書也

公燕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嘗事

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至也至則賤則不敬焉

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

冬不表夏不葛

按左傳始報而嘗閉蟄而燕是用孟月周礼中冬獻大

烝燕會以享燕然足月又却祭或曰天子用孟月諸侯

不合周礼烝

天王使冢父來聘

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于前其歸

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事也

責之倫也

夏五月丁丑燕

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

伐凡伯于楚邱以歸之類而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

燕夏五月丁丑燕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公不時也

冬祭公來遂達王后于紀

禮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微然作色而對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

君何謂已重乎則是天子而親迎禮也然天子豈能越

千里而遠迎使卿迎之而已則迎之于郊館斯天子親

迎之禮耳先儒謂祭公來謀昏于魯因往逆后何以不

稱使公羊子曰昏禮不稱主人夫就謀昏相使大夫可

也逆王后卿往逆禮也三公坐而論道非可使迎昏也

魯禮受命以出即逆于紀不宜先魯也然則使祭公非禮也先魯而後紀非禮也先儒又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中后便道逆之不復反命如是則天子之求后也輕祭公之逆后也專皆非禮也

汪氏天子昏禮當使大夫謀昏于同姓諸侯待其後命然漢使上卿往逆而公整之

戊桓王十九年齊信二十八晉終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

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自逆者而言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自歸者而言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

公自戕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不克可
不克也

冬魯伯使其世子鮒姑來朝

國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幣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收後故先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迷職也諸侯聞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魯伯既有疾何急于朝而後世子攝哉

國氏春秋于桓方以討之使世子代之大位嘉之親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攝于無一可者

之戴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鮒姑嘆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國氏已止也止魯伯使朝之命則魯伯多矣

春王正月

傳桓無王今復古王何也十者歲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謀于天人矣

書王冀望之詞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繼姑立

夏五月癸酉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杜註桃邱衛地齊北東河縣東南有桃城無氏曰齊南界也而

南距衛而隔范鄆等皆齊地先儒以為衛地非也

傳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邱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師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

惡曹俱奪其爵則桃邱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信衛侯鄭伯在來戰于郎

傳春秋加兵于魯寡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

而以來戰為文何也魯桓弑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

討也鄭伯則背盟于趙以定其位齊侯則結會于稷以

濟其數曾不能修方伯之職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

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

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傳即謂之戰也口即謂之齊也齊桓為叔孫舍

通王后于紀信而然之矣哉志其愛少之私而助其

庚桓王十有二年齊侯三十二年齊侯四十八年齊侯

春正月齊人信衛人宣鄭人在盟于惡曹杜註惡曹地也

傳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

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

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

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即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

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者罪後書此盟而以奪

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杜註世子也

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翮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之

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章

兵革不息忽儀魯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于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此書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

左 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以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莊氏祭仲名

宋 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販之也

祭仲 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

突

嘉 按昔鄭莊為宋莊而結怨于宋陽今宋莊以足報之其謂之何

突歸于鄭

春秋紀事非魯者皆繫以國今不稱鄭突歸于鄭何也蒙上事也言歸則突固鄭之突也若小白入于齊言入則未知其為齊之小白也故曰齊小白此書

嘉 按齊小白入于齊陽生入于齊皆繫以國者小白入于齊陽生入于齊皆當有齊者也突不繫鄭者忽

突 不稱公子絕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

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二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二逆詞也突以廢奪正因為不順矣然內則

權臣許之立外則本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

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此書

出奔 而名不能君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

立若夫卓然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伯之後

孟以役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晉楚之

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忽之出奔自取焉

爾春秋書法如此故人自強于為善也

胡氏謂忽以國氏正也然宋萬出奔陳莒展與出奔莒

皆以國氏未見其為正也後書鄭世子忽後歸于鄭則

忽之為正明矣此書

柔會宋公在陳侯屬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也杜註折地屬魯

明復曰

蔡叔書字以其代蔡侯而來故不名尊之也杜註

公會宋公于大鍾杜註大鍾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杜註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平氏曰今汶上縣西有闕

亭

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大鍾于闕于虛于杜註是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屬盟

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亭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叔救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

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為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為可惜也

為可惜也

辛桓王二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結五衛宣十九卒葵巳十年杜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

七年杞靖四年莊十春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左氏紀年杜註曲池魯地

魯北有曲水平阜氏曰今曲阜縣北

傳子足時紀謀齊鄭杜註是時紀謀齊鄭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今衛輝府昨城縣

南燕國或曰昨為南燕所并也春秋傳凡稱燕者皆南燕而否公所封之國則為北燕故鄭杜註宋地卓氏言

在今鄭

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註厲公卒

公會宋公于虛杜註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杜註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註鄭地陳留濟陽東北有武父城

丙戌衛侯晉卒杜註宣公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宋公辭平故公與鄭伯盟遂伐宋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而

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

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
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
義則賈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戰于宋來戰者
罪在彼戰于宋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壬桓王二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晉將六衛惠公朔元年
年十一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
元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經文內兵以紀為主而先于鄭外兵以齊為主而先
于宋蓋齊紀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
與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俱滅亡不暇何敢恃兵
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
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于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
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新
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
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通乎力同度德勳

則相時小國禦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
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威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
微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
能保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
意也

傳上謂天子云云本程子說論受之
則理當如是然戰事又當審勢論之
宋衛燕又一堂矣此時方伯誰可告者彼晉絳方自慮
曲沃之不暇鄰國更有幾手不幸處此惟有如孟子之
言滕文無事則教養其民有警則與民死守可耳今齊
魯鄭而幸勝魯鄭
其辭可謂平哉

二月葵衛宣公

傳葵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冒為葵宣公恐不棄義
不廢禮足知古人以葵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
宣未葵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
革之事其為患大也凡此藉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
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桓王二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二年卒晉絡七衛惠二春

六宗莊十二祭出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冬陽不藏按

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

冰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周官

凌人之職頒冰于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于是乎取冰

出之也賓食喪祭于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備亦理陰陽

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

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

書法居此其察于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甲戌己丑聖人之闕文也夏五則先儒之闕文而非夏

人之闕文也夏五在春之後秋之前疑當是夏五月而

先儒失之不敢增耳不然聖人于舊史刪者多矣奚擇

二字哉凡春秋之闕文皆事之不可不存而又不可輕

改者非此例也按

鄭伯使其弟貽來盟書名詳

按來盟曰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生完齊高

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待未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按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之所藏其新必災何

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

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議者

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于工築而民不

怨勞與安興土木固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按甸栗而納之三宮三宮未而藏之御廩天常必有異

向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

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
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八月是夏六月御康
災于丘中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
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伐宋昭公卒

宋人莊以齊人蔡人桓衛人患陳人莊伐鄭陳氏以一

侯之師
於是始

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賢

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
怨魯九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蔡
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
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
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或曰宋人者宋公也貶之
故人之口國稱人大夫也

永嘉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者甚矣

甲桓王二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
三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

紀諸七年莊王十四
公元年楚武王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冢是來求車

傳非禮也諸侯下負車服天子不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至莊公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崩蔡

傳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惠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拒桓
之以告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桓而不

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
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親是
也夫君寔有國而出于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
之事理矣

江春秋書君出奔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原與

知孟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凌黜
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與不稱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與雖

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衍位已絕而不名者著衍之立以正非突朝之訛而劉之篡寔逆非如忽點卒可以而君言之也

鄭和儒不召小國記錄蘭略耳

嘉 按經文襄三十二年晉人弑其君恭州非展與就弑也當云展與與潁年而為弑君者所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殺反正也

胡 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

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忽之君鄭未踰年而出故稱世子

許叔入于許

不名而稱許叔見其宜有許因鄭亂而竊入非復國之

正故不書歸書入

公會齊侯 哀于艾杜註艾齊地

左 謀定許也

高 魯公為齊純

邾人年人晉人來朝 年今濟南府泰安州新泰縣東南或云萊蕪縣東二十里有年城

晉今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有年城

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據杜註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

故稱人微也 非附庸也 蜀杜氏曰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即謂氏曰皆何以稱人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

君之賊也按天王崩附庸之國不責奔喪而相率朝弑

君之賊故微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杜註今河南陽武縣或云今河南定古櫟

胡 經于厲公侵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

之死號君共滅之叔太叔皆莊公所親戚也今又城櫟

而真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

出獻公望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

也故夫子行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遂墜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侵國削而不書者居曰既

入于櫟則其國已沒矣於以明居重取輕強幹弱枝以

自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實言

趙氏

鄭突名而不書歸不正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杜註袤字地

西南卑氏言袤字地

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遂昭公與突之是非邪

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

于鄭口以微弱厲公雖某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

于櫟日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討其強弱相與連兵

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讎

之也

乙莊王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絳九衛惠四秦桓十九鄭厲

宋莊十四秦武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傳左氏曰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傳宋初伐突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

歸則不利于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

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于蔡王

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蔡嘗先衛今序陳下

者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足以利率人而不要諸

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饋賞誘人之趨事赴

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春秋防微杜漸

尤嚴于名分考其所書竟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前德公時言向國也今魯未見

傳左氏曰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公子洩右公子伋忽惠公繼

傳左氏曰朔名惡也以謀搆取國者朔也

丙莊王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絳十衛惠五年秦桓五

宋莊十五秦武四十四

成二年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絳十衛惠五年秦桓五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註黃齊地

傳左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張氏公十三年會紀與齊今月盟之至足以釋威**注** 紀魯之

盟初而衛到左齊故齊

注 二月丙午公會都儀父盟于趙杜註趙魯地

注 下書儀父則趙盟不待數而應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杜註奚魯地

傳左 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杜註蔡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杜註蔡季

傳左 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注 嘉之也者又進于

傳左 季字也歸順詞公子不夫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

以不有國獻辭立矣若季者劉淑所謂知足以與權而

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搆通而不迫者也是

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諸侯之葬稱公者自我會葬之詞也桓獨稱侯或傳錄

偶誤闕疑可也必歸美于蔡季之請諡則鑒矣論語邦

君之喪世稱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則其邦之君魯史稱

之亦曰公室也何謂宣稱侯

傳左 按以蔡季之請諡為明

及宋人莊衛人繼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左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

卿以底日禮也杜註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

傳左 重敷授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丁丑王有八年齊夏口晉歸十一衛燕年二惠六蔡哀

陳在六杞請十宋莊十六

春王正月

傳左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

王法不得赦也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斯君嗣立三年

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

公會齊侯于濞杜註濞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訓與者許可之詞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不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

則婦不婦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傳胡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寔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

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寔亦明矣

家桓弑君之賊今元于隣國受斃艷妻自天討而言與

州吁之死于陳陳沅之死于蔡治無以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雖未討而子在内能盡其葬禮則書葬異于亂臣當

國而不能葬者矣若口不責踰國而討然則寢苦枕戈

其可廢乎

傳按九月乃葬君

辨疑隱十一年勝侯薛侯來朝桓二年滕子來朝莊三

十一年薛伯卒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胡文定公曰使

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已

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降而稱子狄之也然至于薛

伯卒則又無解朱子謂自此以後滕一向稱子使聖人

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自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

當時大國滅與祀叛君父務各併者當書公書侯而此

獨責備于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不公之

甚今按鄭伯射王中肩而經仍稱鄭伯蔡般弑而經仍

稱蔡侯則貶爵之說誠屬不通釋經者謂聖人可以擯

爵人公侯可降之為伯可降之為子男故滕降書至

薛降書伯也奉伯爵降二十三年成公卒降書子二十

七年桓公來朝亦書子文十二年復稱伯襄二十九年

文公未盟又降書子則請春秋者于此誠為可疑武公

侯伯可書人人非爵也公卿可書名非爵也王或稱

天或不稱天亦非爵也豈有爵也史官可變亂之豈
乎若可變也則後世知其孰為天子之所爵孰為史官
之所爵大亂君臣之義無此矣爵者貴賤之定位名者
爵不肖之虛稱名不可亂爵也吳楚稱王矣罪當誅絕
而文政于中國則吳雖伯爵而降為子所謂四夷雖太
皆曰子此施之僭叛之國雖當時不以為駭也若宋公
而曰宋侯晉侯而曰晉伯則當日弟子先自駭矣其時
之諸侯能無怒乎歎尊聖人而踐之于逆亂末師所以
言吾于春秋不敢措一字正是不敢臆度耳然萬正簿
堂問宋子以滕杞降爵事謂竊意當時小國朝會于大
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于平
邱之會以為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貢吳黃池之會
吳子將以公見晉侯子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于吳有
豐于晉今時以寡君見晉君敝邑將改職貢君為子男
則半都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
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宋子春

曰沙隨程文說正如此此說甚精是說也余猶疑之豈
人作春秋正以強者僭弱者替而正名定分固將優先
王之舊物故桓公之母仲子惠公以為妻隱公以為母
天王謂之以為夫人而春秋書曰楚子不以其自大而尊之
千里自稱曰王而春秋書曰楚子不以其自大而尊之
也然則滕薛宋係侯爵雖自貶為子為伯春秋豈因其
自貶而削之乎五等之爵載在盟府不可改也今杞初
稱伯繼稱子繼又稱伯繼又稱子使杞侯而自貴彼而
自賤聖人一例從而書之此直兒戲豈復知有王章矣
乎況子服何難有此說而魯之侯爵未嘗改也其所爭
者貢也非爵也子產謂鄭為伯男之爵而沙隨誤以伯
字作句非也況隱十一年滕方與薛爭長而三年之中
遽自貶為子亦屬非情今有人曾為郡守侯自降為縣
令士大夫亦從而稱之曰此縣令也此必無之事也此
二說者皆未見其可程子曰服虔于楚故降稱則春秋
南向而北者多矣宋未有一人貶者何獨于滕而貶之趙

氏曰此時滕侯在喪故稱子其實侯爵至齊桓伯後與
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朱子以為前不見滕侯之卒此
乃不通之論唯廬陵李氏以為二邦皆自附庸升而為
子傳者以為數從齊桓為之請于天子命為諸侯由此
觀之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愚以為周之號令雖
不能行之于強大而尚能行之于弱小不能數之當殲
而一時憐之之怒不免有之後此三年桓王忿鄭遽欲
六師移之則安知前此不以闕貢之故而削其爵乎則
此之貶爵其說有三其一出自天子其或得罪方伯
方伯請而削之其或土地既削不堪從公侯之貢欲
自貶損亦必請于方伯達之天子為之降爵如是春秋
乃敢書之大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皆此類也至若杞
子卒左氏稱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註稱成公用
夷禮終其身此只從四夷雖大皆曰子之例故他公之
卒皆稱杞伯無貶及子孫之禮杞先代之後不守如氏
禮樂而即于夷禮以夷稱之誠未為過杞子未盟亦此

類也此則非貶爵之義

據春秋提要稱十二公元年之春皆有王而十二公各
年之春多有不書王者十一公元年之春皆有正獨定
公以即位在前不書正而十二公各年之春多有不書
正者然有正無王惟一桓公而元年有王無正惟一定
公此先儒所以言桓無王定無正也

凡公出而書至者批左氏云為吉廟飲至也隱不書至
桓惟盟唐伐鄭而書至莊公則納幣觀社逆女伐衛伐

戎書至者五傳公則伐楚伐鄭伐齊圍許盟卽會淮

如齊盡至者七餘不至多矣文公而自晉與盟新城會

穀凡四書至不至者止有二七年伐宣公書至者八不

書者三元年會平州四年平成公書至者十四不書者

三二年盟蜀十年伐襄公之出最數矣惟二十六年會

澶淵不至或有闕文也昭定則無出不至其前略後詳
者疑飲至之禮前非軍旅及久出不數行而後則以為
常耳昭之居鄭其至也雖不告廟書之所以存君也哀

會于鄆于案舉于鄆皆不至或其時遠或地近或事易故不告廟也伐邾不至亦以地近邾人不設備其入邾難逆而也艾陵不至疑亦闕文也若十年之伐齊十三年之會黃池皆書志矣先儒多謂為公危之而書至危莫危于莊公伐齊糾糾及齊師戰于乾時喪戎輅而歸何不書至也哉

嘉按公危而不立者亦多矣僖公會盟于薄請釋宋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皆懸諸魚門宣公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公位成公會楚人盟于蜀以公衛為質皆危也皆不書至也

據左傳桓十七年冬鄭高渠弼弑昭公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祭仲立昭公弟子儀廢立之際多事矣春秋皆不書何也蓋魯與鄭突為黨而不以忽與亹儀為君故不書也春秋追而正之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則忽之為正明矣而不書秋見魯之黨突而不君忽也書鄭伯突入于櫟則見突雖不正而始終居鄭雖敵不謂之鄭伯而不可也夫突之不正以視忽則然耳忽既死突猶在國故不置子儀者可知鄭伯乎哉故忽與亹

後皆下以君書者書史也獨立忽者春秋也

莊叔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推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如衛人亦不能討賊陳紀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賊也蓋魯與齊也同里克弑君而得國術獻因齊魯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高君之利而伴當大恩之名既而殺之竟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為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殺之元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于南宮萬書之則為行君難故不見于經齊國人蔡殺既為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于盜賊變夷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

春秋集解卷之二終

接昏姻也。蒙麻非所以摺升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子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誓。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下有命固不可辭爲之。築館于外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昏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

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葬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宣公八年

王使蒙叔來錫桓公命

命朴
之氏
出此
錫

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當者天命也所

王姬歸于齊

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莽成風，司馬夫人使妻並嫡，無以異於其文一施之。

傳聞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若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知 音 同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齊師速紀鄒鄒鄒林氏此速邑之始○杜註鄒在東莞縣東南鄒在朱盧縣東南北海鄒品縣鄒今臨朐速界安丘東

博胡 邪部邵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遠遠不言師其以師遠

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爲
己屬也凡書違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絕世則
違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嘉仲瑤起自歸國魯書
爲之奔傷已滅魯矣紀
而王亦以王姬下嫁齊魯今魯主之翼齊之釋紀也
乃不諱而暴滿焉馬無王一王是乎

己丑 五年二月齊哀公晉爵十三爵為年四惠八蔡家三聯
十二宋莊十八年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齊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除丘在沂川境單氏曰於發
鄭東南界曰於除丘在沂川境單氏曰於發

公設於除丘在沂川境單氏曰於發

傳 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初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
卒致子般之禍聖人書以誌亂之所由魯在春秋中見

統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肇再為
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
鄭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蒙統隱公而
寓氏不能明其罪慶父統子般而成季不能遺其惡公
子遂殺惡反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成遠矣

以讀

秋七月齊王姬卒

讀音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傳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
服也故禮弓曰齊必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
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
三年之喪而絕小功之察也

觀經書夫人孫于齊則姜氏殆不可以入宗廟

親禮也子思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先備

猶以失閔其母罪莊公舍其大而責其細何居

行止

乙酉宋公馮卒

傳 莊公六年三年齊哀公七年十四年五年九蔡家四身

丙申三月齊哀公卒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傳 溺者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國

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傳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外朝至王崩至是蓋七年

矣

紀季以鄭入于齊鄭杜預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春秋

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賊景居城

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

加貶今季不書奔非竊地也有紀侯之命矣不書名者

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

齊諸侯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

貶乎

許叔紀季弒字其罪也入者逆詞也在紀季為非所欲

在齊為不可受

冬公次于滑滑在齊國東北齊之地也滑杜預注鄭地在今山東滑縣

乃滑有鄭非鄭地也此非滑

傳殺梁子曰次止也有喪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

兵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譏次于滑

之也魯紀有滑桓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

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

喪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經七年四月齊侯八晉穆十五鄭駘年六歲十蔡哀五鄭

莊四年齊侯八晉穆十五鄭駘年六歲十蔡哀五鄭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在齊地

傳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

禮也攝衆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

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傳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

蓋閱紀之亡儀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節季姬紀

姬止書卒志其常也紀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故出不

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杞伯姬不害卒蓋不赴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寡比于尊同者也芭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其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重見

傳鄭伯厲公也非子儀也
高齊恐陳鄭救紀故結
二國歡心使紀失其援也

紀侯大去其國

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書大去猶言大歸往而不返也紀侯不名不言出奔予之也力不能敵君子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去之可也
傳聖人與其不多而去而不與其而不存與其不多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

見于現

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祇魯君滅其室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刀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序言齊侯賤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稱人

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

何爲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利釋怨也

傳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

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

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

祭于

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

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獨

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莊王八年五年齊襄九晉歸十六衛默年七惠十一蔡襄六

五宋閔三秦武九
楚文王熊背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惡無恥也傳稱內大惡諱大惡孰有踰于此者而何不

諱乎

秋鄉黎來來朝鄉在滕縣境內

附鄉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

庸例書字鄉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鄉黎來

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

郭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代衛

附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

人何也送天王之命也

附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

之也人當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莊王九年六年齊襄十晉歸十七衛默年八惠十二蔡襄

五宋閔三秦武九
楚文王熊背元年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附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

突則善王命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附朔攝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欲立之諸侯

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直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代衛

燔

齊人來歸衛俘左傳經人作俘傳

附俘者正文也齊者釋詞也齊歸衛實則知四國皆受

朔之略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

兄篡居其位上送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

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其人歸齊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甲莊王七年齊威王十四年曹莊十五年陳靈公六年齊莊公八年魯宣公七年齊莊公八年魯宣公七年齊莊公八年魯宣公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疏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克舜禹湯文武

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左傳恆星不見夜明也恆星無不見之理今不見而隕

者如雨此陽亢之氣上侵而如星之奔流者衆夜明如

晝故恆星不見也疏介疏者蓋在天之星本無隕理

秋大水無麥苗

疏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胡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註穀齊地齊北穀城縣車丘

城

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穀次享于視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執諸

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莊王十八年齊威王十五年齊威王十五年魯宣公八年齊威王十五年魯宣公八年齊威王十五年魯宣公八年

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傳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

次善之也逐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

之意其次護之也次于丘于邲北于邲輸是也俟而次

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

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

蔡有事於邲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

皆非義矣其曰次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年治兵以觀杜註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

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貽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齊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大其及其還陰

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

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後

復陳蔡而陳蔡不至國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

無名贈武非義害人有如此之甚也義繫於師故不

書公以著勞民苟衆之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和秋其君諸兒

不稱公孫賊也

按左氏齊侯游於姑勞遂田於貝丘使人賁遇賊于

門先入伏公出而闕死石之紆如死于階下是能死辱

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

如齊等所謂便安以服之臣與大臣死父仇收義形於

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與矣書也然注猶能說干

者不降書雖云其有不降書聖人傳以刑之若魯史所

無者國不得而增也使人齊之死亦必齊不告而魯史

人必之耶

二年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合終二十衛意十五

紀年十三楚文王五

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莊公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賊君之

賊夫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

及齊大夫盟于院

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及者內為忘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

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讓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讐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國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或曰襄公既伏天誅而子糾固僖公之庶子也納之疑無嫌曰雖非讐人之子是亦讐人之弟也為子者何忍為之圖國乎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秉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齊小白入于齊與齊陽生入于齊同辭何也皆惡其魯國故絕其公子也

覲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氏九月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氏乾時齊地也

時則靖淵曰乾時今有樂安縣

不言公及者蒙上文公伐齊納糾之文也忘親釋怨讎第通先喪師辱國吳甚是舉矣文定言欲納讐人之子故沒公以示貶則上文伐齊納糾何以不沒公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齊人者言其舉國君臣

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傳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杜氏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焉曰水經洙水出蓋邑西北臨樂山而經新泰縣西南流于下城至魯東北流經孔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然則備齊而浚洙未為道也書見勢民為重事也

丁丑年三月
王十
年
齊桓
二晉
終二
十一
莊十
八
陳宣
九
杞靖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
主或曰長句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
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
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擊

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矣
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嘉印按戰聖人之所也臨事而懼
必不與此書敗齊師何意欲為國者平日善處鄰邦無
受代之由嚴民勇且知方有不可敗之勢不致臨時敵
計以取勝斯善之善者耳又按劉氏以為長勺之役
左傳齊魯皆障來見不正也疑所載曹刿戰事當時
記書出不足為據今玩經文如是
或到有詐謀傳果未可信乎

二月公侵宋
陳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教師之師也

三月宋人閔遷宿國林氏之北遷

傳胡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卽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于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翳，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誥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吳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杜起乘丘齊地

界在
內曹
縣

胡齊米輕舉大衆深入他境魯人偷得一時之捷而積

四鄰之忿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讎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歸亦荆之始也

州到
東專
北執
七諸
里侯
丹之
陽始
城。別
是文
王熊
始始
都封
鄧丹
今陽
州今
城府
比并
十廿
里戶
紀裏

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郭今荆川府東北三里郭城是也
王遂即合輿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郢城旋運都野

○ 華杜註蔡地車

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夫子

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胡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

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昭嬰兒沈

嘉許斯嬖鮮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

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蔡以蔡子歸獨

不名者蔡子以無見討雖國滅身虜其義直其辭初不

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

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賊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

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陳氏此滅國之始○濟南府城東七十里有譚城

傳滅而書奔莒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

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

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

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

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

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

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

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

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

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

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肯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

薛桓公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儒者之不道

也宜哉

陳氏記侯夫去宋人遠宿未可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春秋滅國伯為之也

成四年十有一年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襄陳宣十杞靖一十一宋

閏九月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杜註鄆魯地熊氏言鄆本齊所遷紀邑杜誤

秋宋大水

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

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

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

先亡也凡志哭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傳周制王姬歸于齊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第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難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故爵為匹夫妻帝二女而書曰嬀于虞西周王

姬嬀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

重訓之義大矣

已莊王十有二年齊桓四晉昭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宣十一年十一杞靖二十二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年十一杞靖二十二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公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使歸于叔

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穆姬至此始歸于鄆紀侯卒

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註夏侯令女嬀夷之弟嬀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南曰嘗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開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提及其大夫仇牧

傳大夫死于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亦足為

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身有罪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皆非君弒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左宋萬執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屏幸裏之宋人醢之

書出奔陳著陳之保惡也陳已歸之宋笑曷為不書以賂而歸之以婦人誘之非討賊也

陳地

傳左宣王十有三年齊桓公五年晉昭公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宣十二年杞靖二十二年齊宣王十三年立經皆不書崩葬文九〇周莊王十三年葬子孫王十三年立經皆不書崩葬

存齊侯桓宋人桓陳人蔡人蔡人會于北杏杜穀

齊地〇楚自十年以蔡侯亂舞歸不

傳左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

相盟會者矣

傳左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

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

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

非受命之伯諸侯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

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社

則雖與之可也諸誅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

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定國縣有遂鄉古遂國也

傳左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主夏齊人滅遂而成

之

傳左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毀

人宗廟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

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韋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絕

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

重美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

惡已見

柯音歌

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鄭而危其宗社可

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膏膏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悉怨而平可也

辛丑 二十五年
齊桓公六年
晉文公十二年
魯宣公十四年
楚威王十一年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漢高祖九年
魏明帝景初三年
晉懷帝永嘉七年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梁武帝大同二年
陳文帝天嘉元年
隋文帝開皇十年
唐高宗永徽四年
宋真宗咸平六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
明成化十六年
清聖祖康熙五十四年

二陳定十二祀共公元
宋桓二季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一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齊自管仲得政減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遭大夫庶主
特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

賊齏稱人謨矣

嘉印按齊桓公之後又滅遂矣滅遂亦稱人豎也
氏因大帥曰戚夫必不動衆也然則滅遂書人豎也

夏單伯會成宋

左傳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杜氏齊欲崇天子故請
師假王命以示大順

嘉印按此齊諸師而單伯卽會伐非若隱四年四國伐鄭還而復伐也趙亦逾時當在春末夏初而相去不遠

不再三述

秋七月刑入祭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之始。此註郭衛地。

東郡鄆城
氏言今漢州

齊桓修伯業平宋亂牙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以異

伯會諸侯

三
年
十
有
五
年
十
六
鄭
厲
二
十
二
曾
莊
二
十
三
陳
宣
十

四共二字三
武十凡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皆在衛下齊桓治

楚亦始強陳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家
故齊桓公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于春秋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

定伯業而不之拒文姜播惡于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
也以求魯之故不鑑覆車之轍特書以累桓也

襄陵許氏境之悲遂或如苦之甚

秋宋人桓齊人桓邾人伐鄆鄆小邾

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

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

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傳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

傳聲罪改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冬十月

經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公稱三十八

齊桓公稱三十八

齊桓公稱三十八

齊桓公稱三十八

齊桓公稱三十八

齊桓公稱三十八

齊桓公稱三十八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

傳十五年秋諸侯為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

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襄陵許氏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人為之服鄭宋蓋

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傳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

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

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公華會上公多公教有曹伯在許男下

杜註

左穀不書公闕文也程子曰齊桓始霸魯首叛盟諱不

稱公惡失信也以鄭魯自齊逃來故然魯之來齊人亦

不肯魯虐乃鄭之執政執而歸之以京師視齊亦恐非

睦鄰之道魯之容辱未為叛盟也僖元八年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左氏謂盟于九月公敗邾師于榿盟係叛盟經不諱公知此從公羊經為是薛許男何以先乎滑伯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羊公同盟者何同欲也

子程工無盟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于幽再書同盟此後桓之會皆不書同盟貫之盟會江黃非同也召陵之盟楚不得已來服非同也首止不敢同王世子諸侯自非同也寧母鄭未服非同也洮尊伯已盟非同也葵丘周公不與非同也壯丘次匡救徐不協非同也以齊桓之盟如此其他不盡書同者必有故也經于荆楚之盟無書同者則知凡書同者在中國也新城馬陵同外楚也虛打謀救宋也戲及毫城北欲服鄭也皆同欲也若清丘斷道雖有同欲然清丘則罪晉

之要人以盟而即叛也斷道則罪諸侯之同謀伐齊以釋怨也蒲與平丘則晉懼諸侯之貳而要之同也柯陵雞澤又罪其以王臣同盟也燕牟罪其不命天王喪為不臣也重丘罪其受崔杼賂而許之成與同情也威罪既同曹伯盟而後執之也外此無書同者矣凡眾人同欲曰同同罪亦曰同

鄭子克卒

杜氏克儀父名柄子者蓋齊桓請命以為諸侯

辰甲傳王五十有七年齊桓九年魯武三十九年衛惠二十三年陳宣十六年杞共四年宋桓五年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年魯齊人執鄭詹

左氏鄭不朝也

孔氏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謝罪齊人執之

是時天下諸侯不朝多矣何以責鄭鄭畿內諸侯也自鄭魯以後不敢復朝故齊桓責之

傳應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書齊人何也

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嘉印按齊桓在位九年矣未見其朝王也何不以齊鄭之心齊已乎春秋書人有以也

夏齊人殲于遂

傳無遂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報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戍

罪弔民之師遂人害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是有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戍而

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傳殺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僕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

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

注氏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政則詹雖逃今齊蓋不久而歸鄭矣

魯于是時受之乎執而歸之齊乎受而請免之可也齊不來齊詹亦復歸當時情事不可考矣

魯詹詹多慶

傳慶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為故龍蛇周公遠辟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注元王十有八年齊桓十九魯公僖諸元年衛惠二十四

宣十七紀共五宋桓○周僖王十七年崩六恭德二楚文十四○孫惠王十八年立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殺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

者朝日註云朝日而見日始出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

則知其食于夜其說似矣然今據曆法推之一年必有

兩度交食而皆不書者以其夜食而中國不之見也何

以獨書於此故杜預言不書日官失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氏 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

按不覺其來是斥候之不謹必受其侵略已去而追失
薄伐之道有預伏之危

氏 先王之法從緩不及則難逐奔不遠則難

氏 為國無武備成心而不知警危道也

又會成秋有雲

公 記異也

傳 齊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山陰陸佃曰雲陰物也慶亦

陰物也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

而陰惡長矣此惡氣之應

雲能含沙以射人影其人輒病國蓋有以陰計害人者

也

冬十月

內 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
外 元六年楚大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

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傳 勝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

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都

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

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勝陳人之

婦識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識其輕以失人

也逆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奉有此命得以便宜從

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

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

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氏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傳胡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青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嘉印按左傳莊公十九年至二十一年王室有子額之

亂齊桓若不聞經亦不書可疑

未丁

惠王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九年元年鄭厲二十七曾莊二十八陳宣十十九紀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楚熊渠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

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周禮辭趾之化而中國之俗于星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

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

按文姜是時年幾六十矣淫放之行老而彌甚春秋

詳書為後世戒焉武后年且八十醜惡無恥而後世婦

人動輒以老為解出入庵寺交結僧尼為之夫與子會

莫之禁不亦可懼乎

張氏

夏齊大災

杜氏來告改

齊人師競已甚宜其災也

張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張氏

齊桓于是舉懷夷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

先治之

申氏

惠王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侯九年元年鄭厲二十七曾莊二十八陳宣十十九紀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楚熊渠元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林氏子文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

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

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也至於莊公之於兩君故寡

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慢也

己氏

惠王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侯九年元年鄭厲二十七曾莊二十八陳宣十十九紀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楚熊渠元年

十一紀惠公元年宋
桓十泰宣四建靖三
春王正月肆大皆

魯與齊

魯與齊

魯與齊

舜與曰青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
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同官司刺掌赦宥
之法壹宥曰不貳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切
弱再赦曰老老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皆也大皆皆肆
則廢天討窮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復世
有姑息為政教行惡宥惡奸軌賊良民而共弊蓋滿蓋
況如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
於蜀軍旅數典而赦不棄下蜀人久而敬思猶聞人之
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皆而更責誤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
稱君者獨出于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
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君者國君大夫與聞其
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
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
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執君之賊
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
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
之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攷二百四十二年無
天王殺其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皆四十有七陳人殺
其公子御寇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
殺則一也
夏五月
經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我所欲曰及凡專盟在境內皆不書公及大夫境內無專盟也杜氏謂高侯與齊之役者盟蓋齊桓謀接之恐未必然

以上摘錄

冬公如齊納幣

傳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為變矣公如齊納幣謂不使卿則不待貶也未再期而國昏小罪不足責矣

成康王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年秋六衛惠二十九年恭穆

二紀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頭元年〇二十二年楚熊祥執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祭叔來聘

私交也非王之所使故不言使罪可知矣

夏公如齊觀社

註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親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不聞諸

侯會之受命而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傳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川舉者惡其稍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

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稍夏不恭而

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通人安遠者服矣則矣徐越諸夏之蠻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傳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則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則未有君也則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隣無聘魯者矣而刑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莊二十三年 楚自四五年來見制兵於魯

莊二十三年荆之聘使始及魯僖十九年始與魯盟于齊二十一年來蘇提駟駟乎漸逼矣猶不知成公子遂如楚二師以楚師伐齊為楚成衛使無晉之繼霸何待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今徐州蕭縣

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朝 朝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朝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觀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朝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于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祭 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蒼士黜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魯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在魯地

遇穀盟扈皆為結姻也文定謂莊公至是三十有六歲制於扈而下得娶則恐未然蓋文姜雖淫未必禁莊公之娶而莊公即位之始齊女恐未生雖文姜亦無緣使之待年也意者當時諸侯醜文姜之行莫肯以其女為之婦者而齊侯入未有等罪之女歟或莊公醜其母之行及母之生存則不娶歟或割臂之盟溺於孟任之愛許以夫人而已有子穀之生不汲汲於正嫡歟事皆不可知難以臆斷也

齊 齊桓公過穀

齊桓公過穀事未為不汲汲于正嫡即論蓋指文姜未亮以前不早娶也
七年二月十四年齊桓公三曹德公宋元年陳宣二十三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傳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重心而已御孫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美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

之丹極刻摘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諱示仇人之女廢人綸悖天道春秋謹禮于微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墜

葬魯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梁穀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為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

范氏處舍

傳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

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傳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

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張氏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于內禮也並觀同贄是

失男女之別

汪氏春秋書魯夫人進衣甚嚴自納幣于始至宗婦觀用幣于終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

大水

夫人始入而連年大水為災其兆可知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薨猶不稱爵者以微

弱不能居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

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

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

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

肯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君正者之戒

陳氏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

注此與突忽去疾展與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然忽與展與皆以突歸去疾入而後出今羈閣亦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人甚矣

按羈時在喪此大臣之罪也

郭公
作心

傳此先儒以為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所以亡也致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猶有所親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

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子王
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

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

齊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林諸侯始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齊桓公為之也

說本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經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

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

告天馳庶人奏周官鼓人教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

軍旅田役贊王鼓教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

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

則非禮矣

正義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非禮矣

正陽之月日食變之大也傳偽

伯姬歸于杞

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

傳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禮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肯不鼓

氏比年陰盛陽微之變莊公若思謹內外之防嚴夫婦

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禍猶可及止也不惡懼脩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終成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氏

傳九年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

襄公伐成

夏公至自伐成

曹殺其大夫

氏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

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

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

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

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

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捨

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古者諸侯之卿大

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

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

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

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

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

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

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

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大

秋

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州徐比處五今縣
徐城是泗

補傳按書伯禽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入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 二十有七年 齊桓十九年 魯宣二十六年 杞惠六年 宋

九桓
楚十
成五
五秦
宣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魯杜地註洮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

民事不舉，雖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道，而不能衛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

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塗

傳解 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弒盜有伯中國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有畏

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胡傳公子友如陳尋弒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

嘉印按夫不書符此出外會英亦直書而自見其義

傳左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

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胡傳 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

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公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

女往來之際嚴矣

萬歲來迎叔姬內女書歸

胡 莒慶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

則稱字為其居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陳氏諸侯嫁女爭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杞伯來朝
二朝
卷見

晉

公會齊侯于城濮地將討衛也

惠王二十八年齊桓二十晉齊十一衛懿三蔡穆
秦宣十楚成六

春五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春秋紀兵及者左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

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
是王使召伯慶賜齊侯命且謂伐衛則齊人舉兵石奪
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

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康叔不泯其社稷使

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微詞請罪而上逆王

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

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

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王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

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

將卑師火也

陳齊稱人貶之也故之以王命取賂而還見左是桓公

不以王命討衛也

夏四月丁未鄭子瑑卒杜氏文公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杜氏諸侯

胡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熊

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

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

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火桓公主兵據夷狄安中

國之事見矣

冬築鄆熊氏曰鄆邑在鄆城西北范縣界與秦臺
近其地北近于齊南近于曹即濟西地也

左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胡鄆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

築園則書築鄆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威之

豐山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參禾

胡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

司會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庫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大無麥禾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九年耕今公事國二十八年常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

嘉印按書大無麥禾不言大饑而饑可知書大饑不言無麥禾而無麥禾可知大全諸說不必泥

穢孫辰告糴于齊

公 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也

傳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識大臣任國事治事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諫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也

而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也

哀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年魯哀十二年 穆十鄭文八魯僖六陳宣二十

紀 惠八年桓十

春 新延廐

傳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

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暴振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暴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業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急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傳 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 國雖滅紀執節守義故繫之紀時而錄之

傳 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

禮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知此則知春秋獨

詳紀伯姬叔姬卒葬之故矣

城諸及防 杜預注諸今城陽諸縣然氏言今

州諸城在東北二百里 於是人城諸防豈不為至乎

丁巳惠王三十一年齊桓二十二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九
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威八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城成

次止也有衆也欲救鄆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今東平州東六里有鄆城

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鄆降于齊師意齊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

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葬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

而歸于鄆所謂東郭守義不以亡故而廢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

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註濟水層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齊人伐山戎山戎在北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

齊侯敵山戎故稱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國謂無因緣

山戎左右之國為內間者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

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苦之也何苦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責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言由山戎害燕使之

隔絕于周室故為燕伐之

戊子惠王三十一年齊桓二十二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九

紀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威九

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臺以侯天地諸侯有時臺

以侯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侯是為游視之所

厲民以自棄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杜註薛魯北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

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王之辭齊伐山

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

不賞邊功以沮外徵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忌教者則治國

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論年身死而蕭牆之禍

至矣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己未五年三十有二年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三

春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杜註梁丘在魯平昌邑縣西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杜氏曰公子牙同母弟

左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

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以季使以君命命倍叔

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遠泉而卒立叔孫氏杜氏曰季友

公子牙卒杜氏曰公子牙同母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傳趙盾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夫位高之寵也危

病邪之同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

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肖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

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

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足兵

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莊公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之風而二子登其不為唐之中宗一問耳

莊公

莊公薨於堂上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困人

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

莊公過時越禮謬於詩始闢之義而子般乃孟任

公于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執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

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皆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

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

南公毛取二千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

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

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

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

外其流至此故於丘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

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

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重威之義明且遠矣

子般非其出也閔公齊出慶父假立閔之名以求故于

齊桓故如齊莊公立般雖非正書子言君以為世子也

書卒諱也書慶父如齊見齊人之與賊也慶父賊也不

去公子何也魯人私親而不以賊討孟氏世為大夫

秋雖欲去其公子不可得矣

秋伐刑

胡氏隱二年鄭人伐衛註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

取敗之于經殊為未然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天

之敗未嘗諱也公伐齊納糾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則內兵敗未嘗諱也滅項則內滅國未嘗諱也而

曲為之說曰乾時為與雖戰雖敗猶榮也既又知此戰

之未嘗復讎欲納糾而定其國也則以為諱公而不書
 也不知上有公伐齊納糾則及齊師戰者固公也中國
 齊小白入于齊葬齊襄公因伐齊中事也倏襲之而倏
 貶之虛榮之而實辱之義何在哉及邾人戰于升陘
 敗也非敗而諱之也敗人則書之自敗則諱之是莊
 君以好勝而發民也後世有數十萬師折于外而甚
 不聞者所以啓之也內書取者多矣隱十年取郕取
 偃二十二年取須句二十六年取穀三十有三
 魯文七年取須句中為郕取宣四年取向九年取根
 十年取繹戌六年取郕襄十三年取郕昭元年取
 年取郕有書伐國而取之者有并不着其國者如取
 則與郕郕同也郕雖小國前此言營人滅郕則此取
 苦故不言滅也根年郕公羊皆言郕晏之邑左氏
 郭亂分為三師救郕遂取之然則郕雖微其宗廟社稷
 必已先滅于人故樂言取也是取郕之例也若言為魯
 諱滅國也則春秋以天自處公魯于天下曲筆掩過

春秋集解卷之三終

世信史不為而況于春秋乎文定獨以滅項為倍公
 會三家所為故不為之諱而書曰滅豈不知成襄以
 政逮大夫雖取郕取郕莫非三家所為何獨諱于後
 不諱于前也故書戰則戰書敗則敗書滅則滅書取則
 取朱子嘗言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者之穿鑿此類是
 也
 莊三十四年齊人伐山或胡傳謂稱人戰伐也以其
 成後稱齊侯而不知之極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其
 云云嘉印按文定此傳前經云此或為燕職責不
 是代之當矣此為燕也非多不毛之地也天子不
 撫公安中國之功乎經于伐或稱人舉則善之其
 之義同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則善之其入郕則
 衛之平而心無適莫也
 之義同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則善之其入郕則

錢塘應撫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閔公林氏云名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申庚惠王十元年
齊桓二十四年
鄭文十二年
晉獻十六年
衛懿八年
陳

宣
三
十
一
年
秦
成
三
年
楚
成
十
一
年
宋
桓

春王正月

梁穀 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

也末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刑

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癸

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

而不速救也則書所次以罪其懷叔孫豹救晉次于葬

偷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性齊侯伐魯

北鄙圍成救公成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獨至材

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兄莊公乃十一月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杜註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

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喜

莊公薨子緄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

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

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

汲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聞故特稱季子隱惡而揚善

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

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掩

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

冬齊仲孫來

鄭有斌逆當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

士觀現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繼之所致耳直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私交曰來仲孫桓公之所使也何以不稱使也來現國耳非禮使也私也

仲孫言魯猶秉周禮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特其國于壞亂之日春秋雖貶仲孫而不名猶異于

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胡氏以其猶曰珍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

西季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六年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
成桓二十二年齊桓二十三年齊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沂水縣有陽縣故陽國或曰陽國本在今縣東南齊連連之于此

夏五月乙丑吉禘于莊公

公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昌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昌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

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昌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胡魯諸侯耳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禘言吉者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報

宮廟也此禘于莊公則不及祖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敬夫人則兼昭穆也與禮太傳祭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其祖配之自不同矣蓋其初成王賜魯五年大禘以文王為

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得用天子禮樂其意因文王以及周公耳其後及周公之時祭其後遂用之羣廟之夏祭則禘之名遂不可解故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浸淫而不覺遂以夏祭謂之禘其實周祭夏曰禴見于大雅天保之詩與周禮春官宗伯無可疑者後之記禮者見春秋所書夏禘秋嘗冬蒸遂以夏祭曰禘說以傳

訖矣晉荀偃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可見不特用之于祭并用之于賓

禮記禘祫之禮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魯雖借禮皆是五年之禘祫以周之配文王而不及魯主其三年之大祫亦但羣主合食于周之廟公之廟與魯主共配文王也況歲時之禘更自可知則周公不得常伸其尊矣此從應子與沈氏之論禘祫書而推論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按左氏初公傳奪卜辭由公不祭慶父使卜辭賊公于武園聖人諱而不言祇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祇之實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野

胡夫人稱孫開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皆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帶卜辭之刃交發於黨氏武園之間哀姜以國君

母與聞乎故而不忘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臨川安氏奔邾畏齊桓不敢歸也

公公子慶父出奔莒

羣之弑子般而立閔公敢于齊以子般非嫡而閔公齊出也至是季子欲誅之於內齊桓欲誅之於外勢不能安不得不奔

胡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下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濟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

孫郭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緣不討賊則非也以絳驥
勳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
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入北軍士皆左袒
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
侯國華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
目廣矣以為戰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
者也

不言莒人歸慶父何也以賂故也但書出奔莒而莒人

黨惡之罪見矣魯人逸賊之罪亦見矣慶父已討何以
不書殺蓋慶父誼共而其子公孫敖為卿是季氏私其
親而不以賊討三家之朋比而無公已見於此矣此春

秋不去公子之意也

嘉印按叔手之情可託以疾死慶父連統二君其事
著矣當明討也此記罪浮於叔手而亦立其後不思周
公之待管
蔡有異乎

冬齊高子來盟

何可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

死子般弑問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
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嘉印按稱高子謂喜之與季子同
不稱使專盟也齊侯使之來不使之盟也專盟而得義
與之可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北 在今山西
大同 蔚州 諸境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嘗以仲
尼刪詩如牆有茨之奔奔桑中諸篇錄於國風而不
削問延平楊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
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
於殺身敗家而止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重戒之大而
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
旨矣

鄭桑其師

春秋集解卷之五

錢塘應樞撰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僖公傳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
惠十五年元年齊桓公二十七年魯哀十八年衛文公六年元年
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次于音補肅北救邢杜註肅北邢地車

左諸侯救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罷用而
遷之師無私焉

人而國事至此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
權諸藩擅令及衆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救
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
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
棄其師君臣同奇也

春秋集解卷之四終

胡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肅北書次訊救邢之不
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
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敗救邢次于肅北訊之也故救
患分災于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為大
胡氏之言雖如此然次而後救者審其得失欲善其救
之之方雖緩而猶有可原也救而後次者畏敵之強為

虛報而無救難之實也三國兵力雖強必以狄師方壯
本可遽戰特次鼎北為之聲援適邠人潰出遂逐狄人
使邠更依險阻護其遷徙而城之與救晉而次難輸者
異矣不然強敵在後內無援師邠能自遷乎傳稱邠遷
如歸有以致和齊之救患也已

夏六月邠遷于夷儀今山東昌樂縣邠城縣西南十里
有夷儀二地

公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邠

邠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邠者美桓
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
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猶憂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
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以王命與師者

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魯氏曰夷在
今在呂州界
公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

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如之故孫于邠
齊人取而殺之予夷以其尸歸

閔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桓公召而殺之也齊為盟
主義得舉法是伯首之所以行乎諸侯也
歸者歸齊也

楚人伐鄭

楚楚稱人沒強也莊公十年敗茶師虜獻舞國已強矣
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其本僭竊之罪正其美狀

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
十八年伐鄭惡其猜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
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
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邠人于柅柅在宋地陳
為陳州

九月公敗邠師于柅柅在邠地
公桓之會謀殺邠而公與邠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

五音

冬十月壬午公乃反師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曄

明傳按慶父走莒使晏斯入請下可而充莒人曰吾已得
子之賊以求賂乎魯人弗與為是與師而未伐然則

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辭止銳喻以詞命

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

猶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

友為主而書敗復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左
潘公請
和菜

胡夫人預試二書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

矣書孫于邪虎於戎者絕哀姜也

夫人下稱妾父母不以為子也

癸亥
九年
二十
二年
郭文
十五
曹北
四陳
宣三
十五
杞
應
十五

宋桓二
穆楚成十
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七年見

傳左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平孰城衛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

下典諸侯專封也曷為下典寔典而文不典文曷為不

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寔與

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

救之則救之可也

不書諸國之師我往城之之詞也前城却書三國之師

我不淫域之之詞之不繫衡主事也非為一國也

前書城即指臨川縣民曰郢即平漢郡此遂則平儀乃郢城之所在故不曰城或儀而曰城也此書城楚丘者殺梁子曰不言郢衛僂城後惠者有不同也非衛姓

未達亦可書衡楚兵而不繫衡之事也非爲國也

侯城之諸侯有患諸侯救之職也非異巧也

桓公為燕關地北伐山戎則介支斬孤竹而南歸然衛

爲北州大國今之衛疆有使以薦食于此不能爲之振

恢復獨立而但使遷而避之又何也桓公當時亦只略

施小惠故春秋于衛事亦無大功可紀性紀楚城上而

已後雖南服荆楚而轉輸之周黃被破滿而不能救終
齊桓之世狄代晉滅潁潁後衛及鄭春秋下絕書皆已累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妻

成其為小君者嗣君以為母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虞城
主北平虞平人各之問晉也春秋始封晉太原城
使歸今異城父後居晉太原城春秋始封晉太原城
後歸今異城父後居晉太原城春秋始封晉太原城
後歸今異城父後居晉太原城春秋始封晉太原城

又使西國州日晉賜縣東二十里春秋始封晉太原城
鄭所滅在春秋前而號為秦所滅在春秋前而號為秦所滅
卑氏言本近虞今縣州平陸縣東二十里春秋始封晉太原城

也下陽者虞號之塞邑滅下陽而虞號舉矣
解晉人遺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違其極暴滅凡
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于國而曰滅
下陽邑也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號之塞邑猶秦有潼關
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

舉而虞號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
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侍泰者也其東世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在今汝寧府信陽

黃州有為日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山縣近茶黃今
黃州有為日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山縣近茶黃今

傳左盟于貫服江黃也

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齊無盟不煩
侯也

冬十月下雨
楚人侵衛

甲子三三三年春秋文十六年齊侯二十九年文三三三
子十午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解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

徐人取舒

舒國在廣州府舒城縣舒地在廣州府境舒屬石安慶府境
舒楚之同類詩所謂荆舒者也徐

晉取楚之與國

六月雨

穀梁雨云者喜雨也

胡閔兩者與民同其憂喜而有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東平須昌縣北

傳左謀伐楚也

傳胡侵蔡次陞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安知其為

冬公子友如齊莊盟
齊侯有陽穀人詣惠

嘉印作經書新解法證及附錄并序
卷六上通為江表持角之勢言耳

望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陸而二國不

齊侯有陽穀人詣專來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

楚人伐鄭

當楚人侵鄭楚人伐鄭而中國之師可舉矣

乙丑壬二四年 齊桓三十會敵二十一衛文四葵癸十九
五十一 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二十七杞惠十七

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文
許

穆曾伯貽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陞杜註陞楚地潁州召陵縣南
有陞亭

胡楚賁也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

人販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華也

雖暴橫遠使上國將不請命復合諸侯春秋以義正名
書遠伐楚訊其罪也此楚莊齊欲繼之以德故不遠而次于陞
以齊桓桓桓提別楚莊營數十年豈如左傳所載直為蔡
姬舉哉

侵蔡略其異國也遠伐楚本謀也次于陞整兵不戰以
脩文告止而不誦此可見身在傳言桓公為蔡姬母其
國策言桓公號言伐楚其寔蔡蔡如此則誦亦甚矣孔
子何以言正而不誦也謹

長許男衛新臣卒此即許叔孫公卒傳公案五

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
男一死稱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
在潁州是以許男復為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捍威一藩之
出疆必勤標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
卒非正也按卒于師而不救歸為王事也出疆載捍防
名卒之變為預備也若有不起之疾雖在王事非有重
任專責猶許告假而歸况齊桓接諸侯以伐楚非王命

于地近而富獨面之際此桓公死時
楚屈桓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此莊公死時
在召之旬

齊楚大夫未有以名代通者其曰屈氣進之也其不稱
使權在定也來盟于師嘉報義也盟于召陵序桓公也
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
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優與國
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詰其戰勝攻克則對以周力之禮
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違也于
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司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
公能以札下之而不矯虐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
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
朱子謂桓公不責楚以借王者恐責之太甚楚不敢服
此說亦未盡楚之借王當時亦私在國中有大耳想未
敢聞于諸侯自齊桓既沒而楚始侵陵上國則猶當
自楚或也楚武楚文之稱疑是追諡不然桓公無有會

謀偽

公羊詩塗之程何註下之道也說臣公是臨濱海而東經臨濟澤之中領而執清塗

秋足江人黃人伐陳

既書秋矣不更書齊人魯亦與焉之詞也穀梁曰不言其
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華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蒯帥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林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林霸國大夫會諸
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胡方楚人未怙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期振中夏之威

會于陽穀博達國之信按兵於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召

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忘已

騎盜陳大夫一謀不恤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越

猶未忘也桓德于是升袁突凱武熊得荊州而張松是

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汴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

乃曰茲朕未知戾于上下慄々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于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陳有深責之也

陳氏 公于文師敗為師于鄒公孫茲叔牙帥師會侯陳
公孫教子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實肉

嘉王二十五年
齊桓三十一
春秋二十二
衛文五
魯穆二

八 卒 宋 祖 二 十 七 秦

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胡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驪姬寵夷

晉卓子鑒專罪猷公使俊世有欲素妃妾之名礼適成

之位以敗其國者知所戒焉

張氏申生既死，故公卒後，莫齊亦被殺。徒說此心，而棄首忠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隰歸寧成風國見其子于公時于年十

教婦人既嫁不逾境踰境非正也白姬為志乎朝嘉乎

也伯姬為志乎朝具子則是杞伯夫人之道矣諸侯朝見曰朝以待人父者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

未朝具子參議也

臨川吳氏杞伯姬公叔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執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伯姬公卒成公嗣位伯姬嫁於宋無道魯傷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如年

國年小國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杜預注首止衛地陳留邑縣東南有

北

明及以會通之也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前則將美止自天王而言欲屈達其子後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前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禮書事

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以王世子下會諸侯不義替乎曰王會諸侯常事也何替之有抑是會也左氏以為非王志也然則世子敢擅行乎曰不敢也齊侯必請于王以諸侯欲見王世子王許之行而後世子出會焉諸侯以臣禮見則世子之位定矣此非世子會諸侯諸侯會世子也上會下禮也不會上不義抗乎故殊會之然則齊桓不有罪乎曰無其安王室之心而與之變之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何也專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專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

國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言之重詞之禮其中必有文傳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雖有愛之在大國秋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義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

鄭伯逃歸不盟

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

傳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恥平正之盟也

也諸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

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為恥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

夫之事以諸侯之尊行匹夫之事雖悔于尊終病而逃

盟如所表何其書逃歸不盟深恥之也或曰首止之會

非王命也王患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

汝以從楚可以少安周也中國不執非獨楚與諸侯鄭伯喜

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謹名

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諸侯會世子雖衰世之事而

春秋與之者是愛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我

春秋逃之者亦愛之中也嘉祥齊桓晉已事不實後楚與齊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楚人滅弦子余黃杜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曰王聞鄭而帥師滅弦黃受弦子之命楚之滅黃亦自
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國許之紛、使此時
諸侯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機哉
五年伐鄭黃受弦子之命楚之滅黃亦自
二年之內屢辭楚
從胡不忌桓公若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執執不言所為地經于晉也從曰時漢已亡秦于晉虞

執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執而明日亡虞矣言滅下陽今不必

虞公雖貪然無罪于晉、詐而執之故稱人以執而虞

公不明惡無信也大道既隱天下相欺彼此交結莫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自必春秋惡之傳或曰虞公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國新城鄭新縣

左以其進首止之盟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胡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鄰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

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而不舉有違力者矣及楚

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

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者之尤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戊惠王二十七年齊桓三十三春秋二十四衛又七蔡桓二

二宋桓二十九秦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在鄭國在鄭國之南

胡齊早師以稱人殺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

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于其君請下爵

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

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報

讎而懷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

利而不求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辛盟於甯母

魯地杜莊高平府與縣東有泥母亭

曹伯班卒子共公襄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己惠王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春秋二十五衛又八蔡桓二

宣王二十一年齊桓三十五春秋二十六蔡桓二

春王正月齊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于泚鄭伯乞盟

胡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

莫貴于方伯公侯以下士之微乎乎方伯公侯之上

外輕內重不亦為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躬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之行省難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下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爵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遠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臨川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持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進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公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懼而乞與盟也

夏秋伐晉

晉悼公五年晉悼公五年不與齊會是以不與齊會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秋禘而致哀姜為非禮也又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

廟不赴于同同不禘于姑則弗致也

胡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王威以舞大咸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

據禮大禘禘祭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今致夫人哀姜于昭穆則非以祖配所自出之禘蓋僭用禘之禮樂于三年之祫祭也夫人不稱氏姓為廟所不受也

三年大祫遷主于廟今八年而始致夫人亦疑其不可而卒于苟用也。漢劉向以夫人為我風既無據又無故而子立母之理胡氏從之其說非也

此禘非以大祖配所自出之時用不著皆配成春秋大祫書大禘此書禘與閏二年言禘司蓋是三年之祫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亂不獲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盟于泂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後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

後告喪於諸侯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臨川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乃告難

疾時事也

元王九年魯桓公二十六年衛文公九年移九歲或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魯桓公卒子說音悅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衛侯文鄭伯文許男

曹伯共于葵丘月公米邑在洛陽東郊口杜註陳留外黃縣東

有葵丘是延善言葵丘在今臨淄縣西二十里以杜為

胡其四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

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

公下行端揆之職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

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

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穀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

今皆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氏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闇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拜諸侯會于京師反微
冢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
而功可掩過歟抑魯等紀事而脩禮于葵丘以明王業
歟

八年十有二月六王崩則九年夏正惠王將葬之月也

襄王安得祀文武而頒胙冢宰安得舍攝政而出會乎

左氏謂惠王本以七年閏月崩而告喪以難故緩葬也

謂以今年十有二月丁未告夫國雖有難無有匿喪一

年之理且魯史又安得以告喪之日為升遐之日乎

秋于葵丘之會無貶則惠王崩之月日必有誤矣

襄王亦未嘗祀而何冢宰在攝政之時亦未可出

會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氏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戚

之禮亦時焉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

九

月成諸侯照于葵

胡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立命為盡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東牡載書而下歃血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真載要王之事信矣

命之詞則知桓公異戴喪主之事信矣

盟稱諸侯前日後凡且明周公之不盟

注桓盟十有三皆不書日唯此盟書日美其盛而憂其衰也

衰也

陳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泚燕序王入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爲王人微者也於葵丘亦齊桓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爲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典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

而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

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

據氏之離合而書之者也。或土之會美矣而盟不與書。

同日也皆定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詞也

嘉按葵丘會盟中有伯姬奔之異事逾時稍久文亦不

相貫串與首止微不同也使不再言葵丘和盟于何地乎

桓公衣裳之會九始于北杏會鄆會幽者各再次櫟次首止

沈氏母終於葵丘其車之會四于泚于鹹于牡丘

恒德裏矣
謹識

甲子晉侯說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美齊

殺奚齊稱殺不稱弑明奚齊可殺而里克非殺之之人

以此于非司寇而懼之例薄其罪也君之子云者顯其

世予不當立也

周幽王嘗燕文子宜臼子伯振矣而犬戎殺其身

後世戒其義大矣

五宗長公
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大林八朝齊始之屈宋

狄滅溫溫子奔衡
溫子國于溫故曰溫子
或以莊子乃我而魏

生得種于無信叛主即秋又不能于秋故人伐之孟春

嘉印據此燕子即左傳莊十九年秦子頑叛王者
蜀杜氏大子之近國而牧滿之所以病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傾嫡而尊之國有姜齊也非卓也奚齊既殺大臣立卓

而君之卓非有求國之心也克于是為弑君矣天理人

欲春秋辨之明矣

及其大夫荀息

胡荀慧者美齊之傳也
卓子其所立也
此句君弑而

于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

朱子詩思不能諫石以義人段
不是只是辨得一起亦是雄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置而不圖所謂不務德而勤

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段以伐我非用人之道也

嘉按當時北戎或將侵許如病燕之患未可知但三傳

無明文耳

晉殺其大夫里克

胡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嬖

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

居三旬而難作是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也使克明子

大臣之義據經達諱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順

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亦

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

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等死耳。不死于世，亦終

亦不免其亦不知命之故哉

前書弑君者克也則此之為殺討賊也不以討賊之謂
正之而曰殺其大夫里克何也哀其志也驪姬之禍人
道苦矣里克所為蓋欲通國之心之公憤而受其罪以
死聖人原其情不竟以為賊也則存其官云爾夫然稱
國以殺晉之君臣有罪乎曰惠公始賂之以汾陽之田
百萬而入國而殺之皆冀尚之謀也則此殺也非所以
為討也使惠公當秦晉求君之時如重耳之固辭不
已而後許之則定國之後正名討賊孰得而怨焉

之而終討之克有辭矣
原情而存其官猶後世於疑減等非予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壬子襄王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會
紀成六年襄二秦穆十六鄭文二十四魯公四陳宣四十四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嘉印按去年是晉惠殺里克左氏云平鄭聘于秦故不
及是晉惠時故殺鄭父矣方新如春秋說秦伯召晉

前書弑君者克也則此之為殺討賊也不以討賊之謂
正之而曰殺其大夫里克何也哀其志也驪姬之禍人
道苦矣里克所為蓋欲通國之心之公憤而受其罪以
死聖人原其情不竟以為賊也則存其官云爾夫然稱
國以殺晉之君臣有罪乎曰惠公始賂之以汾陽之田
百萬而入國而殺之皆冀尚之謀也則此殺也非所以
為討也使惠公當秦晉求君之時如重耳之固辭不
已而後許之則定國之後正名討賊孰得而怨焉

之而終討之克有辭矣
原情而存其官猶後世於疑減等非予之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前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黃遠齊
近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殺則無以宗諸侯長
桓公不能遠與之盟管仲死楚滅黃桓公不能殺故若

子聞之也遠國慕義背身即華所謂曲谷遠于魯不

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後

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援安與國之義矣滅強滅弱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救也

嘉按自盟于甯母齊桓修禮于諸侯諸侯官方受物鄭伯請盟既而乞盟于泚夏王嗣位諸侯翼戴中國無憂

楚之稱伯者四三年今見齊桓志荒即乘間伐黃滅黃

癸巳 四年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年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
齊桓成七年宋襄三秦穆十二楚威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胡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若其例有三

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戮

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

稷有與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為禮其罪為輕殺于

泓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

矣於札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

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首乃伯連師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賄者因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榘卒榘氏宣公卒

甲戌 五年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年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
齊桓成八年宋襄四秦穆十三楚威二十五

春秋侵衛

胡齊桓公于楚人伐黃救其不起其業怠矣然使人

同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

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齊曰無忘無荒四夷未王

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又若此類者

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

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州東南六十里

傳淮夷病杞故立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戊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乙亥六年十有四年

九家集五秦穆十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在魯國

不歸功于桓不與齊役有專功也明此則知地道元

之義矣不繫杞王事也非為一國也

夏六月李姬及鄭子適于防使鄭子來朝

據左氏鄭李姬來寧公起之以鄭子之不朝也

于防而更來朝大女歸于入非父所得止也為魯所

止則非鄭婦也不書鄭李姬訊魯也鄭子見使于母

非夫也公穀言使來請已亦非言來嫁而請之也然則

往嫁何以不見于經如鄭伯桓來歸而書往嫁則不書

言杞伯桓來水鄭而叔季往嫁則不書或舊史失載聖

人亦闕之矣

秋八月年邱沙鹿崩

川沸騰山冢岸崩言西國之將亡也言沙鹿崩於首

獲晉侯於浚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長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文許男曹伯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註牡丘地名開匡衛地也丘城今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謂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率兵伐徐暴橫過陵之罪著

矣徐在山東與齊密近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饒捷越險之難也今言盟言次直謂侯

救患之不恤桓德衰而安中國之志忘矣中應桓德

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存欲有國有教不息之誠也

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滅黃而桓不能救楚乃救伐徐其患偏矣盟諸侯于牡

丘懼救患之不恤也次而後救若不輕出重宜遲遲

未大失後徐恃救而致于妻林齊再伐屬不克救徐而

還盟主亦何足恃哉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屬杜註屬楚與國。今

以兵法攻所必救屬在徐楚之間欲楚之來救以解徐

也然雖此楚救曹妻林則屬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

徐而遂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使之曹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郕

止而復歸者犹再嫁然

已非離震侯伯之願

離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患焉

冬宋人伐曹

張莊十四年曹楚齊桓伐宋宋至今憾而伐之見桓德

之衰而果忘之私已

楚人敗齊于妻林妻林徐北下邳陸縣東南有

在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非于封秦國

清城是文公居大止今西安有與平縣東南十五里
城是文公居大止今西安有與平縣東南十五里
城是文公居大止今西安有與平縣東南十五里

不言師敗績者重子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
師與大夫敵也若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
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若牛羊用人莫之恤也
以民為貴若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
重師次之克以天下命命亦以命為必林元后為元
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
逆之黨有托以為民輕素若親而不顧者矣
襄王十有六年齊桓公二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
二月十二日齊桓公十四年春二月十二日齊桓公

宋襄公七年春
六月初二日
春正月戊申朔日于宋五
是月六鵠飛退迺宋都月八日言見

謂星者非經星也彗字之氣也
公易為先言實而後言言實記聞其確也然視之則
石祭之則五易為先言六而後言鵠六鵠退飛也
視之則六祭之則鵠徐而祭之則退飛
胡伯石是空凝結而頂也星有氣連軀而飛也石
鵠飛而得其數與石在春秋時凡有國者祭于物象之
變亦著矣此宋襄也書於魯史聖人因以明大人感應
之理而著之於經和氣致祥垂氣致異人事感于下而
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
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頂六鵠飛不自省其德也
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冰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
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李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為

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

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

翼戴之勤襄仲祇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

勝私情欲以異者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

于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

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鄭季桓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蒯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之鄭伯又許

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注今泗州府臨淮郡左右縣代以為

左謀鄭莊公鄭為且東略也城鄭役人病有夜登丘而

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者陽萬氏許以男而先于邢曹邢以侯而後于鄭許

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夏王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二年晉惠八年文十七年莊
八年秦穆十
楚成二十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在今六安州境也

以報要林之役也

桓公楚不討而加兵于焉與英氏之國是繼討狼而

博徐鼠也

夏滅項項在開封府陳州項城縣

胡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

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之二傳以為桓公滅之

信乎考于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

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郭取郕取鄆是也

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

陳公猶在會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

內滅國大惡也何不諱乎曰春秋直筆也內外異詞則

將內外異罰非公魯于天下以天自處之義也然則及

齊人將禚之類

詞此臣子之義也辨見三卷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杜註字今魯國下縣

左傳姜氏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也

九月公至自會

張公會諸侯而大臣減人之國得罪于伯主反國不討

無政刑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多內嬖如夫人孫母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葛盧生昭公鄭姬生懿公

懿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夷

子公亦有寵公許之武孟皆仲子五公子皆求立冬

十月二日齊侯卒公子雍入齊人執因內寵以殺之

桓公幼在天下再造周室使以內嬖之私家嗣不立世

臣無權至奇致亂幾不能殫亂者救世治今在于正家

信哉

紀 襄王十有八年 宋襄公齊侯不親元年會襄九衛王

十有八年 宋襄公齊侯不親元年會襄九衛王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顯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

齊師于顯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

傳伐齊之喪秦少魯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

善魯也敗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亦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

稱人深責中國諸侯之罪也八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

今許人受討以宋為主首由在宋也或曰桓公管仲嘗

屬考公于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

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

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戮

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

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嘉按春秋左公之於宋也無惡立之人將誰殺乎
秋善之者左公之於宋也無惡立之人將誰殺乎
秋善之者左公之於宋也無惡立之人將誰殺乎
秋善之者左公之於宋也無惡立之人將誰殺乎

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傳桓公桓公在厲四都熱初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

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據左傳桓公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則桓公所出不但
六公子而已內嬖既多各自樹黨何無重臣為之區

乃以愛子屬鄰國使之藉外兵以戰本根此失計之大

者也春秋罪宋襄公善魯程宣惟正以長之分抑亦社

開門揖寇之際于孝公致先死而得國其後諸弟更立

商人篡弒孰謂管仲之智而慮不及此哉

冬邾人狄人使衛

解氏狄稱人之始

胡傳進之也

衛甯亡滅東徙渡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歸其壯畜罷用而封殖之今衛燬乃反佐

宋襄伐其喪而殺無虧其惡為甚莫有為齊桓問其罪
者而狄乃能之此春秋所以人之狄者乃所以狄衛
也
嘉印按人一也之通之先以異也
襄三十有九年宋襄十齊文三十二魯公三十二陳穆七
紀成十四秦穆十
九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執之意是非決于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

名如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于人有惡皆不名於稱子

獨名是亦有罪焉尔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取

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事大國其

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

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于執難以罪不歸于京師則

稱人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繼

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欲繼北杏也傳曰北杏繼北杏而北不南

鄆子會盟于鄆傳曰北杏繼北杏而北不南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逆之社欲以屬東夷

馬子魚曰古者不南不北而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殺

用人乎余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誓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伐曰薄德今一會而處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

爲幸

左林邪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逆之

其惡勝爲我首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爲過也

秋宋人圍曹

執嬰齊月鄆子曹之不振不亦宜乎故子魚曰君德微

乃有闕而以他人若之何盡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諫

衛人伐邾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元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

脩桓公之好也

書會徽者也此盟楚尚存陳蔡之下則未散脩王可知

潛王蓋在楚成敗宋之役固知成之受弑于商臣猶極

山思明耳傳曰下期首教也

嘉印按是盟也諸侯脩好楚何脩之有蓋目齊桓初平

宋此宋現中國之盛衰耳位序陳蔡之下豈所甘居乎

易以一陰下生上遇五陽爲始設長而爲進焉否居此

之始與是盟亦始衰也嗣是而再盟展上嗣是而再盟

梁亡今陝西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少梁城即古梁國

左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

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官曰秦將襲我

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胡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滅亡者其事微矣春秋所

以明微也梁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古者諸侯朝聘其禁令盡攷其國職夕省其典

夏大旱

秋宋公楚于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社註孟宋地

羊不言楚執不與出秋之說中同也

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

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救

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以

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齊五國之衆何勸乎

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唇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

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

書宋公楚子于諸侯之上而下言執宋公以伐宋是宋

楚爭長也楚風日範宋襄與之盟會已非尊周據事之

義不度其威之不足以為齊桓而犹欲用齊桓呂段之

禮故楚子振而執之有之事必有武備苟知夫子夾谷

之義亦何至有失身之辱哉上以諸侯同執為文下言

公會諸侯釋宋公何以知為楚執乎中言楚人使耳中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羊楚子稱人楚也

從下曰宋投不以是投于宋也

胡楚來獻捷以魯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

十有二月於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然以薄即楚宋地

穀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典

中國而顧與執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孫叔大權自

賢義出其事與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

春四年襄王二十二年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恩十三衛文

十五年陳穆十杞成十七秦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今兗州

左須句風姓寔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

來奔因成風也公伐之取須句反其君焉

注文七年再書取須句傳謂其邦文公子馬比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寔貪其土耳使果有其誠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鄭歸須句于子須句以著其善焉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

八月丁未及鄭人戰于升陘杜註升陘魯地也張觀此則知取句者非有存亡繼絕之心當失

不書我師敗績而敗也傳稱鄭人獲公胃母諸魚門記稱鄭妻復之以史夫蓋自戰于升陘始也兩國之各創可知矣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皆此類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胡注之戰宋襄公不既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事起施者王政之奉襄公伐齊之喪奉以尊長罪一也

一會盾二國之君罪二也魯人不服孟姑省德無關義後動而與師國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數行而獨受重喪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乎夫計末遺本歸小名妨人德者春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張楚子救鄭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也

甲申襄王二十有三年襄王十四年齊考公魯惠公十四年秦穆二十三年楚威王二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國杜註齊侯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齊侯胡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中國援或狀恤災患畏蒞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國邑以著其罪異哉以起報德刑戮之民也宋公竭力以納方公而方公反因其敗而推之何哉桓公屬孝公于宋立為太子者以其賢也由此觀之宋

見其為賢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張時僖公有志于附楚故不與宋公之葬

秋楚人伐陳

左討其貳于宋也

吳氏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從宋盟齊會孟陳皆

從楚不見其貳于宋也楚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

張春秋人之意可見焉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胡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卒也杜預謂寔稱伯而書曰子

者成公始行嘉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

杞入春秋至此始書卒終春秋凡卒皆稱杞伯後又書

杞子來盟蓋以用嘉禮不守時王之制故從四夷雖大

皆曰子之例

杞杞成魯之甥未有不知其名者蓋後人佚之

夏五十二有四年齊考公七年魯文公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秋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胡氏氏為后宮展諫不聽大叔帶通於隗氏王然欲

請鄭不聽命王起使顧叔出狄師伐鄭而德叔人王其

女隗氏為后宮展諫不聽大叔帶通於隗氏王然欲

顧叔懼狄之怨已逐秦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

記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

國有罪矣襄王出狄師是用旁制夏如木之植拔其

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

猶天下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家天下矣

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故而書出以為后

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善天之下莫

非

王士也

晉侯弟吾卒

春秋二十一年晉人公重耳之弟吾卒
其十八年陳侯之弟吾卒
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卒

衛侯燬何以名絕先祖之裔胤君臣之義是以名之也
邢同姓而滅之罪一也然前此晉滅虞有之矣道雖至
兄弟往德為臣人而賊其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君臣

之道自此絕矣聖人惡之以為罪當誅絕春秋之法諸
侯不生名上書衛侯燬滅邢下書衛侯燬卒可以鑑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
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
夫之昏是慢不朝早朝逆婦自逆婦具失明矣
國人自逆則稱字
公始夫逆故稱字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于于頓城陳有南頓城

納頓通于陳而出奔楚故楚人圍陳以納頓于

以不與于夫陳先陳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恆寡
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故書

楚人圍陳納頓于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目
葬衛文公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于高陵

同與衛八年張子北曹地與陳城公孫子長未逾年
也口至修衛文公之好其友若年也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于衛甯遠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于鄆弗克杜註鄆地齊北穀城

左傳齊討是二盟也按莊三年紀齊以鄆入于齊未和是此鄆否

齊稱師則非將卑師少時矣前書齊人貶之也不煩先

緒而侵略以絕鄰好是可罪也追至鄆訖深入也

夏齊人伐我非鄆此齊法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衛之已忘瓊琚之報矣而況成公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師固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于義可乎書其事而惡自見矣

大正滅項取執于桓公逆齊霸不之不及開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下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達乞師以刷恥罪其為國之元謀也

齊桓伐楚僖公從之史克作頌曰荆舒是德則莫我敢承齊桓一死遂南向而乞師使楚略通文理執是詩而問之不己愈乎甚矣其惑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在今荆州府鄖州東二十里有夔子城齊春秋滅國以其居歸無有不名者而愛何以獨不名

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鸞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鰲有庭鬼神弗敢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適其祖者而夔祖熊鰲是不得祀祝融與鸞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立自伐齊

背華即楚而取齊之色使內大惡肆莫甚於此矣以此知春秋直筆也

國東三十一二十有七年春秋文三齊孝十年衛成二恭莊十春秋直筆也

左氏桓公來朝用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是時杞桓終四年蓋猶踵夫成公之習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平考公卒常昭公滿殺其子而自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莊公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嘉印按北極亦傳之錫也雖未判不共小德大義之司
耳先公之女在焉周大輝入其國已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胡楚稱人歟也宋公先伐之使作實王冢非有篡弒之
惡楚人元故接諸侯以國之何名也故然而稱人以
其罪諸侯信哉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
使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公之罪亦著矣

宋方見國不與盟也

案王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洛九年齊威王
陳穆十六年杞桓五年宋成
五春秋二十八楚成四十
齊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胡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繼復楚也或曰曹衛皆華即夷子
是年致武姜為不可曰楚人接諸侯以國宋陳蔡鄭許
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會曹衛於衛
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國以方諸國不仇愈乎又况

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恩其乃有濟
各德乃大文公于能忘也豈里是須矣何拙不能忘于
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識晉深
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胡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免公懼于晉殺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大稱刺者若曰刺
審其情與象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立刺一
刺曰讎辭臣再刺曰讎有吏三刺曰讎萬民其故者買
無罪而以不卒戍刺之殺無罪之主將以苛說于強國
于是乎不君矣

楚人救衛

晉侯本為救宋出師而陰謀致楚反于楚以救衛之名
故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

曹伯昇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

汪氏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卓氏言城濮曹衛界上地

胡楚稱人敗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諸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

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諸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誘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諸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於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戰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職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刊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剛而無禮方命喪師罪在可殺而楚子馭之無法與大臣薦非其人獨無罪乎稱國以殺君臣同責也或謂楚子以一敗殺將為楚子咎然則三軍之命獨可輕乎以擅殺為罪則可也嘉印按大臣為非其者蓋以子文使子玉而子玉剛而無禮職有言子玉之殺子玉也

衛侯出奔楚

晉侯出亡衛文公不禮焉及其歸而伐衛也則成公請盟而不許至使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非成公之罪也故不名諱

五月癸丑公衛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杜註踐土地名在魏地姜氏謂踐土在今榮澤西北杜氏云子虎臨盟不同敵血故不書

胡氏云下勞晉侯于踐土前而不書去其寔以全盟名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親定也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

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陳本與楚、敗懼而僞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始此

胡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
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
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
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
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禮
典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
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
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
變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

胡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叔武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
逐衛侯立叔武叔武立而他人立則忌衛侯之不得反
也于是已立乎其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
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殺
叔武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憂滅天理
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

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諸侯失國而復
國則稱復故衛侯初歸稱復以出奔楚則國非其國也
其見執而歸之于京師王不廢無則未失國也故不名
復猶曰出而歸尔

陳侯款卒

穆公卒于

秋杞伯姬來

莊公之

父母及不歸寧杞伯姬來非禮也

臨川杞桓公來朝不具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

故伯姬來謝通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晉

見音現

臨川魯以楚師伐齊取穀章而孝公適年未及報惠
文既霸齊魯內為愛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
惠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溫今魯國為秋所滅者襄王以楊
晉文公。即今溫縣有河陽縣注

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

天王狩于河陽河陽晉地今河南有河
陽縣。即溫也。注

陳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將而使會者也春秋先書

會后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

后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胡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

河陽書會于溫狩于河陽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王

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專王

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持

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

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臨川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

吳氏也晉溫則晉侯召王故書天王自來存君體也

王申公朝于王所注有日而無月史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公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宋未定也

羊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故王所以治之所謂罪已定

罪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故王所以治之所謂罪已定

敗晉侯而稱人非謂衛侯不當執也康誥曰兄亦不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典我民

大服亂今衛侯入國而前驅殺其弟其不友可知矣

由文王作罰不亦宜乎然非晉侯所得罰也稱晉人不

與諸侯專執也歸于者順詞也歸之于者本欲專殺不

得已而歸之于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古者君臣無微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

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

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使衛侯寵身無所套于荆蠻兄弟相殘君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此者惟鑒智自執而心不廣也

諸侯遂圍許

傳諸侯此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而許獨不會以

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獻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李氏自桓公沒諸侯皆從楚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陳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國宋者皆改來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通于楚其亦有懲于江黃也歟許鄭楚滅黃黃滅宋滅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

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

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聖人嚴於義利之便辨以正性命

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宣曰小補之哉

嘉按傳公為衛侯鄭納王于王與晉侯而得釋亦無以

廣夏王二十有九年會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

期元年杞桓公宋成六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介在今萊州府膠州高縣

公介葛盧者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于朝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主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杜註翟泉今落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改諸儒以為

近在王城之內而諸侯大夫敢與王子盟強逼迫矣然

洛陽舊保天子會諸侯之地而微會討貳諸侯不敢不

往此必晉侯重煩諸侯請之于王以王命會諸國大夫

而王子虎臨之踐土之盟左傳書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經不書註王子虎臨盟不同故不書則此之書王人不書王子虎疑亦王子虎臨盟而歆者王人也諸侯皆不至而大夫會盟則公豈獨往亦必大夫也果如左傳書公會在札卿不會公侯為禧公降班而諱則於成公蜀之盟何以不諱乎

謙

嘉印按胡傳以王子虎下與列國同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故皆莊稱人其說是也雖曰歆者王人而非王子虎公亦不與盟然以七國之大夫會盟于王城之內入春秋來所未有之事也謂是晉侯重煩諸侯而請命會諸侯大夫亦改達大夫所由來也故陳氏曰大夫之交政于是始文公為之也

秋

大雨雹

左為災也

西去聲雹蒲學反

凡地氣近地時溫上至天近月則冷又上而近日則熱故作雨雪之雲大率徐緩將至近月之天得冷氣便降而零化矣夏月之氣鬱積甚厚力專勢銳騰上甚速直至月天極冷之處結成冰雹愈冷則愈大是觀者知雲與有異便當避雹此亢氣之所至也

謙

冬介葛盧來

陳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凱有以來之也

左傳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凱有以來之也

左傳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凱有以來之也

左傳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凱有以來之也

左傳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凱有以來之也

胡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四弟交侵所當據斥晉史公若移國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情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國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胡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

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君子之道譬如射失諸正鵠反求

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大猷

國以殺者君與大夫與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

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大猷

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
君子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若按周禮治度受
及公子瑕

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喧立以為君故衛
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侯同者是瑕能拒喧辭其位
而不立也不與陳侯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
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喧以
咥之故述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傳晉文受賂免衛侯故不言歸自京師

衛侯犯民矣之罰王討不能晉侯執而請殺之王以為
為且殺君不可大殺之不可廢之未為過也又從而歸
之是廢文王不友之罰也書名絕之也不當歸也書歸
易辭也王歸之也易辭也王歸之也
易辭也王歸之也
當再執而歸京師遂由文王作罰殺之非過流宥為常
廢黜為輕以其怕終也然如十殺之玉何出奔不名奉

有罪也見執不名為臣執君也始歸而殺叔武則名再
歸而及公子瑕則名一之為甚其可再子侯害性成是
可惡也

晉人秦人傳鄭鄭國於是秦伯執秦穆成
讖復怨也傳鄭鄭國於是秦伯執秦穆成
讖復怨也傳鄭鄭國於是秦伯執秦穆成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魯聘周陽

傳天大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

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秦公自魯遂王后皆
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腰而及齊宋盟則專繼
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實矣象宰上兼三公其職
任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
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
大不恭之罪春秋何以無殺乎有不待貶絕而罪見者
不貶絕以見罪惡

注案王二十有一年晉文公七年齊昭公四年衛成公六年莊十六
十三年

杞桓公宋成八秦穆
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傳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
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
法不以亂易亂

家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治其侵奪
東命于王還以錫魯然後盡尊王之義
嘉按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也陰田不待王命者齊

取之齊自歸之不必請之王也謹閑亦同

公子遂如晉

左傳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

禮記禮者曰祭掃于郊所以定天璽位也禮行於郊而
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
于天下命魯公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祀帝
于郊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錫而魯公

伯禽受之非也諸侯而祀天其階極矣聖人欲削之而不
存則無以忘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于則歲事之常有
不勝書者是故曰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
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而謂言順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
烏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是守也言祀宋是商之
後受命於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
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禘祝報莫敢易其常古者依禮無故易則亂
名祀分人道之大經拂矣
馬氏按此論郊祀之非林氏謂三傳所說非孔之
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遠以為非出
成王之命將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多僭天子之
始妄設周禮以爲之說春秋所書魯祭多僭天子之
諸侯如魯之郊禘以爲之說春秋所書魯祭多僭天子之
則亦不教僭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
之諸侯楚子之問焉至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誰以責
之謂不問楚之君遠至於周而求之也魯之君遠
于諸侯問焉楚之君遠至於周而求之也魯之君遠
至于諸侯問焉楚之君遠至於周而求之也魯之君遠
可至于諸侯問焉楚之君遠至於周而求之也魯之君遠

角止之內不從魯由北而附鄭則惠公之恭慎無害通
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而也橫渠以成王之意不致此
公故以二王之後得魯而命以祀樂特伯禽不雷史此

說得也
公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國或三所易止是初之節乃夏之五春漢太初前歲
為中氣節數之節則失之後時也

羊公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月上年不吉則卜中平又下
不吉則卜下年皆祿寧下卜鄭何以卜禮天子魯鄭非禮
也非禮

不從乃免牲
免牲者為之始衣熏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
牛亦然

公傷者曰牛

猶三望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

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潤

于千里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肆
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者有可以

己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
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視王室則最
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
也杞伯姬敢矣其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

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
境中皆相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
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
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
帝丘今大名府開州西南
三十里廢濮陽城胡氏曰

舊濮陽在阿今濮陽魯大福
四年移就濮州南郭者也

帝丘東郡濮陽縣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
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降乃伯連率之職我嘗伐凡伯

於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
徙渡河矣齊桓公復我狄封之而衛國亡忘今又為狄
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莫狄強盛衛侯
侯不能自強於政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可
見矣

己亥 襄王二十有二年晉文八年齊昭五衛成入蔡莊十
共四杞桓九宋成八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林氏文公卒
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傳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
不地者盟於狄也再言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
衛與狄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聲罪致討書侵見其潛
師竊掠非敢明目張膽為報讎之舉也而之與之盟焉
誰謂不共戴天之讎而可與盟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公驪立

胡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子高果其事甚
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

甲 襄王二十有三年晉襄公驪元年齊昭六衛成八秦穆
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
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甲 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宋滅之也而
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與公孫歸父同宜皆名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殽今陝州東殽
口關。關。秦晉以
十二年之爭始於殽
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傳 按左氏秦穆公伐鄭晉襄率師敗諸殺而經書晉人敗
秦於殽何也晉襄衛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
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
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

境而不哀其喪叛民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後障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為人子者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君父大倫滅矣春秋人會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陞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弱不義之兵也

張傳公懷升陞之念以晉文為方伯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直書其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縣氏曰今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礼矣

乙巳公薨於小寢

胡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祇朝退還路寢聽政使人祇大夫退然後還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四

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于五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薨又何求哉古人貴于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季春冬定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

則其施必恃無以統萬家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越喪伐國貶也

春秋公出會諸侯則書公大夫出會書名氏不書公

不書名氏或曰會曰及皆微者也然有時會不書公不

書名氏又非微者先儒多曰諱也而其例終有可疑者

如僖十九年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胡氏

曰則沒公外則人陳蔡諸侯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

會盟自此始也然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十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不之諱也咸二

年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鄭人盟于

蜀不之諱也胡氏以為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吾以為

不然諱之與貶不同義貶者直書以貶之也諱者掩覆

其事若无其跡者臣子為君父諱也若掩于前而彰于

後則非諱也況楚屈完桓公親與之盟魯春秋未之

貶也陳穆公欲無忘齊桓之德而請脩好于諸侯故楚

藉為召陵之故東盟于齊而序於陳蔡之下尚不敢以

王稱抗也獨鄭伯首朝于楚而甘居其下耳然則與楚

會盟非惡唯楚稱王而諸侯從之盟是叛周也乃大貶

耳今楚子率諸侯圍宋駕于諸侯之上以偕王臨之其

勢可知公與之盟乃大惡也則不諱蜀之會楚師王卒

盡行公率十國之大夫往會之而楚為盟主尤大惡也

亦不諱焉而獨諱齊之盟誠不可解也以其時考之十

八年魯帥救齊拒孝公也故終孝公之世彼此交伐公

未必至齊則十九年往會蓋微者也今三傳無其文而

後儒以隱斷之恐不可從又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

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昭

公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讀

書加于牝上此二盟據左氏先楚人而楚以王號臨之
叛周而無王於惡為甚春秋不諱魯卿而襄五三十年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胡氏謂諸國之火
夫貶而稱人以不討蔡君之罪賊而謀宋災其說是也
又以魯卿諱而不書大蔡在淮漢之間與魯風馬牛不
相及魯不及討則諱之以寓譏王楚忘周則不諱也亦
獨何與蓋澶淵之會不書魯者魯卿不與也其所以不
與者魯以伯姬故誼當謀恤其災自有所歸不必與諸
國之會不與會而不書非諱之也

按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定以王子虎為上皆諸國
之卿為下陵故皆貶祿人公上與王子虎下與諸卿盟
故諱公不書于文公及晉處父盟則曰諱不書公者卿
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子成公及荀
庚盟及孫良夫盟則不言公見二卿之仇也是皆本左

氏卿不書公侯之說而以公與大夫盟為諱矣今以公
經例之亦未必然成公及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至是
者楚公子嬰齊也以楚大夫主盟而不諱而況中國大
夫乎不知經于公之外盟大夫皆不諱公也隱八年公
於海未紀地莊九年公父齊大夫盟于莒孫明復云齊
地皆不諱公然則及晉處父盟及宋孫良夫盟何以諱
公曰非諱也凡公與諸國大夫盟于境內者皆不諱公
莊公及高侯盟于防父公及晉處父盟及孫子盟于
栗公及孫林父盟及向戌盟于郕皆不諱公所以然者人
臣無國內利輕歃血與諸大夫盟之禮于出疆之事則
之可耳故境內不稱公不嫌于魯大夫也非諱公與諸
國大夫盟也外盟則書之內盟則諱之無是例也其是
非則存乎其亦非應與大夫盟而不諱也然則終春
秋之世魯大夫無境內之盟乎曰無之惟定三年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林充更註拔魯地然公羊傳作故
左傳作郛杜氏謂拔地闕焉見其為魯地也即如在魯
乃正見其不臣也

嘉翟泉之盟自有不足處應子專為諱不書公辨之耳

春秋集解卷五終

印按先儒謂信公娶夫人台禮經不書蓋以桓莊文宣成
理亦當書惟隱公以年長即位其與君敵體其至與則
信公立時亦或已長而先娶未可知但隱夫人早薨而
勢苦謂娶而合禮者不書豈薨亦合禮而不書乎襄公
以下不書嫡夫人應子有說見襄三十一子野卒下
信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謂云不請王命專為
家報起禮人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與叔者元
異又按廬李氏謂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
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以諸家信
左氏之太過今止錄汪氏說云

春秋集解卷之六

錢塘應樞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文公解氏公名興信公字信禮曰文法

卷之六 文公解氏公名興信公字信禮曰文法 受業凌嘉印較補

三十一 年楚成四十六年秦穆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儒謂十二公皆不受命于天子而但削隱公以無法

未然也蓋不請命而即位此血書而罪自見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五月而葬信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

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唯恐失期而先至也歟信公未

嘗遣使會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信公之葬比事以

觀得失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範在河

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

懷則有錫敵是主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

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敵是主璧然後歸是

已車馬祭服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

黼是已形乎疎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

彤弓紹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鐘鼓既設一

朝響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雖朝而獻

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收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王衛成恐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且侵其隣國

輒襄公即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臨

先且姑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諸侯於是畏威

復歸於晉

叔孫得臣如京師

傳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負

朝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

衛人伐晉

衛人孔達也孔達執政而敢伐盟主異日致討有自來

矣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杜注戚衛邑在頓立衛縣西車凡

會諸侯之始胡氏注傳之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屈強繼位

傳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

天理大變人情所深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

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愛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

經籍聖人垂訓何害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

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干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

可道故亦耳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

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

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
 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于為惡豈不謬哉若謂
 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謀死之罪
 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
 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謀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
 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考於傳之所
 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夫豈隱乎摘妄必正而楚子
 多愛立乎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
 慎也而以滿堂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
 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乃欲點兄而立其弟謀
 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親
 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哉楚願借王亮陵中國戰
 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
 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
 推本所由為萬世之大戒也

王 顯亦弑其兄熊羆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
 好還豈不昭然

公孫敖如齊

當喪出聘非禮也

中 襄王二十二年 晉襄三 肅昭八 衛威十 蔡莊十二 宋成十
 十七年 二 年 三 魯共二十 八 陳共七 杞桓十二 宋成十

二 秦穆三十 五 楚 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縣西北有彭衙城
 車氏曰今同州彭衙城

傳 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事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

也

家 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

之患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非背惠背信忘親矣春

秋是以貶不嘉印捷此謂晉襄亦當退避以辭命將之而

果能引咎謝秦自
 退師晉龍如是乎

丁丑作僖公主

公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

何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經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

有時日於練為壞廟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

傳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

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

不可捨所以謹之也

按古三年而撤几違新主入廟即栗主也然期年練祭

已必用栗主則前此便當作主不宜緩耳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及晉處父盟按經文與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一例賁

境內之盟也其上不書處父來者亦當與高倭燕子同

左穀皆以為公如晉諱之不書夫不諱盟而諱如晉亦

未必然也左氏云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

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然則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

赤棘豈亦恥晉侯乎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鄭地垂隴

左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傳士穀主盟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經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愛雨也不愛雨者無志乎民也

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

後言不雨則是異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

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突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

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急於政事可

知而當哀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逆祀也於是夏父弗慝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

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

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

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尚不先絲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公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
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五年
而再殷祭肅者何升也何言乎升也公議何議通逆祀
也其逆祀奈何先祫而後祖也

傳有事者時祭大禘禘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祫
於閭之上也閭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
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三傳
同以閭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閭公為祖

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雖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孔穎達正義言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閭僖不得為
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閭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
之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
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按此說則文定此傳所
引穀梁昭穆之說亦未是朱子論文昭武穆雖久不易
而論天子廟制謂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
乃其王之弟各為一世此是偶忘耳汪氏謂如何休孔

穎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考昭懿惠兄弟四人相
繼行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
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項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
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
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禘祭太廟魯當以僖公特設
位於閭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
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
傳亦未足及此是偶忘二句

喪三年不祭八月大事于太廟不行三年之喪也
或問魯僖禘禘禮春秋于閭二年一書僖八年一書以
不書並其不從禘禘春秋于閭二年一書僖八年一書以
祭之變常者分別
書大事有事而已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疑而
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
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 昏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國昏也夫喪

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議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

節其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

之知喪蓋子語出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

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納幣在二年之冬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早而逆婦遲

此不謹于禮之失也

宣 王二年三月晉侯四會共二十九年陳共八北桓十三宋獻

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清沈沈南小國今汝寧府城東平與城是府東北有沈亭

傳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凡民逃其上

曰清

傳 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使晉蒙仗義而前師壯辭直憤

侯執不鼓勇而從楚人必以商至為戮更立君而聽命

於中國伯業有光於前人矣舍是而代沈雖清百沈何益乎

汝南小國迫近荆楚服楚者不得已也彼來從中國則為江為黃不從中國則為沈不亦難乎稱人以侮弱也觀魯以命卿行則諸國可知

夏五月王子虎卒公卒來赴

外大夫不卒魯公嘗與王子虎會于踐土天王使來赴故卒之胡氏從穀梁以為叔服而十四年又引叔服之

言疎矣

秦人伐晉

傳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穀尸而還其稱人傾

也穆公聽杞子之請遣蹇叔之言及敗于穀歸作秦誓

庶幾能改復起彭衙之師報穀函之役今又濟河取鄭

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於此脫而稱人脩責之也

以留事論則濟河焚舟之舉秦穆得意之秋以王道言

則豈反己自治之方乎春秋申正而不申邪如此

秋楚人圍江

傳楚自城濮之役不敢侵伐晉文既沒襄公不能討

臣弑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

江以試之也嘉印按楚亦中國之志而然

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能辨皆貶

辭也

爾齋于宋王外吳因

冬公如晉新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

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

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

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

之必不待微四境止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

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盟及宜合諸侯聲罪致討

楚必震恐而江國自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

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所以救之者非其道

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經十三年四年晉哀五年昭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三鄭

四楚穆三十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傳鄉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

青聘而賤逆之鄭按不書

經曰婦有姑之辭鄭按

按禮三月而後廟見始成婦也三月以前稱女未成婦

也今在父母家遽稱婦何其速婦之也蓋以姑命逆也

昏禮以主人命逆女不以姑命逆婦人不與外事也

今稱婦姜譏其以姑命逆也以賤逆故不稱夫人其不

稱氏者猶言紀季姜鄭

秋伐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常詞也前再勝而報之故重貶而稱人今秦取王官及
郊而報之故以常詞稱之耳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妻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妻亂矣
夫禮廢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戴尊者也春秋於威

風記其卒莫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者致哀姜也哀姜既薨

齊人所殺理不宜致廟僖公遲至八年不敢以子貶母

而卒以配父焉然左氏以為非禮也則是僖公未嘗崇

妾母而以風氏配也以用致夫人为成風者劉向之誤

也而胡氏從之謂僖公於宗廟之中行禘祭告于祖宗

而立風氏以為莊公之夫人其說不經又無據于此竟

罪僖公以妾母為夫人而暖其父則非也僖公在時家

姜既以淫亂被誅上無正嫡之壓而成風以子貴薨
遂有夫人之稱僖公未嘗告廟而立之也至是則為文

公之祖母而天王且歸含昭為則遂成其為夫人而子

以母貴矣春秋安得而削之乎親王不稱天則知嫡妻

之不可亂親用致夫人則其姓氏則知出妻之不可配

而宗廟之禮嚴矣漢光武黜呂后而以薄太后配諸春

秋知呂可黜而薄不可進雖無配可也

哀王三年五月葬六齊昭三十一衛成三十三莊二十四

十八楚穆王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妻母也不稱

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漸

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惇之者則天之所

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

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

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

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將其
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補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
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于姑猶有
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
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采邑在陝西鳳翔府治後徙而東
今山西垣曲縣東有召亭即其地

補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又使召伯
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稱葬矣
又使卿來會葬恩教有加焉是將祔之于廟也而致體
于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
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敘
畧也

夏公孫叔如晉

補王舍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

惡見也

秦人入郿郿國名本在商豳秦之界上後遷南郿
今郿縣

楚人滅六六國名本在商豳秦之界上後遷南郿
今六縣

冬十月中許男業卒許男名業卒於許國
今河南許昌府

補襄王三十八年五期移七卒齊昭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
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子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驪公卒明年

冬十月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補卿共葬事文策之制也三月而葬速葬昭公三十

葬。時僖通制文策難節之備過于古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補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為出奔

國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朔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州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

[三] 王三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六年
正月八日
二月十三日
三月十五日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禧公取之矣中間復為邾取至是又取之書伐書取不

正其兵爭也

遂城郡以杜城次郡因修伐郡郡

齊侯違紀邢鄆郅則郅齊父矣不知何時乃歸于齊

齊遷紀而墟其地耶抑別是一邑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授其大夫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大夫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地魯地

戊子晉人及秦人滅于介休晉先蔑奔秦介休今山西平陽府介休縣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諸侯于扈

傳按左氏僖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

據左氏如此然書會書盟似非為公之後也蓋以大夫

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秦夫人曰抱大子以

而主諸侯自垂隴始也是晉襄委柄不出之過也是時

歸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與此諸大夫畏

三諸侯二大夫合而為盟猶可言也盟于扈則是趙盾

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

內專廢立外強諸侯為此盟一時七諸侯從一大夫

秦師于介休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

居方幼冠履之辨疑矣魯諸侯而不序散辭也列晉大

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虎

夫于下不以大夫主諸侯也鄭氏元錫曰桓莊以前列

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乎

國之大夫雖管隰孤趙之重不見于會盟惟特使而與

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

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于天下之故也列國之大

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揭況置

大雖先卻樂晉之列不見于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

居而可以不定乎

書之以大夫惟繫乎一國之故也大夫之名氏見于春

秋使我西師

秋夫子之所憫也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至扈之

魯晉難而伐邾狄亦用晉難而伐魯

盟棠林之伐而會盟征伐一出于大夫經不列諸侯不

目大夫特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正名其為諸侯而後天下之為諸侯定正名其為大夫而後天下之

為大夫者定謂之而盟矣何謂之正乎

冬徐伐莒徐伯莒之族也

公孫敖如莒蒞盟

左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

宣王三十八年晉靈公十四年衛成十六年蔡莊二十八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今在陝西

南東

代高

天王崩諸侯不奔喪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

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注大夫之專盟始于此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杜註暴地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雜戎何獨

之辭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雜

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

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若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

亦世代戎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通情

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後丙戌奔莒

注教受命不行文公不加璽命之譴又不遣他卿如京

師况天王之喪赴吉已三閏月仲遂盟戎王都之側若

周聞知徐遣教共弔事不至亟還以喪考妣之威忍賊

忘情亦不思倍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

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雜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後

丙戌奔莒非獨若教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盟

筆之誅矣

以諸侯之卿奉使以弔于天子任亦重矣乃棄其命使舍其宗廟位者以從一婦人為天下戮笑可謂惑之甚矣而恬不以為恥者其受盡深也是以君子自畏其心之流故而謹持之以為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

釜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初宋昭公將去犀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

讓公子印則印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印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遂眾舉賢以素有所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印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居不免失身見殺之禍宜矣

有君在國而眾殺其大夫司馬而不能討行及君矣

經元年九月癸未三害昭十五年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

三昭二秦康
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幾何譏爾王若無求求金非禮也

經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傳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殯扈之臣假仗王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

夫人姜氏如齊

議魯君不親會葬義見隱三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

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親襄王之於成風含殯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遠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

王氏此雖非禮猶為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車
不弔不葬而見畧于經則又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

則書于策然通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張奐未
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妻如齊以

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又以見

小君之重也

夫人之行輕挑越禮則亦未必告廟而始出也春秋於

此書至以出姜為允于禮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書晉人者討賊之辭也。晉靈初立。幼不君政。在趙盾。

而不歸責於趙盾者作亂有可討之罪也不去其大夫

者異於弑君之賊也是不覺專殺之罪也及者不宜及

也
辨 與提
陽先
電都
受士
不較
同 冥
對 父

嘉印樓文六年晉范子以意題公庭是殺之怒腐也深

其怨先也亦深故都使賊殺于先而都亦即見殺矣

陰為龍首其殺也必在龍已害之後若莫鄭父則將上

左氏以作亂先箕鄭父七年我令狐伯并注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諸侯在北方可圖也楚子

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于遂會晉趙盾宋華耦。

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愆不攝

故諸國大夫皆稱人楚子親將而書人亦賤也

夏狄慢齋

代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桓文之緒衰矣

秋八月曹伯來卒林公卒

九月癸酉地震

代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臣民不安也通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其君書爵豈與之乎見中國無伯楚以強大不得辭而

却之耳不然吾未見執父之賊一修聘禮而即與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僖公成風之薨皆遠矣而來歸櫬又兼之非禮也故但

稱人通

子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

成風雖僖公之母然僖公薨于前而成風薨于後以薨

之先後為禮故曰來歸僖公成風之櫬通

葬曹共公

代二年十年晉靈十四齊昭十六清成十八蔡莊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代秦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微

秦字下或有字疑先儒傳錄之失也又或別有罪焉而

狄之今不可考矣程子胡氏以為許晉悔過大晉人來

居于秦秦人來而歸之則潛師敗焉以常情言稱秦

罪亦所宜也而反以此狄秦吾未見聖人之意當若此

也通

楚殺其大夫宜申

代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謀則是討弑君之

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

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孫子盟于安東杜預注。今後元王歲之

伯攬何陸以稱云
馬畿內有諸侯尊而稱
稱子子若然濟則周
執公此召者伯毛

接魯燕以微者盟王臣之事此當是公女栗雖非魯國

中亦境內故不書公周王新立遣卿士以親諸侯公乃

不親覲京師而與王臣盟于國其罪大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鄭之舉次于厥陽

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楚次厥

藏禍心以兇夏貶之也當是時陳邠原本有皆從楚矣

獨書蔡侯何哉邠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復公子蒍

而懷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志在徙

夷故削二國本改作三書蔡侯。舊左傳屈穀宋不存宋

楚子聽命
事柏後

三
年
王
十
有
一
年
鄭
晉
穆
十
五
二
周
魯
昭
文
十
二
七
陳
南
共
十
六
九
杞
蔡
桓
二
十
三

康一
五宋
楚昭
穆四
十秦

春楚子伐麇
今岳陽府附郭境有縣東西二麇子城又

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

按左氏厥貉之會麋子逃歸而楚子伐之則麋乃近楚

小國而楚自厥貉還師伐之其次厥貉非為伐麋也為

服采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陰近桂城註承陰家地在陳留今淮

左傳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大雪白來朝

公子如宋

火侵齊

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敵之強盛

也。秋之強如此，乃所以大賊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敵于鹹即單氏言鹹野也開州古東

非

補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

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四 頃王十有二年晉宣公六年昭十八年衛成二十三年陳共十七年杞桓二十二年宋昭十五年

春王正月邠伯來奔

平公 邠伯者何失地之君也

意者 先邠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

奔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

奔也

諸侯 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邠諸

子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偏故不名

邠伯來朝邠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魯公女謂之子者因母魯公女謂之子者因

此 未通人何以卒許嫁矣許嫁字而奔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母弟也

按僖公九年伯姬卒汪氏云許嫁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夏楚人圍巢巢楚邑今湖北有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預注河曲在河東今之蒲州同

不言 及秦晉之戰已逆故略之也

戰 罪民聖人以為莫相為直也交貶之自彰術以獲

秦晉之交爭多矣春秋總不書其勝負言勝負之不足

論也而止著與兵者殘民之罪此息爭之道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預注鄆城陽縣南有鄆水

城 諸及鄆

魯 魯爭鄆治此

城 二邑勞民為甚與兵以城尤在所貶

城 二邑勞民為甚與兵以城尤在所貶

城 二邑勞民為甚與兵以城尤在所貶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重公平國立卒子

鄭子遂葬卒足藏都文公遷葬今都縣東南二十里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世室屋壞

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厚公稱

宮書世室屋壞歲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

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

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制之由也

戒切矣

魯有世室禮乎臨川吳氏以伯曰太廟祀周公也然伯

禽賢始封之君而魯人不敢祀亦禮也

注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

非禮也屋壞必更若世室後世援例而立武宮賜宮又

桓信觀畫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

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晉地附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葉

葉鄭地也平氏言即葉南

注衛鄭欲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自忠伯會卻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葉

而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即同則輔伯之功

魯亦有功焉觀公會同不與之說未然

注順王六年前子班嗣位是十有四年平公八年

莊三十三即穆十五年魯文公五年陳宣公平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林氏昭公

嘉印按齊之屬前子昭者為公後子昭者為公

必公不伐魯而國遠使往來信公親往朝文公又娶昭

而公女于叔子叔姬昭公自昭公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宮

盟于新城新城在善地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梁國人

傳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盟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之也而陳侯鄭伯在焉今在河南則知楚次厥貉二

國難從今在河南三誠有弗已者則而不書蓋怨之也蔡

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考晉楚行事未有以

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則楚僭王若與同好陵

滅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厥貉之會宋不與見前

弟印據趙盾主諸侯與前也應盟不序諸侯而此字為時以同外楚耳

秋 七月有星斗于北斗

傳 字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

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

中國綱紀基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禘祫祫孽隨其所威

先事而著後三年宋祫昭公又二年齊祫懿公又二年

晉祫宣公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祫服之

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傳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提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提菑奔晉晉趙盾以師納提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傳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長數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

滕薛夏入千乘之國微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如

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提菑

晉出也覆且晉出也覆且正也提菑不正也邾小國而

傳 書曰弗克納在焉同人之九四曰宋其傭弗克攻吉

象曰宋其傭義弗克也其吉則因而反則也其趙盾之

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

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惑過以速罪則有遷善之美然

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是不卒者也高氏以為為齊人歸喪起也春秋其以處叔之孝獻子之時而卒之與班氏為安世而忽張湯情理自不可已善夫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謂之為公子

案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與里充稅

商人稱公子罪桓公貽謀之不善而暴弑之禍至於今未已也諸公子迭為君不稱公子無以見其居國之由

也謂之為公子也謂之為公子也謂之為公子

宋子哀自立

案宋高哀為諸國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

曰子哀肯之也

案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

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肯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據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然則曷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遠嫌也單伯男也子叔姬女也不可相及也故再稱齊

人使若異事然殺君之賊而王使加焉宜其有是辱也

案或疑經書九月商人弑舍冬單伯如齊單伯若君也

來使之

案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

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靈

賊之惡未彰商縣施于國而多與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溺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

其君不能討執其母而吳之故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
救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與
執其母而吳之詞可致難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
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罪之奇嚴矣

己酉 元年十有五年魯宣公十四年衛成二十三年
齊宣公十四年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 魯當以義討齊及因晉以求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
討弒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胡傳 司馬主兵之官華孫者自督弒瑤公諸侯受賂失
賊不討使宋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
故傳載其承命亞孫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
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
繫于名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賢

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不稱使專盟也宋公使之來不使之盟或曰書官書華
孫子其結鄰好季之屈完高子之例亦通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柩

胡公 孫敖度父之後行又配矣出奔國其卒以喪歸登
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

不葬者以故

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書故也易曰有子考无咎

公命祭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公孫敖以婦人之故棄命出奔身死于外春秋備書以

其子為魯卿故錄其始卒亦所以為鑒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雖天子大夫自我見執故書至自齊至魯則自歸
周矣應其詞也齊故王定其惡極矣不可言自齊歸于

京師

晉卻詵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 厥貉之次獨蔡有心于從楚新成之盟蔡又不至

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特書戊申于伐蔡之下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書人書侵罪齊也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齊人侵我故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

左傳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危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

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危無能為故也

傳 盟于危者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于夷狄居臣同詞而不分爵說者以為畧之也八國皆為略之等于是秋平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矣以

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危而曰諸侯盟者分

惡于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討之桓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況于隣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

不序者不序以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而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重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可書 齊侯侵我而卻詵伐曹入其郭

左傳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常能存矣

危盟不討而商人遂稱齊侯成其為君者晉之罪也守

足商人遂並稱矣

左傳 二十五年十有六年齊侯十齊侯二衛侯二十四蔡文公申

春十六宋昭九年

春季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為閒

左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

盟弑君之賊而後為所不屑是可恥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傳天子班朝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

公四不視朝謂自二月不視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

疾自是公無疾下視朝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獲

視朝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

厥政備見于經固不告朔不視無雨不問廟壞不修經

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意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高氏諸侯奉正朔于謂之視朝

傳文公不視朝在氏以為有疾公從以為無疾蓋此

時本以疾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都立杜離地

左公使葉仲納昭于齊侯故盟于都立

公欲使公子遂與齊侯盟而子赤之弑亦即

踵于其後矣春秋大義急于討賊豈近論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杜氏公母

毀泉臺

左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

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之人滅庸庸小國今鄂陽南竹山

庸雖有罪而滅之已甚春秋要從滅國之例或以為楚

不稱師為滅楚之罪吾未之見也

傳人昭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弑

昭公初立欲去公族穆襄之族率國人攻之矣不禮襄

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攻其黨而殺之矣至是舉國

皆離一婦人得而制之居雖無道而宋之舉國為賊亦深可惡也故正其弑君之罪曰宋人

傳 意諸亦死職春秋刑之何也意諸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

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辰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襄 三年十有七年晉靈公八年齊懿公八年文公八年秦文公八年魯宣公八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

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

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

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趙盾之請師也發令于太廟召軍吏或樂正旁告于諸

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何其壯也至宋而罷兵所歸寂然反旆為笑于諸侯亦已甚矣三綱幾何而不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

傳 九月乃葬慢也文公怠于事可知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 齊猶以公不親盟後來討而齊公出盟於此見鄭丘

之盟無益矣

傳 鄭立與殺之盟皆害及晉魯人汲、欲盟非齊之患

于盟也明年商人貳師期使無中池之禍則兵又至齊

矣盟豈足恃哉

諸侯會于扈

傳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書諸侯無功也

前不能討齊後不能討宋杜氏曰如上十五年之諸侯

可知也
秋公至自投

見危之會公弗與聞也

冬公子遂如齊

四年十有八年三月十二日齊文九使室五杞桓二十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非露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執其君商人

商人賊也而君之齊人君之也己君之而賊之罪人舍

爵而行莫之止也是齊人共之也

嘉即齊桓之子長武孟次惠公惠公之兄昭也皆孝公弟也執舍而讓位于惠公惠公不受至是昭

公廢執惠公年我六十矣無子為昭而亦為君猶愈于孝昭雖不當不討賊耳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變文

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

于弑不著其賢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

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茲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

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

君之罪著矣

得臣黨惡罪亦見矣

冬十月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也

事也子卒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茲使下書夫人歸則

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子卒何以不日賊臣隱之不知其以何日弑也若子

則有日矣叔仲彭生之死何以不書襄仲以君命召

伯其宰公丹稽人止之矣彭生懷諛而入殉以成逆臣

之謀聖人以其元為末凡元足為君國重輕則書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左大歸也將行哭以迎市曰天子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傳胡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自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肅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過母其罪不書而拉尾矣

即出姜也魯人謂之哀姜其實莊公之夫人為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下書公子遂如齊逆女此必納幣也三臣亟行固知同

謀矣

莒弑其君庶其

傳公稱國以弑眾弑君之辭

傳文定以僖公時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為僖公以子立母為父之夫人故此卷夫人風氏薨謂僖公賤其父則

無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薨不以為兼祧而以成風為僖公之成風此皆以經文斷之而知其決不然也至於商臣弑父之賊使假來聘謂其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害義之甚者學者於此不可不嚴所從違矣

春秋集解卷之六終

錢塘應樞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illegible]

五
年
元
年
晉靈十三年
齊惠公元年
衛成二十七年
蔡

共桓二十九年
公稻元年
楚莊六年
秦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齋出

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寘

子齋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

蕭子遠請廢立權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

善父老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葬之行也魯紀

寺長絶和罪惡見者也

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羊公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以婦至自貞敬贏也敬藏嬖妾私事襄仲以其

子屬之程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所以子

貴為國恩。母斬髮存。京服之中。許室結婦。而其罪陳。而

至德著妻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緊指為有姑之

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家
之
非
人
所
尋
以
也
蓋

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弑其君娶齊女為
妾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于遂書以著魯其罪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賄以請會者傳也

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類其辭多下書公會齊侯

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言之也元書符人爾濟西曰

知其諸蓋以財也。雖能作一
補諸歷之有權也。而謀國如此
亦不待賤絕而惡自見。

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奉餼相三而無私積必能以
其君躬名與晏嬰等矣

晉故其大夫胥甲受于衛

傳放猶焉置毋去其所比于專投者其罪薄乎云爾或
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
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正乎春晉襲于
河曲抗火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趙
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
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
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
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註平州齊地在泰山平無
縣以在泰安州境內

傳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暴立踰年舉國
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
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故
魯人以此請自留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理
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
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極及
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
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傳宣公暴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
客而茲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
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則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元咄
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
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
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
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
虐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

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

秋祁子采朝五傳平之程要齊宣為執君者所主祁子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楚書爵而人鄭者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

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

乃附楚以亞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晉

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蓋

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陳書遂伐楚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志不在陳也南

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

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齊宋魯晉皆中原大國弑君而莫之討則是中國而夷

矣楚莊于是乎入侵中原與晉爭伯晉弗能競焉歸生

微舒之弑楚獨能討宜春秋之進之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補鄭在王歲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

通此門庭之冠利用崇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

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

不能討宋上明而侮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

則典刑紊矣

宋公父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棠林伐鄭杜林

鄭地棠林宛陽縣東南有林鄉

公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

之辭也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崇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五里

補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其大義動之

而伐其與國則為讓已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盾也

者趙盾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眾乎不

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補宋人弑君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書

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眩而人之也

氏家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者鄭背華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取宋賂而輔塞今後借宋代鄭私也蓋

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不可也

甲年王六二年晉惠二十四秋齊惠二衛成二十八年蔡文五年莊二十一年齊文王二十七年杞二十八年宋

文四年春秋二楚莊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杜注大棘在陳留縣東南七年氏謂今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費

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

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

不可輕從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

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

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

狄于境微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屈

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

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氏家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

氏注文定于韓之戰六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責宋之意重于責鄭矣

秦師伐晉

傳按左氏以報崇也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盾私意而無

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

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

成者乎

嘉印按固無不書怨秦也

及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晉

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闕叔

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由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

書侵而不言伐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於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

秋

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盾弑君

趙盾弑君

趙盾弑君趙盾弑其君夷皋歸獄于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趙

竟反不討賊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

之卒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

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趙竟謂去國而不還

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感復

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偏出而實閹乎故也假令不其

閹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

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閹臣子之邪心而謹其

漸也盾雖微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責卿公之事視焉抑

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

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

陳泰曰惟新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齊

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泰

秋之大義明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定王三年定王三年六月公黑肱死三衛成二十九年蔡文

元定王三年元定王三年六月公黑肱死三衛成二十九年蔡文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金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

作也

穀梁言己牛矣尚卜先之非也春秋書改卜牛卜斷牛

非卜已傷之牛也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

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

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

以來喪紀浸廢有不葬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

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

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

見

○此魯宣始郊而天示之謹也其變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以其義逆理亂常持是變常故天謹之也

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從事天子諸侯之事守也魯之郊望不可以已乎冬十月天王崩春正月再易牛而再

死吾于是知有天道

魯無冬至祭天之事惟三月祈穀上帝耳餘月而郊雖

之不時故春秋三月皆不書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

哀元年皆書于春正月蓋郊雖以三月然先期必在

三月此以牛在滌見陽而書非以正月郊而書也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

之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

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

牛泰山魯所主也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猶言可已之詞

莊王

○四月而并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性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前燕

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光化縣北三

○夷狄相攻不忘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

夏難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焉之

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

夏楚人侵鄭

○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

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之種在山西潞州不知何以得侵齊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蓋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

宋然不書于莊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

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

穆二復與曹之師矣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
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敢之罪莫之治
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公夷

葬鄭穆公

定王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 衛成三十 蔡文七 鄭宣公六 宋文六 楚共四 卒楚共四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郕

郕國今沂州郕城縣西南有古郕城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
怨者怨必釋不能宅心若是雖勢力強之而不獲矣夫
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也然而莒人
不肯則以宣公心有私繫失平怨之本爾書取著其私
也
伐莒而齊不與復取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
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秦伯稻卒葬公共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葬公立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

歸生為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竝為大夫乃貴戚之卿

同執國政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聞宋

逆謀先事誅之猶手耳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

哉願以畜老悻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

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世鑒

歸生何以稱公子見其即帥師之公子歸生而不能討

賊反懼禍而作賊也

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歸生之指而逐其族

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夷狄與兵以討之

所以病中國也之稱也

是以中原大國皆齊宋魯鄭莫不弑君亂至此極矣楚

莊之伯也宣故

[四] 定王五年宣公五年齊侯使高固來逆子叔姬

七年楚莊公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四]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馬書夏公

至自齊秋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楊山

楚公子圍之貴勝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却之使驪

于外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驪

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

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

嘉靖元年夫公之女至自齊至五年耳武可通人
非此叔姬其止公之妻所生也為魯之厚大亦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四]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為

成婦逆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

父母者載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至來

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夫大通他國必為

為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忠公許其臣

越禮志行而吳道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

秋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

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四] 賦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書人貶也

[四] 晉荀林甫救鄭不書歸生弑君當討而不當救也

[四] 定王六年晉成十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

莊十一年

春晉趙盾衛孫先侵陳

傳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
楚陳叛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
兵加之則非義矣故直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
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殺災處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歛既
繁戾氣應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變必書示後世天人
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螽惡蟲為殺害也四乃賊民生于下而為善民之害數

冬十月

己未五年七年晉成十六陳靈十二杞桓三十三蔡文十鄭襄三
莊十三楚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細

歃血團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
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
此盟而公卒見齊盟非春秋之所責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今山東二十里

傳平莒及鄭公所說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

代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與兵以陵

弱小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傳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

變而旱乾作災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

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

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杜預注黑壤父卑曰晉地

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

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

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歟為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制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悖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先則不怨在己矣

類是也

中六年八年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文十一鄭文四書文十七陳襄十三杞桓二十六宋文十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傳至黃乃復至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

介子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極使人達天之威大命而望絕世于良辰日供稍一日遂次令君命遂使人曰無以尸進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平養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收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祿以

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背威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曷仲遂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殺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然前書公子季友卒此言仲遂卒于垂去其公子何也穀梁子曰是不卒者也諒之也然則書公子親之也書仲遂有憎辭焉子亦未就乎君故遂異于輿而書卒已成乎弒故異于季友而不及書

公子傳

壬午猶釋萬人去焉

傳釋者祭之明日以宿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

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
作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者盡
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
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居

抑臣而禮貌有加焉則康隆益尊而臣節福後世諸家
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傳專恕哀樂中郎為和仲遂弑嫡宣公以其私愛生賜
之氏其喜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行吉禮春秋謹書始
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

為印據此不為付遂有未至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傳從藏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為夫人敬義禮

例以立

傳其罪為甚敬義雖成風例為夫人

傳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于是藏

風為夫人然非哀姜不終亦未敢遽至此敬義私事藏
仲弑君逐嫡僭號夫人不得與成風偶也又曰至是八
年仲使齊死于路後七日藏弑于魯與哀姜慶父先殺
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晉師白狄伐秦傳白狄在今陝西汾州府西境

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振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

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
修睦以補前過已可毋矣乃復與師動眾會戎狄以戰
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案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傳舒今廬州府舒城縣南六十里廢安其

傳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都
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

葵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戮
左社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惟有據却之謀而不可
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侯仲殺太子及其母弟莊伯
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于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東晏不可滅也
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
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微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
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禮惟庶人之葬不為雨止則天子諸侯大夫士皆不葬
雨而葬禮也

城平陽杜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阜
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阜
楚師伐陳

國定王九年春秋成七年齊惠九年衛成十四年
文莊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傳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夏仲孫蔑如京師

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
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也
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境一往聘其在齊國又焉

朝矣聘親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侵陵之敗起

齊侯伐萊

傳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

親惠公畏強陵弱矣

秋取根牟根牟今莒州沂水
縣東南

根牟左氏不言邑與國公羊言邾婁之邑也然則邾為
不繫乎邾婁春秋書滅下陽亦不繫魏或取吾故邑或

取他國邑不可考矣

八月滕子卒

林氏昭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地鄭

左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左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之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

師聽命而林父棄將之也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曾叔

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左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于楚楚政日修兵日

強然聖人之情嘗拳拳望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

是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林氏成公卒于境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林氏成公速立

左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

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魯

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史來盟以定之也

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先是以扈之會皆前日

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

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其罪已見

若秦若滕亦然于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

宋人圍滕

左國非將早師少所能辨也必動大眾而使大夫為

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賤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

宜矜哀予恤之不暇而用兵卒以圍之比事以視知凡

賤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稱將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

也至此書將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晉師

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

左晉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

陳殺其大夫洧治

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洧治無罪而

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滅君

之禍故書其名為微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治雖效忠

其猶在宋子哀之後乎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

哀潔身而去可也

成王十年晉景公據元年齊惠十年衛穆公速元年

三十八年文十三期襄六年曹文十九陳靈十五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止此

齊人歸我濟西田齊西魯之太

傳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計年恐子

前見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宣公

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

西田歸之也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

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

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年林氏惠公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崔氏者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識世卿也

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傳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天王之喪不奔故行

郊禮而汲汲以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使微舒

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

等詞繁而不疑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微舒弑其君平國林氏宣公弑

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于身危而言險洧

治不憚斧鉞盡言于君靈公不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

弑此萬世之大戒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周

納諫諍為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

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識用衆也鄭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責卿會其葬亦不顯天王之禮闕然美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傳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何愈于楚。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國政

四國伐鄭貶而稱人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左傳謂即康公

公王季子者天子之大夫也王母弟也

傳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責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繼未舉法勿聘焉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此周

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繹杜註魯國鄆縣北有繹山阜氏曰今為嶧山

傳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傳用責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足為憂也故特書取以罪之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鄭故也伐鄭而恐齊討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責卿會葬

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焉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可以充於討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氏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

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

高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書齊侯著其惡也

儀據山陸氏春秋

張著宣公煩于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一過水旱遂

致乏食

楚子伐鄭

經定王十有一年晉景二齊頃公無外衛穆公于元年

三桓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註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

長西華古

補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

陵而春秋書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

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今魯

與齊方因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櫟而不謀少西狄

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謂

無貶乎

陳侯平國弑于去年之夏而今踰年楚子盟陳侯于冬

而始討嚴舒其討已非本意又廢陳而後討之此伯者

政今非天理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櫟杜註櫟函狄地也

冬十月楚人伐陳夏微舒

經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為夏氏故謂陳人無勅將討于少西氏使其謀

微舒而出經不書入陳矣縣陳而復封之故書入一

念之間義利分矣

臣使楚莊王之言之盟乾微舒而誅之一夫之力耳矣

侯子以重兵事其國都而後戰之哉

微舒以母愛之故而弑其君至蒙車裂之慘然則為

微舒者當坐視其母之淫亂而不之問乎曰不幸而罹

此逃之可也

嘉印按使微舒能諫止母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此二臣者從君於晉宣淫於朝謀殺陳臣使其君見

弑蓋致亂之臣也肆為高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

今乃詭辭存楚託于討賊復繼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

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目之為陳人有飲毒而死者卒

而後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

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

猶微舒之宮封陳治之墓尸北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

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使楚子當日謀殺舒之母則禍本絕矣乃納淫人而君

臣爭此一微舒為其母報復實則皆由於此人君正心

之學可不慎哉

臣定王十有二年八月丁未葬陳靈公

楚十四春秋八

春葬陳靈公

蓋陳成公復國成喪而葬也

楚子圍鄭

入自望門至于遠路焉為止書圍退三十里而與之平

未書于朝廟其於鄭有禮矣故著其前罪而諱其後罪

臣

夏六月己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也春秋曰邲地在陳山之東所書之

晉師敗邲鄭已全矣而猶進師則非救鄭也楚子求成

于晉而晉人不許故以晉及之也

傳

按師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

三帥也連命濟師者先殺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

上定于一也古者仗義臨戎專制國外雖君令有所不

受况其命乎案書載晉帥之政者八人武子遂還

衆不殺而偏陽之舉句假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

日不克必圖乎假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馬

川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殺若獨以中軍佐濟者

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

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

退是身晉師於誰責乎故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杜註蕭宋附庸國今蕭縣南

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宋滅而書

入惡其戒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宋滅而書

圍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雖微赦之不得也故稱

稱蕭清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傳

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杜註清丘衛地今濮陽

楚之范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

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保其國耳魯不是國而刑牲飲

血要脅鬼神所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

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連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

盟約所信任可知矣

書同盟見晉人德則不競而要人以盟方同盟於前而

已叛盟於後盟之無益甚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縣陳尋復

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載宋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

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

書者見宋師非義陳宋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

宋之不敢楚衛之不敢晉明矣當此二國交爭之際謹

謹

齊其國猶懼有外侮乃一以伐陳而致易子析骸之困

一以救陳而致家卿之元謀國之善者如是乎

之善者未有不善之也然則清立之盟可謂乎君子

必欲其善所在善於陳者非善衛乃惡晉之討衛也

春秋師伐莒

夏楚以代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苟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大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為馬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弼之謀不用潁淫而次櫟厲歟

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

國以投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嘉印按軍法當不嗣時罰不後軍先穀違命敗師在焉

之使無清之師時不誅乎即已不念先穀

春秋師伐莒

用人誅國干祀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按左氏傳為鄭故也此事以親知其為報怨復讎之

兵詞無所詆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嘉印按鄭之戰晉自

秋九月楚子圍宋

綱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特國之通難舉大衆
勤民安動又非恤患之兵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
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設責宋為深若禦夷圍
中國則亦明矣

嘉印按宋之勤民安動皆指前伐陳而
言今又以後楚使而致圍其自取非一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綱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

位上與諸侯會君名贊號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漸矣

桓公十一年秋九月宋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文公

元年秋公孫救會齊侯于戚先此矣晉縣子言古之大

夫東晉之問不出境令之大夫交政于中國如是則與

諸侯相見而會禮豈足怪乎

綱定王十有五年景公五年齊頃公宣公五年陳成王桓公五年

四十三家文十七秦
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綱楚子不假道于宋以政幣端而圍之陵滅中華甚矣

諸侯雖不能畏前言而志欲存先代之後嚴兵圍困以

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國公之族千乘之國謀其不免

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咸衰之

由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綱人者眾詞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

綱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莊王得宋天下將

有南北之勢始書之此說見其大與後漢

書及宋所欲也觀此之被圍九月幾亡社稷不得不反

楚平然則伐陳之師殺楚使之事不可以已乎修禮備

備自治無隙孰得而伐之書人謂宋人召魯楚人以威

服人惜也而晉人終避楚而不敢爭其無志諸侯亦

可知矣

嘉印按宋楚稱人而晉魯齊陳皆稱侯之說似亦可從蓋
是時宋人易子而食所晉而此等微深之說似亦可從蓋

師之也非人也宋居使華元以情告子反告子其居之
心而稱人不亦可乎所以然者宋自後申舟以楚之
人圍之使軍止有七日之糧少所故可平耳若楚之
大夫之使使更起立之使死之其相傳語也子不編何以
人曰以相傳語及以大夫之言之其相傳語也子不編何以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今潞安

潞子夫人晉景公之神也鄆舒為政而殺之是宜討之

賊也春秋書滅兼并之詞也非討賊之詞也

秦人伐晉國以東晉兵略秋

王孔子殺召伯毛伯札也經文例子札子

臣下可以專殺天王失政刑矣

秋螽

胡人事處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

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庚辰

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

年復螽而庫儲倉庫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冠民之事起

矣

仲孫處會齊高固子無妻杜註無妻杜邑黃氏正憲曰

志無妻杜邑黃氏正憲曰

胡禮之治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然

然諸侯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田

氏與氏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

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經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

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

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

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己志矣古者公田為

井並並盡畝焉何註家作一國以種五

胡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

親上之於下則曰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

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

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惠民

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側

冬

冬 錄生

嘉印 應子 說則 宣公 但 履此 如稅 未至 至 廢 助法

故未 必便 是十二也

此他公未聞加稅則此初稅故當是助耕之外又稅其

杜氏謂十取其二廬陵李氏曰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十而取一但廢古助徹之法耳又曰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當從胡氏然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

恒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廣助法而稅敵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猶不足則皆宣公敵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始生曰錄既大曰錄秋錄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惑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是歲以饑而稅故則是饑獨在民耳

定王十有六年 晉景十七 齊頃公 衛懿公 蔡文十九 鄭四年 宋莊十八 秦桓十 二楚莊二十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潁吁

按左氏量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

甲氏潁之遺種留呼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闢而止宣王伐

獯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瀝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晉景之時滅赤狄潁氏甲氏昭公之時伐鮮虞頃公之

時滅陸渾似乎庸戎狄廣幅員為國家之上計也然而

諸侯背畔強臣內訌卒至公室日卑無救於亡以此知

聖人憂在蕭牆果不在兵強地廣而天下畏之也

夏成周宣謝火之成周同公所營

宣王

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
圖有榭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却是知宣榭
者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
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
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秋鄰伯姬來歸

傳按左氏鄰伯姬來歸出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
姻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春秋內女出夫

人歸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十五年秋螽斯初稅畝冬稼生十六年書冬大有年必皆
史之舊文也聖人觀史至螽斯稅畝必有慨然不忍之
心焉于大有年必有慨然同樂之志焉乃謂宣公篡立
宜年年水旱死亡此年有旱災宣公篡立繼路而後快于心也殆非仁人言也

若曰其君雖篡猶幸天未棄其民也則可耳

己巳

定王十有七年晉景公八年齊頃公七年衛懿公七年陳威公七年杞桓公七年

十五宋文公十九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

丁未蔡侯申卒昭公卒

夏葬許昭公葬昭公卒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鄭子同盟于斷道晉地

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同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

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

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憂

之者也人憂之也後諸侯平立亦非晉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牙卒

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

弟也

經賢之也其賢之何宣秋而非之也非之何為不去曰

兄弟也何去而之其之時曰我兄矣職廢而食終身

不食宣公之食以報責乎春秋

傳公子為正大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

也賢叔肸者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勵不軌

文定以為稱弟得弟道也然則稱公子者獨不得子通

乎叔肸之卒或因當時以孟仲叔季為稱未可知肸者

其名也
傳其卒也書以孟仲叔季皆字也生而賜族以字為氏故

左定王十有八年晉鄭哀十四年宣公八年
左十六年宋文二十三年桓十四年楚莊二十三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己致寇諸

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于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

機盟於斷道師於陽穀大戰於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

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傳齊侯之世子也

公伐杞

傳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傳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

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夷貉無城邦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屠

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嚴陞等威侍衛

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鑒

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

能復又使主人得造其國鄆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

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傳邾稱人蓋邾子而殺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

鄆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鄆子定公戕

鄆子皆顯稱人惡其與世凶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

甲戌楚子旅卒

傳莊王卒子共

○夷狄不卒卒進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

恐民之惑而避其罪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

自王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

其降而稱子皆狄之也

楚於周為子爵故稱子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

公不能謹禮越晉晉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

強威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

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

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

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

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

自己出也甚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齊而面

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望遂奔齊

○子家還及望雖惟復命於介復命袒括髮即位哭

三踊而出遂奔齊

○仲尼稱蓋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

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

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

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實

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

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望遂奔齊者罪成公

君臣元君而忘父逐之亟也殺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

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道方寸宜亦亂

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衆

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

可不禁也

李氏不以君為威首逆其腹心川事之臣自茲以

性政在強家龍本實筆於此

此公十餘年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家氏曰公之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其父但不可不慮也蓋公之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又用之乎公之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之則公之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宣十七年公之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得禮記之詳也公之出而治之胡傳從左氏以爲其家

細金全則左公授二傳及速其不月氏范氏諸書此說又

此之未明也然思也且文定不錄于

春秋集解卷之七終

春秋集解卷之八

錢塘應揚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成公 諡法安民曰成

辛定王十一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

未七年宗文二十一年秦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致

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初弼政在王家公室不

其象已見故當涸陰五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

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長祭冰皆與焉此亦

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矣

一自之中豫急則常燠合百姓之豫急而常燠陽亢失

藏則無冰矣

三月作丘甲

傳作丘甲蓋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
長較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蓋兵
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
宗問李靖楚廣興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
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二
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
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丘矣則亦
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昭公時嘗蒐于紅草車十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
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
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隨
三之一耳先儒或言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按古法一甸出馬四匹牛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將重車二十五人共百人為卒則已是一丘出一甲蓋

將重車亦有一長但未必甲士也今成公作丘甲疑是
一甸百人之外又增一丘之甲是一甸出百二十五人
也宣公時用田賦仲尼曰施取其厚事奉其中歛從其
薄如是則丘亦足矣此言先王之法只是丘出一甲非
指成公加賦而言
嘉印按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甸積六十四井以出
賦旁積三十六井以治溝洫蓋是甸中六十四井凡五
里一十二家出長較三甲七十五人約七家弱出一人
其重車二十五人疑出於四旁三十六井凡二百八十
八家約十一家強出一人旁里少於甸中者以其溝洫
之帶耶蓋溝洫豈必且治之亦自有田可耕並出
之時又豈六十四井之人皆供其役三十六井人皆安
生之理況此二十五人將重車或可免鋒鏑之傷不獨
愈于躬冒白刃者乎未知是否俟質高明○井三頭步
有作一十二頭者亦誤訂
又按經云作丘甲蓋至是始每丘增出一甲合四丘皆

增一甲二十五人即是合三旬而增一乘七十五人

與楚廣百五十人不同

夏城孫許及晉侯盟于赤岸杜註赤岸在晉地

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威易討也故往結此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據古氏聞齊將出楚師故自託于晉故汲汲為此盟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在河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於茅戎不言戰王師非戎之所能敗王師自敗也而毛氏之辨審矣

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見矣

冬十月
八年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懿十一辛燕景三
宣十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元

十六年共二
春齊侵伐我北鄙

齊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練而後伐我北鄙齊侵之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軍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未能勝者聖人立全師之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祚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于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之

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師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新築師敗績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六國而四師並指是四軍

也當此時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戰孫許如晉之師又逆晉師為之道卒不將兵特往來魯兩陣之間預謀義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委孫一怒却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雖無人手成公之側有不恤也折柳元帥略其副屬詞之辭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策之微殘民毒衆後復其君而怒猶未急於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注

之為情兵之大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而及國佐盟于棠

棠去國五百里棠去國五十里一戰餘地五百里

齊有以取之也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隱之後則曰宋盟

于師盟于召陵軍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棠要何也判

楚襄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伐義殺罪殺討威行江漢之

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而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必大索要則異于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策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孱弱扶弱之心國佐如師折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示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敵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慘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豈背城借一揖而玄之卻克使魯術之愛

以其詞為之請建于棠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豈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是故刺敵莫如伐齊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林楚屈完來盟齊桓公退師而後盟於召陵儲理於楚

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於棠要亦權

於齊也夫以齊桓之所不散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也

矣鞏戰之忿也本陳氏。嘉印按棠要之盟左穀皆不

云進師惟公羊云國佐折言建于棠要與之盟註謂建

為追及亦非帥師追之也當作不退師而盟于康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林氏文公五年

庚寅衛侯遫卒林氏公五年

取汶陽田自宋燕於汶水

汶陽之田吾故田也何以不曰復而曰取以兵力得之

猶夫爭地而已矣鄭從楚首伐衛喪是授戎而勉而破

冬楚師鄭師侵衛鄭從楚首伐衛喪是授戎而勉而破

親戚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子蜀註蜀

楚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四師

衆而汝可乃大夫已責遠錄救之救罪悉師王卒盡行

是行也晉辟楚世其衆也

陳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目夷齊始

見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仇君也

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子蜀數貽禍

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以中國諸侯

降班失列下與茂狄之大夫會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盧陵李氏楚書注中

予嘗審察明秋前汝書公及大夫盟于魯地蓋無書

公者獨至是年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再書丙申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言之重詞之復蓋諸國之君一無至者

而公獨親行降班失列與茂狄之公子會下齊于汶

國之大夫而春秋略無諱焉二百四十年惟此一書

得共童既及履深觀之惻然歎曰思此我聖人之書

也是年以季孫一怒竭境內與師四卿並攝自夏徂秋

揚得意奏凱而歸楚方以救齊而宋諸臣孰敢為公

往者觀城孫記存可知獨有一孟獻子不與伐齊之役

者為諸往賂之謀不召已而公獨以公衡為質親往

行成危辱至此吾人於此蓋深惡魯之臣臣以為魯有

一臣見危至命當不至此故一則曰公會再則曰公及

會盟同地而再言于蜀當此主辱臣死之時諸臣方以
戰勝有功若不問者不亦悲乎嘉印按會盟時未有諸國大夫不盡
不在此地然此說極正也

十一國從楚會盟迎而仲夏中夏其不自強於政治而
脅于南蠻之兵威莫敢校者亦足傷矣諸卿書人見從

楚之衆也物部上

楚之衆也
定王十三年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威元年蔡
九年楚共公國元年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後也復怨勸民非觀望也

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是後必以鄭之從楚也而實

弗授中國則盟主有討於伐耳宋衛未委易為標齊實

辛亥英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梁新宮者彌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

誼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識矣

劉絢以彌新宮不稱宣官為非王未遷也至是二十有
八月復于舊主為不恭之致亦莫須有之也

宣公篡立而得保首領以收猶有身後之災傳上

傳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蓋車馬重器備君子謂元

樂舉于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教其葬

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

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

元危難易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

華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元疑矣

傳左拜汶陽之田

夏公如晉

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宣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田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勸大眾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卓氏言在濟北蛇邱今兗州府定陶縣

傳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後日益重矣棘雖復歸國故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欽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難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狄別種

傳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潞吁矣其郛散入厲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

傳楚方彌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而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貶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而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還盟之于是始

以嘉好來而以款血終非禮也

鄭伐許

傳稱國以伐狄之也

鄭之困于大國極矣不知所以惡者勿施于人近于鄭者惟一許為小專務凌之至是一歲而再伐焉是可惡也雖狄之可也其凌累伐不已甚至許畏鄭而四迂焉

秉楚之敗卒滅之然則春秋之狄鄭豈元說乎

卯定王二年四年十八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宋景

二秦桓十
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大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諫乃止

冬城郛

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

爵何也喪未逾年以吉禮從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祿

美辭所以著其惡也

乙亥定王二十五年
宋共三秦桓
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

歸則出也

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其子求婦而偕公以次
六十之上而歸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元子杞桓公以次
喪以歸也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會諸侯之礼今大夫行之以為常矣

梁山崩

韓侯受命言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

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

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礼文傷矣而

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纁徽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
文也古之遭交异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
主于内若成湯之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
修行是也徒舉其文而无寔以先之何足以弭災安乎
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
也弑君亡國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其可忽諸

氏家春秋于沙鹿梁山二大异特筆書之以見天下之池

訖中國之合離自此始是國天下之异而皆見于晉者
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
君庸臣貪坐隳伯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按左氏許嘉公怨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豫歸而

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
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
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
秋惡盟誓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嘉印按鄭頻伐許許怨于楚鄭伯訟不勝而歸請成于
晉非中心悅而誠服也

子西晉王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
元年晉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
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一月辛巳五武宮

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无
退宮廟即遠有毀而无立故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帝
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
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禴壇
曰禴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禴壇
禴有禴則祭无禴乃止去禴為鬼諸侯之祭法也藏公
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

郭音占

政特書曰立者不立也
取郭或曰在所州

郭者何公羊曰郭婁之邑也穀梁曰國也杜曰附庸也
今按國則當曰滅邑則當繫國或附庸之國不書滅耶
或取吾故邑耶或郭國如郭已見滅于人而吾復取之
耶或如昭元年季孫伐莒取郭而經不繫之莒耶今不
可考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郭音占

嬰齊如晉受宣公以母弟認命其子為大夫
于勝問會朝之禮遂歸父交于鄭國政事宣公時頗
與明其非生而賜氏為世卿失主成大夫而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持動大眾焉有事于宋而以侵書者
潛師侵掠元名之意蓋陋之也于衛孫良夫亦然上三

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

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
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申宰矣今而有事于宋上
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无名可乎左氏載此師晉命
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
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
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有怨屈于不得已亦无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存周使氏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背夷即華嬰齊為是帥

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

帥師伐鄭于文无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欒武子
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

之罪者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師之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則元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蓋
樂書也兩軍相加其刃既接折鉞執俘計功受賞此非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
降者文也次子陞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
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迂戮而知還也亦庶幾武
簡王七年晉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累八鄭成吟
共五年秦桓二十六年齊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家
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
傷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曰亡乎人矣
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
胡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
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
宣三年天王崩再易牛而牛死乃不郊今成五年十有

一月天王崩喪猶未畢也亦再易牛而角食可以警矣
傳吳伐鄭有太伯城至闔廬始都吳郡今蘇州府是自淮泗
南至太湖分
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
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
圭有命罔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蓋
熾漫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而
之故記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
之制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地陽平元城

楚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馬
陵道隘而多險阻可伏兵
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代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

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异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无收討者所謂不待殷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鄭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侯則楚人暴橫范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今南直壽州北三十里下蔡城是也

傳左 雙子重子反怨巫臣殺其族巫臣請晉道吳教吳叛

楚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守一歲七

奔命吳始大通于上國 **王** 楚與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左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

馬杜氏戚

杜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鄙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寔為之也

成簡王八年 昔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公蔡景九鄭成二桓二十二年 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八吳壽夢三

傳初 晉有二命穿元諫止罪也

諸侯之地非諸侯之所可予奪也來言者歸不歸未可知之辭也歸之于者強辭也非魯之所欲也不得已也然則魯以辭却之不亦可乎曰得罪于二大國以爭尺寸之地亦可已矣于此見藉人之力以得地之不可恃也 **謝** 嘉印按文定又言為國以礼元悼于強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并責魯也汪氏引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高諸子子產子產弗與以季文子有地子產義亦近正但應子之論則以強弱不致至于如孟夫子之仍不得地有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 報伐鄭也 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左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青來納聘幣

何氏 守禮不稱主人此稱使宋公元母自命之也

傳胡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青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

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宋公之請伯姬致

其母者也而不知越禮制經書之為後法也納幣使

大夫可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傳左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謂之于晉侯曰原屏括

將為孔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次高子

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哀之勛靈

孟盾之忠而毛俊為善者其俱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无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

傳胡 同括元罪為往姬所請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以非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傳胡 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藏

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

命乎召伯者黜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訊天

子之僇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

通稱命之文或傳為誤也

賜公殺皆作錫左氏作賜賜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杜前 五年來歸者女既遠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

之終為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傳訓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鄭不可吳初伐鄭季孫固曰中國不旅旅多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元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林氏為伯姬歸宋也

傳胡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姓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礼

也夫以礼制故則治以款敗礼則乱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款敗礼矣脩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己酉四年王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年衛定七蔡景十鄭威共秦桓二十三雙共九共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胡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尔而四書于策汪氏信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何也夫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婦人倫之本也夷考叔姬杞伯初出之卒而復逆其喪

以歸者豈非叔姬本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蔡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款為後鑒使得有終而无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杜註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晉要諸侯同外楚也

傳胡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執會子

蒲以馬陵之盟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款刑牲款血要噴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范氏逆者非姬故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傳胡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面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尔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礼

也經有因復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駁以見褒者致女東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无妒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与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每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林氏頃公卒子廩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救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鄭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蠆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人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蠆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鄭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卿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入与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

諸義也故鄭元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傳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救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

大國兵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九年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圍莒莒城亦惡庫申莒潰楚人入鄆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旬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无備也夫

傳莒信无備矣然兵至而逃民其上不能使民致死而不去則昧于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效死勿去雖守邦之本然豈不子以可恃而驅民于死

乎不修城郭又寡不敵衆但使之死守元是理也

傳莒同盟焉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鄭會楚

則執其君以伐之莒傲于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秦人曰狄伐晉

傳胡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中國交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為不亦甚乎

宣八年晉狄伐秦晉猶書師今書秦人倚秦于狄敗其郤楚而為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城

薛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

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

庚辰五年十年晉景十四齊霸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
共八年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傳文定之說為寵弟則周公
東征亦成王之寵叔也

夏四月五卜鄭不從乃不郊

梁穀夏四月鄭不時也五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

五月公會晉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已立君故晉侯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使其君臣
交亂春秋不以舍服與之也

齊人來媵

傳馬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就來媵之然晉衛已婚其
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

丙午晉侯獨卒景公卒子厲

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
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屈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

子之事焉可也所謂諱其辱
而不葬也

冬十月

辛酉五十一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霸二衛定九蔡景
已六年共九年秦桓二十五
楚共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 晉人以此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傳 公行聘哉直致迎公犇己至

傳 公留于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

按晉侯此時在喪自不宜與公盟惟犇來聘而盟非礼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壬簡王十有二年晉厲二齊霸三齊定十蔡景十三鄭成

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

春周公出奔晉

傳 凡自周元出周公出故也

傳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与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郕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

主无誠懇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无忠

信之寔而上与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

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自周元出

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辨令不行于天下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傳 此晉楚為成也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

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癸簡王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霸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

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

春晉侯使卻犇來乞師

傳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微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

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

之天子不利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

興諸之侯師故特書曰乞聖人作春秋元不重內而

外至于乞師則內外同辭者內謂公子逆蓋皆有報怨復讐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

張自齊桓以來召兵伐雖不出于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故惧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鄭

人滕人伐秦

胡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礼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礼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同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逆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礼也古者諸侯即位喪服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視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

又不能成朝礼不敢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于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

曹伯廋卒于師林氏宣公卒成公負弔殺太子自立

張不以京師至者明非朝京師王氏微而顯非

冬葬曹宣公

申簡王十四年晉厲公齊肅公衛定公陳成公蔡景公

杞桓公十一年共十四年秦桓公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林氏渠丘卒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書自晉惡晉之保叛臣而為之助惡林父之求援大國

以要君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仲師伐許

武高此著許之所以迂晉不足恃而許乃依楚以辟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氏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僑如適于穆姜子叔聲伯謂晉人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當時諸侯皆聞其馳行而武公命之逆夫人可乎書以者不以者也

傳按公十四年始娶夫人則其即位時尚少也然二年前即已會盟于蜀當亦不甚幼小何以至今始娶乎左氏謂之會以公衛為質後即逃歸註以公衛為成公早送婦夫人太遲俱可疑意者公衛其宣之子成之弟耶

冬十月庚辰衛侯戚卒林氏定公卒子叔公衛立

秦伯卒林氏桓公卒子榮公立

乙酉王有十五年晉厲五齊厲主衛獻公行元年蔡景十十一年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共十五卒秦景公春王二月癸亥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无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

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亦可為先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定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伯為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畏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王至晉侯執之又不敢自墮

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罰程子曰書同盟見其既同矣蓋執曹伯義也始与之同盟而終執之非義也故曹人得以為辭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林氏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癸宋共公

謙揚

石出奔楚

其族也

歸也從經為正

冬

林

減

傳左

胡傳

有

也

与

向

遷

傳

市氏查

一、

宋

王共

公

之 終

57

公.

月

侯 吐

申午晦晉侯及雙子鄭伯戰于鄆陵雙子鄭師敗績鄆地今屬潁川郡

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于日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特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无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蓋張晉遂急矣卒有樂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脩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嘉印按文定所云固然矣汪氏又以為自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今更得鄭為佐使先此勝以挫其鋒則將倚鄭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惜者晉厲之待勝之定德亦宿勢之論也
在十二年晉士燮楚公子罷合盟于宋西門之外雖以外大夫盟且无信故不書然是盟曰有渝此盟明神靈之伴陸其師无克昨國迄今四年耳去年楚先敗盟計年雙子伐鄭家氏曰雙首禍也則此一戰君傷而將死書雙子目其人而敗之者也
今年之戰及之者晉侯也則再踰年而被弑誰謂鬼神可欺乎楊士燮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凡楚師之敗必行軍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

嘉印按先是雙子背盟伐鄭既而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使鄭叛晉從已今則國晉伐鄭廢氏以達而致鄭獲之敗楚楚君臣均有失也以其官書法與穆得臣同例故春秋稱國以殺不夫其官書法與穆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車氏言今歸德府

傳臣子之丁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出奔則書孫凡此類雖不沒其寔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礼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蒙勢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然公而不見曲在晉矣于公何歎乎直書

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畿內國或曰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南東遷初

自岐西

單伯會伐之後四年王臣與伐又見于此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

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竟為君辟為臣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獲國則元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嘉印按曹世子兄也負芻庶弟也世子嗣君也負芻非君也秉父喪未葬而行弑其罪為甚况无以臣愬君之嫌殺之何害斯時王綱一振則諸侯莫不悚服矣失此一机是天子終不能君天下也哀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杜註莒地

程寘之于莒丘也張氏舍戎作捨非

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因僑如之譖執季孫不以歸而舍之莒丘焉汪氏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霸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傳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惧罪而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高郵不書釋而書晉大夫与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郕陵之

日公將行穆姜送之而使逐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郕陵之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中宮微條設守而後行是以女不可

君也公待于壞墻中宮微條設守而後行是以女不可

獻于公如初晉侯不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

姜又命公子偃初公又中守而後行是以女不可

執季孟于莒初公又中守而後行是以女不可

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使子叔孫伯氏請季孫

馬不食粟可謂忠也信讓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

許魯子叔孫季孫及何者謂此晉楚之勝負

以穆姜一語而刺之非罪也

傳嘉印按其愚甚于

鄭莊之克段矣

丁酉年十有七年晉厲公齊靈公衛獻公蔡景十八年
共十七年共計三十三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卑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或曰在河南
孟津縣東南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鄭地也
尹子卑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陸氏不重言諸侯訊尹卑與盟

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

尹卑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嘉師校禮子及廬陵李氏之說參之

秋公至自會

廬陵李氏此伐後而盟故以會至即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適于赤馬子
鮑章知之告國武子武子

召而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請我孟子謂高鮑與國子

公則鮑章而逐高元咎高弱以庶叛

逐故書奔无并文

九月辛丑用鄭

用者何不容用也九月非所用鄭也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王官下臨諸侯案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

若振稿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

而諸侯還何哉蓋后公戰勝鄆陵驕志驕武慢于尊王

是以諸侯无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書

祁子縶 縶 宣公桓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張 卻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老之股肱也而公不正其

有罪元罪而用孽幸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

僇能无反乎 據左傳晉景之殺趙同趙括樂卻為微今卻至之見議

也樂書為計以傾之雖一時有所施在民卒同其子慶之沐至子盈而滅宗焉天道好還其信矣夫

變人滅舒庸 舒庸在南直

子 戊 晉王十有八年 晉厲八載齊鄭九衛獻四蔡景十九

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 鄭成十二魯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

雙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 民不与卻氏胥童道君為孔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夫也 嘉印 按胥童非三卻比也亦書大夫者罪晉以之為太

一以圖殺為文 三卻之死晉所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僇殺之也春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州蒲 厲公殺悼公周

張 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厲公之殺悼公周

問 胡氏傳樂書弑厉公事其意若許樂書之執何也朱

子曰文定之意蓋以樂執周之政而厉公无道如此亦

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厉公可廢而不可弑也今累數百

言而其意絕不可曉不知何謂按朱子言可廢而不可

弑可為定論而王氏竟以聞誅一夫紂矣与之則未為

九晉厉何至于紂而書豈武王之比其迎悼公也可謂

有德于晉矣 樂書弑其君而晉人愛之視范鞅對秦伯曰武子之德

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則雖謂晉弑其君可也蓋晉

人德其弑厉公而迎悼公 傳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 殺其大夫國佐

傳 十七年冬齊侯使崔杼殺慶克 國佐從諸侯

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殺叛齊侯与之

盟于徐聞而復之至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

之朝

張齊侯保奸如此國慶克以成慶封郕賊之禍皆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叛邑君又仕色亂之邦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李此為齊在慶封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因傳朝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役入于彭城杜註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王書伐書復入北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

復入者據城以叛也不書納者惡甚于納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礼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圉杜氏築圉為鹿圉

左築圉三始丁此公自朝晉歸士句來聘杞相文朝

遽自以為安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強自安始矣晉侯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

靡角之谷楚師遽

晉侯使士句來乞師

左按此乞師為救宋而討叛臣與卻錡樂豫荀息東也非同晉悼孟新即位仍前例而為是謀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在杼同盟于

虛打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解卷之九

錢塘應撫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如諡法

己巳四年簡公十年元年鄭成十三年齊宣公十年衛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年

五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

十九共齊景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即位四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

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為宋討魚石

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氏孫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還繫之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鄆鄆鄭地

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于是乎降彭城以

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于義而行者也

氏汪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

諸侯之師次于鄆不欲速圍以震鄭皆霸者不輕用兵

而重民命之意也

秋楚公子士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剝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傳簡王崩赴告已及歲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

後而奔喪今邾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禮于

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

此何礼乎

氏高童子侯雖不朝聞天王喪必奔公幼不朝亦不奔喪

而來朝來聘者安能以礼相按乎

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今按春秋書

法邾子來朝在是月元罪之辭也衛晉來聘樂以冬此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庚 齊王二年晉悼二齊霸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

叔孫豹如宋

辛 五年齊景六楚共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在杼宗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春王正月葬簡王杜氏五月而葬連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卓氏曰虎牢今汜水縣古為歸制之漢成帝葬

鄭師伐宋

鄭之

傳 鄭受制于楚為之伐中國書師懲其動眾耳

傳 冬復會于戚齊在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鄭母也

子之言故也遂成虎牢鄭人乃成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林氏或公卒子

何不言城鄭虎牢城楚丘不繫衛城緣陵不繫杞皆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事也非為一國况此寔取其地以傷之非為鄭城何不

傳 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言取王事也蓋鄭棄夏從夷故春秋書法如此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

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

執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

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置

楚人殺之

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繁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

傳 齊王三年晉悼三齊霸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成

七宗平六秦采七雙共
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秦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內爭強于中國而外開釁于吳兵連禍結馴致入郢自
此始矣

公如晉

高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

同列乎時公年六歲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高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諫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公平衛侯獻鄭伯傳莒子比郕
子宮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難澤今廣平府縣

穀同外楚也

左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

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矣惡則仍舉重之例也

注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

與盟而敗其濟分之罪也

自柯陵而王臣始同盟自難澤之盟此後王臣不與諸

侯之會掌之盟晉楚狎主齊盟天下知有楚王而不知

有周王矣至楚處見弑晉懼諸侯之貳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假窮于天子之老會諸侯于平丘而刻

子始與焉至再會于召陵卒敗于賊臣之求貨而晉于

是不復合諸侯矣蓋齊晉之伯本以尊王而召諸侯至

晉悼之伯則不復尊周而平公之時趙武偷于為政

復據楚而諸侯咸貳矣乃始復款以尊周召之虛名耳

人其肯信乎

陳侯使袁僑如會

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款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成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如盟

杜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書諸侯之大夫有君命也書大夫盟十六年專也

陳自辰陵不與于諸侯之盟者三十年至是見楚敗晉
強始求如會而書及以及者喜遠人之來而汲之歎之
也于是發成以成之合諸侯以救之而卒不能及也陳
侯之逃歸迫于二慶之諸怵于鄭之傳言而惧身其之
為鄭伯續也鄭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亦登陳侯之不
能自固而為兩屬之謀也非荀營之不戰以屈楚中國
之勢亦足矣

以楊謙上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張荀營見陳人之服而許不來遽帥師以問罪于許規
模歌遠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王 晉悼公四年 齊肅公十三年 衛獻公二十三年 鄭僖公三年 二曹成九年 陳成三十九年 杞桓公六十八年 宋平七年

秦景公八年 楚共二十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子哀公溺立

夏叔孫如豹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公母也 杜氏成公妻襄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氏定

冬公如晉 晉公有母喪 復如晉朝王氏幼弱之

陳人圍頓

陳 楚當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

安有已哉 逃歸之兆在此矣

已癸 晉悼公五年 齊肅公十四年 衛獻公二十九年 鄭僖公八年 秦景公九年 楚共二十三年 杞桓公六十九年 宋平七年

八 秦景公九年 楚共二十三年 杞桓公六十九年 宋平七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鄭世正如晉

王 旅見于伯國也

王 鄭列國也使其世子同于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 陽州 昭縣 在淮水南

常鍾離

杜氏魯衛俱受命

氏張 以山國大邦而為莠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

氏王 陳之叛也罪在子辛即士楚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盡貪人以謝小國乃與師致討而陳恨怨為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鄭伯曹伯莒子滕子邾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鄭于厥

傳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侯諸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晉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敗而稱

冬戌陳
公至自會

梁 內辭也

受命于晉而成之謝

氏高 非獨魯也諸侯各還國而遣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氏廬 晉之竭力救陳視齊之坐視江黃不顧者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氏張 書勞也

卒未季將行父卒

年甲 五年六年晉悼公齊靈公衛侯十蔡景公二十五年鄭

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林氏桓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高氏朝延尚敬而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傳 莒人滅鄆恃賂也

觀後取鄆則取之莒無疑

冬叔孫豹如郕

季孫宿如晉

傳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命嚴氏討莒人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紀 六年王七年 齊悼公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

甲泰景十一楚共 二十五吳壽夢三十

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也是故啟蛰而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

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氏曰魯東鄆邑今屬兗州府沂州在顧史村田之間

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隄正

款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而後故

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妻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倫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

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无

故勞民安典是行季氏並張其後孔子行于季孫三月

不違至于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

乃履霜堅冰之戒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杜註 鄆地

杜註 鄆地

杜註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杜註 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曰鄆在鄆西林氏傳

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曰鄆在鄆西林氏傳

鄭僖公之孫太子也于成十六年与子罕適晉不礼

據傳鄭伯之卒以瘡赴于諸侯晉悼在會亦不推究諸侯承其偽而書之者有年矣聖人採之道路歎革而正

賦也穀梁謂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胡文定謂見
 弑者皆有不善之積鄭僑公欲從中國是貴禮義為中
 國之君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
 甚惧之甚故交文書牛子鄆是則謂魯史曰書鄭駢弑
 君而聖人削之以告人弑國隱惡人之罪自非以往
 為善者戕之元罪殺之可不問矣為善者其惧而亂臣
 賊子不可彈冠而相慶乎必不然矣曰不得其死者亦
 可書乎子曰子般卒子弑此以內殺弑隱之也吳子還

楚門于巢于越敗吳于槓李吳子光卒是以外賊亦卒之也

嘉臣按：仍書奔逆，原魯史未敢輕改。然聖人之心，憾不生于同時，有其推位，推寬其寬，而明正天討也。

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如之如會之

上見以如會卒也

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元陳侯至定四年以陵之會始書陳子

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中微脩立太子以周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程睦諸侯聽命必能

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景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前此范宣子曰我喪以矣楚人討賊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陳非吾事也无之而後可至是陳人患楚慶虎慶虎謂楚人曰委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國陳侯逃歸書陳侯逃歸以見荆楚之機晉雖鞭長不及馬腹而陳侯君守不得其人內迫于二慶之告外懼為鄭伯之績以至此也使晉致力以勤諸侯而陳不歸楚則之鄭從晉可必也安用三駕而得之手

兩 七年八年晉悼公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
中 七年八年晉悼公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
春王正月公如晉如晉聽朝聘之教

鄭之會不致十二月會正月即自會而如晉也傳

夏蔡鄭僖公

鄭人侵蔡蔡獲蔡公以子變

季孫宿會晉侯鄭商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今

傳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

傳 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

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

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元及以姑息愛人

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

也後此八年梁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弱

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

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

周君道長其臣之自專者遂得宿其國極

氏注 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
今日重煩諸侯使人夫德乎然則諸侯之失政寔悼公
為之也

諸侯之大夫抑而稱人與微者同見諸侯與微者會失
方伯之休也謙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氏王 見莒強魯弱盟主之元威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 鄭介大國之間因強楚之令而救息肩于晉若能信
任人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礼法自守而親比四
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
于蔡獲公子愛无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
也是以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
復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饗

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句來聘

氏王 八年九年晉悼公齊宣公十八兩敵十三蔡景公二十八鄭
景公十三楚共二十
七吳壽夢二十二
秦宋災

夏豫李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杜氏成

和氏 成十六年為僑
如故徙東宮

左傳始往筮之過民之隨曰隨元亨利貞元咎曰有
德者隨而无咎我皆元之豈隨也哉必死于此弗得矣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註戲

傳 諸侯伐鄭晉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饗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菁園鄭人恐乃行成知武子曰許之盟
而還師以徹楚吾三四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
我未病楚不能矣猶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

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襄公時惟二十六年會澶淵不致餘書至此會不致蓋不及歸而春即會矣

楚子伐鄭

成九年王十年晉悼公齊肅公衛侯十四蔡景公二十九年

八十四楚共二十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柵杜註楚地熊氏曰柵水名今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有柵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今河南陽城縣氏曰今屬兗州府

傳言自會也杜氏言其同會以滅偃陽非之也

吳時而不書晉滅魯亦與焉之辭也

注偃陽及柵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滅偃陽以通吳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報帥師伐宋

傳以宋受偃陽故也

晉師伐秦

傳報其侵也經不書

傳請侯惟宋事晉嚴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

秦不書大夫帥師之略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林氏此悼公三駕之一

傳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

以示記言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

傳莒邾子爵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制諭之哉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陳氏書此始

傳左初子駢與子止有爭子駢為田泄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于是子駢當國年八歲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晨攻

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叔鄭伯以如北宮

書曰盜言无大夫焉子產攻盜于北宮子矯帥國人助

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尽死侯晉奔晉堵父文司臣奔

宋

傳左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罪也鄭成公卒之

初諸大夫欲殺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傷

公如晉以從中國而駢裁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

守以待晉而駢請殺楚以任其怨故駢者從夷之人裁

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

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輒殺子駢之罪豈可以失職程子及敬之耶不書大夫

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子尉止等也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城不繫鄭王事也成繫之鄭自我言鄭成者魯受晉命

以成之也魯魯以侯諸侯也鄭新有諸卿之難晉人不

哀而反成以通之此春秋所以書楚救也謙

公至自伐鄭

傳左霸王十有一年晉悼十一齊霸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

十十四秦景十五楚共

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

作三軍陳氏此志三家

傳左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此季

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傳三軍魯之旧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使三焉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旧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无私乘也後而謂之公使則臣下无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使

帥師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夫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十四年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公狂焉而旧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救台遂入邾又其後季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其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无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嘉印按車復于甸者蓋以四丘為甸出長殺一乘故事畢則歸于其長也甲散于丘

注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魯旧有軍三明矣孔氏正義謂文公以來伯國以軍多有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拉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私家强盛而公室之兵軍數廢缺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己之車束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定欲奪公室之兵為己私尔凡作者不宜作也三軍魯之旧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有在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人曰雙弱于晉：不吾疾也晉疾雙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雙弗敢敵而後可固与也夏鄭

子展侵宋欲以殺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比邾子

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林氏此悼公三駕之二悼公城鄭地

杜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與盟

嘉按先伐鄭而同盟柯陵鄭未服而晉復伐之先伐鄭亦與盟而後從楚伐宋其不同如此不嫌同文臨川以前事致者見難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故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毫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

經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路其國家雖踰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于此極而盟犹足恃乎

八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此悼公三駕之三林氏

傳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礼其因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旬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

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足矣

屬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厉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庶幾召陵之不戰乎

公至自會

范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癸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襄見楚之力尽于是矣

杜其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警或執殺之皆議

冬秦人伐晉

家晉為秦所敗春秋不書不與秦之為楚也

杜襄王十有二年景悼三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車氏曰今費

梁穀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遂者生事也

胡傳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閭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

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元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夏晉侯使欒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林氏書夢卒子諸樊立吳如書卒

冬楚公子負帥師侵宋

公如晉且拜公如晉朝

趙氏大國使聘即須往拜之是公无寧歲也至是再朝後

辛王十有三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

杞孝七年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

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還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公濟寧州南六十里廢元父縣有郛亭

羊公郛姜之邑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林氏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靈王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

杞孝八年宋平十七秦景十八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

蔓人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杜註向鄭

今服周懷遠中龍元龍齊在村宋華閭衛北宮括在會情懷不攝故嚴錄

人杜氏齊在村宋華閭衛北宮括在會情懷不攝故嚴錄

使舉上客而叔老茲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

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于宿而不敢避

蓋兩失之記疏大夫為卿上介襄陵許氏四卿維晉

人怪其幣而敬其使于君命使人之体豈為得哉

方鄭之未服也晉汲：通吳至蕭魚以復晉无藉于吳

而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吳自是

不復通晉矣至黃池乃爭強于上國

方晉之未得鄭也屢駕而不怠自服鄭之後其君不復

出兵遂委政于大夫悼之哀也以上為讓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燕

齊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齊宋大夫不書惜也衛北宮括書于
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釁兆于圍鄭怨結于敗穀禍始

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後蓋自文公之伯

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

帥師眾以壓境而師出元律將各奔心往以煩民功績

茂有晉國待于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于政事致

諸臣之事也三戰者彭衙今私河曲

左傳論功深者不書此交伐也今私河曲

馬中軍帥有惟余馬首是瞻之令未為過也樂毅乃云

可謂全軍無咎者矣秦見晉之多強諸侯乃助是以不

敢出師楚亦畏晉不及為掎角之計自此而晉秦怨不

終春秋之世者七十九年使懼當日不報其忿戰意連

師取敗悔不待言矣即幸而勝秦必報晉戰意連

時已哉迴視先軫敗穀之役使秦秦輪不反自後結連

然則所謂君怠臣專之說非欺也此言晉政之所由興

樂毅方命之罪而誅之亦何患何專之有

已未衛侯出奔齊左傳衛侯出奔齊

傳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

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

國之史也若晉之東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

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固

田史之文也孫甯出君聖人曷為不暴其罪而以歸咎

人主何哉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

可出也所為見逐无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

之性乎春秋端清原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

以自奔為名見其自取不書臣逐之不以屢加寇也

左傳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

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書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

國書名之例蓋衛之立以正非災朔之比割之篡又不

可以忽於年例論故衛不名

嘉印按衛侯雖無道而孫林父殺回公子迫之使出又
迫之敗公後故弄奇不名
言人侵我東鄙

高莒自滅鄆之四伐我矣

低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徵怨而致敗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莒人鄆

人于戚戚氏于是孫林父主公孫

注會七國之大夫于戚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
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急于政事惑于其臣而不之省
也

家晉悼用師于鄭衛衍元會不往元後不從今為其臣

所逐晉當會諸侯納會君誅孫宵以中伯討乃盟主職

分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主君而為會以定其位

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陳襄昭之際大夫无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郭四年十有五年晉悼十五年卒齊霸二十四衛獻十九

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

秦宋公使成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成盟于利鄭氏曰

襄不盟于國而盟于利崇向成故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旌劉何以

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左傳謂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蓋以官師士也非卿也故云卿不行非礼也文定

以為卿往逆公監之靖公得礼故不書而獨書劉夏若

是則天子獨遣劉夏不遣靖公將何列乎不知靖公乃

單子之謚非公之公也今據經文止是劉夏逆后為

非礼故記之耳

嘉印按左氏以劉夏為官師故文定以為士夫齊大國

也僅遣一士逆后不惟自衰寧不逢彼之怨乎公羊云

大夫例稱字故何氏云逆后當使三公賁而稱名者明

相繼而稱單子蓋子爵而為卿士非公也杜氏謂劉夏

通魯告魯故不書單靖公夫左氏既云劉夏往卑靖公
矣何獨不書乎使靖公過魯而經書劉夏往卑子逐
王知于齊則是大夫往逆而卿監之亦皆不免于訊矣
故知失耳不書卑子不為論
紀魯襄十五年乃桓王之十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國
嘉即按天子且然可慨也夫口又按紀后
至次午歸于京師則是桓王之十七年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過
氏衛侯所存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劉齊不與焉
同有憾于諸侯伐我以此

救陳而書至遇見公之畏齊又不敢救也

諱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成之
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鄭人伐我南鄙

讓政在君則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

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竊國柄齊與鄭苦交伐其國不

競甚矣无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林氏悼公卒
子平公勉立

甲王十十有六年晉平公鄭元年齊靈二十五年衛獻二
十一年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
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十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癸亥晉悼公

諸侯三月而葬非禮也

諱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浹梁戊寅大夫盟
杜註浹水出河內軹縣東南
至潁入河卓氏曰浹梁今據
潁府濟

傳壯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傲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難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
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浹梁
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
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
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
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
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豈
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

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平公初立元先公之盟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氏林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无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无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

序陳氏本喪未五月晉侯不宣出會諸侯諸大夫亦不過以之為贅旒耳蓋晉侯自不宣與盟而亦不當使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且曰通齊楚之使

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齊人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臣專政之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氏陳鄭非主兵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己霸王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霸二十六衛獻二十一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杜註升縣東南有桃虛卓曰泰安州東南有桃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氏林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名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

高厚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高氏華臣暴其室而乱宋政有不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

不違誓國陳乃宋盟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邾之先君以伐魯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復

伐我者叛晉與齊一使之情先君之怨也

西霸王十有八年晉平三齊霸二十七衛獻二十二七年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威二十

三卒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
一蔡景二十二雙康五吳諸樊六

春曰狄來高氏與介

傳劉敬曰夷狄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一見則

侯雖善其際交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與其朝懲淫

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

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費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

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注中國自其來而自和所成以礼義外奇

夏晉人執行人石賈注賈也

張石賈之執有三失焉舍大逐君治小伐一也行人非

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非伯討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三年而齊五魯師競已甚

冬十月公會晉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背盟景好唐陵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如兵

于兵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患疾故同心而圖之見齊

環无道宜得患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武公滕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武公滕立

打靈王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霸二十八衛獻二十三

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三曹武公

十二年陳哀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注祝柯屬濟南郡今河南府禹域地

杜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氏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執君取地不以

王命而皆出于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取地見後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鄒水杜註鄒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主

東湖陸即湖陵成在今陽里鄒上村

傳諸侯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鄒水歸之于我

李孫宿如晉臨川吳氏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齊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黶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傳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齊伯主所當討而与之會

伐齊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齊莊公光立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

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權社者則專之可也世衰

道微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

心聞齊侯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大名為士句者宜憐惟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

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在士句矣猶欲憐

惟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殺專制境外之

意而況喪必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傳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歡

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齊霸公廢太子光使高厚傳公

傳射殺股之禍兆于此矣

傳按齊靈娶戎子廢太子光公子牙先東父病而

自立遂殺戎子迎父致死與試何殊而春秋不書者殺

戎子不告靈公薨于疾非薨于試也

至穀高厚則從吉而書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

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公子伐鄭至于純

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之門師子展子西率國人而分其室嘉則有罪矣

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

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鄭討西宮之難當在十年之冬討純門之師當在十年

當其時不能治也今乃以其專政而誅之坐以前罪

王法也

冬葬齊靈公

傳齊魯乃世昏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不廢喪紀

此亦魯往會葬而書之義也

傳按曹負芻齊環

時書葬宣皆无罪乎

傳西郭外城之西郭也

城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杜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

城武城杜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武城

傳魯君弱臣情內則疲民于並城之勞外則徵惠于霸

國之援杜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武城

傳魯王二十二年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

春秋十四宋平二十三年秦

春王正月庚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杜莒數伐魯前年諸侯替揚柯以和解之故二國復

自共盟結好而從此無代父為卿未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註澶淵在頓丘縣

威田卓氏曰

澶淵何以不書同齊環見伐以憂死齊光新立而受盟

宣其所欲哉不得已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諫 執邾子取其田而復伐之已甚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无常公

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燹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

母弟也

書 按履之奔楚想不得已也書
殺書弄見蔡累之不能君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襄 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

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杜氏齊魯有
怨今復和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報向成之聘
聘在十五年

已 霸王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
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

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
楚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拜師及
取邾田也

邾康其以漆間丘來奔

左 庶其非御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傳 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陳氏于是
公在晉李

孫宿納

之也
王氏叛而歸他國曰叛
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高 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句所逐奔于楚

九月庚戌朔食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比月而食史之誤也春秋書之其或甲戌己丑之類歟

諫

魯伯來朝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杜氏註
任地

成 霸王二十有二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
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八

十一年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
楚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袁十八 杞孝十六 宋平二十五
秦景二十 六 楚康九 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 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 辛酉 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

子犁邾子貜伯薛伯小邾子于沙隨中氏曰沙隨今歸德

北邾子貜伯薛伯小邾子于沙隨中氏曰沙隨今歸德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取其

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于其所往教五典厚人倫

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勛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

元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元益

于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質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者以起未蓋祿而多焉恃寵致富也觀楚之所

者盡亦謹其始乎今愚積而不可掩矣蓋亦察其情乎
果觀起營私之嫌重則殺起而無追舒可也若追舒
起而之情即殺起之嫌重則殺起而無追舒可也若追舒
人之子謀殺其父幾事不密則害成亦幸免耳及追舒
死而以子謀殺其父幾事不密則害成亦幸免耳及追舒
而多馬使遂子馮為令尹有寵于遂子者八人亦皆無祿
故高氏謂其由威柄失于上故刑不足以威下既而
五則責其罪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
誠哉論之也

哀十九年二十有三年 晉平公八年 齊莊公二十七年 楚康王九年

秦景二十七年 楚康王九年 吳諸樊十一年

春王二月 癸酉朔 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 杞伯句卒 林氏考公卒弟

夏邾我來奔

書邾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叛人邑今又納叛人也

蔡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不去其官慶虎非叛陳也慶寅城知楚之必誅已而拒

陳侯也反慶寅以慶虎而及慶寅也慶寅也慶寅也

于楚者慶虎也虎倚楚而傾公子黃亦倚楚而求復

則陳侯不能為之左右焉何以為國哉使楚人以為討陳侯能自理其曲直黃不立奔楚以想免楚雖強橫可以理論是時內元大蒙陳尚有以立國也今乃離黃親往以京師視楚使楚圍己之國而殺二慶非君道矣既不能自立亦元賢輸卒以嬖子厲弟招致殺世子楚遂乘霧而滅之春秋書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鍼宜咎出奔楚後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侯溺卒楚師滅

陳則知二慶雖有罪而楚人咸行陳國陳之貴戚與異姓之卿交藉外據援以傾國家其生殺未留悉制于楚廢立存亡一聽于楚豈不重可哀哉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今聞喜縣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就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

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犹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東公門若非天章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元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傷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陸氏陸不稱所自潛王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因晉有欒氏之乱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

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姜以來齊世從晉于是始叛則晉伯哀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註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車氏曰

今衛釋其縣東有

宣其救之之聲而元其能之實畏而次焉致其事太之

札馬尔

己卯仲孫速卒

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何稱人從討賊

齊侯襲莒

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王十三年二十有四年蔡梁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

哀二十杞文公並於元年宋平二十七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伐侵齊

叔孫豹救晉元功故孟孝伯侵齊為晉報馬悞晉趙

也帥師亦無後三年之喪

夏雙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与莒平而復伐

已平而伐齊无信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又比月而食史之誤也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次莒子比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杜柱夷儀本邢地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

進則憚齊之強退又憂雙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還

雙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蕭魚之後雙兵再至鄭而无功則以憚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邾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高是時穀洛閼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于天子故為
王城之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王氏城邦魯不
襄陵許氏自宣九年仲商歲如京師其後五
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下聘王矣
盧陵李氏此後止書
叔鞅之會葬而已

日食既而大水大飢比事以觀天應可畏矣謙揚

梁穀五穀不升為大飢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
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祲大祲之礼君食不兼味室樹不塗弛侯廷道不墜
有定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傳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
矣故書之以為戒

古之救飢但有發倉賑濟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
除盜賊元移興民上之理此後世不得已之權術也謙揚

嘉印按此因刪胡傳前
附記說從而辨之也
元祀年之舊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
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五十四年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弒衛獻二十九
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
果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林氏莊公弒弟
景公梓田立

嘉印按光之被弒天
道人其姓著也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使強鉏請成慶討如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
軍之大夫有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詩
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後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
弒則宣下令三軍建而復掃步于齊人問莊公之政執
在杼以類之謀于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
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与
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敗云

【書】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註重丘齊地重丘曰今曹州東氏縣有重丘又曰

東昌府往平縣有重丘

【傳】胡在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重丘

特書曰同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以奪正名之也衛侯不名以不能討其

大臣非所當名也諫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安陵氏曰在舒鳩境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杜氏前境而己故更伐以結成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平林氏即指樊也

【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

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垣垣以射之卒

杜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

【書】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廿四元年衛侯

十九年武八陳哀二十二紀文三宋平二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惠弑其君剽杜氏曰衛公弑

【傳】意當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

入皆以衛孫于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

說焉則喜之罪庶未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扶

不定不勝其耦况豈君乎于衛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

于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矣不思其

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

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杜氏書叛

【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

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寔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

林父以剽見弑而叛不宣書叛然則叛者叛衛侯所也

叛衛侯所而書叛則甯喜不宣書弑書弑君者甯氏君

剽也此皆春秋原情定罪故兩君之也諫

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

衛侯出奔齊入夷儀皆以爵祿今復歸而書名何也
詐讓而復國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傳晉侯為孫氏故召諸侯將
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也

公會晉侯人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戚田取衛而都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為臣而討君故人趙武而公之會之者可知矣

傳鄭良霄不貶者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鄭不釋也

且是助矣

傳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尹戾為太子
內師元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
猶甚宋公何哉得言之得行也必有慶妻配嫡以慰其
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也

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
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祿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傳晉人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成也
伯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黃許甯公

傳甯王二十有七年
十六年二十有七年
景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
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為

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
三十一雙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五

惡陳哀孔與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于宋

傳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
詳其故始徇其弑兵之名遂會于宋而与之盟自是
夏變弱莫辨而諸國仇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
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

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

傳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

見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漢梁而

无君臣之分于宋而无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

終于吳越焉尔矣

使是會也趙武請楚去王號而与之會就為有辭據也

其偷也向戌真周之賊臣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傳 甯喜既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辭何也初衛侯使

与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爾

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

与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

朝子鮮曰逆我者出納我者死甯子无章何以勸沮君

失其信而國无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 衛侯之入使鱄与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

出奔晉托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初之仕不

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

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

鱄之去合于春秋

秋七月辛巳朔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 此一地也曷為耳言宋書之重詞之獲其中必大有

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歟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

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矣

中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羅

齊桓曰陵之礼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礼焉宋世子佐以

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兵滅賴无敢違者聖人至是表人

倫之滅傷中國之哀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懼

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

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威

建之力而等此盟也其說誤矣嘉靖庚申之會凡廿三

也纂就之賦謂蔡穀也合陳鄭許徐滕頓

胡沈小邾宋淮夷十一國而為十三也

陳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由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郭陵則齊主諸侯至卑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有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武子始也此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是盟也王官不出楚人先軟以王號臨之中夏晉為夷夷矣則是晉平趙武之偷也終春秋之世周不与楚通

使狄有冠履之辨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虜王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 齊景三 衛獻三十二 十陳哀二十四 杞文五 宋平三十一 秦 景三十二 楚康十五 卒 吳餘祭三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衛 石之郕故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貜如晉

傳注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封崔杼之郕

傳注 慶封齊王何莊公之伴臣也殺慶舍逐慶封

十有一月公如晉

傳注 于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族見于楚始此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林氏 虜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林氏 康王卒

傳注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

閏月明殺恩之非礼也

傳注 元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 齊景四 衛獻三十三 卒 哀三十三 杞文六 宋平三十二 秦 景三十三 楚康十六 卒 吳餘祭四 葬 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注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有兵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

夷狄所制以候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款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視之四月遂葬子莫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詣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從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欺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遠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于歲首朝正之期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類咫尺食坐見于羹牆之意而不

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卹國姻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此大義

傳

公聞天王崩而不奔喪當時習焉而莫有知其非也乃不奔王葬而送楚子莫聖人並傷之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衞卒林氏公卒子襄公患立

齊閔弒吳子餘祭林氏弟夷末主其名餘昧

傳

穀梁子曰閔門者齊人也不稱名姓閔不得齊子人不稱其君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元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逆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代越獲俘焉以為閔使守身吳子視卞閔以刀弒之亦逆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息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貳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城淳于也

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

主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將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

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利

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傳按齊莊公為王城郭晉平合諸國以城杞其利去為何如矣

吳子使札來聘

社 用夷礼也

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元大夫而屈完書族

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哭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李
友書子皆賢而特書者也李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
亦賢李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也

矢今乃略以名紀比于楚棋秦術之沅元并稱焉是

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也

江氏
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乎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

之則人將事為過高之行而不能與于時中之中也

嘉印
而按
不受
坎傳
若是
則君
其位
而復
其本
爵為
至當
矣

吳必讓抑不歎形先世之愚而默行已志歟則書林

泰伯
之質
而大
乎是
也鳴
呼春
秋悽
于正
名分
以

秋九月葵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今北直順天府治春秋時燕都也
易州或東南並并李古詩周武王封克後于此燕故都燕

荆地

高止高學子

傳左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豹如晉左傳范武子也

戊午年三十九歲
 己未年四十歲
 庚申年四十一歲
 辛酉年四十二歲
 壬戌年四十三歲
 癸亥年四十四歲
 甲子年四十五歲
 乙丑年四十六歲
 丙寅年四十七歲
 丁卯年四十八歲
 戊辰年四十九歲
 己巳年五十歲
 庚午年五十一歲
 辛未年五十二歲
 壬申年五十三歲
 癸酉年五十四歲
 甲戌年五十五歲
 乙亥年五十六歲
 丙子年五十七歲
 丁丑年五十八歲
 戊寅年五十九歲
 己卯年六十歲
 庚辰年六十一歲
 辛巳年六十二歲
 壬午年六十三歲
 癸未年六十四歲
 甲申年六十五歲
 乙酉年六十六歲
 丙戌年六十七歲
 丁亥年六十八歲
 戊子年六十九歲
 己丑年七十歲
 庚寅年七十一歲
 辛卯年七十二歲
 壬辰年七十三歲
 癸巳年七十四歲
 甲午年七十五歲
 乙未年七十六歲
 丙申年七十七歲
 丁酉年七十八歲
 戊戌年七十九歲
 己亥年八十歲
 庚子年八十一歲
 辛丑年八十二歲
 壬寅年八十三歲
 癸卯年八十四歲
 甲辰年八十五歲
 乙巳年八十六歲
 丙午年八十七歲
 丁未年八十八歲
 戊申年八十九歲
 己酉年九十歲
 庚戌年九十一歲
 辛亥年九十二歲
 壬子年九十三歲
 癸丑年九十四歲
 甲寅年九十五歲
 乙卯年九十六歲
 丙辰年九十七歲
 丁巳年九十八歲
 戊午年九十九歲
 己未年一百歲

十四 雙都教二吳夷末元年

王正月雙子使遂罷夷野始書氏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周
村氏景公
當公般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姪卒

傳 殺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即女待人婦義事也

傳明殺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于天上者見以哭卒也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大子曰婦人之義傳姓不

在宵不下堂遂遠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詳

事賢伯姬也。世衰道微，女德不貞，能全其節，守死而不

見于春秋者宋伯姬斗聖人也以夫誼盡于春秋曰寡

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傳 宋共姬亦非宋之子
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傳 肅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佖夫弟王
佖夫弟知尹言多

劉穀殺佖夫括服廖奔晉

傳 无親之恩也

孟子瑕其晉杜氏括廖
不書戰也

傳 不書存疑

秋七月叔弓如宋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公孫風

爭惡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孫風

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黶

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叛國

直叛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本作滅國應子易之亦照魚石欒黶大舍小故

冬十月葬蔡公

蔡公何以書葬為之賊者世子也則彼國已成禮而

葬矣魯往會之訊情禮之為般也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哀鄭人簡曹人武皆人比鄰

人悼滕人薛人杞人丈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未有言其所為者此

獨言其所為何適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

也智者元不知常務之為急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

大受入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有國者不戒于

大自止其財苟其來告予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

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為知類也乎故皆賤而稱

人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

杜氏 宋向成為止卿大災燒殺其夫人未聞

傳 已之惡而以求財合諸侯故同稱人

傳 按此會不書魯者魯卿不與也其所以不與者魯

傳 會不與會而不書非諱之也

紀 景王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肅公殺元年鄭簡二十四魯武十三陳哀二

十七杞文八年平三十四秦景
三十五楚都故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公作雙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歌天必從之君
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
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下書公子慶父如齊則子般

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哀公元夫人其與與薨皆不見于經未知其故子野胡
敬歸之子非適出也昭公敬歸齊歸之子也昭公定
吳故孟子之至不書定公之夫人亦不見于經哀公定
如出亦非適也後以公子則之母為夫人經亦不書薨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禮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子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
禮也

氏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魯皆敗
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林氏幫比公

子程莒子虐商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國
人

辨殺自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而夫人
之嫁娶不載并內女往來皆不復紀此豈史略之耶夫

以夫婦人倫之大而襄公以後視隱桓之初一詳一略

如出而手何哉蓋嘗思之必有大不可言者觀齊之政

女于晉請繼室于晉之送女于雙齊之涕出而女于

吳則當日魯女之落亦不可知至于夫人或下漁于園

中或結昏于同姓或以妻為夫人皆所難言者而且自

大盜之來札焉以公之姑姊書之不亦奪國乎諱之而

已矣嗚呼則至句踐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于王宮

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大夫女女子大夫士女女

于士彼雖室夷然風俗至此不大可哀哉
 袁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胡傳云吳子將伐
 城而請罪也嘉印被文定此傳蓋從穀梁云然經曰
 門于巢卒是地巢少城門而卒也非假道過邑而入其
 門也何飾城請罪
 之自說左為是

春秋集解卷之九終

春秋集解卷之十

錢塘應鵠述著

昭公昭公名裯魯公之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
 昭公昭公名裯魯公之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
 昭公昭公名裯魯公之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

庚申庚申四年元平十七年齊景公七年衛襄三年魯宣二十
 十六年紀文九年余平三十五年魯武十四年陳襄二十
 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公已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午就今平曰就
 會于執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
 先秋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國請讀舊書
 加于性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
 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
 趙武經不書者謂會不書
 前年蔡弑父矣而諸侯之大夫謀宋災而不之問也

去年冬莒人弑君矣而今年春諸侯之大夫尋偃兵之盟而不之問也季孫舉兵伐莒而經不書伐為其非討賊乃爭鄰也嗚呼兵革不試而嬉然者皆不知有君父之人也果天心之所欲乎不書人何也一識而已至此殆不足責矣

三月取郛

觀取郛則取郛取郛可知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遜

鍼適晉其車千乘

胡書弟罪秦伯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

兄父母有愛妻猶沒身敬之不哀况兄弟乎

六月丁巳梓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

獫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

秋

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據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崇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荀簡皆此等落之矣書敗狄談之也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累也其書入者難初也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奔吳猶宋萬出奔陳也矣吳罪其也

趙氏不謂其罪大也

劉氏不謂其罪大也

叔弓帥師疆郕田

取郕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

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未爭必矣

故遣卿師師而疆之

葬邾悼公

左傳戴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

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殺其二

及平夏石尹子干出奔晉胡氏曰令尹圍弑君以立

中國力所不加而吳能討則亦已矣至大舍諸侯

於中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

君用齊桓召陵之禮來而戊邾子產皆諸侯之良也

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羊其偽赴正以弑君將恐

楚公子比出奔晉

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

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憫之甚故畧其

篡弑以扶中國如文定此言則是篡弑之賊弱小方

可正名以定其罪篡弑之賊強大均奔走承今之不

暇雖易世之後聖人執簡以從猶不敢不委曲以避

其威傳所謂身無存歿時無古今不可得而赦者徒

為虛語彼亂臣賊子倘伴恣肆亦何所紀極乎是知

春秋書楚子康卒必其死於疾非死於弑也方楚康

卒之時諸侯固以疑松柏之下其卒不殖矣說之

皆設服離衛紛口而言者莫不知其將篡矣未幾而

楚康果卒今尹圍果立是以蓋然有見弑之言然而

春秋書卒必非弑也曰楚康非弑則度非篡矣曰非

也殺其二子及平夏而自立則國篡也曰華與平

夏之死何以不書曰四夷之公子不誓為世子也略

之而已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出奔晉

西

景王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宣三鄭簡二

比與度兄弟也楚度篡立而比出奔義之正也晉雖以羈待比以國祿而比未嘗臣度也特其後度之君楚十二年矣而比不合乘亂竊入與之爭國耳乃文定以為楚度不歸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未嘗錮之如索而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遂謂比猶為度之臣所謂求其說而不

王

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宣

春

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

叔弓如晉

秋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因有可殺之道罪然鄭國其疾而斃之不告于天

子而專殺則一也

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解曰非

戊

景王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宣四鄭簡二

三

景王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宣四鄭簡二

春

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

叔弓如滕五月英滕成公

杜氏鄉共小國之并禮遇厚英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

報之

秋

小邾子來朝

八月

大雩

冬

大雨雹

王早暵未幾連月雨雹昭公昏憒略無遇災而懼之

意終及於難吁可嘆哉

北燕伯款出矣齊

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齊書曰北燕伯款出矣齊罪之也大夫咸背其主而出之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違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賊臣國柄臣則失國出矣其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也而由成遠矣

立齊童而賊於燕民隱帝紀史云郭允明而於後復也則成則失身而見賊事不伐則失國而出奔

楚王正月大雨雹電之災多於夏月冬之雹不大也今正月乃子月止

而大雨雹變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尔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林陽今中楚縣楚

文定曰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是不然及以會首止尊王世子也會以及年黃池為兩伯而

珠璣夷也會以會年歲十三年離東十難曰外之齊諸侯之志專在通吳也今淮夷從會也何足殊然則諸侯無貶乎曰以楚子主會而弑父之賊次之是皆夷矣何論淮夷也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徐子不名無罪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淮夷在南五

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在齊 楚子欲行伯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亦楚慶一事之善也

殺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賤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報其斯之謂與限氏凡
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更微行是七不日殺之齊
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不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在楚地

九月取鄆

鄆國也昌不言滅前此為昌滅矣然則昌不厲之昌

鄆非昌所得有先王之所建也且取鄆有例矣然則

魯取之無罪乎曰魯取之而與滅絕則無罪矣

而復封之益善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金

三
王正月舍中軍
按左氏舍中軍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宮室而
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曰分公室李氏樺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
不與焉公室豈卑而魯國之兵杖悉歸於季氏矣
叔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攝

子齊亮於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
綱淪皆南制叛陽虎專魯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茲在魯莒牟夷所取杞邑防在今

莒在防茲之國南界中氏曰莒古莒縣年莒

邾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年莒莒大夫

邾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入

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

其利而滅之也名年也

莒底其年莒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道盜也季氏

東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私非魯之

內盜乎

秋七月公至自晉

嘉卯按左氏莒人愬於晉晉侯以止公是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枋泉枋泉地

魯既受叛人邑又敗莒師其惡可知也

春伯卒景公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賴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今江

越州府以今吳水至於海皆越分

越越始見於春秋而常奔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

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越通稱人始通諸侯也若以晉其從楚伐吳而進之

為人則其義未之前聞楚稱子而帥諸侯何

吳楚徐雖比於夷狄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楚

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人為之後上世皆為元德

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徐始稱王楚

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

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

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達引之可求此聖人慎絕

人之意也

己丑九年王六年晉平二十二年魯十二

年楚宣王五年吳成公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

葬蔡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微公使代之宋公寵信聞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連華合比而若惡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龍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履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楚遂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魯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

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國景王七年齊平二十三年齊景十三衛景九年蔡宣八年公都楚元年吳火宋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期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惡

見復必失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當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

三月公如晉

叔孫舍如齊泚盟泚國外前定之辭謂之來

許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惠卒襄公五年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振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英衛哀公

丁未王十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定公元元年
二余五杞甲二宋平四十二
二余五杞甲二宋平四十二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陳哀公元紀生悼太子偃師二紀生公子留二紀

偃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遇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繼位

補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若招慈寵於慈而陳侯失

親親之道也招以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就令已出矣教干之者也不能據立嫡家安靖國家而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賢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收之也

注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公子留之發實亡陳之本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弱卒陳哀公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補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陳哀公卒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紅在魯地今在濟南縣西有

補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地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杖在臣下則恃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賤絕而自見者也

補蒐狩不書必違理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自根卒至於商衛羊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季氏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

書

定之逸不言公矣

李氏經書第五其四皆書大者僭天子大蒐之礼也

此并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國氏稱人以收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

賊之詞

招殺太子而委罪于過故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與

滅陳利其土也故招殺孔與失刑也乘亂而滅之凡

書滅後書葬惡楚也

葬陳哀公

與與晏衰克殺馬毀玉以與楚人將殺之謂賓之

臣用玉不既又請私臣私人私於幄加經於額而逃為不

臣

魯往會故書嘉印按是時楚以討

陳已滅而書葬存陳也

景王十九年齊平二十五衛平二十五衛平二十蔡平三

楚平四十三蔡平四

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廩會楚子于陳

諸夏之大大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中國諸侯為楚所滅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秦

何反使大夫往聘耶

許遷於夷在今本陽府亳州東

二月楚公子乘疾遷許于夷賓城父取州來淮北

之田以益之陳遂遷許于此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陳滅許遂皆中國無伯故也

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

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
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於陳則
日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
語陳故也魯史逆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
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
單猛朝之變因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亂也春秋家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
存而弗筆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

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
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矧如齊
冬築郎園

哀公 公內制于強臣外輕于大國而築郎園知公之

志日以荒也

己巳 景王十一年 魯平二十六年 齊景十六年 衛靈三十八年 陳湫
平五年 楚平王十四年 吳夷末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齊景公來矣

高 景公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不勝來奔此
罪大矣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

隱 平子伐莒取郕

襄 前已舍中軍矣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殿中
軍四分當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有

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四舍
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政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
誤矣哀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
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
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制固存矣

項 獨叔孫氏舍之共使叔弓叔老子叔肝帥之難曰

家徒猶使公臣帥之也可見叔孫舍之賢

戊子晉侯彪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子元公佐立

史國文無冬

庚子
 景王
 十有
 一外
 祭
 公
 元
 年
 齊
 景
 十
 五
 曹
 武
 二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築柝平公

卿共盟主之英猶可吉也卿共同列之英非礼甚

矢丁

五、

夏四月丁卯己楚子虔誘禁侯般殺之于中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通解 左氏曰楚子在中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

般于中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般之搢若無罪者

秋深悲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

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英之覺也。

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弑

又、主として、人の心を、その、

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王臣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官

真亦疎而不淑非謂在官在宮者盡疎之也
印按此與桓二年成宋莊引禮義其諸其宮

權子論果說不同然亦有理存之
空謀於祭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

又何患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

扶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若執而殺之肆行無道

貪得一時流毒於後秦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始

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是

祭也者十之聖人陳惡楚文而名之也其意蓋笑策

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

至用詭謀詐力微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惧为其

不旋踵足長亂如代宗之國思明憲宗之始王升昧

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不書蔡愷而稱侯罪蔡人與之為君諸侯與通會盟

七
漁夫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忘君也
三綱軍政之本名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
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
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
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故曰喪不
貳事人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司也有門庭之寇而
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執制而無避矣伯禽服

喪徐莒並興至於東郭出戰之師與莒城之役同日
並舉度緩急輕重益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充用蒐
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祖契丹入寇
而世宗接戰于高平若此者君行為憲親非不顧也
臣行為愛君非不忘也惟審察緩急輕重之宜斯可
矣

仲孫

仲孫獲會郭子盟于被祥被祥社址

自是晉大夫與郭君盟定二年盟句澤郭弱可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陽國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亮

晉人杞人于厥慙厥慙社

國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
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慙謀救
蔡也使叔父請蔡于楚弗許
蔡能嬰城堅不下楚外易助也厥慙合于天下

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
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慙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
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難徵傳其事者矣故不待
駁絕而惡見

蔡殺弑父之賊前既不能討今殺死而欲救蔡力又
不能而子之于楚不智不勇不仁亦已甚矣郭子傳
將行子產曰行不達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可救楚
而不德天將棄蔡以重楚而君之蔡必亡矣知此

九月己亥燕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

以之易詞也既書臧祭矣又書仇祭世子有者世子
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

之君其稱世子者不若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廢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

懼之中國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牛之君而
 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焚其喪未至不斂
 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

必以此辭榮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
殺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唐因其身而不顧也則有
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五十年十有二年晉昭二帝策十八帝聖五恭藏
簡三十六年曹武二十五陳滅杞

平五
十一
吳元
庚二
未余
十哀
四七
楚

春濟高遜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之于陽內弗受也

陽即高唐漁別邑也于是景公有志於復伯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定公簡公立

夏亦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邲之役。呂人愬于晉。故辭公。

五月英鄭簡公
六傳月作

楚殺其大夫成熊

底家
大皮
夫以
故情
以忘
累信
上深
二般
同書
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與南劉謀季氏從公如晉還及郊聞南劉以勞叛

遂奔齊
而哀其志

楚子伐徐
周
徐
吳

晋代鲜虞鲜虞在今北平城鲜虞国都也

胡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晉陽
冬書晉伐鮮虞狄人也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
蔡服翟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
矣而故其所為以伐人因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
鄭伐許而狄之未見春秋之意也考鄭許始終之仇
而鄭之可狄無疑矣晉伐鮮虞而狄之未見春秋之
意也考晉始終利我狄而棄之諸夏則晉之可狄無
無疑矣

國曆五十年三月廿三日
 陳忠公吳元斗北平七亦元三泰
 袁入楚堂十二秋吳炎本十五
 春叔弓帥帥國費

國費內邑也。今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省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思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礼于其臣。出乎尔者。反乎尔。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

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固貴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乾谿在吳國城父縣南姜氏曰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水陳陸

或以楚成殺君之二子而篡立比以此出義晉當不
在臣子之例出亡之公子不當還為國賊之臣何以
春秋書公子比弑其君且君之嗣君也秉君之義殺

嗣君而自立猶夫弑君也而反謂討弑者為弑其首
子曰此殆未之思耳夫度雖弑嗣君然于此為兄而
君君位者已十二年矣使比出奔之後以度為篡絕
不與通至是入楚聲其罪以討之而已代為君猶不
免兄弟爭國之訖況本秉虛竊入初不仗義執言篡
位之後一聞度之復入則惶怖自殺不過作賊已耳
使春秋以討賊之名予之無乃獎姦失實以乱易乱
乎是以原情定罪正其為竊國不正其為討賊也

比既出奔不若葉疾之為成也而稱其君者以楚
公子而歸楚則成國楚之君也
楚公子葉疾殺公子比

比實自敗而書公子葉疾殺公子比蓋葉疾本與比
同謀事成而迫之使殺非討賊也故不去其公子不
子以討賊分罪之辭也言公子比既弑其君而公子
葉疾又殺其兄云尔皆原情而定罪也
秋公會劉子而晉侯必齊侯景公元衛侯重鄭伯定
晉伯武芒子祁子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內國

今河內修武縣南三十里有月聚
長垣縣西南卓氏曰在今開封陳留西北九十里
晉合諸侯由是止割敗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
矣

按左氏晉成威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戴心齊侯
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外與君代興晉人知
其亦將戴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微會
治兵于都而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方是時
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號之會

仍讀曰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遂賴於鄆縣陳滅蔡
此乃敵國外患恐俱有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
士以德勝國此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礼格君心
內施及盟外振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
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富安臺榭是崇
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微會而以兵車難之不
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本礼保邦于本危貴事之
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

文所莊云

月甲戌同盟於平丘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聞矣
不可以不示眾卒未治兵建而不飾士中復飾諸侯
畏之中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俱
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重詞之義繁而不
殺則惡其競力不道也蓋印按左氏七月為平丘當
在七月之末自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當在八月
句相照佳九日中無其事但書八月甲戌同盟名可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也十二國會于平丘

公獨見解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蓋主此盟志則不就而於兵中之威肆脅特之衛得不與焉幸也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日旅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雅明其故自反而縮大何憚乎哉直書其事示後

世立身行己之道也

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三家專魯而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其不臣甚矣晉若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遂於魯卿史意如之位收斂稱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囑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以邪害之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庚遠六小國沈通店中於荆山又滅陳蔡而歸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遠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

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庚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庚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復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或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絕世故書法如此

歸解有三突歸於鄭墓公子之解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解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解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楚子依陳蔡以宿國而陳蔡緣楚子以復封此出于陳蔡之自復而非楚子存亡繼絕之功也故不言自楚

冬十月葬蔡靈公

葬蔡靈公

葬自內錄我往則書而重公者世子般也前葬其父今葬其母見恩意之施於般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解之乃使士景伯辭公子河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

吳滅州東國州東小國楚水以爲附及庸
平王十一年有四年晉昭公四年齊景公二十七年陳惠二祀
春意如至自晉

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疎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之邪苦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

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收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之喜怒皆以利發其功沮皆以利行通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台陵又以明敗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訊之于是晉日益衰外侮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意如傲狠情怒敢於昭公其在晉聞除錦西河則恐惧逃歸如一匹夫小人無礼勇法不中即若是

經 135—613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師師伐鮮虞

換以
一鎮上

冬公如晉

春齊侯伐徐

焚

子誘我蠻子殺之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度作俑于先秦或龍

迹于後也

父與君嬖父以亂而無父其罪之輕重亦重矣齊子盧

失赤
名疑
此

夏公至自晉

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小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而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國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大困於心繼於慮而後作微於邑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

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超勵之志自
暴自棄不亦悲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五年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昭公五年十月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公二十三年
昭公五年十一月吳元七年
昭公五年十二月吳元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鄭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見

書滅非子之也遂之可耳始遠陸渾於伊川罪也令
而滅之殘也晉非為王室驅戎也為其戕於楚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須臾所以降曰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
災乎

昭公五年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

廢子字墨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

崩王室亂利子申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

載而後定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昭公五年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萬數十

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使費無極以

境勝蒙夏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

削至難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

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

勸賢必以去讒賊為先

昭公五年十一月二十有八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公二十四年衛定公六年

春王三月晉伯須卒昭公五年

夏五月壬午朱衛陳鄭災

公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

記異也

鄭音為

六月鄭人入郕郕在魯國陽谷縣是

秋葵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白羽今河南陽府許州新蔡縣也

也

左尹王子勝言于雙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

地以不礼于鄭音鄭方睦鄭若伐許而背助之楚畏

地矣君盍速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曰

國也鄭曰余得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敵也土不

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得誓不可啓君其國之楚子

說冬使王子勝速許於析實白羽

杜許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成景王二十有九年景王二十五年衛甯公卒

哀十四年楚平公六年

春秋公伐郕

公按左氏春秋公伐郕圍蕀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

也初郕人藉福郕人蕀郕盡郕之郕子曰余無歸

矣從郕於郕郕人反其夫晉人而舍其女大人未向

成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蕀取之盡歸郕俘此所謂

齊罪執言之兵歸郕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郕而

其取邑之罪外亦善善長惡惡短之意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買是為元凶

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非謂不

當藥也止不知醫妄進藥而殺之也獄將焉歸左氏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今之治瘡以砒礬而領之多愈然砒不得法而反

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進藥而樂殺可不

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過與故耳春秋之

文一施之者示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

區是時季孫強偕已甚天之示變昭公漫不知省過

及於難悲夫

地震民不安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呂

冬并許悼公

已王二十二年八月辛卯定八雷二陳惠八紀平十

四王二十二年八月辛卯定八雷二陳惠八紀平十

春王正月

夏晉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矣亦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故曰待故也古者

大大有罪待於其境三年君視之環則復賜之玦則

去逾境則為仇而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

此去國之禮

言自鄆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

會者子臧之子子臧讓國晉侯以子臧故赦其罪而

復之此在曹當十世者今宜不免其子使之出亡

以曹伯為無恩矣善善宜長惡惡宜短此非舜典實

延於世之義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凡作乱有欲篡國者則圖弑其君有欲執權者則除

其大臣以脅其君而齊約之志皆不及此蓋扶怨懷

憤發泄為亂者按其情事定盜而已故書盜文定以

為宗魯迂父

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若此故

書以著其惡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鄭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一三陳惠九紀平十五吳僚六

春王三月英孫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責其年祀至十一年則不復人臣之禮而晉之卿自

此亦不復聘魯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諸馬

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

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賊者而

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

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威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

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

廬門以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鄰及桑林門以守是華

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輅卒

冬蔡侯來出奔楚蔡國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國陳晉將伐

注是年晉未嘗有事於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

己丑五年王二十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一衛惠十

惠十紀年十六宋元十二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

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搜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

之賊也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書出奔楚不待貶絕

而元不哀與犯人之惡自見矣

傳書奔訊仇賊也

盜有時也楚為之援也

大蒐於昌間昌間車氏四

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

大意在叔孫專行公不與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

長習威儀則皆納民于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今魯國軍政之本亡矣何以逸為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子王猛立是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王宣札

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何言乎王宣札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
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宣火就

其作賜賜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實

指京師之也以京師為室王幾為室諸夏為庭戶四

夷為藩籬治外有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札而末

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札者其

言王宣識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則言

通乎上下言王宣則其父子凡

周札不書書王宣札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來

之世子賴札鄭號討之子帶札晉討之春秋不書獨

有臣子焉耳于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

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侯賊則

天下無人紀矣

嘉甲按自王宣札而周之王氣盡矣然矣能不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極山而有黃亭

凡禍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

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貴

卑貴不以手賤大不以手小劉食單旗臣也曷為能

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

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

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勾當其母弟札無殺于當

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廢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

王猛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

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

相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

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
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於
皇者明其有上當得位之稱也○猛未逾年何以稱
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
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
不名而王名名其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
也礼當其變臣有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
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王為君而稱猛皆礼之

變也惟可與叔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

王繫以猛定位也懷疑之際呂端舉簾看視其宗而

後拜者此也謹

秋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杜預縣今河內縣○縣今為鄉

以者不以省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時方多

故王在喪欲左欲右皆聽乎二子故曰以也舍卒廢

變美惡不嫌同辭非二子則王猛居廢號令安在從

出也

劉子單子卿大夫之執政者也而但書曰子尹以召
伯毛伯以子朝出奔楚則毛召皆稱伯疑東遷以後
王畿地小雖執政者不能封以視侯視伯之采地而
止以子爵加之若毛召祭周皆西周之舊爵也單子
自伯降者也以上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明氏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
或疑未踰年之王當稱薨今書卒何也礼称天子之

元子士名也其當喪未君以元子卒之也謹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元年二十有三年晉頃公七年齊景公二十九年衛靈公十六年

春王正月叔叔孫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戎行人叔孫舍

利仇晉執使人

晉人國郊杜預注

傳二師晉師國郊杜預注師在平陰王師在

澤邑王使告聞成遂晉師

傳按左氏晉將謀苗師師于侯氏冀遺樂微濟

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國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

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

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與聞官

守子亥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也

見

晉晉人國郊而罪自見矣

傳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微於晉師故使之聞而

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國郊

遂取子朝不至如獲日之難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傳公中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傳左氏曰庚與虐而好知荀偃知必弑諸人國人恐

之又將叛濟島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

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晳沈子逞

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昌為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燬六國先敗楚師遂乘是

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昌為器而不序頓胡沈則其

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

則或滅或籍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

於前而以君與大人序六國于後吳用沈書為書名

書滅者二國之君初而狂不能以礼自守役屬于楚

志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晳沈子

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或其自取焉耳或曰滅

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晳沈子逞是也生

得曰復蔡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

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徵舒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人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顏淵必於是也

天王居于秋泉秋泉即舊泉杜預注陽城內大倉西南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為一城而舊泉在其西南云若于秋泉可見不在成周也立二十六平

氏 居于秋泉言未得至京師也於是王猛卒敬王即位即王猛之母弟勾也居于秋泉謂之東王子朝入

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大王居于秋泉然子朝也

至是踰年矣書曰天王居于秋泉無待乎以矣

氏 立王子朝嘉印按左氏王于朝入尹氏立

氏 此尹文公固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

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美之與矣

王子不名唯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也尹氏

本

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

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秋泉

而不言立子朝廢尊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

立者也故特稱尹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

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權權亂國為獲

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 公為叔孫故如晉

傳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

今此書有疾乃復殺也以此周公之胃十秉之君執

帶帛慘雨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不可恥矣有恥而後

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保其國

家矣昭公內則受制于叔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

憂患疾疾之時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

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自取之哉

襄公

二十有四年晉頃八年齊景三十四年鄭定十二曹悼十六陳惠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叔孫舍至自晉

傳 大夫執而戮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皆之也叔孫舍以礼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勤心忍性強于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觀意如

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逆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意如稽顙事見庄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葬於平公卒

冬吳滅巢

傳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未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若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天四境固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氏成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英杞公卒

傳 英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年齊景三十四年鄭定十三曹悼十七陳惠十三
春叔孫舍如宋

夏

叔孫舍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鄆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 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惧乃微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其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卑讓劉宣之屢敗故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萬甘桓公之鄰殺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

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都下勝正久矣猶有寵安康尊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昔獻之父子亦何足致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其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

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冬晉使籍談帥師納王猛于王城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都郭郭潰而師還置而不

知曲直乎至二十四年乃使人往問周故越一年而會黃父又越一年周告急而出師何其緩也

黃父

鸛鵒來巢

傳曰鸛鵒不踰濟水東非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居於上李孫宜臣順於象也鸛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李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處矣

唐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則此鸛鵒之來所謂異鳥入國亦主君將去之象也

秋七月上平人言李平又言

左氏以再雪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鵒之來巢異之甚也李平又言災之甚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固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

九月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傳曰內出矣書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

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房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於弗弗許請以五累束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往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隔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師隔伯遂伐公使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昌為

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
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笑作三軍盡征其一
舍中軍庶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
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在易
屯之九六誤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昭公不明
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則致不
忍一朝之念求逞其私欲而以葦小謀之其及也宜
矣

會考

齊侯

齊侯唁公子野井杜註齊南視河縣東有野井亭春秋曰今為城縣
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子野井
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
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
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憾容而不顧娶孟子
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
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並能有國乎雖齊侯求
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

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杜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春秋曰

元今在開封杞縣城中

公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地慶內也

傳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於曲棘曲棘宋地
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宋元意如之外舅

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意為心而不

匡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
于封內特書其地以別之也嘉印按宋元公在位無
亦有感于已因華向之札而有此公憤乎然則左氏
所云無信多私之說殆未可信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傳郕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
取郕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
未絕而季氏遂君為不且及書齊侯取郕則見公已

絕于魯而遜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藉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

齊修方伯之職當替其罪而討意如以納公于魯可也何取乎一邑取郛見納公之不力也

乙巳 十杞 一傳 四年 二十 有六 年 昭 三 十 二 年 宣 十 九 年 楚 平 王 十 三 年 吳 僚 十 一 年 楚 平 王 十 三 年 吳 僚 十 一 年 楚 平 王 十 三 年 吳 僚 十 一 年

春王正月癸未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郛

高氏 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昭公 失國而出奔而居于郛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居于鄭故王未入而居于秋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下之于天下車土之瀕其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據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其非其

王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將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郛其為防也多矣

夏 公圍成

成 成者孟氏之邑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懷于郛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防

伯連帥之職其罪成其矣

秋公會齊侯于郛子杞伯盟于郛後鄭地也

謀納公也

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者不復主盟矣

昭公 失國之盟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

公至自會居于郛

晉書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子昭王葬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 晉知縣趙秋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假成周而還

東 漢河南縣即郛郛武王遷陽周公營以為郛是

為王城治所謂下澗水東澮水西惟洛食者也漢

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為遺教福民是為成周治所

謂下澮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

子朝之亂餘郛多在王城故王畏之使都成周

入難詞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 景王寵愛子朝將斬于見是天下不以為是疎薄

子猛新于見非天下不以為非後設此心兩棄之也

是未歸于公而止矣故中已死矣齊卓子不能勝

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

書尹氏以族奔也傳 王其同奔者召氏之族也改姓

成 內 伯以昭文
五 平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郛

四月吳弑其君僚傳 公

傳 外 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

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先諸樊之子也

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季

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為得為君數

禍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禍國以弑者吳大臣之

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

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伊呂之所

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于

羣小閭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

傳 以殺累及上子曰蒙氏信費無極之說而使鄢將

國以殺累及上子曰蒙氏信費無極之說而使鄢將

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略故不
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

晉士鞅宗樂祁犇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庭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因請

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穀與非宮貞子曰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

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

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其禍之濫而自同于

李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興成李氏甚得其

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濟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

如在国内故執以爲難之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

之弱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燕成死之二子俱皆解

乃解小國而以難復

文十五年諸侯盟于亳將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

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齊景爲鄆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郛晉頃爲

毫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惜然無知以為當

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禍于齊六卿伏憂于

晉屠火積新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警

內盜之膽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邪快來秀并

庶其^昇安我來^齊矣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齊意

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允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

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郛

春王三月癸丑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棄晉而即齊父守齊而無成乃如晉晉人曰君不使一个屬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非使逆君嗚呼

早從子家鶴，並至是子。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子林氏定公
 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滕子寧卒
子林氏
頃公悼公
結公卒

冬英滕悼公

戊戌年九月二十有九年
陳惠十七七紀悼五宋累四奈
袁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齊侯言公誚之也人求于我而我不能救彼乃望救于他人則從而誚之可乎書來唁譏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比公于人人比出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

甚者

夏四月康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鄂清

從子周友
艾魚別友

胡氏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

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郭四年不見保亡無家作
至于潰散豈非守迷不返自納於苦履陷穽之中其
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
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新改過以
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懼
世戒

己丑
 八斗王三十
 年
 晉頃十四
 年
 鄭叔二
 曹犛三
 陳惠十八
 杞悼

六季五季五季二十
五季五季五季三
春五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
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郭濟客寄乾侯非
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
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託諸侯之意具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鄭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秋八月癸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既降安有與復之志名之以著其絕也

九年三十有一年
二十九年三十有一年
二十九年三十有一年

二十九年三十有一年
二十九年三十有一年
二十九年三十有一年

通音的
春五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通塵

晉侯將以帥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

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叔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通塵

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

常刑子其國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

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良為有罪請囚于

費以待君之祭也亦唯若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

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

君而歸則國臣之願也故有異心

寵以會禮不亦怗哉書意如會荀躒晉侯之為盟主

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季孫意如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季孫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怒之

荀彧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殽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
好施及亡人將使歸黃陳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
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彧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罪之惡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
季孫若怒未忘子姑歸祭
力所不及唁之可也不欲納之而又唁之無實之文
何為執

傳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悼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
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齊濫姓在東海縣東

注都黑肱經文不係都者關文耳

注都黑肱以濫來奔戰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
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足故

君子動則思礼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陳
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
守嗣大人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都厥其呂年茂都黑
肱以土地出求食而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
者所以懲非而去貪也若難難其身以除危大人而
有名章微伐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已叛君以微大
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真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
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礼其善志也故曰落

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
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貴之說非也本意甲按世之使士知名者有之矣左氏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注春秋三十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惠二十

春正月公在乾侯取關

公無兵力而可以取關者見關人猶不忘舊君而不

敢拒也

夏吳伐越

傳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嚴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鄒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呂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傳士緝卒營成周計大數揣高卑度厚薄白濬洫物

屬音屬

土方議遠近量事期計往屬應材用書銀糧以今役
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役帥而效諸劉子緝簡子臨

之以為威命

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

名也與列國等矣城完國王果子稱之鄰而多故留
居成周成周之城北惠故諸侯以兵戍之

傳城杞州私親之意城成周雖非盛時之義事終

是情出於公亦哀世之幸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衛侯衛失國猶失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
而復得也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

能復國宜矣○歲首必書公在乾侯殊意如也書齊
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書

公所在必不敢萌叛危不臣之心為人臣者觀每歲書
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總論吾觀齊桓之伯也莊三往書納幣二年親社二

年逆女五年非往朝也僖為桓塔再往朝焉十五年親

之也齊昭時止一往三晉文之伯僖往與焉者皆

公事也不一朝晉文于襄三宣三各一往宣以義

立曲事齊于晉不往黑壤一見止焉晉成公之事

晉則勤矣三年一往焉拜四也四年又往焉朝也晉

景至往英英景而留于晉者九月會于沙隨十六又
不見公厲之無禮也晉悼初立又往焉十八視桓文

之時達矣襄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益四朝于悼二
 十一年朝于平二十八如楚歸不復出矣時于晉
 雖勤尚見礼也昭之如晉至河而復者五其得入者
 二而已五年昭見止始弔少姜其祥礼也二年未之
 復也疾也二十四其一為莒人之愬也昭二年其一
 為請季孫而祥也昭三年其一為將伐鮮虞而祥也
 年昭四年雖昭公不知礼自處多所屈辱而晉之倨
 傲鮮艱不在諸侯亦可知矣及其失國再往九年
 而卒不為謀定公一往仍至河而復晉定公于是與
 齊平而不復往晉然則觀魯一因晉之失諸侯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雖悼公之復伯豈能如桓文之寬簡
 哉而其時小國之民奔走誅求其困弊可勝道哉晉
 偷而楚橫楚明而吳強吳驕而越伯齊晉之臣各謀
 窬穴而天下之勢裂矣

春秋集解卷之十一

錢塘應撫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晉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貶

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
 位喪在外也昭公按隱二年春原不取穀桑所云而
 者蓋以定即位後無正始之故昭王正為非矣昭元年
 有正所以正隱則中擊矣昭元年人之意乎
 諸凡公即位皆在正月則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若正月
 無事則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多矣唯隱莊二公元年
 正月無事虎書春王正月又書三月見此二公正月非
 無事其實正月即位而春秋削其即位之文也今定公
 正月不能即位至夏六月乃即位則正月卒無事祇當

書春王三月非仲尼削之也故公羊曰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後則定無正始可知矣

傳按左氏諸侯會城或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所吾後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既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刑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刑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等諸司獄而執人於天子之制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此類皆然

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諱之也每難於初而禍亂起矣

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遲退還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傳季氏廢嫡嗣而專立弟宋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魯如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秋七月癸巳葬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傳昭公出故季平子備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速有進而無退宮殿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傳昭王十二年 昭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秦昭十一

九秦哀二十九楚 昭八吳閻慶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傳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

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秋楚人伐吳也此要瓦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胡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

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焉者子家

駒以設兩觀為僖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定公不遇

災而懼革其習禮習舊而不知以為非特書新作以識之也

雉門本諸侯之門也但諸侯雉門不設兩觀兩觀僭也

明堂位言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庫雉

僭天子臯應之制書新作者必非周公之舊矣錢梁曰

有如其度也夫門觀遇災其前有通判者尚宜貶損可

更加其度乎

甲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

宋景十秦哀三十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

楚昭九年閏廣入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朔子穿卒莊公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莒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貜于技杜註技地畧左傳

注和隱公父喪纘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注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

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莊公卒

三月公會剡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田衛侯曹陳子戴

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公和子隱賴子朝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和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楚兵止此

注左傳以祝鮀之言乃長衛侯而經仍先蔡侯不知何故

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舉一

馬拘唐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

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

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是有焉

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自中二會晉楚罷兵晉既偷安楚亦仿維兩國俱敗從楚之諸侯蔡陳許不勝其忿而求合於晉不知從晉之諸侯其離心亦久矣於是吳突然而來爭伯上國卒亦驟滅戰國之勢成矣北宋與契丹和而金人興於海上

同此義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鄧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合召陵未有

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願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甚不書者賊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臯杜預曰今臯城縣之東南有臯亭亭非臯也臯之成臯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反者內為志也

重言諸侯對子不與盟也

盟車帥不序諸侯略之也何以不書對子不與故也

祀柏成卒于會杜預曰陳公卒于傳公過五

六月葬陳惠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

許遷於容城容城今荊州府東廣華容縣

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惡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解德固圉而遷徒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爲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客卒即劉會也

召陵會罷而卒則知臯之盟以疾不與也

公與劉子方會于召陵天王使人來訃故卒之也葬於

諸侯何以直稱名疑劉下脫一字字

葬杞悼公

氏何葬瓦稱人者罪重於凡國也

晉士鞅衛和周帥師伐鮮虞

氏何荀息首伐鮮虞以其扶詐故夷之此非詐襲故稱將

稱師以著其暴耳楚圍蔡不能救而伐鮮虞畏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諸楚蒙瓦出奔郢曰漢汝而而

胡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

救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髮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

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

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

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

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

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

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刊羣義難於救蔡也

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

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

國之實也聖人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焉

慶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貶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

而稱人

庚辰吳入郢即章氏曰

今荆州

博胡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召舍於其

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舉救災

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

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三月丙午入曹文十五年

月晉師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此不書入楚而書入

郢蓋楚地廣故以其都言之

據

申丙五年十五年晉定七年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

五年

十五年

知款九曹清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

傳公過元年宗景十二秦哀
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燕

胡氏 二傳皆稱諸侯歸燕粟其略而不序何也燕為薊
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燕圍矣然
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
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 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金
始終之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敗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丁 六年 晉定八年景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
六年 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
三秦哀三十三楚昭
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胡氏 元公成立

傳 因楚敗也
鄭之世與仇亦可惡矣
二月公侵鄭

胡氏 高晉討鄭之伐晉靡也
胡氏 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
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敗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胡氏 名陵之盟口血未乾而斯滅許故晉命公將所帶
之是時季孫斯和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天迫於晉
今進退皆不由公也

胡氏 公親帥師討鄭之黨亂人似有受王室之義然不
勝罪致武僭為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胡氏 季桓子斯如晉辭鄭侵也陽虎強使孟懿子何忌
夫人之幣晉人無享之事也
胡氏 一卿指今可兼他

春秋書內卿拉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蓋遂得臣之拉使乃仲遂和謀之所歟而斯何忌之拉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為者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和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焉焉獻揚楯六十范植方惡其卑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趙驪車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犂則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公晉而靖公廢為人室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國

汪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室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而城中城晉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復欲取鄭也

齊以請歸之不應遠用師也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戊

十四年秦哀三十四年六鄭獻十一魯三陳侯三杞伯三宋景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晉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職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攝人而不書便重貶之也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國夏部帥氏之部

九月大雩

冬十月

高代去年齊伐我，有辭也。今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三家使以欲歸怨于公也。

二月公侵齊

曹伯霖

夏齊國夏帥帥我西鄙

既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伐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使則
其曲直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虎註虎衛地
今衛輝府彰德縣

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蒯冥救我公會晉師于虎

劉晉人與師救魯不以救書何哉救者伏大義以拯人
之急者也魯銘乾侯之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趙盾是拘
黨臣而抑君今齊師救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至以
去赴之此與漢平霸非為魯宗社計也

何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公至自毛

林懷公卒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林懷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書使以伯主無辭可執為侵掠之事而已

林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

去年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

衛又明年又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林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從祀先公

陽虎欲去三桓以去魯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從祀順祀之初齊侯公為逆祀至是而始順祀其意雖

逆而理則順也

嘉即降順祀之說三傳皆然然定公時閭僑皆無祀者

此亦非禮之禮也惟三年大洽亦當順祀

盜竊寶玉大弓

林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年十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聖三十四

元年紀歷五季十六秦惠三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黃卒

林獻公卒于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林寶玉大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

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皆終易代弘璧琬琰

天球夷玉之戈和之少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

公孫

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

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焉

諸公宮其能國乎政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

之臣見下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

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註五氏晉地卑氏
事齊侯與無名妄動之例同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

晉力尚強二國下過遼迤犯其境內下欲誦言伐之也

秦伯卒哀公卒孫

冬葬秦哀公

事昭王二十一年晉成十二年齊景公四十八年衛靈公三十五年蔡昭

公二十六年魯哀公十四年齊景公四十八年衛靈公三十五年蔡昭

春王三月又齊平

前此魯教伐齊數戰伐齊至是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
之故書及昭公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公至自夾谷

記其會夾谷則今注安輯輸其來必為後衛耳

事公會齊侯于夾谷其實夾谷孔丘相黎誦言於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輔魯侯必得志焉齊

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女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下于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

非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齊

曰齊師出竟而下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丘使孫無尾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人未歸郭謹鮑冶之田

事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

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

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

事齊侯

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

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過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

之何為齊人來歸鄆謹寢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

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傳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家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李氏書役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書圍以力之不足以

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謹寢陰之田

公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之田焉蓋

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

責齊而齊人歸之皆書曰來歸也春秋夫子之筆削

自不其後可乎聖人以文自處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也計孫何也帥師則何也帥師則何也

秋叔孫州也帥師何也帥師則何也

傳即叔孫氏也侯犯以帥叛不書於策書圍即則歟

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則則強亦可知矣二三子知

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微其後也凡此類皆錄

自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王宋公信護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法宋

國之難而挾詐以避事能自安乎故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出奔陳

宋公弟辰雖以兄稱弟未必宋公之親弟故下稱弟

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他者亦驕抗矣故以自

奔為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連會于安甫安甫杜

叔孫州仇如齊

高侯地以即奔齊齊人致師叔孫如齊謝焉傳五

掘晉趙宋公之弟辰登仲佗石驅出奔陳

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

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

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或

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登

仲佗石驅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孽魋故失親親

之恩登云者罪辰以兄故仲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

大登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驅見脅於辰不能

自立無大臣之節也鄭按孽魋野走公注而目地二

宣王二十有一年晉定二十三年齊景四十七年衛靈三十六

楚昭十七年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驅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出奔書經緩辭也出奔非所欲也入叛書及急辭也汲

汲乎段八以叛也傳嘉即按緩辭者其猶有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

而輕於去國隨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

從之別其罪一施之石以上論辰仲佗四卿在蕭以叛而

天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

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

著矣

冬及鄭平

叔孫如鄭游盟

傳左始叛晉也

杜魯自僭公以來世服於

此時孔子在魯知晉不足事汎莊鄭好非叛晉也傳

宣王二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四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三十七年

楚昭十八年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莊襄公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孫伋帥師伐曹

中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孔子行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戴甲邑無百雉

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雖昔何五板而堵五堵而

雖百雉而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左行適成公敝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

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我將不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國內書至成孫若列國

圍成大都出於定公之意孔子必不主此也圍成弗克

而止者猶伯禹之征苗三旬逆命而班師蓋夫子為司

寇下欲以兵服之耳

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定十年州仇何忌圍郕二家固已

患之矣故夫子一言而叔孫隨郕季孫繼之從其欲也

孟氏之成則未有叛者而公敝處父為之密謀遂不意

墮夫子固不沒沒也

魯世家以攝相歸士樂皆十二年事胡氏宏以明年築

魯世家以攝相歸士樂皆十二年事胡氏宏以明年築

魯世家以攝相歸士樂皆十二年事胡氏宏以明年築

甲敬王二十有三年晉定十五年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

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左傳垂葭實郭氏杜註改多郭氏

衛地野今

始次五氏繼次至蕞又次集茶人者為茶廟堂而四境無不祀者也今乃伺候人之遷境乘閒而侵略聞師出而亟遁此成孫所謂抑君以威者宜獨一齊光而已

平陽

夏築蛇淵國蛇淵氏曰今蛇州府定州縣

注昭九年郎圃之築雖當農隙之時且書以示戒況盛夏農事方殷役民以興苑圃乎

大范于此消

注圃所以養禽獸待收獵也築園蛇淵今乃范于此則圃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范焉

衛公孟延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平陽以叛趙卓氏曰今平陽府

注趙鞅謂邯鄲子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平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園邯鄲午荀

晉書

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平陽晉人圍之

注鞅非始禍曷為晉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鞅必奔平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焉即按趙鞅欲歸衛貢以松怒而後平圍邯鄲非始禍而何

晉書

據左氏則趙鞅之據平陽拒范中行氏也不可謂叛鞅書叛者何觀荀躒之言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然則所謂叛必拒君命也君命逐鞅鞅不出而

往據平陽百雉之城出其藏甲而抗守焉非叛而何若同列之臣不以君命討鞅鞅義當拒之反加以叛春之前聞

注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朝歌卓氏曰在今

注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何今

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執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成公齊高彊曰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無四

家智也子未睦可蓋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克伐若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奔朝

朝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又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難折示威平止而齊叛解請召侵而蔡叛盟于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于鄭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秦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魯實與士吉射叛郕公窮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威臨而不序或戰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鄰

盟于平丘

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城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備也蔡侯從吳苛實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所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韓魏

韓魏

朝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與與官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難以有援故得復官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其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之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義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懲亂臣又克下東陶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已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以兵誅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無兵何國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此說惑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左子意公妻立又名宣嘉

左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楚昭二十一年魯哀二十一年秦昭五

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朝公叔成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怒曰成將為亂故公叔

來奔趙陽北宮結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
能正家以盡其大臣之罪咎矣成又以常見惡於衛侯
夫言者惡之者也使成憤而能散以時終身不為貪人
之所危亦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夏公子結陳公孫陀人帥師滅頓以預子祥歸

陳當亦楚既京預北而從之滅國春秋書北誅楚而
罪陳也

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強滅鄰不知持自斃也危哉

夏街北宮結成

晉五月於趙收吳于陽李吳子光率杜注楊李吳都嘉興

初按主氏吳伐越勾踐舉之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屠

初於頃吳師屠目因伐之制嚴傷而平書敗者詐戰也

定公五年於趙入吳是也吳子楊李會黃池之戰越

又入吳是書於史以其世也宋之元年吳子越越接勾

踐於會稽之上蓋蘭不而也筆不書疑仲尼削之也

吳子光率人走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而忘越

一音脫

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
報之戰復父難言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下書以為常
事也其言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牟齊衛也杜注即黎陽縣東北有牟

經評救范中行氏

林鄭得罪於王而齊侯之以救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

齊侯之以救晉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杜注洮

是時齊欲救范氏而宋宋有公子辰之變不能不求

合于齊故有洮之會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杜注周書之

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祖實也脤曰脤熟曰

福

詳禮諸侯朝於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祖實時魯

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胡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

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春秋兩著其罪

重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

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軻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始終稱宋公之弟叛矣而不以賊書罪宋公而原辰之

情也

大宛于比蒲

何也

嘉即按前何氏云

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邾子來會公

杜會公于比蒲

城莒父及齊

西王二十有五年

楚昭王二十一年

秦正正月邾子來朝

楚昭王二十一年

不敗笑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子入楚胡于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

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

胡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

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

有罪也

夏五月辛亥郊

識不特也

經 135-649

壬申公薨于高寢

經高寢非正已

鄭軍連帥師伐宋

杜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王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之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

黜而罪惡見

齊復衛侯次于葉降

經謀殺宋也

襄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反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

其不言殺為其不誠於殺也

邾子來奔喪

公非禮也

傳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

秋七月壬申叔氏卒

公叔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傳日成風訖于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

如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

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葬其母為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經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

戊午日下沒乃克葬

傳葬定公而不克喪事禮也

禮惟庶人之葬不為而止

辛巳葬定叔

襄公之母諡曰定叔哀公之母不應亦曰定叔世數未

遠而稱重者蓋成公之妾別自立諡不知其後也定公

之妾則不別諡而從君稱之耳

傳胡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竝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葬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已矣

春秋集解卷之十一終

王漆本物邑庶其以來奔者也

鄧氏元錫曰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不與他大
夫雜居而齊齒者也況大夫君乎故春秋之法陪臣之
名不經見以為於王統最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
不治而已是故陽虎之柄魯至改紀國典而從祀矣其
欲殺季孫也戰于國都矣著于莊門入于公宮出舍于
五父之衢入于謹陽關以叛亂甚矣經不書書盜竊寶
玉大夫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為也南蒯以魯
叛不書書叔子帥師圍費僕犯以邱叛不書書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曰圍費圍郕而已矣是邑執邑
是圍執圍內邑如國為臣如敵誰之為也先其本而已
矣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夫季氏之逆節甚矣昭孫不反
矣定無正矣南蒯虎犯弗擾未始下以張公室為口實
聖人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
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蒯虎犯
弗擾之偷得行其胸臆于逆用豈有極哉故曰是盜而

春秋集解卷之十二

嘉祥拾遺
載文定既云春
秋善吳伐楚解
蔡國至今楚率
三國圖

錢塘應樞謀述著

受業凌嘉邱較補

哀公十四年春齊景公死於長野

丁未十六年元月齊昭二十五年齊景公死於長野

哀公十四年春齊景公死於長野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候隨侯許男圍蔡

蔡復見者蓋楚討之

注不與楚之得封

傳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

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還其國也而國

書圍蔡何也蔡當以吳師入鄢昭王奔隨壞宗廟抄掠

器搜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處

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

可知也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編

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

離鼠食郊牛改卜牛

戰志下敬也

夏四月辛巳郊

注夏四月郊不時也

傳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

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新然在哀經之中執行天子之

禮以見上帝可乎

嘉印特報吳又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

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楚之罪何
也蔡又謂蔡宜得報楚子復讎為可恕何哉蓋以吳之
入鄢伐蔡已甚故耳然蔡既藉吳以敗楚則戰勝之時
如火燎原蔡如下不能遏也逮楚既復國遂深雖未蔡
又中變腹背受敵矣乃復舉動偵候國日傾危身也亦
不保誰之咎歟其端起於萊佩小怨躁忿欲速不能
強恃人幸勝以視越之垂亡餘燼不惜重賂堅忍圖
吳卒以滅先儒謂蔡昭愧於幻踐詎不信然

救范氏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觀定公之未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邪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也

申戊敬王二十二年
昭二十六年
鄭聲八
晉陽九
陳閔九
杞信十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

田父沂西田

魯句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地句繹在邾句繹在邾

之釋
曲釋
也山

卷之四
 定公之薨
 魯為列國三卿宋公得國下張公室三卿竝將魯衆
 悉衛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尋北矣
 定公之薨卿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
 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
 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
 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

一 類其史反

盟者各盡其所得也樂毅手季孫何陶無得季氏四分
公室有其二焉公成意如叔孫氏數意如而昭公孫陽
虎因桓子蓋孫氏數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郛田蓋季氏
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註〕相近者，與虜伐之相近也。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曰子懼。以年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爲憾。三觀師伐之，取其賂而復盟，以要之三子。齊書下，與盟者，此不自公出，罪三子也。

成地已見
前書

按晉伯既襲列國分爭魯型不能自立發憤并小不獲
顧體有得寸得之之意

夏四月丙子衛侯之卒衛侯之卒公卒則賁

賁初衛侯之卒公卒則賁
日人謂之曰口即不父以命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
堂三揖在下皆命祿焉夏衛侯卒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
為太子曹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即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誰在乃立輒

最上聲

見子見

當將重公欲立即當召三卿而命之以蒞賁棄父出奔
義不可立特以即承嗣則嗣定矣今乃私語於郊囑於
夫人而大居不之知此郕之所以辭也衛大臣見蒞賁
在晉親於蒞子知其必來爭國以為立其子庶免於爭
而不知其益不順也

謹揭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蒞賁于戚

蒞賁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國有國其所以君謂之儲副則

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
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
蒞賁使帥師以蒞賁復國而書納者見蒞賁無道為
國人之所不愛也國人不愛而蒞賁世子者罪衛人之拒
之也子見然者蒞賁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
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蒞賁之罪選
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
父此其所以攝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其不
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殺其子之富且貴也而
奪其位蒞賁之於大位也何從於蒞賁然父雖不慈
子不可以不子氣乃據國而與之爭何手故特繫納衛
世子蒞賁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
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人以故禍亂其罪皆見矣
世子背父出奔是非度世子也然而靈公無廢之之命
而其子得立是世子之位未絕也無世子安得有世子
之子是春秋之書世子緣輒而至此文也

謹揭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軍趙鞅帥師戰于鐵鄆師敗

趙鞅帥師也

鄭下趙鞅帥師及鄭軍趙鞅帥師戰于鐵鄆師敗

趙鞅帥師戰于鐵鄆師敗

冬十月葬衛靈公

葬之故以庚子也

十有一月癸酉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駒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

聘而師畢入蔡後皆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哭而遷墓也

此則實吳人之所遣也而自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

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遷師矣復背楚而遷于吳

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其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

遷利害甚明家猶胥怨不通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

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

又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誑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

之而殺公子駒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體

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

機放之也駒與疆其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

以說誰敢有復志而與謀其國者哉

乙未王二十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元年遷

四宋景三十五秦惠九年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穀

傳則穀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難為

父也輒若可立則則穀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

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

為惡而黨之也公孫之仲主兵伐鄭而齊宋為首以謀

殤公石曼姑主兵圍穀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

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輒雖山鳩孫得立然非有靈

公子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輒者奈何

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

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

育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不立乎其位如此則
言順而事成矣焉有父下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
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官災

傳桓僖親王受其官何以存李氏音出於桓立於僖世
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下毀歟

宋公之時所宜記者太廟公世室禽之外成襄昭定而

已上及高祖則至宣而已宣公為哀公高祖兄故桓僖毀

廟也

氏桓僖不毀聖人因其災而竝錄之於是乎知有天道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成啓陽杜註啓陽今琅瑯開陽

故開陽城臨沂即

杜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略陽西郭

宋樂楚帥師伐曹

時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殺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或謂是時吳方與楚為難而

又殺獵于吳不虞國事之成敗乎嘉印按文定云獵以

則吳也也

冬十月癸卯蔡伯卒蔡公卒子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盧邾來會來朝來奔畏猶不免伐取邾沂田受繹盟猶

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小國水火甚矣諸侯

無伯官哉

康十九年四年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年衛出二蔡昭二

十五年二十五年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

南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為

誤有一

時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嗣逐

而射之卒然則嗣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誰

吳又安謂於執此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

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

國書曰豈非且敗者也以為貴近無人也足故稱人稱

國以良是在官者無人也稱盜以教是在官者無人也

說本以謀賊又曰則下

蔡公孫氏出奔吳

辰公孫嗣之黨也其出奔也隨宋為出奔陳公子慶父

出奔莒莒展與出奔吳

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無伯也

魯生夏祭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性與霍皆謂之黨稱國以陵而不為其官者二公孫

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足而弗見者考也故書法如

此

嘉即按前書監殺蔡侯而不書殺蔡氏以為嗣之事或

陳秘不與蔡之謀

晉人執成嬖子赤歸于楚

楚

楚

折與狄或以臨上雖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金野使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棄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

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嬖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嬖子

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

立宋為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其曰晉人罪之也嬖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

亦書名外之也又公執曹伯則曰昇宋人今此昌云歸

子楚歸于是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

親至此春秋所惡

或變投晉晉人倘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

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

矣

城西郭

六月辛丑毫社災

范氏立毫之社於廟外以為屏蔽人君瞻之而致戒心

氏社毫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為廟屏所以成亡國亡國

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公卒子隱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昭公卒子隱

葬滕頃公

辛敬王三年晉定二十二年齊景五十八年衛出三蔡成

辛十年齊景五十八年衛出三蔡成

春城邑

夏齊侯伐宋

王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景公忽興師

以伐宋宣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討之以圖霸

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老將衰而竟受之猶不知省

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

晉趙鞅帥師伐衛

杜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將曰卒景公卒子

冬叔遷如齊

高使卿示且

閏月葬齊景公

穀不正其閏也義以年斷者則以閏穀

閏月不可葬閏月而葬非禮也子弒國亡亦可驗矣誠

漢文以閏月即後而安何也曰漢初以上

子弒王三年晉定二十三年齊景五十九年衛出四

王十一年齊景五十九年衛出四

春城邑齊景五十九年衛出四

夏齊侯伐宋齊景五十九年衛出四

今此元定在齊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漆園丘

之地也昭謂昭公必與魯負瑕連界而得各負瑕即取丘

之義也定哀十六年閏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

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固
瑕郛邑也而城之著侵奪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註治范氏之亂也
補四年鮮虞納
吳伐陳

吳伐陳

補復修舊怨也

補吳之入楚召陳侯陳侯下與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

復伐陳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補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

君之謀得肆

補二子何君長立少既受命人不能全罪也

叔還會吳于祖

補始結吳好也君子於此知魯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赴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陽生繫齊辨見桓十

補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

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

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

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正茶不正者廢

補陽生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

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慕茶

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宜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

子諱下子也弒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使

人迎陽生真諸家皆謂大夫而示之曰此君已諸大夫

如乞有憐不得已迎迓北面再拜而君之爾

補陽生乃

乞之

嘉即按景公望公子也親見父子廢長立少卒驥臣氏

之禍乃又廢長立少陳氏之墓殆不啻哉之哉或受前

車之慶要必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補王三

十二年七年

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

紀

十八宋景二十九年夫差入

楚惠王元年吳夫差入

春宋景公二十九年夫差入

夏公會吳于鄆反自鄆為時不父故

經比年書會吳者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違惠於後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邾子益來邾近邾不設備

內惡直書而不諱春秋公魯於天下也以邾子益來歸

邾子益于邾雖欲掩之焉得而掩之文定之說曲矣

宋人圍曹

冬鄭師救曹

經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曹鄭之患也下可以不

救冬鄭師救曹侵家初曹伯陽即位好田父曹鄫人公

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

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前說於曹伯陽伯陽從之

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

為甚晉教江沈地之

王三十八年晉定二十五年齊悼二衛出公恭成四鄭

年宋景三十秦悼五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宋公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經比滅曹也為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

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

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有國者事聽辭言以

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虞公不召而曹陽名事有下同

傳擒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則詩也繫曹

擒於國風之後於擒之卒篇曰思同道也傷天下之無

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傳不至國都則書某鄙某國都則書伐我

不書四鄙非一部四鄙多望鄙大夫之恥也況城下之

盟乎春秋之將以為處辱故為國諱恥

注哀公之時兩書我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詳味書法有反已自咎之意焉

夏齊人取讎及歸邾子益于邾杜註關在東平剛縣北注南關在寧陽縣有剛城七即關

三卿拉將取邾之田國君自將庸邾之君壓於強邾不得已而歸其甥焉至於陳恆弑君夫子沐浴而請討若弗聞也宜非魯強遠弱恩之甚乎或曰定哀之間多微

辭吾未見其微也

王魯召魯國不容無通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人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遄卒

注公卒子

齊人歸讎及關

注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又關又如吳清師而忽猶未忘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

歸讎及關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下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

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也

紀十四年三十九年晉定二十六年齊傳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

一秦悼六楚惠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杜註雍丘今縣

一軍皆見禽殘民之甚然鄭軍連之寵嬖人而輕其師

罪又甚矣

夏楚人伐陳

注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注王三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年衛出八蔡成六鄭聲七楚惠十四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先為魯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莊悼公卒子

傳主稱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弒悼

公赴于師吳子至日哭于軍門之外胡氏言齊侯歸謹

及聞辭師于吳得變之正為中國禮義之君無不善之

積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夫賊無主名不特使弒君之

賊得逃其誅而往不見其迹則彼商臣華督之流何獨

不幸而弒一不善之君使千載蒙其惡名若弒一賢君

則罪必可逃矣此與鄭伯髡頑如會楚子康卒之傳皆

大義不明誠不能無疑焉者彼陳乞弒其君茶見于春

秋陳成子弒簡公見于論語使悼公而果弒亦何嫌何

疑而為子曲諱况悼公昧伯夷之義爭國以伐先君之

愛子亦未嘗無不善之積亦安見為禮義之君然則傳

文非乎曰經以為卒則是卒而已矣

夏來人伐鄭

襄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楚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昭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來齊喪而伐之魯吳之

不若也

高聖人弗與故書侵註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聞喪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者進退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杜春秋十五年從出奔齊在經後

杜書歸齊納之

葬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帥師伐陳吳救陳

胡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教

者未有不善之已故在王室則非諸侯子實教衛是也

敕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
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鄆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
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
子矣救而果善焉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
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義也陳者有虞之
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
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
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義也子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丁巳 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年 齊簡公十一年 衛出九年 宋成九年 陳閔十八年 閔三

宋景三十三奉旨入
趙惠五吳夫左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謝 郭子齊之甥嘗爲之稱其苦來齊之爲是取謹及
聞請師于晏曲莊我人也又聞郭氏而齊人歸謹及聞又
辭吳師直在齊吳魯之何名會吳成之也故春秋之記
斯師時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

之義大矣

江書伐我不言地矣加國都疑也傳載老勛守宮次于雲門之外師又齊師戰于郛門宋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于魯之國都矣

夏陳轅頤出奔鄭

傳主初韓顓爲司徒詆封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酒其醢較啞進稻醴染糗臠脯焉喜
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春秋書轅頌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刺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八日安代齊

艾陵不致疑劇文也

〔家〕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讀魯深矣當國虛之
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迄今十有三年皆以
號舉為其翔妄不戢而狄之也狄吳則魯罪著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收績獲齊國書註

戰地

李氏

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勿與交鋒可以坐困

強吳今乃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

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帥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戊戌王三十七年二十九年晉二十九年齊二十九年衛出十蔡成八

十四秦悼九楚惠

春用田賦

李孫欽以田賦吏月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守子而待若之君子之下言也仲

尼不對而私於冉有君子之行也至於禮施取其原

事舉其中欽從其言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作又何訪焉

注計田而徵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

不可考耳

按古一井入夫六十田井為五百一十二夫出三甲七

十五人若合重車二十五人是共出百人成公作丘甲

甸增二十五人固已多矣今又以為不足計田而賦

嘉邱有拙見在成公元年

作丘甲應子論後

稅故書初後以為常也作丘甲用田賦一時之徹政猶

望其改故不書初

期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

重困農民而制其本何以為國用者不宜用也

李氏按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

出粟而賦其法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大率田主

中車乘親春秋傳所載多賦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

也馬牛車乘土田改換之

嘉邱按此說似得古人重本遺意然則所謂甸出成車

一乘馬四匹牛三頭之說非然且通國之馬牛車乘恐

市廛之賦未足以解意者車乘雖出于民非農家所能
容必官藏之而官給之甲冑子矢干戈則出于市廛額
于士卒馬牛則民養之耳校人所掌公馬不在此內當
合參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舍中軍傳註前後拙見俱
從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孟子晏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
禮取妻不取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
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忽取同姓以混
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弔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

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
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臨川國是以同姓不書夫人也亦以見魯不以其夫人

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逐之而葬下備禮況其夫人乎

公會吳于棠臯棠臯杜注在淮南過縣東南卑氏曰

縣吳地也公會于棠臯于郎其

秋公會衛侯宋瑗于郎

宋向吳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土暢品戈錫子產
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父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
為之城品戈錫九月宋向吳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

不為已見方至

傳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亦可
以釋怨矣而向吳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

已也

冬十有二月

紀十八年十有三年晉定三齊肅三街出十一蔡成九

十五秦悼十楚惠

上吳夫差十四

春鄭單連帥師取宋師于郎

傳報莊立之師也

先書宋取鄭師實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元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

縣

公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易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傳吳王夫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混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

天地之經晉盟會之實又以及夷狄之辭而抑其橫也

注長陵宣十于蜀年二十中昭而楚雖主盟而晉不與

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襄二十于魏昭元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

名而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以夷世

之伯魯哀以東禮之望皆備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

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紊而強弱之勢自見矣

高自十年吳伐齊後春秋不書王天下無王春秋終所以然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楚喪吳之強乘其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傳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

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鑒

而楚滅之楚又下鑒而秦滅之秦又不鑒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我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

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蘇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此齊亡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注陳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果

中興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
景三十八秦悼十一
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序獲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通皇之瑞象冬陽之伏龍帝之瑞
象春陽之發鳳王之瑞象夏陽之章麟霸之瑞象秋陽
之降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以用四靈也龍初潛後飛
鳳為飛鳥麟則不能飛矣而走龜則不能走矣而伏麟

四氣之應至鳳為不至龍固不出而獲麟孔子所以歎
也將即狩謀此蒲昌閼莫不驚地而獲麟不地書曰西
狩麟自西至也非麟之為霸道也霸者治世而神龍降
精伏於黃牛以牛之順化龍之健不能主物而師物非
其象乎儒之為道以仲為屈聖人絕筆於此竟可知矣

嘉郎按未中坤也春秋始於己未終於庚申自巳而
庚自未而申皆土生金夏秋之交也其亦以順化建以
仲為屈之義乎或謂聖人之文明白正大豈其用必著
此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如書而終春

哲以示泰將成周帝王肩教
百世可知亦何用心之有

天下諸侯無有一事與周相交者周之衰微至是無援

有君天下之志而諸侯亦範焉不復以為天下王矣

春秋於是絕筆哲人於是告筆而戰國興焉豈偶然哉右
春秋集解嘉郎較錄既畢竊以管窺之見為之說曰

夫子考訂六經惟易之十翼與春秋為聖筆親著之文數
千載來先儒次第表章至我師潛齋應子積學數十年

諸經復加補註于此二經尤詳而皆名曰集解良以微
道難聞筆削難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挾聖經之精
蘊非聚眾見以折衷定說不可也庚戌十月嘉郎年四
十始從師遊至歲庚申乃以易解命郎較錄于時曾設
問難開示多方一得之愚聞蒙採擇今易解已梓行矣
惟易學圖說囑嘉郎錄 癸亥郎即世越七年庚午郎始
得春秋集解閱之見其仍胡傳者十之六旁採諸說有
相辨論者十之四知非應子好為異同也蓋以是為聖

人刑書期于明也而已詳見本序之明傳或于微
而予之嘉邱復得五傳平文此初張大全諸書參較
訛闕遂為訂補別有所疑及一二臆見惜不逮先師
存日如易解之面叩祇附識于後以質高明其于卷
首總論後補錄論例三則者亦遵朱子所謂傳例多
不可拘之說也學者第按三傳事實擇其可信者從
之虛心平氣以繹經文勿太泥辭之同異則其中輕
重等差當自見爾嗚呼大易性命微旨春秋名分大
防聖人體天道以成經師後體聖心而集傳無論其
他著述即此羽翼二經昭昭宇宙闡厥功亦懋哉錢
塘門人嘉邱謹識

春秋集解卷之十二終

較補春秋集解諸餘凡下書姓氏更微

疏論義理公羊穀梁時有精處然二人皆不見國史傳
事多訛誤而左傳之於諸國史記詳矣諸儒乃不信其
紀事而多從臆說吾未見其可也

或問應子錄經文或從左或從公或從穀何也嘉邱
曰三傳經文皆有所傳校應子錄其可信者所謂擇
其善者而從之是也

隱公元年

大全紀年依汪克寬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公註

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按唐公會會王子虎于踐土故其卒也來赴定公會
劉子于召陵故卒亦來赴然則隱公未嘗如京師會
王朝之卿大夫尹氏之卒胡為而赴魯哉其為君氏
之訛明矣

四年秋鞅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據此是夏伐鄭秋復伐非再言也傳明

按左傳夏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秋諸侯復伐鄭鞏帥師會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明非一事再言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補舉魯一國不朝聘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按春秋但記魯事天下諸侯或有朝聘者不証亦未可知如詩秦風無衣篇云王于興師猶知尊王也

桓公三年 春正月

按應子于有正無王謂天討不舉無望於王其意亦本于文定此傳但莊公三十有二年子般卒文十有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有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昭十有九年許世子止弑齊君賈哀十年陳乞弑其君荼皆有春而無王想王日益衰亦無望于天討矣○外有楚之弑虔吳之弑僚其年皆有春無王

七年 無秋冬同

之定之意非謂秋冬有事可不書蓋以無事亦必書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是時桓公在位十七年矣何以始取后也意者王為平王之孫以孫繼祖即位時年尚幼耶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補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置

參盟莫甚于惡曹今刪

齊僖鄭莊前此盟石門矣齊僖衛宣繼又盟瓦屋矣不獨惡曹也○滅王后母家者齊襄公諸兒也然僖實始作俑矣抗王自立者衛惠公朔也與宣公無干當云鄭莊敗王師齊僖侵陵后之母家衛宣納子婦為夫人而殺其二子

十有五年冬 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殺後壽不知在何年經不書者蓋是衛不告也
十有八年春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萬授一日經聞之先君子曰詩序襄公淫乎其妹史記
亦曰魯桓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為
夫人兄此時亦應授室何為遲之十七年乃娶王姬且
齊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十二年女
之兄尚不為娶婦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
齊襄乃夫人弟詩序史記誤也

莊公元年 夏單伯送王姬

公穀皆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送皆作逆

[禮]王姬下嫁于齊則齊是當逆而魯之命大夫送之無
是事也若是魯逆則當書單伯如京師逆王姬矣較最
謂義不可受于京師說亦牽強

冬王姬歸于齊

自桓公九年戊寅紀季姜歸于京師至今戊子才十年
耳而莊王之女可嫁王必非紀后出也疑桓王先取嬖

后或妾已生子而繼取于紀耶然有二后及先有姜皆
非禮矣且桓公十五年甲申桓王崩至是四年王猶未
葬而先嫁王姬禮固如是乎十年之間即使後自
夏單伯送王姬秋集館冬王姬歸齊歷時何其速也豈
果逆字訛為送乎蓋是下嫁王姬與從繁盛暑月不能
急行且必俟王姬至魯然後齊侯至境親迎歸齊耳
入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玩左傳使人費之殉襄公舉賈舉之殉莊公異

十年 夏六月

公敗宋師于栗丘

按禮記檀弓莊公及宋人戰于栗丘馬驚敗績公隊車
則是魯敗矣豈一地而戰非一年事乎

十有八年 **[禮]**周僖王十八年崩
孫惠王十八年立

自桓公戊寅紀季姜歸周為桓王后至今乙巳僅二十
七年據林堯叟註桓王崩于莊王立莊王崩于僖王立
僖王崩孫惠王立是惠王於桓王為元孫紀后乃高祖

妣也安有嫁後二十七年之內身為高妣而見有元孫者又按左傳惠王元年逆惠后于陳則惠王又已成立尤可說要意者惠王為僖主之子而非孫抑桓莊僖惠四王或有兄終弟及者乎然而二十七年中有孫亦未能成立魯孫亦不能生蓋信化即使桓王長於紀而取者生子生孫極早魯孫不反十歲亦未能成立

二十有二年國楚能憚其兄增款弑兄即弑君也經不書左氏亦無傳可疑口楚賊也位八年以前不能制令尹子元至四十六年被弑則是初立時必尚幼也何以能弑兄母亦子元佐惡如公子釐之所為乎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按廬陵李氏引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又趙氏曰凡君在外大臣攝行皆朝之禮又劉氏曰昭公失國季氏居君位攝君之祭則諸公出外歲首不及朝正者樂可知矣

三說俱見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大全小註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疏二十三年荆人已來聘辨林氏前此無聘之說

三十有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註公有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慶父為牙同母兄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莊公

慶父莊公庶兄牙為庶弟亦皆季友之庶兄也二年代於餘丘杜註莊公時年十五慶父莊公庶兄也今若繼莊公是為弟終兄及矣

閔公元年 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廬林救兵下賁將早師少辨胡傳

二年 秋 九月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傳雖云譏失賊下文又出其罪然慶子亦云魯人逸賊文定蓋度其情勢則當原之耳應子又云季氏私其親而不以賊討按季友是莊公母弟慶父乃庶兄也不從其請而死何謂私之蓋雖討之而非充類至義之盡也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文定不服齊桓之封衛也其詞亦繁而不殺矣今以一言蔽之謂不請命于王而擅封之耳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以邦交則區不魯盟逆師批而此句

按三不魯盟大全註云見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皆

于危也然七年明危經已書公會而盟矣十五年盟

危十七年會危左氏皆云以齊難似亦可原也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或史失其名而春秋因之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若果會葬忠王經何以不書葬豈亦舊史失之歟

葬注氏會葬既畢之說

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注氏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惟五國

會賦壯丘皆八國會進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

叛平從史記作諸侯頗有叛者

十年 春王正月 狄滅溫溫子奔衛

據左傳溫子不為無罪之文與譚子弦子比而論之蓋

以經之同也又按之附年及蘇子盟于十栗杜氏云奔

衛今從見蓋王後之是果悔罪而後之歟抑左氏之言

不足據歟又或溫子蘇子實二人歟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士戍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韓之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先是宋桓公立衛戴公廬于曹未幾戴公卒立文公

齊桓使無虧成曹未知為戴公成乎為文公成乎然

均之為衛矣且無虧衛出也不知衛文何以反助宋

似齊豈其但知有齊桓之前命自以為報桓矣乎口

宋襄不問齊所以立無虧之故徑來伐齊齊人亦不

辨明其事徑殺無顧皆罪也豈孝公奈宋特以偏辭懲
復公襄公不細察齊人畏家不敢辦乎

二十有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胡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鄭之初歸雖
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
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
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諸侯嗣故稱復
繼之也不稱復絕之也

此亦一例而應子剛之姑記于此今查前有突歸乎
鄭亦歸于曹後有曹伯歸自京師蔡侯廬歸于蔡陳
一侯吳歸于陳皆不書復則亦無甚重輕况胡傳於曹
伯之歸又云其位未嘗絕也又自相矛盾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紂因而伯于姜里敵宜生以美女珍異獻紂乃釋西
伯與曹伯之歸何異而文定謂其以賂得國春秋名
之宣散宜生之獻紂文王不知而侯儒之貨筮史曹

伯或與開之邪

三十有一年夏四卜郊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應子辨云魯無冬至祭天之事
唯三月祈穀上帝耳此論本于啖氏與左傳家語啟
塾而郊之說皆合則此傳胡傳孟春乘大輅數句可
刪

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按齊桓之卒也燕流出于戶晉文之卒也桓有聲如
牛試問禹湯文武曾有此異乎後之喜霸功者可以
知微矣况周魯未亡而齊晉先亡也○夫子雖曰晉
文公請而不正然其入國為君也不至亟焉此一節
猶賢于齊桓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杜林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自僖公甲午至襄公壬寅止六十九年此言七十二
年者蓋合前辛卯圍鄭始懾怨時數之耳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朱子曰商書伊訓云元祀慎

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是時固不可用凶服矣

然則臨朝而退仍反喪服此辨見周書康王之誥後

此經作錄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傳左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訃訃而作主

特記於主記于寢承當禘于廟

據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若卒哭而訃尚仍用

桑主未宜用栗主也何云附而作主當于練前作

主辨見

十有二年春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啖氏以左傳記桓公請絕叔姬為大誤蓋為成四年

叔姬未歸

林叔姬文公女嫁與齊公四年逆婦姜于齊距此才九年

年何反云文公女為魯公次女此叔姬在前三十年而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葵酉同盟于新城

據左傳是年春頃王崩則諸侯不奔喪而會盟罪也

但視燕半為時差遠耳經不書王崩集解故不論及

冬齊人執子叔姬

計文公之年未當有女適人生子而成立者若叔姬

為齊昭夫人則齊昭乃文公母舅又為外父文公以

姊妹妻之尚不可而况其女乎叔姬稱子究未知誰

女也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胡傳會同不與應子批未可據今刪此句辨見傳三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出姜齊昭公女也昭公卒故遂敢弑赤

宣公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疏行父季友孫也有忝厥祖多矣原其所蔽蓋多思

少斷之過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惠公既立一反懿公之所為而與魯和親然音魯無故而懿公之其慈猶小今魯篡弑而惠定之其罪大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林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胡傳楚以六年實從得臣恐畏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殺其楚殺得臣應子論與文定異故胡傳不錄今此傳云云亦得其平剛之則意不暢與前應子說兩存之可也

三年秋赤以侵齊地指云洛州春秋赤

應赤秋之種在山

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或謂楚人鄙宋而不假道使任其過我何以立國乎按宋若止申舟而以辭命責楚楚亦不能有加于宋矣惜乎華元之不父鄭子產也或又謂楚子伐蕭而宋殺之

是以楚子伐宋宋又伐陳而楚圍宋其取怨于楚者亦非一矣使固其不假道而以辭命責楚已遂無辭以責宋乎

按宣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楚子滅蕭經不書宋殺想不成

其為殺今且無論矣自是同盟清丘而宋師伐陳至十三年夏楚子伐宋傳謂以其殺蕭也然未始不為伐陳也其事亦可已矣而楚猶未釋至十四年秋命申舟不假道以挑釁圍之歷四時而始平使宋不因孟諸之怨殺舟禍宜至是乎文定專責伐陳之非而略殺舟之事說亦遺其半矣若子產執宋之政固不伐陳即使伐陳豈無說以解此况楚莊之明尤非楚圍比耶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李氏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宣王所為此榭與宣王

至是王業日壞宣之盛不可見而王迹又煥燼焉蓋痛之也

十有八年冬十月 歸父還自晉至莒遂奔齊

奔不失禮雖善然其如齊也欲去三桓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者則奔亦其自取

成公二年秋八月取汶陽田

按定公十年齊人未歸鄆謹龜陰田季氏曰謹汶陽田也成八年魯歸于齊者又按哀公八年齊人取謹及闡隨後歸魯卓氏曰謹在汶北是汶陽本魯地也文定引孟子墓地方五百里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在所損則經不書歸矣

六年冬晉樂書帥師救鄭

傳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按前鄭悼公與許訟于不勝而從晉後成公得重賂而從楚二君皆非能出谷遷木者也改過遷善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者四公羊曰衆弑君之詞啖氏謂自大臣也然惟呂庶其為衆弑晉州蒲則其君惡甚亦可謂之衆弑矣庶為置君不當而罪其大臣歸此

終當闕疑也

襄公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三年春公如晉六年夏四月公至自晉六月會盟于雞澤秋公至自會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公生母冬公如晉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幼失怙恃出入無依孟獻子之力也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於鄆鄭伯勉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戊卒于鄆

傳鄭伯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實禮義為中國之君

也以其中國之君而見弑于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

鄭伯三不禮其臣而見弑亦未見其為實禮義之君

也其餘集解辨之詳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聘

傳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後無定

聘之數亦同文襄也

晉文時僖公二十八年兩朝王不朝晉餘會盟皆非
朝也三十年三十一年公子遂兩如晉晉文在位八
年卒晉襄時文公三年一朝晉五年公孫教如晉六
年卒孫行父又如晉是晉襄卒在位晉悼八年襄之
八年以前魯之君臣數如晉毋論矣自是襄十二年
一朝晉九十年十一年類會盟為服鄭非朝也九年惟
季孫宿一報聘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會吳于向
叔孫豹會莒偃伐秦宿又會士匄謀定衛非聘也晉

悼十五年卒魯襄之前後皆不合三歲聘五歲朝之
制

十五年春 劉夏逆王后于齊

註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今細玩左傳之說蓋以靖公是卿也受命往監而不
同至靖公非禮也杜註恐夫靖公之不至豈其中途
遽疾耶然受王命苟非不起之疾亦不可不行經不
書單子傳不明言其故闕疑可耳考左傳襄十年為
公為○此靈王之十四年而始逆后宣亦幼年即位
卿士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英主也卒年僅二十九是可惜也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玩左傳賈舉等之殉莊公又不如從人賁之殉襄公

也

三十有一年秋七月癸巳子野卒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

密州

稱人以弑者三家弑杵臼齊人弑商人皆分其罪

于宋人猶未至通國惡之也若苦人弑密州密州虐
國人弑之其與於稱國以弑者幾希○昔小國也密
州敦與魯君盟于晉而敦伐魯則在國之虐可知然
未必弑之而國中人人盡喜也

人人盡喜見苦
庶其公羊何註

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麇卒孔子時方幼年在左氏傳在孔子後孔子所見
所聞未必盡如左氏所書嘗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已夫又白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善謂事之可

信者也本應則後儒傳錄豈能事事無訛其不敢以
道路之言輕改國史蓋亦寧失不經之意乎楚麇之
亦無明文惟穀齊慶封下穀梁貽慶封之一言曰有
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而伐之為君者乎軍人集
然皆笑

或疑楚虐若非我魯何人言之藉藉也嘉邱按虐之
篡立亦春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跡其前後所為或
如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

四年秋七月楚子麇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遂滅賴

臣注 楚圖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

其拜兵也哉

十有一年秋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之姊敬歸生

子野野先卒敬歸有諡而不書卒葬母以子貴也如是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子棄疾殺公子比

臣注 宜書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

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未則來坎牲加書而難之

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諫而立之

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

殺則自殺其行止通達去就死生皆從人所為而比未

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不書楚人被比而歸

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于伐比而非討之也

此傳集解不錄應子說自簡明但文定之論畢盡比

之情狀故補錄于此

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於傳有之紀上于主其罪可赦乘作責臣禍在不測

故臣子多不憚入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
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結為死黨而人主
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家達緣季氏也朝吳出
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作王鳳也郭侯寄館避元載也
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
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
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此成六年耶鄒傳也應子以于本題為深文是以不
錄然其論明黨之害字字警切可為千古龜鑑故特
補于此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周書顧命成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即于是日命逆

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壓為天下主不待
崇朝而後定也此段總

傳此乃桓前之定位而非皆廟臨羣臣之位

諸公書即位皆在先君薨之次年乃臨羣臣之位非
居喪之位也

四年春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貜子胡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

傳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據左傳以視蛇之言乃長衛
侯而終仍先蔡侯不知何故

按左傳長衛侯者為事能之盟故而終不序

者略之也則初會特指長蔡侯故序衛上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
若依史記魯世家謂歸女樂為十二年事則孔子去

魯其在十二月圍成之先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陳乞弒荼左氏公羊所言雖不同然三傳俱云弒也

悼公之卒獨左氏言弒耳公穀皆無傳

總論

讀春秋亦須見得夫子無意無必體段方可不無聖人亦太多心矣

初稅畝公羊傳何休

初者何也魏也稅畝者何也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于民不肯盡力于公畝稅畝者稅其苦初稅畝何以書識何識爾識始履畝而稅也何識乎始履畝而稅初用田賦不言稅畝古者什一而籍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古者罰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樂小樂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大饑寒並至雖免帝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實官無著雖事陶制法不能使疆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虛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虛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松田在外賤私也井

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畝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固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虛稅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薑芋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馬得食肉馬死者得葬馬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望中田二歲一望下田三歲一望肥饒不得獨樂饒饒

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強國家在田曰虛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獲仇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實城郭四作之時耆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美不持耒耨者不得入五穀畢八民皆居宅里正趨驛饋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
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
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于
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
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
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
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
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
偏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少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
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蓄
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股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
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將故者養民教民選士備荒之法無不詳莫真經絕
至文也但十井八十家恐不足以出兵車當從甸方
八里積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之說為是後嘉祐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
要補遺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應搗謙撰搗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
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
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
門人錢塘凌嘉邵所補輯也凡搗謙之說稱曰應
氏而嘉邵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之疑
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
門類記不書搗謙姓氏當亦嘉邵所著歟